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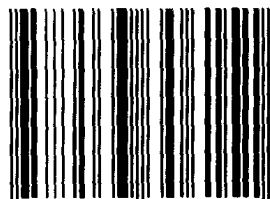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四〇五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四〇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1.7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四〇五册目次

集部・總集類

唐宋十大家全集錄五十二卷(二)

〔清〕儲欣輯

南開大學圖書館山東大學圖書館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河東可之老泉三家集配光緒八年江蘇書局覆刻康熙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唐宋十大家全集錄五十一卷》提要

原序

門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孟子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

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士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

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黄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

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眞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

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序　　　　　　　　　　　　　後學儲欣

廬陵之文自昌黎出余觀其闢佛老明周孔之道排軋茁上追古六藝之遺大體合矣公又博極羣書與一時賢人君子馳騁上下日盛月新炳乎樹一家之著曰居士集者五十卷外集二十五卷表啓四六尚在其外自公而前未有著作若斯之富矣由是好學綴文之士靡然宗之至今指數大家者唐韓宋歐各

爲一代稱首始公讀昌黎先生集曰文必至於是而後已耳由今觀之可謂有志竟成者與第韓之文發憤於羣言蕪穢之日而公適當一時賢人君子惟韓是師之時難易固殊焉韓又不專一能而公差若專焉者所以好廣者流以謂公遜於韓非妄也然韓非不云乎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羊牧其上峭漸之勢異也韓峭漸兼施歐一以漸勝然其爲泰山之高則均

耳詩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學者方專心并力登其巔攬其勝不暇而暇擬議差等哉余既錄公文若干而并論之如此

宋史廬陵先生本傳

元脫脫等奉敕撰

歐陽修字永叔永豐人修四歲而孤母鄭氏有女節以荻畫地教修書字稍長從鄰里借書讀或手抄之抄未竟而成誦舉進士有聲補西京留守推官召試學士院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修爲人質直閎廓見義敢爲機穽在前直行不顧每放逐困躓輒數年及復振起終不改其操范仲淹貶知饒州諫官高若訥獨不言修遺書責之坐謫峽州夷陵令稍近至太子中允館閣校勘修崇文總目改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數論天下事以貧求補外得通判滑州仁宗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召修知諫院未幾用修

同修起居注閱月拜右正言知制誥初呂夷簡罷相夏竦爲樞密使復奪之代以杜衍同時進用富弼韓琦范仲淹等石介作慶曆聖德詩言退姦不易進賢之難而終篇意在夏竦竦不悅因與其黨造爲黨論曰仲淹衍及修爲黨人修乃上朋黨論又上疏言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相繼罷去爲黨論者尤惡修異已又善言其情狀至使內侍藍元震上疏賴仁宗終不之信修使河東其所建議尤多會保州兵叛出修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初修出河北仁宗面諭曰勿爲久居計有事言來修對曰諫官乃得風聞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職罪也仁宗曰有事但以聞勿以中外爲

詞爲黨論者愈益惡之乃坐用張氏奩中物買田立歐氏氏券左遷知制誥知滁州久之遷起居舍人知揚州徙潁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知應天府以母憂去既免喪入見仁宗惻然怪修髮白問在外幾年今年幾何恩意甚至命判流內銓小人恐修復用僞爲修奏乞澄汰內侍書騰都下宦者切齒楊永德者陰以言中修出知同州外議不平論救者衆遂留判修唐書爲翰林學士加史館修撰勾當三班院改侍讀學士知蔡州未行復爲翰林學士判太常寺修在朝以獎進天下士爲已任延譽尉薦極其力而後已於經術治其大旨不爲章句不求異於諸儒景祐中與尹洙皆爲古學

已而有詔戒天下學者爲文使近古學者盡爲古文修遂爲天下宗匠蜀人蘇洵嘗論修文章詞令雍容似李翺切近實當似陸贄而修之才亦似過此二人至修作唐書至五代史敘事不媿劉向班固也權知貢舉文士以新奇相尚文體大壞修深革其弊前以怪僻在高第者黜之幾盡務求平淡典要士人初怨怒罵譏中稍信服已而文格變而復正拜右諫議大夫判尚書禮部又判祕閣祕書省加兼侍讀辭不受同修玉牒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儀之後一切循理不事風采或以爲言修曰人材性各有短長豈不能舍所長強其所短以給事中罷同提舉諸司庫務

改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爲樞密副使未幾參知政事預定策英宗初年親政事慈聖光獻太后垂簾修與二三大臣佐佑兩宮鎮撫四海執政聚議事有未可修未嘗不力爭臺諫官至政事堂論事往往面折其短英宗嘗面稱修曰性直不避衆怨自嘉祐以後朝廷務惜名器而進人之路稍隘修屢建言遂詔韓琦曾公亮趙概及修各舉五人其後中選者多在清近朝廷亦稍收其用矣又因暇日盡以百司所行兵民官吏財用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上有所問宰相以總目對修以奉祠假家居上遣內侍就中書閱取而閱之蔣之奇譏之修遂稱疾力解機務以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年六十矣乞致仕者六不從遷兵部尚書知青州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三辭不受徙知蔡州以老病乞骸骨章數上乃爲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卒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謚文忠修議濮園事雖不叶羣議然結髮立朝讜直不回身任衆怨至於白首而謗訕不已卒以不汙年六十以論政不合固求去位可謂有君子之勇矣修博極羣書好學不倦集三代以來金石刻爲一千卷校正史氏百家譌謬之說爲多所著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內外制奏議四六集又四十餘卷子發奕棐辨

序

後學儲欣

廬陵之文自昌黎出予觀其闢佛老明周孔之道排軋茁上追古六藝之遺大體合矣公又博極羣書與一時賢人君子馳騁上下日盛月新炳乎樹一家之著曰居士集者五十卷外集二十五卷表啓奏議尚在其外自公而前未有著作若斯之富矣由是好學綴文之士靡然宗之至今指數大家者唐韓宋歐各爲一代稱首始公讀昌黎先生集曰文必至於是而後已耳由今觀之可謂有志竟成者歟第韓之文發憤於羣言蕪穢之日而公適當一時賢人君子惟韓是師之時難易迥殊焉韓文不專一能而公差若專焉者所以耳食者流以爲公遜於韓而余則謂此繆論也今夫後人之求至前人者其灼知之矣既灼知之因篤好之因深造之得乎否乎不敢知也雖深造

之滋不敢知也一旦若化若遷油然而生勃然而長沃然而茂卓然而立夫是之謂自得而千百世下讀歐之文者如無韓嗟乎惟其如無韓也乃所謂必至於是而後巳也詩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前史擬韓於泰山是歐亦一泰山耳學者方專心并力登其巔攬其勝不暇而暇擬議差等乎哉予既錄公文若干而并論之如此

宋歐陽六一居士全集錄目

六一居士全集錄卷一

受業　吳蔚起豹文參校

後學宜興儲　欣同人錄　汪　誠牧庭

姪孫在文禮執　仝校

賦　雜文原第十五卷

黃楊樹子賦　并序

夷陵山谷間多黃楊樹子。江行過絕險處。時時從舟中望見之。鬱鬱山際。有可愛之色。獨念此樹生窮僻。不見依君子封植備愛賞。而樵夫野老。又不知甚惜。作小賦以歌之。

若夫漢武之宮。叢生五柞。景陽之井。對植雙桐。高秋羽獵之騎。半夜嚴粧之鐘。鳳蓋朝拂。銀牀暮空。固已葳蕤近日的皪含風。婆娑萬戶之側。生長深宮之中。豈知綠辭青苔。蒼崖翠壁。枝蓊鬱以含霧。根屈盤而帶石。落落非松。亭亭似柏。上臨千仞之盤。薄下有清湍之濆激。澗斷無路。林高暝色。偏依最險之處。獨立無人之迹。江已轉而猶見。峰漸回而稍隔。嗟乎。日薄雲昏。烟霏露滴。負勁節以誰賞。抱孤心而誰識。徒以竇穴風吹。陰崖雪積。哢山鳥之嘲哳。裊驚猿之寂歷。無遊女兮長攀。有遊人兮暫息。節既晚而愈茂。歲已寒。而不易。乃知張騫一見。須移海上之根。陸凱如逢。堪寄隴頭之

稹庾說之秀天勝秋聲

客

公謫令夷陵時賦此託物比類其詞甚文

秋聲賦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
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鏦
鏦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
之行聲余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
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余曰噫嘻悲夫此秋聲也胡爲而來哉蓋
夫秋之爲狀也其色慘淡烟霏雲斂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
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爲聲也淒淒切切呼號憤
發豐艸綠縟而爭茂佳木葱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
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乃其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爲陰
又兵象也於行爲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爲心天之於
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爲七月之律商
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乎草木無情有時
飄零人爲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于中必
搖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
爲槁木黟然黑者爲星星奈何非金石之質欲與艸木而爭榮念
誰爲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
唧唧如助余之歎息

賦之變調別有文情○賦至宋幾亡矣此文殊有深致○惜蒼蠅賦俗不可耐删之

秋聲赤壁宋賦之極有名者而赤壁尤飄飄欲仙 吳蔚起識

山中之樂 三章送慧勤

佛者慧勤餘杭人也少去父母長無妻子以衣食于佛之徒往來京師二十年其人聰明材智亦嘗學問於賢士大夫今其南歸遂將窮極吳越甌閩江湖海上之諸山以肆其所適予嘉其嘗有聞于吾人也於其行也爲作山中之樂三章極道山林間事以動蕩其心意而卒反之于正其辭曰

江上山兮海上峯藹青蒼兮杳巑叢霞飛霧散兮邈乎青空天鑱鬼削兮壁立于鴻濛崖懸磴絕兮險且窮穿雲渡水兮忽得路而不知其深之幾重中有平田廣谷兮與世隔絕猶有太古之遺風泉甘土肥兮鳥獸雝雝其人麋鹿兮既壽而豐不知人間之幾時兮但見草木華落爲春冬嗟世之人兮曷不歸來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見今子其往兮誰逢 丹葩翠蔓兮巖壑玲瓏水聲聒聒兮花氣濛濛石巉巉兮橫路風颯颯兮吹松雲冥冥兮雨霏霏白猿夜嘯兮青楓朝日出兮林間澗谷紛以青紅千林靜兮秋月百草香兮春風嗟世之人兮曷不歸來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得今子其往兮誰從 梯崖構險兮佛廟仙宮耀空山兮鬱穹隆彼之人兮固亦目明而耳聰寵辱不干其慮兮仁義不被其躬蔭長松之翁蔚兮藉纖草之芊茸苟其中以自足兮忘其服胡而顛童自

古智能魁傑之士兮固亦絶世而逃蹤惜天材之甚艮兮而自弃于無庸嗟彼之人兮胡爲老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久遲子之返兮誰同

倣騷而未至然因公闢佛之文也不可不存

雜說三 并序

夏六月暑雨既止歐陽子坐於樹間仰見日月星辰行度見星有殞者夜既久露下聞草間蚯蚓之聲益急其感于耳目者有動乎其中作雜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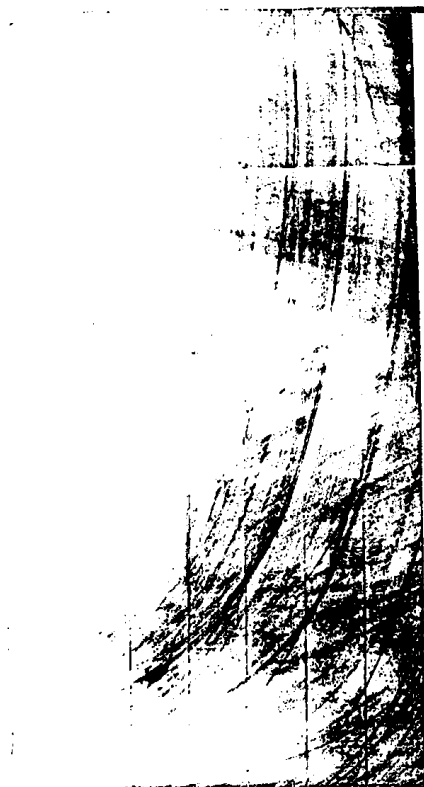
蚓食土而飮泉其爲生也簡而易足然仰其穴而鳴若號若呼若嘯若歌其亦有所求耶抑其求易足而自鳴其樂耶苦其生之陋而自悲其不幸耶將自喜其聲而鳴其類耶豈其時至氣作不自知其所以然而不能自止者耶何其聒然而不止也吾於是乎有感

星隕於地腥礦頑醜化爲惡石其昭然在上而萬物仰之者精氣之聚爾及其斃也瓦礫之不若也人之死骨肉臭腐螻蟻之食爾其貴乎萬物者亦精氣也其精氣不奪于物則蘊而爲思慮發而爲事業著而爲文章昭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非如星之精氣隨其斃而滅也可不貴哉而生也利欲以昏耗之死也臭腐而棄之而惑者方曰足乎利欲所以厚吾身吾於是乎有感

天西行日月五星皆東行日一歲而一周月疾於日一月而一周天又疾於月一日而一周星有遲有速有逆有順是四者各自行而若不相爲謀其動而不勞運而不已自古已來未嘗一刻息也

是何爲哉夫四者所以相須而成晝夜四時寒暑者也一刻而息則四時不得其平萬物不得其生蓋其所任者重矣人之有君子也其任亦重矣萬世之所治萬物之所利故曰自彊不息又曰死而後已者其知所任矣然則君子之學也其可一日而息乎吾於是乎有感

介心豈必在邈乎錄之以見公自任之重如此

殷亦有鬼方亦不能合天下于一乎吳徐何與于周此歐所偏見

論原第十六卷

正統論上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堯舜之相傳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或以大義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是以君子不論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終之分明故也及後世之亂僭僞興而盜竊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於一者周平王之有吳徐是也有合天下於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謂秦爲閏是也由是正統之論興焉自漢而下至于西晉又推而下之爲宋齊梁陳自唐而上至于後魏又推而上之則爲夷狄其帝王之理舛而始終之際不明由是學者疑焉而是非又多不公自周之亡迄于顯德實千有二百一十六年之間或理或亂或取或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槩大抵其可疑之際有三周秦之際也東晉後魏之際也五代之際也秦親得周而一天下其迹無異禹湯而論者黜之其可疑者一也以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隋承後魏則無始其可疑者二也五代之所以得國者雖異然同歸於賊亂也而前世議者獨以梁爲僞其可疑者三也夫論者何爲疑者設也堯舜三代之始終較然著乎萬世而不疑固不待論而明

也後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而始終之際不明則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也然而論者衆矣其是非予奪所持者各異使後世莫知夫所從者何哉蓋於其可疑之際又挾自私之心而溺於非聖之學也自西晉之滅而南爲東晉宋齊梁陳北爲後魏北齊後周隋私東晉者曰隋得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受則推其統曰唐受之隋隋受之後周後周受之後魏至其甚相戾也則爲南史者詆北曰虜爲北史者詆南曰夷此自私之偏說也自古王者之興必有盛德以受天命或其功澤被于生民或累世積漸

而成王業豈偏名於一德哉至於湯武之起所以救弊拯民蓋有不得已者而曰五行之運有休王一以彼衰一以此勝此曆官術家之事而謂帝王之興必乘五運者繆妄之說也不知其出於何人蓋自孔子歿周益衰亂先王之道不明而人人異學肆其怪奇放蕩之說後之學者不能卓然奮力而誅絕之反從而附益其說以相結固故自秦推五勝以水德自名由漢以來有國者未始不由於此說此所謂溺於非聖之學也惟天下之至公大義可以祛人之疑而使人不得遂其私夫心無所私疑得其決則是非之異論息而正統明所謂非聖人之說者可置而勿論也

論南北各挾自私之心甚確五德遞王自晉以下其說頗不行獨盛行秦漢間耳是非不公果以此乎蓋公第爲絕秦者言之與後世無涉

正統論下

凡爲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絕至其斷而不屬則猥以假人
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
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是也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
夫一天下而居其正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晉隋是也
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是之時奮然而起並
爭乎天下有功者彊有德者王威澤皆被于生民號令皆加乎當
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彊兼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彊者謂之正
統猶有說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并考其迹則皆正較其義則均

焉則正統者將安予奪乎東晉後魏是也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
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魏及五代是也然則有不幸
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故正統之序上自堯舜歷夏商周
秦漢而絕晉得之而又絕隋唐得之而又絕自堯舜以來三絕而
復續惟有絕而有續然後是非公予奪當而正統明然諸儒之論
至於秦及東晉後魏五代之際其說多不同其惡秦而黜之以爲
閏者誰乎是漢人之私論溺於非聖曲學之說者也其說有三不
過曰滅棄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興也不當五德之運而已五德之
說可置而勿論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爾然未原秦之本末也昔

讀公泰誓論與此似相左文王不得稱受命則秦未

者堯傳於舜舜傳於禹夏之衰也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
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
之初夏世衰而桀爲昏暴湯救其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書
曰湯征自葛是也其後卒以攻桀而滅夏及商世衰而紂爲昏暴
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誅之其詩所謂崇密是也其
後卒攻紂而滅商推秦之興其功德固有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
秦之紀曰其先大業出於顓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有功
唐虞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爲周養馬有功秦仲始爲命大夫而
襄公與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是之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

穆王而繼以厲幽之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
姓擅相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旣平大夷因
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至于河盡滅諸戎
拓國千里其後關東諸侯彊僭者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
復天子之制特其號在爾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之君臣稽首自
歸於秦至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天下此其本末之迹也其德雖
不足而其功力尚不優於魏晉乎始秦之興務以力勝至於始皇
遂悖棄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爲皆
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

并天下稱皇帝以前即可謂之正統乎夏商之統奈何與奪並提而論

不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其私東晉之論者曰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尊周而黜吳楚者豈非以其正統之所在乎晉遷而東與周無異而今黜之何哉曰是有說焉較其德與迹而然耳周之始興其來也遠當其盛也規方天下為大小之國衆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之以為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敢僥倖而窺周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眞聖人之業也況平王之遷國地雖蹙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厭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內則正統之在周也推其德與迹可以不疑夫晉之為晉與乎周之為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迹可以曰正而統耳自惠帝之亂至于愍懷之間晉如綫爾惟嗣君繼世推其迹曰正焉可也建興之亡晉於是而絕矣夫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

江東本晉地均宋以晉而南乎

自愍帝死賊庭琅邪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繼世（此正不拘漢世祖亦長）徒以晉之臣子（沙王之裔非繼世也）有不忘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為傷已若因而遂竊正統之號（深文）其可得乎春秋之說君弒而賊不討則以為無臣子也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誅況欲干天下之統哉若乃

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不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琅邪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備與崇未嘗為正統則東晉可知焉耳其私後魏之論者曰魏之興也其來甚遠自昭成建國改元承天下衰弊得奮其力並爭乎中國七世至于孝文而去夷卽華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修禮樂興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為功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以小不備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統者何哉曰質諸聖人而不疑也今為魏說者不過曰功多而國彊耳此聖人有所不與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楚之僭迭彊於諸侯矣聖人於春秋所尊者周也然則功與彊聖人有所不取也論者又曰秦起夷狄以能滅周而一天下遂進之魏亦夷狄以不能滅晉宋而見黜是則因其成敗而毀譽之豈至公之篤論乎曰是不然也各於其黨而已周秦之所以興者其說固已詳之矣當魏之興也劉淵以匈奴慕容以鮮卑苻生以氐弋仲以羌赫連禿髮石勒季龍之徒皆四夷之雄者也其力不足者弱有餘者彊其最彊者苻堅當堅之時自晉而外天下莫不為秦休兵革興學校庶幾刑政之方不幸未幾而敗亂其又彊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為魏矣幸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言魏者

纔僅於符堅而已豈能干正統乎五代之得國者皆賊亂之君也而獨僞梁而黜之者因惡梁者之私論也唐自僖昭以來不能制命於四海而方鎭之兵作已而小者并於大弱者服於彊其尤彊者朱氏以梁李氏以晉共起而窺唐而梁先得之李氏因之借名討賊以與梁爭中國而卒得之其勢不得不以梁爲僞也而繼其後者遂因之使梁獨被此名也夫梁固不得爲正統而唐晉漢周何以得之今皆黜之而論者猶以漢爲疑以爲契丹滅晉天下無君而漢起太原徐驅而入汴與梁唐晉周其迹異矣而今乃一槩可乎曰較其心迹小異而大同爾且劉知遠晉之大臣也方晉有

契丹之亂也竭其力以救難力所不勝而不能存晉出於無可奈何則可以少異乎四國矣漢獨不然自契丹與晉戰者三年矣漢獨高拱而視之如齊人之視越人也卒幸其敗亡而取之及契丹之北也以中國委之許王從益而去從益之勢雖不能存晉然使忠於晉者得而奉之可以冀於有爲也漢乃殺之而後入以是而較其心迹其異於四國者幾何矧皆未嘗合天下於一也其於正統絶之何疑

正統有絶有續可謂思精而論篤矣四條舌戰鏦鏦錚錚

本論上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粘方字）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切○喻）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

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上喻下評）昔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歛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

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絶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强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爲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

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敺之曰佛是眞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絶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正大光明和平至足做時文人得其一二便已脫却凡胎

本論下

昔荀卿子之說以爲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繆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爲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婦於人之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爲善之說故也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爲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奈何教之諭之之不至也佛之說熟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於禮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於衆曰禁汝之佛而爲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爲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趣焉可也蓋鯀之治水也障之故其害益暴

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去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而浸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趣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勢也奚必曰火其書而廬其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戎白狄荆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類並侵於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皆僭稱王春秋書用鄫子傳記被髮於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爲幸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夷狄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矣及孔子作春秋尊中國而賤夷狄然後王道復明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爲患者特佛爾其所以勝之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患乎忽而不爲爾夫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於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爾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漸則不能入於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尚無可奈何何用此迂緩之說爲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爲也可不惜哉昔孔子歎爲俑者不仁蓋歎乎啟其漸而至於用殉也然則爲佛者不猶甚於作俑乎

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爲害著矣非待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爲怪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窮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爲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爲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況其非聖者乎夫姦邪之士見信於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以取信是以古之人君惑之至於亂亡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謂姦且邪矣蓋其爲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歟抑亦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捨是而

將有爲雖賁育之勇孟軻之辯太公之陰謀若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已陷於禍敗矣何則忠深勢盛雖與敵非馴致而爲之莫能也故曰修其本以勝之作本論

較前篇未見進一解但抽出前篇勤漸而更言之意加暢矣

朋黨論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辯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皐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

朝之名士咸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能辯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泰誓數紂之罪曰朋家作仇夫子曰君子羣而不黨朋黨二字豈可施之君子哉永叔獨謂小人無朋惟君子有之是翻案文字亦其開導人主不得已而出于此也前半正意已盡後只博引以足之是一作法

爲君難論上

語曰爲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絕羣議是欲盡一人之用而先失衆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違衆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其違衆爲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爲不惑羣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爲決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前世爲人君者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多矣不可以徧舉請試舉其一二昔秦苻堅地大兵强有衆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晉指爲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更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强辯折之忠言讜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苻融老成之言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詵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爲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軍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爾於是決意不

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擊之大敗而歸北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近五代時後唐淸泰帝患晉祖之鎭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議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爲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常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羣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卽時命學士草制徙晉祖於鄆州明旦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日而晉祖反書至淸泰帝憂懼不知所爲謂李崧曰我適見薛文遇爲之肉顫欲自抽刀刺之崧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由是言之能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苻堅欲與慕容垂共定天下淸泰帝以薛文遇爲賢佐助我中興可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予曰然則用人者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蓋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任而信之以失衆心而斂國怨乎

似曰擊介甫之專任而言之者前後議論痛切中間詳引成事此一體也蘇文忠志林多用此法

爲君難論下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辯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爲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爲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爲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爲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爲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爲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阬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荊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爲可用即與兵二十萬使伐荊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爲荊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慚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彊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

荊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爲難也予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予略考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爲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爲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爲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新法之行老成如富如公輩莫不力爭而惟介甫之言是聽天禍宋國噫其奈何微引秦趙二主所謂規異事與同失也

春秋論上

事有不幸出於久遠而傳乎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也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捨衆人而從君子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捨君子而從聖人此舉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學春秋者獨異乎是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於經三子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經於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卒也書曰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孔子謂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其於晉靈公之事孔子書曰趙盾弒其君夷皐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學者不從孔子信爲趙盾而從三子信爲趙穿其於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弒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耳學者不從孔子信爲弒君而從三子信爲不嘗藥其捨經而從傳者何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新奇多可喜之論是以學者樂聞而易惑也予非敢曰不惑然信於孔子而篤者也經之所書予所信也經所不言予不知也

難者曰子之言有激而云爾夫三子者皆學乎聖人而傳所以述經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者從而發之故經有不言傳得而詳爾非爲二說也予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從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後而知之且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必即位而隱不書即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弒君者不復見經而盾復見經此傳得知弒君非盾也君弒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止之非實弒也經文隱矣傳曲而暢之學者以謂三子之說聖人之深意也是以從之耳非謂捨孔子而信三子也予曰然則妄意聖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乎三子予不能奪使其惟是之求則予不得不爲之辨

據經駁傳立于不敗之地

春秋論中

孔子何爲而脩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來臣弒君子弒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爲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讓國之高節孔子得之於經宜如何而別白之宜如何而褒顯之其肯沒其攝位之實而雷同衆君誣以爲公乎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嘗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姑實攝而稱號無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別夫攝者心不欲爲君而身假行君事雖行君事而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爲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誣以虛名而沒其實善夫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意疏而春秋繆矣春秋辭有同異尤謹嚴而簡約所以別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於是非善惡難明之際聖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出於已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已其不爲正君者幾何惟不有其名耳使其名實皆在已則何從而知其攝也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爲公與不爲公別嫌明微繫此而已且其有讓桓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虛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恨何申於後世乎

其甚高之節難明之善亦何望於春秋乎今說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予奪爲輕重故曰一字爲褒貶且公之爲字豈不重於名字氏族乎孔子於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於人而沒其實乎以此而言隱實爲攝則孔子決不書曰公孔子書爲公則隱決非攝難者曰然則何爲不書卽位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孔子從二百年後得其遺書而修之闕其所不知所以傳信也難者又曰謂爲攝者左氏耳公羊穀梁皆以爲假立以待桓也故得以假稱公予曰凡魯之事出於已舉魯之人聽於已生稱曰公死書曰薨何從而知其假

此篇專論隱攝只據公之一字爲定斷雖善辨之士不能奪矣但左氏據本國舊史必非無根意者惠有遺言如諸樊兄弟約傳季札之類故史得以攝書而羽父異日因請殺桓以求太宰乎余覽宋杜太后金匱之藏竊以爲魯桓一光義也趙普之譏殺秦王一羽父也事若相類然余別有論此不載

以上破罪盾赦盾之說下

允是正辨

春秋論下

弑逆大惡也其爲罪也莫贖其爲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慎況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輙加之又輙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既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於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輙加之而輙赦之爾以盾爲無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旣不改過以自贖何爲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爲君復讐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爲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爲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爲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辯明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弑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爲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爲之辯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辯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爲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于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舍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爲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敎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問者曰然則夷皋孰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意使善治獄者猶當與操刃殊科況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爲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弑君孔子書爲弑君則止決非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敎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以垂敎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耳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事卒不見於文使後世但知止爲弑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敎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敎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然則盾曷爲復見於經許悼公曷爲書葬曰弑君

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于經而不名許之書于經者略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為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為隱母一以為男子一以為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是是可盡信乎

三傳牴牾甚多當以左氏為正

趙盾許止合辨雖三傳未盡荒唐而公之文則雄矣中間逆詐用情云云尤有關世道此後儒鑑斷每使閱者按劍而紅丸一案尤不能不為之三歎也

春秋或問

或問春秋何為始於隱公而終於獲麟曰吾不知也問者曰此學者之所盡心焉不知何也曰春秋之起止吾所知也子所問者始終之義吾不知也吾無所用心乎此也昔者孔子仕於魯不用去之諸侯又不用困而歸且老始著書得詩自關雎至于魯頌得書自堯典至於費誓得魯史記自隱公至于獲麟遂删修之其前遠矣聖人著書足以法世而已不窮遠之難明也故據其所得而修之孔子非史官不常職乎史故盡其所得修之而止耳魯之史記則未嘗止也今左氏經可以見矣曰然則始終無義乎曰義在春秋不在起止春秋謹一言而信萬世者也予厭衆說之亂春秋者也

或問子於隱攝盾止之弑據經而廢傳經簡矣待傳而詳可廢乎曰吾豈盡廢之乎夫傳之於經勤矣其述經之事時有賴其詳焉至其失傳則不勝其戾也其述經之意亦時有得焉及其失也欲大聖人而反小之欲尊經而反卑之取其詳而得者廢其失者可也嘉其尊大之心可也信其卑小之說不可也問者曰傳有所廢則經有所不通奈何曰經不待傳而通者十七八因傳而惑者十五六日月萬物皆仰然不為盲者明而有物蔽之者亦不得見也

聖人之意皎然乎經惟明者見之不爲他說蔽者見之也

此弊胡氏較三傳何如惜不得如公者一評之

泰誓論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爲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惡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爲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爲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爲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

此節更如白日之照

簡

餘波

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爲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爲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爲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爲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謂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

於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衆說紛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修六經以爲後世法及孔子既歿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辯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於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爲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於書可矣

先辨後斷此文出而文王受命改元之誣不掛于學者之口公之力也孟子著書使邪說者不得作六一公不在孟子下

此一折深透

縱囚論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爲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爲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

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爲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爲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爲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爲之爾若屢爲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爲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爲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

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

好名二字切中唐太宗骨髓

怪竹辯

謂竹爲有知乎不宜生於廡下謂爲無知乎乃能避檻而曲全其生其果有知乎則有知莫知人人者萬物之最靈也其不知於物者多矣至有不自知其一身者如駢拇枝指懸疣附贅皆莫知其所以然也以人之靈而不自知其一身使竹雖有知必不能自知其曲直之所以然也竹果無知乎則無知莫知枯草死骨所謂蓍龜者是也自古以來大聖大智之人有所不知者必問於蓍龜而取決是則枯草死骨之有知反過於聖智之人所知遠矣以枯草死骨之如此則安知竹之不有知也遂以蓍龜之神智而謂百物

皆有知則其他草木瓦石叩之又頑然皆無所知然則竹未必不無知也由是言之謂竹爲有知不可謂爲無知亦不可謂其有知無知皆不可知然後可萬物生於天地之間其理不可以一槩謂有心然後有知乎則蚓無心謂凡動物皆有知乎則水亦動物也人獸生而有知死則無知矣蓍龜生而無知死然後有知也是皆不可窮詰故聖人治其可知者置其不可知者是之謂大中之道

意趣深得蒙莊

六一居士全集錄卷一終

宋歐陽六一居士全集錄目

碑銘 原第二十卷

金部郎中贈兵部侍郎閻公神道碑銘

太子太師致仕贈司空兼侍中文惠陳公神道碑銘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碑銘 原第二十一卷

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銘

尚書度支郎中天章閣待制王公神道碑銘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書令程公神

道碑銘

碑銘 原第二十二卷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侍中晏公

神道碑銘

碑銘 原第二十三卷

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恭王公神道碑銘

贈刑部尚書余襄公神道碑銘

墓表 原第二十四卷

石曼卿墓表

尚書屯田員外郎李君墓表

連處士墓表

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

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墓表 原第二十五卷

胡先生墓表

瀧岡阡表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碑銘 原第二十卷

金部郎中贈兵部侍郎閻公神道碑銘

惟閻氏世家于鄆其先曰太原王寶以武顯於梁晉之間實佐莊宗戰河上取常山功書史官爵有王土鄆之諸閻皆王後也周廣順二年以鄆州之鉅野鄆城爲濟州閻氏今爲濟州鉅野人也公生漢晉之間遭世多虞雖出將家而不喜戰鬬獨好學通三禮頗習子史爲文辭是時鉅野大賊有衆千餘人以公鄉里儒者掠致賊中問以謀略公毅然未嘗有所言而爲人狀貌奇偉舉止嚴重

有威儀賊皆憚之莫敢害賊平公還鄉里以三禮教授弟子大宋受命天下將平公乃出以三禮舉中建隆某年某科歷漢州之金堂虢州之湖城二縣尉遷濮州濮陽令皆有吏績太宗皇帝遣使者行視天下使者還言公可用召見奏事語音喤然殿中皆聳動（與狀貌映發）太宗奇之拜太子洗馬知岳州吳越忠懿王再朝京師籍其所有浙東西之地納之有司天子以爲新附之邦乃以禁兵千人屬公安撫其人遂知蘇州五代之際江海之間分爲五大者竊名號其次擅征伐故皆峻刑法急聚斂以制命於其民越雖名爲臣屬之邦然閡於江淮與中國隔不相及者久矣公以齊魯之人悉能知越風俗而採以善政或摩以漸或革以宜推凡上之所欲施寬凡民之所不堪恩涵澤濡民以蘇息政成召還以國子博士知濟州又知晉州入拜尚書水部員外郎廣平郡王府翊善賜緋衣銀魚居六年廣平封陳王出閤公以司門員外郎求知黃州陳王徙封許乃詔公還遷庫部員外郎賜金紫侍講許王府王薨公出知棣州居歲餘以淮陽近鉅野乃求知淮陽軍公雖居許王府而真宗素知其賢數詔訪以經術謂之閻君子真宗即位問公何在左右具言所以然留時召之已在道拜金部郎中知青州其後鄆州守臣某臨遣對殿上真宗問鄆去青遠近守臣對若干真宗曰爲吾

告之將召也已而見召行至鉅野遇疾使者臨問慰賜尚自日賜告下濟州何疾少間趣就道已而疾亟以某年某月某日薨于濟州享年七十有七贈兵部侍郎葬于鉅野大徐村公諱象字某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某官公娶孫氏封富春縣君用子貴追封泗水縣太君子男三人長曰某某官次曰某某官次曰某某官女三人皆適士族孫五人一早亡次皆已仕曾孫十人仕者五人嗚呼士患不逢時時逢矣患人主之不知知矣而不及用者命也惟公履道純正生於多艱而卒遇太平以奮其身又遭人主之知嘗用矣而不暇於大用以歿歿而無章焉則其遂不見於

後世乎皇祐五年冬其子光祿君自光化罷還鄉閭乃謀刻其先德於墓之碑而以其辭屬修詞曰

閻氏將家大纛高牙有封太原王公桓桓公不勇力而勇於學奮身逢時卒有成業不大其榮繼世而卿挺其後世多有孫曾有墓于里有碑其隧鄉人無傷鄉之君子

閻君子以將家子好學固可傳

太子太師致仕贈司空兼侍中文惠陳公神道碑銘

潁川公既葬於新鄭其子尚書主客郎中述古等七人具公之行事及太常之狀邢伯之銘以來告曰惟陳氏世有顯人我先正文惠公歷事太宗真宗而相今天子其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誣如此故敢請以墓隧之碑予爲考其世次得其所以基于初盛于中有于終而大施于其後者曰信哉陳氏載德晦顯以時其畜厚來遠故能發大而流長自公五世以上爲博州人皇高祖翔當五代時爲王建掌書記建欲帝蜀以逆順禍福譬之不聽棄官于閬州之西水遂爲西水人皇曾祖齊國公諱詡皇祖楚國公諱昭汝

皇考秦國公諱省華皆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自翔已下三世不顯于蜀至秦公始事聖朝爲左諫議大夫其配曰燕國太夫人馮氏公其次子也諱堯佐字希元舉進士及第累遷太常丞知開封府錄事參軍用理獄有能績遷府推官以言事切直貶通判潮州自潮還獻詩數百篇而大臣亦薦其文學得直史館知壽廬二州提點府界諸縣公事丁秦公憂服除判三司都察院兩浙轉運使徙京西河東河北三路糾察在京刑獄天禧三年編次御試進士坐誤差其第貶監鄂州茶場未至丁燕國太夫人憂明年河決滑州天子念非公不可塞乃起公知滑州乾興元年

先誌官序紀錄治蹟是法而所錄亦多可觀

作永定陵從公京西轉運使以辦其事入爲三司戶部副使徙副度支拜知制誥兼史館修撰同知天聖二年貢舉知通進銀臺司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徙幷州知審官院開封府拜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七年拜樞密副使其年八月參知政事居二歲間凡三請罷明道三年罷知永興軍行過鄭州爲狂人所誣御史中丞范諷辨公無罪徙知廬州又徙同州復徙永興又徙鄭州累官至戶部侍郎景祐四年四月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爲人剛毅篤實好古博學居官無大小所至必聞潮州惡溪鱷魚食人不可近公命捕得鳴鼓于市以文告而戮之鱷患屛息潮人歎曰

昔韓公諭鱷而聽今公戮鱷而懼所爲雖異其能使異物醜類革化而利人一也吾潮間三百年而得二公幸矣在潮修孔子廟韓公祠率其州民之秀者就於學知壽州遭歲大饑公自出米爲糜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其活數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爲私恩耶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錢塘江隄以竹（兩浙轉運時事）籠石而潮嚙之不數歲輒壞而復理公歎曰隄以捍患而反病民乃議易以新土而害公政者言于朝以爲非便是時丁晉公參知政事主言者以黜公公爭不已乃徙公京西而籠石爲隄數歲功不就民力大困卒用公議隄乃成河東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治鐵課歲數十萬以便民曰轉運征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豈爲俗吏哉太行山當河東河北兩路之界公以謂晉自前世爲險國常先叛而後服者恃此也其在河東鑿澤州路後從河北鑿懷州路而太行之險通行者德公以爲利曰吾豈爲今日利哉河決壞滑州水力悍甚每歸下湍激幷人以沒不見蹤跡者不可勝數公躬自暴露晝夜督促刱爲木龍以巨木駢齒浮水上下殺其暴隄乃成又爲長隄以護其外滑人得復其居相戒曰不可使後人忘我陳公因號其隄爲陳公隄開封府治京師公以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强盡察以防姦譬於激水而欲其澄

也故公爲政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公召少年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爲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其爲惡耶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太常博士陳詁知祥符縣縣吏惡其明察欲中以事而詁公廉事不可得乃欲以苛動京師自錄事以下空一縣皆逃去京師諠言詁政苛暴是時章獻明肅太后猶聽政怒詁欲加以罪公爲樞密副使力爭之以謂罪詁（居兩府只錄一事）則姦人得計而沮能吏詁由是獲免公十典大州六爲轉運使常以方嚴肅下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過失則多保佑之故未嘗按黜一下吏公貶潮州其所言事蓋人臣所難言者平生奏疏猶

多悉焚其稿其他文章有文集三十卷又有野䖍編潮陽編愚丘集多慕韓愈爲文與修眞宗實錄又修國史故事知制誥者常先試其文辭天子以公文學天下所知不復命試自國朝以來不試而知制誥者惟楊億及公二人而已公居官不妄進取爲太常丞者十三年不遷爲起居郎者七年不遷自議錢塘隄爲丁晉公所黜後晉公益用事專威福故人子弟以公久于外多勉以進取公曰惟久然後見吾守如是十五年今天子即位晉公事敗投海外公乃見召用公初作相以唐劉蕡所對策進曰天下治亂自朝廷始朝廷賞罰自近始凡蕡之所究言者皆當今之弊此臣所欲言而陛下之所宜行且臣等之職也天子嘉納之公在相位不久其年冬雷地震星象數變公言王隨位在臣上而病不任事程琳等位皆在下乃引漢故事以災異自責求罷章凡四上明年三月拜淮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康定元年五月以太子太師致仕詔大朝會立宰相班遂居于鄭其起居飲食康寧如少者後四年年八十有二以疾卒于家公居家以儉約爲法雖已貴常使其子弟親執賤事曰孔子固多能鄙事作爲善箴以戒子孫臨卒口占數十言自誌其墓公前娶曰杞國夫人宋氏後娶曰沂國夫人王氏子男十人長曰述古次曰比部員外郎

應好古博學

應剛毅篤實

透徹肝膽章甫

說在位不久解之

相業無可書

留一篇事在篇末爲全首生色

求古主客員外郎學古虞部員外郎道古大理評事館閣校勘博古殿中丞修古祕書省正字履古光祿寺丞游古大理寺丞襲古太常寺太祝象古秦公三子長曰堯叟爲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曰堯咨爲武信軍節度使皆舉進士第一人及第三子已貴秦公尚無恙每賓客至其家公及伯季侍立左右坐客蹴踖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學子輩耳故天下皆以秦公教子爲法而以陳氏世家爲榮公之孫四十人曾孫二人合伯季之後若子若孫若曾孫六十有八人女若孫曾五十有四人而仕于朝者多以才稱於時嗚呼可謂盛矣銘曰

陳氏高節在汙令潔闕德潛光有俟而發其發惟時自公啟之奕奕伯季踵武偕來相車崇崇武節之雄高幢巨轂四世六公惟世有封秦楚及齊尚書中書儀同太師祖考在前孫曾盈後公居于中伯季左右惟勤其始以饗其終唯能其約以有其豐休庸顯問播美家邦有遂其貽有大其繼刻詩正聲以質來裔

陳翔渠官居西水三世之後家門榮盛莫之與京天所以報清節者厚矣銘詞大發此意此史識也

資政殿學士戸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戸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為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為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料判官諱夢齡為太保，祖祕書監諱贊時為太傅，考諱墉為太師，妣謝氏為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舍。其所有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為祕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出通判河中府。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為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

忤太后于臨朝聽政之時，而護持于身後攻擊之日，此處舍不避利害之大者，想其風采，真乃凜立難犯。

呂丞相怒公落職，此史家大書直書也。公去而呂亦罷，呂復相而大用公，必當年情事實實如此。歐陽公同朝，知之最真，故不沒其寔。否則曲護呂氏而厚誣其友，尚得為歐陽子乎？

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強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為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為上開說，又為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為公，可以為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捍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為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辨。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為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

樞密直學士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
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
要害奪賊地而耕之又城細腰胡蘆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
賊爲中國用自邊制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爲
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
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
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
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二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
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
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己所得賜賚皆以上意
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
召之臥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
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
初西人籍其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黥以爲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
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既得熟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
屯兵就食內地而紓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
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
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

無限惋惜

起被用于是二公驩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
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
之慶曆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爲
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
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
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於前公惶恐避席始
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
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
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
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即請
行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
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
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
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
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
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
所欲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汎
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

折約平賊雖屬斡旋然當日西事任用韓范竟亦政府之力至公之大用仍歸主知則歐公之紆曲益明矣

又無限惋惜

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
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
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于墓譜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
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息公
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
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吏怠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
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褫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
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艱哉初匪其難在
其終之慕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
之明存有顯榮歿有贈謚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
怠

備考　二公驩然　司馬文正公紀聞康定元年公復舊職知永興會呂許公復相言於仁宗曰仲淹賢者豈可但復舊職又蘇文定公亦云親見張安道言歡然相得戮力平賊益寬語云及堯夫不以爲然竟自削去公不樂謂蘇文公曰范公碑爲其子弟擅於石本改動文字令人恨之

輯評　茅鹿門曰歐陽公碑文正公僅千四百言而公之生平已
盡蘇長公狀司馬溫公幾萬言而上似猶有餘旨蓋歐得史遷
之髓故于敘事處裁節有法自不煩而體已完蘇則所長在策
論縱橫于史家學或短此二公互有短長不可不知
此碑益惜公有志于天下而終以不就也其爲司諫爲待制既
以忤時屢仆矣及爲將三歲而以議和召歸知政事纔一歲而
以僥倖小人罷出然則公之志其得施于天下者有幾哉即其
備員將相稍展尺寸而保全終始者皆人主知公之深而非小
人之冒悔禍于公也讀銘詞而思其旨感慨係之矣

碑銘 原第二十一卷

尚書戸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銘

公諱致堯字某撫州南豐人也少知名江南當李氏時不就鄉里之舉李氏亡太平興國八年舉進士及第爲符離主簿累遷光祿寺丞監越州酒稅數上書言事獻文章太宗奇之召拜著作佐郎直史館使行視汴河漕運稱旨遷祕書丞爲兩浙轉運使諫議大夫魏庠知蘇州恃舊恩多不法吏莫敢近公劾其狀以聞太宗驚曰是敢治魏庠可畏也卒爲公罷庠洛苑使楊允恭以言事見幸無不聽事有下公常居不行允恭以訴太宗遣使問公公具言其不可公既絀其大而人所難者至其小易則務爲寬簡歲終其課爲最徙知壽州壽近京師諸豪大商交結權貴號爲難治公居歲餘諸豪斂手莫敢犯公法人亦莫見其以何術而然也公於壽尤有惠愛既去壽人遮留數日以一騎從二卒逃去過他州壽人猶有追之者再遷主客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是時李繼捧以銀夏五州歸朝廷其弟繼遷亡入磧中爲寇太宗遽遣繼捧往招之至則誘其兄以陰合卒復圖而四之自陝以西既苦兵矣眞宗初即位益欲來以恩德許還其地使聽約束公獨以爲繼遷反覆不可予繼遷已得五州後二年果叛圍靈武議者又欲予之公益爭以爲不可言雖不從眞宗知其材將召以知制誥而大臣有不可者乃已出爲京西轉運使王均伏誅奉使安撫西川誤留詔書于家其副潘惟岳教公上言渡吉柏江舟破亡之可以自解公曰爲臣而欺其君吾不能爲也乃上書自劾釋不問其後惟岳入見禁中道獨事具言公所自劾者眞宗嗟歎久之繼遷兵既久不解丞相張齊賢經略環慶以西署公判官以從公曰西兵十萬皆屬王超超材既不可專任而兵多勢重非易可指麾若不得節度諸將事必不集眞宗難其言爲詔陝西聽經略使得自發兵公度言終不合乃辭行會召賜金紫公謝曰臣嘗言丞相某事未効不敢受賜由是貶黃州團練副使公已貶而王超兵敗繼遷破清遠軍朝廷卒亦棄靈州公貶逾年復爲戸部員外郎知泰州丁母憂服除拜吏部員外郎知泉州徙知蘇州又徙知揚州上疏論事語斥大臣尤切當時皆不悅又徙知鄂州坐知揚州日候入添支俸多一月雖自言猶貶監江寧府酒稅用封禪恩累遷戸部郎中大中祥符五年五月某日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六遺戒無以佛汙我家人如其言公之曾祖諱某某官曾祖妣某氏某縣君祖諱某某官祖妣某氏某縣君考諱某某官妣某氏某縣君子男七人曰某女若干人用其子易占恩再遷右諫議大夫初葬南豐之東園水壞

序曾公結眞主之知頓挫生色而其後卒與齟齬不獲大用可慨也

拂人主意自此始矣

復以忤大臣貶而一跌不振矣

所以于西事獨詳

其墓某年月日改葬龍池鄉之原頭慶曆六年夏其孫鞏稱其父命以來請曰願有述遂爲之述曰維曾氏始出於鄫鄫爲姒姓之國微不知其始封春秋之際莒滅鄫而子孫散亡其在魯者自別爲曾氏益自鄫遠出於禹歷商周千有餘歲嘗微不顯及爲曾氏而蒧參元西始有聞于後世而其後又晦復千有餘歲而至於公夫聽顯常相反復而世德之積者久則其發也宜非一二世而止矧公之有不得盡施而有以遺其後世乎是固不宜無銘者已公當太宗眞宗時言事屢見聽用自言西事不合而出遂以卒于外然在外所言如在朝廷而任言責者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子於其論議既不能盡載而亦有所不得載也取其初不見用久而益可思者特詳焉所以見公之志也銘曰

公於事明由學而知先知逆決有若蓍龜告而不欺不顧從違初雖不信後必如之公所論議敢人之難古稱君子有德有言德畜不施言猶可聞銘而不朽公也長存

簡而核

傳范公及悲憤待事而卒子野可傳在此故特揭于前

以一事爲剛勇

樂善至此而信陵晩年意

尚書度支郎中天章閣待制王公神道碑銘

公諱質字子野其先大名莘人自唐同光初公之皇曾祖曾公舉進士第一顯名當時官至右拾遺歷晉漢周而皇祖晉公益以文章有大名逮事太祖太宗官至兵部侍郎當眞宗時伯父文正公居中書二十餘年天下稱爲賢宰相今天子慶曆三年公與其弟素皆待制天章閣自同光至慶曆益百有二十餘年王氏更四世世有顯人或以文章或以功德公生累世富貴而操履甚於寒士性篤孝弟厚於朋友樂施與以賙人而妻子常不自給視榮利淡若無意平居苦疾病退然如不自勝及臨事介然有仁者之勇君子之剛樂人之善如自己出初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方治黨人甚急公獨扶病率子弟餞于東門留連數日大臣有以讓公曰長者亦爲此乎何苦自陷朋黨公徐對曰范公天下賢者顧某何敢望之然若得爲黨人公之賜某厚矣聞者爲公縮頸其爲待制之明年出守于陝又明年小人連搆大獄坐貶廢者十餘人皆公素所賢者聞之悲憤歎息或終日不食因數劇飲大醉公既素病益以酒遂卒（上撮大綱已下細敘）公初以廕補太常寺太祝監鄱進奏院獻其文章召試賜進士及第校勘館閣書籍遂爲集賢校理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負材自喜頗以新進少公議事則曰少年乃與文人爭事耶公

王待制碑議法一節倍精彩

日受命佐君事有當爭職也宗旦雖屢屈折而政常得無失稍德公助已爲之加禮宗旦得盜鑄錢者百餘人以詫公公曰事發無迹何從得之曰吾以術鉤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鉤人寘之死而又喜乎宗旦慚服悉緩出其獄始大稱公曰君子也判尚書刑部吏部南曹知蔡州始至發大姦吏一人去之繩諸豪猾以法與轉運使爭曲直事有下而不便者皆格不用既去其害政者然後崇學校一以仁恕臨下其政知寬猛必使吏畏而民愛其爲他州州率大而難治必常有善政皆用此入爲開封府推官已而其兄雍爲三司判官公曰省府皆要職吾豈可兄弟居之求知壽州徙廬州盜有殺其徒而并其財者獲之寘于法大理駁曰法當原公以謂盜殺其徒而自首者原之所以疑壞其黨而開其自新若殺而不首既獲而亦原則公行爲盜而第殺一人既得兼其財又可以贖罪不獲則肆爲盜獲則引以自原如此盜不可止非法意疏三上不能爭公歎曰吾不勝法吏矣乃上書自劾請不坐佐吏公坐貶監靈仙宮其後議者更定不首之罪卒用公言爲是而公貶猶不召資政殿學士鄭戩翰林學士葉清臣訟公無罪始起知泰州遷荊湖北路轉運使當用兵西方急於財用之時獨不進美餘其賦斂近寬平治以常法故他州不勝其弊而荊湖之人自

名言尤切宋弊其後介甫卒以變法亂天下亦前輩好言更革有以開之

若權知荊南府民有訟婚者訴曰貧無貲故後期問其用幾何以俸錢與之使婚獲盜竊人衣者曰迫於饑寒而爲之公爲之哀憐取衣衣之遣去荊人比公爲子產召爲史館修撰遂拜天章閣待制判吏部流內銓號爲稱職而於選法未嘗有所更易人或問之公曰選法具備如權衡在執者不欺其輕重耳何必屢更其法是歲天子開天章閣召大臣問天下事以手詔責范公等而議事者爭言天下利害務欲更革諸事公獨無一言問之則曰吾病未能也公於榮利既薄臨禍福不爲喜懼其視世事若無一可以動其心者惟以天下善人君子爲己休戚遂以此卒此其爲志豈小哉豈以病而不能者哉公誠素病而任之以事所至必皆有爲使其壽且不死而用其必行所爲豈其不欲空言而已者哉嗚呼公享年四十有五官至度支郎中階朝奉大夫勳上護軍爵平晉男娶周氏某縣君生子某曾祖諱某祖諱某皆贈太師尚書中書令考諱某官至兵部郎中有賢行贈戶部尚書公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于陝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先塋之次銘曰

仕不爲利以行其仁處豐自薄而清厥身其仁誰思不在吏民其清孰似以遺子孫銘以昭之以告後人

以天下善人君子得志不得志爲己忻戚不媿文正家兒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書令程公神道碑銘

惟文簡公既葬之二年其子嗣隆泣而言于朝曰先臣幸得備位將相官階品皆第一爵勲皆第二請得立碑如令於是天子曰噫惟爾父琳有勞於我國家余其可忘乃大書曰旌勞之碑遣中貴人即賜其家曰以此名爾碑又詔史臣修曰汝爲之銘臣修與文簡公故往來知其人又嘗誌其墓又嘗述其世德于冀公太師之碑得其世次官封功行最詳乃不敢辭惟公字天球姓程氏曾祖諱新贈太師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諱贇明贈太師中書令祖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諱元白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國公妣晉國夫人楚氏公舉大中祥符四年服勤詞學高第試秘書省校書郎泰寧軍節度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并州壽陽縣秘書丞監左藏庫天禧中詔選文學履行召試直集賢院今天子即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戸部判官會修眞宗實錄而起居注闕命公追修大中祥符八年已後書成遂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提舉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內銓契丹嘗遣使賀上即位命公迓之使者妄有所言公折以理遂屈服其後又遣使賀天聖五年乾元節天子思公前嘗折其使乃以公爲館伴使使者

果言契丹見中國使者坐殿上位次高而中國見契丹使者位下當遷議者以爲小故可許雖天子亦將許之公爭以謂契丹所以與中國好者守先帝約也一切宜用故事若許其小將啓其大天子是之乃止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丞相張文節公少所稱許而最知公方除中丞文節當執筆喜曰不辱吾筆矣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公性方重寡言笑凡所處畫常先慮謹備所以條目巨細甚悉至臨事簡嚴僚吏莫能窺其際嘗夜張燈會五門大集州民而城中火起吏如公教不以白而隨即救止終宴民去始稍知火監軍得告者言軍謀變懼而入白公笑曰豈有是哉監軍惶惑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能隱也已而卒無事其他多類此蜀妖人自名李冰神子署官屬吏卒以恐蜀人公捕斬之而謗者言公妄殺人蜀且亂天子遣人馳視之使者還言蜀人便公政方安樂而誅妖人所以止亂由是天子亦知公賢召爲給事中知開封府前爲府者苦其治劇或不滿歲能不然被謗議或以事去獨公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盜訟稀少獄屢空詔書數下褒美遷工部侍郎龍圖閣學士守御史中丞久之天子思其治召爲翰林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爲三司使不悅苟利不貪近功時議者患民稅多目吏得爲姦欲除其名而合爲

惕炎雨教所以爲千古罪人

武政事業只此一端足矣

總上提下此數行是一篇筋脈

一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其於出入尤謹禁中時有所取未嘗肎予宦官怒言陛下雖有欲物在程某何可得公曰臣所以爲陛下惜爾天子以爲然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參知政事公益自信不疑宰相有所欲私輒衆折之其語至今士大夫能道也初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遂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者皆指爲黨人公獨爲上開說上意解而後已是時元昊叛河西朝廷多故公在政事補益尤多而小人僥倖皆不便遂以事中之坐貶爲光祿卿知潁州已而徙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中遷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遂以爲留守宦者皇甫繼明方用事主治行宮務廣制度以市恩公爲裁抑之與繼明章交上天子遣一御史往視之還直公天子爲罷繼明獨委公以建都事公自知政事以論議不私見嫉被貶斥已稍復見用遂與繼明爭曲直由是益不妄合於世雖不復大用而契丹方遣使數有所求兵誅元昊未克西北宿重兵公於是時天子常委以河北陝西之重留守北京凡四年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曆六年拜武昌軍

提

延州之政

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鄜延路經略使馬步軍都部署判延州仍兼陝西安撫使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留守北京其於二方威惠信著尤知夷狄情僞山川險易行師制敵之要其在延州夏人數百驅畜產至界上請降言契丹兵至衙頭矣國且亂願自歸公曰契丹兵至元昊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吾聞夏人方捕叛族此其是乎不然誘我也拒而不受已而夏人果以兵數萬臨界上公戒諸堡塞無得輒出兵夏人以爲有備引去自此不復窺邊公於河北最久民愛之爲立生祠明年改武勝軍節度使猶在北京又改鎭安軍節度使在鎭四年猶上書鎭安一郡爾不足以自效願復守邊書未報得疾以至和三年閏三月七日己丑薨于陳州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九天子輟視朝二日贈中書令謚曰文簡明年祔享太廟推恩加贈公太師尚書令公累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廣平郡爵公封戶七千四百而實封二千一百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國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皆適良族謹按程氏之先出自重黎至休父爲周司馬國於程其後子孫遂以爲氏自秦漢以來世有其人程氏必顯而各以其所居著姓後世因之至

唐尤盛號稱中山程氏者皆祖魏安鄉侯昱公中山博野人也世有積德至公始大顯聞臣修以謂古者功德之臣進受國寵退而銘於器物非獨私其後世所以不忘君命示國有人而詩人又播其事聲於詠歌以揚無窮今去古遠爲制不同而猶有幽堂之石隧道之碑得以紀德昭烈而又幸蒙天子書而名之其所以照臨程氏恩厚寵榮出古遠甚而臣又得刻銘其下銘臣職也懼不能稱銘曰

程以國氏世遠支分因居著姓各以其人公世中山在昔有聞克大自公厥聲以振乃秉國鈞乃授將鉞出入其勤險夷一節帝曰噫歟余有勞臣何以旌之有爛其文惟此勞臣實余同德憂國在心匪勞以力二方有事諸將無功俾我舊老不遑居中間息近藩庶休厥躬行諸未報奄云其終歿而後已茲可謂忠惟帝之褒其昌其簡銘以述之萬世丕顯

大抵公直臣又勞臣也天子旌其勞此碑詳記其勞而尤賢其直但有關說朋黨一節其補益國家豈是小小而二府政地既不復入此作者所三致意也

碑銘原第二十二卷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眞宗皇帝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訓其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而勗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旦事我文考眞宗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汝素以是刻于碑素拜稽首泣而出明日有詔史館修撰歐陽修曰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修謹按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充玉清昭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謚曰文正王公諱旦字子明大名莘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皇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泰國夫人妣任氏徐國夫人邊氏泰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自顯漢周之際逮事太祖太宗爲名臣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

綱中綱十八年相業追宋四百年第一流名臣根基不出此四語

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爲大理評事知平江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爲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知淳化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參知政事公以壻避嫌求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召賜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眞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數日召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駮事公爲人

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眞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眞宰相器也若水爲樞密副使罷召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眞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知樞密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眞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任大事）二年遷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眞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

綱舉相續于前而自此以下詳其所以致之者

在故其爲相務行故事愼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眞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得君之專）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爲賢宰相（一段皆虛摸數語而後從其事以實之摹工百司各得以此）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矣必久其官衆以爲宜其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用中綱）寇準爲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爲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涕泣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眞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媿歎以

[illegible]折衝宰相不具此大

爲不可及故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于家眞宗命至中書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爲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眞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用中綱）今上爲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邪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眞宗以問公公請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詔德明來取（兵革不用以此）

獸與土木偶何異

眞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眞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爲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眞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邪宦官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眞宗以語公曰承規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爲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内臣官不過留後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辯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辯者辯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己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眞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眞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常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幷臣付獄眞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眞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眞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眞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病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爲名臣公屢以疾請眞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臥不起以疾懇辭冊拜太尉玉清昭應宮使自公病使者存問日常三四眞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於家享年六十有一眞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於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皆被恩澤即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開封縣新里鄉大邊村公娶趙氏封榮國夫人後公五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沖次曰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諸孫十四人公事寡嫂謹與其弟旭友悌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爲驕侈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常以太盛爲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享眞宗廟庭臣修曰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公之所以相而先帝之所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俱享其榮殁而長配於廟

高古肅穆皆可繼替人

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褒昔者烝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考國史實錄至於搢紳故老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錄其可紀者槪爲銘詩以彰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流澤子孫與宋無極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相我眞宗眞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眞宗不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爲蓍龜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裹兵革問其卿士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賞罰功當罪明相有黜陟惟否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平孰不事君胡能必信孰不爲相其誰有終公薨於位太尉之崇天子孝思來薦淸廟侑我聖考惟時元老天子念公報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爲歌詩以諗廟工

大人物大文章整序相業綱提目應有通身之綱目有一肢一節之綱目相其布置何啻將百萬師

莊重以見公之應運而生此篇起段與王文正碑末段俱史家之椽筆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 首叙君恩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臨淄公以疾歸于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天子曰噫子舊學之臣也乃留侍講邇英閣詔五日一朝前殿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敕大醫朝夕往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卽馳奏曰臣疾少間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天子震悼亟臨其喪以不卽見公爲恨贈公司空兼侍中謚曰元獻有司請輟視朝一日詔特輟二日以其年三月癸酉葬公于許州陽翟縣麥秀鄉之北原旣葬賜其墓隧之碑首曰舊學之碑旣又敕史臣修考次公事具書于碑下臣修伏讀國史見眞宗皇帝時天下無事天子方推讓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以文頌聲而儒學文章儁賢偉異之人出公世家江西之臨川年始十四一日起田里進見天子時方親閱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夫宮臣術官擁列國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爲文辭立成以獻天子嘉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文章爲天下所宗逮陛下養德東宮先帝選用臣屬卽以公遺陛下由王官宮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道聖德憂勤國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旣薨而先帝之名

自南槩君子一第于朝甫當高槩往于以次去以一身進退係衆賢去留可謂休休有容一个臣矣

臣與陛下東宮之舊人皆無在者宜其褒寵優異比公甘盤臣修
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譔昧死上臨淄公事曰公諱殊字同叔姓
晏氏其世次廝顯徙遷不常自其高祖諱墉唐咸通中舉進士卒
官江西始著籍于高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延昌又徙其籍于
臨川祖諱郜追封英國公考諱固追封秦國公自曾祖已下皆用
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張氏陳
國太夫人祖妣傅氏許國太夫人妣吳氏唐國太夫人公生七歲
知學問爲文章鄉里號爲神童故丞相張文節公安撫江西得公（敍前）
以聞真宗召見既賜出身後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徐啟曰臣嘗

私習此賦不敢隱真宗益嗟異之因試以他題以爲秘書省正字
置之秘閣使得悉讀秘書命故僕射陳文僖公視其學明年獻其（真宗愛公人才若此）
所爲文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封祀太山推恩遷光祿寺丞
數月充集賢校理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
即其家起復命淮南發運使具舟送至京師從祀太清宮賜緋衣
銀魚同判太常禮院又丁母憂求去官服喪不許今天子始封昇
王公以選爲府記室參軍再遷左正言直史館今天子爲皇太子
以戶部員外郎充太子舍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賢院遷翰林學（此段）
士充景靈宮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常寺知禮儀院公既以道

（公事真宗以下皆公所以事今天子者）
德文章佐佑東宮真宗有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
參與機密有所對必以其藁進示不泄其後悉閱真宗閣中遺書
得公所進藁類爲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初真宗遺詔章
獻明肅太后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
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羣臣奏事太后者垂簾聽之皆毋得見
議遂定乾興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宮
副使判吏部流內銓以易侍講崇政殿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爲
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耆不可爲樞密使由是忤太后
旨坐以笏擊其僕誤折其齒罷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

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公始召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秘
書監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部貢舉明年爲
三司使復爲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事遷尚書左丞太后謁太
廟有請服袞冕者太后以問公公以周官后服對太后崩大臣執
政者皆罷以公爲禮部尚書知亳州徙知陳州遷刑部尚書復召
爲御史中丞又爲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加檢校太尉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曆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尚書居相位充集
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公復召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
弊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兼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爲攻

舉材聚而治天下之事方施行及皆去而事遂已然皆臨淄公之由不相爲之也臨淄一身重十九鼎

守及制財用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爲施行自宮禁先以率天下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昊使聽約束乃還其王號公爲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罇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已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及爲相益務進賢材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既厭西兵憫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羣材以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公既罷以工部尚書知頴州徙知陳州又徙許州三遷戶部尚書拜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充一路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勲上柱國爵臨淄公食邑萬二千戶實封三千七百戶公享年六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釋卷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嘗奉敕修上訓及真宗實錄又集類古今文章爲集選二百卷公爲政敏而務以簡便其民其於家歲子弟之見有時事寡姊孝謹未嘗爲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某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邪宰相以告公公曰爲表問起居而已故其薨也天子尤哀悼之賜予加等以其子承裕爲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者九人皆命以官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虛已之女次孟氏屯田員外郎虛舟之女封鉅鹿郡夫人次王氏太師尚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太理評事早卒次承裕尚書屯田員外郎宣禮贊善大夫崇讓著作佐郎明遠祗德皆大理評事幾道傳正皆太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使楊察其四尚幼孫十有三人公既樂善而稱爲知人士之顯于朝者多公所薦達至擇其女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可謂賢也已銘曰

有晏之裔齊爲晏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桓子嬰稱于丘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煒自公厥聲以振公之顯聲實相天子天子曰噫予考真宗唯多名臣以臻盛隆汝初事我王官東宮以暨相予始卒一躬輔我以德有勞于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天子曰噫汝予舊學凡今在庭莫如汝舊孰以畀予惟予聖考今既亡矣孰爲予老何以賻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予思何窮有篆其文在其碑首天子之褒史臣有詔銘以述之永昭厥後

慶曆之盛衆賢在朝臨淄公力也公固一代偉人而碑文亦刻畫端雅

南不奉詔具見大臣器識

碑銘 原第二十二卷

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恭王公神道碑銘

惟王氏之先爲常山眞定人後世葬河南密而密分入于管城遂爲鄭州管城人其封國仍世于魯惟魯武康公事太宗皇帝秉節治戎出征入衛乃受遺詔輔眞宗有勞有勤報郵追崇以有茲魯國是生魯武恭公公少以父任爲西頭供奉官至道二年遣五將討李繼遷公從武康公出鐵門爲先鋒殺獲甚衆軍至烏白池諸將失期不得進公告其父曰歸師過險爭必亂乃以兵前守隘號其軍曰亂行者斬由是士卒無敢先後雖武康公亦爲之按轡追

兵望其軍整不敢近武康公歎曰王氏有子矣後以御前忠佐爲軍頭巡檢邢洺男子張洪霸聚盜二州間歷年吏不能捕公以匿車載勇士爲婦人服盛飾誘之邯鄲道中賊黨爭前邀劫遂皆就擒由是知名公以將家子宿衛眞宗爲內殿直殿前左班都虞候捧日左廂都指揮使累遷英州團練使今天子卽位改博州團練使知廣信軍徙知冀州遷康州防禦使歷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侍衛親軍步軍馬軍殿前都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桂福二州觀察使是時章獻太后猶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補吏軍政也敢挾詔書以干吾軍政請罷之太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

至此不敢以將才目之矣

宋士大夫鑒柴氏覆轍凡武臣有威望者輒猜忌不已歐陽公及狄武襄亦此意

由是知名天子知公可任大事士大夫服公爲有量凡三層三截筆

乃止及太后上僊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爲故事無爲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天子知公可任大事明道二年拜檢校太保僉署樞密院事遂爲副使明年以奉國軍留後同知院事又明年領安德軍節度使又明年加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公爲將善撫士而識與不識皆喜爲之稱譽其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爲言乃罷公樞密拜武寧軍節度使言者不已卽以爲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士皆爲之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徙知曹州而孔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

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爲愧而士大夫服公爲有量慶曆二年起公爲保靜軍留後知青州未行而契丹聚兵幽涿遣使者有所求自河以北皆警乃拜公保靜軍節度使知澶州契丹使者過澶州見公喜曰聞公名久矣乃得見於此邪公爲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夫因指坐客歷陳其世家使者竦聽是歲徙眞定府定州等路諸部署改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行徙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公治其軍無撓其私亦不貸其過居項之士皆可用契丹使人覘其軍或勸公執而戮之公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吾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公

就一侍射爲公之可笑老子哀問笑時人窮史之言[illegible]之深乎[illegible]法而有將[illegible]一隅可以知其全也

執桴鼓誓師號令簡明進退坐作肅然無聲乃下令曰具糗糧聽鼓聲視吾旗所鄉契丹聞之震恐會復議和兵解徙知陳州道過京師天子遣中貴人問公欲見否公謝曰備邊無功幸得蒙恩徙內地不敢見明年徙河陽不行以宣徽使奉朝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明年徙鄭州封祁國公又明年乞骸骨不許以爲會靈觀使已而復判鄭州徙澶州除集慶軍節度使徙封冀國公皇祐三年遂以太子太師致仕大朝會許綴中書門下班居一歲天子思之起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六年以本官爲樞密使徙封魯國公旣而上以富公弼爲宰相是歲契丹使者來公與之射使者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得人矣語聞上喜賜公御弓一矢五十公善射至老不衰嘗侍上射辭曰幸得備位大臣舉止爲天下所視臣老矣恐不能勝弓矢上再三諭之乃手二矢再拜一發中之遂將釋復位上固勉之再發又中由是左右皆讙呼賜以襲衣金帶自寶元慶曆之間元昊叛河西兵出久無功士大夫爭進計策多所改作公笑曰奈何紛紛兵法不如是也使士知畏愛而怯者勇勇者不驕以吾可勝因敵而勝之爾豈多言哉其在樞密亦嘗自請臨邊不許凡大謀議必以咨之其在外則遣中貴人詔問其言多

定斷

見施用公自致仕復起掌樞密凡三歲以老求去位至六七上爲之不得已以爲景靈宮使徙忠武軍節度使又以爲同群牧制置使五日一朝給扶者以子若孫一人是歲公年七十有八矣明年二月辛未以疾薨于家詔輟視朝二日發哀于苑中贈太尉中書令其遺言曰臣有俸祿足以具死事不敢復累朝廷願無遣使者護喪無厚賻賵天子惻然哀其志以黃金百兩白金三千兩賜其家固辭不許以其年五月甲申葬于管城明年有詔史臣刻其墓碑臣愚以謂自國家西定河湟北通契丹罷兵不用幾四十年一日元昊叛幽燕亦犯約二邊騷動而老臣宿將無在者公於是時屹然爲中國鉅人名將雖未嘗躬矢石攻堅摧敵而恩信已足撫士卒名聲已足動四夷遂登朝廷典掌機密以老還仕復起于家保有富貴享終壽考雖古之將帥及于是者其幾何人至于出入勤勞之節與其進退綢繆君臣之恩意可以褒勸後世如古詩書所載皆應法可書謹按魯武恭公諱德用字元輔曾祖諱方追封蔣國公祖諱玄追封邢國公皆贈中書令父諱超建雄軍節度使贈尚書令追封魯國公謚曰武康公娶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渥之女初爲安定郡夫人追封榮國公夫人五男四女男曰咸熙東頭供奉官蚤卒次曰咸融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次曰咸庶

皆不書　點明

內殿崇班蚤卒次曰咸英供備庫副使次曰咸康內殿承制銘曰
爲始錫封以褒武康爰暨武恭乃克有邦桓桓武恭其容甚飭偉
其名聲以動夷狄公治軍旅不寬不煩恩均令齊千萬一人公在
朝廷出守入衛乃登大臣與國謀議公曰老矣乞臣之身帝曰休
哉汝予舊臣亟其强起秉我樞鈞禮右筋力老予敢侮公來在庭
拜伏蹈舞若子與孫助其與俯凡百有位誰其敢儔惟時黃耇天
子之優富貴之隆亦有能保孰享其終如公壽考公有世德載勳
旂常刻銘有詔俾嗣其芳

武恭公非有疆場戰闘而名重如山此碑詳其聲名之所由起
而歷序契丹之服其聲名而有光本朝凡大著作雖千端萬緒
只是一箇意思

贈刑部尚書余襄公神道碑銘

始興襄公既葬于曲江之明年其子仲荀走于亳以來告曰余氏
世爲閩人五代之際逃亂于韶自曾高以來晦迹嘉遁至于博士
府君始有祿仕而襄公繼之以大曲江僻在嶺表自始興張文獻
公有聲于唐爲賢相至公復出爲宋名臣蓋余氏徙韶歷四世始
有顯仕而曲江寂寥三百年然後再有聞人惟公位登天臺正秩
三品遂有爵土開國鄉州以繼美前哲而爲韶人榮至於褒䘏贈
謚始終之寵盛矣蓋褒有詔䘏有物贈有告而謚行考功有議有
狀合而誌之以閟諸幽有銘可謂備矣惟是螭首龜趺揭于墓隧
以表見于後世而昭示其子孫者宜有辭而闕焉敢以爲請謹按
余氏韶州曲江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太常博士累
贈太常少卿公諱靖字安道官至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集賢院
學士知廣州軍州事兼廣南東路兵馬鈐轄經略安撫使柱國始
興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治平元年自廣朝
京師六月癸亥以疾薨于金陵天子惻然輟視朝一日賻以粟帛
贈刑部尚書謚曰襄明年七月某甲子返葬于曲江之龍歸鄉成
山之原公爲人質重剛勁而言語恂恂不見喜怒自少博學强記
至於歷代史記雜家小說陰陽律曆外暨浮圖老子之書無所不

通天聖二年舉進士爲贛縣尉書判拔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再遷秘書丞判校三史充集賢校理天章閣待制范公仲淹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諫官御史不敢言公疏論之坐貶監筠州酒稅稍徙泰州已而天子感悟亟復用范公而因之以被斥者皆召還惟公以便親乞知英州遷太常博士丁母憂服除遂還爲集賢校理同判太常禮院景祐慶曆之間天下怠於久安吏習因循多失職及趙元昊以夏叛師出久無功縣官財屈而民重困天子赫然思振頹弊以修百度既已更用二三大臣又增置諫官四員使言天下事公其一人也即改右正言供職公感激奮厲遇事輒言無所

伏再貶衆然家調不入史漢

迴避姦諛權倖屏息畏之其補益多矣然亦不勝其怨嫉也慶曆四年元昊納誓請和將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境上遣使言爲中國討賊且告師期請止毋與和朝廷患之欲聽重絕夏人而兵不得息不聽生事北邊議未決公獨以謂中國厭兵久矣此契丹之所幸一日使吾息兵養勇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撓我爾是不可聽朝廷雖是公言猶留夏冊不遣而假公諫議大夫以報公從十餘騎馳出居庸關見虜於九十九泉從容坐帳中辯折往復數十卒屈其議取其要領而還朝廷遂發夏冊臣元昊西師既解嚴而北邊亦無事是歲以本官知制誥史館修撰而契丹卒自攻元昊明

壯哉

乃所謂急而求子

遺聲卒餘智

年使來告捷又以公往報坐習虜語出知吉州怨家因之中以事左遷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公怡然還鄉里闔門謝賓客絕人事凡六年天子每思之欲用者數矣大臣有不喜者第遷光祿少卿于家又以爲某衛將軍壽州兵馬鈐轄辭謝拜皇祐三年祀明堂覃恩遷衛尉卿明年知虔州丁父憂去官而蠻賊儂智高陷邕州連破嶺南州縣圍廣州乃即廬中起公爲秘書監知潭州即日疾馳在道改知桂州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公奏曰賊在東而徙臣西非臣志也天子嘉之即詔公經制廣東西賊盜乃趨廣州而智高復西走邕州自智高初起交趾請出兵助討賊詔不許公以謂智高交趾叛者宜聽出兵毋沮其善意累疏論之不報至是公曰邕

州與交趾接境今不納必忿而反助智高乃以便宜趣交趾會兵又募儂黃諸姓酋豪皆縻以職與之誓約使聽節制或疑其不可用公曰使不與智高合足矣及智高入邕州遂無外援既而宣撫使狄青會公兵敗賊於歸仁智高走入海邕州平公請復終喪不許諸將班師以智高尚在請留公廣西委以後事遷給事中諫官御史列疏言公功多而賞薄再遷尚書工部侍郎公留廣西逾年撫緝完復嶺海肅然又遣人入特磨襲取智高母及其弟一人俘于京師斬之拜集賢院學士久之徙知潭州又徙青州再遷吏部

不沒狄功

侍郎。嘉祐五年，交趾寇邕州，殺五巡檢。天子以謂恩信著於嶺外，而為交趾所畏者公也，驛召以為廣西體量安撫使，悉發荊湖兵以從。公至，則移檄交趾，召其臣費嘉祐詰責之。嘉祐皇恐對曰：種落犯邊，罪當死，願歸取首惡以獻。即械五人送欽州，斬于界上。公還邕，人遮道留之不得。明年，以尚書左丞知廣州。英宗即位，拜工部尚書，代還，道病卒，享年六十有五。公經制五管，前後十年，凡治六州，所至有惠愛。雖在兵間，手不釋卷。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五卷、三史刊誤四十卷。娶林氏，封魯郡夫人。子男三人：伯莊，殿中丞，早卒；仲荀，今為屯田員外郎；叔英，太常寺太祝。女六人，皆適士族。孫男四人，孫女五人。銘曰：

余遷曲江，仍世不顯，肇自襄公，有聲甚遠。始與開國，襲美于前，兩賢相望，三百年間。偉歟襄公，惟邦之直，始登于朝，官有言責。左右獻納，姦諛屏息，慶曆之治，實多補益。逢時有事，奔走南北，功書史官，名在夷狄。出入艱勤，險夷一德，小人之讒，公廢于里。二方有警，公起于家，威行信結，嶺海幽遐。公之在焉，帝不南顧，胡召其還，殞于中路。返柩來歸，韶人負土，伐石刻辭，立于墓門，以貽來世，匪止韶人。

襄公大節在救范文正，而功勞可書在平儂智高及交趾

奇邁數句此已描出一活曼卿矣

世亦有壓世肆志粗豪而無用者故東忘急轉一筆

墓表 原第二十四卷

石曼卿墓表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為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于酒，然好劇飲大醉，頹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游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祕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第，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為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為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晏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

就籍兵一節補曼卿才氣

又作三折收

旲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捍賊者笑曰此得吾纍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爲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悖於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懽及閒而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爲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

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修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汚迹卒困于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于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歐陽公文說着曼卿便勃勃有奇氣讀墓表眞昂昂若千里之駒

尚書屯田員外郎李君墓表

漢水東至乾德匯而南民居其衝水悍暴而岸善崩然其民尤富完其下南山之材治室屋聚居蓋數千家皆安然易漢而自若者以有石隄爲可恃也景祐五年余始爲其縣令旣行漢上臨石隄問其長老皆曰吾李君之作也於是喟然而歎求李君者得其孫厚厚舉進士好學能自言其世云李氏貝州清河人君舉進士中淳化三年乙科鎮州眞定主簿齊化基爲吏以強察自喜惡君廉直不爲屈多求事可醲爲罪者責君理之君辨愈明不可汙卒服其能反薦之遷威虜軍判官河北轉運使又薦爲冀州軍事判官

李君非特能吏也其循古之遺愛與

何不以仲芳代守一破格

吏部籍凡四較考以外皆召還公考當召是時契丹侵邊冀州獨乞留君督軍餉課爲最多遷大理寺丞乘傳治壁州疑獄旣還轉運使又請通判冀州督旁七縣軍餉課尤多而民不勞遭歲饑悉出庾粟以貸民且曰凶豐甚必復使豐而歸諸庾是化吾朽積而爲新乃兩利也轉運使以爲然因請君益貸貝魏滄冀諸州後歲果豐饑民德君粟歸諸庾無後者蓋賴而活者數十萬家居三年轉運使上冀人言乞留許留一歲就拜殿中丞歲滿將去冀民夜私入其府塹其居若不可出君諭之乃得去通判河南未行契丹兵指邢洺天子擇吏之能者改君通判邢州其守趙守一嘗守邢

轉運亦賢

用人雖明主猶難之

以扞寇辭不任邢事天子曰李某佐汝可無患守一至邢悉以州事任君御史中丞王嗣宗辟推直官遂薦爲御史以疾不拜求知光化軍作所謂石隄者孫何薦其材拜三司戸部判官改知建州皆以疾辭又求知漢陽軍居三歲而漢陽之獄空者二歲卒以疾辭退居于漢旁大中祥符六年五月某日卒於家遂葬縣東遵教鄉之友于村子孫因留家焉君諱仲芳字秀之享年五十有三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君爲人敦敏而材以疾中止余聞古之有德於民者歿則鄉人祭於其社今民既不能祠君於漢之旁而其墓幸在其縣余令也又不表以示民嗚呼其何以章乃德俾其孫刻石于隧以永君之揚

材字斷

因石堤而表章作堤之人是公之厚而李君亦髣彿有古循吏風

連處士墓表

連處士應山人也以一布衣終于家而應山之人至今思之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謹禮讓而溫仁必以處士爲法曰爲人如連公足矣其矜寡孤獨凶荒饑饉之人皆曰自連公亡使吾無所告依而生以爲恨嗚呼處士居應山非有政令恩威以親其人而能使人如此其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歟處士諱舜賓字輔之其先閩人自其祖光裕嘗爲應山令後爲磁郢二州推官卒而反葬應山遂家焉處士少舉毛詩一不中而其父正以疾廢于家處士供養左右十餘年因不復仕進（寔其孝）父卒家故多貲悉散以賙鄉里而教其二子以學曰此吾貲也歲饑出穀萬斛以糶而市穀之價卒不能增（寔其惻）及旁近縣之民皆賴之盜有竊其牛者官爲捕之甚急盜窮以牛自歸處士爲之媿謝曰煩爾送牛厚遺以遣之（寔其仁讓）嘗以事之信陽遇盜於西關左右告以處士盜曰此長者不可犯也捨之而去處士有弟居雲夢往省之得疾而卒以其柩歸應山應山之人去縣數十里迎哭爭負其柩以還過縣市市人皆哭爲之罷市三日曰當爲連公行喪（善寫）處士生四子曰庶庠庸膺其二子教以學者後皆舉進士及第今庶爲壽春令庠爲宜城令處士以天聖八年十二月某日卒慶曆二年某月日葬于安陸蔽山之陽自卒至今二十年應山之長老識處士者與其縣人嘗賴以爲生者往往尚皆在其子弟後生聞處士之風者尚未遠使更三四世至于孫曾其所傳聞有時而失則懼應山之人不復能知處士之詳也乃表其墓以告于後人八年閏正月一日廬陵歐陽脩述

文情婉旨應也至人忠之一步更進

此所謂富而好行其德者聊富人有是可傳可傳

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

君諱谷字應之世爲開封尉氏人曾祖節祖遇皆不仕父炳爲鄭州原武縣主簿因家焉今爲原武人也君舉進士及第爲河陽河南主簿蘇州觀察推官開封府士曹參軍遷著作佐郎知陽武縣通判相州累遷屯田員外郎復知陽武縣以疾致仕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九君爲人剛介好學問事父母孝與朋友信其爲吏潔廉所至有能稱其在河南時予爲西京留守推官與謝希深尹師魯同在一府其所與游雖他掾屬賓客多材賢少壯馳騁於一時而君居其間年尚少獨苦羸病肺唾血者已十餘年幸其疾少間輒亦從諸君飲酒諸君愛而止之君曰我豈久生者耶雖他人視君亦若不能勝朝夕者其後同府之人皆解去而希深師魯與當時少壯馳騁者喪其十八九而君癯然唾血如故後二十年始以疾卒君雖病羸而力自爲善居官爲吏未嘗廢學問多爲賢士大夫所知乃知夫康强者不可恃以久而羸弱者未必不能生雖其遲速長短相去幾何而强者不自勉或死而泯滅於無聞弱者能自力則必有稱于後世若其是已君嘗謂予曰吾日暮人耳無所取于世也尚何區區於仕哉然吾常哀祿之及於親者薄若幸得不死而官登于朝冀稱國家襃贈之寵以榮其親然後歸病于原武之廬足矣乃益買田治室於原武以待君自河南蘇州累爲名公卿所薦乃遷著作爲郎官贈其父太子中允母宋氏京兆縣太君於是遂致仕歸于原武營其德政鄉之張固村原將葬其親卜以皇祐五年十一月某日用事前四日君亦卒遂以某日從葬于原上予與君遊久記其昔所謂予者且哀君之賢而不幸又嘉君之志信而有成於其葬也不及銘乃表於其墓君娶阮氏封華陽縣君有子曰損試將作監主簿至和二年三月七日歐陽修撰

是交游故舊之文○表張君而觸及希深師魯諸人别有感慨

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君諱慶字貽孫姓歐氏其上世爲韶州曲江人後徙均州之鄖鄉又徙襄州之穀城乾德二年分穀城之陰城鎮爲乾德縣建光化軍歐氏遂爲乾德人修嘗爲其縣令問其故老鄉閭之賢者皆曰有三人焉其一人曰太傅贈太師中書令鄧文懿公其一人曰尚書屯田郎中戴國忠其一人曰歐君也三人者學問出處未嘗一日不同其忠信篤於朋友孝悌稱於宗族禮義達于鄉閭乾德之人初未識學者見此三人皆尊禮而愛親之既而皆以進士舉於鄉而君獨黜於有司後二十年始以同三禮出身爲潭州湘潭主

簿陳州司法參軍監考城酒稅遷彭州軍事推官知泉州永春縣事而鄧公已貴顯于朝君尚爲州縣吏所至上官多鄧公故舊君絕口不復道前事至終其去不知君爲鄧公友也君爲吏廉貧宗族之孤幼者皆養于家居鄉里有訟者多就君決曲直得一言遂不復爭人至于今傳之嗟夫三人之爲道無所不同至其窮達何其異也而三人者未嘗有動於其心也乾德之人稱三人者亦不以貴賤爲異則其幸不幸豈足爲三人者道哉然而達者昭顯于一時而窮者泯沒於無迹則爲善者何以勸而後世之來者何以考德於其先故表其墓以示其子孫君有子世英爲鄧城縣令世勣舉進士君以天聖七年卒享年六十有四葬乾德之西北廣節山之原

窮達相形而懼窮者之無迹此等文字足以發潛德之幽光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于官享年三十有七卒之七日葬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師魯誌其墓而廬陵歐陽修爲之銘以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甎命太原王顧以丹爲隸書納于壙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改葬君于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君之始葬北邙也吉甫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余及送者相與臨穴視窆且封哭而去今年春余主試天下貢士而山甫以進士試禮部乃來告以將改葬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余蓋君

之卒距今二十有五年矣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時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爲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善待士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山水竹林茂樹奇花怪石其平臺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間余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爲樂而君爲人靜默修潔常坐府治事省文書尤盡心於獄訟初以辟爲其府推官旣罷又辟司錄河南人多賴之而守尹屢薦其材君亦工書喜爲詩間則從余遊其語言僩而有意飲酒終日不亂雖醉未嘗頹墮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故師魯誌之曰傚身

從寫公先夫子野衣總領說韓子與少監一篇悅若然抑鬱有如此感慨中宜嗚咽欷歔使人愴然而消魂

臨事余嘗愧堯夫堯夫不余愧也始君之葬皆以其地不善又葬速其禮不備君夫人崔氏有賢行能敎其子而二子孝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君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貶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今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者死亦六七年矣其送君而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遊者十蓋八九死矣其幸而在者不老則病且衰如予是也嗚呼盛衰生死之際未始不如是是豈足道哉惟爲善者能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故於其改葬也書以遺其子俾碣於墓且以寫余之思焉吉甫今爲大理寺丞知緱氏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身云

此改葬表也前歷敘往昔後一波直敘目前景而感慨無窮

剏見湖學太學兩附墓碣

墓表 原第二十五卷

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陵州人後爲泰州如皋人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厲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

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爲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爲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祕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爲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爲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內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爲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爲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迺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于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誌于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于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

廬陵歐陽修述

尊其爲人師也而曰先生胡先生之爲人師以法勝至使朝廷取爲太學法此古今所僅見者予獨疑公于胡之法何不撰次一二而第用轉相傳授一語了之豈此外瑣瑣無足錄耶然則後之聚徒講學者可知已

起法　叙法　警句

前前所稱爲孝子由後所稱爲仁人約衆一篇而至公之稱孝子仁人者崇公必有後是章先德旨在多乎

瀧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
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
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
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
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
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
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
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

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
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
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
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
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
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
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
立于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
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

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
爲如此是眞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
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
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
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
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
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
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
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

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
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
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
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
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
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
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
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
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

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顯字法）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千百年墓表中有數文章豈惟居士集之冠予師觀我先生令永豐瀧岡阡表石刻本旁有龍爪迹二焉指數歷然土人云公始磨刻此碑丁家舟載以行無何大風雨舟覆稍定使人汨水求碑不可得越一日碑已在瀧岡阡矣完善無毫髮損增二爪迹而已父老相傳龍王欲讀公文遣其屬攫致之其說頗誕然文章能事至于如此于以動明神而感怪物亦理之或然者歟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君諱寶臣字元珍姓丁氏常州晉陵人也景祐元年舉進士及第爲峽州軍事判官淮南節度掌書記杭州觀察判官改太子中允知剡縣徙知端州遷太常丞博士坐海賊儂智高陷城失守奪一官徙置黃州久之復得太常丞監湖州酒稅又復博士知諸暨縣編校祕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爲人外和怡而內謹立望其容貌進趨知其君子人也居鄉里以文行稱少孤與其兄篤於友悌（賢者之過觀其過可知賢矣）兄亡服喪三年曰吾不幸幼失其親兄吾父也慶曆中詔天下大興學校東南多學者而湖杭尤盛君居杭學爲教授以其素所學問而自修於鄉里者教其徒久而學者多所成就其後天子患館閣職廢特置編校八員其選甚精乃自諸暨召居祕閣（例敘）君治州縣聽決精明賦役有法民畏信而便安之其始治剡也如此後治諸暨剡鄰邑也其民聞其來讙曰此剡人愛而思之謂不可復得者也今吾民乃幸而得之而君亦以治剡者治之由是所至有聲及居閣下淡然不以勢利動其心未嘗走謁公卿與諸學士羣居恂恂人皆愛親之蓋其召自諸暨也以才行選及在館閣久而朝廷益知其賢英宗每論人物屢稱之國家自削除僭僞東南遂無事偃兵弛備者六十餘年矣而嶺外尤甚其山海荒濶列

郡數十皆為下州朝廷命吏常以一縣視之故其守無城其戍無
兵一日智高乘不備陷邕州殺將吏有衆萬餘人順流而下潯梧
封康諸小州所過如破竹吏民皆望而散走獨君猶率羸卒百餘
拒戰殺六七人既敗亦走初賊未至君語其下曰幸得兵數千人
伏小湘峽扼至險以擊驕兵可必勝也乃請兵於廣州凡九請不
報又嘗得賊覘者一人斬之賊既平議者謂君文學宜居臺閣備
侍從以承顧問而恥然以一儒者守空城提百十饑羸之卒當萬
人卒至之賊可謂不幸而天子亦以謂縣官不素設備而責守吏
不以空手捍賊宜原其情故一切輕其法而君以嘗請兵不得又
能拒戰殺賊則又輕之故他失守者皆奪兩官而君奪一官已而
知其賢復召用後十餘年御史知雜蘇寀受命之明日建言請復
治君前事奪其職而黜之天子知君賢不可以一眚廢而先帝已
察其罪而輕之矣又數更大赦且罪無再坐然猶以御史新用故
屈君使少避而不傷之也乃用其校理歲滿所當得者卽以君通
判永州方待闕於晉陵以治平四年四月某甲子暴中風眩一夕
卒享年五十有八累官至尚書司封員外郎階朝奉郎勳上輕車
都尉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贈尚書工部侍郎母張氏
仙游縣太君君娶饒氏封晉陵縣君先卒子男四人曰隅曰除曰

隮皆舉進士曰恩兒纔一歲女一人適著作佐郎集賢校理胡宗
愈君既卒天子憫然推恩錄其子隅為太廟齋郎君之平生屢憂
患而遭困阨處之安焉未嘗見戚戚之色其於窮達壽夭知有命
固無憾於其心然知君之賢哀其志而惜其命止於斯者不能無
恨也於是相與論著君之大節伐石紀辭以表見於後世庶幾以
慰其思焉

洗雪最愜

六一居士全集錄卷二終

宋歐陽六一居士全集錄目

墓誌 原第二十六卷

尚書虞部員外郎尹公墓誌銘

公諱仲宜姓尹氏尹氏世居太原無顯者由公之父贈刑部侍郎諱文化始舉毛詩登某科以材敏稱於當時仕至尚書都官郎中於今人士語尹氏者往往能稱其名字由是始有聞人刑部葬其父河南今爲河南人公舉周易咸平三年中第歷梓州銅山鳳翔麟游二主簿京兆府司理叅軍汝州襄城主簿遷汝州梁懷州武陟二令又遷蜀州軍事判官薦其能者數十人拜大理寺丞太子

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員外郎歷知汝州之葉鄭州之滎陽又知大寧監通判華州又知資州皆有政績最後知郢州至州之三日晨起衣冠得疾卒實景祐四年三月七日也年七十一以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葬壽安母鄭氏德興縣太君妻張氏壽安縣君子七人源洙湘沖淑沂泳諸孫十餘人公既卒許州進士朱生游資州資人家家能道公之遺事及聞公喪皆巷哭其吏與民各以其類之浮屠發哀受弔朱生既得公善十餘事爲作遺愛錄以遺資人朱生未嘗識公者而言若玆信矣嗚呼善人之爲善也生不赫赫於當時則其遺風餘思在乎人者必有時而著公生而爲善沒也見思銘者所以銘其善功以昭後世也銘曰

物塞而通必艱其初至於大亨乃煒而敷尹氏之先久窒不耀自公再世始發其奥公不墜德有善在人孰當其興在子與孫

政績不一塡實只據朱生所聞所作以見資州之政遺愛在人亦如史記載子產卒一段讀之每欲廢書而嘆師曾爲文簡奥得此誌定相視莫逆矣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墓誌銘

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上輕車都尉陽夏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謝公諱絳字希深其先出於黃帝之後任姓之別爲十族謝其一也其國在南陽宛三代之際以微不見至詩嵩高始言周宣王使召公營謝邑以賜申伯蓋謝先以失國其子孫散亡以國爲姓歷秦漢魏益不顯至晉宋間謝氏出陳郡者始爲盛族公之皇考曰太子賓客諱濤其爵陳留伯至公開國又爲陽夏男皆在陳郡故用其封復因爲陳郡人然其官邑卒葬隨世而遷其譜自八世而下可見曰八代祖汾爲河南緱氏人至五代祖希圖始遷而南或葬嘉興或葬麗水自皇考已上三代皆葬杭州之富陽公以寶元二年四月丁卯來治鄧其年十一月己酉以疾卒於官以遠不克歸於南即以明年八月得州之西南某山之陽遂以葬公享年四十有五初娶夏侯氏先卒今舉以祔後娶高氏文安縣君三男六女男某皆將作監主簿女一早亡五尚幼公之卒其客歐陽脩弔而哭於位退則歎曰初賓客之薨脩獲銘其德納諸富陽之原今又哭公之喪哭者在位莫如修舊蓋嘗銘其世矣乃論次其終始曰公年十五起家試祕書省校書郎復舉進士中甲科以奉禮郎知潁

州汝陰縣遷光祿寺丞上書論四民失業楊文公薦其才召試充祕閣校理再遷太常丞通判常州丁母晉陵郡君許氏憂服除遷太常博士用鄭氏經唐故事議昭武皇帝非受命祖不宜配享上帝天聖中天下水旱而蝗河決壞滑州又上書用洪範五行京房傳推災異所以爲天譴告之意極陳時所闕失無所諱與修真宗國史遷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通判河南府移書丞相言歲凶嵩山宮宜罷勿治又上書論妖人方術士不宜出入禁中請追所賜先生處士號歲滿權開封府判官再遷兵部員外郎爲三司度支判官上書論法禁密花透背詔書云自內始今內人賜衣復下有司取之是爲法而自戾無以信天下又言後苑作官市龜筒亦禁物民間非所有有之爲犯法因請罷內作諸器皆以其職言又言有司多求上旨從中出而數更且謂號令數變則虧國體利害偏聽則惑聰明請者務欲各行而守者患於不一請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然後行郭皇后廢上書用詩白華引申后褒姒以爲戒景祐元年丁父憂服除召試知制誥判流內銓諫者言李照新定樂不可用下其議議者久不決公爲兩議曰宋樂用三世矣照之法不合古吾從舊乃署其一議曰從新樂者異署議者皆從公署公爲人肅然自修平居溫溫不妄喜怒及其臨事敢言何其壯也雖

文章備稱制誥是不終許可處

或聽或否或論高而不能行或後果如其言皆傳經據古切中時病三代已來文章盛者稱西漢公于制誥尤得其體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公既以文知名至於爲政無所不達自汝陰已有能名佐常州至今常人思之錢思公守河南悉以事屬之是時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起二陵於永安至於鐵石畚鍤不取一物於民而足條國子學教諸生自遠所至者百餘人舉而中第者十八九河南人聞公喪皆出涕諸生畫像於學而祀之初吏部擬官以圭田有無爲均公取州縣田覆其實者準其方之物價差爲多少揭之省中他有名而無實者皆不用人以爲便天下之吏有定

久積緣通假宜明著所以

職而無定員故選者常患其多而久積吏緣以姦至公爲之選而集者有不逾旬而去天下皆稱其平其遇事尤劇尤若簡而有餘及求知鄧州其治益以寬靜爲本州遂無事先是有妖僧者以僞言誘民男女數百人往往晝夜爲會凡六七年不廢公則取其首惡二人置之法餘一不問民始知公法可畏而安於不苛南陽堰引湍水溉公田水之來遠而少能及民而堰撤敗破公議復召信臣故渠以罷鄧人歲役而以水與民大興學舍皆未就而卒始公來鄧食其廩者四十餘人或疑其多及其喪爲之制服其治衣櫛纔二婢至三從孤弟妹皆聚而食之卒之日廩無餘粟家無餘貲入哭其堂櫬無新衣然平生喜賓客談宴怡怡如也自少而仕凡三十年間自守不回而外亦不爲甚異此其終始大節也銘曰

壽吾不知命繫其偶不俾其隆安歸其咎惟德之明惟仁之茂惟力之爲而公之有

前後以昌言善政美陽夏中揷制誥文章作前後過脉法度井然結尾高節至行倍爲陽夏生色

又一起法

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銘

明道二年尚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河東公以疾告歸其政天子曰吾不可以數煩公乃詔優公不朝而使視事如故居歲中數以告乃得還第又數以告然後拜公爲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判尚書都省罷其政事景祐元年八月庚申公薨於家年六十有八贈兵部尚書公諱奎字宿藝姓薛氏薛氏之先出於黃帝之後任姓任姓之別爲十族薛者奚仲之始封也其後奚仲夬遷邳而仲虺留居薛春秋之際以國見經而其子孫後以爲氏此其譜也隋唐之間薛姓居河東者爲最盛公絳州正平人也曾王父贈太保諱

某大王父贈太傅諱某王父殿中丞贈太師諱某三世皆不顯而以公貴初太宗皇帝伐幷州太師以策干行在不見用罷公生十餘歲已能爲文辭太師顧曰是必大吾門吾復何爲乃不復事生業務施貸以賙鄉閭曰吾有子矣後何患後五十年公始佐今天子參政事爲世名臣如其言公爲人敦篤忠烈果敢明達（提綱）初舉進士爲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巖而居其次（宋制）於是鄉里皆稱之淳化三年再舉乃中授秘書省校書郎隰州軍事推官始至取州獄已成書活冤者四人徙儀州推官士爭薦其能丁太夫人憂服除用薦者拜大理寺丞知興化軍莆田縣悉除故時王氏無名租莆田人

此法可省採鐵鑄錢之勞蓋使民自鑄而第收其鐵租是有私鑄無官鑄矣施之興州則可不識可移之他州及治銅否

至今以爲德遷殿中丞知河南長水縣徙知興州州舊鑄鐵錢用功多人以爲苦公乃募民有力者弛其山使自爲利而收其鐵租以鑄悉罷役者人用不勞遷太常博士（明達）御史中丞向敏中薦公材中御史就拜監察御史召爲殿中侍御史判三司都磨勘司賜緋衣銀魚出爲陝西轉運副使坐舉人免官居數月通判陝府歲餘召還臺安撫河北稱旨改尚書戶部員外郎淮南轉運使江淮制置發運使開揚州河廢其三堰以使漕船歲以八百萬石食京師（明達）其後罕及其多轉吏部員外郎丁太師憂去職不許居一歲入爲三司戶部副使與三司使李士衡爭事省中士衡挾時權貴人爲

倒序開封之治與益州相

助公拜戶部郎中直昭文館出知延州遷吏部郎中入爲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遷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契丹使蕭從順來朝是時莊獻明肅太后垂簾聽政從順舉止多不遜以詞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遂請見之朝議患之未有以決公獨以理折之從順乃止而嫉公者譏其漏禁中語由是拜集賢院學士出知幷州改知秦州秦州宿重兵兵嘗慊食公爲勤儉積蓄教民水種歲中遷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而秦之餘粟積者三百萬石筭之衍者三十萬畝民舊隱田數百項所得芻粟又十餘萬秦州之民與其蕃落數千人詣轉運使請留不果公在開封以嚴爲治府淸京師京師

形

總結

之民至私以俚語曰公且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因圖爲之數空而至今之人猶或曰之及居蜀尤有善政民有得僞蜀時中書印者夜以錦囊掛之西門關者以白蜀人隨之者萬計皆恂恂出異語且觀公所爲公顧主吏藏之署不取視民乃止老媪告其子不孝者子訴貧不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爲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里富人三女皆孤民或妄爭其產公析其貲爲三爲嫁其女於照以破爲治是人皆以公爲仁恩蜀人喜亂而易搖公既鎭以無事又能順其風俗從容宴樂及其臨事破奸發伏逆見隨決如逢蒙之射而方朔之占無一不中蜀人愛且畏之以比張尚書詠而不苛開封天

子之畿益州蜀一都會皆世號尤難理者而公尤有名其猛寬之政前後異施可謂知其方矣此志出入字最下得分明入拜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遂拜參知政事公入謝上曰先帝嘗言卿可用吾今用卿矣公益感激自勵而素剛毅守節不苟合既與政尤挺立無所牽隨然遂欲繩天下無小大一入於規矩往往不可其意則歸臥於家歎息憂愧輒不食家人笑其何必若此公曰吾慙不及古人而懼後世譏我也公嘗使契丹與其君臣語而以論議服其坐中其後契丹使來必問公所在及聞已用乃皆喜曰是得人矣邊吏得諜者言契丹欲棄約舉兵上亟召大臣議或欲選將增兵公曰契丹畏誓而貪

所以速重而載也　與藏蜀中書印同一鎭　大惟一靜可以鎭百蠻　片言決大議

節節鎖是史記法

利且無隙以開其端其必不動不宜失持重之勢而使其可窺已而卒無事他日上顧公曰果如公言於是益重之明道二年莊獻明肅太后欲以天子袞冕見太廟臣下依違不決公獨爭之曰太后必若王服見祖宗若何而拜乎太后不能奪爲改他服太后崩上見羣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公遽曰其在袞冕也然服之豈可見先帝乎上大悟卒以后服葬於是益以公爲果可用也公先娶潘氏早卒後娶趙氏今封金城郡夫人子男一人直孺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故職方員外郎張奇其次適故開封府士曹參軍喬易從早亡次適太原王拱辰早亡

謚結又一法

次適廬陵歐陽修次又適王氏公既貴贈其曾祖而下三室曰太保太傅太師追封曾祖妣某氏某夫人祖妣某氏某夫人妣某氏某夫人公性孝慈雖在大位家人勤儉不知爲驕奢諸子幼孤撫養不異乎生所爲文章四十卷直而有氣如其爲人五年某月某甲子其孤直孺奉其柩自京師葬於絳州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即事先期狀公之功行上之太常太常議曰謚法一德不懈曰簡執心決斷曰肅今其狀應法乃謚曰簡肅銘曰

薛夏之封以國爲姓其後河東隋唐最盛公世載德實河東人必大其門太師之云公之從事以難爲易參於大政不撓不牽屢決

六議有言炳然公不爲相告病還家賵賻之榮尚書是加公有敘
德焯其行事公有令名有司之諡事告之史諡傳子孫又刻銘章
納於墓門

紀律森嚴

發括一篇

其客如聞其聲如見其慨歎息乎以結主上之知非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既卒之明年其孤及其兄之子堯臣來請銘以葬曰吾叔父病且亟矣猶臥而使我誦子之文今其葬宜得子銘以藏公之名在人耳目五十餘年前卒一歲予始拜公於許公雖衰且病其言談詞氣尚足動人嗟予不及見其壯也然嘗聞長老道公咸平景德之初一遇眞宗言天下事合意遂以人主爲知已當時搢紳之士望之若不可及已而擯斥流離四十年間白首翰林卒老一州嗟夫士果能自爲材邪惟世用不用爾故

予記公終始至於咸平景德之際尤爲詳焉良以悲其志也公諱詢字昌言世家宣城年二十六進士及第試校書郞利豐監判官遷將作監丞知杭州仁和縣又遷著作佐郎舉御史臺推劾官轉亦未之奇也咸平三年與考進士於崇政殿眞宗過殿廬中一見以爲奇材召試中書直集賢院賜緋衣銀魚是時契丹數寇河北李繼遷急攻靈州天子新即位銳於爲治公乃上書請以朔方授潘羅支使自攻取是謂以蠻夷攻蠻夷眞宗然其言問誰可使羅支者公自請行天子惜之不欲使蹈兵間公曰苟活靈州而罷西兵何惜一梅詢天子壯其言因遣使羅支未至而靈州没於賊召

遷遷太常丞三司戶部判官數訪時事於是屢言西北事時邊將皆守境不能出師公請大臣臨邊督戰募遊兵擊賊論曹瑋馬知節才可用又論傅潛楊瓊敗績當誅而田紹斌王榮等可責其効以贖過凡數十事其言甚壯天子益器其材數欲以知制誥宰相有言不可者乃已其後繼遷卒爲潘羅支所困而朝廷以兩鎮授德明德明頓首謝罪河西平天子亦再幸澶淵盟契丹而河北之兵解天下無事矣公既見疎不用初坐斷田訟失實通判杭州徙知蘇州又徙兩浙轉運使還判三司開拆司遷太常博士用封禪恩遷祠部員外郎又坐事出知濠州以刑部員外郎爲荊湖北路

轉運使坐擅給驛馬與人奔喪而馬死奪一官通判襄州徙知鄂州又徙蘇州天禧元年復爲刑部員外郎陝西轉運使靈州弃已久公與秦州曹瑋得胡蘆河路可出兵無沙行之阻而能徑趨靈州遂請瑋居環慶以圖出師會瑋入爲宣徽使不克而止遷工部郎中坐朱能反貶懷州團練副使再貶池州天聖元年拜度支員外郎知廣德軍徙知楚州遷兵部員外郎知壽州又知陝府六年復直集賢院又遷工部郎中改直昭文館知荊南府召爲龍圖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判流內銓改龍圖閣直學士知幷州未行遷兵部郎中樞密直學士以往就遷右諫議大夫又知通進銀臺司

文綴靈州

自作斷

轉運經遷與前相應明公未嘗須臾忘敵也此其慷慨見奇之大者滑吏外任當無一二可紀俱不列最有法

復判流內銓改翰林侍讀學士羣牧使遷給事中知審官院以疾出知許州康定二年六月某日卒於官公好學有文尤喜爲詩爲人嚴毅修潔而材辯明敏少能慷慨見奇真宗自初召試感激言事自以謂君臣之遇已而失職逾二十年始復直於集賢北登侍從而門生故吏曩時所考進士或至宰相居大官故其親將人常以先生長者自處論事尤多發憤其在許昌繼遷之孫復以河西叛朝廷出師西方而公已老不復言兵矣享年七十有八以終梅氏遠出梅伯世久而譜不明公之皇曾祖諱超皇祖諱遠皆不仕父諱邈贈刑部侍郎夫人劉氏彭城縣君子五人長曰鼎臣官至

又一反照唏噓嗚咽

殿中丞次曰寶臣皆先公卒次曰得臣太子中舍次曰輔臣前將作監丞次曰清臣大理評事公之卒天子賻賵優恤加得臣殿中丞清臣衛尉寺丞明年八月某日葬公宣州之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士之所難有蘊無時偉歟梅公人主之知勇無不敢惟義之爲困於翼飛中垂以斂一失其塗進退而坎理不終窮既晚而通惟其壽考福祿之隆

天子銳於爲治而梅公見器及天下無事而見疎非公之才變於其初而所遭之時異也讀此未嘗不三歎

取昌黎所云而反之同一波絕

前總序京朝官此總序京朝官所歷之官又以皆有能政一句總爲後一一次

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

公諱曄，字日華，於檢校工部尚書諱託、彭城縣君劉氏之室爲曾孫，武昌縣令諱郴、蘭陵夫人蕭氏之室爲孫，贈太僕少卿諱偃、追封潘原縣太君李氏之室爲第三子，於修爲叔父。修不幸幼孤，依于叔父而長焉。嘗奉太夫人之教曰：爾欲識爾父乎？視爾叔父，其狀貌起居言笑皆爾父也。修雖幼，已能知太夫人言爲悲，而叔父之爲親也。歐陽氏世居江南，僞唐李氏時爲廬陵大族。李氏亡，先君昆弟同時而仕者四人，獨先君早世，其後三人皆登於朝以歿。公咸平三年舉進士甲科，歷南雄州判官，隨、閬二州推官，江陵府掌書記，拜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尚書屯田、都官二員外郎。享年七十有九，最後終於家，以慶曆四年三月十日葬於安州應城縣高風鄉彭樂村。於其葬也，其素所養兄之子修泣而書曰：嗚呼！叔父之亡，吾先君之昆弟無復在者矣。其長養教育之恩既不可報，而至於狀貌起居言笑之可思慕者，皆不得而見焉矣。惟勉而紀吾叔父之可傳於世者，庶以盡修之志焉。公以太子中允監興國軍鹽酒稅，太常丞知漢州雒縣，博士知端州桂陽監，屯田員外郎知黃州，遷都官知永州，皆有能政。坐舉人奪官，復以屯田通判歙州，以本官分司西京，託家于隨。復遷都官，於家遂致仕。景祐四年

登朝

第詳之

書記抗府主大難抗豪貴

自驕之府主尤難乎其爲方嚴人也

四月九日卒。公爲人嚴明方質，尤以潔廉自持，自爲布衣，非其義，不輒受人之遺。少而所與親舊，後或甚貴，終身不造其門。其在官臨事，長於決斷。初爲隨州推官，治獄之難決者三十六。大洪山奇峰寺聚僧數百人，轉運使疑其積物多而僧爲姦利，命公往籍之。僧以白金千兩餽公，公笑曰：吾安用此！然汝能聽我言乎？今歲大凶，汝有積穀六七萬石，能盡以輸官而賑民，則吾不籍汝。僧喜曰：諾。饑民賴以全活。陳堯咨以豪貴自驕，官屬莫敢仰視。在江陵，用私錢詐爲官市黃金，府吏持帖強僚佐署，公呵吏曰：官市金當有文符，獨不可署。堯咨雖憚而止，然諷轉運使出公，不使居府中。鄂州崇陽素號難治，乃徙公治之。至則決滯獄百餘事。縣民王明與其同母兄李通爭產，累歲，明不能自理，至貧爲人賃舂。公折之，一言通則具伏，盡取其產鉅萬歸於明，通退而無怨言。桂陽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公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於獄，獨留一人於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即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公之臨事明辯，有古良吏決獄之術多如此。所居人皆愛思之。公娶范氏，封福昌縣君。子男四人，長曰宗顏，次曰宗

廉潔

書記時事

閔其二早亡女一人適張氏亦早亡銘曰
公之明足以決於事愛足以思於人仁足以施其族清足以潔其身而銘之以此足以遺其子孫

孤子志所依之穴父情文之哀讀之欲泣及覽所次獄事明決如神讀之欲舞日華公爲不朽矣

天寶爲之詩所謂百身莫贖也可以想矣

張子野墓誌銘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於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嗚呼予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況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予也初天聖九年予爲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懽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爲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皆指爲長者予時尚少心壯志得以爲洛陽東西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爲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砠水厓窮居獨遊思從曩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郡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遊之難得爲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於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諱某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遜皇祖也尚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化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

君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叅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叅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叅知政事宋公咸薦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閬州閬中縣就拜秘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於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仲郊社掌生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子野爲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直臨事果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然禿且白矣予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邪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名地補）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師而葬開封今爲開封人也銘曰

嗟夫子野質厚材良訛屯其膏孰短其長豈其中有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於此其歸其藏

賢豪不常聚善人君子不久存悲激之音千秋絕調○公於故人黃夢升張堯夫子野表志三篇大致髣髴皆哀其賢而不遇其早夭也然夢升之辭尤悲堯夫則喜其有後子野家聯后姻又以名公卿之薦改京朝官非迍蹇仕途者比故悲其早衰而曰豈其中有不自得者耶此最斟酌有分寸處

丞相歸女給事就見固是盛舉然先生始終以石介重二事亦自介成之敘次翔實[illegible][illegible]史記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廸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爲學官語於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將以爲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處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僉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弃之遠方乃復爲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

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爲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盧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于秘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

聖既殁經更戰焚逃藏脫亂僅傳存衆說乘之汨其原怪迂百出雜僞眞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闕韓）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

明復在兩漢當爲經明行脩之士即石守道之事先生亦兩漢師弟子之常無足怪者特魏晉以來久廢而孫石創爲之一時如空谷足音蛩然喜耳然此風一闢而號召徒衆異同傾軋之習迄今不止大易所以戒履霜也

自宋南渡以後士稍負其異于衆者以不談性命爲恥吾謂不如究心經濟之爲賢君山數十萬言皆當世之務可謂善學矣

墓誌銘 原第二十八卷

蔡君山墓誌銘

予友蔡君謨之弟曰君山爲開封府太康主簿時予與君謨皆爲館閣校勘居京師君山數往來其兄家見其以縣事決於其府府尹吳遵路素剛好以嚴憚下吏君山年少位卑能不懾屈而得盡（闕下）其事之詳吳公獨喜以君山爲能予始知君山敏於爲吏而未知（闕指）其他也明年君謨南歸拜其親夏京師大疫君山以疾卒於縣其妻程氏一男二女皆幼縣之人哀其貧以錢二百千爲其賻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爲吏不可以此汚吾夫拒而不受於是又知君山能以惠愛其縣人而以廉化其妻妾也君山閑嘗語予曰天子以六科策天下士而學者以記問應對爲事非古取士之意也吾獨不然乃晝夜自苦爲學及其亡也君謨發其遺槀得十數萬言皆當世之務其後踰年天子與大臣講天下利害爲條目其所改更於君山之槀十得其五六於是又知君山果天下之奇才也君山景祐中舉進士初爲長谿縣尉縣媼二子漁於海而亡媼指某氏爲仇告縣捕賊縣吏難之皆曰海有風波豈知其不水死乎且雖果爲仇所殺若屍不得則於法不可理君山獨曰媼色有冤吾不可不爲理乃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媼約曰吾與汝宿海上期十

日不得屍則爲媼受捕賊之責凡宿七日海水潮二屍浮而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伏法民有夫婦偕出而盜殺其守舍子者君山亟召里民畢會環坐而熟視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也訊之果伏衆莫知其以何術得也長谿人至今喜道君山事多如此曰前史所載能吏號如神明不過此也自天子與大臣條天下事而屢下舉吏之法尤欲官無小大必得其材方求天下能吏而君山死矣此可爲痛惜者也君山諱高享年二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今年君謨又歸迎其親自太康取其柩以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所且謂予曰吾兄弟始去其親而來京師欲以仕宦爲親榮今幸還家吾弟獨以柩歸甚矣老者之愛其子也何以塞吾親之悲予能爲其銘君山乎乃爲之銘曰

嗚呼吾聞仁義之行於天下也可使父不哭子老不哭幼嗟夫君山不得其壽父母七十扶行送柩退之有言死孰謂天子墓予銘其傳不朽庶幾以此慰其父母

先設層次作架以寫其人而綴一吏事于後

此亦如嫗色有覺之類蓋察其色沮而指之妙在環坐熟視也

按前

黃夢升墓誌銘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黃氏世爲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延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予少家隨州夢升從其兄茂宗官於隨予爲童子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奇夢升後七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怏怏不得志以疾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謫夷陵令遇之於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噓嚱相飲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噱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二年予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於鄧間常問其平生所爲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笑曰子知我者乃肯出其文讀之博辯雄偉意氣奔放若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怏怏無所施卒以不得

前人所難

悲壯

志死於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爲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男二女將以慶曆四年某月某日葬於董坊之先塋其弟渭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爲其銘予素悲夢升者因爲之銘曰

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闃然滅泯未嘗不諷誦歎息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與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爲夢升而悲

公爲夢升而悲天下後世五尺童子讀公文慮無不悲夢升者夢升可不恨予獨怪夢升一不快于丙科三爲主簿遂怏怏以卒彼未沾一命者當何如哉設以夢升之文章意氣明于龍蛇之蟄不卑下僚以存身雖未知其終得施與否而于古君子之道則近矣

所記不離穀城前後以修孔子廟相呼應作法謹嚴

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

距長沙縣西三十里新陽鄉梅溪村有墓曰狄君之墓者迺予所記穀城孔子廟碑所謂狄君栗者也始君居穀城有善政嘗已見於予文及其亡也其子遵誼泣而請曰願卒其詳而銘之以終先君死生之賜嗚呼予哀狄君者其壽止於五十有六其官止於一卿丞蓋其生也以不知於世而止於是若其歿而又無傳則後世遂將泯沒而爲善者何以勸焉此予之所欲銘也君字仲莊世爲長沙人幼孤事母鄉里稱其孝好學自立年四十始用其兄棐廕補英州眞陽主簿再調安州應城尉能使其縣終君之去無一人

爲盜薦者稱其材任治民乃遷穀城令漢旁之民惟鄧穀爲富縣尚書銓吏常邀厚賂以售貪令故省中私語以一二數之惜爲奇貨而二邑之民未嘗得廉吏其豪猾習以賕賄汚令而爲自恣至君一切以法繩之姦民大吏不便君之政者往往訴於其上雖按覆卒不能奪君所爲其州所下文符有不如理必輒封還州吏亦切齒求君過失不可得君益不爲之屈其猾民有訟田而君誤斷者訴之君坐被劾已而縣籍强壯爲兵有告訟田之民隱丁以規避者君笑曰是嘗訴我者彼冤民能自伸此令之所欲也吾豈挾此而報以罪邪因置之不問縣民繇是知君爲愛我是歲西北初

可悲可歎

用兵州縣旣大籍強壯而訛言相驚云當驅以備邊縣民數萬聚邑中會秋大雨霖米踊貴絕糴君發常平倉賑之有司劾君擅發倉廩君卽具伏事聞朝廷亦原之又爲其民正其稅籍之失而吏得歲免破產之患逾年政大洽乃修孔子廟作禮器與其邑人春秋釋奠而興於學時予爲乾德令嘗至其縣與其民言皆曰吾邑本[illegible]仕生而未識廉吏者而長老之民所記纔一人而繼之者今君也問其一人者曰張及也推及之歲至於君蓋三十餘年是謂一世矣嗚呼使民更一世而始得一良令吏其可不愼擇乎君其可不惜其殁乎其政之善者可遺而不錄乎君用穀城之績遷大

理寺丞知新州至則丁母夫人鄭氏憂服除赴京師道病卒于宿州實慶曆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也曾祖諱崇謙連州桂陽令祖諱文蔚全州淸湘令父諱杞不仕君娶榮陽鄭氏生子男二人遵道遵微皆舉進士女四人長適進士胡純臣其三尚幼銘曰

彊而仕古之道終中壽不爲夭善在人宜有後銘於石著不朽

富縣無廉吏可感

上爲質夫解 自古賢人君子□下之解 簡肅公

公謂賢人君子不待有子孫而傳是也 謂爲惡者雖有後無益適矣[illegible]尚

薛質夫墓誌銘

故大理寺丞薛君直孺字質夫資政殿學士贈禮部尚書簡肅公之子母曰金城郡夫人趙氏質夫生四歲爲殿直公爲參知政事拜大理評事遷將作監丞景祐元年公薨天子推恩於其孤拜大理寺丞公以忠直剛毅顯於當世質夫爲名臣子能純儉謹飭好學自立以世其家公葬絳州質夫自京師杖而行哭至於絳州行路之人皆哀嗟之質夫少多病後公六年以卒享年二十有四初娶向氏某人之孫某人之女再娶王氏某人之孫某人之女皆無子嗚呼簡肅公之世於是而絕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此爲

舜娶妻而言耳非萬世之通論也不娶而無後罪之大者可也娶而無子與夫不幸短命未及有子而死以正者其人可以哀不可以爲罪也故曰孟子之言非通論爲舜而言可也質夫再娶皆無子不幸短命而疾病以死其可哀也非其罪也自古賢人君子未必皆有後其功德名聲垂世而不朽者非皆因其子孫而傳也伊尹周公孔子顏回之道著於萬世非其家世之能獨傳乃天下之所傳也有子莫如舜而瞽不得爲善人卒爲頑父是爲惡者有後而無益爲善雖無後而不朽然則爲善者可以不懈爲簡肅公者可以無憾[illegible]無憾質夫無罪全其身終其壽考以從其

蓋前人之愆易曰幹父之蠱張湯杜周酷吏之臭也皆有賢子班史特爲立傳而至今莫以爲非必曰有後無益夫豈聖賢教孝之旨哉

先君於地下復何道哉某娶簡肅公之女質夫之妹也常哀質夫之賢而不幸傷簡肅公之絕世閔金城夫人之老而孤故爲斯言庶幾以慰其存亡者已悲夫銘曰

死而有祀四世之間死而不朽萬世之傳簡肅之德質夫之賢雖其闕矣久也其存

可以補天地之缺陷明末吾邑有忠賢數公絕世者讀此爲之釋然

一起百鍊

尹師魯墓誌銘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強記通知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爲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爲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爲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爲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爲經略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洛與邊將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爲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

故條析其事再述于後

就上三條中說公自云又恐太略

節

提

偏進一步

觀處若泊舟水變三峽之間風雨夜至撩撥亂啼難狀石人亦當墮淚

為敘燕息戍二篇行於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為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為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為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創入）（追敘）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舁至南陽求醫疾革憑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節）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二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于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精密而悽惋○讀公所自疏知此文用意之深用法之精公於他交遊志銘未盡如此宜俗人之沾沾動其喙也然文學議論材能忠義有其一亦足以傳而師魯身兼四科公之表章可謂不遺餘力此有何難曉而譁然議之訾者無以與于日月之明悲夫

六一居士集錄卷三　墓誌銘　卅

荀子吉老卒贈與論公奏志略同此更生色

起結兵論

以知兵為骨下數條皆從楊公之□□

非此一證生言兵其不為房琯車戰者幾何

墓誌銘 原第二十九卷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慶曆八年春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年六十有九告老
仰以工部侍郎致仕歸於常州其行也天子召見宴勞賜以不拜
公卿大夫咸出餞於東門瞻望咨嗟相與言曰楊公歸哉於公計
為可榮於國家計為可惜其明年九月十三日公疾革出其兵論
一篇示其子忱慥而授以言曰臣聞臣子雖死不敢忘其君父者
天下之至恩大義也今臣偕不幸猶以垂閉之口言天下莫大之
憂為陛下無窮之慮者其事有五以畢臣志死無所恨惟陛下用
臣言不必哀臣死也言訖而卒不及其私忱慥以其語并其兵論
以聞天子震悼顧有司問可以寵公者有司舉故事以對天子曰
此何足以慰吾思乃詔特贈公兵部侍郎公少師事种放學問為
文章長於議論好讀兵書知古兵法以謂士不兼文武不足任大
事當四方無事時數上書言邊事後二十餘年元昊叛河西契丹
聚眾違約二邊皆警天下弊於兵公於此時耗精疲神日夜思慮
創作兵車陣圖刀楯之屬皆有法天子以步卒五百如公之法試
於庭以為可用而世多非其刀楯脩嘗奉使河東得邊將王吉言
元昊出兔毛川為吉所敗者用楊公楯也蓋世未嘗用其術爾然

然字就上句轉提夏竦事及徙邢州脉

兵機

所列六事未知果可行否在所必爭否文略其事而以公志之不就皆此類結之蓋在褒貶之間

公素剛少合而議者不一故不得盡用其言夏竦經略陝西請益
置土兵公言竦據內地無破賊之謀而坐請益兵益虛敗事則欲
以兵少為解竦復論公不忠沮計公不能忍以語詆之其後三路
農民壯者咸畢為兵公又言兵在精不在眾眾而不練則不整而
易敗困國而難供時自將相大臣議者皆務多兵獨公之論能如
此劉平兵敗元昊圍延州甚急而救兵不至公在河中乃偽為書
馳告延州救兵十萬至矣因命旁郡縣具芻糗什器如其數以俟
已而元昊亦解去後公守并州即詔公為并代麟府路經略安撫
招討等使兼兵馬都部署公執敕告其羣吏曰天子用我矣然任
其事必圖其効欲責其効必盡其方乃列六事以請曰能用臣言
則受命不然則已朝廷難之公論不已坐是徙知邢州公志之不
就皆此類也公嘗為御史章獻太后兄子劉從德為團練使以卒
其門人親戚廝養用崇德拜官爵者數十人馬季良以劉氏婿為
龍圖閣直學士公上書言漢呂太后王祿產欲彊其族而反以覆
宗唐武三思楊國忠之禍不獨其身幾亡其國太后大怒貶監舒
州酒稅居二歲復召為御史言事愈切公祥符元年進士及第以
上書言事真宗奇之召試不赴拜著作佐郎累官至工部侍郎為
天章閣待制龍圖閣樞密直學士遂侍講於翰林嘗為審刑院詳

議官知淮陽江陰軍三司度支判官知御史雜事判吏部流內銓三司度支副使河北河東都轉運使知河中府陜幷邢滄杭五州所至皆有能績爲人廉潔剛直少屈而難犯其仁心愛物至其有所能容人多所不及也公字次公曾祖諱偉祖諱某父諱守慶初娶張氏又娶李氏又娶王氏太原郡君六孫景晷景亮景謨景道景直景彥公卒之明年秋其子忱以其喪歸於河南又明年二月十七日葬於洛陽縣宣武管平洛鄉之先塋公有文集十卷兵書十五卷讀其書可以見公之志考其始終之節可以知公之心嗚呼可謂忠矣脩爲諫官時嘗與公爭議於朝者而且未嘗識公也

及其葬也其子不以銘屬於他人而以屬脩者豈以脩言爲可信也歟然則銘之其可不信銘曰

遠矣楊氏有來其始赤泉侯功與漢俱起震官太尉四 以公於陵正直僕射于唐師復理卿振左拾遺文蔚獲嘉其後益衰避亂中州曾祖始南祖屈僞拜令于烏江又適南粤皇考是生晦顯有時發于皇明在考司馬始仕坊州遂家中部道德之優司馬四子唯公克大非徒大之將又長之世有官族孰無緊諸或絕於微或亡其序不絕不亡由屢有人誰如楊世愈久而蕃次第弗迷昭穆緜聯公其歸此安千萬年

楊次公知兵可傳文亦雄奇誌銘中一變格也

尚書工部郎中歐陽公墓誌銘

歐陽氏世爲廬陵人廬陵於五代時屬僞吳故歐陽氏在五代無聞者淳化三年修仲父府君始以進士中乙科其後爲御史有能名真宗嘗自擇御史府君以祕書丞召見見者數人皆進自稱薦惟恐不用府君獨立墀下無所說明日拜監察御史中丞王嗣宗指曰是獨立墀下者真御史也會絳州守齊化基犯法制劾其事化基嗣宗素所惡者諷之欲使蔓其獄府君曰如詔而已嗣宗怒及獄上奏用他吏覆之索其家得銅器十數府君坐鞫獄不盡免官明年復得御史監蘄州稅又明年遷殿中侍御史左巡使居二歲奏事殿中真宗識之勞曰御史久矣亦勞乎問何所欲府君謝不任職而已後數日真宗語宰相與轉運使宰相疑其有求而不先白己對以員無闕復使與一大郡宰相召至中書問御史家何在欲郡孰爲便對曰無不便宰相怒與海州又移睦州天禧元年入遷侍御史三年出知泗州先是京師歲旱有浮圖人斷臂禱雨官爲起寺於龜山自京師王公大臣皆禮下之其勢傾動四方又誘民男女投淮水死曰佛之法用此得大利而愚民歲死淮水者幾百人至其臨溺時用其徒倡呼前後擁之以人至有自悔欲走者叫號不得免府君聞之驚曰害有大於此邪盡捕其徒詰其姦民誅數人遣還鄉里者數百人遂毀其寺入轉尚書司封員外郎三司戶部判官六年爲廣南東路轉運使前爲使者以市舶物代俸錢其利三倍府君歎曰利豈吾欲邪使直以錢爲俸今上卽位就轉二部郎中秩滿以一弊舟還無一海上物歸朝賜金紫爲兩浙路轉運使以足疾求知江州天聖四年又求分司未得命以其年二月某日卒於江州之廨享年六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曾祖諱某祖諱某僞唐吉州軍事判官父諱某僞唐屯田員外郎娶朱氏封金壇縣君先府君以卒嗣子鑒爲右侍禁武昌巡檢女二人長適某次未嫁府君諱載字則之性方直嚴謹治身儉薄簡言語爲政務清淨平居斂色而坐如對大賓終日不少懈弛人用憚之薦舉下吏人未嘗知後有知者來謝皆拒不納所至官舍未嘗窺園圃至果爛墮地家人無敢取者其清如此銘曰

唐隳盜猖土裂四方鍾氏於洪入州自王傳死子時敗陳于楊自梁迄周廬陵僞邦歐陽是家世以不章違命之侯廬陵王土歐陽有聞始我仲父以貢中科來者繼武仲父之材御史其能廉清儉恭直躬以行銘以藏之子孫之承

鄭樵錫云

上不干澤于天子下不取媚於宰相雖觀歐陽御史所爲是直識得廉恥二字耳其于廉恥也重則其于富貴利達也輕人之求富貴利達而無所不至者皆不知人間有廉恥事也

傳其清直只此足以不朽何必多

墓誌銘 原第三十卷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工部侍郎張公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清河縣伯張公諱錫字昵之其先京兆長安人也其祖山甫從唐僖宗入蜀畱不返蜀遭王孟再亂絕於中國中國更五代天下爲宋而蜀平張氏畱蜀蕃亦已五世矣始得去爲漢陽人又二世而張氏遂以大顯公爲人清方斂默爲善不倦而喜自晦斂若不欲人知其遇人怡怡若無所不可及視其發施於事者其義有可畏其守有不可奪其能有不可及既已則若未嘗有所爲者少喜讀書至其疾革猶不釋手自經史子集百家之說無不記覽通達而絕口不道於人故晚始侍讀於中上嘗歎曰自吾得張錫日益有所聞以飛白爲博學二字賜之曰錫老矣恨得之晚也公初舉進士中大中祥符元年甲科試祕書省校書郎知南昌縣遷萍鄉令改著作佐郎又知安遠縣徙知新州興學校以教新人新人有進士自公始再遷太常博士監染院詔選能吏治畿縣公以選知東明前爲令者闔門重簾以壅隔廢治公至則闢門去簾告其人曰吾所治者三而已彊侍力富侍貲刑侍贖者吾所先也其人以謂公言簡必信法簡必嚴於是豪勢者屈而善弱者伸縣以大治工部侍郎李及薦公

[illegible]也今 [illegible]例 [illegible]升科 [illegible]以利[illegible] 人[illegible]而[illegible] 屬者不與爭 [illegible]往往而 有假而門[illegible] 公之法處之 發不經矣倚 亦義不可過 [illegible]籍地擺 說一事相形 見籍地以義

材堪御史上曰李及清慎人未嘗妄有所舉此可信也乃以爲監察御史故相丁謂貶崖州至是議從內地公疏言謂姦邪弄國罪當死無可憐且大臣竄逐本與天下棄之今復內還是違天下意由是止徙道州玉清昭應宮災坐火事劾當死者百餘人公疏言天災可畏不可反以罪人而重天怒願益修德以塞譴人乃獲免公於御史自監察歷殿中侍御史侍御史知雜事於尚書爲員外郎郎中累官至諫議大夫於外爲荊湖北路京東河北轉運使江淮兩浙荊湖發運制置使利夔路安撫使知河中府滑州於三司爲鹽鐵判官判句院歷鹽鐵度支戶部副使又嘗權知諫院判三班審官院太常寺國子監於侍從爲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翰林侍讀學士雖其自晦其所居人皆以爲宜其在京東籍淄青齊濮濟鄆六州之人嘗耕河壖地收租緡絹歲二十八萬而六州之民爭訟遂息其後言利者請稅天下橋渡以佐軍公建言津梁利人而反稅之以爲害卒爭罷之平居退讓未嘗有爲人先妖賊王則反貝州兵圍久不克而自河以北軍餉調發益急轉運使受命者以疾留不行公自滑州權河北轉運使命至即日馳城下軍須皆如其期其於取舍緩急常如此公居家有常法雖貴顯不服飲食如少賤時事母至孝與族兄甚相友愛人以爲同產平生所

不以利也卒爭難之又見其守不可奪處

爲文章有集十卷公以皇祐元年七月十日遇疾卒於京師享年
六十有八上聞震悼以白金三百兩賜其家特贈工部侍郎曾祖
諱惟序不仕祖諱文翼復州錄事參軍贈太子中舍父諱龜從贈
右諫議大夫母南陽郡太君鄧氏自皇祖中舍君家于漢陽遂葬
之至公始葬汝州之襄城某鄉某原實五年閏七月十七日也公
初娶程氏再娶孫氏封樂安郡君先公五十日而卒公子五人曰
子駿子充子雲子諒子眞子眞子充皆早卒於公之終也子駿子
雲皆爲大理評事子諒大理寺丞有孫十人女三人長適虞部員
外郎杜樞次早卒幼適大理寺丞王綷銘曰

自足乎其中不求乎其外斯惟公之善晦仁能勇于必爲善有應
而無遠故公晦其終顯難於自進以晩見嗟而壽胡不俾其遐嗚
呼其奈何

脩潔

條然從京西使事起

平叛守邊詳書其大而追序其始仕與世家以足之又變一法

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杜公墓誌銘

慶曆三年盜起京西掠商鄧均房叛兵燒光化軍逐守吏吏不能
捕天子患之問宰相誰可任者宰相言度支判官尚書虞部員外
郎杜某名家子好學通知古今宜可用乃以君爲京西轉運按察
使居數月賊平叛兵誅死明年廣西歐希範誘白崖山蠻蒙趕襲
破環州陷鎮寧帶溪普義有衆數千以攻桂管宰相又言前時杜
某守橫州言蠻事可聽宜知蠻利害天子驛召君見便殿所對合
意即除君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廣南西路轉運按察安撫等使
君至宜州得州人吳香及獄囚歐世宏脫其械使入賊峒說其酋

豪君乘其怠急擊之破其五峒斬首數百級復取環州因盡焚其
山林積聚希範窮迫走荔波洞蒙趕率僞將相數十人以其衆降
君與將佐謀曰夫蠻習險忲阻如捕猩猱而吾兵以苦暑難久是
進退遲速皆不可爲故常務捐厚利以招之蓋威不足以制則恩
不能以懷此其所以數叛也今吾兵雖幸勝然蠻特敗而來耳豈
眞降者邪啖之以利後必復動乃慨然歎曰蠻知利而不知威久
矣吾將先威而後信庶幾信可立也乃擊牛爲酒大會環州戮其
坐中者六百餘人而釋其尫病脅從與其非因敗而降者百餘人
後三日兵破荔波擒希範至幷戮而醢之以醢賜諸溪峒於是叛

兵机

殺降不仁亦不武然慰按亡明賊渠在封疆大臣事擬聞者數矣府情無識豈徧而久黎之一日砲毋西山墓敢誰何

蠻無噍類而君威震南海言事者論君殺降爲國失信於蠻貊天子置之不問詔書諭君賜以金帛君即上書引咎六年徙爲兩浙轉運使築錢塘堤自官浦至沙陘以除海患明年又徙河北轉運使召見奏事移刻天子益知其材賜金紫服以遣之是歲夏拜天章閣待制充環慶路兵馬都部署經略安撫使知慶州君言殺降臣也宜得罪將吏惟臣所使其勞未錄不敢先受命天子爲君悉錄將吏賞之乃受命自元昊稱臣聽誓而數犯約撓邊邊吏避生事縱不敢爭君始至其酋孟香率千餘人內附事聞詔君如約君言如約當還而孟香得罪夏人勢無還理遣之必反爲邊患議未

決夏人以兵入界求孟香孟香散走自匿夏兵驅殺邊戶掠奪牛馬而求孟香益急朝議責君亟索而還之君言夏人違誓舉兵孟香不可與因移檄夏人不償所掠則孟香不可得夏人不肯償所掠君亦不與孟香夏人後亦不敢復動君治邊二歲有威愛皇祐二年五月甲子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六天子震悼賻恤其家以其子炤爲秘書省校書郎君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累官至尚書兵部員外郎階朝奉郎勳護軍嘗以太子中舍知建陽縣除民無名租歲以萬計閩俗貧嗇有老而生子者父兄多不舉曰是將分吾貲君上書請立五保併民相察質之法由是生子得免閩人久之以君爲德多以君姓字名其子曰生汝者杜君也君諱杞字偉長世爲金陵人其曾伯祖昌業仕江南李氏爲江州節度使江南國滅杜氏北遷今爲開封府開封人也曾祖諱某贈給事中祖諱鎬官至龍圖閣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父諱某贈尚書工部侍郎君初娶蔣氏封某縣君後娶徐氏封東海縣君女六人其二適人四尚幼子男一人炤也杜氏自君皇祖侍郎以博學爲世儒宗故其子孫皆守儒學而多聞人君尤博覽强記其爲文章多論當世利害甚辯有文集十卷奏議集十二卷其居官以精敏明幹所至有聲君學問之餘兼喜陰陽數術之說常自推其數曰吾年四十六死

矣其親戚朋友莫不聞其說至其歲果然嗚呼可謂異矣所謂命者果有數邪其果可以自知邪皇祐六年某月日其兄駕部員外郎植與其孤葬君于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其敏以達其果以決其守不奪其摧不折其終一節茲謂不沒

杜公才臣文亦力爲寫照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中書令謚文簡程公

墓誌銘

嘉祐元年閏三月己丑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陳州諸軍事陳州刺史程公薨於位以聞詔輟視朝二日贈公中書令於是其孤嗣隆以狀上考功移於太常而博士起曰法宜謚乃謚曰文簡明年十月十八日葬公於河南伊闕之神陰鄉張匽里其孤又以請於太史而史臣脩曰禮宜銘乃考次公之世族官封爵號卒葬時日與其始終之大節合而誌於墓焉且銘之曰惟程氏遠有世序自重黎以來其後居中山者出於魏

安鄉侯昱之後公諱琳字天球中山博野人也曾祖贈太師諱新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贈太師中書令諱贊明祖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國公諱元何妣晉國夫人楚氏公以大中祥符四年舉服勤辭學高第爲泰寧軍節度掌書記改著作佐郎知壽陽縣祕書丞監左藏庫天僖中詔舉辭學優行召試直集賢院今天子即位監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是時契丹所遣使者數出不遜語生事而主者應對多失辭上患之已而契丹來賀即位乃選公爲接伴使而契丹使者言太（碑文）后當遣使通書公據以禮折之乃已史官修眞宗實錄而起居注（諱）

神道碑有契丹所以與中國好者守先帝約也一切宜用故事語意尤全

詳明勝碑

可使告者來碑刪去然此句自妙不來而公亦不問尤妙

闕命公修大中祥符八年以後起居注遂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提舉在京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內銓天聖五年館伴契丹賀乾元節使使者言中國使至契丹坐殿上位次高而契丹使來坐次下當陞語甚切不已而上與大臣皆以爲小故不足爭將許之公以謂許其小必啓其大力爭以爲不可遂止河決滑州初議者言可塞役既作而後議者以爲不可乃命公往視之公言可塞遂塞之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人輕而喜亂公常先制於無事至其臨時如不用意而略其細治其大且甚者不過一二而蜀人安之自督吏

皆不能窺其所爲正月俗放燈吏民夜會聚遨嬉盛天下公先戒吏爲火備有失火者使隨救之勿白以動衆既而大宴五門城中火吏救止卒宴民皆不知蓋其他設施多類此軍士見監軍[illegible]軍有變監軍入白公笑遣之惶恐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待告也可使告者來監軍去而告者卒不敢來公亦不問遂止蜀州妖人有自號李冰神子者署官屬吏卒聚徒百餘人公命捕寘之法而讒之朝者言公妄殺人蜀人恐且亂矣上遣中貴人馳視之使者入其境居人行旅爭道公善使者問殺妖人事其父老皆曰殺一人可使蜀數十年無事使者問其故對曰

碑略其然此父老語間係安危重故先生蜀人也其作者別也以去奸民爲安民之要即此意

爲三司使碑較詳禁中將

有所取辦不予一段志似不宜闕

前亂蜀者非有智謀豪傑之才乃里閭無賴小人爾惟不制其始
遂至於亂也使者視蜀既無事又得父老語還白於是上益以公
爲能遷給事中知開封府禁中大火延兩宮宦者治獄得縫人火
斗已誣伏而下府命公具獄公立辨其非禁中不得入乃命工圖
火所經而後宮人多所居隘其烓竈近版壁歲久燥而焚曰此豈
一日火哉乃建言此殆天災也不宜以罪人上爲緩其獄故卒得
無死者公在府決事神速一歲中獄常空者四五遷工部侍郎龍
圖閣直學士守御史中丞是歲以翰林侍讀學士復知開封府明（略於神道碑）
年爲三司使治財賦知本末出入有節雖一金不可妄取累遷吏

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叅知政事司天言日食明年正旦請移
閏月以避之公以謂天有所譴非移閏可免惟修德政而已乃止
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從知潤
州而惡仲淹者復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
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皆指爲黨人公獨爲上開說
明其誣枉上意解而後已公爲人剛决明敏多識故事議論慨然（剛）
及知政事益奮勵無所回避宰相有所欲私輒以語折之至今人（微辭）
往往能道其語而小人僥倖多不得志遂共以事中之坐貶光祿
卿知潁州已而上思之徙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間遷戶部

碑載夏人侵除此不列

此事碑不書

[illegible]大抵皆所謂議者不過一時屑安好事之徒而史臣載之亦可謂無識也

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與宦者皇甫繼明爭
治行宮事章交上上遣一御史視其曲直御史直公遂罷繼明是
時繼明方信用其勢傾動中外自朝廷大臣莫不屈意下之而公（亦是剛處）
被中傷方起未復而獨與之爭雖小故不少假也故議者不以公
所直爲難而以能不爲繼明屈爲難也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
士河北安撫使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
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判延州夏人以兵三萬臨界上前三
日公諜知其來戒諸堡寨按兵閉壁虜至以爲有備引去訖公去
不復窺邊趙元昊死子諒祚立方幼三大將共治其國言事者謂

可除其諸將皆以爲節度使使各有其所部以分弱其勢可遂無
西患事下公公以謂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大信撫夷狄而諒祚雖（明）
幼君臣和三將無異志雖欲有爲必無功而反生事不如因而撫
之上以爲然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大名府兼北
京留守自元昊反河西契丹亦犯約求地二邊兵興連歲不解而（總束）
公方入與謀議更守西北二方尤知夷狄虛實情僞山川要害所（明）
以行師制勝營陣出入之法於河北尤詳其奏議頗多雖不能盡
用其指畫規爲之際有可喜也再居大名前後十年威惠信於其
人人爲立生祠公自罷政事益不妄與人合亦卒不復用既徙鎮（剛）

志與碑俱一直敘去公之為人剛明足以概之不必兩書剛亦不明先敘有摧必折公剛不屈非大學以致明明以濟剛之效與

安居三歲上書曰臣雖老尚能為國守邊未報而得疾享年六十有九公累階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開國廣平郡爵公食戶七千四百而實封二千一百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衞國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職方員外郎榮諲次適祕書丞韓縝次適都官員外郎晁仲約次適大理寺丞吳得次適將作監主簿王偁孫三人長曰伯孫次曰公孫皆太常寺太祝次曰昌孫守祕書郎有文集奏議六十卷公平生寡言笑慎於知人既已知之久而益篤喜飲酒引滿然人罕得其驩而與余尤相好也銘曰

君子之守志於不奪不學而剛有摧必折毅毅程公其剛不屈公在政事有謂其言直雖不容志豈不完謂公不顯公位將相豈無謀謨胡不以訪老于輔藩白首猶壯公雖在外邦國之光奄其不存士夫曷望吉卜之從兆此新岡惟其休聲逾遠彌長

序鎮蜀處尤核而健

六一居士全集錄卷三終

宋歐陽六一居士全集錄目

六一居士全集錄卷四

墓誌銘 原第三十一卷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故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贈司徒兼侍中杜公諱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也其先本出於堯之後歷三代常為諸侯後徙其封於杜而子孫散適他國者以杜為氏自杜赫為秦將軍後三世御史大夫周及其子建平侯延年仍顯於漢又九世當陽侯預顯於晉又十有四世岐國公佑顯於唐又九世而至於祁公其為家有法其吉凶祭祀齋戒日時幣祝從事一用其家書自唐滅士喪其舊禮

而一切苟簡獨杜氏守其家法不遷於世俗蓋自春秋諸侯之子孫歷秦漢千有餘歲得不絕其世譜而唐之盛時公卿家法存於今者惟杜氏公自曾高以來以恭儉孝謹稱鄉里至公為人尤潔廉自刻其為大臣事其上以不欺為忠推於人以行己取信故其動靜纖悉謹而有法至考其大節偉如也公享年八十官至尚書左丞方其六十有九歲且盡即上書告老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累遷太子太保太傅太師封祁國公於其家天子祀明堂遣使者召公陪祠將有所問以疾不至而歲時存問勞賜不絕公少舉進士高第為揚州觀察推官知平遙縣通判晉州知乾州遷河東京

有事時覓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大要使吏無所施而民乃有所措其手足矣嗟乎軍興之日所在有司

西路提點刑獄知揚州河東陝西路轉運使入爲三司戶部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荊南府未行以爲河北路都轉運使遂知天雄軍召爲御史中丞判流內銓知審官院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知幷州遷龍圖閣學士兼知永興軍權知開封府康定元年以刑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即拜副使慶曆三年遷吏部侍郎樞密使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治吏事如其爲人其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疑獄人以爲神其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至於條目必使吏不得爲姦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行始居平遙嘗以吏事適他州而縣民爭訟者皆不肯決以待公歸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知鳳翔府二郡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夏人初叛命天下苦於兵而自陝以西尤甚吏緣侵漁調發督迫至民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於是時公在永興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爲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輸送由是物不踊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至於繕治城郭器械民皆不知開封治京師常撓於權要有干其法而能不爲之屈者世皆以爲難至公能使權要不敢有所干凡

皆可因以爲得以侵漁者況吏乎此廉潔自飭尤爲公所以制吏之本也

以傳會之官御長子孫之吏雖得賢何益

大節偉如

其爲治以聽斷盜訟爲能否爾獨公始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而畿赤諸縣之民皆被其惠開封比比出能吏而兼於民政者惟公一人吏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爲姦公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某闕公以問吏吏受丙賕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某事不當得公悟召乙問之乙謝曰業已得他闕不願爭公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敕諸吏無得升堂使坐曹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與奪一出於公居月餘翕然聲動京師其在審官有以賄求官者吏謝不受曰我公有賢名不久見用去矣姑少待之慶曆之初上厭西兵之久出而民弊亟用今丞相富公樞密韓公及范文正公而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悅獨公爲相佐佑而公尤抑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慙恨涕泣而去上嘗謂諫官歐陽修曰外人知杜某封還內降邪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某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某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公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

深厚之效

公亦以爲可舉。公爭以爲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罪公者。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甕族。大戰黃河外。而鴈門麟府皆警。范文正公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爲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范公怒。至以語侵公。公不爲恨。後契丹卒不來。二公皆世俗指公與爲朋黨者。其議論之際。蓋如此。及三人者將罷去。公獨以爲不可。遂亦罷。以尚書左丞知兗州。歲餘乃致仕。公自布衣至爲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分產。公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祿所入。分給宗族。賙人急難。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自少好學。工書畫。喜爲詩。讀書雖老不倦。推獎後進。今世知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已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公所以行之終身者。有能履其一。君子以爲人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紀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而爲善惟日不足者歟。曾祖太子少保諱某。贈太師。祖鴻臚卿諱叔詹。追封吳國公。父尚書度支員外郎諱遂良。追封韓國公。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娶相里氏。晉國夫人。子男曰訢。大理評事。訢太常博士。諴將作監主簿。詒秘書省正字。三子早卒。女長適集賢校理蘇舜欽。次適秘閣校理李偓。次適單州團練推官張遵道。

公以嘉祐二年二月五日卒于家。其子訢以其年十月十八日葬公于應天府宋城縣之仁孝原。銘曰。

翼翼祁公。卒履自躬。一其初終。惟德之恭。公在于位。士知貪廉。退老于家。四方之瞻。豈惟士夫。天子曰咨。爾曲爾直。繩之墨之。正爾方圓。有矩有規。人莫之踰。公無爾欺。予左予右。惟公是毗。公雖告休。受寵不已。宮臣國公。爵命于第。奕奕明堂。萬邦從祀。豈無臣工。爲予執法。何以召之。惟公舊德。公不能來。予其往錫。君子愷悌。民之父母。公雖百齡。人以爲少。不俾黃耇。喪予元老。寵祿之隆。則有止期。惟其不已。既去而思。銘昭于遠。萬世之詒。

公吏蹟皆迥邁時賢。而大節偉如尤在作相。使其不罷以與三君子戮力同心。仁宗之治豈易量哉。此誌當與論罷杜范等疏參讀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強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辯，果於有為。子漸為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已而推其情偽，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之間，予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曾祖諱誼，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祖廕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為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僉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曆五年三月十四日卒于官。趙元昊寇邊，圍定州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為渙論直，得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常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至期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能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三日，其子材葬君于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洲里。其平時所為文章六十篇，皆行于世。男四人：曰材、植、機、杼。嗚呼！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子漸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亦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歟？銘曰：

有韞于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不然世果可嫉。其如斯。

虛描深悄

人誰無死以
發將死死且
不朽矣君子
下是小字子
漸

妙于所未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歛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于生猶可伸于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予予為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為國家樂善賢材者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君于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於其父曰吾夫屈于人間猶可伸于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泌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為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為學士參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以父蔭補太廟齋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還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為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亦不著所論）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於久安尤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宰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

子美貶而朝局一變此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關故本末如叙

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壻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為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為君攜妻子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為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得湖州長史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

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二女長適前進士趙紘次尚幼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為盜無敢辯其冤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皆顯列于朝而至今無復為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予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又長言以為之辭庶幾并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

謂為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為有力兮胡不反子之歸豈彼能兮此不為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世以顛擠荒孰問兮杳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

除名一屋賢俊悉貶逐一時大臣繼罷一辱于賊憤激恨不生致王拱辰而唾其面

名士名士文外丁于形容

抗騷

宜昭昭其永垂。

借子美以械二三大臣意不在子美也敘隱而志顯當參看銘辭尤悲

墓誌銘 原第三十二卷

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贈右僕射文安王公墓誌銘

公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其六世祖某爲唐輝州刺史遭世亂因家碭山碭山近宋其後又徙宋州之虞城今爲應天虞城人也公諱堯臣字伯庸天聖五年舉進士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湖州（初授即京朝官）召試以著作佐郎直集賢院知光州歲大饑羣盜發民倉廩吏法當死公曰此饑民求食爾荒政之所恤也乃請以減死論其後遂以著令至今用之丁父憂服除爲三司度支判官再遷右司諫郭皇后廢居瑤華宮有疾上頗哀憐之方后廢時宦者閻文應有力及后疾文應又主監醫后且卒議者疑文應有姦謀公請付其事御史考按虛實以釋天下之疑事雖不行然自文應用事無敢指言者後文應卒以恣橫斥死后猶在殯有司以歲正月用故事張燈公言郭氏幸得蒙厚恩復位號乃天子后也張燈可廢上遽爲之罷景祐四年以本官知制誥賜服金紫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提舉諸司庫務遷翰林學士知審官院元昊反西邊用兵以公爲陝西體量安撫使公視四路山川險易還言某路宜益兵若干某路賊所不攻某路宜急爲備至於諸將材能長短盡識之薦其可用者二十餘人後皆爲名將是時邊兵新敗於好水任福

此亦過乎仁然當時盜賊無可減之法若歲大饑則有可原之情

諫垣再建言

識地利

識將材

經事又建言

等戰死今韓丞相坐主帥失律奪招討副使知秦州范文正公亦以移書元昊不先聞奪招討副使知耀州公因言此兩人天下之選也其忠義智勇名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之且任偏由違節度以致敗尤不可深責主將由是忤宰相意幷其他議多格不行明年賊入涇原戰定川殺大將葛懷敏乃公指言爲備處由是始以公言爲可信而前所格議悉見施行因復遣公安撫涇原路公曰陛下復用韓琦范仲淹幸甚然將不中御兵法也願許以便宜從事上以爲然因言諸路都部署可罷經略副使以重將權而偏將見招討使以軍禮罷德順軍於籠竿城廢涇原等五州營田以其

理財

厚賦者何益哉然使厚賦而用足則以爲成效著明而益行之剝下奉上雖有善者末如之何矣

地募弓箭手其所更置尤多方公使還行至涇州而德勝寨兵迫其將姚貴閉城叛公止道左解裝爲牓射城中以招貴且發近兵討之初吏白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爾貴叛非公事也公曰貴士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乘其未定速招降後必生事爲朝廷患貴果出降明年四月以學士權三司使自朝廷理元昊罪軍興而用益廣前爲三司者皆厚賦暴斂甚者借內藏率富人出錢下至果菜皆加稅而用益不足公始受命則曰今國與民皆弊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由是天子一聽公所爲公乃推見財利出入盈縮曰此本也彼末也計其緩急先後而去其蠹弊之有根

兩不可實證不加賦

冗者斥其妄計小利之害大體者然後一爲條目使就法度罷副使判官不可用者十五人更薦用材且賢者期年民不加賦而用足明年以其餘償內藏所借者數百萬又明年其餘而積於有司者數千萬而所在流庸稍復其業公曰臣之術止於是矣且臣母老願解煩劇天子多公功以爲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羣牧使初宦者張永和方用事請收民房錢十之三以佐國事下三司永和陰遣人以利動公公執以爲不可度支副使林濰附永和議不已公奏罷濰乃止益利夔三路轉運使皆請增民鹽井課歲可爲錢十餘萬公亦以爲不可而權倖因緣多見裁抑京師數爲

此著最吃緊

主聖臣賢與宋茲書一條相類用人勿疑千古帝王之洪範也

飛語及上之左右往往讒其短者上一切不問而公爲之亦自若也及公既罷上慰勞之公頓首謝曰非臣之能惟陛下信用臣爾丁母憂去職服除復爲學士羣牧使再遷給事中皇祐三年以本官爲樞密副使公持法守正遂以身任天下事凡宗室宦官醫師樂工嬖習之賤莫不關樞密而濫恩倖請隨其事可損損之可絕絕之至其大者則皆著爲定令由是小人益怨構爲飛書以害公公得書自請曰臣恐不能勝衆怨願得罷去上愈知公爲忠爲下令購爲書者甚急公益感勵在位六年廢職修舉皆有條理樞密使狄青以軍功起行伍居大位而士卒多屬目往往造作言語以

此以公甚不滿狄武襄然武襄固賢其將相自得其沮云云史筆深文

許公諷意公在政事任怨不辭力折臺諫因而沸議鼎沸不安其身其端具見於此

相扇動人情以爲疑而青色頗自得公嘗以語衆折青爲陳禍福言古將帥起微賤至富貴而不能保首領者可以爲鑒戒青稍沮畏嘉祐元年三月拜戸部侍郎參知政事三年遷吏部侍郎八月二十一日以疾薨于位享年五十有六公在政事論議有所不同必反復切劘至於是而後止不爲獨見在上前所陳天下利害甚多至施行之亦未嘗自名其所設施與在樞密時特異豈政事者丞相府也其體自宜如是邪公爲人純質雖貴顯不忘儉約與其弟純臣相友愛世稱孝悌者言王氏遇人一以誠意無所矯偽善知人多所稱薦士爲時名臣者甚衆有文集五十卷將終口授其弟純臣遺奏以宗廟至重儲嗣未立爲憂天子愍然臨其喪輟視朝一日贈左僕射太常謚曰文安曾祖諱化某官贈太傅妣戚氏封曹國太夫人祖諱礪某官父諱瀆某官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袁氏鄆國太夫人妣仇氏徐國太夫人娶丁氏安康郡夫人子男三人同老大理評事周老太常寺太祝早卒朋老大理評事二女長適校書郎戚師道早卒次未嫁王氏自還虞城由公曾祖而下或葬雙金或葬土山皆在虞城嘉祐四年八月十日改葬公之皇考于宋城縣平臺鄉石落原而以公從葬焉銘曰

王爲祁人遭亂不還六世之祖初留碭山其後再遷虞宋之間遂

王公賢且材而治賦觀邊尤有勞績

安其居葬不違卜宋多名家王實大族族大而振自公顯聞公初奮躬以學以文逢國多事有勞有勤利歸于邦怨不避身帝識其忠謂堪予弼俾副樞機出入惟密遂參政事實有謀謨誰中止之不俾相予帝有褒章愍侮之賻長于百寮考德惟稱維古藏功在其廟器今亦有銘幽宮是閟

所記撫邊及權三司使何其賢也王公蓋方正中之有材識者

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贈吏部尚書正肅吳公墓誌銘

嘉祐四年十一月丁未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左丞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上柱國渤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八百戶贈吏部尚書謚曰正肅吳公薨于鄭州新鄭縣崇義鄉朝村之原吳氏世爲建安人自高曾以來皆葬建州之浦城至公始葬其皇考于新鄭公諱育字春卿爲人明敏勁果強學博辯能自忖度不可守不發已發莫能屈奪天聖中與其弟京方俱舉進士試禮部爲第一遂中甲科而京方皆及第當是時吳氏兄弟名聞天下公初以大理評事知臨安諸暨二縣遷本寺丞知襄城縣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入三等遷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通判蘇州同知太常禮院三司戶部度支二判官知諫院修起居注知制誥判太常大理二寺吏部流內銓史館修撰累遷起居舍人爲翰林學士久之遷禮部郎中以學士知開封府公爲政簡嚴所至民樂其不擾去雖久愈思之初泰悼王葬汝州界中其後子孫當從葬者與其歲時上冢者不絕故宗室宦官常往來爲州縣患公在襄城每裁折之宗室宦官怒或夜半叩縣門索牛駕車以動之公輒不應及旦徐告曰牛不可得也由是宗室宦官曰此不可爲也凡過其縣者不敢以鷹犬犯民田至他境矣然後敢縱獵

不應以殺宜應以靜不撓簡嚴

其治開封尤先豪猾曰吾何有以及斯人去其爲害者而已居數日發大姦吏一人流于嶺外一府股栗又得巨盜積贓萬九千緡獄具而輒再變衆疑以爲冤天子爲遣他吏按之卒伏法由是京師肅清方元昊叛河西契丹亦乘間釁盟朝廷多故公數言事獻計畫自元昊初遣使上書有不順語朝廷亟命將出師而羣臣爭言豎子即可誅滅獨公以謂元昊雖名藩臣而實夷狄其服叛荒忽不常宜示以不足責外置之且其已僭名號誇其人勢必不能自削以取羞種落第可因之賜號若國主者且故事也彼得其欲宜不肯妄動然時方銳意於必討故皆以公言爲不然其後師久無功而元昊亦歸過自新天子爲除其罪卒以爲夏國主繇是議者始悔不用公言而虛弊中國公在開封數以職事辨爭或有不得則輒請引去天子惜之慶曆五年正月以爲諫議大夫樞密副使三月拜參知政事與賈丞相爭事上前上之左右與殿中人皆恐色變公論辯不已既而曰臣所爭者職也顧力不能勝矣願罷臣職不敢爭上顧公直乃復以爲樞密副使居歲餘大旱賈丞相因并罷公以給事中知許州又知蔡州州故多盜公按令爲民立伍保而簡其法民便安之盜賊爲息京師有告妖賊千人聚確山

知其所矣何以不逐呂朝

然當時遂用公言異日必

有志者用兵之蓋而歸不用兵之禍于公者亦後世修史與論史之人亦必以爲失計而罪之如韓文簡沮役悉今猶有惜其坐失機會者病此時乎此論突從新所以不知焦頭爛額也悲夫

虜答復問賜

者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自往取之公曰使者欲藉兵立威欲得妖人以還報也使者曰欲得妖人爾公曰吾在此雖不敏然聚千人于境內安得不知使信有之今以兵往是趣其為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為佛事以利錢財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乃館使者日與之飲酒而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拜資政殿學士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畱守司又徙陝府遷禮部侍郎徙永興軍丁父憂去官起復懇請終喪服除加拜翰林侍讀學士且召之公辭以疾上惻然遣使者存問賜以名藥遂以知汝州居久之又辭以疾即以為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畱守司御史臺疾少間復知陝府加拜資政殿大學士自公罷去上數為大臣言吳某剛正可用每召之輒以疾不至是於召還始侍講禁中判通進銀臺司尚書都省明年拜宣徽南院使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判延州龐丞相經略河東與夏人爭麟州界亟築柵於白草公以謂約不先定而亟城必生事遽以利害牒河東移書龐公且奏疏論之朝廷皆不報已而夏人果犯邊殺驍將郭恩而龐丞相與其將校十數人皆以此得罪麟府遂警既而公復以疾辭不任邊事且求解宣徽使乃復以為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知河中府遂徙河南公前在河南踰月而去河南人思之聞其復

兄弟及第父
子在廷盛事
前後分見

來皆驩呼逆于路惟恐後其卒也皆聚哭公享年五十有五以嘉祐三年四月十五日卒于位詔輟朝一日曾祖諱進忠贈太師妣陳氏吳國太夫人祖諱諒贈中書令妣葛氏越國太夫人父諱待問官至禮部侍郎贈太保妣李氏楚國太夫人娶王氏太原郡夫人子男十人安度安矩安素皆太常寺太祝安常大理評事安正安本安序皆祕書省正字安厚太常寺奉禮郎安憲安節未仕女三人長適集賢校理韓宗彥次適著作佐郎龐元英皆早卒次適光祿寺丞任逸公在二府時太保公以列卿奉朝請父子在廷士大夫以為榮而公踧踖不安自言子班父前非所以示人以法願不敢以人子私亂朝廷之制願得罷去不聽天子數推恩羣臣子弟公每先及宗族疏遠者至公之卒子孫未官者七人有文集五十卷尤長於論議銘曰

顯允吳公有家于閩自我皇考卜茲新原厚壤深泉樂其寬閒今公其從公志之安公昔尚少始來京師挾其二季名發聲馳乃賜之策以承帝問語驚于廷有偉其論乃登侍從乃任大臣出入險夷周旋屈伸公所策事先其利害初有不從後無不悔公於臨政簡以便人人去而思愈久彌新帝曰廷臣汝剛而直來汝予用斷余不惑公曰臣愚負薪之憂帝為咨嗟公其少休優以本邦寵其

秩祿尚冀公來公卒不復史臣考德作銘幽宅

吳公剛直而蒞官臨民有春溫之氣

材字一篇眼　目

機警

此開中鹽也大利設之食而鹽之流通利之百許予作如許材

墓誌銘 原第三十三卷

尚書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許公墓誌銘

公諱元字子春姓許氏宣州宣城人也許氏世以孝謹稱鄉里其父亡一子當官兄弟相讓久之曰吾弟材後必庇吾宗乃以公補郊社齋郎徙居海陵力耕以養其母調明州定海劍州順昌縣尉泰州軍事推官戍兵千人自海上亡歸州守聞變不知所爲公爲詰其所以來二三人出前對公叱左右執之曰惑衆者此爾其餘何罪勞其徒而遣之遷鎮東軍節度推官知潤州丹陽縣縣有練湖決水一寸爲漕渠一尺故法盜決湖者罪比殺人會歲大旱公請借湖水溉民田不待報決之州守遣吏按問公曰便民罪令可也竟不能詰由是溉民田萬餘頃歲乃大豐再遷太子中舍監揚州博鹽和糴倉知泰州如皋縣所至民愛思之公爲吏喜修廢壞其術長於治財（提○下○與再○弟材相應）自元昊叛河西兵出久無功而天下勞弊三司使言公材以主權貨公言先時賈人入粟塞下京師錢不足以償故錢償愈不足則粟入愈少而價愈高是謂內外俱困請高塞粟之價下南鹽以償之使東南去積滯而西北之粟盈曰此輕重之術也行之果便是時京師粟少而江淮歲漕不給三司使懼大臣以爲憂參知政事范仲淹訓公獨可辦乃以公爲江淮兩浙荊湖發

運判官，公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者，吾不信也。至則治千艘浮江而上，所過州縣，留三月食，其餘悉發而州縣之廩足。既而歎曰：此可為於之時，然歲漕不給者，有司之職廢也。乃考故事，明約信，令發斂轉徙，至遠近以次相補，由是不數月京師足食。既而歎曰：此可為於之時，於風波遠近遲速賞罰皆有法。凡江湖數千里外，談笑治之，不擾不勞，而用以足。公初以殿中丞（宋制）為判官，已而為副，為使，每歲終會計來朝，天子必加恩禮，特賜進士出身，官至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凡在職十有三年，已而曰：臣憊矣，願乞臣一州。天子顧代公者難其人，其請至八九，久之，察其實病且老矣，乃以知揚州。居歲餘，徙知越州，公益病，又徙泰州。至州未視事，以嘉祐二年四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曾祖諱稠，池州錄事參軍；祖諱規，贈大理評事；父諱逖，尚書司封員外郎，贈工部侍郎。公娶馮氏，封崇德縣君，先公卒。子男二人：長曰宗旦，真州揚子縣主簿；次曰宗孟，守將作監主簿。女一人，適太常寺太祝滕希雅。先是，江淮歲漕京師者常六百萬石，其後十餘歲，歲益不充，至公為之，歲必六百萬而常餘百萬以備非常。方其去職，有勸公進為羨餘者，公曰：吾豈聚斂者哉！敢用此以希寵。公為人善談論，與人交，久而益篤。於其家尤孝悌，所得俸祿，分給宗族，無親疏之異。其孤宗旦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真州揚子縣甘露鄉之某原。其所與遊廬陵歐陽修誌於其墓曰：嗚呼！為天下者，固常養材於無事之時，蓋必有事然後材臣出。自寶元、慶曆以來，兵動一方，奔走從事於其間者，皆號稱天下豪傑，其智者出謀，材者獻力，訖不得少如其志，而公遭此時，用其所長，且久於其官，故得卒就其業而成此名，此其可以書矣。乃為之銘曰：

材難矣，有蘊而不得其時；時逢矣，有用而不盡其施。功難成而易毀，雖明哲或不能以自知。公材之敏兮用適其宜，志方甚壯兮力則先衰。行著于家而勞施于國，永幽其閟兮銘以哀之。

因許公而悲當僚之功之不就，銘意亦然。

敘才臣實蹟而歸功於久任，倘亦借范杜諸公之旋用旋舍以不充其業歟。

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贈右諫議大夫孫公

墓誌銘

公諱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也初舉進士天聖五年得同學究出身為蔡州汝陽縣主簿八年再舉進士及第為華州觀察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故丞相杜祁公與紘皆以清節自高尤難於取士聞公紘所薦也數招致之一見大喜已而祁公自御史中丞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辟公司錄凡事之繁猥者一以委之公歎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祁公為謝願事非他吏不能者不敢煩公公乃從容為陳當世之務所以緩急先後施設之宜又多薦士之賢而在下者於是祁公自以為得益友歲滿知彭州永昌縣監益州交子務再遷太常博士祁公為樞密副使薦於朝得祕閣校理是時諸將兵討靈夏久無功天下騷動盜賊數入州縣殺吏卒吏多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銳意更用二三大臣乃極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員使補闕失公以右正言居諫院上好納諫諍未嘗罪言者而至言宮禁事他人猶須委曲開諷而公獨曰所謂后者正嫡也其餘皆猶婢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上曰用物在有司吾恨不知爾公曰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不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上深嘉納之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公因力言樞密使副當得罪使乃杜祁公也邊將劉滬城水洛于渭州部署尹洙以滬違節度將誅之大臣稍主洙議公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利滬不可罪由是罷洙而釋滬洙公平生所善者也公在諫院所言補益尤多是三者其一人所難言其二人所難處者其後言宰相以其事當去者上竟為罷之因以陳執中為參知政事公又言執中不可用由是上難之公遂求解職於是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而朋黨之論起二三公相繼去位公亦在論中而辨諍愈切不自疑由是罷諫職以右司諫知鄧州徙知安州歷江南兩浙轉運使再遷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府又徙晉州河東轉運使公素羸性淡然寡所好欲恂恂似不能言而內勁果遇事精明議者謂公道德文學宜在朝廷備顧問而錢穀刀筆非其職然公處之益辦至臨疑獄滯訟常立得其情大賊張海郭貌山攻劫商鄧新破南陽順陽公安輯有方常曰教民知戰古法也乃親閱縣弓手教之擊射坐作皆為精兵盜賊為息陝當東西衝吏苦廚傳而前為守者頗毀撤不能有所損至公痛裁節之過客畏其清初無所望而亦莫之毀也陝人賴以紓後遂以為法其為轉運使所至州縣視其職事修廢察

兩賢相遇

大關展

自后以下夫人嬪婦內官九御三代皆然而概以婢妾之一言其二言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則正論也

訓鍊土兵尤宜於承平之世李謂後資弓手爲教以馬嗣同此

監司重執政所以尊朝廷遇范公不少下未爲得體即保州兵變杜公不以時發然棟梁柱石之臣可以一眚掩大德乎余按孫待制所爲不免賢知之過至云范公退而不能無恨信斯言也大衆悖逆范公特匿怨備貌之人耳豈曰能賢甚乎哉並言之難也

其民樂否以此升黜官吏而不納毀譽迥下雖嚴而不害其在兩浙范文正公守杭州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公曰范公貴臣也吾屈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范公遇公無倦色及退而不能無恨公遇范公不少下然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自河東召爲度支副使勤其職不以爲勞已而得疾嘉祐元年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不行疾少間乃留侍讀公博學強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爲人說如其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故學者以謂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宏贍書未及成以嘉祐二年正月戊戌卒于家享年六十公既卒詔取其書藏于祕府贈右諫議大夫又有文集七卷公喜接士務揚人善所得俸廩多所施與撫諸孤兒教育如己子曾祖諱昭博州堂邑主簿祖諱賁尚書庫部員外郎考諱從革不仕以公貴累贈都官郎中母曰長安縣太君李氏娶程氏壽昌縣君子三人長曰宜滑州節度推官次曰寔曰寘皆將作監主簿女三人一適將作監主簿程著餘皆早亡以五年七月丁酉葬公于陽翟縣舊學鄉鳩頭村之北原銘曰

惟學而知方以行其義惟簡而無欲以遂其剛力雖弱兮志則強

積之厚兮發也光宜壽兮奄以藏有深其泉兮有崇其岡永安其固兮百世無傷

在諫院但舉三事而言職克盡可知矣史家高手

梅聖俞墓誌銘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臥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茲坊所居大人誰邪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邮其家粤六月甲申其孤增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于宣州陽城鎮雙歸山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自其家世頗能詩而從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為清麗閑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為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於詩然用以為驩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列言于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為雅頌以歌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祫于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為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遠祖諱邈皆不仕父諱讓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太君束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封南陽縣君再娶刁氏封某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墀曰坰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尚幼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為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為知言銘曰

不戚其窮不困其鳴不躓于艱不履于傾養其和平以發厥聲震越渾鍠眾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其英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評梅詩刻畫

江鄰幾墓誌銘

君諱休復字鄰幾其爲人外若簡曠而內行修飭不妄動於利欲其強學博覽無所不通而不以矜人至有問輒應雖好辯者不能窮也已則默若不能言者其爲文章淳雅尤長於詩淡泊閑遠往往造人之不至善隸書喜琴奕飲酒與人交久而益篤孝於宗族事孀姑如母天聖中與尹師魯蘇子美遊知名當時舉進士及第調藍山尉騎驢赴官每據鞍讀書至迷失道家人求得之乃覺歷信潞二州司法參軍又舉書判拔萃改大理寺丞知長葛縣事通判閬州以母喪去職服除知天長縣事遷殿中丞又以父憂終喪獻其所著書召試充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當慶曆時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者欲累以事去之君友蘇子美杜丞相壻也以祠神會飲得罪一時知名士皆被逐君坐落職監蔡州商稅久之知奉符縣事改太常博士通判睦州徙廬州復得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登聞鼓院爲羣牧判官出知同州提點陝西路刑獄入判三司鹽鐵句院修起居注累遷刑部郎中君於治人則曰爲政所以安民也無擾之而已故所至民樂其簡易至辯疑折獄則或權以術要無不得而不常用亦不自以爲能也君所著書號唐宜鑒十五卷春秋世論三十卷文集二十卷又作神告一篇言皇嗣事以爲皇嗣國大事也臣子以爲嫌而難言或言而不見納故假神告祖宗之意務爲深切冀以感悟又嘗言昭憲太后杜氏子孫宜錄用故翰林學士劉筠無後而官沒其貲宜爲立後還其貲劉氏得不絕君之論議頗多凡與其遊者莫不稱其賢而在上位者久未之用也自其修起居注士大夫始相慶以爲在上者知將用之矣而用君者亦方自以爲得而君亡矣嗚呼豈非其命哉君以嘉祐五年四月乙亥以疾卒于京師即以其年六月庚申葬于陽夏鄉之原君享年五十有六方其亡恙時爲理命數百言已而疾且革其子問所欲言曰吾已著之矣遂不復言曾祖諱濟殿中丞贈駕部員外郎妣李氏始平縣太君祖諱日新駕部員外郎贈太僕少卿妣孫氏富陽縣太君考諱中古太常博士贈工部侍郎妣張氏仁壽縣太君夫人夏侯氏永安縣君金部郎中彧之女先君數月卒子男三人長曰楙簡并州司戶參軍次曰楙相太廟齋郎次曰楙迪女三人長適祕書丞錢袞餘尚幼君姓江氏開封陳留人也自漢轅陽侯德居於陳留之圉城其後子孫分散而君世至今居圉城不去自高祖而上七世葬圉南夏岡由太父而下三世乃葬陽夏

銘曰

彼馳而我後彼取而我不豈用力者好先而知命者不苟嗟吾鄰

幾兮卒以不偶舉世之隨兮君子之守衆人所亡兮君子之有其失一世兮其有不朽惟其自以爲得兮吾將誰咎

簡潔公故人誌銘如此等作政使後人不得襲爲窠臼

驗至此字辛而會仁廟時首尚有乃厥矣及史公曰黎之二十人其去前日者不可以不張

墓誌銘 原第三十四卷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于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爲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爲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

守道以詩賈禍亦以得名[illegible]

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闕居徂徠後官于南京嘗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爲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爲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惟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已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楊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於心至其遇世譏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于徂徠

無意中忽感故妙

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沒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于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爲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遹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亦云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石先生讀書好事雖非中道然近乎聖門之狂志文亦疎宕利時藝但惜其多未調耳

前言蘇先生作在歐陽為翰林知歐陽之文其生不能出而此志文歎先生之學非歐陽公不能發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之行義修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久矣當至和嘉祐之間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於時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辯宏偉讀者悚然想見其人既見而溫溫似不能言及即之與居愈久而愈可愛間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曾祖諱祐祖諱杲父諱序贈尚

書職方員外郎三世皆不顯職方君三子曰澹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閭親族皆怪之或問其故職方君笑而不答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為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為吾學也悉取所為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為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涵畜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

文一收應法

遲志也愨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為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別之初修為上其書召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試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祿與陳州項城縣令姚闢同修禮書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贈光祿寺丞敕有司具舟載其喪歸於蜀君娶程氏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先早卒軾今為殿中丞直史館轍權大名府推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遲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君善與人交急

人患難死則卹養其孤鄉人多德之蓋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汩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聖人之旨見矣作易傳未成而卒治平四年十月壬申葬于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君生於遠方而學文晚成常歎曰知我者惟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

蘇顯唐世實欒城人以官留眉蕃蕃子孫自其高曾鄉里稱仁偉歟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其存不朽其嗣彌昌嗚呼明允可謂不亡

集中諸名士墓銘此為第一

贈太子太傅胡公墓誌銘

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傅胡公諱宿字武平其先豫章人也後徙常州之晉陵世有隱德爲晉陵著姓公舉進士中天聖二年乙科爲眞州楊子尉縣大水漂溺居民令不能救公曰拯溺吾職也卽率公私舟活數千人歲滿調廬州合肥主簿張丞相士遜稱其文行薦諸朝召試學士院爲館閣校勘與修北史改集賢校理通判宣州三遷太常博士判吏部南曹賜緋衣銀魚出知湖州爲政有惠愛築石塘百里捍水患大興學校學者盛於東南自湖學始公丁母夫人憂去而州人思之名其塘曰胡公塘學者爲公立生

祠于學中至今祠之公居喪毀瘠過禮三年不居于內服除爲三司鹽鐵判官轉尚書祠部員外郎判度支局院知蘇州兩浙路轉運使召還修起居注以本官知制誥兼勾當三班院已而兼判吏部流內銓入內都知楊懷敏坐衛士夜盜入禁中驚乘輿斥出爲和州都監懷敏用事久勢動中外未幾召復故職公封還辭頭不草制論曰衛士之變蹤跡連懷敏得不窮治誅死幸矣豈宜復在左右其命遂止久之拜公翰林侍讀學士遷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判館事兼端明殿學士累遷尚書左司郎中兼知通進銀臺司審刑院羣牧使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醴泉宮判尚書禮部遂判都

提起寫生

爲治有體凡由度三代之所行而今可行者皆體也商鞅變秦而廢之繩人以法若束濕薪治體盡失矣一切以吏議從事殆商鞅之流毒餘禍而卜十公是言等一復讀而悲之

易提

公學問不讓漢儒歐陽公

省再知禮部貢舉奉使契丹館伴北朝人使亦皆再而虜人嚴憚之公爲人清儉謹默內剛外和羣居笑語讙譁獨正容色溫溫不動聲氣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其蒞官臨事愼重不輒發發亦不可回止而其趣要歸於仁厚至誠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按籍舉行公以謂養廉恥厚風俗宜有漸而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法使人得自言而全其美節朝廷嘉其言是至今行之皇祐新樂成議者多異論有詔新樂用於常祀朝會而郊廟仍用舊樂公言書稱同律而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用而新樂未施於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

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皆不可近制禮部四歲一貢士議者患之請更爲間歲議已定公獨以爲不然曰使士子廢業而奔走無寧歲不如復用三歲之制也衆皆以公言爲非行之數年士子果以爲不便而卒用三歲之制仁宗久未有皇子羣臣多以皇嗣爲言未省公以學士當作青詞禱嗣于山川卽建言儲位久虛非所以居安而慮危願擇宗室之賢者立之以慰安天下之心語甚切至公學問該博兼通陰陽五行天人災異之說南京鴻慶宮災公以謂南京聖宋所以受命建號而大火主於商丘國家乘火德而王者也今不領於祠官而比年數災宜修火祀事下太常歲以長吏

此誌亦力追班掾此段則浸淫乎京房李尋諸人傳矣

金坑自不宜置公特借災異以止其慾

漢人傅會

奉祠商丘自公始慶曆六年夏河北河東京東同時地震而登萊尤甚公以歲推之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於子而極於亥然陰猶彊而未即伏陽猶微而未即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而其位在乾今西北二虜中國之陰也宜為之備不然必有內盜起於河朔明年王則以貝州叛公又以為登萊視京師為東北隅乃少陽之位也今二州並置金坑多聚民以鑿山谷陽氣損泄故陰乘而動縣官入金歲幾何小利而大害可即禁止以寧地道皇祐五年正月會靈宮災是歲冬至祀天南郊以三聖並配明年大旱公曰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殆郊丘並配之失也即建言並配非古宜用迭配如初詔其後并州議建軍為節鎮公以星土考之曰昔高辛氏之二子不相能也堯遷閼伯於商丘主火而商為宋星遷實沈於臺駘主水而參為晉星國家受命始於商丘王以火德又京師當宋之分野而并為晉地參商仇讐之星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自宋興平僭偽并最後服太宗剗之不使列於方鎮八十年矣謂宜如舊制公在翰林十年多所補益大抵不為苟止而妄隨故其言或用或不用或後卒如其言然天子察公之忠欲大用者久矣嘉祐六年八月拜公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公既慎靜而當大任尤顧惜大體而羣臣方建

尤傅會

猶存宋初李文靖數大老

進退賢否之亂而知獨照○公諸議多議治體而議致仕罷變法其于治體尤深

利害多更張庶事以革弊公獨厭之曰變法古今難之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又以謂契丹與中國通好六十餘年自古未有也善待夷狄者謹為備而已今三邊武備多弛牧馬著虛名於籍可乘而戰者百無一二又謂滄州宜分為二路以禦虜此今急務也若其界上交侵小故乃城寨主吏之職朝廷宜守祖宗之約不宜爭小利而隳大信深戒邊臣生事以為功在位六年其論議類皆如此英宗即位拜給事中治平三年累上表乞致仕不允久之拜尚書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知杭州為政不畧細故或謂大臣不宜自勞公曰此民事也吾不敢忽以是民尤愛之明年今上即位遷左丞五月公以疾告遂除太子少師致仕命未至而公以六月十一日薨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三即以其年十一月某日葬于常州晉陵縣萬安鄉之隆亭公之曾祖諱持累贈太傅曾祖妣歐陽氏追封晉陵郡太夫人祖諱徽累贈太師祖妣楊氏追封華陰郡太夫人余氏嘉興郡太夫人余氏丹陽郡太夫人龔氏武陵郡太夫人父諱霖累贈太師兼中書令妣沈氏追封東陽郡太夫人貝氏南陽郡太夫人李氏金城郡太夫人公累階光祿大夫勳上柱國開國安定郡公食邑二千八百戶實食封四百戶賜推誠保德翊戴功臣初娶吳氏追封蘭陵郡夫人再娶何氏

封南康郡夫人子男五人長曰宗堯今爲都官員外郎次曰宗厚秘書省
正字早卒次曰宗質國子博士次曰宗炎著作佐郎次曰宗厚秘書省
正字早卒女四人皆適士族孫志修太常寺大祝行修守秘書省
校書郎備修試秘書省校書郎世修德修安修奕修愼修益修公
自爲進士知名于時楊文公億得其詩題于秘閣歎曰吾恨未識
此人其舉進士也謝陽夏公絳爲公爲第一公名以此益彰而謝
公亦以此自負少嘗善一浮圖其人將死謂公曰我有秘術能化
瓦石爲黃金子其葬我我以此報子公曰爾之後事吾敢不勉秘
術非吾欲也浮圖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其篤行自勵至於貴顯

常如布衣時有文集四十卷銘曰
死矣胡公順外剛中惟初暨終一德之恭公之燕居其氣温温舉
必可法思而後言公在朝廷正色侃侃蔚名嘉謀憂深慮遠不迎
利趨不畏勢反有或不從後必如之久而愈信孰不公思侍從之
親樞機之密名望三朝清職峻秩愷悌之仁宜國黃耇七十而止
孰云多壽惟善在人刻銘不朽
胡公爲人仁厚學問該博而余所尤服者則副樞時所議論也
守祖宗成法謹邊備而不急小利果如此安有熙寧之擾宣和
海上之盟以致靖康九族北轅之禍哉公之先見智于耆龜矣

今慶曆圖治有味乎其言之[illegible]本末[illegible]蓋嘗日衆賢聚于朝人才虛已以待可謂千載一時而惜乎其不能久也天下欲治之主不世出卒而遇不世出之主然且以杜范韓富諸君子成之猶難[illegible]小人敗之甚易他可知已治日常少亂日常多今[illegible]此不能[illegible]而歎

墓誌銘原第三十五卷

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

公諱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也天聖八年舉進士甲科爲漳州
軍事判官西京留守推官改著作佐郎館閣校勘慶曆三年以秘
書丞集賢校理知諫院兼修起居注是時天下無事士大夫弛於
久安一日元昊叛師久無功天子慨然厭兵思正百度以修太平
既已排群議進退二三大臣又詔增置諫官四員使拾遺補闕所
以遇之甚寵公以材名在選中遇事感激無所迴避權倖畏斂不
敢撓法干政而上得益與大臣圖議明年慶下詔書勸農桑興學

校革弊修廢而天下悚然知上之求治矣於此之時言事之臣無
日不進見而公之補益爲尤多四年以右正言直史館出知福州
以便親遂爲福建路轉運使復古五塘以溉田民以爲利爲公立
生祠于塘側又奏減閩人五代時丁口稅之半丁父憂服除判三
司鹽鐵勾院復修起居注今參知政事唐公介時爲御史以直言
忤旨貶春州別駕廷臣無敢言者公獨論其忠人皆危之而上悟
意解唐公得改英州遂復召用皇祐四年遷起居舍人知制誥兼
判流內銓御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坐論梁丞相適罷臺職除他
官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後屢有除授非當者必皆封還之而上

君明臣忠

所謂變民之俗除其甚害

也害不極道無以見除害之功此處節省不得

宋時閩亦然

牽入開封是合敘法亦是追敘法

遇公益厚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命特賜冠帔以寵之至和元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三年以樞密直學士知泉州徙知福州未幾復知泉州公爲政精明而於閩尤知其風俗至則禮其士之賢者以勸學興善而變民之故除其甚害往時閩人多好學而專用賦以應科舉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公爲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爲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著稱鄉里公皆折節下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屠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爲孝否則深自愧恨爲鄉里羞而姦民游手無賴子幸而貪飲食利錢財來者無限極往往至數百千人至有親亡秘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者有力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債終身困不能償公曰弊有大於此邪即下令禁止至於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絕之然後擇民之聰明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條其事作五戒以教諭之久之閩人大便公既去閩人相率詣州請爲公立德政碑吏以法不許謝即退而以公善政私刻于石曰俾我民不忘公之德嘉祐九年召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三司開封世稱省府爲難治而易以毀譽居者不由以遷則由以敗而敗者十常四五公居之皆有能名其治京師談笑無留事尤喜

破姦發隱吏不能欺至商財利則較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用必使下完而上給下暨百司因習蠹弊切磨剗剔久之簿書纖悉紀綱條目皆可法七年季秋大享明堂後數月仁宗崩英宗即位數大賞賚及作永昭陵皆猝辦於縣官經費外公應煩愈閒暇若有餘而人不知勞遂拜三司使居二歲以母老求知杭州即拜端明殿學士以往三年徙南京留守未行丁母夫人憂明年八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有六蔡氏之譜自晉從事中郎克以來世有顯聞其後中衰隱德不仕公年十八以農家子舉進士爲開封第一名動京師後官于閩典方州領使一路二親尚皆無恙閩人瞻望咨嗟不榮公之貴而榮其父母母夫人尤有壽年九十餘飲食起居康强如少者歲時爲壽母子鬢髮皆皤然而命服金紫煌煌如也至今閩人之爲子者必以夫人祝其親爲父母者必以公教其子也公於朋友重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爲位以哭盡哀乃止嘗會飲會靈東園坐客有射矢誤傷人者客遽指爲公矢京師喧然事既聞上以問公公即再拜媿謝終不自辯退亦未嘗以語人公爲文章清遒粹美有文集若干卷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爲人書故其殘章斷稿人悉珍藏而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勑公書

[勁節]

則辭不肎書曰此待詔職也公累官至禮部侍郎既卒翰林學士王珪等十餘人列言公賢其亡可惜天子新即位未及識公而聞其名久也爲之惻然特贈吏部侍郎官其子旻爲祕書省正字孫傳及弟之子均皆守將作監主簿而優以賻卹以旻尚幼命守吏助給其喪事曾祖諱顯皇不仕祖諱恭贈工部員外郎父諱琇贈刑部侍郎母夫人盧氏長安郡太君夫人葛氏永嘉郡君子男三人曰匀將作監主簿曰旬大理評事皆先公卒幼子旻也女三人一適著作佐郎謝仲規二尚幼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于莆田縣某鄉將軍山銘曰

誰謂閩遠而多奇產產非奇寶惟士之賢嶷嶷蔡公其人傑然奮躬當朝讜言正色出入左右彌縫補益間歸于閩有政在人食不畏蠱喪不憂貧疾者有醫學者有師問誰使然孰不公思有高其墳有拱其木凡閩之人過者必肅

端明以讜言有功於國而惠政尤在閩故記之如此末述天倫之盛至今宛然

[以職爭]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公諱敞字仲原父姓劉氏世爲吉州臨江人自其皇祖以尚書郎有聲太宗時遂爲名家其後多聞人至公而益顯公舉慶曆六年進士中甲科以大理評事通判蔡州丁外艱服除召試學士院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尚書考功於是夏英公既薨天子賜謚曰文正公曰此吾職也即上疏言謚者有司之事也且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疏凡三上天子嘉其守爲更其謚曰文莊公曰姑可以止矣權判三司開坼司又權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至和元年九月召試遷右正言

[奉使大生色]

[閎習博物]

知制誥宦者石全彬以勞遷宮苑使領觀察使意不滿退而慍有言居三日正除觀察使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命遂止二年八月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道自古北口迴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古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羞媿即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所謂駮也爲言其形狀聲音皆是虜人益歎服三年使還以親嫌求知揚州歲餘遷起居舍人徙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居數月召

二議皆先著丞相禮官之失

深慨

此志順敘體惟述諫諍事小發益吏治文學但所引提其要者

遷糾察在京刑獄修玉牒知嘉祐四年貢舉稱爲得人是歲天子下以孟冬祫既廷告丞相用故事率文武官加上天子尊號公上書言尊號非古也陛下自寶元之郊止羣臣毋得以請迨今二十年無所加天下皆知甚盛德奈何一旦受虛名而損實美上曰我意亦謂當如此遂不允羣臣請而禮官前祫請祔郭皇后於廟自孝章以下四后在別廟者請毋合食事下議議者紛然公之議曰春秋之義不薨于寢不稱夫人而郭氏以廢薨按景祐之詔許復其號而不許其謚與祔謂宜如詔書又曰禮於祫未毀廟之主皆合食而無帝后之限且祖宗以來用之傳曰祭從先祖宜如故於是皆如公言公既驟屈廷臣之議議者已多仄目既而又論呂溱過輕而責重與臺諫異由是言事者亟攻之公知不容于時矣會永興闕守因而請行即拜翰林侍讀學士充永興軍路安撫使兼知永興軍府事長安多富人右族豪猾難治猶習故都時態公方發大姓范偉事獄未具而公召由是獄屢變連年吏不能決至其事聞制取以付御史臺乃決而卒如公所發也公爲三州皆有善政在揚州奪發運使冒占雷塘田數百頃予民民至今以爲德其治鄆永興皆承旱歉所至必雨雪蝗輒飛去歲用豐稔流亡來歸令行民信盜賊禁止至路不拾遺公於學博自六經百氏古今傳

紀下至天文地理卜醫數術浮屠老莊之說無所不通其爲文章尤敏贍嘗直紫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公方將下直爲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數千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公知制誥七年當以次遷翰林學士者數也久而不遷及居永興歲餘遂以疾聞八年八月召還判三班院太常寺公在朝廷遇事多所建明如古渭州可弃孟陽河不可開樞密使狄青宜罷以保全之之類皆其語在士大夫間者若其規切人主直言逆耳至於從容進見開導聰明賢否人物其事不聞于外廷者其補益尤多故雖不合於世而特被人主之知方嘉祐中嫉者衆而攻之急其雖危而得無害者仁宗深察其忠也及侍英宗講讀不專章句解詁而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每見聽納故尤奇其材已而復得驚眩疾告滿百日求便郡上曰如劉某者豈易得也復賜以告上每宴見諸學士時時問公少間否賜以新橙五十勞其良苦疾少間復求外補上悵然許之出知衞州未行徙汝州治平三年召還以疾不能朝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熙寧元年四月八日卒于官舍享年五十嗚呼以先帝之知公使其不病其所以用之者豈一翰林學士而止哉方公以論事忤於時也又有構爲謗語以怒時相者及歸自雍丞相韓公方欲還公學士未及而公病遂止於此豈非其

命也夫公累官至給事中階朝散大夫勲上輕車都尉開國彭城
爵公邑戸二千一百實食者三百曾祖諱璵贈大理評事祖諱式
尚書工部員外郎贈戸部尚書考諱立之尚書主客郎中贈工部
尚書公再娶倫氏皆侍御史程之女前夫人先公早卒後夫人以
公貴累封河南郡君子男四人長定國郊社掌座早卒次奉世大
理寺丞次當時大理評事次安上太常寺大祝女三人長適大理
評事韓宗直二尚幼公既卒天子推恩録其兩孫望旦二族子安
世皆試將作監主簿公爲人磊落明白推誠自信不爲防慮至其
屢見侵害皆置而不較亦不介于胸中居家不問有無喜賙宗族

既卒家無餘財與其弟攽友愛尤篤有文集六十卷其爲春秋之
説曰傳曰權衡曰説例曰文權曰意林合四十一卷又有七經小
傳五卷弟子紀五卷而七經小傳今盛行於學者二年十月辛酉
其弟攽與其子奉世等葬公于祥符縣魏陵鄉祔于先墓以來請
銘乃爲之銘曰
嗚呼惟仲原父學彊而博識敏而明坦其無疑一以誠見利如畏
義必爭觸機履險危不傾畜大不施奪其齡惟其文章粲日星雖
欲有毀知莫能維古聖賢皆後亨有如不信考斯銘

奉使契丹一事有春秋士大夫之遺風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此

通經博古之士國家不可一日不畜也

本其夫之言以爲之誌

不媿女士

墓誌銘 原第三十六卷

南陽縣謝氏墓誌銘

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內之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丐我以銘而葬焉予諾之未暇作居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爲言且曰吾妻故太子賓客諱濤之女希深之妹也希深父子爲時聞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歸吾凡十七年而卒卒之夕斂以嫁時之衣甚矣吾貧可知也然謝氏怡然處之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及豐侈而必精以旨其衣無故新而澣濯縫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卑陋而庭宇灑掃必肅以嚴其平居語言容止必從容以和吾窮於世久矣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屏竊聽之間則盡能商榷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吳興或自外醉而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悅否則歎曰君所交皆一時賢儁豈其屈己下之邪惟以道德焉故合者尤寡今與是人飲而歡邪是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歎曰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江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爲婦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居貧而不困者其性識明而知道理多此類嗚呼其生也迫吾之貧而沒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其平生尤知文章爲可貴歿而得此庶幾以慰其魂且塞予悲此吾所以請銘於子之勤也若此予忍不銘夫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陽縣君二男一女以其年七月七日卒于高郵梅氏世葬宛陵以貧不能歸也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潤州之某縣某原銘曰

高崖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土厚而堅居之可樂兮卜者曰然骨肉歸土兮魂氣升天何必故鄉兮然後爲安

序治家處貧賢內助

前數言婦德已盡已下推本世家殺廣生色是一法

廣平郡太君張氏墓誌銘

故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贈禮部尚書號略楊公之夫人曰廣郡太君張氏其先爲青州人後徙爲開封人也楊公諱大雅以文行知名于時號有清節夫人佐公以勤儉治其家教子弟和宗族皆有法公以明道元年某月某日薨後二十有四年至和二年六月某日夫人以疾卒于高郵以嘉祐元年十二月某日葬于杭州錢塘縣履泰鄉湖西村隱靈山祖塋之西夫人曾祖嗣當五代之亂不顯祖平舉三禮太宗皇帝爲晉王署平押衙爲人剛果有智謀以此尤見親信官至三司鹽鐵使父從古莊宅副使景德中以殿直從李繼隆軍繼隆戰敗從古入見陳繼隆所以敗之狀其言甚辨稱旨會宜州蠻畔乃以從古爲供奉官守宜州從古招降叛蠻秩滿罷人以內殿崇班馮勵代之蠻復叛攻宜州斬勵而去告邊吏曰得張侯守宜州我則聽命即復遣從古守宜州凡七年蠻無事從知澧州而宜州人陳進反攻嶺南驛召從古以爲巡撫副使與賊戰象州斬首萬餘級已破進留宜州以疾卒宜人爲立廟于州北韓婆嶺慶曆中蠻賊區希範攻宜桂轉運使杜杞禱兵于廟下吏其名曰制勝嶺至今宜人祀之蓋楊氏自漢以來世有令

子長遇之之間

舉迨公千餘歲常有顯人而張氏威烈信于一方楊氏以德張氏以功合二族之美而夫人爲淑女爲賢婦爲母享年六十以壽終公先娶漳南縣君張氏生子二人曰洎虞部員外郎曰濬殿中丞女三人長適國子博士袁成師次大理寺丞李嚴次殿中丞溫嗣良夫人生子男四人曰泳大理寺丞曰漸奉禮郎曰沆太子中舍曰渢衛尉寺丞有女一人歸于修女之適李氏者今封武原縣太君餘女及濬泳漸皆先夫人而亡孫男十四人嗚呼惟德與功與賢法皆宜銘銘曰

有邑清河遂開其邦又徙南陽皆以夫榮後用子封京兆廣平宜其夫子有淑其聲子孫之思考德有銘

行狀 原第三十八卷

尚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蔡公行狀

公諱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皇祖以下始著籍於膠東公幼依外舅劉氏能自力爲學初作詩已有動人語今相國李公見之大驚謂公之皇考曰兒有大志宜善視之州舉進士第一以書薦其里人史防而居其次祥符八年眞宗皇帝采賈誼置器之說試禮部所奏士讀至公賦有安天下意歎曰此宰相器也凡貢士當賜第者攷定必召其高第數人並見又參擇其材質可者然後賜第一及公召見衣冠偉然進對有法天子爲無能過者亟以第一賜之

初拜將仕郎將作監丞通判兗州太守王臻治政嚴急喜以察盡爲明公務爲裁損濟之以寬獄訟爲之不究逾年通判濰州民有告某氏刻僞稅印爲姦利者已逾十年蹤跡連蔓至數百人公歎曰盡利於民民無所逃此所謂法出而姦生者邪是爲政者之過也爲緩其獄得減死者十餘人餘皆釋而不問濰人皆曰公德於我使我自新爲善人由是風化大行天禧二年還京師嘗召試時大臣有用事者意不悅公居數月不得召久而天子記其姓名趣使召試拜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階再加爲宣德郎勳騎都尉主判三司開拆司賜緋衣銀魚遷右正言階朝奉郎勳上騎都尉今天子卽位遷右司諫眞宗新棄天下天子諒陰不言丁晉公用事專權欲邀致公許以知制誥公拒不往益堅已而寇萊公王文康公皆以不附己連黜公歸歎曰吾受先帝之知而至於此豈宜爲權臣所脅得罪非吾懼也既而晉公敗士嘗爲其用者皆恐懼獨公終無所屈未幾同修起居注又拜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流內銓賜服金紫改三司戶部度支二副使轉勳輕車都尉借給事中奉使契丹天聖八年拜啓居舍人知制誥同知審官院會靈宮判官充翰林學士加侍讀學士賜爵汝南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太后修景德寺成詔公爲記而宦者羅崇勳主營寺事使人陰謂公曰善爲記當得參知政事公故遲之頗久使者數趣終不以進崇勳怒譖之太后遷禮部郎中改龍圖閣直學士出爲西京留守是時魯肅簡公方參知政事爭之太后前卒不能留以親便求改密州遭歲旱除其公田之租數千石又請悉除京東民租弛其鹽禁使民得買海易食以救其飢東人至今賴之皆曰使吾人百萬口活而不飢者蔡公也徙南京留守進爵侯增邑戶五百爲一千階朝散大夫召還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判吏部流內銓遷給事中勳護軍增邑五百爲千五百戶莊獻明肅皇太后崩議尊楊太妃爲太后垂簾聽政議決召百官賀公曰天子明

大事一

聖奉太后十餘年今始躬親萬事以慰天下之心豈宜女后相繼稱制且自古無有固止不追班太妃卒不預政止稱太后於宮中

大事二

復爲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京師有指荆王爲飛語者內侍省得三司小吏鞫之連及數百人上聞之大怒詔公窮治迹其所來無端而上督責愈急有司不知所爲京師爲之恐動公以謂謬妄之說起於小人不足窮治且無以慰安荆王危疑之心奏疏論之一夕三上上大悟乃可其奏止皆數人而已中外之情乃安

副樞一議

拜樞密副使進爵公增邑戶五百爲二千南海蠻酋虐其部人部人款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以爲叛蠻不可納宜還其部公獨以爲蠻去殘酷而歸有德且以求生宜內之荆湖賜以閒田使自營今縱卻之必不復還其部苟散入山谷當爲後患爭之不能得其後數年蠻果爲亂殺將吏十餘人宜桂以西皆聳朝廷頗以爲憂

參政三議

景祐元年遷禮部侍郎參知政事二年賜號推忠佐理功臣進階正奉大夫勳柱國郭皇后廢京師富人陳氏女有色選入宮爲后公爭之以爲不可自辰至巳辯論不已上意稍悟遂還其家河決橫壠改而北流議者以爲當塞公曰水性下而河北地卑順其所趨以導之可無澶滑壅潰之患而貝博數州得在河南於國家便但理堤護魏州而已從之澶滑果無患契丹祭天於幽州以兵屯界上界上驚騷議者欲發大軍以備邊公獨料其必不動後卒無事

相結

公在大位臨事不回無所牽畏而恭謹謙退未嘗自伐天下推之爲正人縉紳之士倚以爲朝廷重三年頻表求解職不許明年遂罷以戶部侍郎歸班改賜推誠保德功臣勳上柱國久之出知潁州寶元二年四月四日以疾卒于官公在潁州聞西方用兵惻然有憂國心自以待罪外邦不得盡其所懷使其弟稟言西事甚詳公之卒故吏朱寀至潁潁之吏民見寀號泣拜於馬前指公嘗所更歷施爲曰此公之迹也其爲政有仁恩所至如此平生喜薦士如楊偕郭勸劉隨麗籍段少連比比爲當時名臣公爲人神色明秀鬚眉如畫精學博聞寬大沉默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其莅官行已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誣如此謹按贈兵部尚書於今爲三品其法當謚敢告有司謹狀

此狀以請謚也故叙世祖父享年及配及子孫皆不書

詳稜是狀體若蔡公者庶幾侃侃有大臣之風矣眞宗曰此宰相器也知言哉

六一居士全集錄卷四終

宋歐陽六一居士全集錄目

六一居士全集錄卷五

記 原第三十九卷

峽州至喜亭記

蜀於五代為僭國以險為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內四方次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鳳水道岷江不絕于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眾水出三峽為荊江傾折回直捍怒鬬激束之為湍觸之為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潰漂沒不見蹤迹故凡蜀之可以充內府供京師而移用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急之物乃下于江若棄之然其為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為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為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瀝酒再拜相賀以為更生尚書虞部郎中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為舟者之停留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為行人之喜幸夷陵固為下州廩與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為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愷悌君子者矣自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于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

書故凡公之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修焉

形容險處犖然

畫舫齋記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爲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戸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温室之奥則穴其上以爲明其虚室之疏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爲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崷崒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彖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爲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爲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絶淮浮于大江至於巴峡轉而以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羇窮不

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叫號神明以脱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爲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冐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恵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飽廪食而安署居追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檝之危蛟黿之出没波濤之洶欻宜其寝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邪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冐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千里則舟之行

豈不樂哉顧予誠有所未暇而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置于壁

序齋有意趣下一語一解俱屬淺制

智勇忠三字歸重忠上

王彦章畫像記

太師王公諱彦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爲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爲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彦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跟上忠字來咏歎數行）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汙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又節一勇字總結一住）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爲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

特拈德勝一戰以寫公之智勇

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爲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爲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非拘牽常筭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

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眞也公尤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爲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尚想乎其人况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

自公在梁至出于天性而然揭出公之勇忠爲第一段以家傳補舊史而盛稱德勝一戰爲第二段復來通判以下則專言畫像也爲第三段低徊慨慕善善也長歐公諸記第一作

吉州學記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爲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爲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爲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爲勞其良材堅甓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爲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爲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而濫官于朝進不能贊揚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

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爲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怠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于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爲公卿問于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于其里而長幼相孝慈于其家行于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于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是公桑梓學記特揚天子立學致治之盛而以學之大成勗其鄉之吏與望其鄉之人董醇寘茂兼而有之後有作者無出其右

豐樂亭記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脩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

書以名其亭焉

唐人喜言開元事是亂而思治此豐樂二字直以五代干戈之滁形今日百年無事之滁是治不忘亂也一悲一幸文情各極

醉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瑯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峰之間者釀泉也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清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諠譁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頹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鳥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淺易近俗

乃遂成一蹊徑然其中有畫工所不能到處

菱溪石記

菱溪之石有六其四爲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臥於谿側以其難徙故得獨存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谿傍人見其可怪往往祀以爲神菱谿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李濆爲荇谿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道山下以地求之今無所謂荇谿者詢於滁州人曰此谿是也楊行密據淮南淮人爲諱其嫌名以荇爲菱理或然也谿傍若有遺址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即劉氏之物也金僞吳時貴將與行密俱起合淝號三

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卒而乃能知愛賞奇異爲兒女子之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於富貴之佚欲而然邪想其陂池臺榭奇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爲編民尚有居谿旁者予感夫人物之廢興惜其可愛而反棄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立于亭之南北亭負城而近以爲滁人歲時嬉遊之好夫物之奇者棄沒於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之士其平生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堙零落至於子孫泯沒而無聞況欲長有此石乎用此可爲富貴者之戒而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

考訂不苟就中生出感慨議論最有情

有美堂記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于杭。（梅公名摯）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爲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爲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爲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爲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爲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頹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爲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

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游士爲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游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說有美堂爲天下遊觀第一，而議論層折，得力在數虛字，亦最利舉業家

相州晝錦堂記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於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爲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

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爲公榮桓圭袞冕不足爲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晝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于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爲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爲榮而以爲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爲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太近人矣然其氣調自美最利時文

得體然非仁宗不足以當之

仁宗御飛白記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于汝陰，因得閱書于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爲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爲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從臣於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予窮於世久矣，少不悅於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介之賤，使得與羣賢並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閑，不邇聲色，方與羣臣從容於翰墨之娛，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爲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壠畝之間，而况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泫然流涕而書之。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輝而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于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燭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

告者就翰墨說遺逸答者就遺逸推德澤楊子雲言思數若宋仁宗其沒而見思久而愈不可數者與

以議論勝

峴山亭記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爲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爲雖不同，然皆足以埀於不朽。而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己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爲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爲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煇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爲光祿堂。又欲紀其事于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于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予。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

道遊則其爲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爲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煙之杳靄出沒于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皆不復道也

山川草木空曠有無之觀畢竟不宜太略然發端九個字已若

書聞

序　原第四十一卷

釋祕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祕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祕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祕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于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于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胠其橐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峍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

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叙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一氣直下而盛衰各見奇絶按祕演惟儼俱交曼卿而曼卿奇士所交二僧皆以奇合者故二序磊落縱恣爲送浮屠文闘一法門矣

釋惟儼文集序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雖學于佛而通儒術喜爲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懽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絶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趨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泛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爲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才若不皆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絶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尚安能酣豢於富貴而無爲哉醉則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邪然惟儼雖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與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師之東以謀其終乃斂平生所爲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爲我序其文然

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贍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

勃勃有奇氣然惟儼所謂坐人語大是正論

詩譜補亡後序

歐陽子曰昔者聖人已沒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棄於秦自漢已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訛謬得以麤備傳于今者豈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倀倀於去聖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然則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牴牾質於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必徒爲異論以相訾也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稷契下迄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詁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爲改易者意其爲說不止於箋傳而已恨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言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祕書所藏亦無之慶曆四年奉使河東至于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缺自周公致太平已上

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爲訛舛悉皆顚倒錯亂不可復考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皆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於周邶鄘出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豳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第也初予未見鄭譜嘗略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鄭之說爲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

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以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豈好爲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增損塗乙改正者三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矣

至言也今詩書之註列于學官者開卷即與古註異何其異于公所云乎可慨矣

集古錄目序

起轉繼合間架何等超法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鑛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餱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于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

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轉寫失眞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

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妙心絕

不貴象犀金玉而寶古來文字之傳公所自喜在此其寓意轉

此時小人猶有公道今有怨其人不詆其文者乎鮮矣

蘇氏文集序

起法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婿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于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于一時必有收而寶之于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掩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于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于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于有司見時學

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爲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于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

應 精 前段發揚其文章此段慨惜其遭際 詳

唏噓流涕典則森然諸序中匠心之搆

序　原第四十二卷

送楊寘序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閑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夫琴之爲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爲宮細者爲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必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廕調爲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

千秋絕調此移我情風雨如晦取公此序朗誦數過亦足解幽憂之疾

下一段字俯側至矣

送曾鞏秀才序

廣文曾生來自南豐入太學與其諸生羣進於有司有司斂羣材操尺度槩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棄之雖有魁壘拔出之材其一累黍不中尺度則棄不敢取幸而得良有司不過反同衆人歎嗟愛惜若取捨非己事者諉曰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有司固不自任其責而天下之人亦不以責有司皆曰其不中法也不幸有司尺度一失乎則往往失多而得少嗚呼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況若曾生之業其大者固以魁壘其於小者亦可以中尺度而有司棄之可怪也然曾生不非同進不罪有司告予以歸思廣其學而堅其守予初駭其文又壯其志夫農不咎歲而菑播是勤其水旱則已使一有穫則豈不多邪曾生橐其文數十萬言來京師京師之人無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若予者豈能求生而生辱以顧予是京師之人既不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獨余得也於其行也遂見於文使知生者可以弔有司之失而賀余之獨得也

極口稱許重罪有司結處以知文自喜政其深契曾文處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五代之初天下分爲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爲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荊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幾知□□明發者之歟）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于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率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爲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荊南西拜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遠望遂遊東山窺綠蘿溪坐盤石文初愛之留數日乃去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爲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尚未爲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泝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絕乃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不過述秀才一家世耳文情所之挹盡巴蜀千里江山之秀

謝氏詩序

天聖七年予始遊京師得吾友謝景山景山少以進士中甲科以善歌詩知名其後予於他所又得今舍人宋公所爲景山母夫人之墓銘言夫人好學通經自教其子乃知景山出於甌閩數千里之外負其藝於大衆之中一賈而售遂以名知於人者繋其母之賢也今年予自夷陵至許昌景山出其女弟希孟所爲詩百餘篇然後又知景山之母不獨成其子之名而又以其餘遺其女也景山嘗學杜甫杜牧之文以雄健高逸自喜希孟之言尤隱約深厚守禮而不自放有古幽閒淑女之風非特婦人之能言者也然景山嘗從今世賢豪者遊故得聞於當時而希孟不幸爲女子莫自章顯於世昔衛莊姜許穆夫人錄於仲尼而列之國風今有傑然巨人能輕重時人而取信後世者一爲希孟重之其不泯沒矣予固力不足者復何爲哉復何爲哉希孟嫁進士陳安國卒時年二十四

本國風所錄欲傚以傳希孟之詩儼雅之至

梅聖俞詩集序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羇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爲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爲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爲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爲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爲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爲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羇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于吳興已來所

作文爲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于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遺藁千餘篇并書所藏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爲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韓子云愁苦之音易好文不出此語衍成一篇絕世文字

序 原第四十三卷

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

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古之傳者爲有幸不幸焉古之言者能爲可傳不能保其必傳也公特就著書而不幸不傳者大發感慨正其好文之至看作阻人立言者人非

曠觀亦至論

廖氏文集序

自孔子歿而周衰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六經於是中絕漢興蓋久而後出其散亂磨滅既失其傳然後諸儒因得措其異說於其間如河圖洛書怪妄之尤甚者余嘗哀夫學者知守經以篤信而不知偽說之亂經也屢爲說以黜之而學者溺其久習之傳反駭然非予以一人之見決千歲不可考之是非欲奪衆人之所好徒自守而世莫之從也余以謂自孔子沒至今二千歲之間有一歐陽脩者爲是說矣又二千歲焉知無一人焉與脩同其說也又二千歲將復有一人焉然則同者至于三則後之人不待千歲而有也同予說者既衆則衆人之所溺者可勝而奪也夫六經非一世之書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極視數千歲於其間頃刻爾是則余之有待於後者遠矣非汲汲有求於今世也衡山廖倚與余遊三十年已而出其兄偁之遺文百餘篇號朱陵編者其論洪範以爲九疇聖人之法爾非有龜書出洛之事也余乃知不待千歲而有與余同於今世者矣始余之待于後世也冀有因余言而同者爾若偁者未嘗聞余言蓋其意有所合焉然則舉今之世固有不相求而同者矣亦何待於數千歲乎廖氏家衡山世以能詩知名於湖南而偁尤好古能文章其德行聞于鄉里一時賢士

皆與之遊。以其不達而早死。故不顯于世。嗚呼。知所待者必有時而獲。知所蓄者必有時而施。苟有志焉。不必有求而後合。余嘉與偁不相求而兩得也。於是乎書

學者一庸人毀之則沮。而公之所待如此。其相去何如。故立言之士必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然後可以有立也

（人主致治之盛）

外制集序

（風去舊用賢有時遭際之盛）

慶曆三年春。丞相呂夷簡病不能朝。上既更用大臣。銳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疏。追還夏竦制書。既而召韓琦范仲淹於陝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琦皆惶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人趣送閤門使即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遇。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盛也。於是時天下之士孰不願為材邪。顧予何人。亦與其選。夏四月。召自滑臺入諫院。冬十二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尚未解嚴。京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劫江淮之間。而張海郭邈山等亦起商鄧。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破去前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磨勘法久之弊。而思別材不肖。以進賢能。患百職之不修。而申行賞罰之信。蓋欲修法度矣。予時雖掌誥命。猶在諫職。常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憂閔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于制書。以諷曉訓勑在位者。然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又修編勑。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譜導天

予難諭之意而復詁命於三代之文嗟夫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況得施于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盛若修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稱而況不能專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明年秋予出爲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事少間發篋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於其所述而得一二足以彰示後世蓋王者之訓在焉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於是錄之爲三卷予自直閣下儤直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還即以來河北故其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云

爾雅深厚盛漢之文也宋仁宗之勵精圖治所以繼周成康漢文景而令名無窮者每于公此等文見之

數折繞入文章

序　傳　原第四十四卷

江鄰幾文集序

余竊不自揆少習爲銘章因得論次當世賢士大夫功行自明道景祐以來名卿鉅公往往見於余文矣至於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偉然可謂一時之盛而方從其遊遽哭其死遂銘其藏者是可歎也蓋自尹師魯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間相繼而歿爲之銘者至二十人又有余不及銘與雖銘而非交且舊者皆不與焉嗚呼何其多也不獨善人君子難得易失而交游零落如此反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可悲夫而其間又有不幸罹憂患觸網羅至困阨流離以死與夫仕宦連蹇志不獲伸而歿獨其文章尚見於世者則又可哀也歟然則雖其殘篇斷稿猶爲可惜況其可以垂世而行遠也故余於聖俞子美之歿既已銘其壙又類集其文而序之其言尤感切而殷勤者以此也陳留江君鄰幾常與聖俞子美遊而又與聖俞同時以卒余既誌而銘之後十有五年來守淮西又於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鄰幾毅然仁厚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多所發明詩尤淸澹閑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於世矣固不待余言以爲輕重而余特區區於是者蓋發

於有感而云然。

此居士集有名文字而意味似薄去蘇子美序等篇遠矣

六一居士傳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誚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響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爲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於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

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強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傳只是決計歸田意

上書 原第四十五卷

通進司上皇帝書

月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館閣校勘臣歐陽修謹昧死載拜上書于皇帝闕下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為國言事者衆矣臣初竊為三策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今兵與既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塵聽覽者謹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寬其狂妄之誅幸甚夫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賊萌亂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邊屯寡弱城堡未完民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選而敗怯使其羊驅豕突可以蠶然而深入然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虜掠而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為之戎狄侵邊自古為患其攻城掠野敗則走而勝則來蓋其常耳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夫假僭名號以威其衆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其心然後訓養精銳為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擊吾東或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減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災調斂不勝

而盜賊羣起彼方奮其全鋭擊吾困弊可也使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苦兵計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歲幣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一困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爲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嫚書已上逾年而不出一出則鋒不可當執劫蕃官獲吾將帥多禮而不殺此其兇謀所蓄皆非倉卒者也柰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爲久計以撓我我無長策而制之哉夫訓兵養士伺隙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閫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外料賊謀之心內察國家之勢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算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可察西人已困也誠能豐財積聚以紓西人而完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算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爲强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強資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

舉而滅者秦漢尤強者其所攻今元昊之地是也況自劉平陷沒賊鋒熾鋭未嘗挫衄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所加雖終期於掃盡然臨邊之將尚未聞得賊釁隙挫其兇鋒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爲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五十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掊克細碎既以無益而罷之矣至於鬻官入粟下無應者改法權貨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萬之人惟取足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爲而不困困而不起爲盜者須水旱爾外爲賊謀之所疲內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國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功目前之利既不足爲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效故爲長久而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利博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爲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爲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爲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

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爲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今江淮之米歲入于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爾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爲尚當爲之況昔人行之而未遠今人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得尚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條又分兩件）臣聞漢高祖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酈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但自雒陽爲都行者皆趨東關其

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郢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頓之南陽自南陽爲輕車人輦而遞之募置遞兵爲十五六舖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絕沿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足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卹有司之勤內賜禁錢數十萬以供西用而道路艱遠賫運踰年不能畢至至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邊州已寒冬服尚滯於路其艱如此夫使州縣綱吏遠輸京師轉冒艱滯然後得西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于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直輸于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帑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三曰盡地利臣聞昔之畫財利者易爲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爲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煮海榷酒與茶征關市而算舟車尚有可爲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糜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獨猶有可爲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遊手之人方逸地之產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土尚多是民有遺力地有遺利此可爲也況歷觀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

兵興用之趙過爲畝田人犁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深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違詔罷兵而治屯田田於極邊以遊兵而防鈔寇則其理田不爲易也猶勉爲之後漢之時曹操屯兵許下強敵四面以今視之疑其旦夕戰爭而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穀百萬石其後郡國皆田積穀無數隋唐田制尤廣不可勝舉其勢艱而難田莫若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謹舉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勸農與夫役重而逃爾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營田今若督之使勸與免其役則願耕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充兵之人遂棄農業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其家不顧無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爲患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爲盜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而今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二人爲游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今誠能盡驅之使耕于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

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爲田官優其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真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賈于北者皆出京西若官爲買之不難得也又宜重爲法以困所謂私牛之客者使不容於民而樂爲官耕凡民之已有牛者使自耕則牛不足而官市者不多且鄉兵本農也籍而爲兵遂棄其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尚可復驅還之田畝使不得羣游而飲博以爲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任耕緩田一頃使四五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移用之耳其三曰權商賈臣聞秦廢王法啟兼并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爲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嘗欲爲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蓋爲國者興利日繁兼并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權國利其故非他由興利廣也夫興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而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然爲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爲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于公至

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爲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耳茶自變法已來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說之法爲便有司既以詳之也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募商而散之先爲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貪利之商爭先而輳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爲國資錢幣爾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壞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蕃其貨者豈其錙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

無利則不爲故大商不妬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爲多也今爲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反妬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爲朽壤何哉故大商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又今商賈之難以術制者以其積貨多而不急故也利厚則來利薄則止不可以號令召也故每有司變法下利既薄小商以無利而不能行則大商方幸小商之不行適得獨賣其貨尚安肯勉趨薄利而來哉故變法而刻利者適（亦分兩策畢竟此法）足使小商不來而爲大商賈積貨也今必以術制商宜盡括其居

不可用

積之物官爲賣而還之使其貨盡而後變法夫大商以利爲生一歲不營利則有惶惶之憂彼必不能守積錢而閑居得利雖薄猶將勉而來此變法制商之術也夫欲誘商而通貨莫若與之共利此術之上也欲制商使其不得不從則莫若痛裁之使無積貨此術之下也然此可制茶商耳若鹽者禁益密則冒法愈多而刑繁若乃縣官自爲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爲臣謂行之難久者也誠能不較錙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矣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以捍賊利則出而擾之乇小便宜願且委之邊將至于積穀與錢通其漕運不二三歲而國力漸

豐邊兵漸習賊鋒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策也願陛下以其小者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臣修昧死再拜

四五十萬之兵仰食一方必無不困之理故欲豐財積穀爲三說以救之雖蒼老不及漢人而明晳可玩

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修頓首再拜啓急步至得七月十九日華州所發書伏審即日尊體動止萬福戎狄侵邊自古常事邊吏無狀至煩大賢伏惟執事忠義之節信於天下天下之士得一識面者退誇於人以爲榮耀至於游談布衣之賤往往竊託門下之名矧今以大謀小以順取逆濟以明哲之才有必成功之勢則士之好功名者於此爲時孰不願出所長少助萬一得託附以成其名哉況聞狂虜猖蹶有屠割之酷加之輕侮驕慢之辱至於執戮將吏殺害邊民凡此數

事在於修輩尤爲憤恥每一思之中夜三起不幸修無所能徒以少喜文字過爲世俗見許此豈足以當大君子之舉哉若夫參決軍謀經畫財利料敵制勝在於幕府苟不乏人則軍書奏記一末事耳有不待修而堪者矣由此始敢以親爲辭況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修所好少爲進士時不免作之自及第遂棄不復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於職當作亦不爲作此師魯所見今廢已久懼無好辭以辱嘉命此一端也伏見自至關西辟士甚衆古人所與成事者必有國士共之非惟在上者以知人爲難士雖貧賤以身許人固亦未易欲其盡死必深相知知之不盡士不爲用今奇怪豪

儁之士往往蒙見收擇顧用之如何爾然尚慮山林草莽有挺特知義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於門下也宜少思焉若修者恨無他才以當長者之用非敢效庸人苟且樂安佚也幸察

偪眞西漢札牘

答李詡第二書

修白前辱示書及性詮三篇見吾子好學善辨而文能盡其意之詳今世之言性者多矣有所不及也故思與吾子卒其說修患世之學者多言性故常爲說曰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動靜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惡是非之實錄也詩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興衰之美刺也書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堯舜三代之治亂也禮樂之書雖不完而雜出于諸儒之記然其大要治國修身之法也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于世者是以言

之甚詳至于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爲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予之所謂不言者非謂絶而無言蓋其言者鮮而又不主於性而言也論語所載七十二子之問于孔子者問孝問忠問仁義問禮樂問修身問爲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數千言其及于性者一言而已予故曰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罕言也書曰習與性成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者戒人慎所習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明性無常必有以率之也樂記亦曰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明物之感人無不至也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但戒人慎所習與所

感而勤其所以率之者爾予故曰因言以及之而不究也修少好學知學之難凡所謂六經之所載七十二子之所問者學之終身有不能達者矣於其所達行之終身有不能至者矣以予之汲汲于此而不暇乎其他因以知七十二子亦以是汲汲而不暇也又以知聖人所以教人垂世亦皇皇而不暇也今之學者于古聖賢所皇皇汲汲者學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而好爲性說以窮聖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執後儒之偏說事無用之空言此予之所不暇也或有問曰性果不足學乎予曰性者與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爲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也使性果善耶

晉人托黃老談空而宋道視六經孔孟之書皆空談無事實獄濫甚矣此段何翅午夜之鐘示春之鐸

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惡耶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不修其身雖君子而爲小人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是也能修其身雖小人而爲君子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是也治道備人斯爲善矣書曰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治道失人斯爲惡矣書曰殷頑民又曰舊染汙俗是也故爲君子者以修身治人爲急而不窮性以爲言夫七十二子之不問六經之不主言或雖言而不究豈略之哉蓋有意也或又問曰然則三子言性過歟曰不過也其不同何也曰始異而終同也使孟子曰人性善矣遂怠而不教則是過也使荀子曰人性惡矣遂棄而不教則是過也使楊子曰人性

混矣遂肆而不教則是過也然三子者或身奔走諸侯以行其道或著書累千萬言以告於後世未嘗不區區以仁義禮樂爲急蓋其意以謂善者一日不教則失而入於惡惡者勤而教之則可使至于善混者驅而率之則可使去惡而就善也其說與書之習與性成語之性近習遠中庸之有以率之樂記之慎物所感皆合夫三子者推其言則殊察其用心則一故予以爲推其言不過始異而終同也凡論三子者以予言而一之則譊譊者可以息矣吾之所說如此吾子其擇焉

省者

與荊南樂秀才書

修頓首白秀才足下前者舟行往來屢辱見過又辱以所業一編先之啟事及門而贄田秀才西來辱書其後予家奴自府還縣比又辱書僕有罪之人人所共棄而足下見禮如此何以當之當之未暇答宜遂絕而再辱書再而未答宜絕而又辱之何其勤之甚也如修者天下窮賤之人爾安能使足下之切切如是邪蓋足下力學好問急於自爲謀而然也然蒙索僕所爲文字者此似有所過聽也僕少從進士舉於有司學爲詩賦以備程試凡三舉而得第與士君子相識者多故往往能道僕名字而又以游從相愛之私或過稱其文字故使足下聞僕虛名而欲見其所爲者由此也僕少孤貧貪祿仕以養親不暇就師窮經以學聖人之遺業而涉獵書史姑隨世俗作所謂時文者皆穿蠹經傳移此儷彼以爲浮薄惟恐不悅于時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然有司過採屢以先多士及得第已來自以前所爲不足以稱有司之舉而當長者之知始大改其爲庶幾有立然言出而罪至學成而身辱爲彼則獲譽爲此則受禍此明效也夫時文雖曰浮巧然其爲功亦不易也僕天資不好而彊爲之故比時人之爲者尤不工然已足以取祿仕而竊名譽者順時故也先輩少年志盛方欲取榮譽於

時文病根

已上自序深簡時文此更告以時文之

要以不處其間

順時二字全篇從此而發

世則莫若順時天聖中天子下詔書勑學者去浮華其後風俗大
變今時之士大夫所爲彬彬有兩漢之風矣先輩往學之非徒足
以順時取與而已如其至之是直齊肩於兩漢之士也若僕者其
前所爲既不足學其後所爲愼不可學是以徘徊不敢出其所爲
者爲此也在易之困曰有言不信謂夫人方困時其言不爲人所
信也今可謂困矣安足爲足下所取信哉辱書既多且切不敢不
答幸察

學廬陵爲宋文經盛之蘇舜欽業千古莫倫當樂秀才問時風氣
有名故以順時告之蓋以齊肩兩漢望樂秀才也若風
氣方壞決不可順則志士寧卓然自立何必隨其流而揚其波
哉

答吳充秀才書

修頓首白先輩吳君足下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乎若
干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爾非夫辭豐意雄霈然有
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倀倀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
之謙言也修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
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爲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於修焉先
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假譽而爲重借力而後進者也然
而惠然見臨若有所責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
學者未始不爲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
爾蓋文之爲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
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于心曰吾文士也職
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
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至於
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
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
言語此道未足而强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爲學
者文而已故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
縱橫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于淵

泉無不之也足下之文浩乎霈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爲道猶自以爲未廣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難也修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悅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修之少進焉幸甚

爲文士猛下一鞭

上杜中丞書

此句議論極正已下反覆發明

修前伏見衆南京留守推官石介爲主簿近者聞介以上書論赦被罷而臺中因舉他吏代介者主簿於臺職最卑介一賤士也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介爲人剛果有氣節力學喜辯是非眞好義之士也始執事舉其材議者咸曰知人之明今聞其罷皆謂赦乃天子已行之令非疏賤當有說以此罪介曰當罷修獨以爲不然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委折）傳者皆云介之所論謂朱梁劉漢不當求其後裔爾若止此一事則介不爲過也然又不知執事以介爲是爲非也若隨以爲非是大不可也

公論凛凛謂宜朝拜官而多發疏官其有取于石介也

且主簿於臺中非言事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爲稱職今介足未履臺門之閾而已因言事見罷眞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爲主簿直可任御史也是執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負執事之知矣修嘗聞長老說趙中令相太祖皇帝也嘗爲某事擇官中令列二臣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它日又問復以進又不用它日又問（細）復以進太祖大怒裂其奏擲殿階上中令色不動插笏帶間徐拾碎紙袖歸中書它日又問則補綴之復以進太祖大悟終用二臣彼之敢爾者蓋先審知其人之可用然後果而不可易也今執事之舉介也亦先審知其可舉邪

是偶舉之邪若知而舉則不可遽止若偶舉之猶宜一請介之所言辯其是非而後已若介雖迕上而言是也當助以辯若其言非也猶宜曰所舉者爲主簿爾非言事也待爲主簿不任職則可罷請以此辭焉可也且中丞爲天子司直之臣上雖好之其人不肖則當彈而去之上雖惡之其人賢則當舉而申之非謂隨時好惡而高下者也今備位之臣百千邪者正者其糺舉一信於臺臣而執事始舉介曰能朝廷信而將用之及以爲不能則亦曰不能是執事自信猶不果若遂言它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於執事哉故曰主簿雖卑介雖賤士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況今斥介而它舉必亦擇賢而舉也夫賢者固好辯若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又斥而它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伏惟執事如欲舉愚者則豈敢復云若將舉賢也願無易介而它取也今世之官兼御史者例不與臺事故敢布狂言竊獻門下伏惟幸察焉

關切大體似不獨爲石介言

與曾鞏論氏族書

修白貶所僻遠不與人通辱遣専人惠書甚勤豈勝媿也示及見託撰次碑文事修於人事多故不近文字久矣大懼不能稱述世德之萬一以滿足下之意然近世士大夫於氏族尤不明其遷徙世次多失其序至於始封得姓亦或不眞如足下所示云曾元之曾孫樂爲漢都鄉侯至四世孫據遭王莽亂始去都鄉而家豫章考於史記皆不合蓋曾元去漢近二百年自元至樂似非曾孫然亦當仕漢初則據遭莽世失侯而徙蓋又二百年疑亦非四世以諸侯年表推之雖大功德之侯亦未有終前漢而國不絕者亦無自高祖之世至平帝時侯纔四傳者宣帝時分宗室趙頃王之子景封爲都鄉侯則據之大國亦不在莽世而都鄉已先別封宗室矣又樂據姓名皆不見於年表蓋世次久遠而難詳如此若曾氏出於鄫者蓋其支庶自別有爲曾氏者爾非鄫子之後皆姓曾也蓋今所謂鄫氏者是也楊允恭據國史所書嘗以西京作坊使爲江浙發運制置茶鹽使乃至道之間耳今云洛苑使者雖且從所述皆宜更加考正山州無文字尋究不能周悉幸察

南豐博覽古書於此等不自檢點倘亦家世習傳未忍擬議故與看公辨論何等明確

修貞之所爲作也

祭文 原第四十九卷

祭尹師魯文

嗟乎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猱之穴麋鹿之羣猶不容於其間兮遂即萬鬼而爲鄰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衆而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方其奔顛斥逐困死艱屯舉世皆冤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舍進退屈伸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爲訣隱几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既已能通於性命

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胸自子云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予文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乎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爲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付子而世人藏之庶可無於喙失子於衆人最愛子文寓辭千里侑此一樽冀以慰子聞乎不聞尚享

祭蘇子美文

哀哀子美命止斯耶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四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耶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壞子於窮達始終仁義惟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以沒地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予觴尚享

擬議子美文頗肖

祭文 原第五十卷

祭石曼卿文

嗚呼曼卿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奈何荒烟野蔓荊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咿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鼪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媿乎太上之忘情尚享

公祭文奇崛不及韓淸峭不及王獨情致纏綿悽惻而亦微帶俗韻若此篇是也

祭丁學士文

嗚呼元珍善惡之殊如火與水不能相容其勢然爾是故鄉人皆好孔子不然惡於不善然後爲賢子之美才懿行純德誰稱諸朝當世有識子之憔悴遂以湮淪問孰惡子可知其人毀善之言譬若蠅矢點彼白玉濯之而已小人得志寔快一時要其得失後世方知受侮被謗無如仲尼巍然哀冕不祀桓魋孟軻之道愈久彌光名尊四子不數臧倉是以君子修身而俟擾擾姦愚經營一世追榮華之銷歇嗟泯沒其誰記是皆生則狐鼠死爲狗彘惟一賢之不幸歷千載而猶傷自古孰不有死至今獨弔乎沅湘彼靈均之事業初未見於南邦使不遭讒於放斥未必功顯而名彰然則彼讒人之致力乃借譽而揄揚嗚呼元珍道之通塞有命在天其如子何孔孟亦然何以慰子聊爲此言寄哀一奠有涕漣漣

六一居士全集錄卷五 終

宋歐陽六一居士外集錄目

論

原弊論

墓誌銘

尚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

記

明因大師塔記

李秀才東園亭記

樊侯廟災記

序

刪正黃庭經序

傳易圖序

書

上范司諫書

與張棐秀才第一書

與張秀才第二書

與石推官第一書

與石推官第二書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代楊推官泊上呂相公求見書

與黃校書論文章書

與高司諫書

與謝景山書

與刁景純學士書

答宋咸書

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書

文

讀李翱文

記舊本韓文後

論議原

原弊

孟子曰養生送死王道之本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故農者天下之本也而王政所由起也古之為國者未嘗敢忽而今之為吏者不然簿書聽斷而已矣聞有道農之事則相與笑之曰鄙夫知賦斂財用之為急不知務農為先者是未原為政之本末也知務農而不知節用以愛農是未盡務農之方也古之為政者上下相移用以濟下之用力者甚勤上之用物者有節民無遺力國不過

費上愛其下下給其上使不相困三代之法皆如此而最備於周周之法曰井牧其田十而一之一夫之力督之必盡其所任一日之用節之必量其所入一歲之耕供公與民食皆出其間而常有餘故三年而餘一年之備今乃不然耕者不復督其力斂用者不復計其出入一歲之耕供公僅足而民食不過數月甚者場功甫畢簸糠麩而食秕稗或採橡實畜菜根以延冬春夫糠覈橡實孟子所謂狗彘之食也而卒歲之民不免食之不幸一水旱則相枕為餓莩此甚可歎也夫三代之為國公卿士庶之祿廩兵甲車牛之材用山川宗廟鬼神之供給未嘗闕也是皆出于農而民之所

耕不過今九州之地也歲之凶荒亦時時而有與今無以異今固盡有嚮時之地而制度無過于三代者昔者用常有餘而今常不足何也其為術相反而然也昔者知務農又知節用今以不勤之農贍無節之用故也非徒不勤農又為衆弊以耗之非徒不量民力以為節又直不量天力之所任也何謂衆弊有誘民之弊有兼并之弊有力役之弊請詳言之今坐華屋享美食而無事者曰浮圖之民仰衣食而養妻子者曰兵戎之民此在三代時南畝之民也今之議者以浮圖並周孔之事曰三教不可以去兵戎曰國備不可以去浮圖不可並周孔不言而易知請試言兵國家自景德

罷兵三十三歲矣兵嘗經用者老死今盡而後來者未嘗聞金鼓識戰陣也生於無事而飽於衣食也其勢不得不驕惰今衛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僱人荷之其驕如此況肯冒辛苦以戰鬬乎前日西邊之吏如高化軍齊宗舉兩用兵而輒敗此其效也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戰鬬雖耗農民為之可也奈何有為兵之虛名而其實驕惰無用之人也古之凡民長大壯健者皆在南畝農隙則教之以戰今乃大異一遇凶歲則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長大而試其壯健者招之去為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為廂兵吏招人多者有賞而民方窮

可爲流涕者此也

時爭投之故一經凶歲則所留在南畝者皆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爲兵則恐爲盜噫苟知一時之不爲盜而不知其終身驕惰而竊食也古之長大壯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長大壯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耶然民盡力于南畝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爲僧兵則終身安佚而享豐腴則南畝之民不得不日減也故曰有誘民之弊謂此也其耗之一端也古者計口而受田家給而人足井田既壞而兼并乃興今大率一戶之田及百頃者養客數十家其間用主牛而出己力者用己牛而事主田以分利者不過十餘戶其餘皆出產租而僑居者曰浮客而

吾制今亦同此弊商欲有當設取息二分而天下苦之公上疏請無取二分息而上不聽也大抵根弊說

有畬田夫此數十家者素非富而蓄積之家也其春秋神社婚姻死喪之具又不幸遇凶荒與公家之事當其乏時嘗舉債於主人而後償之息不兩倍則三倍及其成也出種與稅而後分之償三倍之息盡其所得或不能足其場功朝畢而暮乏食則又舉之故冬春舉食則指麥於夏而償麥償盡矣夏秋則指禾於冬而償也似此數十家者嘗食三倍之物而一戶常盡取百頃之利也夫主百頃而出賦稅者一戶盡力而輸一戶者數十家也就使國家有寬征薄賦之恩是徒益一家之幸而數十家者困苦常自如也故曰有兼并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民有幸而不役於人

與賈不相上下

能有田而自耕者下自二頃至一頃皆以等書於籍而公役之多者爲大役少者爲小役至不勝則賤賣其田或逃而去故曰有力役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夫有三弊是其大端又有奇衺之民去爲淫巧之工與夫兼并商賈之人爲僭侈之費又有貪吏之誅求賦斂之無名其弊不可以盡舉也既不勸之使勤又爲衆弊以耗之大抵天下中民之事富且貴者化麤糲爲精善是一人常食五人之食也爲兵者養父母妻子而計其饋運之費是一兵常食五農之食也貧民舉倍息而食者是一人常食二人三人之食也天下幾何其不乏也何謂不量民力以爲節方今量國用

而取之民未嘗量民力而制國用也古者冢宰制國用量入以爲出一歲之物三分之一以給公上一以給民食一以備凶荒今不先制乎國用而一切臨民而取之故有支移之賦有和糴之粟有入中之粟有和買之絹有雜料之物茶鹽山澤之利有權有征制而不足則有司屢變其法以爭毫末之利用心益勞而益不足者何也制不先定而取之無量也何謂不量天力之所任此不知水旱之害也夫陰陽在天地間騰降而相推不能無愆伏如人身之有血氣不能無疾病也故善醫者不能使人無疾病療之而已善爲政者不能使歲無凶荒備之而已堯湯大聖不能使無水旱而

能備之者也古者豐年補救之術三年耕必留一年之蓄是凡三歲期一歲以必災也此古之善知天者也今有司之調度用足一歲而已是期天歲歲不水旱也故曰不量天力之所任是以前二三歲連遭旱蝗而公私乏食是期天之無水旱卒而遇之無備故也夫井田什一之法不可復用于今爲計者莫若就民而爲之制要在下者盡力而無耗弊上者量民而用有節則民與國庶幾乎俱富矣今士大夫方共脩太平之基頗推務本以興農故輒原其弊而列之以俟興利除害者採于有司也

吾於此論歎公有賢宰相之才王文正後一人也惜執政日淺未得盡展其略以去云

一司予公爲叔父此卽誌世系之文

尚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

公諱穎字孝叔咸平三年舉進士中第初任峽州軍事判官有能名卽州拜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建寧縣未半歲峽路轉運使薛顏巡部至萬州逐其守之不治者以謂繼不治非尤善治者不能因奏自建寧縣往代之以治聞由萬州相次九領州而治之一再至曰鄂州二辭不行初彭州以母夫人老不果行最後嘉州以老告不行實治七州州大者繁廣小者俗惡而姦皆世指爲難治者其尤甚曰歙州（歙至諺　宋時號爲東南都會）民習律令性喜訟家家自爲簿書凡聞人之陰私毫髮坐起語言日時皆記之（○歙風俗之變何其速也○）有訟則取以證其視入狴牢就桎梏猶冠帶偃蹇恬如也盜有殺其民董氏於市三年捕不獲府君至則得之以抵法又富家有盜夜入啓其藏者有司百計捕之甚急且又大購之皆不獲有司苦之公曰勿捕與購獨召富家二子械付獄鞫之州之吏民皆曰是素良子也大怪之吏疑互諫公堅不回鞫愈急二子服然吏民猶疑其不勝而自誣及取其所盜某物於某所皆是然後讙曰公神明也其治尤難者若是（略若六州）其易可知也公剛果有氣外嚴內明不可犯以是施於政亦以是持其身初皇考侍郎爲許田令時丁晉公尚少客其縣皇考識之曰貴人也使與之游待之極厚及公佐峽州晉公薦之遂拜著作其後晉公居大

也公觀察釣致而得其情實

位用事。天下之士往往因而登榮顯。而公屏不與之接。故其仕也。自著作佐郎、祕書丞、太常博士、尚書屯田都官職方三員外郎郎中。皆以歲月考課次第陞。知萬、峽、鄂、歙、彭、鄂、閬、饒、嘉州。皆所當得。及晉公敗。士多不免。惟公不及。明道二年。以老乞分司。有田荆南。遂歸焉。以景祐元年正月二十六日終於家。年七十有三。祖諱某。贈某官。皇妣李氏。贈某縣君。夫人曾氏。某縣君。先亾。公平生彊力少疾病。居家。忽晨起作遺戒數紙。以示其嗣子景昱曰。吾將終矣。後三日乃終。而嗣子景昱能守其家。如其戒。歐氏出於禹。禹之後有越王勾踐。勾踐之後有無疆者。為楚威王所滅。無疆之子皆受

楚封。封之烏程歐陽亭者。為歐陽氏。漢世有仕為涿郡守者。子孫遂北。有居冀州之渤海。有居青州之千乘。而歐陽仕漢世為博士所謂歐陽尚書者也。渤海之歐陽有仕晉者曰建。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者也。建遇趙王倫之亂。其兄子質南奔長沙。自質十二世生詢。詢生通。仕於唐。皆為長沙之歐陽。而猶以渤海為封。通又三世而生琮。琮為吉州刺史。子孫家焉。自琮八世生萬。萬生雅。雅生高祖諱效。高祖生曾祖諱託。曾祖生皇考武昌令諱郴。皇祖生（以上皆文忠所撰共者故此獨曰公之父）公之父贈戶部侍郎諱偃。皆家吉州。又為吉州之歐陽。及公遂還荆南。且葬焉。又為荆南之歐陽。嗚呼。公於修叔父也。銘其叔父宜。

於其世尤詳。銘曰。

壽孰與之。七十而老。祿則自取。於取猶少。扶身以方。亦以從公。不變其初。以及其終。

三千年世系如珠貫

作浮屠文有合於世道盛衰之感不必佛教一字雅潔可師

明因大師塔記

明因大師道詮姓衛氏并州文水縣民家子生於太平興國辛巳之歲終於明道癸酉之正月壽五十有三年始爲童子辭家人入洛陽妙覺禪院依眞行大師惠璿學浮圖法咸平五年始去氏削髮入僧籍後二十四年賜紫衣遂主其衆又四年賜號明因兼領右街教門事凡爲僧三十有一年卒之明年其徒以骨葬城南龍門山下始道詮未死時予過其廬問其年幾何曰五十有二矣問其何許人也曰本太原農家也因與語曰詩唐風言晉本唐之俗其民被堯之德化且詩多以儉刺然其勤生以儉嗇朴厚而純固最得古之遺風今能言其土風乎其民俗何若信若詩之所謂乎詩去今餘千歲矣猶若詩之時乎其亦隨世而遷變也曰樹麻而衣陶瓦而食築土而室甘辛苦薄滋味歲耕日積有餘則窖而藏之率千百年不輒發其勤且儉誠有古之遺風至今而不變也又言爲兒時聞長老語晉自春秋爲盛國至唐基并以興世爲北京及朱氏有中土後唐倚并爲雄亦卒以王既而晉祖又以王漢又以王遭時之故相次出三天子劉崇父子又自爲國故民熟兵鬭饑年死戰勞苦幾百年不得息既而聖人出四方次第平一日兵臨城門係纍几以歸并民然後被政教棄兵專農休息勞苦爲太平之幸人并平後二歲我始生幼又依浮圖生不見干戈長不執耒耜衣不麻食不瓦室不土力不穡而休乃并人之又幸者也今老矣且病即死無恨予愛其語朴而詳他日復過其廬莫見也訪之曰死矣爲之惻然及其葬其徒有求予誌其始終者因并書其常語予者志歲月云爾

此僧可爲知足

[illegible]上所[illegible]隨州以[illegible][illegible]李氏

李秀才東園亭記

脩友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以書抵洛命脩志之李氏世家隨隨春秋時稱漢東大國魯桓之後楚始盛隨近之常與爲鬭國相勝敗然怪其山川土地旣無高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與鄖蓼相介纔一二百里非有古彊諸侯制度而爲大國何也其春秋世未嘗通中國盟會朝聘僖二十年方見於經以伐見書哀之元年始約列諸侯一會而罷其後乃希見僻居荊夷蓋於蒲騷鄖蓼小國之間特大而已故於今雖名藩鎭而實下州山澤之産無美材土地之貢無上物朝廷達官大人自閩陬嶺徼出而顯者往往皆是而隨近在天子千里內幾百年間未出一士豈其痺貧薄陋自古然也予少以江南就食居之能道其風土地旣瘠枯民給生不舒愉雖豐年大族厚聚之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爲歲時休暇之嬉獨城南李氏爲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以學予爲童子與李氏諸兒戲其家見李氏方治東園往求美草一一手植周視封樹日日去來園間甚勤李氏壽終公佐嗣家又構亭其間益脩先人之所爲予亦壯不復至其家已而去客漢沔游京師久而乃歸復在城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尋童子時所見則樹之孼者抱昔之抱者枿草之茁者叢荄之甲者今果矣問其游兒則有子如予童子之歲矣相與逆數昔時則於今七閏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歎嗟徘徊不能去噫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復幾閏幸而再至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木其蠹瓦甓之溜石物其泐乎隨雖陋非予鄉然予之長也豈能忘情於隨哉公佐好學有行鄉里推之與予友蓋明道二年十月十二日也

三句似贊

不勝今昔之情

祈禱過柳柳州

樊侯廟災記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刳神象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爲之也余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爲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京索閒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傳刃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於無罪之民以騁其恣雎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耶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霆雨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邪蓋聞陰陽之氣（此意似主）怒則薄而爲風霆其不和之盛者凝結而爲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邪不然則喑嗚叱吒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哉

非劾樊將軍也不如此不足以解愚夫愚婦之惑

刪正黃庭經序

無仙子者（公自號）不知爲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名之其自號爲無仙子者以警世人之學仙者也其爲言曰自古有道無仙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仙而妄學仙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夭閼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臥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有長短稟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也此所謂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爲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者於是息慮絕欲鍊精氣勤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生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欲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內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貪生世傳黃庭經者魏晉閒道士養生之書也其說專於養內多奇怪故其傳之久則易爲訛舛今家家異本莫可考正無仙子既甚好古家多集錄

古書文字以爲玩好之娛有黃庭經石本者廼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以較今世俗所傳者獨爲有理疑得其眞於是喟然歎曰吾欲曉世以無仙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顧未能也吾視世人執奇怪訛舛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矧以我旣好之餘拯世人之謬惑何惜而不爲乃爲刪正諸家之異一以永和石本爲定其難曉之言略爲注解庶幾不爲訛謬之說惑世以害生是亦不爲無益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孰彼術中而擇其可

總提

傳易圖序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夫孟子好學者豈獨忽於書哉蓋其自傷不得親見聖人之作而傳者失其眞莫可考正而云也然豈獨無書之如此余讀經解至其引易曰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之說又讀今周易有何謂子曰者至其繫辭則又曰聖人設卦繫辭焉欲考其眞而莫可得然後知孟子之歎蓋有激云爾說者言當秦焚書時易以卜筮得獨不焚其後漢興他書雖出皆多殘缺而易經以故獨完然如經解所引考於今易亾之豈今易亦有亾者邪是亦不得爲完書也昔孔子門人追記其言作論語書其首必以子曰者所以別夫子與弟子之言又其言非一事其事非一時文聯屬而言難次第故每更一事必以子曰以起之若文言者夫子自作不應自稱子曰又其作於一時文有次第何假子曰以發之乃知今周易所載非孔子文言之全篇也蓋漢之易師擇取其文以解卦體至其有所不取則文斷而不屬故以子曰起之也其先言何謂而後言子曰者乃講師自爲答問之言爾取卦體以爲答也亦如公羊穀梁傳春秋先言何曷而後道其師之所傳以爲傳也今上繫凡有子曰者亦皆講師之說也然則今易皆出乎講師臨時之說矣幸而講師所引者得載於篇不幸其不及引者其亾豈

[illegible]矣

不多邪嗚呼歷弟子之相傳經講師之去取不徒存者不完而其僞謬之失其可究邪夫繫者有所繫之謂也故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其爲辭名聯屬其一爻者也是則孔子専指爻辭爲繫辭而今乃以孔子賛易之文爲上下繫辭者何其謬也卦爻之辭或以爲文王作或以爲周公作孔子言聖人設卦繫辭焉是序文王周公之作爲繫辭不必復自名其所作又爲繫辭也况其文乃梁言易之大體雜論易之諸卦其辭非有所繫不得謂之繫辭也必然自漢諸儒已有此名不知從何而失之也漢去周最近不應有失然漢之所謂繫辭者得非不爲今之繫辭乎易諸

之辭曰儒于血出自穴艮之辭曰艮其限列其夤厲之辭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是皆險怪奇絕非世常言無爲有訓故考證而學者出其臆見隨事爲解果得聖人之旨邪文言繫辭有可考者其說如此而其非世常言無可考者又可知矣今徒從夫臆出之說果可盡信之邪此孟子所歎其不如亾者也易之傳注比他經爲尤多然止於王弼其後雖有述者不必皆其授受但其傳之而已大抵易至漢分爲三有田何之易焦贛之易費直之易田何之易傳自孔子有上下二篇又有彖象繫辭文言說卦等自爲十篇而有章句凡學有章句者皆祖之田氏焦贛之易無所傳授自得乎

隱者之學專於陰陽占察之術凡學陰陽占察者皆祖之焦氏費直之易亦無所授又無章句惟以彖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凡以彖象文言等參入卦中者皆祖之費氏田焦之學廢於漢末費氏獨興遞傳至鄭康成而王弼所注或用康成之說是弼卽鄭本而爲注今行世者惟有王弼易其源出於費氏也孔子之易經亾矣。

秦政李斯焚燒夫子之六經易以卜筮獨存然其可疑者若此嗟乎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其不滿也滋天地之所爲大歟六經之不全六經之所爲大歟然而諸儒淆雜之罪同符斯政

矣

上范司諫書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多事卒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為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一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

卒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倣劉中壘

爭臣論方此書頁變節節相生如繭抽絲皆文之至者

秀才以其業徧贄洛陽之士大夫而公亦與焉故謙以承之然其詞亦有感慨處

與張斐秀才第一書

前日辱以詩賦雜文啓事爲贄披讀三四不能輒休足下家籍河中爲鄉進士精學勵行嘗已選於里升於府而試於有司矣誠可謂彼邦之秀者歟然士之居也游必有友學必有師其鄉必有先生長者府縣必有賢守長佐吏彼能爲足下稱才而述美者宜不少矣今乃越數百里犯風霜干大國望官府下首於閽謁者以通姓名趨走拜伏於人之階廡間何其勤勞乎豈由心負其所有而思以一發之邪將顧視其鄉之狹陋不足自廣而謂夫大國多賢士君子可以奮揚而光遠之邪則足下之來也其志豈近而求豈小邪得非磨光濯色詳之熟卜之吉而後勇決以來邪今市之門旦而啓商者趨焉賈者坐焉持寶而欲價者之焉齎金而求寶者亦之焉閒民無資攘臂以游者亦之焉洛陽天下之大市也來而欲價者有矣坐而爲之輕重者有矣予居其間其官位學行無動人也是非可否不足取信也其亦無資而攘臂以游者也今足下之來試其價既就於可以輕重者矣而又以及予夫以無資者當求價之責雖知貪於所得而不知有以爲價也故辱賜以來且慙且喜旣不能塞所求以報厚意姑道此以爲謝

與張秀才第二書

前日去後復取前所貺古今雜文十數篇反復讀之若大節賦樂古太古曲等篇言尤高而志極大尋足下之意豈非閔世病俗究古明道欲援今以復之古而蒴剔齊整凡今之分殽駮冗者歟然後益知足下之好學甚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捨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此少過也君子之於學也務為道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

可行及誕者言之乃以混蒙虛無為道洪荒廣略為古其道難法其言難行孔子之言道曰道不遠人言中庸者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可離非道也春秋之為書也以成隱讓而不正之傳者曰春秋信道不信邪謂隱未能蹈道齊侯遷衛書城楚丘與其仁不與其專封傳者曰仁不勝道凡此所謂道者乃聖人之道也此履之於身施之於事而可得者也豈如誕者之言者耶堯舜禹之書皆曰若稽古傳說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之者凡此所謂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禮樂刑法之事又豈如誕者之言者耶此君子之所學也夫所謂捨近而取遠云者孔子昔生周

中上　中前

公史公曰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漢初如此況相縣隔又千百年耶妙矣

之世去堯舜遠孰與今去堯舜遠也孔子刪書斷自堯典而弗道其前其所謂學則曰祖述堯舜如孔子之聖且勤而弗道其前者豈不能耶蓋以其漸遠而難彰不可以信後世也今生於孔子之絕後而反欲求堯舜之已前世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者也唐虞之道為百王首仲尼之歎曰蕩蕩乎謂高深閎大而不可名也及夫二典述之炳然使後世尊崇仰望不可及其嚴若天然則書之言豈不高耶然其事不過於親九族平百姓憂水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見諸侯齊律度謹權衡使臣下誅放四罪而已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然其言不過於教人樹桑麻畜雞

暢言事從

豚以謂養生送死為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豈不為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為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而已今學者不深本之乃樂誕者之言思混沌於古初以無形為至道者無有高下遠近使賢者能之愚者可勉而至無過不及而一本乎大中故能亘萬世可行而不變也今以謂不足為而務高遠之為勝以廣誕者無用之說是非學者之所盡心也宜少下其高而近其遠以及乎中則庶乎至矣凡僕之所論者皆陳言淺語如足下之多聞博學不宜為足下道之也然某之所以云者本欲損足下高遠而俯就之則安敢務為奇言以自高耶幸足下少思焉

高虛者之藥石

與石推官第一書

前歲於洛陽得在鄆州時所寄書卒然不能即報遂以及今然其勤心未必若書之怠而獨不知公操察不察也修來京師已一歲也宋州臨汴水公操之譽日與南方之舟至京師修少與時人相接尤寡而譽者無日不聞若幸使盡識舟上人則公操之美可勝道哉凡人之相親者居則握手共席道歡欣既別則問疾病起居以相爲憂者常人之情爾若聞如足下之譽者何必問其他乎聞之欣然亦不減握手之樂也夫不以相見爲歡樂不以疾病爲憂問是豈無情者乎得非相期者在於道爾其或有過而不至於道

者乃可爲憂也近於京師頻得足下所爲文讀之甚善其好古閔世之意皆公操自得於古人不待修之贊也然有自許太高詆時太過其論若未深究其源者此事有本末不可卒然語須相見乃能盡然有一事今詳而說之計公操可朝聞而暮改者試先陳之君貺家有足下手作書一通及有二像記石本始見之駭然不可識徐而視定辨其點畫乃可漸通吁何怪之甚也既而持以問人曰是不能乎書者邪曰非不能也書之法當爾邪曰非也古有之乎曰無今有之乎亦曰無也然則何謂而若是曰特欲與世異而已修聞君子之於學是而已不聞爲異也好學莫如楊雄亦曰如

此然古之人或有稱獨行而高世者考其行亦不過乎君子但與世之庸人不合爾行非異世蓋人不及而反棄之舉世斥以爲異者歟及其過聖人猶欲就之於中庸況今書前不師乎古後不足以爲來者法雖天下皆好之猶不可爲況天下皆非之乃獨爲之何也是果好異以取高歟然嚮謂公操能使人譽者豈其履中道秉常德而然歟抑亦昂然自異以驚世人而得之歟古之教童子者立必正聽不傾常視之毋誑勤謹乎其始惟恐其見異而惑也今足下端然居乎學舍以教人爲師而反率然以自異顧學者何所法哉不幸學者從而效之足下又果爲獨異乎今不急止則懼他日有責後生之好怪者推其事罪以奉歸此修所以爲憂而敢告也惟幸察之不宣

卽字學之異而極言好異之害之可憂公於朋友忠告如此

先揭其說而詳辨之

與石推官第二書

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下書之怪時僕有妹居襄城喪其夫匍匐將往視之故不能盡其所以云者而略陳焉足下雖不以僕爲狂愚而絕之復之以書然果未能喻僕之意非足下之不喻由僕聽之不審而論之之略之過也僕見足下書久矣不卽有云而今乃云者何邪始見之疑乎不能書又疑乎忽而不學夫書一藝爾人或不能與忽不學時不必論是以默默然及來京師見二像石本及閱說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爲之如前所陳者是誠可諍矣然後一進其說及得足下書自謂不能與前所聞者異然後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僕之言亦似未審者足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虞柳不過一藝已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有好學其書而悅之者與嗜飲者閱畫圖無異但其性之一僻爾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爲其象故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楊子曰斷木爲棊梡革爲鞠亦皆有法焉而況書乎今雖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爲隸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毋母彳亻

之相近易之則亂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爲斜以其方者爲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爾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飯實酒巵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於世可乎不可也則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爲怪亦猶是矣然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否但患乎近怪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爲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爲足下安知世無明誠質厚君子之不爲乎足下自以爲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己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可也夫士之不爲釋老與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爲吏而不受貨財蓋道當爾不足恃以爲賢也屬久苦小疾無意思不宜。

較第一書尤切直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某聞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詩書易春秋皆善載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荀卿孟軻之徒亦善爲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書或傳或不傳猶繫於時之好惡而興廢之其次楚有大夫者善文其諷歌以傳漢之盛時有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楊雄能文其文辭以傳由此以來去聖益遠世益薄或衰下迄周隋其間亦時時有善文其言以傳者然皆紛雜滅裂不純信故百不傳一幸而一傳傳亦不顯不能若前數家之焯然暴見而大行也甚矣言之難行也事信矣須文文至矣又繫其所恃之大小以見其行遠不遠也書載堯舜詩載商周易載九聖春秋載文武之法荀孟二家載詩書易春秋者楚之辭載風雅漢之徒各載其時王聲名文物之盛以爲辭後之學者蕩蕩無所載則其言之不純信其傳之不久遠勢使然也至唐之興若太宗之政開元之治憲宗之功其臣下又爭載之以文其詞或播樂歌或刻金石故其間鉅人碩士閎言高論流鑠前後者恃其所載之在文也故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傳也章言之所載者不文而又小則其傳也不章某不佞守先人之緒餘先人在太宗時以文辭爲名進士以對策爲賢

良方正旣而守道純正爲賢待制逢時太平奮身揚名宜其言之所載文之所行大而可恃以傳也然未能甚行於世者豈其嗣續不肖不能繼守而泯没之抑有由也夫文之行雖繫其所載猶有待焉詩書易春秋待仲尼之删正荀孟屈原無所待猶待其弟子而傳焉漢之徒亦待其史臣之書其始出也或待其時之有名者而後發其旣歿也或待其後之紀次者而傳其爲之紀次也非其門人故吏則其親戚朋友如夢得之序子厚李漢之序退之也伏惟閣下學老文鉅爲時雄人出入三朝其能望光輝接步武者惟先君爲舊則亦先君之所待也豈小子之敢有請焉謹以家集若干卷數寫獻門下惟哀其誠而幸賜之

意換而所稱引古作者不拱相抱相生窮極文家往復之妙

代楊推官洎上呂相公求見書

某聞古者堯舜禹之爲君也有皐夔益稷之徒者爲其臣而湯之王也亦有仲虺伊尹者周之始興也有周公召公其復興也有方叔邵虎申甫之徒下而至漢其初也功臣尤多而稱善相者曰蕭曹其後曰丙魏唐之始則曰房杜旣而曰姚宋者是皆能以功德佐其君而卓然特以名出衆而見於世者夫詩書之所美莫大乎堯舜三代其後世之盛者莫盛乎漢與唐而其興也必有賢哲之臣出其際而能使其君之功業名譽赫然光顯於萬世而不泯故毎一讀其書考其事覽其功而想乎其人疑其瑰傑奇怪若神人然非如今世之人可得而識也夫其人已亾其事已久去數千百歲之後徒得其書而一讀之猶灼然如在人耳目之際使人希慕稱述之不暇況得身出於其時親見其所爲而一識其人則雖奔走俯伏從奚圉執鞭朴猶爲幸歟某嘗誦於此而私自爲恨者有日矣國家之興七十有五年矣禮樂文章可謂太平而傑然稱王公大人於世者往往而出凡士之得身出於斯時者宜爲幸矣又何必忽近以慕遠逐日而信耳且安知後之望今不若今之望昔者邪然其實有若不幸者某生也少賤而愚賤則不接乎朝廷之間愚故不能與於事則雖有王公大人者竝出而欲一往識之乃

無一事可因而進焉噫古之君子在上不幸而不得出其間今之君子在上幸而親見矣又以愚賤見隔而莫可望焉是眞可閔歎也已然嘗獨念昔者有聞於先君大夫似有可以藉而爲說以干進於左右者試一陳之先君之生也好學勤力以孤直不自進於時其晩也始登朝廷享榮祿使終不困其志而少伸者蓋實出於大君子之門則相公之於楊氏不爲無恩矣某不肖莫能繼大先君之世而又苟欲藉之以有緒於聞人誠宜獲罪於下執事者矣然而不詢於長者不謀於蓍龜而決然用是以自進者蓋冀萬一得償其素所願焉雖及門而獲罪不猶愈於終古而自爲恨者耶言狂計愚伏惟聰明幸賜察焉

紓餘

與黃校書論文章書

修頓首啓蒙問及丘舍人所示雜文十篇竊嘗覽之驚歎不已其毀譽等數短篇尤爲篤論然觀其用意在於策論此古人之所難工是以不能無小闕其救弊之說甚詳而革弊未之能至見其弊而識其所以革之者才識兼通然後其文博辯而深切中於時病而不爲空言蓋見其弊必見其所以弊之因若賈生論秦之失而推古養太子之禮此可謂知其本矣然近世應科目文辭求若此者蓋寡必欲其極致則宜少加意然後煥乎其不可禦矣文章繫乎治亂之說未易談況乎愚昧惡能當此愧畏愧畏修謹白

策論至眉山而極前此固難其人

詠心

與高司諫書

修頓首再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二年進士及第牓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厠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爲御史裏行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於予友尹師魯問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爲言事之官而

俯仰默默無異衆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自足下爲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眞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迹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爲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爲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爲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己遂隨而詆之以爲當黜

無中生有

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於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饑寒而顧利祿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愧畏便毀其賢以爲當黜庶乎飾己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爲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且希文果不賢邪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爲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爲司諫乃耳目之官當

其驟用時何不一爲天子辨其不賢反默默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邪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爲賢亦不免責以爲不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默爾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爲忠臣望之與章爲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與章果不賢邪當時亦有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邪是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邪況今之人未可欺也伏以今皇

帝即位已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修古、劉越，雖歿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牓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爲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絕足下，而不以賢者責也。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攜此書於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一効也。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輒布區區，伏惟幸察，不宣。

直詆希文以自飾其不諫，公所以義激於中，髮上指冠也。怒罵之文，辭氣磊砢不平，而文章仍有法度。

與謝景山書

昨送馬人還，得所示書，幷古瓦硯歌一軸，近著詩文又三軸，不勝欣喜。景山留滯州縣，行年四十，獨能異其少時儁逸之氣，就於法度，根蒂前古，作爲文章，一下其筆，遂高於人。乃知駔駿之馬，奔星覆駕，及節之鑾和，以駕五輅而行於大道，則非常馬之所及也。古人久困不得其志，則多躁憤佯狂，失其常節，接輿、屈原之輩是也。景山愈困愈刻意，又能恬然習於聖人之道，賢於古人遠矣。某嘗自負平生不妄許人之交，而所交必得天下之賢才。今景山若此，於吾之交有光，所以某益得自負也。幸甚幸甚。與君謨往還書，不如此何以發明？然何必懼人之多見也？若欲衒長而恥短，則是有爭心於其中，有爭心則意不在於謀道也。荀卿曰：有爭氣者不可與辯。此之謂也。然君謨既規景山之短，不當以示人；彼以示人，景山不當責之而欲自蔽也。願試思之。

朋友文章學問進長，喜躍如此，此所謂道義之交也。後幅尤見針砭處。

與刁景純學士書

修頓首啓近自罷乾德遂居南陽始見謝舍人知丈丈內翰凶訃聞問驚怛不能已已丈丈位望並隆然平生亦嘗坎軻數年以來方履亨塗任要劇其去大用尺寸間爾豈富與貴不可力爲而天之賦予多少有限邪凡天之賦予人者又量何事而爲之節也前既不可詰但痛惜感悼而已某自束髮爲學初未有一人知者及首登門便被憐奬開端誘道勤勤不已至其粗若有成而後止雖其後游於諸公而獲齒多士雖有知者皆莫之先也然亦自念不欲効世俗子一遭人之顧已不以至公相期反趨走門下脅肩諂笑甚者獻讒諛而備使令以卑昵自親名曰報德非惟自私直亦待所知以不厚是故懼此惟欲少勵名節庶不泯然無聞用以不負所知爾某之愚誠所守如此然雖背公亦未必諒某此心也自前歲得罪夷陵奔走萬里身日益窮迹日益疎不及再聞語言之音而遂爲幽明之隔嗟夫世俗之態既不欲爲愚誠所守又未克果惟有望門長號臨柩一奠亦又不及此之爲恨何可道也徒能惜不永年與未大用遂與道路之人同歎爾知歸葬廣陵遂謀京居議者多云不便而閩理命若斯必有以也若須春水下汴某歲盡春初當過京師尚可一拜見以盡區區身賤力微於此之時當

有可致而無毫髮之助慚愧慚愧不宣

說世俗之態可玩可嘆

擇取正難

答宋咸書

修頓首白州人至蒙惠書及補注周易甚善世無孔子久矣六經之旨失其傳其有不可得而正者自非孔子復出無以得其眞也傳者之爲學博矣而又苦心勞神於殘編朽簡之中以求千歲失傳之謬茲乎前望已遠之聖人而不可見杳乎後顧無窮之來者欲爲未悟決難解之惑是眞所謂勞而少功者哉然而經非一世之書也其傳之謬非一日之失也其所以刊正補緝亦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十取其一百取其十雖未能復六經於無失而卓如日月之明然聚衆人之善以補緝之庶幾不至於大謬可以俟聖人之復生也然則學者之於經其可已乎足下於經勤矣凡其所失無所不欲正之其刊正補緝者衆則其所得亦已多矣修學不敏明而又無彊力以自濟恐終不能少出所見以補六經之萬一得足下所爲故尤區區而不能忘也

諄諄以經學勉人

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書

修啓歸在河朔不能自閑嘗集錄前世金石之遺文自三代以來古文奇字莫不皆有中間雖罪戾擯斥水陸奔走顛危困踣兼之人事吉凶憂患悲愁無聊倉卒未嘗一日忘也蓋自慶曆乙酉逮嘉祐壬寅十有八年而得千卷顧其勤至矣然亦可謂富哉竊復自念好嗜與俗異馳乃獨區區收拾世人之所棄者惟恐不及是又可笑也因輒自敘其事庶以見其志焉然顧其文鄙意陋不足以示人旣則自覽前所集錄雖浮屠老子詭妄之說常見貶絕於吾儒者往往取之而不忍遽廢者何哉豈非特以其字畫之工邪然則字書之法雖爲學者之餘事亦有助於金石之傳也若浮屠老子之說當棄而獲存者乃直以字畫而傳是其幸而得所託爾豈特有助而已哉僕之文陋矣顧不能以自傳其或幸而得所託則未必不傳也由是言之爲僕不朽之託者在君謨一揮毫之頃爾竊惟君子樂善欲成人之美者或聞斯說謂宜有不能却也故輒持其說以進而不疑伏惟幸察

以公之文猶待字而傳哉此固引重君謨之極致而即就所錄引入處最巧

讀李翺文

予始讀翺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翺特窮時憤世無薦己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翺爲秦漢間好俠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歎已復讀不自休恨翺不生於今而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翺時與翺上下其論也況迺翺一時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翺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又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悲之心爲翺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亾哉然翺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其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翺憂者又皆疏遠與予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爲狂人則以爲病癡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

賈生厝火積薪之憂千古一致

記舊本韓文後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輔頗好學予爲兒童時多游其家見有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爲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年十有七試於州爲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歎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己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於予心以爲方從進士干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於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於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於世至於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於往而貴於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而孔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於暫而終

耀於無窮者其道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沉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爲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爲喜退不爲懼者葢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帙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爲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

韓之文得公而顯公亦學韓以自成一家而傳於無窮交相需者也此篇記本末甚悉

六一居士外集錄卷一終

宋歐陽六一居士外集錄目

書疏劄子

狀

廬曾二十五家

六一居士外集錄卷二

書疏劄子表狀啓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爲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爲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旣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爲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己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幷力以拒忠臣夫爲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勝也使爲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爲明主萬世仰爲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與其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

婉轉切至歐文獨步

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爲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爲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爲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尚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爲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旣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饑民流離死亾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諂邪狠愎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

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而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爲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奔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爲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諂上傲下愎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恥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中知執忠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尊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

下幸甚臣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

執中已被御史連劾章奏留中不行而公繼伸之此君臣爭勝之說所以切中也章奏留中之弊至明萬曆已極使公立於其朝其慷慨論列可勝道哉

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

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先後而已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薄厚治道之汙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論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聳勵其偷薄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恥脩禮讓不利於苟得不牽於苟隨而惟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爲而惟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以爲天下法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故

其爲士者常貴名節以自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節以養成善士伏見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爲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喧然以謂朝廷貪拯之材而不爲拯惜名節然猶冀拯能執節守義堅讓以避嫌疑而爲朝廷惜事體數日之間遽聞拯已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天姿峭直然素少學問朝廷事體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雖初無是心然見得不能思義此皆不足怪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思哉昨聞（得無已甚）拯在臺日常自至中書詬責宰相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怒宰相不早罷之既而臺中寮屬相繼論列方平由此罷去而以宋

祁代之又聞拯亦曾彈奏宋祁過失自其命出臺中寮屬又交章力言而祁亦因此而罷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無過而整冠納履當避可疑者也如拯材能資望雖別加進用人豈爲嫌其不可爲者惟三司使爾非惟自涉嫌疑其於朝廷所損不細臣請原其本末而言之（從根說起）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靜慎爲賢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頹惰寬弛習成風俗不以爲非至於百職不修紀綱廢壞時方無事固未覺其害也一旦黠虜犯邊兵出無功而財用空虛公私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陛下奮然感悟思革其弊進用三數大臣銳意於更張矣於此之時始增置諫

官之員以寵用言事之臣使之舉職由是修紀綱而繩廢壞遂欲分別賢不肖進退材不材而久弊之俗驟見而駭因共指言事者而非之或以謂好訐陰私或以爲公相傾陷或謂沽激名譽或謂自圖進取羣言百端幾惑上聽上賴陛下至聖至明察見諸臣本以忘身徇國非爲己利讒間不入遂荷保全而中外之人久而亦漸爲信自是以來二十年間臺諫之選屢得讜言之士中間斥去姦邪屏絕權倖拾遺救失不可勝數是則納諫之善從古所難自陛下臨御以來實爲盛德於朝廷補助之效不爲無功今中外習安上下已信纖邪之人凡所舉動毋畏言事之臣時政無巨細亦

惟言事官是聽原其所始開發言路至於今日之成效豈易致哉可不惜哉夫言人之過似於徼訐逐人之位似於傾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無所利於其間爾而天下之人所以爲信者亦以其無所利焉今拯屛逐二臣自居其位使將來姦佞者得以爲說而惑亂主聽今後言事者不爲人信而無以自明是則聖明用諫之功一旦由拯而壞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爲之謂恥近臣舉動人所儀法使拯於此時有所不取而不爲可以風天下以廉恥之節而拯取其所不宜取爲其所不宜爲豈惟自薄其身亦所以開誘他時言事之臣傾人以覬得相習而成風此之爲患豈謂小哉然拯所恃者惟以本無心耳夫心者藏於中而人所不見迹者示於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見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猶手探其物口云不欲雖欲自信人誰信之此臣所謂嫌疑之不可不避也況如拯者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節著在朝廷但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其人亦可惜也伏望陛下別選材臣爲三司使而處拯他職置之京師使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節不勝幸甚臣叨塵侍從職號論思昔嘗親見朝廷致諫之初甚難今又復見陛下用諫之效已著實不欲因拯而壞之者爲朝廷惜也臣言狂計愚伏俟誅戮

又將心迹剖分極明嫌疑二字始透

天下之治亂視言路之通塞公親見仁宗用諫之效而唯恐以一人一事壞之可謂愛深慮徹明達治體矣惜朝廷弁惜包公用意懇到

奉入外朝間隔文字奏章往可借為納諷以接上下之意

論選皇子疏

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不敢冀必然之聽知未必聽而不可不言者所以盡為忠之心況臣遭遇聖明容納諫諍言之未必不聽其可默而不言臣伏見自去歲以來羣臣多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陳雖聖度包容不加誅戮而愚誠懇至天聽未回臣實不勝愛君之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思欲再陳狂瞽而未知所以為言今者伏見兗國公主近已出降臣因竊思人之常道莫親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莫樂於父子之樂雖在聖哲異於凡倫其為天性於理則一陛下獨雖未有皇嗣而尚有公主之愛上慰

聖顏今既出降漸疎左右則陛下萬幾之暇處深宮之中誰可與語言誰可承顏色臣愚以謂宜因此時出自聖意於宗室之中選材賢可喜者錄以為皇子使其出入左右問安侍膳亦足以慰悅聖情臣考於書史竊見自古帝王雖曰至尊未嘗獨處也其出而居外也不止有司公見奏事而已必有儒臣學士講論於閒宴又有左右侍從顧問諫言其入而居內也不止宦官宮妾在於左右而已其平居燕寢也則有太子問安侍膳於朝夕其優游宴樂也多與宗室子弟懽然相接如家人計其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處也今陛下日御前後殿百司奏事者往往仰瞻天顏而退其甚幸者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通上下之意不接其餘在廷之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一人從容親近於左右入而居內則至於問安侍膳亦闕於朝夕是則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躬享萬乘之尊居外則無一人可親居內則無一人得親此臣所以區區而欲言也伏惟陛下荷祖宗之業承宗廟社稷之重皇子未降儲位久虛羣臣屢言大議未決臣前所奏陳以謂未必立為儲貳而且養為子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待皇子之降生於今為之亦其時也臣言狂計愚伏俟斧鉞

以至情動主上亦前人建儲疏所未有

勁健似漢疏

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

臣近風聞禁中因皇女降生於左藏庫取綾羅八千疋染院工匠當此大雪苦寒之際敲冰取水染練供應頗甚艱辛臣伏見陛下恭儉勤勞愛民憂國似此勞人枉費之事必不肯爲然外議相傳皆云見今染練未絕臣又見近日內降美人張氏親戚恩澤太頻臣忝爲諫官每聞小有虧損聖德之事須合力言難避天譴臣竊見自古帝王所寵嬪御若能謙儉柔善不求恩澤則可長保君恩或恣意驕奢多求恩澤則皆速致禍敗臣不敢遠引古事只以今宮禁近事言之陛下近年所寵尚氏楊氏余氏苗氏之類當其被寵之時驕奢自恣不早裁損及至滿盈今皆何在況聞張氏本良家子昨自修媛退爲美人中外皆聞以謂與楊尚等不同故能保寵最久今一旦宮中取索頓多恩澤日廣漸爲奢侈之事以招外人之言臣不知陛下欲愛惜保全張氏或欲縱恣而敗之若欲保全則須常令謙儉不至驕盈臣料八千疋綾羅必非張氏一人獨用不過支散與衆人而已乃是枉費財物盡爲衆人至於中外譏議則陛下自受以此而言廣散何益昨正月二日曹氏封縣君至初五日又封郡君四五日間兩度封拜又聞別有內降應是疏遠親戚需求恩澤父母因子而貴可矣然名分亦不可太過其他疏遠皆可減罷臣謂張氏未入宮之前疏遠親戚各皆何在今日富貴何必廣爲閑人自招謗議以累聖德若陛下只爲張氏計亦宜如此況此事不獨爲張氏大凡後宮恩澤太多宮中用度奢侈皆是虧損聖德之事繫於國體臣合力言伏望聖慈防微杜漸早爲裁損取進止

保全君德尤在諫官或以此爲細而不足爭則其鉅者將至於不能爭矣此進思盡忠者所貴乎防微而杜漸也

濮議甚正此劄子亦可懸諸日月○張璁桂萼小人之尤也繼統繼嗣之說與夏父弗忌躋爲逆祀者同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是繼統同繼嗣矣嘉靖[illegible]小人云云者何也[illegible]君容朝廷幾予故謂朱家

論議濮安懿王典禮劄子

臣伏見朝廷議濮安懿王典禮兩制禮官請稱皇伯中書之議以謂事體至大理宜慎重必合典故方可施行而皇伯之稱考於經史皆無所據方欲下三省百官博訪羣議以求其當陛下屈意手詔中罷而衆論紛然至今不已臣以謂衆論雖多其說不過有三其一曰宜稱皇伯者是無稽之臆說也其二曰簡宗廟致水災者是厚誣天人之言也其三曰不當用漢宣哀爲法以干亂統紀者是不原本末之論也臣請爲陛下條列而辨之謹按儀禮喪服記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報者齊衰期也謂之降服以明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改也（把柄在此句）又按開元開寶禮國朝五服年月喪服令皆云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期蓋以恩莫重於所生故父母之名不可改義莫重於所繼故寧抑而降其服此聖人所制之禮著之六經以爲萬世法者是中書之議所據依也若所謂稱皇伯者考於六經無之方今國朝見行典禮及律令皆無之自三代之後秦漢以來諸帝由藩邸入繼大統者亦皆無之可謂無稽之臆說矣夫儀禮者聖人六經之文開元禮者有唐三百年所用之禮開寶通禮者聖宋百年所用之禮五服年月及喪服令亦皆祖宗累朝所定方今天下共行之制今議者皆棄而不用直欲自用

基禍之主不始正德而始嘉靖云

言事者憤已說之不行搜求絕大名目以劫持君相好勝者往往如此歟公說來不滿一笑矣

無稽之臆說此所以不可施行也其二曰簡宗廟致水災者臣伏以上天降災皆主人事故自古聖王逢災恐懼多求闕政而修之或自知過失而改悔之庶幾以塞天譴然皆須人事已著於下則天譴爲形於上今者濮王之議本因兩制禮官違經棄禮用其無稽之臆說欲定皇伯之稱中書疑其未可施行乃考古今典禮雖有明據亦未敢自信而自專方更求下外廷博議而陛下遽詔中罷欲使有司徐求典禮是則臣下慎重如此人君謙抑如此君臣不敢輕議妄舉而天遽譴怒殺人害物此臣所謂厚誣天也議猶未決仍罷不議而便謂兩統二父以致天災者厚誣人也其三引漢宣哀之事者臣謹按漢書宣帝父曰悼皇考初稱親謚曰悼置奉邑寢園而已其後改親稱皇考而立廟京師皇考者親之異名爾皆子稱其父之名也漢儒初不以爲非也自元帝以後貢禹韋玄成等始建毀廟之議數十年間毀立不一至哀帝時大司徒平晏等百四十七人奏議云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是不非宣帝稱史皇孫爲親也所謂應經義者即儀禮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是也惟其立廟京師亂漢祖宗昭穆故晏等以謂兩統二父非禮宜毀也定陶恭王初但號共皇立廟本國師丹亦無所議至其後立廟京師欲去定陶不繫以國有進于漢統之過丹遂大

非之故丹議云定陶恭皇謚號已前定議不得復改而但論立廟京師爲不可爾然則稱親置園皆漢儒所許以爲應經義者惟去其國號立廟京師則不可爾今言事者不究朝廷本議何事不尋漢臣所非者何事此臣故謂不原本末也中書之議本謂稱皇伯無稽而禮經有不改父名之義方議名號猶未定故尊崇之禮皆未及議而言事者便引漢去定陶國號立廟京師之事厚誣朝廷以爲干亂大統何其過論也夫去國號而立廟京師以亂祖宗昭穆此誠可非之事若果爲此議宜乎指臣等爲姦邪之臣而人主有過舉之失矣其如陛下之意未嘗及此而中書亦初無此議而

反復紆餘總束三段

言事者不原本末過引漢世可非之事以爲説而外庭之臣又不審知朝廷本議如何但見言事者云云遂以爲欲加非禮干亂統紀信爲然矣是以衆口一辭紛然不止而言事者欲必遂其皇伯無稽之説牽引天災恐廹人主而中書守經執禮之議反指以爲姦邪之言朝廷以言事之臣禮當優容不欲與之爭辨而外庭羣論又不可家至而戶曉是非之禮不辨上下之情不通此所以呶呶而不止也夫爲人後者既以所後爲父矣而聖人又存其所生父名者非曲爲之意也蓋自有天地以來未有無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生則不可諱其所生矣夫無子者得以宗子爲後是禮

以上引經引禮以下洗發經禮之意

之所許也然安得無父而生之子以爲後乎此聖人所以不諱無子者立人之子以爲後亦不諱爲人後者有父而生蓋不欺天不誣人也故爲人後者承其宗之重任其子之事而不得復歸於本宗其所生父母亦不得往與其事至於喪服降而抑之一切可以義斷惟其父母之名不易者理不可易也易之則欺天而誣人矣子爲父母服謂之正服出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齊衰期謂之降服又爲所後父斬衰三年謂之義服今若以本生父爲皇伯則濮安懿王爲從祖父反爲小功而濮王夫人是本生嫡母也反爲義服自宗懿以下本生兄弟於禮雖降猶爲大功是禮之齊衰期今

反爲小功禮之正服今反爲義服上於濮王父也反服小功於宗懿等兄弟也反服大功此自古所以不稱所生父爲伯父叔父者稱之則禮制乖違人倫錯亂如此也伏惟陛下聰明睿聖理無不燭今衆人之議如彼中書之議如此必將從衆乎則衆議不見其可欲違衆乎則自古爲國未有違衆而能舉事者願陛下霈然下詔明告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而今所欲定者正名號爾至於立廟京師干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議庶幾羣疑可釋若知如此而猶以謂必稱皇伯則雖孔孟復生不能復爲之辨矣

濮議中書是而外廷非與獻議內閣及朝臣是而張桂非蓋無

稽而薄其所生與穿鑿附會以厚其所生其失一也然宋外庭諸公不過見其一未見其二而張桂則梯此爲進身之階其賢不肖相去天壤矣

論賈昌朝除樞密使劄子

臣伏見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爲樞密使句日以來中外人情莫不疑懼搢紳公議漸以沸騰蓋緣昌朝稟性回邪執心傾險頗知經術能文飾姦言好爲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衆皆樂爲其用前在相位累害善人所以聞其再來望風恐畏陛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每於用人尤所審愼然而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前而聽納之際人主之所難也臣以謂能知聽察之要則不失之矣何謂其要在先察毀譽之人若所譽者君子所毀者小人則不害其進用矣若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今

有毅然立於朝危言讜論不阿人主不附權臣其直節忠誠爲中外素所稱信者君子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爲非矣宦官宮女左右使令之人往往小人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爲是矣陛下察此則昌朝爲人可知矣今陛下之用昌朝與執政大臣謀而用之乎與立朝忠正之士謀而用之乎與宦官左右之臣謀而用之乎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昨聞昌朝陰結宦豎構造事端謀動大臣以圖進用若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勢在嫌疑必難啓口若立朝忠正之士則無不以爲非矣其稱譽昌朝以爲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爾陛下用昌朝爲天下而用之乎爲

自非上智誰能脫此弊邪

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伏思陛下必不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也然左右之人謂之近習朝夕出入進見無時其所謟諛能使人主不覺其漸昌朝善結宦官人人喜爲稱譽朝一人進一言各一人進一說無不稱昌朝之善者陛下視聽漸熟遂簡在於聖心及將用之時則不必與謀也蓋稱薦有漸久已熟於聖聽矣是則陛下雖斷自聖心不謀臣下而用之亦左右之人積漸稱譽之力也陛下常患近歲以來大臣體輕連爲言事者彈擊蓋由用非其人不叶物議而然也今昌朝身爲大臣見事不能公論乃結交中貴因內降以起獄以此規圖進用竊聞臺諫方欲論列其過惡而忽有此

命是以中外疑懼物論喧騰也今昌朝未來議論已如此則使其在位必不免言事者上煩聖聽若不爾則昌朝得遂其志傾害善人壞亂朝政必爲國家生事臣愚欲望聖慈抑左右陰薦之言採搢紳公正之論早罷昌朝還其舊鎭則天下幸甚臣官爲學士職號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而一旦用人偶失而外廷物議如此旣有見聞合思裨補取進止

毀譽在積漸不在臨時人主墮其彀中而不知方自以爲獨斷而小人已洋洋得志矣君子所以惡夫浸潤也千古同然豈獨一賈昌朝哉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臣材識庸暗碌碌於衆人中蒙陛下不次拔擢置在樞府其於報效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歲凡事關大體必須衆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有司之常務至於謀猷啓沃蔑爾無聞上辜聖恩下愧清議人雖未責臣豈自安所以日夜思惟願竭愚慮苟有可採冀裨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臨御已來擢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懼疑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

道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補益甚多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爲欺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若寬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爲優容以保全之而爲大臣者外秉國權內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結於其身故於此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

邪並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於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邪辯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初聞若可喜者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於廷或連章列署共論其事言一出則萬口爭傳衆目共視雖欲為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於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名者蓋其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陰有奏陳而畏人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仁聖寬慈躬履勤儉樂聞諫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所優禮常欲保全終始恩與臣下愛惜名節尤慎重於進退故臣謂方今言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春州別駕至和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貶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自范仲淹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

知其用心矣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呂誨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處本末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彥博遠竄廣西煙瘴之地賴陛下仁恕哀憐移置湖南得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忤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連延數年然後復今三人者又以言樞臣罷黜然則介不以前蹈必死之地為懼師道與抃不以中滯進用數年為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節終始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韓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為中丞陶不敢內顧私恩與之爭議絳終得罪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爾斷恩以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徇公滅私之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為人也就使言雖不中亦其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事之臣好相朋黨動搖大臣以作威勢臣竊以謂不然介與師道不與絳為黨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為非然則非相朋黨非欲動搖大臣可明矣固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況介等比者雖在謫官幸蒙陛下寬恩各得為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為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蒙憐察也欲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今取進止

間難易之說而不動心者非人情仰我輩論古來建言諸人亦

當以此求之

慮患曲到

論罷鄭戩四路都部署劄子

臣伏覩救除鄭戩知永興軍仍兼陜西都部署自聞此命外人議論皆以爲非在臣思之實亦未便竊以兵之勝負全由處置如何臣見用兵以來累次更改或四路都置部署或分而各領一方乍合乍離各有利害惟夏竦往年所任鄭戩今日之權失策最多請試條列臣聞古之善用將者先問能將幾何今而不復問戩能將幾何直以關中數十州之廣蕃漢十萬之兵沿邊二三千里之事盡以委之此其失者一也或曰戩雖名都部署而諸路自各有將又其大事不令專制而必稟朝廷假如邊將有大事先稟於戩又稟於朝廷朝廷議定下戩戩始下於沿邊只此一端自可敗事其失二也今大事戩既不專若小事又不由戩則部署一職止是虛名若小事一一問戩則四路去永興皆數百里其寨栅遠者千餘里使戩一一處分合宜尚有遲緩之失萬一耳目不及處置失宜則爲害不細其失三也若大小事都不由戩而但使帶其權豈有數十州之廣數十萬之兵二三千里之邊事作一虛名使爲無權之大將若知戩可用則推心用之若知不可用則善罷之豈可盡關中之大設爲虛名而以不誠待人其失四也今都部署名統四路而諸將事無大小不稟可行則四路偏裨各見其將不由都帥

宋命將何笑至此真如兒戲

則上下相效皆欲自專其失五也今都部署是大將反不得節制四路而逐路是都部將却得專制一方則委任之意大小乖殊軍法難行名體不順其失六也若知戩果不可大用但不敢直罷其職則是大臣顧人情避己怨如此作事何以弭息人言其失七也料朝廷忽有此命必因韓琦等近自西來有此擘畫琦等身在邊陲曾爲將帥豈可如此失計臣今欲乞令兩府之臣明議四路不當置都部署利害其鄭戩既不可內居永興而遙制四路則乞落其虛名只令坐鎮長安撫民臨政以爲關中之重其任所繫亦大而使四路各責其將則事體皆順處置合宜今取進止

公言兵事書

中疾

論江淮官吏劄子

臣聞江淮官吏等各爲王倫事奏案已到多時而尚未聞斷遣仍聞議者猶欲寬貸臣聞昨來江淮官吏或斂物獻送或望賊奔迎或獻納兵甲或同飲宴臣謂倫一叛卒偶肆猖狂而官吏敢如此者蓋知賊可畏而朝廷不足畏也今若更行寬貸則紀綱隳壞盜賊縱横天下大亂從此始矣何以知之昨王倫事起江淮官吏未行遣之間京西官吏又已棄城而走望賊而迎若江淮官吏不重行遣則京西官吏亦須輕恕京西官吏見江淮官吏已如此則天下諸路亦指此兩路爲法在處官吏皆迎賊棄城獻兵納物矣則

天下何由不大亂也臣伏思祖宗艱難創造基圖陛下憂勤嗣守先業而一旦四夷外叛盜賊內攻其壞之者誰哉皆由前後迂緩之臣因循寬弛使朝威不振紀綱遂隳今已壞之至此而猶不革前非以寬濟寬何以救弊如晁仲約等情法至重俱合深行議者無由曲解或聞以謂自是朝廷素不爲備不可全罪外官假如有

此例明切

殺父與兄者豈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教化而不罪殺親之人又如有人掠奪生人男女金帛不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禮讓而不罪劫人之賊迂儒不可用可笑如此李熙古豈獨是朝廷素有備之州傅永吉豈獨是朝廷素練之兵蓋用命則破賊矣今朝廷素

無禦備爲大臣者又不責之守州縣者合有罪又寬之天下之事何人任責竊緣韓綱是大臣之家父子兄弟並在朝廷權要之臣皆是相識多方營救故先於江淮官吏寬之只要韓綱行遣不重今大臣不思國體但樹私恩惟陛下以天下安危爲計出於聖斷以勵羣下則庶幾國威稍振賞罰有倫其晁仲約等乞重行朝典乞不寬恕取進止

威不施於逆賊之將罰不加於棄城之官只此一節足以亡國
祖宗艱難創造一段嗚咽淋漓

自此分卷之法日甚一日矣公疏明晰如此而後來君相俱不以爲然何耶

論逐路取人劄子

臣伏見近有臣僚上言乞將南省考試舉人各以路分糊名於逐路每十人解一人等事雖已奉聖旨送兩制詳定臣亦有愚見合具敷陳竊以國家取士之制比於前世最號至公蓋累聖留心講求曲盡以謂王者無外天下一家故不問東西南北之人盡聚諸路貢士混合爲一而惟材是擇又糊名謄錄而考之使主司莫知爲何方之人誰氏之子不得有所憎愛薄厚於其間故議者謂國家科場之制雖未復古法而使於今世其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祖宗以來不可易之制也傳曰無作聰明亂舊章又曰利不百者不變法今言事之臣偶見一端即議更改此臣所區區欲爲陛下守祖宗之法也臣所謂偶見一端者蓋言事之人但見每次科場東南進士得多而西北進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進士爾殊不知天下至廣四方風俗異宜而人性各有利鈍東南之俗好文故進士多而經學少西北之人尚質故進士少而經學多所以科場取士東南多取進士西北多取經學者各因其材性所長而各隨其多少取之今以進士經學合而較之則其數均若必論進士則多少不等此臣所謂偏見之一端其不可者一也國家方以官濫爲患取士數必難增若欲多取西北之人則却須多減東

南之數今東南州軍進士取解者二三千人處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蓋已痛裁抑之矣西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所解至十餘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之東南十倍假借之矣若至南省又減東南而增西北是已裁抑者又裁抑之已假借者又假借之此其不可者二也東南之士於千人中解十人其初選已精矣故至南省所試合格者多西北之士學業不及東南當發解時又十倍優假之蓋其初選已濫矣故至南省所試不合格者多今若一例以十人取一人則東南之人合格而落者多矣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矣至於他路理不可齊偶有一路合格人多亦限以十一落之偶有一路合格人少亦須充足十一之數使合落者得合得者落取舍顛倒能否混淆其不可者三也且朝廷專以較藝取人而使有藝者屈落無藝者濫得不問繆濫只要諸路數停此其不可者四也且言事者本欲多取諸路士著之人若此法一行則寄應者爭趨而往今開封府寄應之弊可驗矣此所謂法出而姦生其不可者五也今廣南東西路進士例各絕無舉業諸州但據數解發其人亦自知無藝只來一就省試而歸冀作攝官爾朝廷以嶺外烟瘴北人不便須藉攝官亦許其如此今若一例與諸路十人取一人此為繆濫又非西北之比此其不可者六也

分別逐路所以求公也

則不公之大者

今由嚴行[illegible]

凡此六者乃大槩爾若舊法一壞新議必行弊濫隨生何可勝數故臣以謂且遵舊制但務擇人推朝廷至公待四方如一惟能是選人自無言此乃當今可行之法爾若謂士習浮華當先考行就如新議亦須只考程試安能必取行實之人議者又謂西北近虜士要牢籠此甚不然之論也使不逞之人不能為患則已苟可為患則何方無之前世賊亂之臣起於東南者甚衆其大者如項羽蕭銑之徒是已至如黃巢王仙芝之輩又皆起亂中州者爾不逞之人豈專西北矧貢舉所設本待材賢牢籠不逞當別有術不在科場也惟事久不能無弊有當留意者然不須更改法制止在振舉綱條爾近年以來舉人盛行懷挾排門大譟免冠突入虧損士風傷敗善類此由舉人既多而君子小人雜聚所司力不能制雖朝廷素有禁約條制甚嚴而上下因循不復申舉惟此一事為科場大患而言事者獨不及之願下有司議革其弊此當今科場之患也臣忝貳宰司預聞國論苟不能為陛下守祖宗之法而言又不足取信於人主則厚顏尸祿豈敢偷安而久處乎故猶此彊言乞賜裁擇

尤可笑

破的

當時乃有此風

見之也明矣言之也詳矣然此亦在治平時甚切事宜耳至王安石變法化秀才為學究相沿到今又當別論

言青苗錢第一劄子

臣伏見朝廷新制俵散青苗錢以來中外之議皆稱不便多乞寢罷至今未蒙省察臣以老病昏忘雖不能究述利害苟有所見其敢不言臣今有起請事件謹具畫一如後

一臣竊見議者言青苗錢取利於民為非而朝廷深惡其說至煩聖聽命有司具述本末委曲申諭中外以朝廷本為惠民之意然告諭之後搢紳之士論議益多至於田野之民蠢然固不知周官泉府為何物但見官中放債每錢一百文要二十文利爾是以申告雖煩而莫能諭也臣亦以謂等是取利不許取三分而許取一

分此孟子所謂以五十步笑百步者以臣愚見必欲使天下曉然知取利非朝廷本意則乞除去二分之息但令只納元數本錢如此始是不取利矣蓋二分之息以為所得多耶固不可多取於民所得不多耶則小利又何足顧何必以此上累聖政臣撿詳元降指揮如災傷及五分已上則夏料青苗錢令於秋料送納秋料於次年夏料送納臣竊謂年歲豐凶固不可定其間豐年常少而凶歲常多今所降指揮蓋只言偶然一料災傷爾若連遇三兩料水旱則青苗錢積壓拖欠數多若纔遇豐熟却須一併催納則農民永無豐歲矣至於中小熟之年不該得災傷分數合於本料送納

者或人戶無力或頑猾拖延本料尚未送納了當若令又請次料合俵錢數則積壓轉多必難催索臣今欲乞人戶遇災傷本料未曾送納者及人戶無力或頑猾拖延不納者並更不支俵與次料錢如此則人戶免積壓拖欠州縣免鞭朴催驅官錢免積久失陷

一臣竊聞議者多以抑配人戶為患所以朝廷屢降指揮丁寧約束州縣官吏不得抑配百姓然諸路各有提舉管勾等官往來催促必須盡錢俵散而後止由是言之朝廷雖指揮州縣不得抑逼百姓請錢而提舉等官又却催促盡數散俵故提舉等官以不能催促盡數散俵為失職州縣之吏亦以俵錢不盡為弛慢不才上下

不得不遞相督責者勢使之然各不獲已也由是言之理難獨責州縣抑配矣以臣愚見欲乞先罷提舉管勾等官不令催督然後可以責州縣不得抑配其所俵錢取民情願專委州縣隨多少散之不得須要盡數亦不必須要闔縣之民戶戶盡請如此則自然無抑配之患矣

右謹具如前臣以衰年昏病不能深識遠慮所見目前止於如此然而青苗之議久已喧然中外羣臣乞行寢罷者不可勝數其所陳久遠利害必已詳盡而無遺矣一日陛下赫然開悟悉採羣議追還新制一切罷之以便公私天下之幸也若中外所言雖多猶

未能感動天聽則見行不便法中有此三事尤繫目下利害如臣
書一所陳伏望聖慈特賜裁擇今取進止
所請三事固是委曲補救然如公所陳卽不須俵散青苗錢矣
此不攻之攻也妙妙

此狀在賈太傅陳貢公之間

虛摘得情卽據此定辨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臣聞士不忘身不爲忠言不逆耳不爲諫故臣不避羣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明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雖供職在外事不盡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二求瑕惟有指以爲朋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以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者臣請試辨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見其不爲朋黨也蓋衍爲人淸愼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信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爲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則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

進一步辨

邊備當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之賢也平日閒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爲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眞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爲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然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權者得名位則可行故好權之臣必貪位自陛下名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名之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皆再三懇讓讓者愈切陛下用之愈堅臣但見其避讓大繁不見其好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爲陛下見其皆未行事乃特開天章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

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弼等條列大事而行之弼等遲回又近一月方敢略條數事仲淹深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多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臣方怪弼等蒙陛下如此堅

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已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聖朝常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貴國祖宗之言陛下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意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凌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恥沿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願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特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爲陛下惜之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惟願陛下拒絕羣謗委任不疑使盡其所爲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陛下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方思君寵至深未知報效之所今羣邪爭進讒巧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秋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擇之

調護衆賢以致吾君於堯舜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論史館日曆狀

右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案)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爲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此即日曆也)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升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爲不重矣然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略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寮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記錄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公文無異修撰官只據此銓次繫以月日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可得也加以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錄者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於事在目今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聖朝典法遂成廢墜矣臣竊聞趙元昊自初僭叛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以修纂

一弊不書所見聞

二弊人君自閱史[illegible]此[illegible]太宗欲觀而不得[illegible]史臣可謂能守官矣

三弊積滯相因

四

後時追來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竝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只據諸司供報編次除目辭見竝須考驗事實其除某官者以某功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彥博等破王則之類其貶某職者坐某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幷州龐籍緣白草平事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明白者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以書爲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其他大事竝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寮公議異同

朝廷裁置處分竝書之已上事節竝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錄爲草卷標題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爲日曆仍乞每至歲終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修撰官紀錄事迹內有不勤其事隳官失職者奏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等除今日以前積滯者不住追修外截自今後竝令次月供報如稍遲滯許修撰官自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畫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行手分竝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曆時政記起居注竝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謹具狀奏

聞伏候敕旨

宋史有三曰時政記曰起居注曰日曆其兩府大臣撰時政記其三館應升之士修起居注日曆即據前二書學士修撰而命宰相監修之是則時政記起居注最先而日曆其成書也記注不詳學士何所依據以爲修撰乎如公此疏所請庶復有信史耳

破的

議學狀

右臣等伏見近日言事之臣爲陛下言建學取士之法者衆矣或欲立三舍以養生徒或欲復五經而置博士或欲但舉舊制而修廢墜或欲特創新學而立科條其言雖殊其意則一陛下愼重其事下其議於羣臣而議者遂欲創新學立三舍因以辨士之能否而命之以官其始也則教以經藝文辭其終也則取以材識德行聽其言則甚備考於事則難行夫建學校以養賢論材德而取士此皆有國之本務而帝王之極致也而臣等謂之難行者何哉蓋以古今之體不同而施設之方皆異也古之建學取士之制非如

今之法也蓋古之所謂爲政與設教者遲速異宜也夫立時日以趨事考其功過而督以賞罰者爲政之法也故政可速成若夫設教則以勸善興化尚賢勵俗爲事其被於人者漸則入於人也深收其效者遲則推其功也遠故常緩而不迫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自天子諸侯之子下至國之俊選莫不入學自成童而學至年四十而仕其習乎禮樂之容講乎仁義之訓敦乎孝悌之行以養父兄事長上信朋友而臨財廉處衆讓其修於身行於家達於隣里聞於鄉黨然後詢於衆庶又定於長老之可信者而爲之始謂之秀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選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俊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進士然後辨其論隨其材而官之夫生七八十歲而死者人之常壽也古乃以四十而仕蓋用其半生爲學考行又廣察以鄉里鄉黨而後其人可知然則積德累善如此勤而久求賢審官如此愼而有次第然後矯僞干利之士不容於其間而風俗不陷於媮薄也古之建學取士其施設之方如此也方今之制以貢舉取人往者四歲一詔貢舉而議者患於太遲更趣之爲間歲而應舉之士來學於京師者類皆去其鄉里遠其父母妻子而爲旦暮干祿之計非如古人自成童至於四十就學於其庠序而鄉里鄉黨得以衆察徐考其行實也蓋古之

養士本於舒遲而今之取人患於急迫此施設不同之大槩也臣請詳言方今之弊既以文學取士又欲以德行官人且速取之歟則眞僞之情未辨是朝廷本欲以學勸人修德行反以利誘人爲矯僞此其不可一也若遲取之歟待其衆察徐考而漸進則文辭之士先已中於甲科而德行之人尚未登於內舍此其不可二也且今入學之人皆四方之游士齎其一身而來烏合羣處非如古人在家在學自少至長親戚朋友鄉里鄉黨衆察徐考其行實也不過取於同舍一時之毁譽而決於學官數人之品藻爾然則同學之人蹈利爭進愛憎之論必分朋黨昔東漢之俗尚名節而黨

至言至言東坡先生詆孫復石介何嘗不確

人之禍及天下其始起於處士之橫議而相嚮也此其不可三也夫人之材行若不因臨事而見則守常循理無異衆人苟欲異衆則必爲迂僻可怪以取德行之名而高談虛論以求材識之譽前日慶曆之學其弊是也此其不可四也今若外方專以文學貢士而京師獨以德行取人則實行素履著於鄉曲而守道丘園之士皆反見遺此其不可五也近者朝廷患四方之士寓京師者多而不知其士行遂嚴其法使各歸於鄉里今又反使來聚於京師云欲考其德行若不用四方之士止取京師之士則又示人以不廣此其不可六也夫儒者所謂能通古今者在知其意達其理而酌

時之宜爾大抵古者教學之意緩而不迫所以勸善興化養賢勵俗在於遲久而不求近效急功也臣謂宜於今而可行者立爲三舍可也復五經博士可也特創新學雖不若卽舊而修廢然未有甚害創之亦可也教學之意在乎敦本而修其實事給以餼糧多陳經籍選士之良者以通經有道之士爲之師而舉察其有過無行者黜去之則在學之人皆善士也然後取以貢舉之法待其居官爲吏已接於人事可以考其賢善優劣而時取其尤出類者旌異之則士知修身力行非爲一時之利而可伸於終身則矯僞之行不作而媮薄之風歸厚矣此所謂實事之可行於今者也臣等

伏見論學者四人其說各異而朝廷又下臣等俾之詳定是以盡衆人之見而採其長者爾故臣等敢陳其所有以助衆議之一非敢好爲異論也伏望聖慈特賜裁擇

絕矯僞干利之萌此眞宰執矣王介甫讀書萬卷不知古今之體不同遂以周禮亂天下而介甫之後執拘如介甫者何其多也

乞與尹構一官狀

右臣等伏見故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尹洙文學議論爲當世所稱忠義剛正有古人之節初蒙朝廷擢在館閣而能不畏權臣力排衆黨以論范仲淹事遂坐貶黜其後元昊僭叛用兵一方當國家有西顧之憂思得材謀之臣以濟多事而洙自初出師至於元昊納款始終常在兵間比一時之人最爲宣力而羣邪醜正誣構百端卒陷辠辜流竄以死嚮蒙陛下仁聖恩憐哀其寃枉特賜清雪俾復官資足以感動羣心勸勵忠義今洙孤幼竝在西京家道屢空衣食不給洙止一男構年方十餘歲惸然無依實可嗟惻伏見將來給享大禮在近羣臣皆得奏蔭子孫伏望聖慈録洙遺忠憫洙不幸特賜其子一官庶霑寸祿以免饑寒則天地之仁幽顯蒙德臣等忝列侍從媿無獻納苟有所見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友誼亦是公論

言西邊事宜第一狀

右臣伏見諒祚狂僭釁隙已多不越歲必爲邊患臣本庸暗不達時機輒以外料敵情內量事勢鑒往年已驗之失思今日可用之謀雖兵不先言俟見形而應變然坐而制勝亦大計之可圖謹具條陳庶裨萬一臣所謂外料敵情者諒祚世有夏州自彝興克叡以前止於一鎮五州而已太宗皇帝時繼捧繼遷始爲邊患其後遂陷靈鹽盡有朔方之地蓋自淳化咸平用兵十五餘年既不能剪滅遂務招懷適會繼遷爲潘羅支所殺其子德明乃議歸款而我推以恩信復其王封歲時俸賜極於優厚德明既無南顧之憂而其子元昊亦壯遂併力西攻回紇拓地千餘里德明既死地大兵強元昊遂復背叛國家自寶元慶曆以後一方用兵天下騷動國虛民弊如此數年元昊知我有厭兵之患遂復議和而國家待之恩禮又異於前矣號爲國主僅得其稱臣歲予之物百倍德明之時半於契丹之數今者諒祚雖曰狂童然而習見其家世所爲蓋繼遷之叛而復王封元昊再叛而爲國主今若又叛其志可知是其欲自比契丹抗衡中國以爲鼎峙之勢爾此臣竊料敵情在於此也夫所謂內量事勢者蓋以慶曆用兵之時視方今禦邊之備較彼我之虛實強弱以見勝敗之形也自眞宗景德二年盟北

神力不下雨 淚

虜於澶淵明年始納西戛之款遂務休兵至寶元初元昊復叛盜三十餘年矣天下安於無事武備廢而不修廟堂無謀臣邊鄙無勇將將愚不識干戈兵驕不識戰陣器械朽腐城郭隳頹而元昊勇鷙桀黠之虜也其包畜姦謀欲窺中國者累年矣而我方恬然不以為慮待其謀成兵具一旦反書來上然後茫然不知所措中外震駭眾動倉皇所以用兵之初有敗而無勝也既而朝廷用韓琦范仲淹等付以西事極力經營而勇夫銳將亦因戰陣稍稍而出數年之間人謀漸得武備漸修似可支吾矣然而天下已困所以屈意忍恥復與之和此慶曆之事爾今則不然方今中兵雖未精利不若往年之腐朽也城壘粗嘗完緝不若往年之隳頹也士兵蕃落增添訓練不若往年寡弱之驕軍也大小將校曾經戰陣者往往尚在不若往年魏昭炳夏隨之徒綺紈子弟也一二執政之臣皆當時宣力者其留心西事熟矣不若往時大臣茫然不知所措者也蓋往年以不知邊事之謀臣馭不識干戈之將用驕兵執朽器以當桀黠新興之虜此所以敗也今方謀臣武將城壁器械不類往年而諒祚狂童不及元昊遠甚往年忽而不思今又已先覺可以早為之備苟其不叛則已若其果叛未必不為中國利也臣謂可因此時雪前恥收後功但顧人謀如何爾若上憑陛下

神威廟算係纍諒祚君臣獻於廟社此其上也其次逐狂虜於黃河之北以復朔方故地最下盡取山界奪其險而我守之以永絕邊患此臣竊量事勢謂或如此臣所謂鑒往年已驗之失者其小失非一不可悉數臣請言其大者夫夷狄變詐兵交陣合彼佯敗以為誘我貪利而追之或不虞橫出而為其所邀或進陷死地而困於束手此前日兵敗之戒今明習兵戰者亦能知之此雖小事也亦不可忽所謂大計之繆者攻守之策皆失爾臣視慶曆禦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長一千餘里分為路者五而路分為州軍者又二十有四而州軍分為寨為堡為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而守之故吾兵雖眾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眾合聚為一而來是吾兵雖多分而為寡彼眾雖寡聚之為多以彼之多擊吾之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將所謂戰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此當時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大進不能出攻退不能自守是謂攻守皆無策者往年已驗之失也臣所謂今日可用之謀者在定出攻之計爾必用先起制人之術乃可以取勝也蓋列兵分地而守敵得時出而撓於其間使我處處為備常如敵至

師老糧匱我勞彼逸昔周世宗以此策困李景於淮南昨元昊亦用此策以困我之西鄙夫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勞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所以往年賊常得志也今誠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敵奪賊所利者在我則我當先為出攻之計使彼疲於守禦則我亦得志矣凡出攻之兵勿為大舉我每一出彼必呼集而來拒彼集於東則別出其西我歸彼散則我復出而彼又集我以五路之兵番休出入使我一國之衆聚散奔走無時暫停則無不困之虜矣此臣所謂方今可用之謀也蓋往年之失在守方今之利在攻昔至道中亦嘗五路出攻矣當時

將相為謀不密蓋欲攻黠虜方強之國不先以謀困之而直為一戰必取之計大舉深入所以不能成功也夫用兵至難事也故謀既審矣則其發也必果故能動而有成功也若其山川之險易道里之迂直蕃漢兵馬之強弱騎軍步卒長兵短兵之所利與夫左右前後一出一入開闔變化有正有奇凡用兵之形勢有可先知者有不可先言者臣願陛下遣一重臣出而巡撫徧見諸將與熟圖之以先定大計凡山川道里蕃漢步騎出入之所宜可先知者悉圖上方略其餘不可先言付之將率使其見形應變因敵制勝至於詭詐之所為宜少屈意含容而曲就之既以驕其心亦少緩

其事以待吾之為備而且嚴戒五路訓兵選將利器甲畜資糧常具軍行之計待其反書朝奏則王師暮出以駭其心而奪其氣使其支吾不暇則勝勢在我矣往年議者亦欲招輯橫山蕃部謀取山界之地然臣謂必欲招之亦須先藉勝捷之威使其知中國之彊則方肯來附也由是言之亦以出攻為利矣凡臣之所言者大略如此然臣足未嘗踐邊陲目未嘗識戰陣以一儒生偏見之言誠知未可必用直以方當陛下勞心西事廣詢衆議之時思竭愚慮備芻蕘之一說爾

言前事失算處燭照數計何其明也不利守而利攻不大舉而

數出此晉知武子亟肆敝楚之法而後人用之往往得志者當日果如公言足可制勝然則公非只一文士也

一篇要領若道昔荒淫不知有敵國外患一旦金人南下而疾走避之又其流極也

論契丹侵地界狀

右臣伏見北虜近於界首添建城寨及拘囚定州巡兵湯則侵過銀坊冶谷地界等事竊聞朝廷至今未有分明嚴切指揮令邊臣以理爭辨竊料朝廷之意必謂爭之恐有引惹之虞此乃慮之過而計之失也夫虜性貪狠號爲犬戎欺弱畏強難示以怯今杜之於早尚乃爲拒絶猶恐不能若縱之不爭而誘其來侵乃是引惹況西山道路有三十餘處皆可行兵其險要所阨在於軍城銀坊等路爲彼奪據而不爭則北寨王柳等口漸更來侵豈能爭矣是則西山險要盡爲彼奪一日使虜以大兵渡易水由威虜之西平陸而來以奇兵自飛狐出西山諸口而下則我腹背受敵之患不知何以禦之此蓋兵法必爭之地也且與人爲隣敵而自棄險要任彼奪據而不爭雖使我弱彼強尚須勉強何況勢鈞力敵又違誓約而彼曲我直乎臣謂朝廷所以然者蓋由未察虜中強弱之形而不得其情僞之實也（虛提）臣又見朝廷常有懼虜之色而無憂虜之心夫憂之與懼名近而意殊憂者深思極慮而不敢暫忘懼者臨事惶惑而莫知所措今邊防之事措置多失其機者懼慮之意過深也若能察其強弱之形得其情僞之實則今日之事誠不足懼而將來之患深有可憂奈何不憂其深可憂而反懼其不足懼

以下懼其不足懼

且戎虜雖以戰射爲國而耶律氏自幼承其父祖與中國通和之後未嘗躬戰陣遭勍敵謀臣舊將又皆老死今其臣下如貫寧者無二兩人寧才不及中人已是彼之傑者所以君臣計事動多不臧嘗初對梁適遣使河西使與中國通好及議和垂就不能小忍以邀中國厚利乃與元昊爭夾山小族遂至交兵而累戰累敗亾人失馬國內瘡痍誅斂山前漢人怨怒往時虜殺漢人者罰漢人殺虜者死近聞反此二法欲悅漢人漢人未能收其心而虜人亦已怨矣又聞今春女真渤海之類所在離叛攻刼近纔稍定方且招輯敗亾修完器甲內恐國中之復叛外有西夏之爲虞心自懷疑憂我乘虛而北襲故於界上勉強虛張因我巡兵侵我地界蓋其實弱而示彊者用兵之詭計故臣謂苟能察其彊弱知其情僞則無不爭之理何必懼其不足懼哉

以下不憂其深可憂

自國家困於西鄙用兵常慮北戎合謀乘隙而動及見二虜相失而交攻議者皆云中國之福夫幸其相攻爲我之福則不幸使其解仇而復合豈不爲我禍乎臣謂北虜昨所以敗於元昊者亦其久不用兵驟戰而逢勍敵耳聞其自敗衄以來君臣恐懼日夜謀議迺招丁口揀募甲兵處處開教閱之場家家括糧馬之數以其天姿驍勁之俗加以日夜訓練之勤則其彊難敵矣今虜國雖未有人然大抵爲國者久無事

宋北邊之患[illegible]

則人雖見困用兵則將自出使其交戰旣頻而謀臣猛將爭能並出則是夾山一敗警其四十年因循之弊變驕心而爲憤志化墮卒而爲勁兵因屢戰而得驍將此乃北虜之福非中國之福也此臣所謂將來之患者也然二虜勢非久相攻者也一二年間不能相并則必復合使北虜驅新勵之彊兵無西人之後害而南向以窺河北則又將來之患大者也臣雖不知朝廷顧河北爲如何但於本路之事以今年較去年則亦可見去年以前河北官吏無大小皆得衆材而擇能急於用人如不及者惟恐一事之失計故也自今春已來若除漸循舊弊凡幹敏之吏熟於北方事者舉留奏

乞百不一從不惟使材臣能吏不勸而殆亦足見朝廷不憂河北之事辦否也至如廢緣邊久任之制而徙劉貽孫以王世文當冀州李中吉當廣信王中庸當保州劉忠順當邢州如此數人於閑慢州軍尚憂敗政況於邊要之任乎臣愚以朝廷不以北事爲憂則又怯懼如此旣曰懼矣則於用人之際又若忽而不憂此臣之所未諭也臣聞虜人侵我冶谷雖立寨屋三十餘間然尚遲延未敢便貯兵甲更伺我意緊慢若不及早毀折而少緩縱之使其以兵守之則尤難爭矣此旦夕之間不可失也至於湯則亦聞因而未敢殺此亦不可不爭臣願陛下但以將來之患爲憂不忘此事

用人之際革去舊例而惟材是擇勿聽小人之繆謀勿於忠良而疑貳使得上下畢力庶幾漸成禦備至於目今小事未消過自怯懼夫事之利害激切而言則議者以爲太過言不激切則聽者或未動心此自古以爲難也況未形之事雖曰必然而敢冀盡信乎伏望陛下留意聽納不以人廢言則庶竭愚瞽少裨萬一謹具狀

奏聞

剖分憂懼絕精絕確憂而不懼雖南渡後皆然蓋與宋祚相終矣可歎

可畏　可哂　妙絶

論修河第二狀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横隴故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肯爲國家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蓋其說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畏小人三曰無奇策今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矣初欲試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捨故道而修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爲言利者所勝今又復修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銳意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固非一人口舌可回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僞言衆所共惡今執政之臣既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

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浸恩冀目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形回入六塔將來之害必大而其害未至夫以利口小人爲大臣所主欲與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恩冀爲患之責使仲昌得以爲辭大臣得以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敢言也今執政之臣用心太過不思自古無不患之河直欲使河不爲患若得河不爲患雖竭人力猶當爲之況聞仲昌利口詭辯謂費物少而用功不多不得不信爲奇策於是決意用之今言者爲故道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修詰其如何則又無奇策以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衆人所不敢言而臣今獨敢

二解環　一轉若驟車龍之奇而掣其頂　卽前狀河勢爲三決之處意

言者臣謂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直欲興利除害耳若果知其爲患愈大則豈有不回者哉至於顧小人之後患則非臣之所慮也且事欲知利害權重輕有不得已則擇其害少而患輕者爲之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況治水本無奇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趨爾雖大禹不過此也夫所謂奇策者不大利則大害若循常之計雖無大利亦不至大害此明智之士善擇利者之所爲也今言修六塔者奇策也然終不可成而爲害愈大言順水治堤者常談也然無大利亦無大害不知爲國計者欲何所擇哉若謂利害不可必但聚大衆興大役勞民困國以試奇策而僥倖於有成

者臣謂雖執政之臣亦未必肯爲也臣前已具言河利害甚詳而未蒙採聽今復略陳其大要惟陛下詔計議之臣擇之臣謂河水未始不爲患今順已決之流治隄防於恩冀者其患一而遲塞商胡復故道者其患二而速開六塔以回今河者其患三而爲害無涯自河決横隴以來大名金堤埽歲歲增治及商胡再決而金堤益大加功獨恩冀之間自商胡決後議者貪建塞河之策未嘗留意於隄防是以今河水勢浸溢今若專意併力於恩冀之間謹治隄防則河患可禦不至大害所謂其患一者十數年間今河下流淤塞則上流必有決處此一患而遲者也今欲塞商胡口使水歸

故道治堤修埽功料浩大勞人費物困弊公私此一患也幸而商
胡可塞故道復歸高淤難行不過一二年間上流必決此二患而
速者也今六塔河口雖云已有上下約然全塞大河正流為功不
小又開六塔河道治二千餘里隄防移一縣兩鎮計其功費又大
於塞商胡數倍其為困弊公私不可勝計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
入六塔而東橫流散溢濱棣德博與齊州之界咸被其害此五州
者素號富饒河北一路財用所仰今引水注之不惟五州之民破
壞田產河北一路坐見貧虛此二患也三五年間五州凋弊河流
注溢久又淤高流行梗澁則上流必決此三患也所謂為害而無
涯者也今為國誤計者本欲除一患而反就三患此臣所不諭也
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橫壠故道本以高淤難行而商胡決今復
驅而注之必橫流而散溢自澶至海二千餘里堤埽不可卒修修
之雖成又不能捍水如此等事甚多上無愚智皆所共知不待臣
言而後悉也臣前未奉使河北時已嘗具言故道六塔皆不可為
惟治堤順水為得計及奉使往來河北詢於知水者其說皆然雖
恩冀之人今被水患者亦知六塔不便皆願且治恩冀隄防為是
下情如此誰為上通臣既知其詳豈敢自默伏乞聖慈特諭宰臣
使更審利害速罷六塔之役差替李仲昌等不用選一二精幹之

臣與河北轉運使副及恩冀州官吏相度隄防併力修治則今河
之水必不至為大患且河水天災非人力可回惟當順導防捍之
而已不必求奇策立難必之功以為小人僥冀恩賞之資也況功
必不成後悔無及者乎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以中外之臣知而不言作話頭引入題加攻擊快難白之情此
勝前二狀處也後則就第二狀而復申其說

滁州謝上表

臣伏蒙聖恩授臣依前右正言知制誥知滁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二十二日赴任訖者謗讒始作大諠羣口而可驚誣罔終明幸賴聖君之在上列職尚叨於清近爲邦仍竊於安閑祇荷恩榮惟知感涕伏念臣生而孤苦少則賤貧同母之親惟存一妹喪厥夫而無託攜孤女以來歸張氏此時生纔七歲臣愧無蓍龜前知之識不能逆料其長大所爲在人情難棄於路閒緣臣妹遂養於私室方今公私嫁娶皆行姑舅婚姻況晟於臣宗已隔再從而張非已出因謂無嫌乃未及笄遽令出適然其既嫁五六年後相去數千里間不幸其人自爲醜穢臣之耳目不能接思慮不能知而言者及臣誠爲非意以至究窮於資產固已吹析於毫毛若以攻臣之人惡臣之甚苟羅織過奚追深文蓋荷聖明之主張得免羅織之冤枉然臣自蒙先帝奬擢列諫垣論議多及於貴權指目不勝於怨怒若臣身不黜則攻者不休苟令讒巧之愈多是速傾危於不保必欲爲臣明辯莫若付於獄官必欲措臣少安莫若置之閒處使其脫風波而遠去避陷穽之危機雖臣善自爲謀所欲不過如此斯蓋尊號皇帝陛下推天地之賜豁日月之明知臣幸逢至聖而敢危言憫臣不顧身微而嘗衆怨始終愛惜委曲保全臣雖木石之心

前辨誣此揭受誣之本

頑實知君父之恩厚敢不虔遵明訓上體寬仁永堅不轉之心更勵匪躬之節

揚州謝上表

臣脩言準樞密院遞到誥勑一道伏蒙聖恩授臣起居舍人依前知制誥知揚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二十二日赴任訖者貶所脫身遽叨臨於督府歲成無狀乃敘進於官聯被渥以優撫心增懼伏念臣材非適用行輒違時徒知好古之勤自勵匪躬之節誤蒙拔擢玷寵榮小器易盈固已宜於顛覆盡言取禍仍多結於怨仇仰恃公朝臣雖自信在於物理豈有不危矧利口之中人譬含沙之射影謂事之陰昧者易為誣上緊天聽之聰終辨獄辭之濫苟此冤之獲雪雖永棄以猶甘而況得善地以長人享及親之厚祿坐安優逸未久歲時亟就易於方州仍遷於秩序有以見聖君之意未嘗忘言事之臣孤拙獲全忠善者皆當感勵兹讒不効傾邪者可使息心非惟愚臣獨以為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坤覆載日月照臨察人常務於究情行賞必思於有勸致兹恩典施及愞庸誓堅終始之心少答生成之造

謝宣召入翰林表

使車入里君命在門閭巷驚傳豈識朝廷之故事搢紳竦歎以為儒者之至榮在臣之愚何以堪此竊以文章之任自古非輕待遇寵榮至有私人之目論謀獻納因加內相之名恩既異於常倫人愈難於稱職伏念臣器非宏遠識匪該明學不通古今之宜材不識方圓之用久叨塵於侍從曾莫著於勞能而自出守外藩近遭家禍苟存餘喘復齒周行風波流落者十年天日再瞻於雙闕進對之際已蕭颯於霜毛慰勞有加賜憫憐於玉色形神若此志意可知身已分於早衰心敢萌於希進加以羇危之迹佹嫉交攻進退動縈於羣言論議多煩於睿聽雖覆載之造每賜保全而孤寒偷安常思引去伏蒙皇帝陛下俯憐舊物曲軫宸慈因內署之闕員俾備官而承乏臣敢不勉尋舊學益勵前修感遺簪未棄之仁竭駑馬已疲之力庶伸薄效少答鴻恩

公四六大較亦自韓出而加以清麗又風波非意托表自明故其詞多悲蓋情文之至者

再辭侍讀學士表

右臣準中書劄子以臣辭免侍讀學士恩命奉聖旨不許辭讓者伏念臣猥以庸虛遍叨獎擢楚署爲一時清選既已忝竊經筵況近例多兼何必辭讓蓋以臣身見兼八職侍讀已有十人爲朝廷惜清職遂爲冗員況講席不添人未至闕事所以敢陳瞽說乞免冒榮臣伏見國家近年以來恩濫官冗議者但知冗官之弊不思致弊之因蓋由凡所推恩便爲成例在上者稍欲裁減則恐人心之不足在下者既皆習慣因謂所得爲當然積少成多有加無損遂至不勝其弊莫知所以裁之中外之臣無有賢愚共知患此而臣爲陛下學士職號論思宜有目睹時弊心知可患無所獻納而又自身蹈之今既已陳述者又不自踐言則貪榮冒寵不止尋常之責而虛辭飾讓又爲矯僞之人此臣所以恐迫惶惑不自知止也伏望聖慈矜臣至懇察臣狂言許寢新恩俾安常分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進新修唐書表

臣公亮言竊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終所以治亂興衰之迹與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粲然著在簡冊而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蓋百有五十年然後得以發揮幽昧補緝闕亡黜正僞謬克備一家之史以爲萬代之傳成之至難理若有待臣某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有虞舜之智而好問躬大禹之聖而克勤天下平和民物安樂而猶垂心積精以求治要日與鴻生舊學講論六經考覽前古以謂商周以來爲國長久惟漢與唐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賢臣儁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足暴其善惡以動人耳目誠不可以垂勸戒示久遠甚可歎也乃因邇臣之有言適契上心之所閔於是刊脩官翰林學士臣歐陽脩端明殿學士臣宋祁與編修官知制誥臣范鎮臣王疇集賢校理臣宋敏求祕書丞臣呂夏卿著作佐郎臣劉羲叟等並膺儒學之選悉發祕府之藏俾之討論共加刪定凡十有七年成二百二十五卷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至於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傳紀實或增或損義類凡例皆有據依纖悉綱條具在別錄臣公亮典司事領從費日月誠不足以成大典稱明詔無任悲懼戰

汗屏營之至

辭樞密副使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依前禮部侍郎充樞密副使仍加食邑實封散官勳賜如故者成命始行驟驚於衆聽撫心增懼曾莫以自容竊以樞要之司朝廷慎選出納惟允實贊於萬機禮遇均隆號稱於二府顧任人之得失常繫國之重輕苟非其材所損不一伏念臣器能甚薄風力不強少喜文辭殆浮華而少實晚勤古學終迂闊以自愚而自遭逢聖明擢在侍從閒嘗論天下之事言出而衆怨已歸思欲報人主之知智短而萬分無補徒胥危躬於禍咎每煩聖造之保全既不適於時宜惟可置之閑處故自叨

還禁署逮此七年屢乞方州幾於十請瀝愚誠而懇至被明詔之丁寧雖大度并包猥荷優容之賜而羣賢在列敢懷希進之心伏遇皇帝陛下急於求人思以濟治因柄臣之並選憐舊物以不遺然而致遠之難力不勝者必速其覆量材不可能自知者猶得爲明敢冀睿慈察其迫切俾回渙渥更選雋良如此則器不假人各適賢愚之分物皆知報何勝犬馬之心

乞罷政事第三表

臣聞士之行己所慎者始終之不渝臣之事君所難者進退而合理苟無大過善退其身昔之爲臣全此者少臣頃侍先帝屢陳斯言今之懇誠益迫於此伏念臣識不足以通今古材不足以語經綸幸逢盛際之休明早自諸生而拔擢方其與儒學文章之選居言語侍從之流每蒙過奬於羣公常愧虛名之浮實曁晚叨於重任益可謂於得時何嘗敢傷一士之賢豈不樂得天下之譽而動皆臣忌毀必臣歸人之憂憎不應遠異臣之本末亦豈頓殊蓋以處非所宜用過其量惟是要權之地不勝指目之多周防所以履危而徧疎自任委曲所以從衆而拙直難移宜其累足則蹈禍之機以身爲斂怨之府徊盤桓而不去遂謗議以交興讒說震驚輿情共憤皇明洞照聖斷不疑孤臣獲雪於至冤四海共忻於新政至於賴天地保全之力脫風波險陷之危使臣散髮林丘幅巾衡巷以此沒地猶爲幸民況乎擁蓋垂矜其榮可喜撫民求瘼所寄非輕苟可劾於勤勞亦寧分於內外伏惟皇帝陛下曲回天造俯察愚衷許解劇繁處之閒僻物還其分庶獲遂於安全心匪無知豈敢忘於報效

公以任怨爲衆怨之歸此表最爲婉暢　易大傳修辭立其誠

君臣之際尤不可以不誠也讀公此表只是極眞

至情欲溢

進一步

亳州乞致仕第二表

臣近貢封章乞還官政伏奉詔答未賜允俞退自省循奚勝殞越

臣聞神功不宰而萬物得以曲成者惟各從其欲天鑒孔昭而一言可以感動者在能致其誠敢傾虔至之心再瀆高明之聽伏念臣本以一介之賤叨塵一府之聯知直道以事君每師心而自信然而既乏捐軀之効又無先覺之明用之已過其分而曾不自量毀者不堪其辱而莫知引去幸賴乾坤之再造得逃陷穽之危機仍許避於要權俾退安於晚節今乃苦於衰病莫自支持顧難冒於寵榮始欲收於骸骨敢期聖念過軫天慈謂雖迫於桑榆未忍棄於草莽竊以古今之制沿襲不同蓋由兩漢而來雖處三公之貴每上還於印綬多自駕於車轅朝去朝廷暮歸田里一辭高爵遂列編民豈如至治之朝深篤愛賢之意每示隆恩之典以勸知止之人故雖有還政之名而仍享終身之祿固已不類昔時之士無殊居位之榮然則在臣素心雖竊退休之志迹臣所乞尚虞僥倖之譏伏望皇帝陛下俯以深仁矜其至懇俾解方州之任遂歸環堵之居冏將優游垂盡之年涵泳太平之樂惟辛勤白首迄無一善之稱孤負明時莫報三朝之德此爲慙恨何可勝陳

致仕官猶食祿終身宋制良厚公特援此以乞身主上

蔡州乞致仕第二表

睿訓丁寧曲加慰諭愚衷懇迫尚敢黷煩將再干於冕旒宜先伏於砧鑕伏念臣世惟寒陋少苦奇屯識不達於古今學僅知於章句名浮於實用之始見於無能器小易盈過則不勝於幾覆徒以早遘千齡之亨會誤蒙三聖之獎知寵榮既溢其涯憂患亦隨而至稟生素弱顧身未老而先衰大道甚夷嗟力不前而難強每念恩私之莫報兼之疾病以交攻爰於守亳之初遂決竄潭之計逮此三遷於歲律又更兩易於州符而犬馬已疲理無復壯田廬甚邇今也其時是以更殫螻蟻之誠仰冀乾坤之造況今時不乏士物咸遂生鳧鴈去來固不爲於多少鳶魚上下皆自適於飛潛苟遂乞於殘骸庶少償其夙志伏望皇帝陛下哀憐舊物隱惻至仁察其有素非僞之誠成其識分知止之節曲從其欲賜報曰俞俾其解組官庭還車故里披裘散髮逍遙垂盡之年鑿井耕田歌詠太平之樂其爲榮幸曷可勝陳

結處神往田園矣大臣告君政宜以至情動之

即辭位讀表所謂虛辭飾讓也

祭州乞致仕第三表

恩深煦嫗感極涕洟雖情有廹於危心不知自止而辭已窮於累牘幾至無言惟以至誠期於必達自乞憐於君父不復訊於蓍龜伏念臣家世單平性姿中下少從宦學本免饑寒不自意於遭逢遂進階於華顯然而羣材方茂蒲柳未秋而早衰衆駿並馳駑駘中道而先之而況荷難勝之任用踰分之寵榮風波憂畏而慮以深疾病侵凌而老亦至故自辭於機政仰願謝於軒裳上聖之至仁念三朝之舊物勉曲煩於訓諭久未忍於弃捐竊惟臣之事君必本忠信言不顧行是爲罔欺而臣口日誦於田閭身坐貪於祿利可畏至公之議何施有靦之顏每自省循莫遑啓處是敢罔避再三之煩黷猶希萬一之矜從伏望皇帝陛下特軫天慈俯回睿聽察前言之可復蓄屢請者有年哀下愚之不移俾卒成於素志狥其所欲乞以殘骸臣若得上還印綬於有司自駕柴車而即路既節知無於大過沒身永荷於鴻私

一氣流轉又雜見第二表詔

謝復龍圖閣直學士表

恩還舊職事雪前誣感極心驚涕隨言出臣伏見前世材賢之士身結主知勳德之臣功施王室然尚或一遭謗毁欲辨無由少忤要權其禍不測顧如臣者何足道哉臣材不逮於中人功無益於當世用之未見其效去之無足可思矧罔極之讒交興而並進易危之迹何恃而不顛而聖心不忘恩意特至辨罔欺於曖昧沮仇嫉於衆多雖悖居遷謫之中而屢被陞遷之渥今又特蒙甄錄旋復寵名以臣之愚豈比前人而獨異推其所幸益由聖主之親逢詢宜如何可以論報再念臣稟生孤拙本乏藝能徒因學古之勤粗識事君之節苟臨危效命尚當不顧以奮身況爲善無傷何憚竭忠而報國誓期盡瘁少答高明

大臣語

南京留守謝上表

守宮鑰之謹嚴敢忘夙夜布政條之纖悉上副憂勤寄任非堪覩榮竝集伏念臣賦材庸薄稟數奇屯毀譽交興兩嘗過實寵榮踰分動輒招尤念報効之未伸敢不竭忠而盡瘁因風波之可畏則思遠去以深藏迨此六年外更三守覺偷安而杜口負素志以媿心朽質易衰已凋零於齒髮良時難得尚希慕於功名豈謂皇慈未捐舊物擢從支郡委以名都惟此別京舊當孔道俾領少勤於職事厨傳取悅於路人苟循俗吏之所爲雖能免過非有古人之大節未足報君

亳州謝上表

貳政非材雖獲奉身而退分符善地猶懷竊祿之慚祇荷寵靈惟知戰懼伏念臣章句腐儒之學豈足經邦斗筲小器之量寧堪大用而叨塵二府首尾八年荷三朝之誤知罄一心而盡瘁若乃樞機宜慎而見事輒言陷穽當前而橫身不避竊尋前載未有能全一昨怨出仇家構爲死禍造謗於下者初若含沙之射影但期陰以中人宣言於廷者遂肆鳴梟之惡音孰不聞而掩耳賴聖人之在上廓日月之至明悉究調誣遂投讒賊再念臣性實甚愚而疎於接物事多輕信而益以至誠如彼匪人失於泛愛平居握手惟期道義之交延譽當朝常丐齒牙之論而未乾薦禰之墨已彎射羿之弓知士其難世必以臣爲戒常情共惡人將不食其餘而臣與遊既昧於擇賢在滿不思於將覆自貽禍釁幾至顛隮上煩睿聖之保全得完名節於終始洎懇辭於重任尤深惻於皇慈雖避寵辭隆僅能去位而清貧顯秩愈更叨榮莫逃僥倖之譏實負心顏之靦斯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坤大度堯舜至仁察臣自取於怨仇本由孤立憫臣力難於勉強蓋迫衰殘既獲免於非辜仍曲從於私欲遂同萬物俾無失所之嗟未盡餘生敢忘必報之効

不平則鳴如彼匪人何施面目

謝賜漢書表

俯躬承命拭目生輝竊以右文興化乃致治之所先著錄藏書須太平而大備惟漢室上繼三代之統而班史自成一家之書文或舛訛蓋共傳之已久詔加刊定俾後學之無疑一新方册之文增煥祕書之府而奏篇之始方經衡石之程賜本之榮惟及鈞樞之近敢期孤外特與恩頒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曲軫脊慈俯矜舊物謂其嘗與臣鄰之列不忍遽遺憐其自喜文字之間俾之娛老然臣兩目昏眊雖嗟執卷之已艱什襲珍藏但誓傳家而永寶

雅切

謝擅止散青苗錢放罪表

有罪必誅是爲彝典原情以恕特出深仁聞命驚慚省躬涕泗伏念臣以一介之微賤荷三聖之獎知寵祿既豐初無報効筋骸已憊尚此遲徊曲蒙大度之弁容誤委一方之寄任職當撫俗責在分憂方茲旰昃之勞心豈敢因循而避事昨遇國家新建官司而主計大商財利以均通分命出使之車交馳於郡縣悉發舊藏之鏹取息於民祇而臣方久苦於昏衰初莫詳其利害既已大喧於物議始知不便於人情亦嘗略陳衆弊之三莫補萬分之一屬再當於班給顧已逼於會期雖具奏陳乃先擅止據茲專輒合被譴呵豈謂伏蒙皇帝陛下深軫睿慈俯矜朴拙免從吏議特貸刑章夫何草木之微曲被乾坤之施臣敢不益思祇畏更勵操修戒小人之遂非希君子之改過冀圖薄効少答鴻私

以謝表爲諫書

謝校勘啓

仰報恩榮。實增震慄。竊以校讐之職。是正為難。委方冊於程文。折羣疑於獨見。脫絢組之三寸。簡編多前後之乖。幷盤庚之一篇。文章有合離之異。以仲尼之博學。猶存郭公以示疑。非元凱之勤經。孰知門王而為閏。況乃西崑冊府。備帝者之來臨。蓬萊道山。非人間之所見。自匪識窮源本。學漸淵源。究百世之放紛。總羣言而博達。則何以效官大祿。對青藜而勵書。抱餙羽陵。拂白蟫而辨蠹。如修名器。惟庸姿。族本羇單。雖由逢千載之期。而生有百罹之苦。入橋門而著錄。最後諸生。閱月旦之坐評。敢希一目。徒以浸潤聲名之代。優游教育之仁。過時之年。已捍堅而難入。少作可悔。終雕刻以無功。早濫吹以決科。旋釋巾而補吏。逮親而得斗祿。雖慰於子心。斂版以揖上官。遂成於俗狀。學久矣而將落。思元然而欲枯。進無取當塗之資。退已失故時之步。歲月其忽。徒有志於分陰。英俊並遊。方間途而孤進。內顧拙艱之若此。敢懷榮遇以為心。豈期天幸之來。特被柄臣之薦。敢辱知人之美。蓋因連茹而升。曚曲造之。拜客俾右而擢。顧猶庸之末學。已屢試於有司。顧䴥之有五。龍鼇於是矣。鉛刀之堪一割。其可再乎。固無可喜之文。過辱太優之等。俾從賓席。入預書林。一進階而可榮。何勝於詹涯。三下拜而

聞命。深服於訓辭。天閾乍趨。迷目睛而眩轉。芸臺深敞。近星象以昭回。恣窺金匱之書。坐費太官之膳。內循忝據。有溢情涯。此蓋伏遇昭文相公。奬物均私。樂材推美。圖方有範。大陶冶以埏鎔。高下不欺。正權衡而輕重。閔此庸懦。曲以甄收。誓堅頂踵之誠。永荷丘山之賜。

六一居士外集錄卷二十二終

序

後學[illegible]

眉山蘇氏以學問文章爲百世師自老泉先生生之學見於與歐陽内翰書先生之文大較不離與田樞密書者是書曰詩人之優柔騷人之精深孟韓之温淳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志嘻至矣而後人所訾議每謂先生所學之不醇夫君子之學志乎道而已然有道焉有術焉術不衷諸道則無本有道而無術則其道不行故言縱横者先生之術也而仁義者先生之道也其意蓋曰以蘇秦張儀之術濟吾孟子韓子之道期於必行而已矣審如是是亦可質諸聖賢而無譏矣乎余讀審勢審敵未嘗不三歎設當日廟堂之上得其意而固執之即轉弱爲强可也及讀辨姦論則又廢書而歎曰由前之説可以救弱由此之説直可以救亡奈之何其弗

省也然一省則此論不傳而凡先生學問文章所以重於九鼎大呂者吾亦何所據而窺之全集宋板十六卷今刻二十卷卷益而文自如余從之凡余所錄者若干卷

宋史老泉先生本傳

元脫脫等奉敕撰

蘇洵字明允眉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舉進士及茂才異等皆不中悉焚常所爲文閉戶益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至和嘉祐間與二子軾轍來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其所著文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爭傳之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爲文章宰相韓琦奏于朝召試舍人院辭疾不至遂除祕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與陳州項城令姚闢同修禮書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卒年五十八賜其家縑絹二百軾辭所賜求贈官特贈光祿寺丞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

宋蘇老泉先生全集錄目次

老泉先生全集錄卷一

後學宜興儲　欣同人錄

受業　吳蔚起豹文叅校

黃一麟隆吉　仝校

姪孫郁文允敔

幾策　原第一卷

審勢

此篇發明宋策治內其歸宿在尚威第一段先挈尚字起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於萬千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為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為據依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視天下之所宜尚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周之世蓋有周公為之制禮而天下遂尚文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尚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也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尚者而愚猶有惑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強矣強

尚字實據

第二段挈威字

叅副精神逆注此段

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強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褻而下不以為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乘強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強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強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褻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未也故有強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一人之身將欲乳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為陰其性之為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陰藥石之陰而投之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已之為陰與已之為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強弱以為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太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為弱秦有天下散為郡縣聚為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為強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莫不臣伏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遁各固其國以相

切喻

老蘇先生真[illegible]

斷句如山

僕擾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強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強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強政濟強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強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吾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於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於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勢強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強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羌胡強盛陵壓中國而邀金繒增幣帛之恥不爲怒也若此類者大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

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爲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強勢今夫一輿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爲是以負強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強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強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強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即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爲強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即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衛趙魏衛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況今以天子之尊藉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爲焉有欲爲焉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姦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強政政強矣爲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強愚故曰乘弱之惠以

辨

明太祖之治亦與湯影彈

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爲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尚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尚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邪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爲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棄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刖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爲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惡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

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惰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爲亂於是誅鋤其强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爲本而號亦爲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爲不可用刑用刑何爲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審勢審敵賈生以來一人而已○賞濫刑弛而兵不振雖堯舜不能平治天下然嘉祐之世最號太平所謂厝火積薪而火未及然也未幾介甫得窺其隙以聳動人主而宋之爲宋危矣使嘉祐君臣早自振作明罰訓兵賞不加于無功則後人無所藉口以譁其祖宗何至有新法之禍哉

審敵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憂必有外懼本既固矣盍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末也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釋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之憂爲末也古者夷狄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及中原如是而曰外憂可也今之蠻夷姑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得也北胡驕恣爲日久矣歲邀金繒以數十萬計曩者幸吾有西羌之變出不遜語以撼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鏑是以虜日益驕而

第一段指明此篇見憂之在內

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萬而猶慊然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將不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多則賦斂不得不重賦斂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爲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爲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恥之內憂而不爲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匈奴之強不過冒頓當暴秦刻剝劉項戰奪之後中國溘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蟻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之強固百倍於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晉塘苟一時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

地以資其強大孺子繼立大臣外叛匈奴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爲可得而取矣及吾宋景德中大舉來寇章聖皇帝一戰而却之遂與之盟以和夫人之情勝則狃狃則敗敗則懲懲則勝匈奴狃石晉之勝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甚可懼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人雖屈而我亦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千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爲也天生北狄謂之犬戎投骨於地

是審其欲耗敝中國而取之之情之道

狺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釁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言曰爲虺弗摧爲蛇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炎炎今也柔而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恐焉懼一物之不稱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也然以愚度之當今中國雖萬萬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雖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閒吾可以必無犯邊之憂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

既審其情又審其形以決其必不欲戰

不止犯邊而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爲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絕其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邀之而後固也鷙鳥將擊必匿其形昔者冒頓欲攻漢漢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詞卑者進也詞強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以夸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闔廬之入楚也因唐蔡勾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誠欲與吾戰耶曩者陝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亂此亦可乘之勢矣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欲戰又明矣吁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能於敵反是今無乃與此異乎且匈奴之力既不足以伸其所大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爲辭則對曰爾何功於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人必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賂之爲害而無賂之爲利顧勢不可耳愚以爲不然當今夷狄之勢如漢七國之勢昔者高祖急於滅項籍故舉數千里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爲變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布綰皆誅死而吳楚齊趙之強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爲臣而其實

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匕首交於京師罪至章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徜徉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計夕循循而摩之煦煦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謀臣曰鼂錯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鼂錯愚吁七國之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已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爲一身謀則愚而爲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日匈奴之強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爲無事而愚以爲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弊船之中駸駸乎將入於深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爲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也聖人除患於未萌然後能轉而爲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遺遠憂大患

晰議爲字俱妙絕

策戰

終不可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呂蒙知其勝伐吳之役惟羊祜張華以爲是然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鼂錯所以爲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爲備反之計山東變起而關內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七國反中原半爲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其後此又易爲謀也然則謀之柰何曰匈奴之計不過三一曰聲二曰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吾爲終不敢與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力今也遽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如坐而得賂之爲利也華人怯吾可以先聲脅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遠近我

將以某日圍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謂之聲命邊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聞其聲聲旣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翦棘多爲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實實而與之戰破之易爾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與形而後出於實者出於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於怯不可以施之於智今夫叫呼跳踉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鬬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叫呼者聲也跳踉者形也無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足

此〇下俱中明易處

勝負何易言然許求自有一種道理

[illegible]好韜公耶想出形聲實三者亦猶前論審勢俱平日熟看兵事而得之

以乘人於卒不然徒自弊其力於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爾能越吾界爲盜邪有以相待無爲虛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翦棘兵且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詐窮遷延以遁愚故曰彼計出於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與之戰破之易耳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鄰國之雖霸王之資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弊賈誼曰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以病而賜罷當是之時而欲爲安雖堯舜不能嗚呼是七國之勢也

此靖康之勢也然仁宗時元昊一叛海內騷動君臣旰食者十餘年況契丹乎當日韓富諸公相繼秉政豈不知勿賂之爲利而後日子孫之憂將在乎此特計無所出耳此又不可不知〇

老蘇先生宰相才也吾于幾策二道決之仁宗制科得二蘇喜曰吾爲子孫得兩宰相蓋其原本家學如此蘇氏之不用似關宋氣運非人之所能爲也〇賈太傅推恩分王一著實可施行蘇先生父子策西北事細細按之究竟無下手處非才不逮難易異也要其見微知著則一矣

權書敘

人有言曰儒者不言兵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使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也則武王何用乎太公而牧野之戰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又何用也權書兵書也而所以用仁濟義之術也吾疾夫世之人不究本末而妄以我爲孫武之徒也夫孫氏之言兵爲常言也而我以此書爲不得已而言之之書也故仁義不得已而後吾權書用焉然則權者爲仁義之窮而作也

夫子曰我戰則克夾谷一會具左右司馬以從及衛靈問陳則曰軍旅之事未嘗學也此爲衛靈言之也當時諸侯修禮睦鄰足以保其社稷而衛靈晚年結齊畔晉日尋干戈國被五伐而不悔此夫子所願其絕口不言兵者況陳乎迂儒不察本末遂以言兵爲諱而又曰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是宋襄之徒耳彼所生者何世世所急者何務而聚徒飽食習爲怪迂視世之淪胥而不顧者蓋宋襄之嫡傳而托之夫子則妄矣

忍上養足爲用兵本

心術

爲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爲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爲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已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險鄧艾縋兵於穴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可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

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强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次及用長短

逐段說去自有次第

法制

將戰必審知其將之賢愚。與賢將戰則持之，與愚將戰則乘之。持之則容有所伺而爲之謀，乘之則一舉而奪其氣。雖然，非愚將勿乘。乘之不動，其禍在我。分兵而迭進，所以持之也；并力而一戰，所以乘之也。古之善軍者，以刑使人，以賞使人，以怒使人，而其中必有以義附者焉，不以戰，不以掠，而以備急難。故越有君子六千人，韓之戰，秦之鬬士倍於晉，而出穆公於淖者，赦食馬者也。兵或寡而易危，或衆而易叛，莫難於用衆，莫危於用寡。治衆者法欲繁，繁則士難以動；治寡者法欲簡，簡則士易以察。不然，則士不任戰矣。惟衆而繁，雖勞不害爲强。以衆入險阻，必分軍而疏行。夫險阻必有伏，伏必有約，軍分則伏不知所擊，而其約擕矣。險阻懼蹙，疏行以紓士氣。兵莫危於攻，莫難於守，客主之勢然也。故地有二不可守：兵少不足以實城，城小不足以容兵。夫惟賢將能以寡爲衆，以小爲大。當敵之衝，人莫不守，我以疑兵，彼懼不進，雖告之曰此無人，彼不信也。度彼所襲，潛兵以備，彼不我測，謂我有餘。夫何患兵少？偃旗仆鼓，寂若無氣，嚴戢兵士，敢譁者斬，時令老弱登埤示怯，乘怯突擊，其衆可走。夫何患城小？背城而戰，陳欲方，欲踞，欲密，欲緩。夫方而[illegible][illegible]密[illegible]緩，則七心固。固則不懾。背城而戰，欲其不懾，面

城而戰陣欲直欲銳欲疎欲速夫直而銳疎而速則士心危危則致死而城而戰欲其致死夫能靜而自觀者可以用人矣吾何爲則怒吾何爲則喜吾何爲則勇吾何爲則怯夫人豈異於我天下之人孰不能自觀其一身是以知此理者塗之人皆可以將平居與人言一語不循故猶且愕而忌敵以形形我恬而不怪亦已固矣是故智者視敵有無故之形必謹察之勿動疑形二可疑於心則疑而爲之謀心固得其實也可疑於目勿疑彼敵疑我也是故心疑以謀應目疑以靜應彼誠欲有所爲邪不使吾得之目矣

後二段精

強弱

知有所甚愛知有所不足愛可以用兵矣故夫善將者以其所不足愛者養其所甚愛者士之不能皆銳馬之不能皆良器械之不能皆利固也處之而已矣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孫臏有言曰以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此兵說也非馬說也下之不足以與其上也吾既知之矣吾既棄之矣中之不足以與吾上下之不足以與吾中吾不既再勝矣乎得之多於棄也吾斯從之矣彼其上之不得其中下之援也乃能獨完耶故曰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三權也者以一致三者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嗚呼不從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強敵也漢高帝之憂在項籍耳雖然親以其兵而與之角者蓋無幾也隨何取九江韓信取魏取代取趙取齊然後高帝起而取項籍夫不汲汲於其憂之所在而彷徨乎其不足卹之地彼蓋所以孤項氏也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強最後取非其憂在蜀也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與魏氏角其亡宜也取天下取一國取一陣皆如是也范蠡曰凡陣之道盆左以爲牡設右以爲牝春秋時楚伐隨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蓋一陣之

此從取一陣而放致其論于取天下然後攝入本意來

閒必有牝牡左右要當以吾強攻其弱耳唐太宗曰吾自興兵習觀行陣形勢每戰視敵強其左吾亦強吾左弱其右吾亦弱吾右使弱常遇強強常遇弱敵犯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勝後之庸將既不能處其強弱以敗而又曰吾兵有老弱雜其間非舉軍精銳以故不能勝不知老弱之兵兵家固亦不可無無之是無以耗敵之強兵而全吾之銳鋒敗可俟矣故智者輕棄吾弱而使敵輕用其強忘其小喪而志於大得夫固要其終而已矣

韓淮陰岳武穆百戰百勝然不聞有所棄者又何耶

攻守

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夫盡兵以攻堅城則鈍兵費糧而緩於成功盡兵以守敵衝則兵不分而彼間行襲我無備故攻敵所不守守敵所不攻攻者有三道焉守者有三道焉三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坦之路車轂擊人肩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其南銳兵出其北大兵攻其東銳兵出其西者曰奇道大山峻谷中盤絕徑潛師其間不鳴金不撾鼓突出乎平川以衝敵人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於正道勝敗未可知也出於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於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正道之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堅也奇道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木偶人是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亦木偶人是也今夫盜之於人抉門斬關而入者有焉他戶之不扃鍵而入者有焉乘壞垣坎牆趾而入者有焉抉門斬關而主人不之察幾希矣他戶之不扃鍵而主人不之察大半矣乘壞垣坎牆趾而主人不之察皆是矣為主人者宜無曰門之固而他戶牆隙之不恤焉夫正道之兵抉門之盜也奇道之兵他戶之盜也伏道之兵乘垣之盜也所謂正道者若秦之

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劍閣是也昔者六國嘗攻函谷矣而秦將敗之曹操嘗攻長江矣而周瑜走之鍾會嘗攻劍閣矣而姜維拒之何則其爲之守備者素也劉濞反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人別循江淮收淮南長沙以與濞會武關岑彭攻公孫述自江州泝都江破侯丹兵徑拔武陽繞出延岑軍後疾以精騎赴廣都距成都不數十里李愬攻蔡蔡悉精卒以抗李光顏而不備愬愬自文成破張柴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此用奇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請發夜郎兵浮船牂牁江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由景谷攀木緣磴魚貫而進至油江而降馬邈至綿竹而斬諸葛瞻遂降劉禪田令孜守潼關關之左有谷曰禁而不知之備林言尚讓入之夾攻關而關兵潰此用伏道也吾觀古之善用兵者一陣之間尚猶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況守一國攻一國而社稷之安危係焉者其可以不知此三道而欲使之將耶

强弱三權攻守三道〇言兵者多知此三道而証據詳明如畫圖之易曉

用間

孫武既言五間則又有曰商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商故明君賢相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按書伊尹適夏醜夏歸亳史太公常事紂去之歸周所謂在夏在商誠矣然以爲間何也湯文王固使人間夏商邪伊呂固與人爲間邪桀紂固待間而後可伐邪是雖甚庸亦知不然矣然則吾意天下存亡寄於一人伊尹之在夏也湯必曰桀雖暴一旦用伊尹則民心復安吾何病焉及其歸亳也湯必曰桀得伊尹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安視民病遂與天下共亡之呂牙之在商也文王必曰紂雖虐一旦用呂牙則天祿必復吾何憂焉及其歸周也文王必曰紂得呂牙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久過天命遂命武王與天下共亡之然則夏商之存亡待伊呂用否而決今夫問將之賢者必曰能逆知敵國之勝敗問其所以知之之道必曰不愛千金故能使人爲之出萬死以間敵國或曰能因敵國之使而探其陰計嗚呼其亦勞矣伊呂一歸而夏商之國爲決亡使湯武無用間之名與用間之勞而得用間之實此非上智其誰能之夫兵雖詭道而本於正者終亦必勝今五間之用其歸於詐成則爲利敗則爲禍且與人爲詐人亦將且詐我故能以間勝者亦或

反間敗吾間不忠反爲敵用一敗也不得敵之實而得敵之所僞示者以爲信二敗也受吾財而不能得敵之陰計懼而以僞告我三敗也夫用心於正一振而羣綱舉用心於詐百補而千穴敗智於此不足恃也故五間者非明君賢將之所上明君賢將之所上者上智之間也是以淮陰曲逆義不事楚而高祖擒籍之計定左車周叔不用於趙魏而淮陰進兵之謀決嗚呼是亦間也

代釋上智之間而駁其五間

荀反攻

權書原第三卷

孫武

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兵而曰我不能者幾人求之於言而不窮者幾人言不窮矣求之於用而不窮者幾人嗚呼至於用而不窮者吾未之見也孫武十三篇兵家舉以爲師然以吾評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書論奇權密機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書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爲人必謂有應敵無窮之才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王闔廬之入郢也武爲將軍及秦楚交敗其兵越王入踐其國外禍內患一旦迭發吳王奔走自救不暇武殊無一謀以弭斯亂若按武之書以責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於敵則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聽包胥之言出兵救楚無忌吳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戰曰久暴師則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還可謂久暴矣越人能無乘間入國乎其失二也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子胥伯嚭鞭平王屍復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敵此司馬戌子西子期所以必死讐吳也勾踐不頹舊冢而吳服田單譎燕掘墓而齊奮知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然始吳能以入郢乃因胥嚭唐蔡之怨及乘楚瓦之不仁武之功

蓋亦鮮耳夫以武自為書尚不能自用以取敗北況區區祖其故
智餘論者而能將乎且吳起與武一體之人也皆著書言兵世稱
之曰孫吳然而吳起之言兵也輕法制草略無所統紀不若武之
書詞約而意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吳起始用於魯破齊及
入魏又能制秦兵入楚楚復霸而武之所為反如是書之不足信
也固矣今夫外御一隷內治一妾是賤丈夫亦能夫豈必有一人
而教之及夫御三軍之衆闔營而自固或且有亂然則是三軍之
衆惑之也故善將者視三軍之衆與視一隷一妾無加焉故其心
常若有餘夫以一人之心當三軍之衆而其中恢恢然猶有餘地
此韓信之所以多多而益辦也故夫用兵豈有異術哉能勿視其
衆而已矣

末段議論甚精與為將者先治心互發其以此論孫武者豈以
其敗于三軍之衆不能制伍員伯嚭而言之與

子貢

君子之道智信難信者所以正其智也而智常至於不正智者所
以通其信也而信常至於不通是故君子慎之也世之儒者曰徒
智可以成也人見乎徒智之可以成也則舉而棄乎信吾則曰徒
智可以成也而不可以繼也子貢之以亂齊滅吳存魯也吾悲之
彼子貢者遊說之士苟以邀一時之功而不以可繼為事故不見
其禍使夫王公大人而計出於此則吾未見其不旋踵而敗也吾
聞之王者之兵計萬世而動霸者之兵計子孫而舉強國之兵計
終身而發求可繼也子貢之兵是明日不可用也故子貢之出也
吾以為魯可存也而齊可無亂吳可無滅何也田常之將篡也憚
高國鮑晏故使移兵伐魯為賜計者莫若抵高國鮑晏弔之彼必
愕而問焉則對曰田常遣子之兵伐魯吾竊哀子之將亡也彼必
詰其故則對曰齊之有田氏猶人之養虎也子之於齊猶肘股之
於身也田氏之欲肉齊久矣然未敢逞志者懼肘股之捍也今子
出伐魯肘股去矣田氏孰懼哉吾見身將磔裂而肘股隨之所以
弔也彼必懼而咨計於我因教之曰子悉甲趨魯壓境而止吾請
為子潛約魯侯以待田氏之變帥其兵從子入討之彼懼田氏之
禍其勢不得不聽歸以約魯侯魯侯懼齊伐其勢亦不得不聽因

使練兵蒐乘以俟齊釁誅亂臣而定新主齊必德魯數世之利也
吾觀仲尼以爲齊人不與田常者半故請哀公討之今誠以魯之
衆從高國鮑晏之師加齊之半可以擒田常於都市其勢甚便其
成功甚大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齊哀王衆兵誅呂氏呂氏以灌
嬰爲將拒之至滎陽嬰使諭齊及諸侯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
今田氏之勢何以異此有魯以爲齊有高國鮑晏以爲灌嬰惜乎
賜之不出於此也

齊魯與搆釁及田氏亂齊左傳記載極明史記忽攙採子貢事
以雜亂其說甚矣遷之眾子誣聖門也據彼說而借箸籌之亦
平策上之雄

六國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
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
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
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
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
暴霜露斬荊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
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
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
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
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
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
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
兵之效也至丹以荊卿爲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
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爲郡惜其用武
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
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
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

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爲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爲國者無使爲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下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此篇當與幾策審敵參看

論三人頗確然有見特無囊括宇宙性成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項籍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者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爲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惑也吾觀其戰於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

縱不焚咸陽殺子嬰阬秦卒二十萬難伏人心者

非有鉅鹿戰沛公亦豈能安驅而入關乎百二之險但乎前章沛公豈良將勁兵猶乎後此成爲耳固守之易以

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讐籍則其勢不得強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

此策乃兵法之言然先於破釜以救趙沈船于鉅鹿秦且數擊趙而擁衆十萬乘勝之兵以項羽入關雖拔山扛鼎其如之何

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羆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碎於羆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必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躡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屯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爲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爲劍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劍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櫝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似非論項籍也特借籍以明取天下者當先圖所守而關中之守之可恃以爲固耳然而知其意者鮮矣○富貴思故鄉烏江謝亭長其爲人何如耶吾固曰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志

妙絶此論高決也否則與日食何異

韓彭蓋世英雄但樊了呂雉之手其足以鎮壓天下且明

高祖

漢高祖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彊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爲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爲，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太尉。」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爲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后佐帝定天下，爲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鎭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爲惠帝計也。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爲少矣。方亞父嗾項莊時，微噲誚讓羽，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卽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僞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卹，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堇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爲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之六年也，天也。使其尙在，則呂祿不可紿，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使之尙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爲親幸，然及高祖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勢爲帝王，而不欣然從之邪？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噫其甚矣然文字到此亦

所謂騎虎之勢不得中下

輯評 唐荆川曰：高帝死而呂后獨任陳平，未必不由不斬噲一著。且噲不死，其助祿、產之叛亦未必。觀其譙羽鴻門與排闥而諫，噲亦似有氣岸而能守正者，豈可以屠狗之雄而遽逆其詐哉？蘇氏父子兄弟往往以事後成敗摭拾人得失，類如此。

用呂氏以制天下，用周勃以制呂氏之禍而安劉，揣摩高帝之智，可八九中矣。規畫區處，莫若用勃而以平佐之，公却不循成說，質以斬噲一節，此猶高帝所或然者，獨謂噲必與祿、產叛爲已甚耳。揚之而在雲，抑之而在淵，文人胸中之奇不可禁禦如

此亦克畏也哉

老泉先生全集録卷一終

宋蘇老泉先生全集録目次

詩論

書論

春秋論

老泉先生全集錄卷二

衡論　原第四卷

衡論叙

事有可以盡告人者有可告人以其端而不可盡者盡以告人其[illegible]（可盡）難在告告人以其端其難在用今夫衡之有刻也於此爲銖於此爲石求之而不得曰是非善衡焉可也（不可盡）曰權罪者非也始吾作權書以爲其用可以至於無窮而亦可以至於無用於是又作衡論十篇嗚呼從吾說而不見其成乃今可以罪我焉耳

遠慮

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羣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得而知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而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功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知而機者又羣臣所不得聞羣臣不得聞誰與議不議不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者不可一日無也（決河注海）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也則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世之詐故後世不得見耳有（矜旋）（提）

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聞天下之所不聞知羣臣之所不知禹與湯武倡其機於上而三臣共和之於下以成萬世之功下而至於桓文有管仲狐偃爲之謀主闔廬有伍員勾踐有范蠡大夫種高祖之起也大將任韓信黥布彭越裨將任曹參樊噲滕公灌嬰游說諸侯任酈生陸賈樅公至於奇機密謀羣臣所不與者惟留侯酇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才而委之深任之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爲善之心與小人爲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有機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以

一日無也司馬氏魏之賊也有賈充之徒爲之腹心之臣以濟[illegible]勝吳廣秦民之湯武也無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則無腹心之臣者無機也有機而泄也夫無機與有機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設陷穽設陷穽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或曰機者創業之君所假以濟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於燕安田文所謂主少國危大臣未附如此等事何世無之當是之時而無腹心之臣可爲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又以周勃遺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既治矣而

又以霍光遺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爲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總己以聽于家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年（妙論警策）而不置疑於其間邪又曰五載一巡狩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捐千里之畿而誰與守邪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胸以濟緩急奈何天子而無腹心之臣乎近世之君抗然於上而使宰相眇然於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視君如天之遼然而不可親而君亦如天之視人泊然無愛之之心（臣不親其君）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爲憂社稷之喜彼不以爲喜君憂不辱

昔今拈來即是評陸此等最足益人神智

君不愛其臣

君辱不死一人譽之則用之一人毀之則舍之宰相避嫌畏譏且不暇何暇盡心以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泛泛於下而天子惸惸於上一旦有卒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殞越也聖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握手入臥內同起居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疏尊其爵厚其祿重其權而後可以議天下之機慮天下之難太祖用趙中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萊公亦誠其人然與之權輕故終以見逐而天下幾有不測之變然則其必使之可以生人殺人而後可也

君臣懸然於上宰相邈然於下三代以下君臣之際言之可歎明太祖懲噎廢食并宰相而廢之又安望其有腹心之臣乎○宰相不坐論自宋太祖始也朝廷無宰相自明太祖始也

御將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為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紲觸者可拘以楅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才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驥終無以服乘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姦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有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況為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智竭慮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為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為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不同傑然

於將之中分賢與才又於才之中分大與小又字字如此條生生不窮

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者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大小而為之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騏驥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為我用才大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饑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祖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為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為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約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為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

切喻

就中抽一節議其智作結

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為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此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將韓信善將將一語入思議衍成此論

任相

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議者常曰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邪則羣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邪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任相之道與任將不同爲將者大槩多才而或頑鈍無恥非皆節廉好禮不可犯者也故不必優以禮貌而其有不羈不法之事則亦不可以常法御何則豪縱不趨約束者亦將之常態也武帝視大將軍往往踞廁而李廣利破大宛侵殺士卒之罪則寢而不問此任將之道也若夫相必節廉好禮者爲也又非豪縱不趨約束者爲也故接之以禮而重責之古者相見於天子天子爲之離席起立在道爲之下輿有病親問不幸而死親弔待之如此其厚然其有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相以不起聞矣相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他失而棧車牝馬歸以思過矣夫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怨言責之重然後接之以禮而不爲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上遇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將遂弛然不肯自飭故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怠而後爲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而不卹其私吾觀賈誼書至

借形

又借形

此等筆如江河之流

激烈

不果於用禮而果於用刑是精神寓之處

所謂長太息者常反覆讀不能已以爲誼生文帝時文帝遇將相大臣不爲無禮獨周勃一下獄誼遂發此使誼生於近世見其所以遇宰相者則當復何如也夫湯武之德三尺豎子皆知其爲聖人而猶有伊尹太公者爲師友焉伊尹太公非賢於湯武也而二聖人者特不顧以師友之以明有尊也噫近世之君姑勿責於此天子御坐見宰相而起者有之乎無矣在輿而下者有之乎亦無矣天子坐殿上宰相與百官趨走於下掌儀之官名而呼之若郡守召胥吏耳雖臣子爲此亦不過而尊尊貴貴之道不若是褻也夫既不能接之以禮則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得用何者不果於用禮而果於用刑則其心不服故法曰有某罪而加之以某刑及其免相也既曰有某罪而刑不加焉不過削之以官而出之大藩鎮此其弊皆始於不爲之禮賈誼曰中罪而自弛大罪而自裁夫人不我誅而安忍棄其身此必有大愧於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愧其臣故其臣有所不爲武帝嘗以不冠見平津侯故當天下多事朝廷憂懼之際使石慶得容於其間而無怪焉然則必其待之如禮而後可以責之如法也且吾聞之待以禮而彼不自效以報其上重其責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者天下無有也彼人主傲然於上不禮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相

效以報其上之爲利宰相利其君之不責而豐其私者孰若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之爲福吾又未見去利而就害遠福而求禍者也

慷慨不及賈生讀之亦復可感

重遠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仁矣乎非仁也勢也天下之勢猶一身一身之中手足病於外則腹心爲之深思靜慮於內而求其所以療之之術腹心病於內則手足爲之奔掉於外而求其所以療之之物腹心手足之相救非待仁而後然吾故曰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非仁也勢也勢如此其急而古之君獨武王然者何也人皆知一身之勢而武王知天下之勢也夫不知一身之勢者一身危而不知天下之勢者天下不危乎哉秦之保關中自以爲子孫萬世帝王之業而陳勝吳廣乃楚人也由此觀之天下之勢遠近如一然以吾言之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近之官吏賢邪民譽之歌之不賢邪譏之謗之譽歌譏謗者衆則必傳傳則必達於朝廷是官吏之賢否易知也一夫不獲其所訴之刺史刺史不問裹糧走京師緩不過旬月撾鼓叫號而有司不得不省矣是民有冤易訴也吏之賢否易知而民之冤易訴亂何從始邪遠方之民雖使盜跖爲之郡守檮杌饕餮爲之縣令郡縣之民羣嘲而聚罵者雖千百爲輩朝廷不知也白日執人於市誣以殺人雖其兄弟妻子聞之亦不過訴之刺史不幸而刺史又抑之則死且無告矣彼見郡守縣令據案執筆吏卒旁列箠械滿前駭然而喪膽矣則其

謂京師天子所居者當復如何而又有數千里貲且百萬富者尚或難之而貧者又何能乎故其民常多怨而易動吾故曰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國家分十七路河朔陝右南廣川峽實爲要區河朔陝右二廣之防而中國之所恃以安南廣川峽貨財之源而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其勢之輕重如何哉曩者北胡驕恣西寇勃叛河朔陝右尤所加卹一郡守一縣令未嘗不擇至於南廣川峽則例以爲遠官審官差除取具臨時竄謫量移往往而至凡朝廷所優異者不復官之南廣川峽而其人亦以南廣川峽之官爲失職庸人無所歸故常聚於此嗚呼知河朔陝右之可

重而不知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之地之不可輕是欲富其倉而蕪其田倉不可得而富也矧其地控制南夷氏蠻最爲要害土之所産又極富夥明珠大貝紈錦布帛皆極精好陸負水載出境而其利百倍然而關譏門征僦雇之費非百姓私力所能辦故貪官專其利而齊民受其病不招權不鬻獄者世俗遂指以爲廉吏矣而招權鬻獄者又豈盡無嗚呼吏不能皆廉而廉者又止如此是斯民不得一日安也方今賦取日重科斂日頻罷弊之民不任官吏復有所規求於其間矣淳化中李順竊發於蜀州郡數十望風奔潰近者智高亂廣南乘勝取九城如反掌國家設城池養士卒

蓄器械儲米粟以爲戰守備而凶竪一起若涉無人之地者吏不肖也今夫以一身任一方之責者莫若漕刑南廣川峽既爲天下要區而其中之郡縣又有爲南廣川峽之要區者其牧宰之賢否實一方所以安危幸而賢則已其戕民黷貨的然有罪可誅者漕刑固亦得以舉劾若夫庸陋選耎不才而無過者漕刑雖賢明其勢不得易置此猶弊車疲馬而求僕夫之善御也郡縣有敗事不以責漕刑則不可責之則彼必曰敗事者某所治某所者某人也吾將何所歸罪故莫若使漕刑自舉其人而任之他日有敗事則謂之曰爾謂此人堪此職也今不堪此職是爾欺我也責有所任

罪無所逃然而擇之不得其人者蓋寡矣其餘郡縣雖非一方之所以安危者亦當詔審官俾勿輕授贓吏冗流勿措其間則民雖在千里外無異於處畿甸中矣

慎當時輕川廣之官而爲是言今則幸無此弊

廣士

古之取士取於盜賊取於夷狄古之人非以盜賊夷狄之事可為也以賢之所在而已矣夫賢之所在貴而貴取焉賤而賤取焉是以盜賊下人夷狄異類雖奴隸之所恥而往往登之朝廷坐之郡國而不以為怍而繩趨尺步華言華服者往往反擯棄不用何則天下之能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者衆也朝廷之政郡國之事非特如此而可治也彼雖不能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然而其才果可用於此則居此位可也古者天下之國大而多士大夫者不過曰齊與秦也而管夷吾相齊賢也而舉二盜焉穆公霸秦賢（前虛此實）

也而舉由余焉是其能果於是非而不牽於衆人之議也未聞有以用盜賊夷狄而鄙之者也今有人非盜賊非夷狄而猶不獲用吾不知其何故也夫古之用人無擇於勢布衣寒士而賢則用之公卿之子弟而賢則用之武夫健卒而賢則用之巫醫方技而賢則用之胥史賤吏而賢則用之今也布衣寒士持方尺之紙書聲病剽竊之文而至享萬鍾之祿卿大夫之子弟飽食於家一出而驅高車駕大馬以為民上武夫健卒有灑掃之力奔走之舊久乃領藩郡執兵柄巫醫方技一言之中大臣且舉以為吏若此者皆非賢也皆非功也是今之所以進之之塗多於古也而胥史賤吏

忽之而不錄使老死於敲榜趨走而賢與功者不獲一施吾甚惑也不知胥吏之賢優而養之則儒生武士或所不若昔者漢有天下平津侯樂安侯輩皆號為儒宗而卒不能為漢立不世大功而其卓絕偉偉震耀四海者乃其賢人之出於吏胥中者耳夫趙廣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守之卒史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雄雋明博出之可以為將而內之可以為相者也而皆出於吏胥中者有以也夫吏胥之人少而習法律長而習獄訟老奸大豪畏憚懾伏吏之情狀變化出入無不諳究因而官之則豪民猾吏之弊表裏毫末畢見於外無所逃遁而又上

（……與上之人之待之者請前後讀自知）

之人擇之以才遇之以禮而其志復自知得自奮於公卿故終不肯自棄於惡以賈罪戾而敗其終身之利故當此時士君子皆優為之而其間自縱於大惡者大約亦不過幾人而其尤賢者乃至成功如是今之吏胥則不然始而入之不擇也終而遇之以犬彘也長吏一怒不問罪否袒而笞之喜而接之乃反與交手為市其人常曰長吏待我以犬彘我何望而不為犬彘哉是以平民不能自棄為犬彘之行不肯為吏矣況上君子而肯俛首為之乎然欲使之謹飭可用如兩漢亦不過擇之以才待之以禮恕其小過而棄絕其大惡之不可貰忍者而後察其賢有功而爵之祿之貴之

勿乘之於允流之間則彼有冀於功名自尊其身不敢自棄而奇才絶智出矣夫人固有才智奇絶而不能爲章句名數聲律之學者又有不幸而不爲者苟一之以進士制策是使奇才絶智有時而窮也使吏胥之人得出爲長吏是使一介之才無所逃也進士制策網之於上此又網之於下而曰天下有遺才者吾不信也

獨扣進士制策互形作結以透廣士之意

入仕之塗宋隘於唐明又隘於宋老蘇先生廣士篇所以救其隘也然太史公謂雜而多端則官職秏廢是吏道又有求其隘而不得者要當以世論耳

衡論原第五卷

養才

夫人之所爲有可勉強者有不可勉強者煦煦然而爲仁孑孑然而爲義不食片言以爲信不見小利以爲廉雖古之所謂仁與義與信與廉者不止若是而天下之人亦不曰是非仁人是非義人是非信人是非廉人此則無諸已而可勉強以到者也在朝廷而百官肅在邊鄙而四夷懼坐之於繁劇紛擾之中而不亂投之於須臾奔走之地而不惑爲吏而吏爲將而將若是者非天之所與性之所有不可勉強而能也道與德可勉以進也才不可強揠以進也今有二人焉一人善揖讓一人善騎射則人未有不以揖讓賢於騎射矣然而揖讓者未必善騎射而騎射者捨其弓以揖讓於其間則未必失容何哉才難強而道易勉也吾觀世之用人好以可勉強之道與德而加之不可勉強之才之上而曰我貴賢賤能是以道與德未足以化人而才有遺焉然而爲此者亦有由矣有才者而不能爲衆人所勉強者耳何則奇傑之士常好自負雋傲誕不事繩檢往往冒法律觸刑禁叫號讙呼以發其一時之樂而不顧其禍嗜利酗酒使氣傲物志氣一發則倜然遠去不可羈束以禮法然及其一旦翻然而悟折節而不爲此以嚮意於

偉人定當如此宋大臣當此者其惟萊公乎

長慮切害

所謂道與德可勉強者則何病不至奈何以樸樕小道加諸其上哉夫其不肎規規以事禮法而必自縱以爲此者乃上之人之過也古之養奇傑也任之以權尊之以爵厚之以祿重之以恩責之以措置天下之務而易其平居自縱之心而聲色耳目之欲又已極於外故不待放恣而後爲樂今則不然奇傑無尺寸之柄位一命之爵食斗升之祿者過半彼又安得不越法踰禮而自快邪我又安可急之以法使不得泰然自縱邪今我繩之以法亦已急矣急之而不已而隨之以刑則彼有北走胡南走越耳噫無事之時既不能養及其不幸一旦有邊境之患繁亂難治之事而後優詔

以召之豐爵重祿以結之則彼已憾矣夫彼固非純忠者也又安肯默然於窮困無用之地而已邪周公之時天下號爲至治四夷已臣服卿大夫士已稱職當是時雖有奇傑無所復用而其禮法風俗尤復細密舉朝廷與四海之人無不遵蹈而其八議之中猶有曰議能者况當今天下未甚至治四夷未盡臣服卿大夫士未皆稱職禮法風俗又非細密如周之盛時而奇傑之士復有困於簿書米鹽間者則反可不議其能而恕之乎所宜哀其才而貰其過無使爲刀筆吏所困則庶乎盡其才矣或曰奇傑之士有過得以免則天下之人孰不自謂奇傑而欲免其過者是終亦潰法亂紀耳曰是則然矣然而奇傑之所爲必挺然出於衆人之上苟指其已成之功以曉天下俾得以贖其過而其未有功者則委之以難治之事而責其成績則天下之人不敢自謂奇傑而真奇傑者出矣

破庸人之論。馬或奔踶而致千里跅弛之士國家固不當以常法困之

申法

古之法簡今之法繁簡者不便於今而繁者不便於古非今之法不若古之法而今之時不若古之時也先王之作法也莫不欲服民之心服民之心必得其情情然邪而罪亦然則固入吾法矣而民之情又不皆如其罪之輕重大小是以先王忿其罪而哀其無辜故法舉其略而吏制其詳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則以著於法使民知天子之不欲我殺人傷人耳若其輕重出入求其情而服其心者則以屬吏任吏而不任法故其法簡今則不然吏姦矣不若古之良民媮矣不若古之淳吏姦則以喜怒制其輕重而出入之或至於誣民媮則吏雖以情出入而彼得執其罪之大小以為辭故今之法纖悉委備不執於一左右前後四顧而不可逃是以輕重其罪出入其情皆可以求之法吏不奉法輒以舉劾任法而不任吏故其法繁古之法若方書論其大槩而增損劑量則以屬醫者使之視人之疾而參以己意今之法若鬻屨既為其大者又為其次者又為其小者以求合天下之足故其繁簡則殊而求民之情以服其心則一也然則今之法不劣於古矣而用法者尚不能無弊何則律令之所禁畫一明備雖婦人孺子皆知畏避而其間有習於犯禁而遂不改者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也先王欲杜

天下之欺也為之度以一天下之長短為之量以齊天下之多寡為之權衡以信天下之輕重故度量權衡法必資之官資之官而後天下同今也庶民之家刻木比竹繩絲縋石以為之富商豪賈內以大出以小齊人適楚不知其孰為斗孰為斛持東家之尺而校之西鄰則若十指然此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一也先王惡奇貨之蕩民且哀夫微物之不能遂其生也故禁民採珠貝惡夫物之偽而假真且重費也故禁民糜金以為塗飾今也採珠貝之民溢於海濱糜金之工肩摩於列肆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二也先王患賤之凌貴而下之僭上也故冠服器皿皆以爵列為等差長短大小莫不有制今也工商之家曳紈錦服珠玉一人之身循其首以至足而犯法者十九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三也先王懼天下之吏負縣官之勢以侵劫齊民也故使市之坐賈視時百物之貴賤而錄之旬輒以上百以百聞千以千聞以待官吏之私儥十則損三三則損一以聞以備縣官之公糴今也吏之私儥而從縣官公糴之法民曰公家之取於民也固如是是吏與縣官斂怨於下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四也先王不欲人之擅天下之利也故仕則不商商則有罰不仕而商商則有征是民之商不免征而吏之商又加以罰今也吏之商

既幸而不罰又從而不征貸之以縣官公糴之法貸之以縣官之徒載之以縣官之舟關防不譏津梁不呵然則為吏而商誠可樂也民將安所措手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五也若此之類不可悉數天下之人耳習目熟以為當然憲官法吏目擊其事亦恬而不問夫法者天子之法也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衰世之事也而議者皆以為今之弊不過吏胥骫法以為姦而吾以為吏胥之姦由此五者始今有盜白晝持梃入室而主人不之禁則踰垣穿穴之徒必且相告而恣行於其家其必先治此五者而後詰吏胥之姦可也

任吏任法斟照古今之變○五條五事同五此二弊推求為公行

罪帝法稱同為議論古今

議法

古者以仁義行法律後世以法律行仁義夫三代之盛王其教化之本出於學校蔓延於天下而形見於禮樂下之民被其風化循循翼翼務為仁義以求避法律之所禁故其法律雖不用而其所禁亦不為不行於其間下而至於漢唐其教化不足以動民而一於法律故其民懼法律之及其身亦或相勉為仁義唐之初大臣房杜輩為刑統毫釐輕重明辯別白附以仁義無所阿曲不知周公之刑何以易此但不能先使民務為仁義使法律之所禁不用而自行如三代時然要其終亦能使民勉為仁義而其所以不若三代者則有由矣政之失非法之罪也是以宋有天下因而循之變其節目而存其大體比閭小吏奉之以公則老姦大猾束手請死不可漏略然而獄訟常病多盜賊常病衆則亦有由矣法之公（入正意）而吏之私也夫舉公法而寄之私吏猶且若此而況法律之間又不能無失其何以為治今夫天子之子弟卿大夫與其子弟皆天子之所優異者有罪而使與皂隸竝笞而偕戮則大臣無恥而朝廷輕故有贖焉以全其肌膚而厲其節操故贖金者朝廷之體也所以自尊也非與其有罪也夫刑者必痛之而後人畏焉罰者不能痛之必困之而後人懲焉今也大辟之誅輸一石之金而免貴

人近戚之家一石之金不可勝數是雖使朝殺一人而輸一石之金暮殺一人而輸一石之金金不可盡身不可困況以其官而除其罪則一石之金又不皆輸焉是恣其殺人也且不笞不戮彼已幸矣而贖之又輕是啓姦也夫罪固有疑今有人或誣以殺人而不能自明者有誠殺人而官不能折以實者是皆不可以誠殺人之法坐由是有減罪之律當死而流使彼爲不能自明者邪去死而得流刑已酷矣使彼爲誠殺人者邪流而不死刑已寬矣是失實也故有啓姦之釁則上之人常幸而下之人雖死而常無告有失實之弊則無辜者多怨而僥倖者易以免今欲刑不加重赦不加多獨於法律之間變其一端而能使不啓姦不失實其莫若重贖然則重贖之說何如曰古者五刑之尤輕者止於墨而墨之罰百鍰逆而數之極於大辟而大辟之罰千鍰此穆王之罰也周公之時則又重於此然千鍰之重亦已當今三百七十斤有奇矣方今大辟之贖不能當其三分之一古者以之赦疑罪而不及公族今也貴人近戚皆贖而疑罪不與記曰公族有死罪致刑於甸人雖君命宥不聽今欲貴人近戚之刑舉從於此則非所以自尊之道故莫若使得與疑罪皆重贖且彼雖號爲富强苟數犯法而數重困於贖金之間則不能不斂手畏法彼罪疑者雖或非其辜而法亦不至殘潰其肌體若其有罪則法雖不刑而彼固亦已困於贖金矣夫使有罪者不免於困而無辜者不至陷於笞戮一舉而兩利斯智者之爲也

意在重困貴人近戚而援古之赦疑罪以使同重贖何等巧妙

首段言今制兵形勢說御兵之所以難

兵制

三代之時舉天下之民皆兵也兵民之分自秦漢始三代之時聞有諸侯抗天子之命矣未聞有卒吏叫呼衡行者也秦漢以來諸侯之患不減於三代而御卒伍者乃如畜虎豹圈檻一缺咆勃四出其故何也三代之兵耕而食蠶而衣故勞勞則善心生秦漢以來所謂兵者皆坐而衣食於縣官故驕驕則無所不爲三代之兵皆齊民老幼相養疾病相救出相禮讓入相慈孝有憂相弔有喜相慶其風俗優柔而和易故其兵畏法而自重秦漢以來號齊民者比之三代則既已薄矣況其所謂兵者乃其齊民之中尤爲凶悍桀黠者也故常慢法而自棄夫民耕而食蠶而衣雖不幸而不給猶不我咎也今謂之曰爾毋耕毋蠶爲我兵吾衣食爾他日一不充其欲彼將曰嚮謂我毋耕毋蠶今而不我給也然則怨從是起矣夫以有善心之民畏法自重而不我咎欲其爲亂不可得也且也既驕矣又慢法而自棄以怨其上欲其不爲亂亦不可得也且夫天下之地不加於三代天下之民衣食乎其中者又不減於三代平居無事占軍籍畜妻子而仰給於所民者則徧天下不知其數奈何民之不日剝月割以至於流亡而無告也其患始於廢井田開阡陌一壞而不可復收故雖有明君賢臣焦思極慮而求以

二語　三句　三句〇提〇發

斷

救其弊卒不過開屯田置府兵使之無事則耕而食耳而府兵其利既不足以及天下而後世之君又不能循而守之以至於廢陵夷及於五代燕帥劉守光又從而爲之黥面涅手之制天下遂以爲常法使之判然不得與齊民齒故其人益復自棄視齊民如越人矣太祖既受命懲唐季五代之亂聚重兵京師而邊境亦不曰無備損節度之權而藩鎮亦不曰無威周與漢唐邦鎮之兵強秦之郡縣之兵弱兵強故末大不掉兵弱故天子孤睽周與漢唐則過而秦則不及得其中者惟吾宋也雖然置帥之方則遠過於前代而制兵之術吾猶有疑焉何者自漢迄唐或開屯田或置府兵使之無事則耕而食而民猶且不勝其患今屯田蓋無幾而府兵亦已廢欲民之豐阜勢不可也國家治平日久民之趨於農者日益衆而天下無萊田矣以此觀之謂斯民宜如生三代之盛時而乃戚戚嗟嗟無終歲之畜者兵食奪之也三代井田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復雖然依倣古制漸而圖之則亦庶乎其可也方今天下之田在官者惟二職分也籍沒也職分之田募民耕之斂其租之半而歸諸吏籍沒則鬻之否則募民耕之斂其租之半而歸諸公職分之田徧於天下自四京以降至於大藩鎮多至四十頃下及一縣亦能千畝籍沒之田不知其數今可勿復鬻然後

新〇奪〇引〇論

量給其所麥之民家三百畝以爲牽前之斂什一今可損之三分而取其一以歸諸吏與公使之家出一夫爲兵其不欲者聽其歸田而他募謂之新軍毋黥其面毋涅其手毋拘之營三時縱之一時集之授之器械教之戰法而擇其技之精者以爲長在野督其耕在陣督其戰則其人皆良農也皆精兵也夫籍沒之田既不復鬻則歲益多田益多則新軍益衆而嚮所謂仰給於斯民者雖有廢疾死亡可勿復補如此數十年則天下之兵新軍居十九而（兩意並收）皆力田不事他業則其人必純固朴厚無叫呼衡行之憂而斯民不復知有餽餉供億之勞矣或曰昔者斂其半今三分而取一其無乃薄於吏與公乎曰古者公卿大夫之有田也以爲祿而其取（宋優待士大夫此亦一節）之亦不過什一今吏既祿矣給之田則已甚矣況三分而取一則不既優矣乎民之田不幸而籍沒非官之所待以爲富也三分而取一不猶愈於無乎且不如是則彼不勝爲兵故也或曰古者什一而稅取之薄故民勝爲兵今三分而取一可乎曰古者一家之中一人爲正卒其餘爲羨卒田與追胥竭作今一家止一夫爲兵況諸古則爲逸故雖取之差重而無害（精妙）此與周制稍何縣都役少輕而稅十二無異也夫民家出一夫而得安坐以食數百畝之田征繇科斂不及其門然則彼亦優爲之矣

養兵莫善於屯但恐教訓服習不若行伍之精緩急無用耳惟沿邊宿兵之處兵民雜耕民導兵以農兵衛民以戰前人爲之多有成效而置不講焉可惜也。制祿之薄近世尤甚州縣令日食一肉歲製一衣幾無以餬其口矣禁吏之貪而養廉無具是猶餓其牛而使耕飢其馬而使駕也施之牛馬且不可況臣子乎待吏如宋朝庶乎其有君父之恩矣

田制

古之稅重乎今之稅重乎周公之制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二稍甸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蓋周之盛時其尤重者至四分而取一其次者乃五而取一然後以次而輕始至於十一而又有輕者也今之稅雖不啻十一然而使縣官無急征無橫斂則亦未至乎四而取一與五而取一之爲多也是今之稅與周之稅輕重之相去無幾也雖然當周之時天下之民歌舞以樂其上之盛德而吾之民反感感不樂常若擢筋剝膚以供億其上周之稅如此吾之稅亦如此而其民之哀樂何如此之相遠也其所以然者蓋有由矣周之時用井田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間而役屬之民夏爲之耨秋爲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强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夫使耕者至於窮餓而不耕不穫者坐而食富强之利猶且不可而況富强之民輸租於縣官而不免於怨歎嗟憤何則彼以其半而供縣官之稅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其上之

稅也周之十一以其全力而供十一之稅也使以其半供十一之稅猶用十二之稅然也況今之稅又非特止於十一而已則宜乎其怨歎嗟憤之不免也噫貧民耕而不免於饑富民坐而飽以嬉又不免於怨其弊皆起於廢井田井田復則貧民有田以耕穀食粟米不分於富民可以無饑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錮貧民其勢不耕則無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縣官之稅又可以無怨是以天下之士爭言復井田既又有言者曰奪富民之田以與無田之民則富民不服此必生亂如乘大亂之後土曠而人稀可以一舉而就高祖之滅秦光武之承漢可爲而不爲以是爲恨吾又以爲不然今雖使富民皆奉其田而歸諸公乞爲井田其勢亦不可得何則井田之制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四井爲一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一同同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爲澮者一爲洫者百爲溝者萬既爲井田又必兼脩溝洫溝洫之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此二者非聚

谿塹平澗谷夷邱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壠不可為也縱使能盡得平原廣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為井田盡為溝洫已而又為民作屋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於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啓之至於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遂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為而其實便於今今誠有能為近井田者而用之則亦可以蘇民矣乎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之說蓋出於此而後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肯損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之以為變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縱不能盡如周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為之限而不禁其田嘗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耳要之數世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於貧而彼嘗已過吾限者散而入於他人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以無幾矣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為業不為人所役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於人而樂輸於官夫端坐於朝廷下令於天下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之井田何以遠過於此哉

限田亦是舊說獨將廢井田之害與復井田之難說得深切痛快翻舊為新矣○地萬井而方百里此九萬夫之地也又曰萬夫之地三十二里有半是百里之內不過三萬夫有餘耳豈即周禮所謂一易再易者雖九萬夫之地而實耕不過三萬歟抑別有以歟

老泉先生全集卷二 衡論

易論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爲之明而易爲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饑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爲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爲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爲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即勞欣然戴之以爲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爲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爲爻通陰陽之變以爲卦考鬼神之情以爲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爲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爲新奇祕怪以夸後世邪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也灼荊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爲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爲陽或爲陰者必自分而爲二始掛一吾知其爲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爲四而揲之也歸奇於扐吾知其爲一爲二爲三爲四而歸之也分而爲二吾不知其爲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不窮也

發禮論所未及

信字發揮至透

說卦合

提

兩論中易論禮論繫各方而其所引伸己意以說先王作禮處爲尤詳矣

禮論

夫人之情安於其所常爲無故而變其俗則其勢必不從聖人之始作禮也不因其勢之可以危亡困辱之者以厭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輕去其舊而樂就吾法不能也故無故而使之事君無故而使之事父無故而使之事兄彼其初非如今之人知君父兄之不事則不可也而遂翻然以從我者吾以恥厭服其心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曰彼爲吾君父兄何以異於我於是坐其君與其父以及其兄而已立於其旁且俛首屈膝於其前以爲禮而爲之拜率天下之人而使之拜其君父兄夫無故而使之拜

其君無故而使之拜其父無故而使之拜其兄則天下之人將復嗤笑以爲迂怪而不從而君父兄又不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而徒爲其君父兄於是聖人者又有術焉以厭服其心而使之肯拜其君父兄然則聖人者果何術也恥之而已古之聖人將欲以禮法天下之民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皆信其言曰此人也其言如是是必不可不如是也故聖人曰天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與之齒而使天下之人亦曰彼將不與我齒也於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以求齒於聖人雖然彼聖人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何也其微權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之拜不用於世吾與之皆坐於此皆立於此比肩而行於此無以異也吾一旦而怒奮手舉梃而搏逐之可也何則彼其心常以爲吾儕也不見其異於吾也聖人知人之安於逸而苦於勞故使貴者逸而賤者勞且又知坐之爲逸而立且拜者之爲勞也故舉其君父兄坐之於上而使之立且拜於下明日彼將有怒作於心者徐而自思之必曰此吾嚮之所坐而拜之且立於其下者也聖人固使之逸而使我勞是賤於彼也奮手舉梃以搏逐之吾心不安焉刻木而爲人朝夕而拜之他日析之以爲薪而猶且忌之彼其始木焉已拜之猶且不敢以爲薪故聖人以其微權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

而權者又不可以告人故先之以恥嗚呼其事如此然後君父兄得以安其尊而至於今今之匹夫匹婦莫不知拜其君父兄乃曰拜起坐立禮之末也不知聖人其始之教民拜起坐立如此之勞也此聖人之所慮而作易以神其教也

鼓舞變化不測其猶龍乎○恥字權字主張上下半篇禮爲聖人之權以恥服民而使之從之上指如此前後翻換生出多少波瀾○偏在拜起坐立說禮

樂論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爲君父之爲父兄之爲兄而聖人爲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爲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耻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不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鴆肉有堇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敢以苦口爲諱去其鴆徹其堇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爲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爲樂雨吾見其所以溼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谹谹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蹙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溼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爲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三段括禮論）（半指）（吾語）（妙喻）（以喻說聖人之權去）（一篇）（串天地間至神之機）（三層）（正講日月數句）

輯評　唐荊川曰蘇氏父子兄弟於經術甚疎故論六經處大都渺茫不根特其行文縱橫往往空中布景絕處逢生令人有憑虛御風之態

以告語之所不及逼入樂之陰驅潛率雲霞萬變邱壑千重吾終日遊玩忘憂而莫能名其狀矣

詩論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爲也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弟不可使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敺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爲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爲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強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邪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無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詬讟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爲安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於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於強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禮之窮詩論說得更猛大較好色與怨非聖人所以教人而禮之所必嚴者非極窮則亦不可通也此立言輕重之法

此篇重變字不重權字

井田變而阡[illegible]而行伍變[illegible]科舉堯舜復作如之何哉當日天下之變造化者爲之也

忠質文之變

禪讓征誅之變

書論

風俗之變聖人爲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亟也自堯而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於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其菽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咏嘆以足其意上來）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爲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因（下復）也後之無王者也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於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爲大怪也然而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爲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緊緊對斷）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悦之以利而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爲天下之民以我爲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譽己以固之也湯之伐桀也囂囂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民不已悦也則又囂囂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爲不揣穆古人如此）如曰我如是而爲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爾吁亦既薄矣至於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偕有顯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爲天子久矣如此乎民（帶此二節說世變）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爲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知（攝娛有餘音）夫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與禮記大同小康之說合○讀書論世明目張膽而言之經經之徒義欲掩耳而走○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故其言約而畏武自謂于湯有光故其言肆而盡武之甚皆以湯爲口實而然信乎風俗之變聖人爲之也

春秋論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邪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爲善某爲惡可也繼之曰某爲善吾賞之某爲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爲夫子何足以爲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

賞罰之權在[illegible]是獨見通篇只發此一句

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而平王昏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晉文陽爲尊周而實欲富强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爲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爲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

今之主春秋者不獨一王通吳曾皆論之而未敢以示人也

後之春秋罪在僭者居多

明矣夫子歎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邱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邱哉嗚呼夫子以為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為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下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邪僭邪散邪

反証

孟子謂魯之春秋與乘檮杌一耳孔子作之而為今之春秋此論暗翻孟子而自闢門戶○前半反反覆覆歸到賞罰之權在魯後半反反覆覆說明以賞罰與魯之故誰道不是强辭然六經而後上下數千年文人辭之强能如此者有幾歐陽公曰荀卿子之文也知言哉

老泉先生全集錄卷二終

宋蘇老泉先生全集錄目次

老泉先生全集錄卷三

論　原第七卷

太玄論上

蘇子曰言無有善惡也苟有得乎吾心而言也則其辭不索而獲夫子之於易吾見其思焉而得之者也於春秋吾見其感焉而得之者也於論語吾見其觸焉而得之者也思焉而得故其言深感焉而得故其言切觸焉而得故其言易聖人之言得之天而不以人參焉故夫後之學者可以天遇而不可以人得也方其爲書也猶其爲言也方其爲言也猶其爲心也書有以加乎其言言有以加乎其心聖人以爲自欺後之不得乎其心而爲言不得乎其言而爲書吾於揚雄見之矣疑而問問而辯問辯之道也揚雄之法言辯乎其不足問也問乎其不足疑也求聞於後世而不待其有得君子無取焉耳太玄者雄之所以自附於夫子而無得於心者也使雄有得於心吾知太玄之不作何則瘍醫之不爲疾醫樂其有得於瘍也疾醫之不能爲而喪其所以爲瘍此瘍醫之所懼也若夫妄人礪鍼磨砭乃欲爲俞跗扁鵲之事彼誠無得於心而僥於外也使雄有孟軻之書而肯以爲太玄邪惟其所得之不足樂故大爲之名以僥倖於聖人而已且夫易之所爲作者雄不知也

以爲爲數邪以爲爲道邪惟其爲道也故六十卦而無加六十四卦而無損及其以爲數而後有六日七分之說生焉聖人之意曰六十四卦者易也六日七分者吾以爲歷也在歷以數勝在易以道勝然則易之所爲作其亦可知矣蓋自漢以來六經始有異論夫聖人之言無所不通而其用意固有所在也惟其求而不可得於是乃始雜取天下奇怪可喜之說而納諸其中而天下之工乎曲學小數者亦欲自附於六經以求信於天下然而君子不取也太玄者雄所以擬易也觀其始於一而終於八十一是四乘之極而不可加也從三方之算而九之并夜於晝爲二百四十有三日

三分其方而一以爲三州三分其州而一以爲三部三分其部而一以爲三家此猶六十之不可加而六十四之不可損也雄以爲未也從而加之曰踦又曰嬴曰吾以求合乎三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之一者也曰踦也曰嬴也是何爲者或曰以象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在嬴而不在踦踦者廿之二十六也或曰以象閏閏之積也起於難之七而於此加焉是強爲之辭也且其言曰譬諸人增則贅而割則虧今也重不足於歷而輕以其書加焉是不爲太玄也爲太初歷也聖人之所略揚雄之所詳聖人之所直揚雄之所忽是其爲道不足取也道之不足取也吾乃今求其數求合乎三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之一者固雄意也贊之七百三十有一是日之三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之一也後之學者曰吾不知夫二十八宿之次與夫日行之度也而於太玄焉求之則吾懼夫積日之無以處也歷者天下之至微要之千載而可行者也四分而加一是四歲而加一日也率四歲而加之千載之後吾恐大冬之爲大夏也且夫四分其日而贅得二焉故贅者可以爲偶而不可以爲奇其勢然也雄之所欲加者四分之三而所加者四是其爲數不足考也君子之爲書猶工人之作器也見其形以知其用有鼎而加柄焉是無問其工之材不材與其金之良苦而其不可以爲

鼎者固已明矣況乎加踦與嬴而不合乎二十八宿之度是柄而不任操吾無取也已

楊雄以元擬易又自以爲經後世學者之妄且僭自雄始此直以聖人與雄兩下相較而不正其妄與僭豈亦猶管仲責楚貢淫名一節不問歟

洪範論原第八卷

洪範論叙

洪範其不可行歟何説者之多而行者之寡也曰諸儒使然也譬諸律令其始作者非不欲人之難犯而易避矣及吏胥舞之則千機百穽吁可畏也夫洪範亦猶是耳吾病其然因作三論大抵斥末而歸本褒經而擊傳剗磨瑕垢以見聖秘復列二圖一以指其謬一以形吾意噫人吾知乎不吾知其謂吾求異夫先儒而以爲新奇也

洪範上

洪範之原出於天而畀之禹禹傳之箕子箕子死後世有孔安國爲之注劉向父子爲之傳孔頴達爲之疏是一聖五賢之心未始不欲人君審其法從其道矣禹與箕子之言經也幽微宏深不可以俄而曉者經之常也然而所審當得其統所從當得其端是故宜責孔劉輩今求之於其所謂注與傳與疏者而不獲故明其統舉其端而欲人君審從之易也夫致至治總乎大法樹大法本乎五行理五行資乎五事正五事賴乎皇極五行含羅九疇者也五事檢御五行者也皇極裁節五事者也備綜於身驗於氣則終始常道之次靡有不順焉然則含羅者其統也裁節者其端也執其端而御其統古之聖人正如是耳今夫皇極之建也貌必恭恭作肅言必從從作乂視必明明作哲聽必聰聰作謀思必睿睿作聖如此則五行得其性雨暘燠寒風皆時而五福應矣若夫皇極之不建也貌不恭厥咎狂言不從厥咎僭視不明厥咎豫聽不聰厥咎急思不睿厥咎蒙如此則五行失其性雨暘燠寒風皆常而六極應矣噫曰得曰時曰福人君孰不欲趨之曰失曰常曰極人君孰不欲逃之然而罕能者諸儒之過也夫禹之疇分之則幾五十矣諸儒不求所謂統與端者顧爲之傳則嚮之五十又將百焉人

之心一固不能兼百雜之而不行也欲行之莫若歸之易百歸之五十五十歸之九九歸之三三五行也五事也皇極也而又以皇極裁節五事五事得而五行從是三卒歸之一也然則所守不亦約而易乎所守約而易則人君孰欲棄得取失棄時取常棄福取極哉以一治三以三治九以九治五十以五十治百天意也禹意也箕子意也

讀書偷捷法

洪範中

或曰古人言洪範莫深於歆向之傳吾嘗學而得之矣今觀子之論子其未之學耶何遽反之也子之論曰皇極裁節五事其建不建爲五事之得失傳則擬五事而言之其咎其罰其極與五事比非所以裁節五事也子又曰皇極建則五福應皇極不建則六極應傳則條福極而配之貌與言與視與聽與思與皇極又非皇極兼覆福極也然則劉之傳子之論孰得乎曰噫以箕子之知洪範與歆向之知孰愈必曰箕子之知愈也則吾從之彼歆向拂箕子意矣吾復何取哉雖然彼豈不知求從箕子乎求之過深而惑之愈甚矣歆向之惑始於福極分應五事遂強爲之說故其失浸廣

而有五焉今其傳以極之惡福之攸好德歸諸貌極之憂福之康寧歸諸言極之疾福之壽歸諸視極之貧福之富歸諸聽極之凶短折福之考終命歸諸思所謂福止此而已所謂極則未盡其弱焉遂曲引皇極以足之皇極非五事匹其不建之咎止一極之弱哉其失一也且逆而極順而福傳之例也至皇之不極則其極既弱矣吾不識皇之極則天將以何福應之哉若曰五福皆應則皇之不極惡憂疾貧凶短折曷不偕應哉此乃自廢其例其失二也箕子謂咎曰狂僭豫急蒙而已罰曰雨暘燠寒風而已今傳又增

咎以眊增罰以陰此其擾聖人之言以就固謬況眊與蒙無異而雨可兼陰而別名之得乎其失三也經之首五行而次五事者徒以五行天而五事人人不可以先天耳然五行之逆順必視五事之得失使吾爲傳必以五事先五行借如傳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則木不曲直厥罰常雨其餘亦如之察劉之心非不欲爾蓋五行盡於思無以周皇極苟如庶驗增之則雖衆亦怪駭矣故離五行五事而爲解以蔽其覺其失四也傳之於木其說以爲貌矣及火土金水則思言視聽殊不及焉自相駮亂其失五也夫九疇之於五行可以條而入者惟二箕子陳之蓋有深旨矣五事一

也庶驗二也驗之肅乂哲謀聖一出於五事事之貌言視聽思一出於五行此理之自然可不條而入之乎其他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其大歸雖無越於五行五事非可條而入之者也條而入之非理之自然故其傳必鉤牽扳援文致而强附之然後可以僅知此福此極之所以應此事者立言如此其亦勞矣且傳於福極旣兩則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亦當兩而今又不兩何也經曰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此言皇極建而五福備使經云皇極之不建則必以六極易五福矣焉在其條而入之乎且皇極九疇之尤貴者故聖人位之於中以貫上下譬若庶驗然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時於雨暘燠寒風各冠其上耳又可列之以爲一驗乎若是則劉之傳慤且强明矣噫傳之法二劉唱之班固志之後之史志五行者孰不師而效之世之讀者又孰不從而然之是以膠爲一論莫有考正吾得無言哉

抉摘無遺

洪範下

吾既剔去傳班以粹經猶有秘處而先儒不白其意或解失其旨者非一今辨正以中之經曰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夫五行一疇耳一汨而九不畀蓋五行綱九疇綱壞而目廢也然則五行之汨非五事之失乎五事之失非皇極之不建乎蓋箕子微見其統與端矣經之次第五行也以生數至於五事也求之五行則相尅何也從五常斯與相尅合矣先民之論五行也水性智而事聽火性禮而事視木性仁而事貌金性義而事言土性信而事思及其論五常也以爲德莫大於仁仁或失於弱故以義斷之義或失於剛故以禮節之禮或失於拘故以智通之智或失於詐故以信正之此五常次第所以然也五事從之所以亦然也三八政曰食曰貨曰祀曰賓曰師五者不以官名之鄭康成以食爲稷以貨爲司貨賄以賓爲大行人是三百六十官箕子於九疇中區區焉錯舉其八耳孔穎達則曰司貨賄大行人皆事主非復民政夫事雖非民亦未害爲政孔之失滋甚焉吾以爲不然箕子言國家之政無越是八者周公制禮酌而用之故建六官以主八政食與貨則天官祀與賓則春官師則夏官司空則冬官司徒則地官司寇則秋官此得其正矣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孔

安國謂知卜筮人而立之夫知卜筮人天下不爲鮮矣孜孜然以擇此爲事則委瑣不亦甚乎吾意卜筮至神人所諒而從者導之善人必諒而從之蜀莊是矣導之惡人亦諒而從之丘子明是也聖人懼後人輕其職使有如丘子明輩故曰擇建立卜筮人謂擇賢也不然司空司徒司寇其擇之又當甚於此云者彼天子之卿不若卜筮之官爲後世所輕雖婦人孺子知其不可不擇故也嗚呼聖人之言枝分派別不得其源紛莫可曉譬之日月五星十二次二十八宿使昧者觀之固憒憒如也不如晷度躔次的不可紊差之渺忽寒暑乖逆吾故於洪範明其統舉其端削劉之惑繩孔之失使經意炳然如從璣衡中窺天文矣

擇卜筮之義尤精

洪範後序

吾論洪範以五福六極參皇極之建與不建而且不與二劉之增眊與陰或者猶以劉向夏侯勝之說爲惑劉向之言皇極之建總爲五福皇極之不建不能兼五事下與五事齒而均獲一極猶平王之詩降而爲國風夏侯勝之言曰天久陰不雨臣下將有謀上者已而果然以劉向之說則皇極之不建不可系以六極以夏侯勝之說則眊與陰不可廢是皆不然夫福極之於五事非若庶驗也陰陽而推之律歷而求之人事而揆之庶驗之通於五事可指而言也且聖人之所可知也令指人而謂之曰爾爲某事明日必有某福爾爲某事明日必有某極是巫覡卜相之事也而聖人何由知之故吾以爲皇極之建五事皆得而五福皆應不曰應某事者必某福也皇極不建五事皆失而六極皆應不曰應某事者必某極也五事之間得與失參焉則亦不曰必某福必某極應也亦曰福與極參焉耳今劉以爲皇極建而爲五事主故加之五福及其不建也不加之以六極而以平王之詩爲說其意以爲不建則不能爲五事主故不加之六極以爲貶也今有人有九命之爵及有罪而曰削其爵使至一命以貶之曰貶可也此猶平王之詩降而爲國風曰降可也若夫有罪人嘗具五刑而曰是人也罪大不當加之以五刑姑以墨辟論以重其責是得爲重其責耶今欲重不建之罪不曰六極皆應而曰獨弱之極應乃引平王之詩以爲說平王之詩固不然也且彼聖人者豈以天下之福與極止於五與六而已哉蓋亦舉其大槩耳夫天地之間非人力所爲而可以爲驗者多矣聖人取其尤大而可以有所兼者五而使其餘者可以遂見焉今也力分其一端以爲二而必曰陰爲陰雨爲雨且經之庶驗有曰暘矣而豈獨遺陰哉蓋陰之極盛於雨而聖人舉其極者言也吾觀二劉之傳金不從革與傳常雨也乃言雷電雨雪皆在而獨於此別雨與陰何也然則夏侯勝之言何以必應曰事固有幸而中者公孫臣以漢爲土德而黃龍嘗見黃龍則見矣而漢乃火德也可以一黃龍而必謂漢爲土德耶必不可也其所謂眊者蒙矣胡復多言哉

唐文至韓柳而盛前此用多俚詞俳狀豈得以史才望之

雜論 原第九卷

史論引

史之難其人久矣魏晉宋齊梁隋間觀其文則亦固常然也所可怪者唐三百年文章非三代兩漢無敵史之才宜有如丘明遷固輩而卒無一人可與范曄陳壽比肩巢子之書世稱其詳且博然多俚辭俳狀使之紀事當復甚乎其嘗所譏誚者惟子餗倒爲差愈吁其難而然哉夫知其難故思之深思之深故有得因作史論三篇

有得之言字字從苦而出

史論上

史何爲而作乎其有憂也何憂乎憂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檮杌檮杌四凶之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勸不待貶而懲然則史之所懲勸者獨小人耳仲尼之志大故其憂愈大憂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修經卒之論其效者必曰亂臣賊子懼由是知史與經皆憂小人而作其義一也其體二故曰史焉曰經焉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實之詞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檢之此經史所兼而有之者也雖然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詞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非一代之實錄史非萬世之常法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夫易禮樂詩書言聖人之道與法詳矣然弗驗之行事仲尼懼後世以是爲聖人之私言故因赴告策書以脩春秋旌善而懲惡此經之道也猶懼後世以爲己之臆斷故本周禮以爲凡此經之法也至於事則擧其略詞則務於簡吾故曰經以道法勝史則不然事既曲詳詞亦夸耀所謂褒貶論贊之外無幾吾故曰史以事詞勝使後人不知史而觀經則所褒莫見其善狀所貶弗聞其惡實故曰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使後人不通經而專史則稱讃不知所法懲勸不知所沮吾故曰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或從僞赴而書或隱諱而

此老蘇先生乃切戒後世者[illegible]也

不書若此者衆皆適於教而已吾故曰經非一代之實錄史之一紀一世家一傳其間美惡得失固不可以一二數則其論贊數十百言之中安能事爲之褒貶使天下之人動有所法如春秋哉吾故曰史非萬世之常法夫規矩準繩所以制器器所待而正者也然而不得器則規無所效其圓矩無所用其方準無所施其平繩無所措其直史待經而正不得史則經晦吾故曰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噫一規一矩一準一繩足以制萬器後之人其務希遷固實錄可也愼無若王通陸長源輩囂囂然冗且僭則善矣

綱繁目淨公所自謂得孫吳之簡切者

後儒史論吹毛求疵舉一而廢十者多矣[illegible]不廢一乎此眞遷固之罪人也

下一段尤精細

史論中

遷固史雖以事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仲尼遺意焉吾今擇其書有不可以文曉而可以意達者四悉顯白之其一曰隱而章其二曰直而寬其三曰簡而明其四曰微而切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閼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繆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恥不載焉見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辯如酈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章乎遷論蘇秦稱其智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一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錄矣吾復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三國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者何也周裔

而霸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于鄫書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皐書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南夷豺狼狐貍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卽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書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山戎獫狁亦或庶乎其間是以絕而棄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勾踐之賢猶不免乎絕與棄則其賤夷俗也不亦簡而明乎國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上某王若侯某或功臣

外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諡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諡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邪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著邪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爲二上則曰號諡名名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諡姓名夫以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僞襃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例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人矣則其防僭也不亦微而切乎隱而章則後人樂得爲善之利直而寬則後人知有悔過之漸簡而明則人君知中國禮樂之爲貴微而切則人君知強臣專制之爲患用力寡而成功博其能爲春秋繼而使後之史無及焉者以是夫

公將二史直作如此讀雖由絕悟亦是細心其絕悟不可及而細心則可爲學者法矣

史論下

此固有不得已者必欲黜會大竄處去償文使其辭一自已出不惟傳之茲矣

或問子之論史鈎抉仲尼遷固潛法隱義善矣仲尼則非吾所可評吾惟意遷固非聖人其能如仲尼無一可指之失乎曰遷喜雜說不顧道所可否固貴諛僞賤死義大者此既陳議矣又欲寸量銖稱以摘其失則煩不可舉今姑告爾其尤大彰明者焉遷之辭淳健簡直足稱一家而乃裂取六經傳記雜於其間以破碎汨亂其體五帝三代紀多尚書之文齊魯晉楚宋衛陳鄭吳越世家多左傳國語之文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傳多論語之文夫尚書左傳國語論語之文非不善也雜之則不善也今夫繡繪錦縠衣服之窮美者也尺寸而割之錯而紉之以爲服則綈緒之不若遷之書無乃類是乎其自叙曰談爲太史公又曰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是與父無異稱也先儒反謂固沒彪之名不若遷讓美於談吾不知遷於紀於表於書於世家於列傳所謂太史公者果其父耶抑其身耶此遷之失也固贊漢自創業至麟趾之間襲蹈遷論以足其書者過半且褒賢貶不肖誠己意也書己意而已今又剽他人之言以足之彼既言矣申言之何益及其傳遷揚雄皆取其自叙屑屑然曲記其世系固於他載豈若是之備哉彼遷雄自叙可也已因之非也此固之失也或曰遷固之失既爾遷固之後爲史者多矣范曄陳壽實巨擘焉然亦有失乎曰烏免哉曄之史之傳若酷吏宦者列女獨行多失其人間尤甚者董宣以忠毅槩之酷吏鄭衆呂强以廉明直諒槩之宦者蔡琰以忍恥妻胡槩之列女李善王忳以深仁厚義槩之獨行與夫前書張湯不載於酷吏史記姚杜仇趙之徒不載於遊俠遠矣又其是非頗與聖人異論竇武何進則戒以宋襄之違天論西域則惜張騫班勇之遺佛書是欲相將苟免以爲順天乎中國叛聖人以奉戎神乎此曄之失也壽之志三國也紀魏而傳吳蜀夫三國鼎立稱帝魏之不能有吳蜀猶吳蜀之不能有魏也壽獨以帝當魏而以臣視吳蜀吳蜀於魏何有而然哉此壽之失也噫固譏遷失而固亦未爲得曄譏固失而曄益甚至壽復爾史之才誠難矣後之史宜以是爲監無徒譏之也

其眞而爲月亦有不暇給矣太史公漢官名耳談因嘗爲之而作史記者遷此議美之說甚謬而公剝之亦微漏

史記林實生過秦論則直曰善乎哉業之推言之也如此則可若襲其論不著其人不惟申言無益其不

然擇其者爲何

今一變而帝蜀矣蜀予魏

何者而然此表學之不致深論

眞是堂上人裁決如流。三論俱用方文有敎陣整旅立于不敗之地者此類是也

諫論上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爲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爲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已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爲諫法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頃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閎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凌弱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如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爲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爲諫法

即前游說濟忠而申結之以使其說之歸于正此斡旋妙

理諭卽法言也其餘四者總不出巽語中易曰巽以行權聖人下一巽字包羅萬狀矣

諫論下

（上下篇意在兩必字）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觸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選耎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喻妙甚）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為怯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為千金以刑為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其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況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先將賞罰說破後只設一喻以見二者之不可廢一又是一法

上篇標一術字下篇標一勢字是兩篇關鍵處

如此辨駁千日並照

嚳妃論

史記載帝嚳元妃曰姜原次妃曰簡狄簡狄行浴見燕墮其卵取吞之因生契爲商始祖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爲周始祖其祖商周信矣其妃之所以生者神奇妖濫不亦甚乎商周有天下七八百年是其享天之祿以能久有社稷而其祖宗何如此之不祥也使聖人而有異於衆庶也吾以爲天地必將構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之又焉用此二不祥之物哉燕墮卵於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巨人之跡隱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暇忻然踐之何姜原之不自愛也又謂行浴出野而遇之是以簡狄姜原爲婬泆無法度之甚者帝嚳之妃稷契之母不如是也（摸擬）雖然史遷之意必以詩有天命鳦鳥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時維姜原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而言之吁此又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傳詩也以鳦鳥降爲祀郊禖之候履帝武爲從高辛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始有遷史也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矣故天下皆曰聖人非人人不可及也甚矣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極言不祥）夏之衰二龍戲於庭藏其漦至周而發之化爲黿以生褒姒以滅周使簡狄而吞卵姜原而踐跡則其生子當如褒姒以妖惑天下奈何其有稷契也或曰然則稷何以棄曰稷之生也無菑無害或者姜原疑而棄之乎鄭莊公寤生驚姜氏姜氏惡之事固有然者也吾非惡夫異也惡夫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棄之而牛羊避遷之而飛鳥覆吾豈惡之哉楚子文之生也虎乳之吾固不惡夫異也（澜、剖、透）

遷疑詩而鄭信遷五經之文之錯解者大畧𡖖此所謂解經而經亡也奈何

管仲論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强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桓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桓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桓公何人也顧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

此是題目前後發明

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桓公處幾年矣亦知桓公之為人矣乎桓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縶桓公之手足邪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雖桓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邪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桓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

也五霸莫盛於桓文文公之才不過桓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為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桓公之薨也一亂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鰌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議論正而行陣甚堅○非常之才不恒有仲薦一二老成人維持調護以冀幸三子之不為變則可矣如曰管仲之後復有管仲則異日狐趙之徒猶且莫與仲比肩而況他人乎

明論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於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為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遶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即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脩何營邪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即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即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有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況乎不至於九也

得力在取譬

斷法

推論

一篇全旨直發威王一事謂明之所

此直從威王治齊一事衍出渠文固云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儒者勿譏焉可也

名言正公子一人仕途削好惡利害求爲聲者而不可得矣起段講切歐陽諸公洞中底裡非獨論安石也

宋人長技

辨姦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疏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巨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不近人情四字遂爲道學正傳其不近人情愈甚則其爲道學愈大矣余讀論語家語諸書夫子生平無一不近人情之事無一不近人情之言而後之號爲顏孟復出且駕顏孟而上之者若此何也

老泉先生全集錄卷三　終

宋蘇老泉先生全集録目次

老泉先生全集錄卷四

上書 原第十卷

上皇帝書

嘉祐三年十二月一日眉州布衣臣蘇洵謹頓首再拜冒萬死上書皇帝闕下臣前月五日蒙本州錄到中書劄子連牒臣以兩制議上翰林學士歐陽修奏臣所著權書衡論幾策二十篇乞賜甄錄陛下過聽召臣試策論舍人院仍令本州發遣臣赴闕臣本田野匹夫名姓不登於州閭今一旦卒然被召實不知其所以自通於朝廷承命悸恐不知所爲以陛下躬至聖之資又有羣公卿之賢與天下士大夫之衆如臣等輩固宜不少有臣無臣不加損益臣不幸有負薪之疾不能奔走道路以副陛下搜揚之心憂惶負罪無所容處臣本凡才無路自進當少年時亦嘗欲僥倖於陛下之科舉有司以爲不肖輒以擯落蓋退而處者十有餘年矣今雖欲勉強扶病戮力亦自知其疏拙終不能合有司之意恐重得罪以辱明詔且陛下所爲千里而召臣者其意以臣爲能有所發明以庶幾有補於聖政之萬一而臣之所以自結髮讀書至於今茲犬馬之齒幾已五十而猶未敢廢者其意亦欲效尺寸於當時以快平生之志耳今雖未能奔伏闕下以累有司而猶不忍默默卒無一言而已也天下之事其深遠切至者臣自惟疏賤未敢遽言而其近而易行淺而易見者謹條爲十通以塞明詔其一曰臣聞利之所在天下趨之是故千金之子欲有所爲則百家之市無寍居者古之聖人執其大利之權以奔走天下意有所欲則天下爭先爲之今陛下有奔走天下之權而不能用何則古者賞一人而天下勸今陛下增秩拜官動以千計其人皆以爲己所自致而不知戮力以報上之恩至於臨事誰肯効用此由陛下輕用其爵祿使天下之士積日持久而得之譬如傭力之人計工而受直雖與之千萬豈知德其主哉是以雖有能者亦無所施以爲謹守繩墨足以自致高位官吏繁多溢於局外使陛下皇皇汲汲求以處之而不暇擇其賢不肖以病陛下之民而耗竭大司農之錢穀此議者所欲去而未得也臣竊思之蓋今制天下之吏自州縣令錄幕職而改京官者皆未得其術是以若此紛紛也今雖多其舉官而遠其考重其舉官之罪此適足以隔賢者而容不肖且天下無事雖庸人皆足以無過一旦改官無所不爲彼其舉者曰此廉吏此能吏朝廷不知其所以爲廉與能也幸而未有敗事則長爲廉與能矣雖重其罪未見有益上下相蒙請託公行涖官六七考求舉主五六人此誰不能者臣愚以爲舉人者當使明著其迹曰某人

即前所舉某某
某某務今大
吏利害爲舉
猶無與耳此
則存乎其人

此例顯明

老蘇此條在
宋時不知何
如後人乞用
之矣

借一端指出
當時全勢最
精神

廉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能雖不必有非常之功而皆有可紀之狀其特曰廉能而已者不聽如此則夫庸人雖無罪而不足稱者不得入其間老於州縣不足甚惜而天下之吏必皆務爲可稱之功與民興利除害惟恐不出諸己此古之聖人所以驅天下之人而使爭爲善也有功而賞有罪而罰其實一也今降官罷任者必奏曰某人有某罪其罪當然然後朝廷舉而行之今若不著其所犯之由而特曰此不才貪吏也則朝廷安肯以空言而加之罪今又何獨至於改官而聽其空言哉是不思之甚也或以爲如此則天下之吏務爲可稱用意過當生事以爲己功漸不可長臣以爲不然善聖人必觀天下之勢而爲之法方天下初定民厭勞役則聖人務爲因循之政與之休息及其久安而無變則必有不振之禍是以聖人破其苟且之心而作其怠惰之氣漢之元成惟不知此以至於亂今天下少惰矣宜有以激發其心使踴躍於功名以變其俗況乎冗官紛紜如此不知所以節之而又何疑於此乎且陛下與天下之士相期於功名而毋苟得此待之至深也若其宏才大畧不樂於小官而無聞焉者使兩制得以非常舉之此天下亦不過幾人而已吏之有過而不得遷者亦使得以功贖如此亦以示陛下之有所推恩而不惟

不學之人即
其前有功未
必不視民草
芥今夏有因
循官而草芥
吾民者可慨
也

說來甚覺
暢快

任子之弊至
明明若三百
年陰害亦無
[illegible]
[illegible]者

艱之也其二曰臣聞古者之制爵祿必皆孝弟忠信脩絜博習聞於鄉黨而達於朝廷以得之及其後世不然曲藝小數皆可以進然其得之也猶有以取之其弊不若今之甚也今之用人最無謂者其所謂任子乎因其父兄之資以得大官而又任其子弟子將復任其孫孫又任其子是不學而得者嘗無窮也夫得之也易則其失之也不甚惜以不學之人而居不甚惜之官其視民如草芥也固宜朝廷自近年始有意於裁節然皆知損之而未得其所損此所謂制其末而不窮其源見其粗而未識其精僥倖之風少衰而猶在也夫聖人之舉事不惟曰利而已必將有以大服天下之心今欲有所去也必使天下知其所以去之之說故雖盡去而無疑何者特其說明也夫所謂任子者亦猶曰信其父兄而用其子弟云爾彼其父兄固學而得之也學者任人不學者任於人此易曉也今之制苟幸而其官至於可任者舉使任之不問其始之何從而得之也且彼任於人不暇又安能任人此猶借資之人而欲從之匄貸不已難乎臣愚以爲父兄之所任而得官者雖至正郎宜皆不聽任子弟惟其能自脩飾而越錄躐次以至於清顯者乃聽如此則天下之冗官必大衰少而公卿之後皆奮志爲學不待父兄之資其任而得官者知後不得復任其子弟亦當勉强不肯

終老自棄於庸人此其爲益豈特一二而已其三曰臣聞自設官以來皆有考績之法周室既亡其法廢絶自京房建考課之議其後終不能行夫有官必有課有課必有賞罰有官而無課是無官也有課而無賞罰是無課也無官無課而欲求天下之大治臣不識也（轉）然更歷千載而終莫之行行之則益以紛亂而終不可考其故何也天下之吏不可以勝考（古今通患）今欲人人而課之必使入於九等之中此宜其顛倒錯謬而不若無之爲便也臣觀自昔行考課者（接遞）皆不得其術蓋天下之官皆有所屬之長有功有罪其長皆得以舉刺如必人人而課之於朝廷則其長爲將安用惟其大吏無所

屬而莫爲之長也則課之所宜加何者其位尊故課一人而其下皆可以整齊其數少故可以盡其能否而不謬今天下所以不大治者守令丞尉賢不肖混淆而莫之辨也夫守令丞尉賢不肖之不辨其咎在職司之不明職司之不明其咎在無所屬而莫爲之長陛下以無所屬之官而寄之以一路其賢不肖當使誰察之古之考績者皆從司會而至於天子古之司會即今之尚書尚書既廢惟御史可以總察中外之官臣愚以爲可使朝臣議定職司考課之法而於御史臺別立考課之司中丞舉其大綱而屬官之中選强明者一人以專治其事以舉刺多者爲上以舉刺少者爲中

以無所舉刺者爲下因其罷歸而奏其治要使朝廷有以爲之賞罰其非常之功不可掩之罪又當特有以償之使職司知有所懲勸則其下守令丞尉不容復有所依違而其所課者又不過數十人足以求得其實此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法無便於此者矣今天下號爲太平其實遠方之民窮困已甚其咎皆在職司臣不敢盡言陛下試加採訪乃知臣言之不妄其四曰臣聞古有諸侯臣妾其境內而卿大夫之家亦各有臣陪臣之事其君如其君之事天子此無他其一境之內所以生殺予奪富貴貧賤者皆自我制之此固有以臣妾之也其後諸侯雖廢而自漢至唐猶有相君之

勢何者其署置辟舉之權猶足以臣之也是故太守刺史坐於堂上州縣之吏拜於堂下雖奔走頓伏其誰曰不然自太祖受命收天下之尊歸之京師一命以上皆上所自署而大司農衣食之（此制行而古來官人之方掃地盡矣）自宰相至於州縣吏雖貴賤相去甚遠而其實皆所與比肩而事主耳是以百餘年間天下不知有權臣之威而太守刺史猶用漢唐之制使州縣之吏事之如事君之禮皆受天子之爵皆食天子之祿（上下恢譬）不知其何以臣之也小吏之於大官不憂其有所不從惟恐其從之過耳今天下以貴相高以賤相諂奈何使州縣之吏趨走於太守之庭不啻若僕妾唯唯不給故大吏常恣行不忌其下而小

議論透入骨髓激昂卓厲賈生賈生

近日州縣之於上司莫不

州縣所甘之知能求之而不可得者

吏不能正以至於曲隨諂事助以爲虐其能中立而不撓者固已難矣此不足怪其勢固使然也夫州縣之吏位卑而祿薄去於民最近而易以爲姦朝廷所恃以制之者特以屬其廉隅全其節槩而養其氣使知有所恥也且必有異材焉後將以爲公卿而安可薄哉其尤不可者今（又單出言之）以縣令從州縣之禮夫縣令官雖卑其所負一縣之責與京朝官知縣等耳其吏胥人民習知其官長之拜伏於太守之庭如是之不威也故輕之輕之故易爲姦此縣令之所以爲難也臣愚以爲州縣之吏事太守可恭遜卑抑不敢抗而已不至於通名贊拜趨走其下風所以全士大夫之節且以儆大吏

之不法者其五曰臣聞爲天下者必有所不可窺是以天下有急不求其素所不用之人使天下不能幸其倉卒而取其祿位惟聖人爲能然何則其素所用者緩急足以使也臨事而取者亦不足用矣傳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國家用兵之時購方畧設武舉使天下屠沽健兒皆能徒手攫取陛下之官而兵休之日雖有超世之才而惜斗升之祿臣恐天下有以窺朝廷也今之任爲將帥卒有急難而可使者誰也陛下之老將曩之所謂戰勝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以爲可復武舉而爲之新制以革其舊弊且昔之所謂武舉者蓋疏矣其

後人既制科絕無識可求相於翰林而所謂翰林者又迎定於其始進之時矣

求相於翰林易若求相於制科耶老蘇此論

百世可行

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强引重市井之粗材而以策試中者亦皆記錄章句區區無用之學又其取人太多天下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衆而待之又甚輕其第下者不免於隸役故其所得皆貪汙無行之徒豪傑之士恥不忍就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得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親策之權畧之外便於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制科之入翰林者行將大臣武舉而又屢試之其可以備將相材）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斯亦足以濟矣其六曰臣聞法不足以制天下以法而制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必有所不及也先王知其有

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畧而濟之以至誠使天下之所以不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所不忍而已人君御其大臣不可以用法如其左右大臣而必待法而後能御也則其疏遠小吏當復何以哉以天下之大而無可信之人則國不足以爲國矣臣觀今兩制以上非無賢俊之士然皆奉法供職無過而已莫肯於繩墨之外爲陛下深思遠慮有所建明何者陛下待之於繩墨之內也臣請得舉其一二以言之夫兩府與兩制宜使日夜交於門以講論當世之務且以習知其爲人臨事授任以不失其才今法不可以相往來意將以杜其告謁之私也君臣之道不同人臣惟

看蘇學問辨處從治天下者不可無此一者

自防人君惟無防之是以歡欣相援而無間以兩府兩制爲可信邪當無所請屬以爲不可信邪彼何患無所致其私意安在其相往來邪今兩制知舉不免用封彌謄錄既奏而下御史親往蒞之凜凜如鞫大獄使不知誰人之辭又何其甚也臣愚以爲如此之類一切撤去彼稍有知宜不忍負若其猶有所欺也則亦天下之不才無恥者矣陛下赫然震威誅一二人可以使天下姦吏重足而立想聞朝廷之風亦必有倜儻非常之才爲陛下用也其七曰臣聞爲天下者可以名器授人而不可以名器許人人之不可以一日而知也久矣國家以科舉取人四方之來者如市一旦使有

司第之此固非真知其才之高下大小也特以爲姑收之而已將試之爲政而觀其悠久則必有大異不然者今進士三人之中釋褐之日天下望爲卿相不及十年未有不爲兩制者且彼以其一日之長而擅終身之富貴舉而歸之如有所負如此則雖天下之美才亦或怠而不脩其率意恣行者人亦望風畏之不敢按此何爲者也且又有甚不便者先王制其天下尊尊相高貴貴相承使天下仰視朝廷之尊如太山喬嶽非扳援所能及苟非有大功與出羣之才則不可以輕得其高位是故天下知有所忌而不敢覬覦今五尺童子斐然皆有意於公卿得之則不知愧不得則怨何

賈生

此皆子瞻所謂引星辰而上者

則彼習知其一旦之可以僥倖而無難也如此則匹夫輕朝廷臣愚以爲三人之中苟優與一官足以報其一日之長館閣臺省非舉不入彼果不才者也其安以入爲彼果才者也其何患無所舉此非獨以愛惜名器將以重朝廷耳其八曰臣聞古者敵國相觀不觀於其山川之險士馬之衆相觀於人而已高山大江必有猛獸怪物時見其威故人不敢褻夫不必戰勝而後服也使之常有所忌而不敢發使吾常有所恃而無所怯耳今以中國之大使夷狄視之不甚畏敢有煩言以瀆亂吾聽此其心不有所窺其安能如此之無畏也敵國有事相待以將無事相觀以使今之所謂使

者亦輕矣曰此人也爲此官也則以爲此使也今歲以某其來歲當以某又來歲當以某如縣令署役必均而已矣人之才固有所短而不可強其專對捷給勇敢又非可以學致也今必使強之彼有倉惶失次爲夷狄笑而已古者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今法令大密使小吏執簡記其旁一搖足輒隨而書之雖有奇才辨士亦安所效用彼夷狄觀之以爲樽俎談燕之間尚不能辨軍旅之際固宜其無人也如此將何以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哉臣愚以爲奉使宜有常人惟其可者而不必均彼其不能者陛下責之以文學政事不必強之於言語之間以敗吾事而亦

[illegible]見[illegible]可笑

漢武帝求人可使絕域者[illegible]才節出此

稍寬其法使得有所施且今世之患以奉使爲艱危故必均而後可陛下平世使人而皆得以辭免後有緩急使之出入死地將皆逃邪此臣又非獨爲出使而言也其九曰臣聞刑之有赦其來遠矣周制八議有可赦之人而無可赦之時自三代之衰始聞有肆赦之令然皆因天下有非常之事凶荒流離之後盜賊垢汙之餘於是有以沛然洗濯於天下而猶不若今之因郊而赦使天下之凶民可以逆知而僥倖也平時小民畏法不敢趨趄當郊之歲盜賊公行罪人滿獄爲天下者將何利於此而又糜散帑廪以賞無用冗雜之兵一經大禮費以萬億賦斂之不輕民之不聊生皆此之故也以陛下節用愛民非不欲去此矣顧以爲所從來久遠一旦去之天下必以爲少恩而凶豪無賴之兵或因以爲詞而生亂此其所以重改也蓋事有不可改而遂不改者其憂必深改之則其禍必速惟其不失推恩而有以救天下之弊者臣愚以爲先郊之歲可因事爲詞特發大號如郊之赦與軍士之賜且告之曰吾於天下非有惜乎推恩也惟是凶殘之民知吾當赦輒以犯法以賊害吾良民今而後赦不於郊之歲以爲常制天下之人喜乎非郊之歲而得郊之賞也何暇慮其後其後四五年而行之七八年而行之又從而盡去之天下晏然不知而日以遠矣且此出於

四、赦帶賞兵然此○作

宋室一大弊

猶轉原情

皆抹卿能之士試而後任而勿以出身資格拘之則庶乎得人矣○七難將帥公責其人也非但當將奉使必均而公靜致身兩府固無兩府大臣出使於敵國之體語而時朝廷之上復有如寬公者乎此求材不可不識也

皆可施行何以不用

五代之後兵荒之間所以姑息天下而安反側耳後之人相承而不能去以至於今法令明具四方無虞何畏而不改今不爲之計使姦人猾吏養爲盜賊而後取租賦以啖驕兵乘之以饑饉鮮不及亂矣當此之時欲爲之計其猶有及乎其十曰臣聞古者所以採庶人之議爲其疏賤而無嫌也不知爵祿之可愛故其言公不知君威之可畏故其言直今臣幸而未立於陛下之朝無所愛惜顧念於其心者是以天下之事陛下之諸臣所不敢盡言者臣請得以僭言之陛下擢用俊賢思致太平今幾年矣事垂立而輒廢功未成而旋去陛下知其所由乎陛下知其所由則今之在位者皆足以有立若猶未也雖得賢臣千萬天下終不可爲何者小人之根未去也陛下遇士大夫有禮凡在位者不敢用褻狎戲嫚以求親媚於陛下而讒言邪謀之所由至於朝廷者天下之人皆以爲陛下不疏遠宦官之過陛下特以爲耳目玩弄之臣而不知其陰賊險詐爲害最大天下之小人無由至於陛下之前故皆通於宦官珠玉錦繡所以爲賂者絡繹於道以間關齟齬賢人之謀陛下縱不聽用而大臣常有所顧忌以不得盡其心臣故曰小人之根未去也竊聞之道路陛下將有意去而疏之也若如所言則天下之福然臣方以爲憂而未敢賀也古之小人有爲君子之所抑

談及宦官便另作簡頭

宋室宦官之禍不及漢唐十一嘉祐時尤無所指名然先生必有所見而為防微杜漸之謀非言所不急也至云大臣有所顧忌以不得盡其心則論之至精者矣凡議人女色及私寵之類皆然獨宦官乎

而反激為天下之禍者臣每痛傷之蓋東漢之衰宦官用事陽球為司隸校尉發憤誅王甫等數人磔其屍於道中常侍曹節過而見之遂奏誅陽球而宦官之用事過於王甫之未誅其後竇武何進又欲去之而反以遇害故漢之衰至於掃地而不可救夫君子之去小人惟能盡去乃無後患惟陛下思宗廟社稷之重與天下之可畏既去之又去之既踈之又踈之刀鋸之餘必無忠良縱有區區之小節不過閨闥掃洒之勤無益於事惟能務絕其權使朝廷清明而忠言嘉謨易以入則天下無事矣惟陛下無使為臣之所料而後世以臣為知言不勝大願曩臣所著二十篇略言當世之要陛下雖以此召臣然臣觀朝廷之意特以其文采詞致稍有可嘉而未必其言之可用也天下無事臣每每狂言以迂闊為世笑然臣以為必將有時而不迂闊也賈誼之策不用於孝文之時而使主父偃之徒得其餘論而施之於孝武之世夫施之於孝武之世固不如用之於孝文之時之易也臣雖不及古人惟陛下不以一布衣之言而忽之不勝越次憂國之心效其所見且非陛下召臣臣言無以至於朝廷今老矣恐後無由復言故云云之多至於此也惟陛下寬之臣洵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書

古來文人深識治體於國家數十百年後安危存亡之幾燭照數算大聲疾呼而極言之秦漢以來洛陽賈傅而外獨老蘇大蘇兩先生而已耳然老蘇此書較賈疏為不逮者蓋草莽之臣不敢深言國家之事其所言特淺者近者焉他如審勢審敵諸篇遙矚長慮北轅南渡如在目中卓然與洛陽賈傅伴矣

上韓樞密書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為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為溝塍壅之為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湖注淮泗滙為洪波瀦為大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

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為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為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為姦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為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蠍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為輩爭起而

應者不可勝數轉鬬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胄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擐甲胄跋履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荊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

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為酒食餽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圖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間其曾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土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耰畚築列於兩河之壖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睊睊狠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

斷狄公好兵要說無狄公失御兵之道則進說韓公

處更不必煩言

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爲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爲治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栗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以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

與臣道相反　引狄公　不可無此　辨　就緣上譬喻立論

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䘏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墮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邪不宣洵再拜

輯評唐荊川曰前一段論兵驕之弊後一段處驕兵之策當是實用文字

以救驕兵責樞臣以威武多殺爲樞臣馭驕兵之策亦猶良醫之用烏喙大黃非此則頑疾不治也○爲將大率尚嚴非獨宋也雖使士人爲兵而以柔懦者將之則平日儳仰僕隸之徒能暴横於鄉里而雖士大夫有受其侵轢者矣況禁旅乎○築繫隄防諸役百姓力能勝之而宋一以歸之兵可見宋時不特君臣如婦人孺子而其待百姓亦以婦人孺子待之也兵安得不驕國安得不弱乎

上富丞相書

相公閣下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選用舊臣堪付屬以天下者使在相府與天下更始而閣下之位實在第三方是之時天下咸喜相慶以為閣下惟不為宰相也故默默在此方今困而後起起而復為宰相而又值乎此時也不為而何為且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為而何以副吾望故咸曰後有下令而異於他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跂首而望之望望然而不獲見也咸咸然而疑嗚呼其弗獲聞也必其遠也進而及於京師亦無聞焉不敢以疑猶曰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數十年之間如此其變也皆曰賢人焉或曰彼其中則有說也而天下之人則未始見也然而不能無憂蓋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且嘗聞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吾皆知其為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今夫政出於他人而不懼事不出於己而不忌是二者惟善人為能然猶欲得其心焉若夫衆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己事不出於己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居於吾前或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故君子之出處於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周公立於明堂以

聽天下而召公惑何者天下固惑乎大者也召公猶未能信乎吾之此心也周公定天下誅管蔡告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凡安其身者以安乎周也召公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是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為周之天下公將遂取之也周公誅其不平而不可告語者告其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以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天下之人從士而至於卿大夫宰相集處其上欲有所為何慮而不成不能忍其區區之小忿以成其不平之釁則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忿以容其小過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聽命焉且吾之小忿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寧小容焉使無芥蔕於其間古之君子與賢者並居而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與不肖者偶不圖其大而治其細則闊遠於事情而無益於當世故天下無事而後可與爭此不然則否昔者諸呂用事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歡周勃陳平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以滅諸呂夫絳侯木強之人也非陳平致之而誰也故賢人者致其不賢者非夫不賢者之能致賢者也曩者陛下即位之初寇萊公為相惟其側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忿故終以斥去及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歲月盡治天下事失於急與不忍小忿故羣小

（對身危）（和同列不平之心已下說和其心而後可以成事）（已上）（承忍小忿容小過而另起一頭）（又一証）（誅小人意已見上前）（前引周公以記和其心此引陳平以証和之可以成事）

人亦急逐之一去遂不復用以殺其身伏惟閣下以不世出之才立於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謀遠慮必有所處而天下之人猶未獲見洵西蜀之人也竊有志於今世願一見於堂上伏惟閣下深思之無忽

讀此書如放舟於江湖見來波之逐去波而不一瞬停也一遇洄激怖不敢視起止一段尤風雨迷離島嶼窈冥矣

上文丞相書

昭文相公執事天下之事制之在始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是以君子慎始而無後憂救之於其末而其始不為無謀失諸其始而邀諸其終而天下無遺事是故古者之制其始也有百年之前而為之者也蓋周公營乎東周數百年而待乎平王之東遷也然及其收天下之士而責其賢不肖之分則未嘗於其始焉而制其極蓋嘗舉之於諸侯考之於太學引之於射宮而試之弓矢如此其備矣然而管叔蔡叔文王之子而武王周公之弟也生而與之居處習知其性之所好惡與夫居之於太學而習之於射宮者宜愈詳矣然其不肖之實卒不見於此時及其出為諸侯監國臨大事而不克自定然後敗露以見其不肖之才且夫張弓而射之一不失容此不肖者或能焉而聖人豈以為此足以盡人之才蓋將為此名以收天下之士而後觀其臨事而辨其不肖故曰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於此有人求金於沙斂而揚之惟其揚之也精是以責金於揚而斂則無擇焉（喻其始）不然金與沙礫皆不錄而已矣（妙喻）（精其終）故欲求盡天下之賢俊莫若略其始欲求責實於天下之官莫若精其終今者天下之官自相府而至於一縣之丞尉其為數實不可勝計然而大數已定餘吏溢於官籍大臣建議減任子削進士以求便天下

竊觀古者之制，略於始而精於終，使賢者易進而不肖者易犯。夫易犯故易退，易進故賢者衆。衆賢進而不肖者易退，夫何患官冗？今也艱之於其始，竊恐夫賢者之難進，與夫不肖者之無以異也。（已下只說精其終）方今進退天下士大夫之權，內則御史，外則轉運，而士大夫之間潔然而無過可任以爲吏者，其實無幾。且相公何不以意推之？往年吳中復在犍爲，一月而發二吏；中復去職，而吏之以罪免者，曠歲無有也。雖然，此特洵之所見耳。天下之大，則又可知矣。國家法令甚嚴，洵從蜀來，見凡吏商者皆不征，非追胥調發皆得役天子之夫，是以知天下之吏犯法者甚衆，從其犯而黜之，十年之後，將分職之不給。此其權在御史轉運，而御史轉運之權實在相公。顧甚易爲也。今四方之士會於京師，口語籍籍，莫不爲此。然皆莫肯一言於其上，誠以爲近於私。我也，洵西蜀之人，方不見用於當世，幸又不復以科舉爲意，是以肆言於其間而可以無嫌。伏惟相公慨然有憂天下之心，征伐四國以安天子，毅然立朝以威制天下，名著功遂，文武並濟，此其享功業之重，而居富貴之極，於其平生之所望無復慊然者，惟其獲天下之多士而與之，皆樂乎此，可以復勳其志，故遂以此告其左右，惟相公亮之。

爲始進者[illegible]卻詳說精其終一著以破其官冗之見

作家文字往往得力起句一篇局面已定於此如山有脈水有源

此全用從衡游說之術而托聖賢之理以自文故治舉子業者尤取之

上田樞密書

天之所以與我者，夫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叟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伏言字）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開三摺）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求用則棄人）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矣此自解法）自卑以求幸其言，（飢寒）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而號卽卑小矣此自辨法）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換制法）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爲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乎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爲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塗而不倦不慍不怍不沮者，（孔孟不棄天）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之不足相與以有爲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爲天，沉而爲淵，流而爲川，止而爲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

矣竊怪夫後之賢者之不能自處其身也饑寒窮困之不勝而號（褒天）
於人嗚呼使其誠死於饑寒窮困邪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
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爲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已過乎今洵
之不肖何敢以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不甚自輕者何則天
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言自許）（又以立）
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又兩揭相形波瀾始壯）
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
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
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

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其得之之
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
夫豈無一言之幾乎道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
在已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
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饑寒窮困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
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疎（四字藻）
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精深孟韓之溫淳
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嚮無不如意嘗以爲董生得聖
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鼂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有

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
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表而號）（畏乎飢）
以無饑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
者不忍棄且不敢褻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
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者爲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
致有洪範論史論七篇近以獻内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
從而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其言之
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備考 田樞密 謂田況也況嘗知成都帥蜀故書中言襃者得見於益州頃之副樞密尋充樞密使

求用於人者其情似急而故緩之其辭易卑而故亢之此暗脫
范雎蔡澤輩骨子而盡變其貌直使人不覺

序余公伸屈之迹其事詳具見歐陽公神道碑

非另起也余公無求而世人奔走于富貴故惟余公可與極言己意

上余靑州書

洵聞之楚人高令尹子文之行曰三以爲令尹而不喜三奪其令尹而不怒其爲令尹也楚人爲之喜而其去令尹也楚人爲之怒已不期爲令尹而令尹自至夫令尹子文豈獨惡夫富貴哉知其不可以求得而安其自得是以喜怒不及其心而人爲之囂囂嗟夫豈亦不足以見已大而人小邪脫然爲棄於人而不知棄之爲悲紛然爲取於人而不知取之爲樂人自爲棄我取我而吾之所以爲我者如一則亦不足以高視天下而竊笑矣哉昔者明公之初自奮於南海之濱而爲天下之名卿當其盛時激昂慷慨論得失定可否左摩西羌右揣契丹奉使千里彈壓强悍不屈之虜其辯如決河流而東注諸海名聲四溢於中原而滂薄於戎狄之國可謂至盛矣及至中廢而爲海濱之匹夫蓋其間十有餘年明公無求於人而人亦無求於明公者其後適會南蠻縱橫放肆充斥萬里而莫之或救明公乃起於民伍之中折尺箠而笞之不旋踵而南方又安夫明公豈有求而爲之哉適會事變以成大功功成而爵祿至明公之於進退之事蓋亦綽綽乎有餘裕矣悲夫世俗之人紛紛於富貴之間而不知自止達者安於逸樂而習爲高岸之節顧視四海饑寒窮困之士莫不顰蹙嘔噦而不樂窮者藜藿不飽布褐不暖習爲貧賤之所摧折仰望貴人之輝光則爲之顚倒而失措此二人者皆不可與語於輕富貴而安貧賤何者彼不知貧富貴賤之正味也夫惟天下之習於富貴之榮而忸於貧賤之辱者而後可與語此今夫天下之所以奔走於富貴者我知之矣而不敢以告人也富貴之極止於天子之相而天子之相果誰爲之名豈天爲之名邪其無乃亦人之自相名邪夫天下之官上自三公至於卿大夫而下至於士此四人者皆人之所自爲也而人亦自貴之天下以爲此四者絕羣離類特立於天下而不可幾近則不亦大惑矣哉盍亦反其本而思之夫此四名者其初蓋出於天下之人出其私意以自相號呼者而已矣夫此四名者果出於人之私意所以自相號呼也則夫世之所謂賢人君子者亦何以異此有才者爲賢人而有德者爲君子此二名者夫豈輕也哉而今世之士得爲君子者一爲世之所棄則以爲不若一命士之貴而況以與三公爭哉且夫明公昔者之伏於南海與夫今者之爲東諸侯也君子豈有間於其間而明公亦豈有以自輕而自重哉洵以爲明公之習於富貴之榮而狃於貧賤之辱其嘗之也蓋以多矣是以極言至此而無所迂曲洵西蜀之匹夫嘗有志於當世因循不遇遂至於老然其嘗所欲見者天下之士蓋有五六人

無求二字着眼

轉

法

上書只暢此意

收束

五六人者已略見矣而獨明公之未嘗見焉以爲恨今明公求朝
而洵適在此是以不得不見伏惟加察幸甚

賢人君子之名信不輕於公卿大夫士矣抑愚又爲之說曰賢
人君子求則得之者也公卿大夫士求未必得得未必不失也
知此其於輕富貴而安貧賤也何有

書原第十二卷

上歐陽內翰第一書

內翰執事洵布衣窮居嘗竊有歎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爲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爲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

以上妙處在將自己與六公承爲巳下妙處在卻去

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既復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胷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其勢將復合爲一喜且自賀以爲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嚮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今

五六節論歐陽

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為之潸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為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饑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

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為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為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此處無人知得）（猶有迎而距之一着工夫乃到此地）自露而人自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

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為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為譽人以求其悅己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己洵亦不為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而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托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為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

出言用意與己大別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曩時所為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為是也近所為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為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輯評 茅鹿門曰此書凡三段一段歷叙諸君子之離合見己慕望之切二段稱歐陽公之文見己知公之深三段自叙平生經歷欲歐陽公之知之也而情事婉曲周折何等意氣何等風神

老蘇先生第一書

上歐陽內翰第二書

內翰諫議執事士之能以其姓名聞乎天下後世者夫豈偶然哉以今觀之乃可以見生而同鄉學而同道以某問某蓋有曰吾不聞者焉而况乎天下之廣後世之遠雖欲求髣髴豈易得哉古之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雖未嘗敢忽也今夫羣羣焉而生逐逐焉而死者更千萬人不稱不書也彼之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皆有以過乎千萬人者也自孔子沒百有餘年而孟子生孟子之後數十年而至荀卿子荀卿子後乃稍闊遠二百餘年而揚雄稱於世揚雄之死不得其繼千有餘年而後屬之韓愈氏韓愈氏沒三百

年矣不知天下之將誰與也且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皆不可忽則其多稱而屢書者其為人宜尤可貴重奈何數千年之間四人而無加此其人宜何如也天下病無斯人天下而有斯人也宜何以待之洵一窮布衣於今世最為無用思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而不可得者也况夫四子者之文章誠不敢冀其萬一頃者張益州見其文以為似司馬子長洵不悅辭焉夫以布衣而王公大人稱其文似司馬遷不悅而辭無乃為不近人情誠恐天下之人不信且懼張公之不能副其言重為世俗笑耳若執事天下所就而折衷者也不知其不肖稱之曰子之六經論荀卿子之文也平生為

益州似非賞鑒家

此荀蘇之所同

文求於千萬人中使其姓名髣髴於後世而不可得今也一旦而得齒於四人者之中天下烏有是哉意者其失於斯言也執事於文稱師魯於詩稱子美聖俞未聞其有此言也意者其戲也惟其愚而不顧日書其所爲文惟執事之求而致之既而屢請而屢辭焉曰吾未暇讀也退而處不敢復見甚懸於朋友曰信矣其戲也雖然天下不知其爲戲將有以議執事洵亦且得罪執事憐其平生之心苟以爲可教亦足以慰其衰老惟無曰荀卿云者幸甚

紆餘排宕頗近歐陽。未暇讀是實語非忽之也王公大人所以不及布衣之士者以布衣之士多暇而王公大人實有所未暇耳然歐陽子卒以其所不暇而得讓於蘇吾以是知布衣之樂於王公也

與歐陽內翰第三書

洵啓昨出京倉惶遂不得一別去後數日始知悔恨蓋一時間變出不意遂擾亂如此怏悵怏悵不審日來尊履何似二子軾轍竟不免丁憂今已到家月餘幸且存活洵道途奔波老病侵陵成一翁矣自思平生羈蹇不遇年近五十始識閣下傾蓋晤語便若平生非徒欲援之於貧賤之中乃與切磨議論共爲不朽之計而事未及成輒聞此變孟軻有云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豈信然邪洵離家時無壯子弟守舍歸來屋廬倒壞籬落破漏如逃亡人家今且謝絶過從杜門不出亦稍稍取舊書讀之時有所懷輒欲就閣下評議忽驚相去已四千里思欲跂首望見君子之門庭不可得也所示范公碑文議及申公事節最爲深厚近試以語人果無有曉者每念及此鬱鬱不樂閣下雖賢俊滿門足以笑歌俯仰終日不悶然至於不言而心相諭者閣下於誰取之自蜀至秦山行一月自秦至京師又沙行數千里非有名利之所驅與凡事之不得已者孰爲來哉洵老矣恐不能復東閣下當時賜音問以慰孤耿病中無聊深愧疎略惟千萬珍重

不言而心相喻卽子固亦不敢任此

上歐陽內翰第四書

洵啓夏熱伏惟提舉內翰尊候萬福竊爲京兆尹天下謂公當由此得政其後聞有此授或以爲拂世戾俗過在於不肯鹵莽然此豈足爲公損益哉洵久不奉書非敢有懈以爲用公之奏而得召恐有私謝之嫌今者洵既不行而朝廷又欲必致之恐聽者不察以爲匹夫而要君命苟以爲高而求名亦且得罪於門下是故略陳其一二以曉左右聞之孟軻曰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洵之所爲欲仕者爲貧乎實未至於饑寒而不擇以爲行道乎道固不在我且朝廷將何以待之今人之所謂富貴高顯而近於君可以

行道者莫若兩制然猶以爲不得爲宰相有所牽制於其上而不得行其志爲宰相者又以爲時不可爲而我將有所待若洵又可以行道責之邪始公進其文自丙申之秋至戊戌之冬凡七百餘日而得召朝廷之事其節目期限如此之繁且久也使洵今日治行數月而至京師旅食於都市以待命而數月間得試於所謂舍人院者然後使諸公專考其文亦一二年幸而以爲不謬可以及等而奏之從中下相府相與擬議又須年載間而後可以庶幾有望於一官如此洵固以老而不能爲矣人皆曰求仕將以行道若此者果足以行道乎既不足以行道而又不至於爲貧是二者皆無名焉是故其來遲遲而未甚樂也王命且再下洵若固辭必將以爲沽名而有所希望今歲之秋軾轍已服闋亦不可不與之俱東恐內翰怪其久而不來是以略陳其意拜見尚遠惟千萬爲國自重

眞情實話唐時有自布衣爲御史大夫者而宋直艱於一官此亦處士輕重之變之一端矣

上歐陽內翰第五書

內翰侍郎執事洵以無用之才久爲天下之棄民行年五十未嘗見役於世執事獨以爲可收而論之於天子再召之試而洵亦再辭獨執事之意可望而不肖已朝廷雖知其不肖不足以辱士大夫之列而重違執事之意譬之巫醫卜祝特捐一官以乞之自顧無分毫之功有益於世而王命至門不知辭讓不畏簡書朋友之譏而苟以爲榮此所以深愧於執事久而不至於門也然君子之相從本非以求利蓋亦樂乎天下之不知其心而或者之深知之也執事之於洵未識其面也見其文而知其心既見也聞其言而信其平生洵不以身之進退出處之間有謁於執事而執事亦不以稱譽薦拔之故有德於洵再召而辭也執事不以爲矯而知其恥於自求一命而受也執事不以爲貪而知其不欲爲異其去不追而其來不拒其大不榮而其小不辱此洵之所以自信於心者而執事舉知之故凡區區而至門者爲是謝也禮曰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餽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爲服也古之君子重以其身臣人者蓋爲是也哉子思孟軻之徒至於是國國君使人餽之其詞曰寡君使某有獻於從者布衣之尊而至於此惟不食其祿也今洵已有名於吏部執事其將以道取之邪則洵也猶得以賓客見不然其將與奔走之吏同趨於下風此洵所以深自憐也惟所裁擇

近世公卿如歐陽之知老蘇而忘分下交者罕矣

上王長安書

判府左丞閣下天下無事天子甚尊公卿甚貴士甚賤從士而逆數之至於天子其積也甚厚其爲變也甚難是故天子之尊至於不可指而士之卑至於可殺嗚呼見其安而不見其危如此而已矣衛懿公之死非其無人也以鶴辭而不與戰也方其未敗也天下之士望爲其鶴而不可得也及其敗也思以千乘之國與匹夫共之而不可得也人知其卒之至於如此則天子之尊可以慄慄於上而士之卑可以肆志於下又焉敢以勢言哉故夫士之貴賤其勢在天子天子之存亾其權在士世衰道喪天下之士學之不明持之不堅於是始以天子存亾之權下而就一匹夫貴賤之勢甚矣夫天下之惑也持千金之璧以易一瓦缶幾何其不舉而棄諸溝也古之君子其道相爲徒其徒相爲用故一夫不用乎此則天下之士相率而去之使夫上之人有失天下士之憂而後有失士之懼今之君子幸其徒之不用以苟容其身故其始也輕用之而其終也亦輕去之嗚呼其亦何便於此也當今之世非有賢公卿不能振其前非有賢士不能奮其後洵從蜀來明日將至長安見明公而東伏惟讀其書而察其心以輕重其禮幸甚幸甚

欲公卿重士而極言士之重以激發之亦是說法○幸其徒之不用以苟容其身豈獨朝廷之上侯王之門哉即尋常富貴家不免有此態矣悲夫

上張侍郎第一書

侍郎執事明公之知洵知之明公知之他人亦知之洵之所以獲知於明公明公之所以知洵者雖暴之天下皆可以無愧今也將有所私告於執事今將以屑屑之私壞敗其至公之節欲忍而不言而不能欲言而不果勃然交於胸中心不寧而顏忸怩者累月而後決竊見古之君子知其人也憂其人以至於其父母昆弟妻子以至於其親族朋友憂之固其責也雖然自我求之則君子議焉知之而不憂不憂而求人憂則君子交譏之洵之意以爲寧在我而無寧在明公故用此決其意而發其言以私告於下執事明公試一聽之洵有二子軾轍齠齔授經不知他習進趨拜跪儀狀甚野而獨於文字中有可觀者始學聲律既成以爲不足盡力於其間讀孟韓文一見以爲可作引筆書紙日數千言坌然溢出若有所相年少狂勇未嘗更變以爲天子之爵祿可以攫取聞京師多賢士大夫欲往從之游因以舉進士洵今年幾五十以嬾鈍廢於世誓將絕進取之意惟此二子不忍使之復爲湮淪棄置之人今年三月將與之如京師一門之中行者三人而居者尚十數口爲行者計則害居者爲居者計則不能行恓恓焉無所告訴夫以負販之夫左提妻右挈子奮身而往尚不可禦有明公以爲主夫焉往而不濟今也望數千里之外茫然如梯天而航海蓄縮而不進洵亦羞見朋友明公居齊桓晉文之位惟其不知洵惟其知而不憂則又何說不然何求而不克輕之於鴻毛重之於泰山高之於九天遠之於萬里明公一言天下誰議將使軾轍求進於下風明公引而察之有一不如所言願賜誅絕以懲欺罔之罪

點決字

妙於立言

士以品重讀老蘇先生此書人服其文吾滋敬其品耳今之名士遊大人之門朝請暮謁貪而不知媿者願以此文發之

上張侍郎第二書

省主侍郎執事洵始至京師時平生親舊往往在此不見者蓋十年矣惜其老而無成問所以來者既而皆曰子欲有求無事他人須張益州來乃濟且云公不惜數千里走表為子求官苟歸立便殿上與天子相唯諾顧不肯邪退自思公之所與我者蓋不為淺所不可知者惟其力不足而勢不便不然公與我無愛也聞之古人日中必𤎅操刀必割當此時也天子虛席而待公其言宜無不聽用洵也與公有如此之舊適在京師且未甚老而猶足以有為也此時而無成亦足以見他人之無足求而他日之無及也已昨聞車馬至此有日西出百餘里迎見雪後苦風晨至鄭州唇黑面烈僮僕無人色從逆旅主人得束薪緼火良久乃能以見出鄭州十里許有導騎從東來驚愕下馬立道周云宋端明且至從者數百人足聲如雷已過乃敢上馬徐去私自傷至此伏惟明公所謂潔廉而有文可以比漢之司馬子長者蓋窮困如此豈不為之動心而待其多言邪

執目前感動知已妙絕其模寫亦直造司馬子長

上韓舍人書

舍人執事方今天下雖號無事而政化未清獄訟未衰息賦斂日重府庫空竭而大者又有二虜之不臣天子震怒大臣憂恐自兩制以上宜皆苦心焦思日夜思念求所以解吾君之憂者洵自惟閑人於國家無絲毫之責得以優游終歲詠歌先王之道以自樂時或作為文章亦不求人知以為天下方事事而王公大人豈暇見我哉是以踰年在京師而其平生所願見如君侯者未嘗一至其門有來告洵以所欲見之之意洵不敢不見然不知君侯見之而何也天子求治如此之急君侯為兩制大臣豈欲見一閑布衣與之論閑事邪此洵所以不敢遽見也自閑居十年人事荒廢漸不喜承迎將逢拜伏拳跽王公大人苟能無以此求之使得從容坐隅時出其所學或亦有足觀者今君侯辱先求之此其必有所異乎世俗者矣孟子曰段干木踰垣而避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嗚呼吾豈斯人之徒歟欲見我而見之不欲見而徐去之何傷況如君侯平生所願見者又何辭焉不宜洵再拜

欲韓公加禮而與論議天下之事

老泉先生全集錄卷四 終

老泉先生全集錄卷四 書

宋蘇老泉先生全集錄目次

老泉先生全集錄卷之一 目 二

上韓丞相書

洵年老無聊家產破壞欲從相公乞一官職非敢望如朝廷所以待賢俊使之志得道行者但差勝於今粗可以養生遺老者耳去歲蒙朝廷授洵試校書郎亦非敢少之也使朝廷過聽而洵僥倖不過得一京官終不能如漢唐之際所以待處士者則京官之與試銜又何足分多少於其間而必爲彼不爲此邪然其所以區區無厭復有求於相公者實以家貧無貲得六七千錢誠不足以贍養又況忍窮耐老望而未可得邪凡人爲官稍可以紓意快志者

至京朝官始有其影響耳自此以下者皆勞動苦骨摧折精神爲人所役使去僕隸無幾也然天下之士所以求之如不及得之而喜者彼誠少年將有所忍於此以待至於紓意快志者也若洵者計其年豈足以有待邪今且守選數年然後得簿尉書省門又待闕歲餘而到任幸而得免於負犯廢放又守選又待闕如此十四五年謹守以滿七八考又幸而有舉主五六人然後敢望於改官當此之時洵蓋七十矣譬如豫章橘柚非老人所種也洵久爲布衣無官長拘轄自覺筋骨疏強不堪爲州縣趨走拜伏小吏相公若別除一官而幸與之願得盡力就使無補亦必不至於恣睢漫漶以傷害王民也今朝廷糊名以取人保任以得官苟應格者雖屠沽不得不與何者雖欲愛惜而無由也今洵幸爲諸公所知似不甚淺而相公尤爲有意至於一官則反覆遲疑不決者累歲嗟夫豈天下之官以洵故冗邪洵少時自處不甚卑以爲遇時得位當不鹵莽及長知取士之難遂絕意於功名而自託於學術實亦有得而足恃自去歲以來始復讀易作易傳百餘篇此書若成則自有易以來未始有也今也亦不甚戀戀於一官如必無可推致（韓公殆難爲情）之理亦幸明告之無使其首鼠不決欲去而遲遲也世人施恩則望報苟有以相博則叩之也易今洵已潦倒有二子又皆抗拙如

洵相公豈能施此不報之恩邪相公往時爲洵言欲爲歐陽公言（悲於諸）子者數矣而見輒忘之以爲怪洵誠懼其或有意欲收之也而復（謔矣）忘之故忍恥而一言不宣洵再拜

爲宰相求官不放倒自己一句

比例以實侵削之說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四月二十三日將仕郎守霸州文安縣主簿禮院編纂蘇洵惶恐
再拜上書昭文相公執事洵本布衣書生才無所長相公不察而
辱收之使與百執事之末平居思所以仰報盛德而不獲其所今
者先帝新棄萬國天子始親政事當海內傾耳側目之秋而相公
實爲社稷柱石莫先之臣有百世不磨之功伏惟相公將何以處（藏句）
之古者天子即位天下之政必有所不及安席而先行之者蓋漢
昭即位休息百役與天下更始故其爲天子曾未逾月而恩澤下（引案切照）
布於海內竊惟當今之事天下之所謂最急而天子之所宜先行
者輙敢以告於左右竊見先帝以儉德臨天下在位四十餘年而
宮室遊觀無所增加幃簿器皿弊陋而不易天下稱頌以爲文景
之所不若今一旦奄棄臣下而有司遽欲以末世葬送無益之費（坐非）
侵削先帝休息長養之民掇取厚葬之名而遺之以累其盛明故（骨）
洵以爲當今之議莫若薄葬竊聞頃者癸酉赦書既出郡縣無以
賞兵例皆貸錢於民民之有錢者皆莫肯自輸於是有威之以刀
劍驅之以笞箠爲國結怨僅而得之者小民無知不知與國同憂
方且狠顧而不寧而山陵一切配率之科又以復下計今不過秋
冬之間海內必將騷然有不自聊賴之人竊惟先帝平昔之所以

愛惜百姓者如此其深而其所以檢身節儉者如此其至也推其
平生之心而計其既沒之意則其不欲以山陵重困天下亦已明
矣而臣下乃獨爲此過當逾禮之費以拂戾其平生之意竊所不（承喻禮來仍歸重侵削）
取也且使今府庫之中財用有餘一物不取於民盡公力而爲之
以稱遂臣子不忍之心猶且獲譏於聖人況夫空虛無有一金以
上非取於民則不獲而冒行不顧以狥近世失中之禮亦已惑矣（上重削民下說喻禮）
然議者必將以爲古者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以天下之大而不
足於先帝之葬於人情有所不順洵亦以爲不然使今儉葬而用
墨子之說則是過也不廢先王之禮而去近世無益之費是不過
矣子思曰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
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古之人所由以
盡其誠信者不敢有略也而外是者則略之昔者華元厚葬其君
君子以爲不臣漢文葬於霸陵木不改列藏無金玉天下以爲聖
明而後世安於太山故曰莫若建薄葬之議上以遂先帝恭儉之
誠下以紓百姓目前之患內以解華元不臣之譏而萬世之後以
固山陵不拔之安洵竊觀古者厚葬之由未有非其時君之不達
欲以金玉厚其親於地下而其臣下不能禁止僶俛而從之者未
有如今日之事太后至明天子至聖而有司信近世之禮而遂爲

之者是可深惜也且夫相公既已立不世之功矣而何愛一時之勞而無所建明洵恐世之淸議將有任其責者如曰詔敕已行制度已定雖知不便而不可復改則此又過矣蓋唐太宗之葬高祖也欲爲九丈之墳而用漢氏長陵之制百事務從豐厚及羣臣建議以爲不可於是改從光武之陵高不過六丈而每事儉約夫君子之爲政與其坐視百姓之艱難而重改令之非孰若改令以救百姓之急不勝區區之心敢輒以告惟恕其狂易之誅幸甚幸甚不宣洵惶恐再拜

此書急欲救山陵配率之科與前人諫厚葬者指歸有別其原本先帝處最動人

與梅聖俞書

聖俞足下揆間忽復歲晚昨九月中嘗發書計已達左右洵閑居經歲益知無事之樂舊病漸復散去獨恨淪廢山林不得聖俞永叔相與談笑深以嗟慨自離京師行已二年不意朝廷尚未見遺以其不肖之文猶有可者前月承本州發遣赴闕就試聖俞自思僕豈欲試者惟其平生不能區區附合有司之尺度是以至此窮困今乃以五十衰病之身奔走萬里以就試不亦爲山林之士所輕笑哉自思少年嘗舉茂才中夜起坐裹飯攜餅待曉東華門外逐隊而入屈膝就席俯首據案其後每思至此𨚫爲寒心今齒日益老尚安能使達官貴人復弄其文墨以窮其所不知邪且以永叔之言與夫三書之所云皆世之所見今千里召僕而試之蓋其心尚有所未信此尤不可苟進以求其榮利也昨適有病遂以此辭然恐無以答朝廷之恩因爲上皇帝書一通以進蓋以自解其不至之罪而已不知聖俞當見之否冬寒千萬加愛

屈膝俯首已爲寒心若近世舉場之法又當何如可歎可歎

答雷太簡書

太簡足下前月辱書承諭朝廷將有召命且教以東行應詔旋屬郡有符亦以此見遣承命自笑恐不足以當遂以病辭不果行計太簡亦已知之僕已老矣固非求仕者亦非固求不仕者自以閒居田野之中魚稻蔬筍之資足以養生自樂俯仰世俗之間竊觀當世之太平其文章議論亦可以自足於一世何苦乃以衰病之身委曲以就有司之權衡以自取輕笑哉然此可為太簡道不可與流俗人言也嚮者權書衡論幾策皆僕閒居之所為其間雖多言今世之事亦不自求出之於世乃歐陽永叔以為可進而進之苟朝廷以為其言之可信則何所事試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日倉卒之言又何足信邪恐復不信秪以為笑久居閒處終歲幸無事昨為州郡所發遣徒益不樂爾楊旻至今未歸未得所惠書歲晚京師寒甚惟多愛

辭試也非不欲仕也數書大抵一意

與楊節推書

洵白節推足下往者見託以先丈之埋銘示之以程生之行狀洵於子之先君耳目未嘗相接未嘗輒交談笑之歡夫古之人所為誌夫其人者知其平生而閔其不幸以死悲其後世之無聞此銘之所為作也然而不幸而不知其為人而有人焉告之以其可銘之實則亦不得不銘此則銘亦可以信行狀而作者也今余不幸而不獲知子之先君所恃以作銘者正在其行狀耳而狀又不可信嗟夫難哉然余傷夫人子之惜其先君無聞於後以請於我我既已許之而又拒之則無以卹乎其心是以不敢遂已而卒銘其墓凡子之所欲使子之先君不朽者茲亦足以不負子矣謹錄以進如左然又恐子不信行狀之不可用也故又具列於後凡行狀之所云皆虛浮不實之事是以不備論論其可指之迹行狀曰公有子美琳公之死由哭美琳而慟以卒夫子夏哭子止於喪明而曾子譏之而況以殺其身此何可言哉余不愛夫吾言恐其傷子先君之風行狀曰公戒諸子無如鄉人父母在而出分夫子之鄉人誰非子之宗與子之舅甥者而余何忍言之而況不至於皆然則余又何敢言之此銘之所以不取於行狀者有以也子其無以為怪洵白

誌以行狀爲質而善狀之難得如此先生集中所以止載一篇

謝趙司諫書

洵啓嚮家居眉陽以病嬾不獲問從者常以爲閤下之所在羣之所振德之所加士以千里爲近而洵獨不能走二百里一至於門縱不獲罪固以爲君子之棄人矣今年秋始見太守竇君京師乃知閤下過聽猥以鄙陋上塞明詔不知閤下何取於洵也洵固無取然私獨喜以爲可辭於世者其不以馳騖得明矣洵不識閤下然仰聞君子之風常以私告於朋友特恨其身之不肯不得交於當世以徧致閤下之美所告者皆饑寒自謀不暇之人雖言而無益然猶以素不相識之故得免於希勢苟附之嫌是其不識賢於

識也今世之所尚相見則以數至門爲勤不相見則以數致書爲忠夫數至門者虛禮無用數致書者虛詞無觀得其無用與其無觀而加喜不得而怒此與嬰兒之好惡無異今閤下舉人而取於不相識之中則其去世俗遠矣寓居雍邸無故不至京師詹望君子日以復日頃者朝廷猥以試校書郎見授洵不能以老身復爲州縣之吏然所以受者嫌若有所過望耳以閤下知我故言及此無怪

老世故何代無之

始遷之祖似亦當冠之篇端

蘇氏族譜

蘇氏之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自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龍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是始。而譜不及焉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爲不及？譜爲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及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書，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爲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乎親，親見於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緦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之所以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而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已。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之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

吾父之子，今爲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爲戚欣。兄弟之親，如足於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說發得禮經意思出

族譜後錄上篇

蘇氏之先出於高陽高陽之子曰稱稱之子曰老童老童生重黎及吳回重黎爲帝嚳火正曰祝融以罪誅其後爲司馬氏而其弟吳回復爲火正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長曰樊爲昆吾次曰惠連爲參胡次曰籛爲彭祖次曰來言爲會人次曰安爲曹姓季曰季連爲芊姓六人者皆有後其後各分爲數姓昆吾始姓己氏其後爲蘇顧温董當夏之時昆吾爲諸侯伯歷商而昆吾之後無聞至周有忿生爲司寇能平刑以教百姓周公稱之蓋書所謂司寇蘇公者也司寇蘇公與檀伯達皆封於河世世仕周家於其封

故河南河内皆有蘇氏六國之際秦及代厲其苗裔也至漢興而蘇氏始徙入秦或曰高祖徙天下豪傑以實關中而蘇氏遷焉其後曰建家於長安杜陵武帝時爲將以擊匈奴有功封平陵侯其後世遂家於其封建生三子長曰嘉次曰武次曰賢嘉爲奉車都尉其六世孫純爲南陽太守生子曰章當順帝時爲冀州刺史又遷爲并州有功於其人其子孫遂家於趙州其後至唐武后之世有味道者味道聖歷初爲鳳閣侍郎以貶爲眉州刺史遷爲益州長史未行而卒有子一人不能歸遂家焉自是眉始有蘇氏故眉之蘇皆宗益州長史味道趙郡之蘇皆宗并州刺史章扶風之蘇皆宗平陵侯建河南河内之蘇皆宗司寇忿生而凡蘇氏皆宗昆吾樊昆吾樊宗祝融吳回蓋自昆吾樊至司寇忿生自司寇忿生至平陵侯建自平陵侯建至并州刺史章自并州刺史章至益州長史味道自益州長史味道至吾之高祖其間世次皆不可紀而洵始爲族譜以紀其族屬譜之所記上至於吾之高祖下至於吾之昆弟昆弟死而及昆弟之子曰嗚呼高祖之上不可詳矣自吾之前而吾莫之知焉已矣自吾之後而莫之知焉則從吾譜而益廣之可以至於無窮蓋高祖之子孫家授一譜而藏之其法曰凡嫡子而後得爲譜爲譜者皆存其高祖而遷其高祖之父世世存

其先人之譜無廢也而其不及高祖者自其得爲譜者之父始而存其所宗之譜皆以吾譜冠焉其説曰此古之小宗也古者有大宗有小宗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別子者公子及士之始爲大夫者也別子不得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爲大宗故曰繼別爲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大宗死則爲之齊衰三月其母妻亡亦然死而無子則支子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

為後則為小宗故曰繼禰者為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易宗其繼禰者親兄弟宗之其繼祖者從兄弟宗之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宗之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宗之死而無子則支子亦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五世則遷之宗也凡今天下之人惟天子之子與始為大夫者而後可以為大宗其餘則否獨小宗之法猶可施於天下故為族譜其法皆從小宗凡吾之宗其繼高祖者高祖之嫡子祈祈死無子天下之宗法不立族人莫克以其子為之後是以繼高祖之宗亡而虛存焉其繼曾祖者曾祖之嫡子宗善宗善之嫡子昭圖昭圖之嫡子惟益惟益之嫡子允元其繼祖者祖之嫡子

諱序序之嫡子澹澹之嫡子位其繼禰者禰之嫡子澹澹之嫡子位曰嗚呼始可以詳之矣百世之後凡吾高祖之子孫得其家之譜而觀之則為小宗得吾高祖之子孫之譜而合之而以吾譜考焉則至於無窮而不可亂也是為譜之志云爾

宋有天下百年族譜一節卒自歐陽公與老蘇先生始甚哉禮之易廢而難復也

族譜後錄下篇

蘇氏之先出自昆吾以來其最顯者司寇忿生三代之事其聞於今不詳周公作立政而特稱之以教太史其後周室衰司寇之子孫亦曰蘇公遭讒作詩以刺暴公名曰彼何人斯惟此二人見於詩書是以其傳至今自蘇氏入秦而平陵侯建典屬國武始顯遷於趙而并州刺史章益州長史味道始有聞於世遷於眉而至於今無聞夫是惟譜不立也自昆吾至書之蘇公五百有餘年自書之蘇公至詩之蘇公二百有餘年自詩之蘇公至平陵侯建典屬國武七百有餘年自平陵侯建典屬國武至并州刺史章二百有餘

年自并州刺史章至益州長史味道五百有餘年自益州長史味道至吾之高祖二百有餘年以三十年而一易世則七十有餘世也七十有餘世亦容有賢不賢焉不賢者隨世磨滅不可得而聞而賢者獨有七八七十有餘世其賢者亦容不止於七人矣而其餘不傳則譜不立之過也故洵既為族譜又從而記其所聞先人之行昔吾先子嘗有言曰吾年少而亡吾先人先世之行吾不及有聞焉蓋嘗聞其略曰蘇氏自遷於眉而家於眉山自高祖涇則已不詳自曾祖釿而後稍可記曾祖娶黃氏以俠氣聞於鄉閭生子五人而吾祖祜最少最賢以才幹精敏見稱生於唐哀帝之天

祐二年而歿於周世宗之顯德五年蓋與五代相終始歿之一年而吾太祖始受命是時王氏孟氏相繼據蜀蜀之高才六人皆不肯出仕曰不足輔仕於蜀者皆其年少輕銳之士故蜀以再亡至太祖受命而吾祖不及見也吾祖娶於李氏李氏唐之苗裔太宗之子曹王明之後世曰瑜為遂州長江尉失官家於眉之丹稜祖母嚴毅居家肅然多才略猶有竇太后柴氏主之遺烈生子五人其才皆不同宗善宗晏宗昇循循無所毀譽少子宗晁輕俠難制而吾父杲最好善事父母極於孝與兄弟篤於愛與朋友篤於信鄉閭之人無親疏皆敬愛之娶宋氏夫人事上甚孝謹而御下甚嚴生子九人而吾獨存善治生有餘財時蜀新破其達官爭棄其田宅以入覲吾父獨不肯取曰吾恐累吾子終其身田不滿二頃屋弊陋不葺也好施與曰多財而不施吾恐他人謀我然施而使人知之人將以我為好名是以施而尤惡使人知之族叔父玩嘗有重獄將就逮曰入獄而死妻子以累兄請為我詗獄之輕重輕也以肉饋我重也以菜饋我以菜吾將不食而死既而得釋玩曰吾非無他兄弟可以寄死生者惟子及將歿太夫人猶執吾手曰蓋以是屬子之兄弟笑曰而子賢雖非吾兄弟亦將與之不賢雖吾兄弟亦將棄之屬之何益善教之而已遂卒卒之歲蓋湻

一字不裝餙然已盡出本盛德君子嗟乎天眷有德弗可易已不世盛德惡能發祥哉

化五年推其生之年則晉少帝之開運元年也此洵嘗得之先子云爾先子諱序字仲先生於開寶六年而歿於慶歷七年娶史氏夫人生子三人長曰澹次曰渙季則洵也先子少孤喜為善而不好讀書晚迺為詩能自道敏捷立成凡數十年得數千篇上自朝廷郡邑之事下至鄉閭子孫畋漁治生之意皆見於詩觀其詩雖不工然有以知其表裏洞達豁然偉人也性簡易無威儀薄於為己而厚於為人與人交無貴賤皆得其歡心見士大夫曲躬盡敬人以為諂及其見田父野老亦然然後人不以為怪外貌雖無所不與然其中心所以輕重人者甚嚴居鄉閭出入不乘馬曰有甚老於我而行者吾乘馬無以見之敝衣惡食處之不恥務欲以身處衆之所惡蓋不學老子而與之合居家不治家事以家事屬諸子至族人有事就之謀者常為盡其心反覆而不厭凶年嘗鬻其田以濟饑者既豐人將償之曰吾自有以鬻之非爾故也卒不肯受力為藏退之行以求不聞於世然行之既久則鄉人亦多知之以為古之隱君子莫及也以渙登朝授大理評事史氏夫人眉之大家慈仁寬厚宋氏姑甚嚴夫人常能得其歡以和族人先公十五年而卒追封蓬萊縣太君洵聞之自唐之衰其賢人皆隱於山澤之間以避五代之亂及其後僭偽之國相繼亡滅聖人出而四

海平一然其子孫猶不忍去其父祖之故以出仕於天下是以雖有美才而莫顯於世及其教化洋溢風俗變改然後深山窮谷之中向日之子孫乃始振迅相與從官於朝然其才氣則既已不若其先人質直敦厚可以重任而無疑也而其先人之行乃獨隱晦而不聞洵竊深懼焉於是記其萬一而藏之家以示子孫至和二年九月日

白道偏眞作家傳而言浮於實非孝子也卽以忘親之罪罪之其誰曰不可

化鄉人自族人始並非另爲一段且篇中與鄉人之不義者以成族人即是匹夫化鄉人處蓋此段於譜亦爲切於通篇爲甚也

蘇氏族譜亭記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訴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家鄉人有爲不善於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之嗚呼彼獨何脩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邪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蜡社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是無以示吾鄉黨鄰里也乃作蘇氏族譜立亭於高祖墓塋之西南而刻石焉既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赴冠娶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誚讓也歲正月相與拜奠於墓下既奠列坐於亭其老者顧少者而歎曰是不及見吾鄉鄰風俗之美矣自吾少時見有爲不義者則衆相與疾之如見怪物焉慄焉而不寧其後少衰也猶相與笑之今也則相與安之耳是起於某人也夫某人者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爲害也深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遺孤子而不恤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孤子也而孝弟之行缺自斯人之爲其諸孤子之所訟也而禮義之節廢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別混自斯人之篤於聲色而父子雜處讙譁不嚴也而閨門之政亂自斯人之瀆

財無厭惟富者之爲賢也而廉恥之路塞此六行者吾往時所謂大慝而不容者也今無知之人皆曰某人何人也猶且爲之其輿馬赫奕婢妾靚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貨力足以搖動府縣其矯詐修飾言語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盜也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戒族人焉髣髴於斯人之一節者願無過吾門也予聞之懼而請書焉老人曰書其事而闕其姓名使他人觀之則不知其爲誰而夫人之觀之則面熱內慚汗出而食不下也且無彰之庶其有悔乎予曰然乃記之

> 借張公口中發出公所以安蜀之人用待了以破蜀人多變之見此入本斷較十止

雜文　原第十五卷

張益州畫像記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爲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繄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碪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

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其民吾不忍為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為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為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為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為之記公南京人慷慨有節以度量容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涂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卽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囿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闥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芃芃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持重若挽百鈞之弓不遺餘力詩亦朴雅入情

忽然入理似為東坡禪說文字開先

彭州圓覺禪院記

人之居乎此也，其必有樂乎此也。居斯樂，不樂不居也。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為自欺，且為欺天。蓋君子恥食其食而無其功，恥服其服而不知其事。故居而不樂，吾有吐食脫服以逃天下之譏而已耳。天之畀我以形，而使我以心馭也。今日欲適秦，明日欲適越，天下誰我禦？故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是其心且不能馭其形，而況能以馭他人哉？自唐以來，天下士大夫爭以排釋老為言，故其徒之欲求知於吾士大夫之間者，往往自叛其師以求容於吾；而吾士大夫亦喜其來而接之以禮。靈師、文暢之徒，飲酒食肉以自絕於其教。嗚呼！歸爾父子，復爾室家，而後吾許爾以叛爾師。父子之不歸，室家之不復，而師之叛，是不可以一日立於天下。傳曰：人臣無外交。故季布之忠於楚也，雖不如蕭、韓之先覺，而比丁公之貳則為愈。予在京師，彭州僧保聰來求識予，甚勤。及至蜀，聞其自京師歸，布衣蔬食，以為其徒先。凡若干年，而所居圓覺院大治。一日，為予道其先師平潤事，與其院之所以得名者，請予為記。予佳聰之不以叛其師悅予也，故為之記曰：彭州龍興寺僧平潤，講圓覺經有奇，因以名院。院始弊不葺，潤之來，始得隙地以作堂宇。凡更二僧而至於保聰，聰又合其鄰之僧屋若干於其院以成，是為

記

議論正記極簡老

木假山記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爲棟梁則伐不幸而爲(前段論木此轉湍沙假山)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爲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濆(此轉[illegible][illegible])如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所見而爲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峯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爲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身世間幸不幸俱作如是觀

老翁井銘

丁酉歲余卜葬亡妻得武陽安鎮之山山之所從來甚高大壯偉其末分而爲兩股回轉環抱有泉坌然出於兩山之間而北附右股之下畜爲大井可以日飲百餘家卜者曰吉是其葬書爲神之居蓋水之行常與山俱山止而泉洌則山之精氣勢力自遠而至者皆畜於此而不去是以可葬無害他日乃問泉旁之民皆曰是爲老翁井問其所以爲名之由曰往歲十年山空月明天地開霽則常有老人蒼顏白髮偃息於泉上就之則隱而入於泉莫可見蓋其相傳以爲如此者久矣因而作亭於其上又甃石以禦水潦之暴而往往優游其間酌泉而飲之以庶幾得見所謂老翁者以知其信否然余又閔其老於荒榛巖石之間千歲而莫知也今乃始遇我而後得傳於無窮遂爲銘曰

山起東北翼爲南西涓涓斯泉坌溢以瀰斂以爲井可飲萬夫汲者告吾有叟於斯里無斯人將此誰謂山空寂寥或嘯而嬉更千萬年自潔自好誰其知之乃訖遇我惟我與爾將遂不泯無溢無竭以永千祀

仲兄字文甫說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爲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洄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大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

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縠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汩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滂薄洶涌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橫流逆折潰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燄跳者如鷺躍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爲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爲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與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惟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爲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爲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惟吾兄可也

體物之工詞賦家當有慚色

名二子說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爲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爲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者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亦不及轍是轍者善處乎禍福之間也轍乎吾知免矣

輯評 唐荊川曰此老泉所以逆探兩公之終身也卒也長公再以斥廢僅而能免而少公終得以遺老自解脫攸攸卒歲是亦奇矣

敢問何以知之曰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

送石昌言使北引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以壯大乃能感悔摧折復學又數年游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苦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爲文中甚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外强悍不屈之虜庭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有感也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爲我言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迹尚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夸耀中國者多此類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爲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何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孟子曰說大人者藐之況於夷狄請以爲贈

序兩人交與入情後半激昂公得爲使必有可觀者

丹稜楊君墓誌銘

楊君諱某字某世家眉之丹稜曾大父諱某大父某父某皆不仕君娶某氏女生子四人長曰美琪次曰美琳次曰美珣其幼美球美球嘗從事安靖軍余遊巴東因以識余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君卒享年若干四年十一月某日葬於某鄉某里將葬從事來請余銘以求不泯於後余不忍逆蓋美琳先君之喪一月而卒美琪美珣皆志於學而美球既仕於朝銘曰

歲在己亥月在子培高穴深託后土夫子骨肉歸安此生有四息三哭位後昆如雲不勝記其後豈不富且貴囑余作銘賴其季更千萬年豈不偉

與楊節推書余既錄之因并錄其志叙美琳之卒深於史矣

議脩禮書狀

右洵先奉敕編禮書後聞臣寮上言以為祖宗所行不能無過差不經之事欲盡芟去無使存錄洵竊見議者之說與敕意大異何者前所授敕其意曰纂集故事而使後世無忘之耳非曰制為典禮而使後世遵而行之也然則洵等所編者是史書之類也遇事而記之不擇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而善惡自著者是史之體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則是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上剖分所職此段言去之謬）及也而議者以責洵等不已過乎且又有所不可者今朝廷之禮（雖行）雖為詳備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安之處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焉不識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既欲去之則其勢不得不盡去盡去則禮缺而不備苟獨去其一而不去其二則適足以為抵捂齟齬而不可齊一（已下極辨）且議者之意不過欲以掩惡諱過以全臣子之義如是而已矣昔孔子作春秋惟其惻怛而不忍言者而後有隱（辨處以沒不沒作眼）諱蓋桓公薨子般卒沒而不書其實以為是不可書也至於成宋亂及齊狩跨僖公作邱甲用田賦丹桓宮楹刻桓宮桷若此之類皆書而不諱其意以為雖不善而尚可書也今先世之所行雖小有不善者猶與春秋之所書者甚遠而悉使洵等隱諱而不書如此將使後世不知其淺深徒見當時之臣子至於隱諱而不言以為有所大不可言者則無乃欲益而反損歟公羊之說滅紀滅項（又援諱例加駁）皆所以為賢者諱然其所謂諱者非不書也書而迂曲其文耳然（前條以不書為諱此說諱亦非不書也妙絕）則其實猶不沒也其實猶不沒者非以彰其過也以見其過之止於此也今無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沒之後世將不知而大疑之此大不便者也班固作漢志凡漢之事悉載而無所擇今欲如之則（據依）先世之小有過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後世無疑之之意且使洵等為得其所職而不至於侵官者謹具狀申提舉參政侍郎欲乞備錄聞奏

破庸人之論直造西漢或問方西漢何等文字曰劉向請興禮樂疏吾邱壽王禁民挾弓弩對等篇是也

謝相府啓

朝廷之士進而不知休山林之士退而不知反二者交譏於世學者莫獲其中洵幼而讀書固有意於從宦壯而不仕豈爲異以矯人上之則有制策誘之於前下之則有進士驅之於後常以措意晩而自慚蓋人未之知而自衒以求用世未之信而有望於効官仰而就之艮亦難矣以爲欲求於無辱莫若退聽之自然有田一廛足以爲養行年五十將復何爲不意貧賤之姓名偶自徹聞於朝野向承再命以就試固以大異其本心且必試而審觀其才則上之人猶未信其可用未信而有求於上則洵之意以爲近於强

人遂以再辭亦既獲命於匹夫之賤而必行其私意豈王命之寵而敢望其曲加昨承詔恩被以休寵退而自顧愧其無勞此蓋昭文相公左右元君脩修百辟德澤所暢刑威所加不暘而熙不寒而慄顧惟無似或謂可收不忍棄之於庶人亦使與列於一命上以慰夫天下賢俊之望下以解其終身饑寒之憂仰惟此恩孰可爲報昔者孟子不願召見而孔子不辭小官夫欲立其所由得之之名是以謹其所以取之之故蓋孟子不爲矯孔子不爲卑初窮其心則各有說雖自知其不肖常願附其下風區區之心惟所裁擇

大蘇四六家學開先

老泉先生全集錄卷五終

序

後學

悲夫悲夫東坡先生萬里北還復玉局散吏卒中瘴毒客死常州之毘陵時建中靖國元年也文集七十五卷余擇其詞理精確熟復而不厭者如干篇録爲一書不去几案常常展對所以悅於目而諷於口也昔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是故聖賢之處於世有能爲者有不能爲者其所能爲皆人也所不能爲

皆天也公少壯登朝忠愛孤秉嬉笑怒罵鏗鏘成文然而嘉祐之政變爲熙豐元祐之後繼以紹聖於是羣凶得志衆正封扃日異月新罔可思議此則天禍人國而豈公之所能爲哉公身雖客死名冠黨碑凡所著書斧劈火焚鮮有遺者豈知物極必反金師南牧徽欽北囚汴京九廟刈殺耦耕禾黍極目小人得志其效如此然邪正之辨自此較若白黑矣高宗崎

嶇艱苦僅獲偏安追惟前哲於是有太師之贈孝宗繼之則又有御製文集之序然後公之大節炳炳乎與天壤同敝而其文章亦風馳雨驟家絃戸誦以訖於今詩曰雨雪飄飄見晛聿消此之謂也余録公文特書此二篇冠乎其端嗟乎嗟乎此定論也後之人猶有挾區區偏黨之私發猖狂之說枝辭琢正思以易之夫孰得而易之

宋孝宗御製蘇文忠公文集贊并序

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節立天下之大節非其氣足以高天下者未之能焉孔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蓋存之於身謂之氣見之於事謂之節節也氣也合而言之道也以是成文剛而無餒故能參天地之化開盛衰之運不然則雕蟲篆刻童子之事耳焉足與論一代之文章哉故贈太師謚文忠蘇軾忠言讜論立朝大節一時廷臣無出其右負其豪氣志在行其所學放浪嶺海文不少衰力斡造化元氣淋漓窮理盡性貫通天人山川風

雲草木華實千彙萬狀可喜可愕有感於中一寓之於文雄視百代自作一家渾涵光芒至是而大成矣朕萬幾餘暇紬繹詩書他人之文或得或失多所取舍至於軾所著讀之終日亹亹忘倦常寘左右以為矜式信可謂一代文章之宗也歟乃作贊曰

維古文章　言必己出　綴詞緝句　文之蟊賊
手扶雲漢　斡造化機　氣高天下　乃克為之
猗嗟若人　冠冕百代　忠言讜論　不顧身害
凜凜大節　見於立朝　放浪嶺海　侶於漁樵
歲晚歸來　其文益偉　波瀾老成　無所附麗
昭晰無疑　優游有餘　跨唐越漢　自我師模
賈馬豪奇　韓柳雅健　前哲典刑　未足多羨
敬想高風　恨不同時　掩卷三歎　播以聲詩

乾道九年閏正月望

選德殿書賜蘇嶠

宋高宗勅贈太師誥詞

朕承絕學於百聖之後探微言於六籍之中將興起於斯文爰緬懷於故老雖儀刑之莫覿尚簡策之可求揭爲儒者之宗用錫帝師之寵故禮部尚書端明殿學士贈資政殿學士謚文忠蘇軾養其氣以剛大尊所聞而高明博觀載籍之傳幾海涵而地負遠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聲知言自況於孟軻論事肯卑於陸贄方嘉祐全盛嘗膺特起之招至熙寧紛更乃陳長治之策歎異人之間出驚讒口之中傷放浪嶺海而如在朝廷斟酌古今而若斡造化不可奪者嶷然之節莫之致者自然之名經綸不究於生前議論常公於身後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朕三復遺編久欽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時君子之道闇而章是以論世儻九原之可作庶千載以同風惟而英爽之靈服我衮衣之命可特贈太師餘如故

宋史東坡先生本傳　元脫脫等奉敕撰

蘇軾字子瞻眉山人軾幼穎悟有識比冠博通經史好賈誼陸贄莊子書嘉祐二年試禮部歐陽修寘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後以書見修修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五年調福昌主簿復對制策入三等自宋以來制策入三等惟吳育與軾耳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治平二年入判登聞鼓院英宗自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軾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令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爲然適足以累之也且請召試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軾聞琦語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父喪除還朝適王安石執政素惡其異已以判官告院既而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校詔兩制三館議軾議上神宗卽日召對軾曰陛下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帝悚然曰朕當熟思之安石不悅命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時安石創新法軾上書論之軾見安石贊帝以獨斷專任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苻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爲問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

溫諭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徙知密州又徙徐州河決曹村泛溢澶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軾詣武衛營呼卒長爲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效命率其徒持畚鍤以出遂築東南長堤雨日夜不止城不沉者三版復請於朝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之再至徙知湖州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摭謝表語幷媒糵託諷詩以爲訕謗逮赴臺獄欲寘之死帝獨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帝嘗語宰相王珪蔡確命蘇軾成國史珪有難色帝曰軾不可姑用曾鞏鞏進太祖總論帝意不允手札移軾汝州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饑

寒有田在常願居之朝奏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今西方連年用兵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啟之安石在外安敢言安石又曰人須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爲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哲宗立連擢起居舍人元祐元年遷中書舍人朝廷以范純仁言復散青苗錢司馬光請申嚴抑配之禁軾繳奏光是軾議請對遂止初祖宗行差役充役者多不習又虐使之有終歲不得息者安石改爲免役使戶差高下出錢雇役行法者過取爲民病光欲復差役軾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光曰

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變府兵爲長征之卒自是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行差役正如罷長征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兼侍讀嘗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軾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北流而彊之使東夏人入鎮戎殺掠數萬人帥臣不以聞每事如此恐寖成衰亂之漸軾

嘗鎖宿禁中召對便殿宣仁后曰卿官遽至此乃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四年軾度不爲當軸者所容遂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未行諫官論前蔡確非大臣議遷之嶺南軾密疏朝廷不宜深罪爲仁政累宣仁后心善其言而不能用既至杭大旱饑疫竝作軾請減本路上供米又減價糶常平米多作饘粥藥劑活者甚衆杭本近海地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溉田千頃民以殷富湖水多葑宋廢

不治葑積爲田水無幾矣漕河失利六井亦幾廢軾見茅山一河專受江潮鹽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堰牐以爲蓄洩之限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爲長堤以通行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杭人名爲蘇公堤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軾議自江上流地名石門鑿漕河自慈浦北折抵小嶺浚古河以避浮山之險復言三吳之水瀦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慶曆以來松江築挽路扼塞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爲千橋以迅江勢俱不果

用人以爲恨軾再莅杭有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作生祠報六年召爲吏部尚書未至以弟轍除右丞改翰林承旨數月復以讒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知潁州七年徙揚州未閱歲召爲兵部尚書兼侍讀郊祀爲鹵簿使皇后及大長公主乘犢車不避儀仗軾劾奏之駕回詔皇后而下毋迎謁遷禮部尚書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高麗遣使請書朝廷以故事許之軾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今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乎不聽八年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軾乞補外以兩學士知定州時國事將變軾不得入辭旣行上書云云定州軍政壞弛會春大閱軾命

舉舊典帥常服出帳中將吏戎服執事無敢慢者定人言自韓琦後不見此禮至今矣初宣仁在時侍御史賈易監察御史董敦逸黃慶基先後論軾及弟轍所作文詞譏斥先朝三人者皆坐黜及紹聖初御史復以爲言謫軾知英州未至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藥餌皆無有初僦官屋有司猶謂不可軾遂買地築室儋人運甓畚土助之獨與幼子過處著書爲樂徽宗東遷徙永州更三大赦還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軾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未幾卒於常州年六十六軾與轍爲文章俱師其父弱冠

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于四方軾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洵晚作易傳未究命軾述其志軾成易傳復作論語說後居海南作書傳又有東坡等集奏議內外制和陶詩一時文人如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世未之識軾待之如朋儔未嘗以師資自予也自爲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爲本挺挺大節羣爲小人忌惡身後猶編名元祐黨毀文集刊行者高宗即位贈資政殿學士以其孫符爲禮部尚書又以其文寘左右讀之

忘倦親製集贊賜曾孫嶠遂崇贈太師謚文忠三子邁迨過俱善為文

宋蘇東坡先生全集錄目次

魏武帝論

伊尹論

孫武論下

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一

受業　吳蔚起豹文叅校
後學宜興儲　欣同人錄　汪　誠牧庭
姪孫在文禮執　仝校

賦 原第一卷

屈原廟賦

浮扁舟以適楚兮過屈原之遺宮覽江上之重山兮曰惟子之故鄉伊昔放逐兮渡江濤而南遷去家千里兮生無所歸而死無以爲墳悲夫人固有一死兮處死之爲難徘徊江上欲去而未決兮

俯千仞之驚湍賦懷沙以自傷兮嗟子獨何以爲心忽終章之慘烈兮逝將去此而沉吟吾豈不能高舉而遠遊兮又豈不能退默而深居獨噭噭其怨慕兮恐君臣之愈疏生既不能力爭而強諫兮死猶冀其感發而改行苟宗國之顛覆兮吾亦獨何愛於久生託江神以告冤兮馮夷教之以上訴歷九關而見帝兮帝亦悲傷而不能救懷瑾佩蘭而無所歸兮獨惸惸乎中浦峽山高兮崔嵬故居廢兮行人哀子孫散兮安在況復見兮高臺自子之逝今千載兮世愈狹而難存賢者畏譏而改度兮隨俗變化斲方以爲圓黽勉於亂世而不能去兮又或爲之臣佐變丹青於玉瑩兮彼乃

謂子爲非智惟高節之不可以企及兮宜夫人之不吾與違國去俗死而不顧兮豈不足以免於後世嗚呼君子之道豈必全兮全身遠害亦或然兮嗟子區區獨爲其難兮雖不適中要以爲賢兮夫我何悲子所安兮

品騭靈均絕確

就客口中感慨發揮得體未免輸爲孟德耳

出入仙佛賦一變矣

赤壁賦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

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尊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

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籍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行歌笑傲憤世嫉邪

後赤壁賦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皋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須於是携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二道士羽衣翩躚過臨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荅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此下奥趣

反灑

以想當然語對經典明文的述頓挫妙絕

論原第二巻

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咏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

當堯之時臯陶為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圮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臯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風氣將開拔此大才以奏掃蕩廓清之烈歐陽公力也

子瞻調福昌主簿歐陽永叔以才識兼茂薦之試秘閣六論舊不起草子瞻始具草文義粲然今錄四首

王者不治夷狄論 秘閣試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于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過於春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爲諸侯其臣得爲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爲諸侯其臣不得爲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衞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亦未能純爲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獨貪冒無恥肆行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爲夷狄也齊晉之君不能純爲中國而春秋之所予者常嚮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爲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純爲夷狄而春秋之所不予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錄以爲不足錄也是非獨私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嚮也其不純者足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于潛公無所貶而戎爲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以深疑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則已幸矣又況乎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憤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者疾夫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

收束烟波翻空作主

形勢不如德論

傳有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言形勢之不如德也而吳起亦云在德不在險太史公以爲形勢雖强要以仁義爲本儒者之言兵未嘗不以藉其口矣請拾其遺說而備論之凡形勢之說有二有以人爲形勢者三代之封諸侯是也天子之所以繫於天下者至微且危也懽然而合合而不去則爲君臣其善可得而賞其惡可得而罰其穀米可得而食其功力可得而役使當此之時君臣之勢甚固及其一旦潰然而去去而不返則爲寇讐强者起而見攻智者起而見謀彷徨四顧而不知其所恃當是時君臣之勢甚危先王知其固之不足恃而危之不可以忽也故大封諸侯錯置親賢以示天下形勢劉頌所謂善爲國者任勢而不任人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爲邦近多違而遠慮固此以人爲形勢者也然周之衰也諸侯肆行而莫之禁自平王以下其去亡無幾也是則德衰而人之形勢不足以救也以地爲形勢者秦漢之建都是也秦之取天下非天下心服而臣之也較之以富搏之以力而猶不服又以詐囚其君虜其將然後僅得之今之臣服而朝貢皆昔之暴骨於原野之子孫也則吾安得泰然而長有之漢之取天下雖不若秦之暴然要皆不本於仁義也當此之時不

大封諸侯則無以荅功臣之望諸侯大而京師不安則其勢不得不以關中之固而臨之此雖堯舜湯武亦不能使其德一日而信於天下荀卿所謂合其參者此以地爲形勢者也然及其衰也皆以大臣專命危自內起而關中之形勢曾不及施此亦德衰而地之形勢不能救也夫三代秦漢之君慮其後世而爲之備患者不可謂不至矣然至其亡也常出於其所不慮此豈形勢不如德之明效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人存則德存德存則無諸侯而安無障塞而固矣

兩扇直似今所謂時文者然安得此等筆材移而措之時文哉

明三百年獨一王文恪近之

有折不補

禮以養人爲本論

三代之衰至于今且數千歲豪傑有意之主博學多識之臣不可以勝數矣然而禮廢樂墜則相與咨嗟發憤而卒於無成者何也是非其才之不逮學之不至過於論之太詳畏之太甚也夫禮之初始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爲之節文凡人情之所安而有節者舉皆禮也則是禮未始有定論也然而不可以出於人情之所不安則亦未始無定論也執其無定以爲定論則塗之人皆可以爲禮今儒者之論則不然以爲禮者聖人之所獨尊而天下之事最難成者也牽於繁文而拘於小說有毫毛之差則終身以爲不可論明堂者惑於考工呂令之說議郊廟者泥於鄭氏王肅之學紛紛交錯者累歲而不決或因而遂罷未嘗有一人果斷而決行之此皆論之太詳而畏之太甚之過也夫禮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也今不幸去聖人遠有如毫毛不合於三代之法固未害其爲明天下之分也所以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者猶在也今使禮廢而不修則君臣不嚴父子不篤孝弟不形仁義不顯反不足重乎昔者西漢之書始於仲舒而至於劉向悼禮樂之不興故其言曰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殺傷今吏議法筆則筆削則

削而至禮樂則不敢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而范曄以爲樂非夔襄而新音代作律謝臯蘇而法令亟易而至於禮獨何難歟夫法者末也又加以慘毒繁難而天下常以爲急禮者本也又加以和平簡易而天下常以爲緩如此而不治則又從而尤之曰是法未至也則因而急之甚矣人之惑也平居治氣養生宣故而納新其行之甚易其過也無大患然皆難之而不爲悍藥毒石以搏去其疾則皆爲之此天下之公患也嗚呼王者得斯說而通之禮樂之興庶乎有日矣

冒出題上一層

既醉備五福論

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者非以其智能知之獨能行之也以其功與而民勞與之同勞功成而民樂與之同樂如是而已矣富貴安逸者天下之所同好也然而君子獨享焉享之而安天下以爲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富貴安逸者凡以庇覆我也貧賤勞苦者天下之所同惡也而小人獨居焉居之而安天下以爲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貧賤勞苦者凡以生全我也夫然故獨享天下之大利而不憂使天下爲已勞苦而不怍耳聽天下之備聲目視天下之備色而民猶以爲未也相與禱祠而祈祝曰使吾君長有

吾國也又相與詠歌而稱頌之被於金石溢於竹帛使其萬世而不忘也嗚呼彼君子者獨何修而得此於民哉豈非始之以至誠中之以不欲速而終之以不懈歟視民如視其身待其至愚者如其至賢者是謂至誠至誠無近效要在於自信而不惑是謂不欲速不欲速則能久久則功成功成則易懈君子濟之以恭是謂不懈行此三者所以得之於民也三代之盛不能加毫末於此矣既醉者成王之詩也其序曰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而說者以爲是詩也實具五福其詩曰君子萬年壽也介爾景福富也室之之壼康寧也高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終考終

引伸觸長拔公撥揚

命也凡言此者非美其有是五福也美其全享是福兼有是樂而天下安之以爲當然也夫詩者不可以言語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焉故其譏刺是人也不言其所爲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不言其所爲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無媿也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故既醉者非徒享是五福而已必將有以致之不然民將盻盻焉疾視而不能平又安能獨樂乎是以孟子言王道不言其他而獨言民之聞其作樂見其田獵而欣欣者

此可謂知本矣

公應制文字如火如潮如花際春如霞散綺使人目眩神移吟咏流連而不知止也驚才絕艷一至于此

詩論

自仲尼之亡六經之道遂散而不可解蓋其患在於責其義之太深而求其法之太切夫六經之道惟其近於人情是以久傳而不廢而世之迂學乃皆曲爲之說雖其義之不至於此者必强牽合以爲如此故其論委曲而莫通也夫聖人之爲經惟其禮與春秋合然後無一言之虛而莫不可考然猶未嘗不近于人情至於書出於一時言語之間而易之文爲卜筮而作故時亦有所不可前定之說此其於法度已不如春秋之嚴矣而況詩者天下之人匹夫匹婦羈臣賤隸悲憂愉佚之所爲作也夫天下之人自傷其貧賤困苦之憂而自述其豐美盛大之樂上及於君臣父子天下興亡治亂之迹而下及於飲食牀笫昆蟲草木之類蓋其中無所不具而尚何以繩墨法度區區而求諸其間哉此亦足以見其志之無不通矣夫聖人之於詩以爲其終要入於仁義而不責其一言之無當是以其意可觀而其言可通也今之詩傳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陽出自北門憂心殷殷揚之水白石鑿鑿終朝采綠不盈一掬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若此者皆興也而至於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南有喬木不可休息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喓喓草蟲趯趯阜螽若此者又皆興也其意以爲興者有所象乎

天下之物以自見其事故凡詩之爲此事而作其言有及於是物者則必强爲是物之說以求合其事蓋其爲學亦已勞矣且彼不知夫詩之體固有比矣而皆合之以爲興夫興之爲言猶曰其意云爾意有所觸乎當時時已去而不可知故其類可以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此非有所取乎雷也蓋必其當時之所見而有動乎其意故後之人不可以求得其說此其所以爲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知比興若夫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是誠有取於其摯而有別是以謂之比而非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先知夫興之不可與比同而無强爲之說以求合其當時之事則夫詩之意庶乎可以意曉而無勞矣

如漢唐註疏云云是古序所謂詩有六義者早缺其一矣前後相沿不悟得明眼人拈出然後六義具而詩教明其有功經籍如此徒竊蘇張之緒餘者能乎哉亦好詆之過矣

禮論

昔者商周之際何其爲禮之易也其在宗廟朝廷之中籩豆簠簋牛羊酒醴之薦交於堂上而天子諸侯大夫卿士周旋揖讓獻酬百拜樂作於下禮行於上雍容和穆終日而不亂夫古之人何其知禮而行之不勞也當此之時天下之人惟其習慣而無疑衣服器皿冠冕佩玉皆其所常用也（精微）是以其人入於其間耳目聰明而手足無所忤其身安於禮之曲折而其心不亂以能深思禮樂之意故其廉恥退讓之節睟然見於面而盎然發於其躬夫是以能使天下觀其行事而忘其暴戾鄙野之氣至於後世風俗變易更

數千年以至於今天下之事已大異矣然天下之人尚皆記錄三代禮樂之名詳其節目而習其俯仰冠古之冠服古之服而御古之器皿傴僂拳曲勞苦於宗廟朝廷之中區區而莫得其紀交錯（與行之不勞對照）紛亂而不中節此無足怪也其所用者非其素所習也而彊使焉（上頓下引）甚矣夫後世之好古也昔者上古之世蓋嘗有巢居穴處汙樽坏飲燔黍捭豚蕢桴土鼓而以爲是足以養生送死而無以加之者矣及其後世聖人以爲不足以大利於天下是故易之以宮室新之以籩豆鼎俎之器以濟天下之所不足而盡去太古之法惟其祭祀以交於鬼神乃始薦其血毛豚解而腥之體解而爓之以爲

是不忘本而非以爲後世之禮不足用也是以退而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以極今世之美未聞其牽於上古之說選愞而不決也且方今之人佩玉服韍冕而垂旒拱手而不知所爲而天下之人亦且見而笑之是何所復望於其有以感發天下之心哉且又有所大不安者宗廟之祭聖人所以追求先祖之神靈庶幾得而享之以安郵孝子之志者也是以思其平生起居飲食之際而設其器用薦其酒食皆從其生以冀其來而安之而後世宗廟之祭皆用三代之器則是先祖終莫得而安也（破的）蓋三代之時席地而食是以其器用各因其所便而爲之高下大小之制今世

之禮坐於牀而食於牀上是以其器不得不有所變雖正使三代之聖人生於今而用之亦將以爲便安故夫三代之視上古猶今之視三代也三代之器不可復用矣而其制禮之意尚可依倣以爲法也宗廟之祭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有以存古之遺風矣而其餘者可以易三代之器而用今世之所便以從鬼神之所安惟其春秋社稷釋奠釋菜凡所以享古之鬼神者則皆從其器蓋周人之祭蜡與田祖也吹葦籥擊土鼓此亦各從其所安耳嗟夫天下之禮宏闊而難言自非聖人而何以處此故夫推之而不明講之而不詳則愚實有罪焉唯其近於正而易行庶幾天下之安

而從之是則有取焉耳。

不刊之論指出席地而坐一節雖矇亦明

中庸論中

君子之欲誠也莫若以明夫聖人之道自本而觀之則皆出於人情不循其本而逆觀之於其末則以爲聖人有所勉强力行而非人情之所樂者夫如是則雖欲誠之其道無由故曰莫若以明使吾心曉然知其當然而求其樂今夫五常之教惟禮爲若强人者何則人情莫不好逸豫而惡勞苦今吾必也使之不敢箕踞而磬折百拜以爲禮人情莫不樂富貴而羞貧賤今吾必也使之不敢自尊而揖讓退抑以爲禮用器之爲便而祭器之爲貴褻衣之爲便而衮冕之爲貴哀欲其速已而伸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不得終日此禮之所以爲强人而觀之於其末者之過也盍亦反其本而思之今吾以爲磬折不如立之安也而將惟安之求則立不如坐坐不如箕踞箕踞不如偃仆偃仆而不已則將裸袒而不顧苟爲裸袒而不顧則吾無乃亦將病之夫豈獨吾病之天下之匹夫匹婦莫不病之也苟爲病之則是其勢將必至於磬折而百拜由此言也則是磬折而百拜者生於不欲裸袒之間而已也夫豈惟磬折百拜將天下之所謂强人者其皆必有所從生也辨其所從生而推之至於其所終極是之謂明故記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

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君子之道推其所從生而言之則其言約約則明推其逆而觀之故其言費費則隱君子欲其不隱是故起於夫婦之有餘而推之至於聖人之所不及舉天下之至易而通之於至難使天下之安其至難者與其至易無以異也孟子曰簞食豆羹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向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朋友妻妾之奉而爲之此之謂失其本心且萬鍾之不受是王公大人之所難而以行道乞人之所不屑而較其輕重是何以異於匹夫匹婦之所能行通而至於聖人之所不及故凡爲此說者皆以求安其至難而務欲誠之者也天下之人莫不欲誠而不得其說故凡此者誠之說也

直作禮論讀可

論原第三卷

論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 文公六年

春秋之文同其所以爲文異者君子觀其意之所在而已矣先儒之論閏月不告朔者牽乎猶朝于廟之說而莫能以自解也春秋之所以書猶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詞也幸已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是也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詞也不郊猶三望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是也夫子傷周道之殘缺而禮樂文章之壞也故區區焉掇拾其遺亡以爲其全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一二斯可矣故書曰猶朝于廟者傷其不告朔而幸其猶朝于廟也夫子之時告朔之禮亡矣而有餼羊者存焉夫子猶不忍去以志周公之典則其朝于廟者乃不如餼羊之足存歟公羊傳曰曷爲不言告朔天無是月也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而皆曰猶者可以已也是以其幸之之詞而爲甚之之詞宜其爲此異端之說也且夫天子諸侯之所爲告朔聽政者以爲天歟爲民歟天無是月而民無是月歟彼其孝子之心不欲因閏月以廢喪紀而人君乃欲假此以廢政事歟夫周禮樂之衰豈一日之故有人焉開其端而莫之禁故其漸遂至於掃地而不可救文十六年夏六月公四不視朔公

羊傳曰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故夫有疾而不視朔者無疾而不視朔之原也閏月而不告朔者常月而不告朔之端也聖人憂焉故謹而書之所以記禮之所由廢也左氏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而杜預以為雖朝于廟則如勿朝以釋經之所書猶之意是亦曲而不通矣

宋襄公論

魯僖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一日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春秋書戰未有若此之嚴而盡也曰宋公天子之上公宋先代之後于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非列國諸侯之所敢敵也而曰及楚人戰于泓楚夷狄之國人微者之稱以天子之上公而當夷狄之微者至於敗績宋公之罪益可見矣而穀梁之傳以為文王之師不過是學者疑焉故不可以不辨宋襄公非獨行仁義而不終者也以不仁之資盜仁者之名爾齊宣有牽牛而過堂下者曰牛何之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夫舍一牛於德未有所損益者而孟子與之以王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三代之所共也而宋襄公執鄫子用於次睢之社君子殺一牛猶不忍而宋公戕一國君若犬豕然而忍為之天下孰有不忍者耶泓之役身敗國蹙乃欲以不重傷不禽二毛欺諸侯人能紾其兄之臂以取食而能忍饑於壺餐者天下知其不情也襄公能忍於鄫子而不忍於重傷二毛此豈可謂其情也哉桓文之師存亡繼絕猶不齒於仲尼之門況用人於夷鬼以求霸而謂王者之師可乎使鄫子有罪而討之雖聲於諸侯而戮於社天下不以為過若以喜怒興師則秦穆公獲晉侯且

猶釋之而況敢用諸淫昏之鬼乎以愚觀之宋襄公王莽之流襄公以諸侯爲可以名得王莽以天下爲可以文取也其得喪小大不同其不能欺天下則同也其不鼓不成列不能損襄公之虐其抱孺子而泣不能蓋王莽之簒使莽無成則宋襄之得志亦一莽也古人有言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襄公行王者之事猶足以當桓公之師一戰之餘救死扶傷不暇此獨妄庸耳齊桓晉文得管仲子犯而興襄公有一子魚不能用豈可同日而語哉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論定未有如宋襄公之欺於後世者也

宋襄舉動煩擾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的與王莽一轍然吾謂五霸列宋襄此相傳之謬說其實非也五霸若并前世言之周止有二焉齊桓晉文而已若據孟子書專指春秋亦二百四十年間自有五霸與襄無與也蓋自同盟幽而齊霸戰城濮而晉伯封殽尸而秦霸殺陳夏徵舒而楚霸三駕楚九合諸侯而晉復霸然則所謂五霸者齊桓晉文也秦穆楚莊也晉悼也宋襄何有哉坡公謂其盜仁者之名吾謂其并盜伯者之名而不可以不辨矣

秦始皇帝論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惴惴焉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爲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爲迂濶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舃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濶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籩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爲姦故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濶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并諸侯自以爲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

耻於無禮決壞聖人之藩墻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以禮者爲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爲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爲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始有書契以科斗爲文而其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迹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革貴於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爲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書符檄繁多委壓而吏不能究姦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僞之端也嗟乎秦既不可及矣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利便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於詐也悲夫

迂闊非所以爲訓也前代聖人因時制宜本不迂闊也必以迂闊爲訓則彼不近人情者適足開詐僞之端耳安在一切便易然後引天下而日趨于詐乎觀安石亂天下自見

魏武帝論

世之所謂知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乎計之得失如斯而已矣此其爲知猶有所窮唯見天下之利而爲之唯其害而不爲則是有時而窮焉亦不能盡天下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計而權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此以其人權之輕敵者敗重敵者無成功何者天下未嘗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百全則必有所格是故知吾之所以勝人而人不知其所以勝我者天下莫能敵之昔者晉荀息知虞公必不能用宮之奇齊鮑叔知魯君必不能用施伯薛公知黥布必不出於上策此三者皆危道也而直犯之彼不知用其所長又不知出吾之所忌是故可以冒害而就利自三代之亡天下以詐力相并其道術政教無以相過而能者得之當漢氏之衰豪傑並起而圖天下二袁董呂爭爲强暴而孫權劉備又已區區於一隅其用兵制勝固不足以敵曹氏然天下終於分裂訖魏之世而不能一蓋嘗試論之魏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爲而至於敗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釋此時不取而其後遂至於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

竭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爭於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以成吳之强且夫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其危疑之間卷甲而趨之雖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孫權者可以計取而不可以勢破也而欲以荆州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彼非不知其難特欲僥倖於權之不敢抗也此用之於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發於劉備而喪其功輕爲於孫權而至於敗此不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之過歟嗟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權之以人則亦紛紛焉或勝或負爭爲雄强而未見其能一也

長江天險仲謀賢主諸賢輔之雖有中原之長亦窮于無所用奈何咎其不用哉論蜀事則當矣

忍作寬論非寬也正一篇吃緊處

伊尹論

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爲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知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惟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貲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爲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爲之芥蔕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爲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

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敘書至於舜禹皐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旣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爲希濶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爲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闡發孟子意一縱一橫

孫武論下

夫武戰國之將也知爲吳慮而已矣是故以將用之則可以君用之則不可今其書十三篇小至部曲營壘芻糧器械之間而大不過於攻城拔國用間之際蓋亦盡於此矣天子之兵天下之勢武未及也其書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爲君而言者有此而已竊以爲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天下之勢莫大於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夫天下之患不在於寇賊亦不在於敵國患在於將帥之不力而以寇賊敵國之勢內邀其君是故將帥多而敵國愈強兵加而寇賊愈堅敵國愈強而寇賊愈堅則將帥之權愈重將帥之權愈重則爵賞不得不加夫如此則是盜賊爲君之患而將帥利之敵國爲君之讐而將帥幸之舉百倍之勢而立毫芒之功以藉其口而邀利於其上如此而天下不亡者特有所待耳昔唐之亂始於明皇自肅宗復兩京而不能乘勝并力盡取河北之盜德宗收潞博幾定魏地而不能斬田悅於孤窮之中至於憲宗天下畧平矣而其餘孽之存者終不能盡去夫唐之所以屢興而終莫之振者何也將帥之臣養寇以自封也故曰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御將之術開之以其所利而授之以其所忌如良醫之用藥烏喙蝮蝎皆得自効於前而不敢肆其毒何者授之以其所畏也憲宗將討

劉闢以爲非高崇文則莫可用而劉澭者崇文之所忌也故告之曰闢之不克將澭實汝代是以崇文決戰不旋踵擒劉闢此天子御將之法也夫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者何也天下不樂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危好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安昔秦人之法使吏士自爲戰戰勝而利歸於民所得於敵者即以有之使民之所以養生送死者非殺敵無由取也故其民以好戰并天下而亦以亡夫始皇雖已墮名城殺豪傑銷鋒鏑而民之好戰之心囂然其未已也是故不可與休息而至於亡若夫王者之兵要在於使之知愛其上而讐其敵使之知其上之所以驅之於戰者凡皆以爲我也是以樂其戰而甘其死至於其戰也務勝敵而不務得財其賞也發公室而行之於廟使其利不在於殺人是故其民不志於好戰夫然後可以作之於安居之中而休之於爭奪之際可與安可與危而不可與亂此天下之勢也

養苑曰封古今通患然御將之道尤在擇人非區區之術所能濟也

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一終

宋蘇東坡先生全集錄目次

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二

論 原第四卷

樂毅論

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三王也自知其不可以王而霸者五霸也或者之論曰過當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嗚呼使齊桓晉文而行湯武之事將求亡之不暇雖欲霸可得乎夫王道者不可以小用也大用則王小用則亡昔者徐偃王宋襄公嘗行仁義矣然終以亡其身喪其國者何哉其所施者未足以充其所求也故夫有可以得天下之道而無取天下之心乃可與言王矣范蠡留侯雖非湯

武之佐然亦可謂剛毅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必爲者也觀吳王困於姑蘇之上而求哀請命於勾踐勾踐欲赦之彼范蠡者獨以爲不可援桴進兵卒刎其頸項籍之解而東高帝亦欲罷兵歸國留侯諫曰此天亡也急擊勿失此二人者以爲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吾之大計也嗟夫樂毅戰國之雄未知大道而竊嘗聞之則足以亡其身而已矣論者以爲燕惠王不肖用反間以騎劫代將卒走樂生此其所以無成者出於不幸而非用兵之罪然當時使昭王尙在反間不得行樂毅終亦必敗何者燕之幷齊非秦楚三晉之利今以百萬之師攻兩城之殘寇而數歲不決師老於外

兩城不下守者力也潛欲以仁義服齊者最後太初之說而公因之

此必有乘其虛者矣諸侯乘之於內齊擊之於外當此時雖太公穰苴不能無敗然樂毅以百倍之衆數歲而不能下兩城者非其智力不足蓋欲以仁義服齊之民故不忍急攻而至於此也夫以齊人苦湣王之彊暴樂毅苟退而休兵治其政令寬其賦役反其田里安其老幼使齊人無復鬬志則田單者獨誰與戰哉奈何以百萬之師相持而不決此固所以使齊人得徐而爲之謀也當戰國時兵彊相吞者豈獨在我以燕齊之衆壓其城而急攻之可滅此而後食其誰曰不可嗚呼欲王則王不王則審所處無使兩失焉而爲天下笑也

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能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

寇　荀卿焚書

不無失入然鍛鍊周內非張湯趙禹不能辦

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爲哉

論人有正有偏韓子曰荀與楊也大醇而小疵此正論也若蘇子之責荀卿偏論也荀誠勍敵蘇子唯恐不勝而借其門弟子以周內之此與明永樂十族之誅何異濫刑甚矣劉子政乃心王室而其子歆乃爲王莽佐命之臣父子不相爲謀況師弟子乎讀者但取其才鋒橫厲則可矣因蘇子之說廢荀氏之書甚至聞其名如見怪物焉何其陋也

韓非論

辭足以發難之情尤妙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嚴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夫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浮於江湖而適相値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

注一刀兩段

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敢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爲之所也

老子與申韓同傳太史公特筆也徹辭眇旨讀此豁然真勝于訓詁者

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鬭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

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斃此子房敎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忍字滔滔不窮

博浪沙擊秦一事也圯橋進履又一事也於絶不相蒙處連而合之可以開拓萬古之心胸

賈誼論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爲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貢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捨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雄雌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惟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

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紆鬱憤悶趯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夭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苻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畧有天下之半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誼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爲賈生者亦慎其所發哉

子瞻於韓富歐陽周旋無失得漸漬深交之道矣紹聖以後竄謫萬里僅僅一子自隨而讀書養性不棄其身殆亦鑒前車而免於覆者

三句含全篇了無數波瀾起一法

鼂錯論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爲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鼂錯盡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察以錯爲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之有

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彊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己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己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不免於禍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

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
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
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袁盎可得而間哉嗟夫
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擊吳
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姦臣得以乘其隙錯
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錯雖數言兵然未實試之行陣也吳楚反關東盡爲敵國景帝
往來兩宮間天下寒心此論云鼂錯自將未必無功愚以爲書
生事後之見非萬全策萬全之策惟在任人當是時朝廷之上
有一持重善用兵之周亞夫不能屬難乎其爲智囊矣

諸葛亮論

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
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仁義詐力雜
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曹操因衰乘危得逞其姦孔
明恥之欲信大義於天下當此時曹公威震四海東據許兗南收
荊豫孔明之恃以勝之者獨以其區區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
耳夫天下廉隅節槩慷慨死義之士固非心服曹氏也特以威劫
而強臣之聞孔明之風宜其千里之外有響應者如此則雖無措
足之地而天下固爲之用矣且夫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
而後天下忠臣義士樂爲之死劉表之喪先主在荊州孔明欲襲
殺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拊
也一誤矣豈容再誤
其背而奪之國此其與曹操異者幾希矣曹劉之不敵天下之所
知也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廣言戰不若曹操之
能而有以一勝之者區區之忠信也孔明遷劉璋既已失天下義
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爲仁義之師東嚮長驅而欲天下嚮應蓋
亦難矣曹操既死子丕代立當此之時可以計破也何者操之臨
終召丕而屬之植未嘗不以譚尚爲戒也而丕與植終於相殘如
此此其父子兄弟且爲寇讎而況能以得天下英雄之心哉此可

魏文孱稚陳思文士誰是敵乎

間之勢不過捐數十萬金使其大臣骨肉內自相殘然後舉兵而伐之此高祖所以滅項籍也孔明既不能全其信義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奮其智謀以絕曹氏之手足宜其屢戰而屢却哉故夫敵有可間之勢而不間者湯武行之為大義非湯武而行之為失機此仁人君子之大患也呂溫以為孔明承桓靈之後不可彊民以思漢欲其播告天下之民且曰曹氏利汝吾事之害汝吾誅之不知蜀之與魏果有以大過之乎苟無以大過之而又決不能事魏則天下安肯以空言竦動哉嗚呼此書生之論可言而不可用也

孔明隆中數語足概生平曹操不可與爭孫權可與為援而不可與敵天下之大所餘幾何惟跨有荊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修好江東則伯業可就夫孔明豈不欲按天下之輿圖復高光之文軌哉亦限于勢而已矣坡公千古通儒而責備孔明處似乎迂闊○思治亦從來名論然畢竟無下手處惟所謂士大夫不篤信朝廷而好議論深切時病又曰從衆者非從其口而從衆之所不言而同然尤精

正統論三首

總論一

正統者何邪名邪實邪正統之說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不幸有天子之實而無其位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德是二人者立於天下天下何正何一而正統之論決矣正統之為言猶曰有天下云爾人之得此名而又有此實也夫何議天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於此不得已焉而不以實傷名而名卒不能傷實故名輕而實重不以實傷名故天下不爭名輕而實重故天下趨於實天下有不肖而曰吾賢者矣未

有賤而曰吾貴者也天下之爭自賢不肖始聖人憂焉不敢以亂貴賤故天下知賢之不能奪貴天下之貴者聖人莫不貴之恃有賢不肖存焉輕以與人貴而重以與人賢天下然後知貴之不如賢知賢之不能奪貴故不爭知貴之不如賢故趨於實使天下不爭而趨於實是亦足矣正統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後名輕名輕而後實重吾欲重天下之實於是乎始輕正統聽其自得者十曰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予其可得者六以存教曰魏梁後唐晉漢周使夫堯舜三代之所以為賢於後世之君者皆不在乎正統故後世之君不以其道而得者亦

無以爲堯舜三代之比於是乎實重

辯論二

正統之論起於歐陽子而霸統之說起於章子二子之論吾與歐陽子故不得不與章子辨以全歐陽子之說歐陽子之說全而吾之說又因以明章子之說曰進秦梁失而未善也進魏非也是章子未知夫名實之所在也夫所謂正統者猶曰有天下云爾名耳正統者果名也又焉實之知視天下之所同君而加之又焉知其他章子以爲魏不能一天下不當與之統夫魏雖不能一天下而天下亦無有如魏之強者吳蜀雖存非兩立之勢奈何不與之統章子之不絕五代也亦徒以爲天下無有與之敵者而已今也絕魏

魏安得無辭哉正統者惡夫天下之無君而作也故天下雖不合於一而未至乎兩立者則君子不忍絕之於無君且夫德同而力均不臣焉可也今以天下不幸而不合於一德既無以相過而弱者又不肯臣乎強於是焉而不與之統亦見其重天下之不幸而助夫不臣者也章子曰鄉人且恥與盜者偶聖人豈得與篡君同名哉吾將曰是鄉人與是爲盜者民則皆民也士則皆士也大夫則皆大夫也則亦與之皆坐乎苟其勢不得不與之皆坐則鄉人何恥邪聖人得天下篡君亦得天下顧其勢不得不與之同名聖人何恥邪吾將以聖人恥夫篡君而篡君又焉能恥聖人哉章子

曰君子大居正而以不正人居之是正不正之相去未能相遠也且章子之所謂正者何也以一身之正爲正邪以天下有君爲正邪一身之正是天下之私正也天下有君是天下之公正也吾無取乎私正也天下無君簒君出而制天下湯武既沒吾安所取正哉故簒君者亦當時之正而已章子曰祖與孫雖百歲而子五十則子不得爲壽漢與晉雖得天下而魏不能一則魏不得爲有統吾將曰其兄四十而死則其弟五十爲壽弟爲壽乎其兄魏爲有統乎當時而已章子比之婦謂舅嬖妾爲姑吾將曰舅則以爲妻而婦獨奈何不以爲姑乎以妾爲妻者舅之過也婦謂之姑豈非

轉出妙

侃侃正言辭

婦罪也舉天下而受之魏晉是亦漢魏之過而已矣與之統者獨何罪乎雖然歐陽子之論猶有與乎吾說者歐陽子之所與者吾之所與也歐陽子之所以與之非吾所以與之也歐陽子重與之而吾輕與之且其言曰秦漢而下正統屢絕而得之者少以其得之者少故其爲名甚尊而重也嗚呼吾不善夫少也幸而得之者少故有以尊重其名不幸而皆得歐陽子其敢有所不與邪且其重之則其施於簒君也誠若過然故章子有以啓其說夫以文王而終身不得以魏晉梁而得之果其爲重也則文王將有愧於魏晉梁焉必也使夫正統者不得爲聖人之盛節則得之爲無益得

辭足以達至文至文

之爲無益故雖舉而加之簒君而不爲過使夫文王之所不得而魏晉梁之所得者皆吾之所輕者也然後魏晉梁無以愧文王而文王亦無所愧於魏晉梁焉

辯論三

始終得其正天下合於一是二者必以其道得之邪亦或不以其道得之邪病乎或者之不以其道得之也於是乎舉而歸之名歐陽子曰皆正統是以名言者也章子曰正統又曰霸統是以實言者也歐陽子以名言而純乎名章子以實言而不盡乎實章子之意以霸統重其實而不知實之輕自霸統始使天下之名皆不得過乎實者因章子意也天下之名果不過乎實也則吾以章子爲過乎聖人聖人不得已則不能以實傷名而章子則能之且吾豈不知居得其正之爲正不如至公大義之爲正也哉蓋亦有不得

如魏受之于漢晉受之于魏原註

已焉耳如章子之說吾將求其備堯舜以德三代以德與功漢唐以功秦隋後唐晉漢周以力晉梁以弑以實言之則德與功不如德功不如德與功力不如功弑不如力是堯舜而下得統者凡更四不如而後至于晉梁焉而章子以爲天下之實盡於其正統霸統之間矣歐陽子純乎名故不知實之所止章子雜乎實故雖晉梁弑君之罪天下所不容之惡而其實反不過乎霸彼其初得正統之虛名而不測其實罪之所至也章子則告之曰爾霸者也夫以弑君得天下而不失爲霸則章子之說固便乎簒者也夫章子豈曰弑君者其實止乎霸也哉蓋已舉其實而著之名雖欲復加

不言魏者因章子之說而與之所原註

之辠而不可得也夫王者沒而霸者有功於天下吾以爲在漢唐爲宜必不得已而秦隋後唐晉漢周得之吾猶有憾焉奈何其舉而加之弑君之人乎嗚呼吾不惜乎名而惜乎實也霸之於王也猶兄之於父也聞天下之父嘗有曰堯者而曰必堯而後父少不若堯而降爲兄則瞽鯀懼至僕妾焉天下將有降父而至於僕妾者無怪也從章子之說者其弊固至乎此也故曰莫若純乎名純乎名故晉梁之得天下其名曰正統而其弑君之實惟天下後世之所加而吾不爲之齊量焉於是乎晉梁之惡不勝誅於天下實於此反不重乎章子曰堯舜曰帝三代曰王夏曰氏商周曰人古

之人輕重其君有是也以爲其霸統之說夫孰聖人之一端以藉其口夫何說而不可吾亦將曰孔子刪書而虞夏商周皆曰書湯武王伯禽秦穆公皆曰誓以爲吾皆曰正統之說其誰曰不可聖人之於實也不傷其名而後從之帝亦天子也王亦天子也氏亦人也人亦氏也夫何名之傷若章子之所謂霸統者傷乎名而喪乎實者也

理之直者其辭壯尤妙在輕與按正統之號六經孔孟之書無之太史公班氏陳氏未嘗言歐陽子徒據王猛符融之單詞以標此名也重與不若輕與輕與之莫若并其所標之名而去之

此公之微意所以曲全歐陽子者實多然而知此者少矣

大臣論下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為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為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為客小人為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虞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為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偪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

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爲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爲苟不能深交而無爲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爲大臣矣夫

此亦見其一耳熙寧時政恐陸生之計亦窮于無所用

續歐陽子朋黨論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徵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疏小人惟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疏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倖復用惟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殖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爲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爲之掃地世主爲之屏息譬斷蛇不死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非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弑昭哀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凡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者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從夫子則爲門人

之選從季氏則爲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
其高才絕學亦足以爲唐名臣矣昔欒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
奔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
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子之勇也嗚呼宣子蚤從
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愚以謂治道去
泰甚耳苟黜其首惡而貸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所致
憾將爲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爲盜者衣食不足
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爲盜而衣食既足盜豈有不能返農夫市
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

富貴之道使隳其黨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爲所噬也曹參
之治齊曰慎無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知此亦庶幾於善治
矣姦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無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
哉牛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
死此其所以不旋踵罹仇人之禍也姦臣復熾忠義益衰以力取
威勝者果不可耶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爲君子小人之戒

前半寫照君子小人情狀乃化工非畫工也後卽大臣論下意
而申言之然佳處固在前半

屈到嗜芰論

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
芰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
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
去芰安得爲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
爲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況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
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
之斃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冠纓啓手足之末不敢不
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

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
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桓公去三豎夫數君子
之言或主社稷或勤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
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是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爲
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爲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
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惟陋是聞子木其忍爲
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
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
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

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芰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母則爲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簀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爲然是曾元爲孝子而曾子顧禮之末易簀於病革之中爲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含范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爲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爲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疢藥石曰石猶生我疢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疢之美子木之違父命藥石也哉

即去芰一事足見前後文人機鋒相長而國語之旨尤待此論而暢

公蓋畢投荒[illegible]書著文不暇所著顧曰志林學者所稱遊外文字也公遊外文字不知凡幾而載于全集者十三篇今錄十一篇

歐陽子之辨得矣何故不取

論　志林原第五卷

論武王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武王崩祿父與管蔡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爲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弒君至恥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子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將於是乎在其孰敢不嚴而孟軻始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弒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爲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弒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爲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廸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爲二王

大斷案

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孟津而歸紂若不改過則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無主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人所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推論漢末支離牽強）漢末大亂豪傑並起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爲非曹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嘗以文若爲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也（忽收）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則必死之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爲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既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黃鉞斬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王之封武庚蓋亦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俗未盡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孔子繫易有定論矣易嘗幾微不滿于二王哉特以前段巧于附會無中生有以伸其私說而錄之

論養士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俊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

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猶鳥獸之有鷙猛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

凡民之秀傑者皆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為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歎息以俟時也秦之亂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此之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為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

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帝之世法令至密矣然吳王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為爵祿不能盡縻天下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有識之論

論秦

秦始皇十八年取韓，二十二年取魏，二十五年取越取楚，二十六年取燕取齊，初并天下。蘇子曰：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謂巧於取齊而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嗚呼，秦之巧，亦創於智伯而已。魏韓肘足接而智伯死，秦知創智伯而諸侯終不知師魏韓，秦并天下，不亦宜乎。齊湣王死，法章立，君王后佐之，秦猶伐齊也。法章死，王建立六年，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乏食，請粟於齊，而齊不予，秦遂圍邯鄲，幾亡趙。趙雖未亡，而齊之亡形成矣。秦人知之，故不加兵於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章之才而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事秦謹，故不被兵。夫秦欲并天下耳，豈以謹故置齊也哉？吾故曰巧於取齊者，所以大慰齊之心而解三晉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其間取三晉。三晉亡，齊蓋岌岌矣。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三國合，猶足以拒秦。秦大出兵伐楚伐燕，而齊不救，故二國亡而齊亦虜，不閱歲，如晉取虞虢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嗚呼，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萬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具臣，知亡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厭兵空虛之秦，覆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於取楚。然則奈何？曰：古之取國者必有數，如取齧齒也，必以漸，故齒脫而兒不知。今秦易楚，以爲是齧齒也，可拔遂抉其口，一拔而取之，兒必傷，吾指必齧，故秦之不亡，幸也，非數也。吳爲三軍，迭出以肄楚，三年而入郢。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是物也。惟符堅不然，使堅知出此，以百倍之衆，爲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況謝玄牢之之流乎？吾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勝而堅不幸耳。

（二句）（轉）（此論最當）

取楚之拙卽在不忌齊類互妙妙

論魯隱公

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攝也公子翬請殺桓公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而使賊弑公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而果攝也則春秋不書爲公春秋書爲公則隱非攝無疑也蘇子曰非也春秋魯之信史隱攝而桓弑著於史也詳矣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以魯公薨故稱公史有謚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然則隱公之攝也禮歟曰禮也何自聞之曰聞之孔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

於西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世子未生而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以當立者爲攝主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古之人有爲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桓子且死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子請退康子之謂攝主古之道也孔子行之自秦漢以來不修是禮也而以母后攝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使與聞外事且不可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而况可使攝位而臨天下乎女子爲政而國安惟齊之君王后吾宋之曹高向也蓋亦千一矣自東漢馬鄧不能無譏而漢呂后魏胡武靈唐武氏之流蓋不勝其亂王莽楊堅遂因以易姓由是觀之豈若攝主之庶幾乎使母后而可信也則攝主何爲而不可信若均之不可信則攝主取之猶吾先君之子孫也不猶愈於異姓之取哉或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安用攝主曰非此之謂也嗣天子長矣宅憂而未出令則以禮從冢宰若太子未生生而弱未能君也則三代之禮孔子之學决不以天下付異姓其付之攝主也夫豈非禮而周公行之歟故隱公亦攝主也鄭玄儒之陋

者也其傳攝主也曰上卿代君聽政者也使子生而女則上卿豈繼世者乎蘇子曰攝主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習見母后之攝也而以爲當然故吾不可不論以待後世之君子

論攝主而深斥後世母后之攝是有關世教文字

為所出策無以易此

論隱公里克李斯鄭小同王允之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殺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爲不擊則盜且并殺已也。隱公之智。曾不若塗之人。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爲非嫡。與桓均耳。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人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尚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施優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爲世戒。君子之爲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所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卽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旣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爲。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況其所噬齧者歟。鄭小同爲高貴鄉公侍中。嘗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已。遂大吐。衣面皆汚。敦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

信手牽連草蛇灰線

論管仲

鄭太子華言於齊桓公請去三族而以鄭爲內臣公將許之管仲不可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率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公辭子華鄭伯乃受盟蘇子曰大哉管仲之相桓公也辭子華之請而不違曹沫之盟皆盛德之事也齊可以王矣恨其不學道不自誠意正心以刑其國使家有三歸之病而國有六嬖之禍故桓公不王而孔子小之然其予之也亦至矣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

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孟子蓋過矣吾讀春秋以下史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可以爲萬世法又得八人焉皆反是可以爲萬世戒故具論之太公之治齊也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天下誦之齊其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史筮之其奔齊也齊懿氏卜之皆知其當有齊國篡弒之疑蓋萃於敬仲矣然桓公管仲不以是廢之乃欲以爲卿非盛德能如此乎故吾以謂楚成王知晉之必霸而不殺重耳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不殺吳王濞晉武帝聞齊王攸之言而不殺劉元海苻堅信王猛而不殺慕容垂唐明皇用張九齡而不殺安祿山皆盛德之事也而世之論者則以謂此七人者皆失於不殺以啓亂吾以謂不然七人者皆自有以致敗亡非不殺之過也齊景公不繁刑重賦雖有田氏齊不可取楚成王不用子玉雖有晉文公兵不敗漢景帝不害吳太子不用鼂錯雖有吳王濞無自發晉武帝不立孝惠雖有劉元海不能亂苻堅不貪江左雖有慕容垂不敢叛明皇不用李林甫楊國忠雖有安祿山亦何能爲秦之由余漢之金日磾唐之李光弼渾瑊之流皆蕃種也何負於中國哉而獨殺元海祿山乎且夫自今而言之則元海祿山死有餘罪自當時言之則不免爲殺無罪豈有天子殺無罪而不得罪於天下者上失其道塗之人

皆敵國也天下豪傑其可勝旣乎漢景帝以鞅鞅而殺周亞夫曹操以名重而殺孔融晉文帝以臥龍而殺嵇康晉景帝亦以名重而殺夏侯玄宋明帝以族大而殺王彧齊後主以謠言而殺斛律光唐太宗以讖而殺李君羨武后亦以謠言而殺裴炎世皆以爲非也此八人者當時之慮豈非憂國備亂與憂元海祿山者同乎久矣世之以成敗爲是非也故凡嗜殺人者必以鄧侯不殺楚子爲口實以鄧之微無故殺大國之君使楚人舉國而仇之其亡不愈速乎吾以謂爲天下如養生憂國備亂如服藥養生者不過愼起居飲食節聲色而已節愼在未病之前而服藥在已病之後今

吾憂寒疾而先服烏喙憂熱疾而先服甘遂則病未作而藥殺人矣彼八人者皆未病而服藥者也

分幹連枝老氣無敵

論周東遷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髭王之神靈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周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於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於絳於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之時楚大饑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

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爲灰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方彊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彊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彊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於大梁楚昭王畏吳遷於鄀頃襄王畏秦遷於陳考烈王畏秦遷於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刼帝遷於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於豫章亦亡吾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

并南宋百五十年小朝廷侮辱公亦若燭照而數計也異哉或謂勢可以不遷而遷者周平也勢不可不遷而遷者宋高也嗟乎使果不可不遷也當日京師已破宗留守何累表而請還南陽議者李相國何慷慨而拜疏親留守且死大呼渡河而宋非不可不遷章章明矣史載高宗置先生文集于左右披覽循環而于此論若未嘗寓目者又可慨也

排商鞅以擊亥若指謂鞅[illegible]不討有功有其者秩也功在本國非在[illegible]身今[illegible]闕以彼滅唐虞代宗建之諸侯諸侯既滅而秦亦隨之推原本始鞅也無所逃其罪矣公前以富強之功歸之孝公而鞅[illegible]集[illegible]之論

論商鞅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之遊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闇於大道取以爲史吾嘗以爲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此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彊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爲聲色畋游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彊乎秦之所以富彊者孝公敦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之言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名在天下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汙口舌書之則汙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己也夫堯舜禹湯世主

之父師也諫臣弼士世主之藥石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日瞞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有所樂也故爲商鞅弘羊之術者必先鄙堯笑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者專以天下適已而已此世主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有食鍾乳烏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彼之所爲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爲効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公叔座之薦鞅也曰年雖少有奇才願君舉國而聽之介甫治鄞頗可觀然亦智效一官之長耳以一官一職斗筲之長妄欲效奇才之所爲而神宗亦遂致舉國之聽天禍人國吁其奈何且桑弘羊年十三以心計得幸于上若介甫豈獨商君羞與爲伍即弘羊亦不屑也

論封建

秦初并天下承相綰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羣臣皆以爲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供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鬭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蘇子曰聖人不能爲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爲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爲時者也周衰諸侯相并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建侯樹屏至於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強家世卿者以鑒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爲戒也久矣世之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既并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非之漢高又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爲不可世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世特以成敗爲是非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酈生知諸侯之不可復明矣然卒

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其後則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弒其君子弒其父父子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敎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篡弒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絶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故吾以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爲萬世法也

論始皇漢宣李斯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游會稽並海走琅邪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震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彊後唐張承業二人號良善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薰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

公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讀此益信

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就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敝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法令之素行而臣子之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驁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

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至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置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

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東坡先生少時即以論策傾一世及涉世既深更變已議讀書史益精明故志林所載比少作萬萬有加而此篇尤勝

宋蔑忠安人耳不知何以獎借了先生

論項羽范增

漢用陳平計間疏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弒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爲

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弒義帝之兆也其弒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旣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弒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弒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論未確而行文跳脫不肯一字粘著紙上

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二終

東坡先生全集録目次

東坡先生全集録卷三

策問 原第七卷

私試策問第一首

問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其國常至於不可救者何也所憂者非其所以亂與亡而其所以亂與亡者常出於其所不憂也請借漢以言之昔者高帝之世天下既平矣當時之所憂者韓彭英盧而已此四王者皆不能終高帝之世相繼仆滅而不復續及至呂氏之禍則猶異姓也呂氏既已滅矣而吳楚之憂幾至於亡國乃韓彭呂氏之禍惟恐同姓之不蕃熾昌大也然至其爲變則又過於異姓遠矣文景之世以爲諸侯分裂破弱則漢可以百世而無憂至於武帝諸侯之難少衰而匈奴之患方熾則又以爲天下之憂止於此矣及昭宣元成之世諸侯王既已無足憂者而匈奴又破滅臣事於漢然其所以卒至於中絕而不救則其所不慮之王氏也世祖既立上懲韓彭之難中鑒七國之變而下悼王氏之禍於是盡侯諸將而不任以事裁減同姓之封而黜三公之權以爲前世之弊盡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權盛而黨錮之難起士大夫相與搤腕而遊談者以爲天子一日誅宦官而解黨錮則天下猶可以無事於是外召諸將而內脅其君宦官既誅無遺類

而董卓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漢漢之所憂者凡六變而其亂與亡輙出於其所不憂而終不可備由此觀之治亂存亡之勢其皆有以取之歟抑將不可推如江河之徒移其勢自有以相激而不自知歟其亦可以理推力救而莫之爲也今將使事至而應之患至而爲之謀則天下之患不可以勝防而教化不可以勝變矣則亦將朝文而莫質忽寬而驟猛歟意者亦有可以長守而不變雖有小患而不足卹者歟願因論漢而極言其所以然

國學秋試策問第一首

問所貴乎學士大夫者以其通古今而考成敗也昔之人嘗有以是成者我必襲之嘗有以是敗者我必反之如是其可乎昔之爲人君者患不能勤然而或勤以治亦或以亂文王之日昃漢宣之厲精始皇之程書隋文之傳餐其爲勤一也昔之爲人君者患不能斷然而或斷以興亦或以衰晉武之平吳憲宗之征蔡苻堅之南伐宋文之北侵其爲斷一也昔之爲人君者患不信其臣然而或信以安亦或以危秦穆之於孟明漢昭之於霍光燕噲之於子之德宗之於盧杞其爲信一也此三者皆人君之所難有志之士所嘗咨嗟慕望曠世而不獲者也然考此數君者治亂興衰安危之效相反如此豈可不求其故歟夫貪慕其成功而爲之與懲其敗而不爲此二者皆過也學者將何取焉按其已然之迹而詆之也易推其未然之理而辨之也難是以未及見其成功則文王之勤無以異於始皇而方其未敗也苻堅之斷與晉武何辨請舉此數君者得失之源所以相反之故將詳觀焉

援古諷議最傷小人之心

策　原第八卷

策畧一

臣聞有意而言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蓋有以一言而興邦者有三日言而不輟者一言而興邦不以爲少而加之毫毛三日言而不輟不以爲多而損之一辭古之言者盡意而不求於言信已而不役於人三代之衰學校廢缺聖人之道不明而其所以猶賢於後世者士未知有科舉之利故戰國之際其言語文章雖不能盡通於聖人而皆卓然近於可用出於其意之所謂誠然者自漢以來世之儒者忘已以徇人務射策決科

之學其言雖不叛於聖人而皆泛濫於辭章不適於用臣嘗以爲鼂董公孫之流皆有科舉之累故言有浮於其意而意有不盡於其言今陛下承百王之弊立於極文之世而以空言取天下之士繩之以法度考之於有司臣愚不肖誠恐天下之士不獲自盡故嘗深思極慮率其意之所欲言者爲二十五篇曰畧曰別曰斷雖無足取者而臣之區區以爲自始而行之以次至於終篇既明其畧而治其別然後斷之於終庶幾有益於當世

臣聞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爲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爲不少矣然其所以爲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君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

皇常有外憂此臣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切脉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爲者今且有人恍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爲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爲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疎乎方今之勢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鷙淫

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於宴安畏期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于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爲日月其文爲星辰其威爲雷霆其澤爲雨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況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明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效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爲先而後論所以爲立之要云

策畧二

天下無事久矣以天子之仁聖其欲有所立以爲子孫萬世之計至切也特以爲發而不中節則天下或受其病當寧而太息者幾年於此矣蓋自近歲始柄用二三大臣而天下皆洗心滌慮以聽朝廷之所爲然而數年之間卒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此其故何也二虜之大憂未去而天下之治終不可爲也聞之師曰應敵不暇不可以自完自完不暇不可以有所立自古創業之君皆有敵國相持之憂命將出師兵交於外而中不失其所以爲國者故其兵可敗而其國不可動其力可屈而其氣不可奪今天下一家二虜且未動也而吾君吾相終日皇皇焉應接之不暇亦竊爲執事者不取也昔者大臣之議不爲長久之計而用最下之策是以歲出金繒數十百萬以資強虜此其既往之咎不可追之悔也而議者方將深罪當時之失而不求後日之計亦無益矣臣雖不肖竊論當今之弊蓋古之爲國者不患有所費而患費之無名不患費之無名而患事之不立今一歲而費千萬是千萬而已事之不立四海且不可保而奚千萬之足云哉今者二虜不折一矢不遺一鏃走一介之使馳數乘之傳所過騷然居人爲之不寧大抵皆有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以觀吾之所答於是朝廷洶然大

臣會議既而去未數月邊陲且復告至矣由此觀之二虜之使未絶則中國未知息肩之所而況能有所立哉臣故曰二虜之大憂未去則天下之治終不可爲也中書者王政之所由出天子之所與宰相論道經邦而不知其他者也非至逸無以待天下之勞非至靜無以制天下之動是故古之聖人雖有大兵役大興作百官奔走各執其職而中書之務不至於紛紜今者曾不得歲月之暇則夫禮樂刑政教化之源所以使天下回心而嚮道者何時而議也千金之家久而不治使販夫豎子皆得執券以誅其所負苟一朝發憤傾囷倒廩以償之然後更爲之計則一簪之資亦足以富

何遽至於皇皇哉臣嘗讀吳越世家觀勾踐困於會稽之上而行成於吳凡金玉女子所以爲賂者不可勝計既反國而吳之百役無不從者使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春秋貢獻不絶於吳府嘗竊怪其以蠻夷之國承敗亡之後救死扶傷之餘而賂遺費耗則不可勝計如此然卒以滅吳則爲國之患果不在費也彼其內外不相擾是以能有所立使范蠡大夫種二人分國而制之范蠡曰四封之外種不如蠡使蠡主之凡四封之外所以待吳者種不知也四封之內蠡不如種使種主之凡四封之內所以彊國富民者蠡不知也二人者各專其能各致其力是以不勞而滅吳其所以賂遺於吳者甚厚而有節也是以財不匱其所以聽役於吳者甚勞而有時也是以本不搖然後勾踐得以安意肆志焉而吳國固在其指掌中矣今以天下之大而中書常有蠻夷之憂宜其內治有不辦者故臣以爲治天下不若清中書之務中書之務清則天下之事不足辦也今夫天下之財舉歸之司農天下之獄舉歸之廷尉天下之兵舉歸之樞密而宰相特持其大綱聽其治要而責成焉耳夫此三者豈少於蠻夷哉誠以爲不足以累中書也今之所以待二虜者失在於過重古者有行人之官掌四方賓客之政當周之盛時諸侯四朝蠻夷戎狄莫不來享故行人之官治

其登降揖讓之節牲芻委積之數而已至於周衰諸侯爭彊而行人之職爲難且重春秋時秦聘於晉叔向命召行人子員子朱曰朱也當御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秦晉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其後楚伍員奔吳爲吳行人以謀楚而卒以入郢西劉之興有典屬國故賈誼曰陛下試以臣爲屬國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惟上所令今若依倣行人屬國特建一官重任而厚責之使宰相於兩制之中舉其可用者而勿奪其權使大司農以每歲所以餽於二虜者限其常數而豫爲之備其餘者朝廷不與知也凡吾所以遣使於虜與吾

所以館其使者皆得以自擇而其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亦得以自答使其議不及於朝廷而其閒暇則收羅天下之俊才治其戰攻守禦之策兼聽博採以周知敵國之虛實凡事之關於境外者皆以付之如此則天子與宰相特因其能否而定其黜陟其實不亦甚簡歟今自宰相以下百官汎汎焉莫任其職今舉一人而授之使日夜思所以待二虜宜無不濟者然後得以安居靜慮求天下之大計惟所欲爲將無不可者

此策實可施行特難其人耳然仁宗朝如劉原父卽堪任是選而況優於原父者乎

策畧三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事各當其處而不相亂天下之人各安其分而不相躐然後天子得優游無爲而制其上今也不然夷狄抗衡本非中國之大患而每以累朝廷是以徘徊擾攘卒不能有所立今委任而責成使西北不過爲未誅之寇則中國固吾之中國而安有不可爲哉於此之時臣知天下之不足治也請言當今之勢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難明此天下之所以亂也當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某也而天下不治是某不可用也又從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於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從而尤其法法之變未有已也如此則雖至於覆敗死亡相繼而不悟豈足怪哉昔者漢興因秦以爲治刑法峻急禮義消亡天下蕩然恐後世無所執守故賈誼董仲舒咨嗟歎息以立法更制爲事後世見二子之論以爲聖人治天下凡皆如此是以腐儒小生皆欲妄有所變改以惑世主臣竊以爲當今之患雖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於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國家法令凡幾變矣天下之不大治其咎果安在哉曩者大臣之議患天下之士其進不以道而取之不精也故爲之法曰中年而舉取舊數之半而復明經之科患天下之吏無

功而遷取高位而不讓也故爲之法曰當遷者有司以聞而自陳者爲有罪此二者其名甚美而其實非大有益也而議者欲以此等致天下之大治臣竊以爲過矣夫法之於人猶五聲六律之於樂也法之不能無姦猶五聲六律之不能無淫樂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畧而付之於人苟不至於害人而不可彊去者皆不變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已上發明任人之道夫有人而不用與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盡其心其失一也古之興王二人而已湯以伊尹武王以太公皆捐天下以與之而後伊呂得捐其一身以經營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無後患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行其所欲用雖其親愛可也其所欲誅雖其讐隙可也使其心無所顧忌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及至後世之君始用區區之小數以繩天下之豪俊故雖有國士而莫爲之用夫賢人君子之欲有所樹立以著不朽於後世者甚於人君顧恐功未及成而有所奪祇以速天下之亂耳晁錯之事斷可見矣夫奮不顧一時之禍決然徒欲以身試人主之威者亦以其所挾者不甚大也斯固未足與有爲而沉毅果敢之士又必有待而後發苟人主不先自去其不可測而示其可信則彼孰從而發哉慶曆中天子急於求治擢用元老天下日夜望其成功方其深思遠慮而未有所發也雖天子亦遲之至其一

旦發憤條天下之利害百未及一二而舉朝喧譁以至於逐去曾不旋踵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居今之勢而欲納天下於至治非大有所矯拂於世俗不可以有成也何者天下獨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肅苟且偷安而不知長久之計臣以爲宜如諸葛亮之治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心凡此者皆庸人之所大惡而讒人之所由興也是故先主拒關張之間而後孔明得以盡其才苻堅斬樊世逐仇騰黜席寶而後王猛得以畢其功夫天下未嘗無二子之才也而人主思治又如此之勤相須甚急而相合甚難者獨患君不信其臣而臣不測其君而已矣惟天子一日慨然明告執政之臣所以欲爲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內爲之信然後敢有所發於外而不顧不然雖得賢人千萬一日百變法天下益不可治歲復一歲而終無以大慰天下之望豈不亦甚可惜哉

漢唐諸臣務守法而已蕭規曹隨載其清淨民以寧一不聞輕議變也唐初府兵租庸調之制雖武曌不敢更至張說楊炎妄有所易而不勝其弊流毒至今道古者恨之法可輕言變哉此策前半可謂至言當路諸公知此庶宋治可復於漢唐而熙寧之禍不作而惜乎其莫之省也

說喻跌宕正
意更不煩言

策畧四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既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懷直已而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也夫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涌漂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驟驟乎若不足以終日故夫善治水者不惟有難殺之憂而又有易衰之患導之有方決之有漸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於壅閼腐敗而無用嗟夫人知江河之有水患也而以為沼沚之可以無憂是烏知舟楫灌溉之利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

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天下一日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厲而不至於怠廢故其勇者相吞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其生為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下既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徤好名之士而獎用柔懦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無復往時之喜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憤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為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綱紀日壞而不自知此其為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趑趄而已哉聖人則不然當其久安於逸樂也則以術起之使天下之心翹

子瞻所謂前
策一篇歸止
在此而議論
精闢

然常喜於為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夫人君之所恃以為天下者天下皆為而已不為夫使天下皆為而已不為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使之踊躍奔走皆為我役而不自知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為而得則天子誰與共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此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也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為寬深不測之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論舉先賢之言而獵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而已矣夫寬深不測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鎮世俗之躁蓋非以

隔絕上下之情養尊而自安也譽之則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則怒此三代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勸非之不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為不測之量不已過乎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間而可入有間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為之謀才者得為之用後之君子務為無間夫天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為眾人之所能為斯以為中庸矣此孔子孟子之謂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

近於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子惡鄉原之賊夫德也欲得狂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得見欲得狷者而見之曰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今日之患惟不取於狂者狷者皆取於鄉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也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之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狷者而與之然則淬勵天下而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狷者之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

寬深不測之量當日文富諸公俱在瞀議中

調熟濫不可用坡公諸策如此類者多指之不勝指也當由此推之

取譬若孟韓洗盡七國縱橫[illegible]怪之氣

策畧五

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爲太山危而爲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爲苟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爲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爲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

嘗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於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勵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爲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臘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猶以爲未也而五載一巡守朝諸侯於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爲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於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爲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又出而爲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

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爲譏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已去而倀倀焉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布之徒爭馳於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爲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定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於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有握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有嘗試擠掇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疏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爲近憂而常爲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爲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稱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

矣臣愚以爲宜日新盛德以激昂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爲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爲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爲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人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小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游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爲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

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爲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於上而不修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䘏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爲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創業守成之說千古不刊

奮勵氣以談王道

策別課百官一

臣聞爲治有先後有本末嚮之所論者當今之所宜先而爲治之大凡也若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臣請得列而言之蓋其總四其別十七一曰課百官二曰安萬民三曰厚貨財四曰訓兵旅課百官者其別有六一曰厲法禁昔者聖人制爲刑賞知天下之樂乎賞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樂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終朝而賞隨之是以上之爲善者足以知其無有不賞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髮之罪不終朝而罰隨之是以下之爲不善者亦足以知其無有不罰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夫

天下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聖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聖人爲能擊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罰至於措而不用周之衰也商鞅韓非峻刑酷法以督責天下然其所以爲得者用法始於貴戚大臣而後及於疏賤故能以其國霸由此觀之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術也後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猥以舜之用刑之術與商鞅韓非同類而棄之法禁之不行姦宄之不止由此其故也今州縣之吏受賕而鬻獄其罪至於除名而其官不足以贖則至於嬰木索受笞箠此亦天下之至辱也

照服不民之心句

而士大夫或冒行之何者其心有所不服也今夫大吏之爲不善非特簿書米鹽出入之間也其位愈尊則其所害愈大其權愈重則其下愈不敢言幸而有不畏彊禦之士出力而排之又幸而不爲上下之所抑以遂成其罪則其官之所減者至於罰金蓋無幾矣夫過惡暴著於天下而罰不傷其毫毛鹵莽於公卿之間而纖悉於州縣之小吏用法如此宜其天下之不心服也用法而不服其心雖刀鋸斧鉞猶將有所不避而况於木索笞箠哉方今法令至繁觀其所以防姦之具一舉足且入其中而大吏犯之不至於可畏其故何也天下之議者曰古者之制刑不上大夫大臣不可以法加也嗟夫刑不上大夫者豈曰大夫以上有罪而不刑歟古之人君責其公卿大臣至重而待其士庶人至輕也責之至重故其所以約束之者愈寬待之至輕故其所以隄防之者甚密夫所貴乎大臣者惟不待約束而後免於罪戾也是故約束愈寬而大臣益以畏法何者其心以爲人君之不我疑而不忍欺也苟幸不疑而輕犯法則固已不容於誅矣故夫大夫以上有罪不從於訊鞫論報如士庶人之法斯以爲刑不上大夫而已矣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其蒞官臨民苟有罪皆書於其所謂歷者而至於館閣之臣出爲郡縣者則遂能去此眞聖人之意欲有以重責之也奈

不可赦之罪退而自裁宜也但曰有罪何至于此

大臣有

詔曰勿推必其事之至小與可矜恕者而釋之所以存國體也何謬之有

何其與士庶人較罪之輕重而又以其爵減耶夫律有罪而得以首免者所以開盜賊小人自新之塗而今之卿大夫有罪亦得以首免是以盜賊小人待之歟天下惟其無罪也是以罰不可得而加如知其有罪而特免其罰則何以令天下今夫大臣有不法或者既以舉之而詔曰勿推此何爲者也聖人爲天下豈容有此曖昧而不决故曰厲法禁自大臣始則小臣不犯矣

盡取賈長沙之說而反之畢竟未是

策別三

其三曰決壅蔽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苛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爲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脈理相通爲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爲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爲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以無法爲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爲瑕所欲

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爲解故小人以法爲姦今天下所爲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鬻而未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辦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爲煩蓋史之所記麻思還冀州請於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於纖悉莫不皆然苻堅以戎狄之種至爲霸王兵彊國富垂及昇平者猛之所爲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爲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者之多而謁者之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於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之錢幣制於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於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關預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拆贏虛至於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於日出則終日爲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

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於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於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爲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

是亦非托之空言者

策別四

其四曰專任使夫吏之與民猶工人之操器易器而操之其始莫不齟齬而不相得是故雖有長材異能之士朝夕而去則不如庸人之久且便也自漢至今言吏治者皆推孝文之時以爲任人不可以倉卒而責其成效又其三歲一遷吏不可爲長遠之計則其所施設一切出於苟簡此天下之士爭以爲言而臣知其未可以卒行也夫天下之吏惟其病多而未有以處也是以擾擾在此如使五六年或七八年而後遷則將有十年不得調者矣朝廷方將減任子清冗官則其行之當有所待而臣以爲當今之弊有甚不可者夫京兆府天下之所觀望而化王政之所由始也四方之衝兩河之交舟車商賈之所聚金玉錦繡之所積故其民不知有耕稼織紙之勞富貴之所移貨利之所眩故其民不知有恭儉廉退之風以書數爲終身之能以府史賤吏爲鄉黨之榮故其民不知有儒學講習之賢夫是以獄訟繁滋而姦不可止爲治者益以苟且而不暇及於教化四方觀之使風俗日以薄惡未始不由此也今夫爲京兆者戴星而出見燭而入案牘笞箠交乎其前拱手不待命者足相躡乎其庭持詞而來訴者肩相摩乎其門憧憧焉不知其爲誰一訊而去得罪者不知其得罪之由而無罪者亦不知

剔出省吏穢見不久任之大害

其無罪之實如此則刑之不服赦之不悛獄訟之繁未有已也夫大司農者天下之所以贏虛外計之所從受命也其財賦之出入簿書之交錯縱橫變化足以爲姦而不可推究上之人不能盡知而付吏吏分職乎其中者以數十百人其耳目足以及吾之所不及是以能者不過粗知其大綱而不能者惟吏之聽賄賂交乎其門四方之有求者聚乎其家天下之大弊無過此二者臣竊以爲今省府之重其擇人宜精其任人宜久凡今之弊皆不精不久之故何則天下之賢者不可以多得而賢者之中求其治繁者又不可以人人而能也幸而有一人焉又不久而去夫世之君子苟有志於天下而欲爲長遠之計者則其効不可以朝夕見其始若迂闊而其終必將有所可觀今期月不報政則朝廷以爲是無能爲者不待其成而去之而其翕然見稱於人者又以爲有功而擢爲兩府然則是爲省府者能與不能皆不得久也夫以省府之繁終歲不得休息朝廷既以汲汲而去之而其人亦莫不汲汲而求去夫吏胥者皆老於其局長子孫於其中以汲汲求去之人而御長子孫之吏此其相視如客主之勢宜其姦弊不可得而去也省府之位不爲卑矣苟有能者而老於此不爲不用矣古之用人者知其久勞於位則時有以賜予勸奬之以厲其心不問其驟遷以奪

其成効今天下之吏縱未能一槩久而不遷至於省府亦不可以倉卒而去吏知其久居而不去也則其欺詐固已少衰矣而其人亦得深思熟慮周旋於其間不過十年將必有卓然可觀者也

策別六

其六曰無沮善昔者先王之為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心力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棄之人則其為惡也甚毒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畏之設為高位重祿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扳援而來惟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間而非聖人塞其門絕其途也夫然故一介之賤吏閭閻之匹夫莫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休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天下苟有甚惡而不可忍也聖人既已絕之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為既已絕之彼將一旦肆其憤毒以殘害吾民

是故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既已絕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為善無所愛惜而不為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為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為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常之有或出於賈豎賤人甚者至於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為君子者或至於放肆不軌小民之不若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逆定於其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試之効使天下無必得之心亦無必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強於功名而不敢僥倖知其不至於必不可得而可勉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久而不懈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為術歟後之為政者則不然與人以必得而絕人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為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弊莫甚於此今夫制策之及等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間而決取終身之富貴此雖一時之文辭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太遽乎天下有用人而絕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而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為善以自贖而今世之法一陷於罪戾則終身不遷使之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必小人也不幸而陷於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棄府

史賤吏為國者知其不可闕也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出羣之才終亦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求此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於鞭笞戮辱而不足以禁其貪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遂棄則宜有以少假之也入貲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不得遷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遷也則是用之之過而已臣故曰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此三者之謂也

逆定於其始進之時至有明而强自宰相以至九品與未入流

之吏莫不於其始進而限制之資格一定用人之弊漢唐宋元未有也

策別安萬民一

安萬民者其別有六一曰敦教化夫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爲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於爲善而忸怩於不義是故有所不爲夫民知有所不爲則天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祿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饑可寒而不可與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及至秦漢之世其民見利而忘義見危而不能授命法禁之所不及則巧僞變詐無所不爲疾視其長上而幸其災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盜賊則天下枵然無復天子之民矣世之儒者常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敎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射饗之節冠婚喪祭之禮粲然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敎化之道衰而盡廢其具是以若此無恥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以此等敎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效使民好文而益媮飾詐而相高則有之矣此亦儒者之過也臣愚以爲若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敎化而不知名實之所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今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昔武王旣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俊使天

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敎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聳然皆有忠信廉恥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敎之以學校觀之以射饗而謹之以冠婚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諭安行而自得也及至秦漢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至於今千有餘年而民日以貪冒嗜利而無恥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禮所謂名者而繩之彼見其登降揖讓盤辟俯僂之容則掩口而竊笑聞鐘鼓管磬希夷嘽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遷善遠罪不已難乎臣愚以爲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居

暗用管子犯訓民事

宋人無信不但施之鄰國對百姓亦然

於安民不知義則不可與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急則叛其君此敎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變者幸也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則莫若務去其貪往者河西用兵而家人子弟皆籍以爲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久役者如是當復闕業少焉皆刺其額無一人得免自寶元以來諸道以兵興爲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爲除去夫如是將何以禁小民之詐欺哉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爲其恃於四海之富而不爭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惟貪之知今雞鳴而起百

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吭拊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設官者求以勝民賦斂有常限而以先期爲賢出納有常數而以羨息爲能天地之間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禁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故民日趨於貪臣愚以爲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當有所不取以敎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

諸策中最醇正之篇

策別五

其五曰教戰守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
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爲之計其後
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
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
耳目習於鍾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
而不懾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
之議以去兵爲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
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
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
之樂酣豢於游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眊痿蹶而不復
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爲囚虜
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
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
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勞苦而未嘗告疾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
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
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
爲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

以治天下妙

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
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
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強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
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
論戰鬭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
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爲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
養之太過歟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
以爲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之虜者歲以
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
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
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
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爲患必有所不
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
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
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之郡府如古都
試之法有勝負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
爲無故而動民又撓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爲此所以安民
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

而動民雖有小恐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爲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已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策別六

其六曰去姦民自昔天下之亂必生於治平之日休養生息而姦民得容於其間蓄而不發以待天下之釁至於時有所激勢有所乘則潰裂四出不終朝而毒流於天下聖人知其然是故嚴法禁督官吏以司察天下之姦民而去之夫大亂之本必起於小姦惟其小而不足畏是故其發也常至於亂天下今夫世人之所憂以爲可畏者必曰豪俠大盜此不知變者之說也天下無小姦則豪俠大盜無以爲資且以治平無事之時雖欲爲大盜將安所容其身而其殘忍貪暴之心無所發洩則亦時出爲盜賊聚爲博奕羣

飲於市肆而叫號於郊野小者呼雞逐狗大者椎牛發冢無所不至捐父母棄妻孥而相與嬉遊凡此者舉非小盜也天下有釁鉏耰棘矜相率而剽奪者皆鄉之小盜也昔三代之聖王果斷而不疑誅除擊去無有遺類所以擁護良民而使安其居及至後世刑法日以深嚴而去姦之法乃不及於三代何者待其敗露自入於刑而後去也夫爲惡而不入於刑者固已衆矣有終身爲不義而其罪不可指名以附於法者有巧爲規避持吏短長而不可詰者又有因緣幸會而免者如必待其自入於刑則其所去者蓋無幾耳昔周之制民有罪惡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

石重罪役之朞以次輕之其下罪三月役使州里任之然後宥而舍之其化之不從威之不格患苦其鄉之民而未入於五刑者謂之罷民凡罷民不使冠帶而加明刑任之以事而不齒於鄉黨由是觀之則周之盛時日夜整齊其人民而鋤去其不善譬如獵人終日馳驅踐蹂於草茅之中搜求伏兔而搏之不待其自投於網羅而後取也夫然故小惡不容於鄉大惡不容於國禮樂之所以易化而法禁之所以易行者由此之故也今天下久安天子以仁恕爲心而士大夫一切以寛厚爲稱上意而懦夫庸人又有所僥倖務出罪人外以邀雪冤之賞而内以待陰德之報臣是以知天下頗有不誅之姦將爲子孫憂宜明敕天下之吏使以歳時糾察凶民而徙其尤無良者不必待其自入於刑而問則命使出按郡縣有子不孝有弟不悌好訟而數犯法者皆誅無赦誅一鄉之姦則一鄉之人悦誅一國之姦則一國之人悦要以誅寡而悦衆則雖堯舜亦如此而已矣天下有三患而蠻夷之憂不與焉有内大臣之變有外諸侯之叛有匹夫羣起之禍此三者其勢常相持内大臣有權則外諸侯不叛外諸侯強則匹夫羣起之禍不作今者内無權臣外無強諸侯而萬世之後其或可憂者姦民也臣故曰去姦民以爲安民之終云

一縣令賢且才則一縣之姦去矣一郡守賢且才則一郡之姦去矣去姦尤在擇吏哉

策別厚貨財一

厚貨財者其別有二一曰省費用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取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已就人則易為功仰人以援已則難為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為易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為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為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盍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饑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為病何以異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荆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潞其費用之衆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惴惴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為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畜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畜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若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為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為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榷酒有課茶有筭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武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思則以為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為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

不敢去。三歲而郊，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於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老佛之宮而爲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巨萬計，此何爲者也。天下之吏，爲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爲患，不使濵河州郡之吏，親行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顧爲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兵之衆，其爲費豈可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爲之廐長，廐長立而馬益癯。今爲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爲不多矣。臣以爲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

三計之說不朽

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三終

宋蘇東坡先生全集錄目次

策 原第九卷

策原第九卷

策別二

其二曰定軍制自三代之衰井田廢兵農異處兵不得休而爲民民不得息肩而無事於兵者千有餘年而未有如今日之極者也三代之制不可復追矣至於漢唐猶有可得而言者夫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明切）其勢然也今夫有百頃之閑田則足以牧馬千駟而不知其費聚千駟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易曉也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爲兵也不知農夫

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於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於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谷不惟以自贍養而又有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京畿三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於吳蜀

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於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歛之厚至於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苦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其大之三弊其無）之兵聚於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指世故縣其源流本末而極言之）戍於郡縣者昔建國之初所在分裂擁兵而不服太祖太宗躬擐甲冑力戰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基餘孽猶有存者上之人見天下之難合而恐其復發也於是出禁兵以戍之大自藩府而小至於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此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爲守也而可以長久而不變乎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

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纍纍雖不過數百爲輩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且今天下未嘗有戰鬬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爲休息閒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爲爲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欲羣起而譟呼此何爲者也天下一家且數十百年矣民之戴君至於海隅無以異於畿甸亦不必舉疑四方之兵而專信禁兵也曩者蜀之有妖賊與近歲貝州之亂未必非禁兵致之臣愚以爲郡縣之土兵可以漸

訓而陰奪其權則禁兵可以漸省而無用天下武健豈有常所哉
山川之所習風氣之所咻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戰國嘗用之矣蜀
人之怯懦吳人之短小皆嘗以抗衡於上國夫安得禁兵而用之
今之土兵所以鈍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見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
異等是以自棄於賤隸役夫之間而將吏亦莫之訓也苟禁兵漸
省而以其資糧益優郡縣之土兵則彼固以歡欣踴躍出於意外
戴上之恩而願效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耶夫土兵日以多禁兵
日以少天子扈從捍城之外無所復用如此則內無屯聚仰給之
費而外無遷徙供億之勞費之省者又已過半矣

安民則有教戰守之策省費則有定軍制之策深識遠慮信王

佐才

策別訓兵旅一

訓兵旅者其別有三一曰蓄材用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
士卒寡少而不足使歟器械鈍弊而不足用歟抑爲城郭不足守
歟廩食不足給歟此數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則是無材用
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
威見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於鰍蚖之所蟠牂豚之所牧
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於外者不可欺也天
下之大不可謂無人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才然以區區
之二虜舉数州之衆以臨中國抗天子之威犯天下之怒而其氣

未嘗少衰其詞未嘗少挫則是其心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
則臣死今朝廷之上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嘗有拒絶之義非
不欲絶也而未有以待之則是朝廷無所恃也緣邊之民西顧而
戰慄牧馬之士不敢彎弓而北嚮吏士未戰而先期於敗則是民
輕其上也外之蠻夷無所畏內之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
此猶足以爲有人乎天下未嘗無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
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
二者相爲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然奔走從事於
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肖者無以欺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

不先其名而惟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旦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嚮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而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爲未必然而棄之則是其必然者終不可得而見也往者西師之興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興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舉購方畧收勇悍之士而開猖狂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強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囂然莫不自

以爲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於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舉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爲武舉方畧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旣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賈觀之以爲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

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眞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畧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強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也

急而求之稍緩輒廢者古今通患趙宋尤甚耳此策妙於形容而治兵一議尤善

策別二

其二曰練軍實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爲閒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師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赴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蓋春秋之時諸侯相并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鄢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游卒斂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於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爲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爲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民而爲兵其妻子屋廬既已託於營伍之中其姓名既已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爲商居不得爲農而仰食於官至於衰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廩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間勇銳強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於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

既是壯者又有兇前攜持以訓練之人人精兵固當皆敗

年則是五年爲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棄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耶其弊皆起於分民而爲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屠於數千之兵者其良將善用不過以爲餌委之啖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役舉籍平民以爲兵繼以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次及近歲青齊之饑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爲兵者日以益衆舉籍而按之近世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爲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臣以謂五十已上願復而爲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爲兵者皆三十已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爲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爲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爲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身坐食之費而爲重募則應者必衆如此縣官長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爲平民則自愛其

是佛地位中人語

較周密

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叫呼無賴以自棄於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而民常怯盜賊攻之而不能禦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爲兵兵得復還而爲民則天下之知兵者衆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然猶有言者將以爲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舉軍而並去之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去老弱之兵則敵不得而多殺而養兵之費亦省軍之善經也

情理之至

策別三

其三曰倡勇敢臣聞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梃與楹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卻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此然閭閻之小民爭鬬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而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搏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

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决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為倡故凡緩急而肯為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於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

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萬死之地是故其將降其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為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為己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為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為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畧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

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心腹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艱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為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為之倡哉

曹劌曰夫戰勇氣也用其翻然勃然眞得一鼓作氣之奧

存亡之變洞若觀火[illegible]乎

策斷上

二虜為中國患至深遠也天下謀臣猛將豪傑之士欲有所逞於西北者久矣聞之兵法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嚮者臣愚以為西北雖有可勝之形而中國未有不可勝之備故竊嘗以為可特設一官使獨任其責而執政之臣得以專治內事苟天下之弊莫不盡去紀綱修明食足而兵強百姓樂業知愛其君卓然有不可勝之備如此則臣固將備論而極言之夫天下將興其積必有源天下將亡其發必有門聖人者惟知其門而塞之古之亡天下者四而天子無道不與焉蓋有以諸侯強偪而至於亡者周唐是也有以匹夫橫行而至於亡者秦是也有以大臣執權而至於亡者漢魏是也有以蠻夷內侵而至於亡者二晉是也司馬氏石氏使此七代之君皆能逆知其所由亡之門而塞之則至於今可以不廢惟其諱亡而不為之備或備之而不得其門故禍發而不救夫天子之勢蟠於天下而結於民心者甚厚故其亡也必有大隙焉而日潰之其窺之甚難其取之甚密曠日持久然後可得而間蓋非有一日卒然不救之患也是故聖人必於其全盛之時而塞其所由亡之門蓋臣以為當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狄而內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狄不足以為中國之大憂而其動也有以召內之禍內之民執其存亡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也必將待外之變先之以戎狄而繼之以吾民臣之所謂可畏者在此而已昔者敵國之患起於多求而不供供者有倦而求者無厭以有倦待無厭而能久安於無事天下未嘗有也故夫二虜之患特有遠近耳而要以必至於戰敢問今之所以戰者何也其無乃出於倉卒而備於一時乎且夫兵不素定而出於一時當其危疑擾攘之間而吾不能自必則權在敵國權在敵國則吾欲戰不能欲休不可進不能戰而退不能休則其計將出於求和求和而自我則其所以為媾者必重軍旅之後而繼之以重媾則國用不足國用不足則加賦於民加賦而不已則凡暴取豪奪之法不得不施於今之世矣天下一動變生無方國之大憂將必在此蓋嘗聞之用兵有權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國無小大兵無強弱有小國弱兵而見畏於天下者權在焉耳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奮擲於山林此其故何也權在人也我欲則戰不欲則守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用此矣開關出兵以攻諸侯則諸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諸侯割地而求和於秦秦人未嘗急於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嘗欲和而秦嘗欲戰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強於天下之諸

廢興相循非一代之變則公之議亦非宋一代之藥也直筍號以為經議而預之庶有當乎

徹底[illegible]

侯秦惟能自必而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變而卒歸於秦諸侯之利固在從也朝聞陳軫之說而合爲從暮聞張儀之計而散爲橫秦則不然橫人之欲爲橫從人之欲爲從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權之在秦不亦宜乎嚮者寶元慶曆之間河西之役可以見矣其始也不得已而後戰其終也逆探其意而與之和又從而厚餽之惟恐其一日復戰也如此則賊常欲戰而我常欲和賊非能常戰也特持其欲戰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勢屢用而屢得志是以中國之大而權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則莫若使權在中國欲權之在中國則莫若先發而後罷示之以不憚

形之以好戰而後天下之權有所歸矣今夫庸人之論則曰勿爲禍始古之英雄之君豈其樂禍而好殺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當時羣臣不能深明其意以爲敵國無釁而我則發之夫爲國者使人備己則權在我而使己備人則權在人當太宗之時四夷狼顧以備中國故中國之權重苟不先之則彼或以執其權矣而我又鰓鰓焉惡戰而樂罷使敵國知吾之所忌而以是取必於吾如此則雖有天下吾安得而爲之唐之衰也惟其厭兵而畏戰一有敗衄則兢兢焉縮首而去之是故姦臣執其權以要天子及至憲宗奮而不顧雖小挫而不爲之沮當此之時天下之權在於朝廷伐之則足以爲威舍之則足以爲恩臣故曰先發而後罷則權在我矣

述往事詔來者此策與天地相終可也後半料揣敵情亦是西漢初年文字

策斷中

臣聞用兵有可以逆爲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以謀夕者攻守之方戰鬭之術一日百變猶以爲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謀夕者也古之欲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計勾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高祖之取項籍皆得其至計而固執之是故有利有不利有進有退百變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勾踐之取吳是驕之而已秦之取諸侯是散其從而已高祖之取項籍是間疎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計不可易者雖百年可知也今天下晏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爲必至於戰則其攻守之方戰鬭之術固未可以豫論而

臆斷也然至於用兵之大計所以固執而不變者臣請得以豫言之夫西戎北胡皆爲中國之患而西戎之患小北胡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二者皆所以爲憂而臣以爲兵之所加宜先於西故先論所以制御西戎之大畧今夫鄒與魯戰則天下莫不以爲魯勝大小之勢異也然而勢有所激則大者失其所以爲大而小者忘其所以爲小故有以鄒勝魯者矣夫大有所短小有所長地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小國聚而大國分則強弱之勢將有所反大國之人譬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無所恃則致死而不顧是以小國常勇而大國常怯恃大而不戒則輕戰而屢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歡欣相得之際也國大則君尊而上下不交將軍貴而吏士不親法令繁而民無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國之民截然其若一家也有憂則相卹有急則相赴凡此數者是小國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也大國而不用其所長使小國常出於其所短雖百戰而百屈豈足怪哉且夫大國則固有所長矣長於戰而不長於守夫守者出於不足而已譬之於物大而不用則易以腐敗故凡擊搏進取所以用大也孫武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

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自敵以上者未嘗有不戰也自敵以上而不戰則是以有餘而用不足之計固已失其所長矣凡大國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數出而彼不能應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財以罔市利而販夫小民終莫能與之競者非智不若其財少也是故販夫小民雖有桀黠之才過人之智而其勢不得不折而入於千金之家何則其所長者不可以與較也西戎之於中國可謂小國矣嚮者惟不用其所長是以聚兵連年而終莫能服今欲用吾之所長則莫若數出數出莫若分兵臣之所謂分兵者非分屯之謂也分其居者與行者而已今河

西之戍卒惟患其多而莫之適用故其便莫若分兵使其十一而行則一歲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則一歲可以五出十一而十出十二而五出則是一人而歲一出也吾一歲而一出彼一歲而十被兵焉則衆寡之不侔勞逸之不敵亦已明矣夫用兵必出於敵人之所不能我大而敵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吳之所以肄楚而隋之所以狃陳歟夫御戎之術不可以逆知其詳而其大畧臣未見有過此者也

法本知武子之三駕而子胥隋文因之然非弱宋所能用也人情五出而一敗則懲十出而再敗則將士聞戰鼓慄縮以軍法

則潰而逃其上矣此等僅可托之空言

御試制科策一道

策問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理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於茲三紀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盭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撤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敘法寬濫吏不知懼纍繫者衆愁歎者多仍歲以來

災異數見六月壬子日食於朔淫雨過節煖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救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京師諸夏之根本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摘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推尋前世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豳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

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子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後害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間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及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疏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爲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爲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海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陛下也所爲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爲真足以有感於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爲是名也臣敢不爲是實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爲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爲陛下即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僞不爲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爲志勤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爲然也夫志有不勤而道無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粲然無不畢舉又安以訪臣爲哉今也猶以道遠爲歎則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器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怠邪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無爲邪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歎由陛下之不勤者誠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強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爲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爲聳動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與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

次顯等召而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雞鳴而起曰吾今日爲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爲某事其事果濟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違於心屏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惟制策有夙興夜寐於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盭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撤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讓之節此所以訟

御臣之術策問外別出己意是大議論

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寬濫吏不知懼累繫者衆愁歎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數十條者臣皆能爲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爲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與今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爲已憂者則是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既用也則不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與問答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與問答

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默而聽其所爲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辨是矣乎度能辨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己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度其能忘己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之既已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己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衆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陛下又爲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謗也是不能辨其事

而以其患遺後人也陛下奈何聽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闕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盭乎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荊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

野亦未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而饑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者世以爲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羣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犫從饑寒之民則無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撤者有安之名而無安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爲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爲笑臣請畧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爲之障也朝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爲絕域異方曾不敢近而況於取之乎然臣以爲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強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

抗吾中國吾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㾜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緣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爲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緣邊之民盡爲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

暇而又何撤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爲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得已而不已之後宮後宮之費不下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爲費豈可勝計哉今不務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爲敗也官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爲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畧分其郡

縣不以遠近爲差而以難易爲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才者常爲其難而不才者常爲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而爲此者固有待也使審官吏部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爲職司者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閒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興而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爲庠序者禮樂既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所以爲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無訟而措刑者是郤行而求前也

夫上之所嚮者下之所趨也而況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況從而罰之乎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敎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爲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敎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防未至於繁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爲市也叙法不爲寬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累繫者衆愁歎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食於朔淫雨過節煖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儒牽合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行志以爲

對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陽氣不能履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爲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之有強弱也今有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其不疾者必其強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強弱異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日而後爲食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陛下勿以其未食也爲無災而其既食而復也爲免咎臣以爲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爲陰盛臣請得以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爲噓噓之氣溫然而爲濕陰動而內其於人也爲噏

出漢人言災異[illegible]之上

噏之氣冷然而爲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也故春夏者其一噓也秋冬者其一噏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爲淫雨大水猶人之噓而不能吸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爲咻呴溫煖之政萬事惰壞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噓而不能噏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復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救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

報重其考於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六沴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爲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爲一者也是故有眊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疎也呂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爲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禜社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由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

之月而後伐鼓救變如左氏之說乎盛夏報囚先儒固已論之以爲仲尼誅齊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也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之根本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陛下身率之耳後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紈爲羞大臣有脫粟之飾則四方以膏粱爲汙雖無禁令又何憂乎伏惟制策有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擿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爲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內所以爲京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爲擿姦也如使不撓獄市而害其爲擿姦則夫曹參者是爲逋逃主也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深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竊以爲不然孝文之所以爲得者是儒術畧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用儒之未純也而其所以爲失者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於興禮樂係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畧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三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不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畧此豈儒者教之今夫

有國者徒知狥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殖而以爲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爲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宴安徹去禁防而爲天寶之亂也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幽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竊聞幽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爲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於幽獨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爲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大小也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爲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贏虛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參佐既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鎛皆以剝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賢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爲賤臣不當議令臣嘗以爲有宰相之風矣伏惟制策

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重失於重此制錢貨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玉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爲國均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爲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畧如此而於其末復策之曰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陛下之聖意以爲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槩問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而無悼後害臣是以敢復進其猖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進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爲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內也爲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爲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難入以爲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器不由方貢而入於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惟陛下寬其萬死幸甚幸甚謹對

此所謂無不問之策也才大於山學富於海其占久虛之等也固宜

擬進士對御試策 并引狀問

右臣准宣命差赴集英殿編排舉人試卷竊見陛下始革舊制以策試多士厭聞詩賦無益之語將求山林朴直之論聖聽廣大中外歡喜而所試舉人不能推原上意皆以得失爲慮不敢指陳闕政而阿諛順旨者又卒據上第陛下之所以求於人至深切矣而下之報上者如此臣竊深悲之夫科場之文風俗所繫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爲法所棄者天下莫不以爲戒昔祖宗之朝崇尚辭律則詩賦之工曲盡其巧自嘉祐以來以古文爲貴則策論盛行於世而詩賦幾至於熄何者利之所在人無不化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諂諛得之天下觀望誰敢不然臣恐自今以往相師成風雖直言之科亦無敢以直言進者風俗一變不可復返正人衰微則國隨之非復詩賦策論迭興迭廢之比也是以不勝憤懣退而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學術淺陋不能盡知當世之切務直載所聞上將以推廣聖言庶有補於萬一下將以開示四方使知陛下本不諱惡切直之言風俗雖壞猶可以少救其所撰策謹繕寫投進干冒天威臣無任戰恐待罪之至

問朕德不類託於士民之上所與待天下之治者惟萬方黎獻之求詳延於廷諏以世務豈特考子大夫之所學且以博朕之所聞蓋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無不得其性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子大夫以謂何施而可以臻此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子大夫之所宜知也生民以來所謂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朕將親覽焉

對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陛下有以受之歟禮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願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恐陛下先入之言已實其中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已動其欲則雖有皐陶益稷之謀亦無自入矣而況於疏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以招過觸諱以忘軀則非臣之所恤也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臣以爲陛下未知此也是以顛倒失序如此苟誠知之曷不尊其所聞而行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王人人而督責之萬事之所以得

其序者豈聖王事事而整齊之哉亦因能以任職因職以任事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政之意邊鄙大慮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之萬事可謂失其序矣然此猶其小者其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昔邴吉爲丞相蕭望之爲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咎在臣等而宣帝以爲意輕丞相終

身薄之今政事堂忿爭相詬流傳都邑以爲口實使天下何觀焉故臣願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事之序以次而得矣聖策曰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陛下之及此言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爲之未服而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爲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古之人所以鼓舞天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今爲政不務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賞罰之威劫而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鈌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強弱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

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農民取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何怪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夫陛下苟誠心乎爲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心乎爲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服且事有決不可欺者吏受賕枉法人必謂之贓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爲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爲惡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爲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爲利陛下以爲義天下以爲害陛下以爲仁天下以爲貪陛下以爲廉不勝其紛紜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萬

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爲文書以曉告四方之人四方之人豈如嬰兒鳥獸而可以美言小數眩之哉且夫未成而爲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爲未服而革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爲墜傷則終身徒行何者愼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必然也陛下若出於愼重則屢作屢成不惟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於輕發則每舉每敗不惟人不信陛下亦自不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注其志豈淺也哉而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文宗亦非有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愼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發者始若勇終必怯廼者橫山之人未嘗一日而

忠惻淋漓

志漢雖五尺之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曆以來莫之敢發者誠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計其後而遽發之一發不中則內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困於飛輓者三年而未已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爲之歟爲之固不可敢復言之歟由此觀之則橫山之功是欲速而壞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卒然輕發又甚於前日矣雖陛下不卹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必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患在於樂因循而重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天錫勇智此萬世一時也而羣臣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朴譬如乘輕車馭

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聖策曰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莫不各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也何足以累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己無爲而物莫不盡其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卿相不屑爲之而況於陛下乎聖策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兔首瓠葉可以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備非貧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調則

士豫附劉向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返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之不能勝衆也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衆言不過斥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必不忍行亡秦偶語之禁起東漢黨錮之獄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攻愈甚於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廣樂豈不疎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羣臣誤陛下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荀卿荀卿喜爲異論至以人性爲惡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而說者又以爲書稱唐虞之隆刑故

安石平時之言拉入并辨

無小而周之盛時羣飲者殺臣請有以詰之夏禹之時大辟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治而禹亂耶秦爲法及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未治使一日治安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其不叛也徒聞其語而懼者已衆矣臣不意異端邪說惑誤陛下至於如此且夫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於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哉所以誅羣飲者意其非獨羣飲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於此

此段其伏於言日上平者而攻伐之良醫也

而謂周公行之歟。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捄之之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本與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擇焉。方今捄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於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強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效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於知人之明也。古之爲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剖胸決脾。洗濯胃腎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脈而欲試華佗之方。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房琯之稱劉秩。關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爲笑矣。陛下觀今之大臣。爲知人歟。爲不知人歟。乃者擢用衆才。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蓋以爲其人可與勠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蝟毛而起。陛

不知人是本病三言其表病也

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也亦審矣。幸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潰亂聖聽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動。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解體。不可復知。則無乃誤社稷歟。華佗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蕭何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聖策曰。生民以來。稱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然要其所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臣以爲此不可勝言也。其施設之方。各隨其時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天必從衆必法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稽於衆。舍己從人。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詩書所稱。大畧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畏。衆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苻堅用王猛而樊世仇騰席寶不悅。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倫不信。凡今之人。欲陛下違衆而自用者。必以此藉口。而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於此等歟。臣願考二人之所行而求之於今。王猛豈嘗設官而牟利。魏鄭公豈嘗貸錢而取息歟。且其不悅者不過數人。固不害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

古語曰百人之聚未有不公而况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問臣不知所税駕矣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區區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謹昧死上對

一疏不入至再再疏不入至借答策為諫書有臣如此忍負之耶而不一省者何耶可歎

東坡先生全集錄卷四 終

宋蘇東坡先生全集錄目次

目畢

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五

序 原第十卷

范文正公文集序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殁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

得其爲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于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藳見屬爲敘又十三年乃克爲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敘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爲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托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畧皆素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爲將擢爲執政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爲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

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十一日

歷叙因緣慕望處情文並妙雙收謹嚴尤與范公切合

六一居士集序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士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鼂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眞識者憂之賴天子

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此序亦可弁冕歐陽子之書

記原第十一卷

李太白碑陰記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士以氣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靴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

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為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辯

辯得是

喜雨亭記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余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為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抃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

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荐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繄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淺製耳然數百年家弦戶誦文字不可不存

放鶴亭記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莫則傃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揖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蓋其為物清遠閒放超然於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眞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閒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為害而況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為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宛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

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畱元豐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記

清音幽韻序亦不煩

石氏畫苑記

石康伯字幼安蜀之君山人故紫薇舍人昌言之幼子也舉進士不第即棄去當以蔭得官亦不就讀書作詩以自娛而已不求人知獨好法書名畫古器異物遇有所見脫衣輟食求之不問有無居京師四十年出入閭巷未嘗騎馬在稠人中耳目謖謖然專求其所好長七尺鬚而黑如世所畫道人劍客而徒步塵埃中若有所營不知者以為異人也又善滑稽巧發微中旁人抵掌絕倒而幼安淡然不變色與人遊知其急難甚於為己有客於京師而病者輒舁置其家親飲食之死則棺斂之無難色凡識幼安者皆知其如此而余獨深知之幼安識慮甚遠獨口不言耳今年六十二狀貌如四十許人鬚三尺郁然無一莖白者此豈徒然者哉為亳州職官與富鄭公俱得罪者其子夷庚也其家書畫數百軸取其毫末雜碎者以冊編之謂之石氏畫苑幼安與文與可遊如兄弟故得其畫為多而余亦善畫古木叢竹因以遺之使置之苑中子（通人之）由嘗言所貴於畫者為其似也似猶可貴況其真者吾行都邑田野所見人物皆吾畫筍也所不見者獨鬼神耳當賴畫而識然人亦何用見鬼此言真有理今幼安好畫乃其一病無足錄者獨著其為人之大畧云爾元豐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於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技進乎道矣）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為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為有道者則非耶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為韈士大夫傳之以為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為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韈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畧曰擬將一段鵝谿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答其詩曰世間亦有

千尋竹月落空庭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篔簹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此句剪截勇過老贊）篔簹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篔簹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濵千畝在胸中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訒嘲游戲皆可書而誦之此記其一班也須知此出天才尤不易學學之輙便俗村鄙令人欲嘔矣明袁中郎諸人制作何如不若且放讓坡老獨步

石鍾山記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鍾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鍾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鍾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鍾鳴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鍾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呑吐有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鏜鞳者魏獻子之歌鍾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

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絶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彭蠡有靈致公夜泊絶壁爲名山吐氣○碑記非公所長公辭碑版而集中載記至于兩卷之多此非公意亦收拾公文者求多不求精也余所錄共六首

傳 原第十三卷

方山子傳

方山子光黄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遯於光黄間曰岐亭菴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黄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荅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

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時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黄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摸韓

表忠觀碑 並錄全疏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

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釃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於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脩理其父子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脩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於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巋焉新宮匪私於錢惟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刻畫表忠二字用意深者其詞必高固當求之扶風以上

淮陰侯廟碑

應龍之所以為神者以其善變化而能屈伸也夏則天飛效其靈也冬則泥蟠避其害也當嬴氏刑慘網密毒流海內銷鋒鏑誅豪俊將軍乃辱身汙節避世用晦志在鵲起豹變食全楚之租故受饋於漂母抱王霸之畧蓄英雄之壯圖志輕六合氣蓋萬夫故忍恥跨下洎乎山鬼反璧天亡秦族遇知己之英主陳不世之奇策崛起蜀漢席捲關輔戰必勝攻必尅掃強楚滅暴秦平齊七十城破趙二十萬乞食受辱惡足累大丈夫之功名哉然使水行未殞火流猶潛將軍則與草木同朽麋鹿俱死安能持太阿之柄雲飛龍驤起徒步而取侯王噫自古英偉之士不遇機會委身草澤名堙滅而無稱者可勝道哉乃碑而銘之銘曰

書軌新邦英雄舊里海霧朝翻山烟暮起宅臨舊楚廟枕清淮枯松折柄廢井荒臺我停單車思人望古淮陰少年有目無睹不知將軍用之如虎

感慨

說矣其身朝廷之上知自道耳

潮州韓文公廟碑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傳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

昔韓公自知制誥後功成名立志得道行雖以諫佛骨未貶而貴戚大臣維持調護及謝表朝以入愁祭之以情移哀而復能仕遂沃矣此碑終是借酒杯澆塊壘未爲確論也

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朞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於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犦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歌詞悲壯競爽韓詩

司馬溫公神道碑

上即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敘民安其生風俗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為忠厚人人自重恥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為寇上命諸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鬼章青宜結闕下夏人十數萬寇涇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兀征聲延以其族萬人來降黃河始決曹村既築靈平復決小吳橫流五年朔方騷然而今歲之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臣軾上與太皇太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且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眇然如顏子之

在陋巷累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其害己仇而疾之者莫不斂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慎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絕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公擎跽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而遼人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葬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炷薌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咸

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達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況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曆間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

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曾祖妣薛氏祖妣皇甫氏妣聶氏皆封溫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爲後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宗皇帝爲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勇爲民患及內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死又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下韙之事神宗皇帝爲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爲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爲萬世法及王安石爲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以身

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爲重帝以公爲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爲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即位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爲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拜左僕射公首更詔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之凜凜乎嚮至治矣而公臥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於位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

視朝贈太師溫國公襚以一品禮服謚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爲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奉郎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於陝之夏縣涑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嘗爲公行狀而端明殿學士范鎮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細詳矣）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槩議者徒見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於卿大夫相與爲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同已則親之異已則疎之未

有咎過而喜受誨而不怒者也而况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爲左右輔弼之臣至爲敘其所著書讀之於邇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旣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先帝爲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遺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射乃出勣於疊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先帝而紹宗與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爲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亡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孫專享得賢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旣書其事乃拜稽首而作詩曰

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如堯之初神母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民自擇相我與授之其相惟何太師溫公公來自西一馬二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二聖忘已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旣相司馬爾賈於塗我耕於野士曰時哉旣用君實我後子先時

不可失公如麟鳳不驁不搏羽毛畢朝雄狡率服爲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知公于異識公于微匪公之思神考是懷天子萬年四夷來同薦于清廟神考之功

史筆非公所長此碑猶覺清省故于諸碑志中特錄此一首

三槐堂銘 并敘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蹠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閲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

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眞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脩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券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眞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畧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旣相眞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可以明天人之際

贊 原第二十一卷

延州來季子贊并序

魯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延州來季子其少子也以讓國聞於諸侯則非童子矣至哀公十年冬楚令尹子期伐陳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時去壽夢卒蓋七十七年矣而能千里將兵季子何其壽而康也然其卒不書於春秋哀公之元年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句踐使大夫種因太宰嚭以行成於吳吳王許之子胥諫不聽則吳之亡形成矣季子觀樂於魯知列國之廢興於百年之

前方其救陳也去吳之亡十三年耳而謂季子不知可乎闔廬之自立也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是季子聽信於吳人而言行於其國也且帥師救陳不戰而去之以爲敵國名則季子之於吳蓋亦少專矣救陳之明年而子胥死季子知國之必亡而終無一言於夫差知言之無益也夫子胥以闔廬霸而夫差殺之如皂隸豈獨難於季子乎烏乎悲夫吾是以知夫差之不道至於使季子不敢言也蘇子曰延州來季子張子房皆不死者也江左諸人好談子房季札之賢有以也夫此可與知者論難與俗人言也作延州來季子子房贊曰

泰伯之德鍾於先生棄國如遺委蛻而行坐閱春秋幾五之二古之眞人有化無死

似有所諷

郭忠恕畫贊 并敘

右張夢得所藏郭忠恕畫山水屋木一幅忠恕字恕先以字行洛陽人少善屬文及史書小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漢湘陰公辟從事與記室董裔爭事謝去周祖召爲周易博士國初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爭忿朝堂貶乾州司戸秩滿遂不仕放曠岐雍陝洛間逢人無貴賤口稱猫遇佳山水輒留旬日或絶粒不食盛夏暴日中無汗大寒鑿氷而浴尤善畫妙於山水屋木有求者必怒而去意欲畫即自爲之郭從義鎭岐下延止山亭設絹素粉墨於坐經數月忽乘醉就圖之一角作遠山數峯而已郭氏亦寶之岐有富人子喜畫日給淳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恕先爲畫小童持線車放風鳶引線數丈滿之富家子大怒遂絶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游皆子類也太宗聞其名召赴闕館於內侍省押班竇神興舍恕先長髯而美忽盡去之神興驚問其故曰聊以効顰神興大怒除國子監主簿出館於太學益縱酒肆言時政頗有謗讟語聞决杖配流登州至齊州臨淸謂部送吏曰我逝矣因掊地爲穴度可容面俯窺焉而卒藁葬道左後數月故人欲改葬但衣衾存焉蓋屍解也贊曰

長松擭天蒼壁插水憑欄飛觀縹緲誰子空濛寂歷烟雨滅沒恕

先在焉呼之或出

東坡恕先相覷莫逆

表狀 原第二十三卷

密州謝上表

臣軾言昨奉勅差知密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三日到任上訖草芥賤微敢干洪造乾坤廣大曲遂私誠受命撫躬已自知於不稱入境問俗又復過於所期臣軾中謝 伏念臣家世至寒性資甚下學雖篤志本先朝進士篆刻之文論不適時皆老生常談陳腐之說分於聖世處以散材一自離去闕庭屢更歲籥塵埃筆硯漸忘舊學之淵源奔走簿書粗識小人之情僞欲自試於民社庶有助於涓涘以爲公朝不廢私願擕挈上國預憂桂玉之不充請郡東方實欲弟兄之相近自惟何幸動獲所求雖父兄所以處臣其僥倖不過如此雖云疎外有此遭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建太平之業以爲人無賢愚皆有可用故雖如臣等輩猶未盡捐臣敢不仰仞至恩益堅素守推廣中和之政撫綏疲瘵之民要使民之安臣則爲臣之報國臣無任瞻天荷聖激切屛營之至

○走○馬○對○感○恩○至○到○

徐州謝上表

臣軾言分符高密已竊名邦改命東徐復塵督府荷恩深厚撫已兢慙臣軾中謝 伏念臣奮身農畝託迹書林信道直前曾無坎井之避立朝寡助誰爲先後之容向者屢獻瞽言仰塵聖鑒豈有意於爲異蓋篤信其所聞顧慙迂闊之言雖多而無益惟有朴忠之素既久而猶堅遠不忘君未忍改其常度言之無罪實深恃於至仁知臣者謂臣愛君不知臣者謂臣多事空懷此意誰復見明伏惟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燾察孤危之易毀諒拙直之無他安全陋軀畀付善地民淳訟簡殊無施設之方食足身閑仰愧生成之賜顧力報之無所懷孤忠而自憐

徐州謝獎諭表

臣軾言伏奉今月四日勅以臣去歲修城捍水粗免疎虞特賜獎諭者奔走服勤人臣之常事褒稱勞勉學者之至榮自惟何人乃辱斯語臣軾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念臣學無師法才與世疎經術既已不深吏事又其所短累忝優寄卒無異稱寛如定遠之言平平無取拙比道州之政下下宜然乃者河決澶淵毒流淮泗百堵皆作蓋僚吏之劬勞三板不沈本朝廷之威德而臣下掠衆美（雅潔得體一氣如話）上貪天功獨竊璽書之榮以爲私室之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覆四海子養萬民哀無辜之遭罹特遣使以存問既蠲免其賦調又飲食其飢寒所以錄臣之微勞蓋將責臣之來效臣敢不躬親畚築益脩今歲之防安集流亡盡復平時之業庶殫朽鈍少補絲毫臣無任

徐州賀河平表

臣軾言竊聞黃河決口已遂閉塞者聖謨獨運天眷莫違庶邦子來民罔告病萬杵雷動役不踰時遂消東北莫大之憂然後麥禾可得而食人無後患喜若再生臣軾中謝伏以大河爲災歷世所病禹治兖州之野十有三載乃同漢築宣防之宮二十餘年而定未有收狂瀾於既潰復故道於將堙俛仰而成神速若此恭惟皇帝陛下至仁博施神智無方達四聰以來衆言廣大孝以安宗廟（幹）水當潤下河不溢流屬歲久之無虞故患生於所忽方其決也本（穠貫得）更失其防而非天意及其復也蓋天助有德而非人功振古所無溥天同慶維豐沛之大澤實汴泗之所鍾伊昔橫流稟孤城之若塊治茲平定蔚秋稼以如雲害既廣則利多憂獨深而喜倍雖官守有限不獲趨外庭以稱觴而民意所同亦能抒下情而作頌臣無任

湖州謝上表

臣軾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於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訖者風俗阜安在東南號爲無事山水清遠本朝廷所以優賢顧惟何人亦與茲選臣軾中謝伏念臣性資頑鄙名迹堙微議論闊疏文學淺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獨無寸長荷先帝之誤恩擢寘三館蒙陛下之過聽付以兩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過無功法令具存雖勤何補罪固多矣臣猶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許借資而顯受顧惟無狀豈不知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羣生海涵萬族用人不求其備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而臣頃在錢塘樂其風土魚鳥之性既自得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職息訟平刑上以廣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無任

到黃州謝表

臣軾言去歲十二月二十九日準勅責授臣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僉書公事臣已於今月一日到本所訖者狂愚冒犯固有常刑仁聖矜憐特從輕典赦其必死許以自新祇服訓辭惟知感涕中謝伏念臣早緣科第誤忝縉紳親逢睿哲之興遂有功名之意亦嘗召對便殿考其所學之言試守三州觀其所行之實而臣用意過當日趨於迷賦命衰窮天奪其魄叛違義理辜負恩私茫如醉夢之中不知言語之出雖至仁屢赦而衆議不容案罪責情固宜伏斧鑕於兩觀推恩屈法猶當禦魑魅於三危豈謂尚玷散員更叨善地投畀麏鼯之野保全樗櫟之生臣雖至愚豈不知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刑並用善惡兼容欲使法行而知恩是用小懲而大誡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容之於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於死中伏惟此恩何以爲報惟當蔬食沒齒杜門思愆深悟積年之非永爲多士之戒貪戀聖世不敢殺身庶幾餘生未爲棄物若獲盡力鞭箠之下必將捐軀矢石之間指天誓心有死無易臣無任

（引咎工妙）（不赦過此輩）

也

此表是公著意之作字筋句骨語語圓成學者所當潛心玩味

謝徐州失覺察妖賊放罪表

臣軾言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准淮南轉運司牒奉聖旨差官取勘臣前任知徐州日不覺察百姓李鐸郭進等謀反事臣尋具析在任日曾選差沂州百姓程棐令緝捕凶逆賊人致棐告獲前件妖賊因依乞勘會施行至今年七月二日復准轉運司牒坐准尚書刑部牒奉聖旨蘇軾送尚書刑部更不取勘盜發所臨守臣固當重責罪疑則赦聖主所以廣恩自驚廢逐之餘猶在愍憐之數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蒙殊遇擢領大邦上不能以道化民達忠孝於所部下不能以刑齊物消奸宄於未萌致使妄庸敢圖僭逆原其不職夫豈勝誅況茲溝瀆之中重遇雷霆之譴無官可削撫已知危至於捕斬羣盜之功乃是鄰近一夫之力靖言其始偶出於臣雖爲國督奸常懷此志而因人成事豈足言勞勉自效於涓埃庶少寬於斧鉞豈謂蕩然之澤許以勿推收驚魄於散亡假餘生之晷刻退思所自爲幸何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虞舜之干示人不殺祝成湯之網與物求生其間用刑本不得已稍有可赦無不從寛務在考實而原情何嘗記過而忘善益悟向時之所坐皆是微臣之自貽感愧終身論報無地布衣蔬食或未死於飢寒石心木腸誓不忘於忠義臣無任

眞語眞情最能感動

謝量移汝州表

臣軾言伏奉正月二十五日誥命特授臣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者稍從內遷示不終棄罪已甘於萬死恩實出於再生祗服訓詞惟知感涕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向者名過其實食浮於人兄弟並竊於賢科衣冠或以爲盛事旋從冊府出領郡符既無片善可紀於絲毫而以重罪當膏於斧鉞雖蒙恩貸有愧平生隻影自憐命寄江湖之上驚魂未定夢遊縲紲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竊笑親友至於絕交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爲已死飢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豈謂草芥之賤微尚煩朝廷之紀錄開其悃悔許以甄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湯德日新堯仁天覆建原廟以安祖考正六宮而修典刑百廢具興多士爰集彈冠結綬共欣千載之逢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故推涓滴以及焦枯顧惟效死之無門殺身何益更欲呼天而自列尚口乃窮徒有此心期於異日臣無任

乞常州居住表

臣軾言臣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雖甚而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譴子孫鞭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臣漂流棄物枯槁餘生泣血書詞呼天請命願回日月之照一明葵藿之心此言朝聞夕死無憾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昔者嘗對便殿親聞德音似蒙聖知不在人後而狂狷妄發上負恩私既有司皆以為可誅雖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議坐廢五年積憂薰心驚齒髮之先變抱恨刻骨傷皮肉之僅存近者蒙恩量移汝州伏讀訓詞有人材實難弗忍終棄之語豈獨知免於縲絏

亦將有望於桑榆但未死亡終見天日豈敢復以遲暮為歎更生僥覬之心但以祿廩久空衣食不繼累重道遠不免舟行自離黃州風濤驚恐舉家重病一子喪亡今雖已至泗州而貲用罄竭去汝尚遠難於陸行無屋可居無田可食二十餘口不知所歸飢寒之憂近在朝夕與其強顏忍恥干求於衆人不若歸命投誠控告於君父臣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粗給饘粥欲望聖慈許於常州居住又恐罪戾至重未可聽從便安輒敘微勞庶蒙恩貸臣先任徐州日以河水浸城幾至淪陷臣日夜守捍偶獲安全曾蒙朝廷降勑獎諭又嘗選用沂州百姓程棐令購捕凶黨致獲謀反妖賊李鐸郭進等一十七人亦蒙聖恩保明放罪皆臣子之常分無涓埃之可言冒昧自陳出於窮迫庶幾因緣僥倖功過相除稍出羈囚得從所便重念臣受性剛褊賦命奇窮既獲罪於天又無助於下怨仇交積罪惡橫生羣言或起於愛憎孤忠遂陷於疑似中雖無愧不敢自明向非人主獨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有今日伏惟皇帝陛下聖神天縱文武生知得天下之英才已全三樂躋斯民於仁壽不棄一夫勃然中興可謂盡善而臣抱百年之永嘆悼一飽之無時貧病交攻死生莫保雖鳧雁飛集何足計於江湖而犬馬蓋帷猶有求於君父敢祈仁聖少賜矜憐臣見一面前去至南

京（今江寧府）以來聽候朝旨干冒天威臣無任

大著作非復四六常規

登州謝上表

臣軾言伏奉告命授臣朝奉郎知登州軍州事臣已於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訖者登雖小郡地號極邊自驚縲紲之餘忽有民社之寄拜恩不次隕涕何言中謝臣聞臣不密則失身而臣無周身之智人不可以無學而臣有不學之愚積此兩愆本當萬死坐受六年之譴甘如五鼎之珍擊鼓登聞止求自便買田陽羨誓畢此生豈期枯朽之中有此遭逢之異收召魂魄復爲平人洗濯瑕疵盡還舊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內行曾閔之孝外發禹湯之仁日將旦而四海明天方春而萬物作於其黨而觀過謂臣或出於愛君

就所短而求長知臣稍習于治郡致茲異寵驟及非才恭惟先帝全臣於衆怒必死之中陛下起臣於散官永棄之地沒身難報碎首爲期臣無任

謝中書舍人表

臣軾言伏奉制命授臣試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右史記言已塵高選西垣視草復玷近班皆儒者之至榮豈平生之所望臣軾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竊以詞命之職古今所難非獨取之於文蓋將試之以事至於機務亦或與聞雖四戶擅權非當時之公議而五花判事亦前代之美談及夫三字之除乃是一切之政但謂內朝之法從安知宰相之屬官既任止於訓詞故權移於胥史恬不知怪習爲故常先皇帝道冠百王法垂萬世建六官而修故事闢三省以待異人典章一新名實皆正遂申明於四禁俾分領於六

曹遠則追直閣之司近則通檢正之任雖未聞政而聞事蓋須有德而有言如臣之愚無一而可草創潤色既非鄭國之材除書德音又乏唐人之譽忽當此選莫測其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將聖與仁能哲而惠雖在三年不言之際已有十日並照之光而臣日侍邇英親聞訪道仰大威之甚近知聖鑒之難逃謂臣嘗受先朝之知實無左右之助棄瑕往昔責效將來臣敢不益勵素心無忘舊學上體周公煩悉之誥助成漢家深厚之文苟無曠官其敢言報臣無任

謝宣召入院狀

右臣今月日酉頭供奉官充待詔董士隆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詔語春溫再命而僂使華天降一節以趨在故事以嘗聞豈平生之敢望省循非稱愧汗交深竊以視草之官自唐爲盛雖職親事祕號爲北門學士之榮而祿薄地寒至有京兆掾曹之誚豈如聖代一振儒風非徒好爵之縻兼享大烹之養玉堂賜篆仰淳化之彌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既厚其禮愈難其人而臣以空疎冗散之材衰病流離之後生還萬里坐閱三遷不緣左右之容躐處賢豪之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生資文武天肸聖神雖亮陰不言尚隱高宗之德而訪落求助已啓成王之心首擇輔臣次求法從知人材之難得采虛名而用臣敢不益勵初心力圖後效才不逮古雖慙內相之名志常在民庶免私人之誚臣無任

謝對衣金帶馬表

臣軾言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鞍轡馬一疋被三品之服章君子所以昭令德分六閑之駟駿朝廷所以旌有功顧惟何人亦與茲寵拜恩俯僂流汗交并臣軾中謝伏念臣人微地寒性迂才短襲布韋而自薦偶忝縉紳駕款段以言歸終安畎畝豈謂便蕃之錫萃於衰病之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總覽衆工財成大化至誠樂與有緇衣之好賢俊民用章無白駒於空谷不遺寒陋亦被光華攬佩以思遂識斷金之義執鞭自誓敢忘希驥之心臣無任

謝賜御書詩表

臣軾言今月十五日賜宴東宮伏蒙聖恩差中使就賜臣御書詩一首者玉牮金尊霈若雲天之澤寶章宸翰煥乎奎璧之文喜溢心顏光生懷袖臣軾誠感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猥緣末技獲玷清流早歲數奇已老江湖之上餘生何幸得依日月之光入侍燕閒與聞講學卒桓榮之業因人而成登劉洎之牀則臣豈敢夫何珍賜亦及微軀此葢伏遇皇帝陛下道本生知才惟天縱文不數於游夏書已逼於鍾王心慕手追陋文皇之由學筆縱字大笑宋武之未工知臣遭遇之難欲以顯榮其老鑱之金石庶傳玩於人人付與子孫俾輸忠於世世臣無任

謝三伏早出院表

臣軾言君逸臣勞固上下之分金伏火見亦消長之常乃緣異恩而許夙退中謝伏念臣等誤緣末技待罪禁林戴星而朝雖粗輸其勤拙窮日之力卒無補於絲毫遽蒙假借之私得遂委蛇之樂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嚴於恭己恕以馭臣事既省於清心日自長於化國朝而不夕前追靜治之風伏當早歸下遂疎愚之性臣無任

謝賜對衣金帶馬表第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恩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鞍轡一副馬一匹者命服斯皇詩詠周宣之德康侯用錫易稱王母之仁恵澤所加臣工知勸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資材朽鈍學術空踈矧茲衰病之餘豈復光華之羨荷寵章之蕃庶入以爲榮顧形影之支離臣惟自愧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知人堯哲徧物舜仁時遣拾遺補過之臣出爲承流宣化之任子衣安吉不待請而得之我馬虺隤益知勞而賜者敢不勉思忠盡務報恩勤永惟廄庫之珍莫非民力無忘獄市之寄以副上心臣無任

杭州謝上表第二首

臣軾言伏奉制書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臣已於今月三日到任上訖者入奉禁嚴出膺方面皆人臣之殊遇在儒者以尤榮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受寵逾涯積憂成疾既思退就於安養又欲少逃於滿盈仰荷至仁曲從微願江山故國所至如歸父老遺民與臣相問知朝廷輟近侍爲太守益聖主視天下如一家鞭扑未施爭訟幾絕臣之厚幸豈易名言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天地之仁賢愚兼取日月之照邪正自分每包函其惷迂欲保全其終始兄弟孤立嘗親奉於德音死生不移更誓堅於晚節臣無任

杭州謝放罪表

臣軾言臣近以法外刺配本州百姓顏章顏益二人上章待罪奉聖旨特放罪者職在承宣當遵三尺之約束事關利害輒從一切之便宜曲荷天慈不從吏議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緣剛拙屢致憂虞用之朝廷則逆耳之奏形於言施之郡縣則疾惡之心見於政雖知難每以爲戒而臨事不能自回苟非日月之明肝膽必照則臣豈惟獲罪於今日久已見傾於衆言恭惟皇帝陛下睿哲生知清明旁達委任羣下退託於不能變養成材惟恐其有過知臣欲去一方之積弊須除二猾以示民特屈憲章以全器使臣敢不省循過咎祗服簡書眷此善良自不犯於漢法時有貸捨用益廣於堯仁臣無任

謝宣召再入學士院表

右臣今月十一日翰林待詔梁廸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承旨使星下燭生蓬蓽之光華天澤旁流失桑榆之枯槁國有用儒之盛士知稽古之榮伏以翰墨之林號稱内相文章之外不取他才至於用人可以觀政文武並用或成頗牧之功邪正雜居至有伾文之患惟貴且近故難其人而況金鑾玉堂親被絲綸之密北扉東閣獨稱年德之高必有異人以齊衆口而臣本緣衰病出守江湖以一方凋弊之餘當二年水潦之厄戴星而治僅免流離及瓜而還恍如夢寐交親迎勞都邑聚觀驚華髮之半空笑丹心之未折宜投閑散以養衰殘豈期過採於虛名復使榮加於舊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如乾健明配日中旣祖述於堯仁復躬行於舜孝才難之歎人誦斯言緣先帝之德音收孤臣於散地言雖直而無罪身愈遠而益親委曲保全始終錄用臣敢不更磨朽鈍少補涓埃難得者時未有捐軀之會勿欺而犯誓無患失之心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屛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謹奏

謝兼侍讀表第二首

臣軾言今月四日伏奉告命除臣兼侍讀者叨承新命祇服訓詞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志大而才薄技已窮舊恩未替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志大而才短論迂而性剛以自用不回之心處衆人必爭之地不早退縮安能保全是以三年翰墨之林屢遭飛語再歲江湖之上粗免煩言豈此身愚智之殊蓋所居閑劇之致臣之自處何者爲宜而况講讀之司帷幄最近分章摘句則何以報非常之知因事獻言又必貽前日之患雖仰恃天日之照實常負冰淵之虞恭惟皇帝陛下大德庇民小心順帝雖天覆地載以聖不可知爲神而日就月將以學而不厭爲智故收舊物以廣多聞臣敢不職思其憂本無分於中外欲報之德誓不易於死生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表狀 原第二十四卷

謝賜對衣金帶馬狀

右臣伏蒙聖慈特賜臣對衣一襲金腰帶一條銀鞍轡馬一匹者錫之上駟敢忘致遠之勞佩以良金無復忘腰之適執鞭請事顧影知慙恭惟皇帝陛下禹儉中修堯文外煥長轡以御卒皆四牡之良所寶惟賢豈徒三品之貴出捐車服收輯事功而臣衰不待年寵常過分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斂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徒堅晚節難報深恩臣無任

潁州謝到任表第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恩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臣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到任訖者支郡責輕未即滿盈於小器豐年事簡非徒飽煖於一家覽几席之溪湖雜簿書於魚鳥平生所樂臨老獲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汝潁爲州邦畿稱首土風備於南北人物推於古今賓主俱賢蓋宗袞范孟博之舊治文獻相續有晏殊歐陽修之遺風顧臣何人亦與茲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丕承六聖總攬羣英生知仁孝之全學識文武之大謂臣嘗履之舊物嘗忝帷幄之近臣奉事七年崎嶇一節意其忠義許國故嘗召還察其老病畏人復許補外置之安地養此散材更少勉於桑榆誓不忘於畎畝臣無任

謝賜曆日表

迎日推筴雖曰自王之常後天奉時惟我二后之德伏讀詔旨灼知聖心中謝伏以嗣歲將興舊章畢舉三朝受海內之圖籍七月陳王業之艱難冬有祁寒知民言之可畏陽居大夏識天道之至仁故於須朔之初更下布新之詔恭惟太皇太后陛下視民如子以國爲家振廩勸分人自忘於艱歲消兵去殺天必報之豐年臣敢不省事清心貴農時之不奪思患預備期歲計之有餘庶竭微誠少裨洪造臣無任

楊州謝到任表第二首

一麾出守方愧媮安十國為連復膺寵寄恩榮既溢慙汗靡寧臣某中謝 伏念臣本以鯫生冒居禁從頃緣多病力求頳尾之行曾未半年復有廣陵之請葢以魚鳥之質老於江湖之間習與性成樂居其舊天從民欲許擇所安恭惟皇帝陛下欽明文思剛健純粹天機默運灼知萬化之情人材並收各取一長之用如臣衰朽尚未遐遺命至蹇而祿已盈每懷憂懼志雖大而才不副莫報恩私臣無任

謝兼侍讀表

伏奉制書除臣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者重地隆名不擇所付清貧厚祿以養不才中謝 伏念臣以草木之微當天地之澤七典名郡再入翰林兩除尚書三忝侍讀雖當世之豪傑猶未易居矧如臣之孤危其何能副恭惟皇帝陛下聖神格物文武憲邦重離繼明何煩爝火之助大廈既構尚求一木之支而臣白首復來丹心已折望西清之帷幄久立彷徨聞長樂之鼓鐘恍如夢寐莫報丘山之施猶貪頃刻之榮臣無任

謝賜衣襖表

十一月九日翰林醫官王宗古至伏蒙聖慈傳宣存問賜臣等勑及初冬衣襖者齊官三服已寬卒歲之憂漢札十行更佩先春之暖恩均吏士聲動華夷臣軾中謝伏以禮著始裘詩歌無褐邊陲更戍本爲臣子之常朔易早寒特軫聖神之念惟德其物豈曰無衣恭惟皇帝陛下廣運聰明力行恭儉威風旁振方戢栗於天驕溫詔下融遂流澌於河凍既無功而坐食實有愧於解衣敢不推廣朝廷之仁益收凍餒申嚴祖宗之法少肅惰媮庶收汗馬之勞以解濡鵜之誚臣無任

到惠州謝表

先奉告命落兩職追一官以承義郎知英州軍州事續奉告命責授臣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已於今月二日到惠州公參訖者仁聖曲全本欲畀之民社羣言交擊必將致之死亡尚荷寬恩止投荒服臣軾中謝伏念臣性資褊淺學術荒唐但信不移之愚遂成難赦之咎迹其狂妄久合誅夷方尚口乃窮之時蓋擢髮莫數其罪茲謂天幸得存此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大有爲之資行不忍人之政湯網開其三面舜干舞于兩階念臣奉事有年少加憐愍知臣老死無口不足誅鋤明降德音許全餘息故使厯櫝之馬猶獲蓋帷觳觫之牛得逭刀几臣敢不服膺嚴訓託命至仁洗心自新沒齒無怨但以瘴癘之地魍魅爲鄰衰疾交攻無復首丘之望精誠未泯空餘結草之忠臣無任

人非木石誰此誰不感涕而泣

到昌化軍謝表

今年四月十七日奉被告命責授臣瓊州别駕昌化軍安置臣尋於當月十九日起離惠州至七月二日已至昌化軍訖者並鬼門而東騖浮瘴海以南遷生無還期死有餘責臣軾中謝伏念臣頃緣際會偶竊寵榮曾無毫髮之能而有丘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萬里以獨來恩重命輕咎深責淺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文炳煥湯德寬仁赫日月之照臨廓天地之覆育譬之蠕動稍賜矜憐俾就窮途以安餘齒而臣孤老無託瘴癘交攻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爲死别魑魅逢迎於海上寧許生還念報德之何時悼此心之永已俯伏流涕不知所云臣無任

提舉玉局觀謝表

臣先自昌化軍貶所奉勅移廉州安置又自廉州奉勅授臣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居住今行至英州又奉勅授臣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在外州軍任便居住者七年遠謫不自意全萬里生還適有天幸驟從縲紲復齒縉紳臣軾中謝伏念臣才不逮人性多忤物剛褊自用可謂小忠狷任妄行乃蹈大難皆臣自取不敢妄尤會與人之初與萬物而更始而臣獨在幽遠最爲頑迫茲起廢之初倍費生成之力終蒙記錄不遂棄捐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正位龍飛對時虎變神武不殺豈非受命之符清淨無爲坐獲消兵之福聰明不作邪正自分使臣得同草木之微共霑雷雨之解臣敢不益堅素守深念往愆沒齒何求不厭飯蔬之陋蓋棺未已猶懷結草之忠臣無任

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五終

宋蘇東坡先生全集錄目次

東坡先生全集錄卷六

奏議 原第二十五卷

議學校貢舉狀

熙寧四年正月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蘇軾具議狀聞奏右臣伏以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皁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

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爲功强其所不欲而復之則難爲力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養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學且天下固嘗立學矣慶曆之間以爲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當以時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則無乃徒爲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乃無大變改而望有益于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臣以謂今之學校特可因循舊制使先

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
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爲孰精言語文章與
今爲孰優所得文武長才與今爲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爲孰辨較
此四者而長短之議決矣今議者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
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採
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罷經生朴學不用貼墨而攷大義此數者皆
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請歷言之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
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
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爲

僞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羸
馬惡衣非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於此且
自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
策論均爲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
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豈獨吾祖宗自古堯舜亦然書曰敷奏以言
明試以功自古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乎
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
華靡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靡
少之通經學古者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闊矯誕（獨具[illegible][illegible]見）

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爲名臣者不
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
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略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
司莫能辨也且其爲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
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攷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
之通榜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伏衆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
權要請託之害至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爲朋黨之
論通榜取人又豈足尚哉諸科取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變
而爲進士曉義者又皆去以爲明經其餘皆朴魯不化者也至於

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
穿馳騖可謂博矣（然安石一變法卒使天下有學究而無秀才至今尚然）至於臨政曷嘗用其一二顧視舊學已爲虛器
而欲使此等分別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才能增長亦已疏矣臣（可歎）
故曰此數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特願陛下留意其遠者大
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總覽衆才經略世務則在陛下與二三大
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耳區區之法何預焉然臣竊有私
憂過計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之風俗凌夷以至
南渡王縉好佛捨人事而修異教大曆之政至今爲笑故孔子罕
言命以爲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爲聖人鬻書於市者非莊老之書不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豈此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使天下之士能如莊周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祿所以礪世摩鈍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而況其實不能而竊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願陛下明勑有司試之以法言取之以實學博通經術者雖朴不廢稍涉浮誕者雖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風則天下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東坡先生攻擊王氏第一疏也未顯列其人已明斥其說疏入卒不以此受裕陵之知特魑魅中之易惑難曉耳

諫買浙燈狀

熙寧四年正月某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蘇軾狀奏右臣近蒙召對便殿親奉德音以爲凡在館閣皆當爲朕深思治亂指陳得失無有所隱者自是以來臣每見同列未嘗不爲道陛下此言非獨以稱頌盛德亦欲朝廷之間如臣等輩皆知陛下不以疎賤間廢其言其獻所聞以輔成太平之功業然竊謂空言率人不如有實而人自勸欲知陛下能受其言之實莫如以臣試之故臣願以身先天下試其小者上以補助聖明之萬一下以爲賢者卜其可否雖以此獲罪萬死無悔臣伏見中使傳宣下府市司買浙燈四千餘盞有司具實直以聞陛下又令減價收買見已盡數拘收禁止私買以須上令臣始聞之驚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竊爲陛下惜此眾動也臣雖至愚亦知陛下游心經術動法堯舜窮天下之嗜慾不足以易其樂盡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憂而豈以燈爲悅者哉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而極天下之養耳然大孝在乎養志百姓不可戶曉皆謂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奪其口體必用之資賣燈之民例非豪戶舉債出息畜之彌年衣食之計望此旬日陛下爲民父母唯可添價貴買豈可減價賤酬此事至小體則甚大凡陛下所以減價者非欲以與此小民爭

此豪末豈以其無用而厚費也如知其無用何必更索惡其厚費則如勿買且內庭故事每遇放燈不過令內東門雜物務臨時收買數目既少又無拘收督迫之嚴費用不多民亦無憾故臣願追還前命凡悉如舊京城百姓不慣侵擾恩德已厚怨讟易生可不愼歟可不畏歟近日小人妄造非語士人有展年科場之説商賈有京城榷酒之議吏憂減俸兵憂減廩雖此數事朝廷所決無而此紛紛亦有以見陛下勤恤之德未信於下而有司聚斂之意或形于民方當責已自求以消讒慝之口而臺官又勸陛下以嚴刑悍吏捕而戮之既損聖德莫大於此而又重以買燈之事使得因緣以爲口實臣實惜之方今百冗未除物力凋弊陛下縱出內帑財物不用大司農錢而內帑所儲孰非民力與其平時耗於不急之用曷若留貯以待乏絶之供故臣願陛下將來放燈與凡游觀苑囿宴好賜予之類皆飭有司務從儉約頃者詔有裁減皇族恩例此實陛下至明至斷所以深計遠慮割愛爲民然竊揆其間不能無少望於陛下惟當痛自裁損以身先之使知人主且猶若此而況於吾徒哉非惟省費亦且弭怨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其名鷹大亮不可太宗深嘉之詔曰有臣若此朕復何憂明皇遣使江南採鵁鶄江州刺史倪若水論之爲反其使又令益

收拾慎切

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許公不奉詔李德裕在浙西詔造銀盝子粧具二十事織綾二千匹德裕上疏極論亦爲罷之使陛下內之臺諫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須力言外之有司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不奉詔陛下聰明睿聖追迹堯舜而羣臣不以唐太宗明皇事陛下竊嘗深咎之臣忝備府寮親見其事若又不言臣罪大矣陛下若赦之不誅則臣又有非職之言大於此者忍不爲陛下盡之若不赦亦臣之分也謹錄奏聞伏候勑下

上神宗皇帝書

熙寧四年二月某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蘇軾謹昧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能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强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飜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

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强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它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旣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服强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與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

聚則爲君民散則爲仇讐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逭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則孰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唯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至富彊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

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失也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强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

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而度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刻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

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其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人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消讒慝以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

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鬬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

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軻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爲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効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

大利是亦可
此所以心益切
第一節

使皆以守宰狠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至孝武以爲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竟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爲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勞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憬楊相如皆以爲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

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何嘗言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

逆節讀

節曉事

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眞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有擘畫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才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疎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

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悞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

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宦於四方者用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廚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

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兩稅之外別出科名哉萬一後世不幸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有

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所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毋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

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議論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

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民自足無採䕺乞匄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勢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饑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必然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常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此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大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

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强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

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存而長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以此而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有篡弑之臣衛至弱也季札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湟力強於憲武矣消兵而龐勛之亂起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尩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尩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愼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愼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以空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

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愼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貞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馭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拜虎圈嗇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試之功一則

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資以先主君臣之契尚須慮此況其他乎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以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

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晩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材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斯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騦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其不得者必皆以沈淪爲歎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

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聱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與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者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酧其勞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

王氏不愛天子之爵祿以招天下浮薄詐僞之人欲反其道必自愛惜爵祿始欲愛惜爵祿必自簡易清淨始此探本之論

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弊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我國家租賦籍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慮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

宋待臣大率優厚其體重者臺諫亦禮臣一端未必作此而防遏計也然說來鋒穎三段中此段尤精采

言者縱行海貫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而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立萬一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

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諫議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為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

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為過是以知為國者平居必有亡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衆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為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知覺

臣之所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為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有詞至於所獻之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為桀紂劉毅以晉武為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書之史冊以為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為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

言亢切恭於人無以尚之

數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為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狀陛下頷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其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

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為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晝表成復毀至于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進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王氏得君亦且數年新法之行日出未艾衆朝士大夫默默以聽其所為而蘇公首攀之曾不知負嵎之虎莫敢攖哉念不忘君忠之至也思之經月夜以繼晝表成復毀至于再三余每讀至此未嘗不為之流涕

再上皇帝書

熙寧四年三月某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臣蘇軾謹昧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聞之益戒于禹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言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秦穆喪師于崤悔痛自誓孔子錄之自古聰明豪傑之主如漢高帝唐太宗皆以受諫如流改過不憚號為秦漢以來百王之冠也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聖賢舉動明白正直不當如是耶所用之人有邪有正所作之事有是有非是非邪正兩言而足正則用之邪則去之是則行之非則破之此理甚

明猶饑之必食渴之必飲豈有別生義理曲加粉飾而能欺天下哉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同道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斂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路怨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而不敢爭臣愚蠢不識忌諱廼者上疏論之詳矣而學術淺陋不足以感動聖明近者故相舊臣藩鎮侍從雜然爭言不便以至臺諫二三人亦其所與締交唱和表裏之人也然猶不免一言其非者豈非物議沸騰事勢迫切而不可止歟自非見利忘義居之不疑者孰肯終始膠固不自湔洗如吳師孟乞免提舉胡宗愈不願檢詳如逃垢穢惟恐

不脫人情畏惡一至於此近者中外讙言陛下已有悔悟意道路相慶如蒙大賚實望陛下於旬日之間渙發德音洗蕩乖僻追還使者而罷條例司今者側聽所爲蓋不過使監司體量抑配而已比之未悟所較幾何此孟子所謂知兄臂之不可紾而姑勸以徐知鄰雞之不可攘而月取其一帝王改過豈如是哉臣又聞陛下以爲此法且可試之三路臣以爲此法譬之醫者之用毒藥以人之死生試其未效之方三路之民豈非陛下赤子而可試以毒乎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則亂亡隨之臣非敢過爲危論以聳動陛下也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

一曰民二曰軍三曰吏四曰士此四人者一失其心足以生變今陛下一舉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成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併省諸軍迫逐老病至使戍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間貶殺軍分有同降配遷徙淮甸僅若流放年近五十人人懷憂而軍始怨矣內則不取謀於元臣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成於守令監司而專用青苗使者多置閑局以擯老成而吏始解體矣陛下臨軒選士天下謂之龍飛榜而進士一人首削舊恩示不復用所削者一人而已然士莫不悵恨者以陛下有厭薄其徒之意也今用事者又欲漸消進士純取明經雖未有

成法而小人招權自以爲功更相扇搖以謂必行而士始失望矣今進士半天下自二十以上便不能誦記注義爲明經之學若法（亦非天下公縱言之將何補）令一行則士各懷廢棄之憂而人材短長終不在此昔秦禁挾書而諸生皆抱其業以歸勝廣相與出力而亡秦者豈有它哉亦以失業而亡所歸也故臣願陛下勿復言此民憂而軍怨吏解體而士失望禍亂之源有大於此者乎今未見也一旦有急則致命之士必寡矣方是之時不知希合苟容之徒能爲陛下收板蕩止土崩乎去歲諸軍之始併也左右之人皆以士心樂併告陛下近者放停軍人李興告虎翼吏率錢行賂以求不併則士卒不樂可知

矣夫諂諛之人苟務合意不憚欺罔者類皆如此故凡言百姓樂請青苗錢樂出助役錢者皆不可信陛下以爲青苗抑配果可禁乎（辨翻正論銳不可當）不惟不可禁適不當禁也何以言之若此錢放而不收則州縣官吏不免責罰若此錢果不抑配則願請之戶後必難收前有抑配之禁後有失陷之罰爲陛下官吏不亦難乎故臣以爲既行青苗錢則不當禁抑配其勢然也人皆謂陛下聖明神武必能從義修慝以致太平而近日之事乃有文過遂非之風此臣所以憤懣太息而不能已也昔賈充用事天下憂恐而庾純任愷戮力排之及充出鎮秦涼忠臣義士莫不相慶屈指數日以望維新之化而

馮紞之徒更相告語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矣於是相與獻謀而充復留則晉氏之亂成於此矣自古惟小人爲難去何則去一人而其黨破壞是以爲之計謀遊說者衆也今天下賢者亦將以此覩陛下爲進退之決或再失望則知幾之士相率而逝矣豈皆如臣等輩偷安懷祿而不忍去哉狷狂不遜忤陛下多矣不敢復望寬恩俯伏引領以待誅殛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四人足以盡乎人之類矣與前書相表裏而簡切勝前

按河北即今大名眞定固宋時邊塞險要處也京東則濟南宋號內地而公亦

奏議原第二十六卷

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熙寧七年月蘇軾奏臣伏見河北京東比年以來蝗旱相仍盜賊漸熾今又不雨自秋至冬方數千里麥不入土竊料明年春夏之際寇攘爲患甚於今日是以輒陳狂瞽庶補萬一謹按山東自上世以來爲腹心根本之地其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安危昔秦并天下首收三晉則其餘强敵相繼滅亡漢高祖殺陳餘走田橫則項氏不支光武亦自漁陽上谷發突騎席卷以并天下魏武帝破殺袁氏父子收冀州然後四方莫敢敵宋武帝以英雄絕人之資用武歷年而不能并中原者以不得河北也隋文帝以庸夫穿窬之智竊位數年而一海內者以得河北也故杜牧之論以爲山東之地王者得之以爲王霸者得之以爲霸猾賊得之以爲亂天下自唐天寶以後姦臣僭峙於山東更十一世竭天下之力終不能取以至於亡近世賀德倫挈魏博降後唐而梁亡周高祖自鄴都入京師而漢亡由此觀之天下存亡之權在河北無疑也陛下即位以來北方之民流移相屬天災譴告亦甚於四方五六年間未有以塞大異者至於京東雖號無事亦常常使其民安逸富强緩急足以灌輸河北缾竭則罍恥脣亡則齒寒而近年以來公私匱

與河北同類
高捕之兄以
漕輸河北非
此不可

之民不堪命今流離饑饉議者不過欲散賣常平之粟勸誘蓄積
之家盜賊縱橫議者不過欲增開告賞之門申嚴緝捕之法皆未
見其益也常平之粟累經賑發所存無幾矣而饑寒之民所在皆
是人得升合官費丘山蓄積之家例皆困乏貧者未蒙其利富者
先被其災昔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
竊乃知上不盡利則民有以爲生苟有以爲生亦何苦而爲盜其
間凶殘之黨樂禍不悛則須敕法以峻刑誅一以警百今中民以
下舉皆闕食冒法而爲盜則死畏法而不盜則饑饑寒之與棄市
均是死亡而賒死之與忍饑禍有遲速相率爲盜正理之常雖日
殺百人勢必不止苟非陛下至明至聖至仁至慈較得喪之孰多
權禍福之孰重特於財利少有所捐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
徧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克恩不以僥倖廢刑不以災傷撓法如此
而人心不革盜賊不衰者未之有也

仁人之言

徐州上皇帝書

元豐元年十月某日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州事
臣蘇軾謹昧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以庸材備員冊府出守
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爲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
萬一輒伏思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
聞而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
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缾竭則罍恥脣亡則齒寒而
其民喜爲盜賊爲患最甚因爲陛下畫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
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
知徐州爲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
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
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
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
騎雲縱眞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宿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
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
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櫑木砲石凡戰守
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
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爲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

末止爲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即利國監自古爲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爲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即爲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既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巳至而徐有不守之憂矣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才如呂布劉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況天下一家東北二冶皆爲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爲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採鑛伐炭多饑寒亡命强力鷙忍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劍刃刀槊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

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爲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爲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敝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既具矣而還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爲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採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爲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採臣言不以臣爲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效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爲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即行往返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上下相持軍政不修

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爲盜臣自至徐即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朞年士皆飽暖練熟技藝等第爲諸郡之冠陛下遣勅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衰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從橫吏士臨

難莫肯仗節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覆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以陛下守臣權太輕故也臣願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闊略其小過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强盜頗賜緡錢使

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緡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爲每郡可歲別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葺捕盜賊得以酒予之敢以爲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酒數百斛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自念遭値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沉鷙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人爭得失於

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得其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爲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丙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鎭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

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鱉無所還其體而鯢鰍為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閥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目委曲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盜賊蠭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為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為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不赦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隨患補救如此太守亦復幾人

奏議 原第二十七卷

乞錄用鄭俠王斿狀

元祐二年三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狀奏右臣聞國之興衰繫于習俗若風節不競則朝廷自卑故古之賢君必厲士氣當務求難合自重之士以養成禮義廉恥之風臣等伏見英州別駕鄭俠向以小官觸犯權要冒死不顧以獻直言而秘閣校理王安國以布衣為先皇帝所知擢至館閣召對便殿而兄安石為相若少加附會可立至富貴而安國挺然不屈不獨納忠於先帝亦嘗以苦言至計規戒其兄竟坐與俠遊從同時被罪呂惠卿首興大獄鄧綰舒亶之徒構成其罪必欲置此人于死賴先帝仁聖止加竄逐曾未數年逐惠卿而起安國今來朝廷赦俠之罪復其舊官經今踰年而俠終不赴吏部參選考其始終出處之大節合於古之君子殺身成仁難進易退之義朝廷若不少加優異則臣等恐俠浩然江湖往而不返若溘先朝露則有識必為朝廷興失士之歎至于安國不幸短命尤為忠臣義士之所哀惜臣等嘗識其少子斿敏而篤學直而好義頗有安國之風養成其才必有可用欲望聖慈召俠赴闕并考察斿行實與俠並賜錄用不獨旌直臣於九泉之下亦所以作士氣于當代也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奏議 原第三十二卷

杭州召還乞郡狀

元祐六年五月十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前知杭州蘇軾狀
奏右臣近奉詔書及聖旨劄子不允臣辭免翰林學士承旨恩命
及乞郡事臣已第三次奏乞除臣揚越陳蔡一郡去訖竊慮區區
之誠未能遽回天意須至盡露本心重干聖聽皇恐死罪惶恐死
罪臣昔於治平中自鳳翔職官得替入朝首被英宗皇帝知遇欲
驟用臣當時宰相韓琦以臣年少資淺未經試用故且與館職亦
會臣丁父憂去官及服闋入覲便蒙神宗皇帝召對面賜獎激許

臣職外言事自惟羈旅之臣未應得此豈非以英宗皇帝知臣有
素故耶是時王安石新得政變易法度臣若少加附會進用可必
自惟遠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負心欲具論安石所為不
可施行狀以裨萬一然未測聖意待臣深淺因上元有旨買燈四
千枝有司無狀虧減市價臣即上書論奏先帝大喜即時施行臣
以此卜知先帝聖明能受盡言上疏六千餘言極論新法不便後
復因考試進士擬對御試策進上并言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先
帝雖未聽從然亦嘉臣愚直初不譴問而安石大怒其黨無不切
齒爭欲傾臣御史知雜謝景溫首出死力彈奏臣丁憂歸鄉日舟
中曾販私鹽遂下諸路體量追捕當時梢工篙手等考掠取證但
以實無其事故鍛鍊不成而止臣緣此懼禍乞出連三任外補而
先帝眷臣不衰時因賀謝表章即對左右稱道黨人疑臣復用而
李定何正臣舒亶三人構造飛語醞釀百端必欲致臣於死先帝
初亦不聽而此三人執奏不已故臣得罪下獄定等選差悍吏皇
遵將帶吏卒就湖州追攝如捕寇賊臣即與妻子訣別留書與弟
轍處置後事自期必死過揚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監守不
果到獄即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獄有所約敕故獄吏不敢
別加非橫臣亦覺知先帝無意殺臣故復留殘喘得至今日及竄

責黃州每有表疏先帝復對左右稱道哀憐獎激意欲復用而左
右固爭以為不可臣雖在遠亦具聞之古人有言聚蚊成雷積羽
沉舟言寡不勝眾也以先帝知臣特達如此而臣終不免於患難
者以左右疾臣者眾也及陛下即位起臣於貶所不及一年備位
禁林遭遇之異古今無比臣每自惟昆蟲草木之微無以仰報天
地生成之德惟有獨立不倚知無不言可以少報萬一始論衙前
差顧利害與孫永傅堯俞韓維爭議因亦與司馬光異論光初不
以此怒臣而臺諫諸人逆探光意遂與臣為仇臣又素疾程頤之
姦未嘗假以色詞故頤之黨人無不側目自朝廷廢黜大姦數人

而其餘黨猶在要近陰爲之地特未敢發爾小臣周穜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享以嘗試朝廷臣竊料穜草芥之微敢建此議必有陰主其事者是以上書逆折其姦鋒乞重賜行遣以破小人之謀因此黨人尤加忿疾其後又於經筵極論黃河不可回奪利害且上疏爭之遂大失執政意積此數事恐別致患禍又緣臂痛目昏所以累章力求補外竊伏思念自忝禁近三年之間臺諫言臣者數四只因發策草麻羅織語言以爲謗訕本無疑似白加誣執其間曖昧諸譖陛下察其無實而不降出者又不知其幾何矣若非二聖仁明洞照肝膈則臣爲黨人所傾首領不保豈敢望如先

帝之赦臣乎自出知杭州二年僅免人言中間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二人蓋攻積獘事不獲已陛下亦已赦臣而言者不赦論奏不已其意豈爲顏章等哉以此知黨人之意未嘗一日不在傾臣洗垢求瘢止得此事今者忽蒙聖恩召還擢用又除臣弟轍爲執政此二事皆非大臣本意竊計黨人必大猜忌磨厲以須勢必如此聞命悸恐以禍爲災即日上章辭免乞郡行至中路果聞弟轍爲臺諫所攻般出辭字待罪又蒙陛下委曲照見情狀方獲保全臣之剛褊衆所共知黨人嫌忌甚於弟轍豈敢以衰病之餘復犯其鋒雖自知無罪可言而今之言者豈問是非曲直竊謂人主之待臣子不過公道以相知黨人之報怨嫌必爲巧發而陰中臣豈敢恃二聖公道之知而傲黨人陰中之禍所以不避煩瀆自陳入仕以來進退本末欲陛下知臣危言危行獨立不回以犯衆怒者所從來遠矣又欲陛下知臣平生冒涉患難危險如此今餘年無幾不免有遠禍全身之意再三辭遜實非矯飾柳下惠有言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臣若貪得患失隨世俛仰改其常度則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終不變則羣小側目必無安理雖蒙二聖深知亦恐終不勝衆所以反覆計慮莫若求去非不懷戀天地父母之恩而衰老之餘恥復與羣小計較短長曲直爲世間高

人長者所笑伏望聖慈察臣至誠特賜指揮執政檢會累奏只作親嫌回避早除一郡所有今來奏狀乞留中不出以保全臣子臣不勝大願若朝廷不以臣不才猶欲驅使或除一重難邊郡臣不敢辭避報國之心死而後已惟不願在禁近使黨人猜疑別加陰中也干犯天威謹俟斧鑕臣不任祈天請命戰恐殞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公入仕本末及其坎壈不平之狀此疏最詳但熙寧時大姦當國塗炭生民仁人君子萬無緘默依違之理及元祐朝局廓然清明然彼此異同皆不能以無心處之春秋之義責備賢者蜀

洛之爭公似不得而辭其咎矣

奏議 原第三十四卷

論積欠狀

元祐七年五月十六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

臣聞之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夫民旣富而教然後可以卽戎古之所謂善人者其不及聖人遠甚今二聖臨御八年于玆仁孝慈儉可謂至矣而帑廩日益困農民日益貧商賈不行水旱相繼以上聖之資而無善人之効臣竊痛之所至訪問耆老有識之士陰求其所以皆曰方今民荷寬政無它疾苦但爲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於僵仆則幸矣何暇舉首奮臂以營求於一飽之外哉今大姓富家昔日號爲無比戶者皆爲市易所破王安石罪通十無一二矣予天讀此等自見其餘自小民已上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雖有白圭猗頓亦化爲簞門圭竇矣自祖宗已來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及雖有侵盜而本家及伍保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姦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旣乏竭無以爲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爲姦吏之所蠶食急之則爲盜賊之所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爲捐虛名而收實利也自二聖臨御以來每以施捨已責爲先務登極赦令每次郊

赦或隨事指揮皆從寬厚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恩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監司以催欠爲職業守令上爲監司之所迫下爲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自非有力之家納賂請賕誰肯舉行恩貸而積欠之人皆鄰於寒餓何賂之有其間貧困掃地無可蠶食者則縣胥教令通指平人或云衷私擅買抵當物業或雖非衷私而云買不當價似此之類蔓延追擾自甲及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每限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爲縣胥食邑戶嗟乎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爲陛下赤子而皆爲姦吏食邑戶此何道也（已下論赤不放之害）商賈販賣例無現錢若用現錢則無利息須今年索去年所賣明年索今年所賒然後計算得行彼此通濟今富戶先已殘破中民又有積欠誰敢賒賣物貨則商賈自然不行此酒稅課利所以日虧城市房廊所以日空也（走稅課）諸路連年水旱上下共知而轉運司窘於財用例不肯放稅縱放亦不盡實雖無明文指揮而以喜怒風曉官吏孰敢違者所以逐縣例皆拖欠兩稅（折兩稅）較其所欠與依實檢放無異於官了無所益而民有追擾鞭撻之苦近日詔旨凡積欠皆分爲十料催納通計

五年而足聖恩隆厚何以加此而有司以謂有旨倚閣者方得依十料指揮餘皆併催縱使盡依十料吏卒乞覓必不肯分料少取（雖分十料不足以救之）人戶既未納足則追擾常在縱分百料與一料同臣頃知杭州又知潁州今知揚州親見兩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爲積欠所壓日就窮蹙死亡過半而欠籍不除以至虧欠兩稅走陷課利農末皆病公私並困以此推之天下大率皆然矣臣自潁移揚州過濠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麥既熟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臣自到任以來日以檢察本州積欠爲事內已有條貫除放而官吏不肯舉行者臣即指揮本州一面除放去訖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未有明文者即且令本州權住催理聽候指揮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有礙者臣亦不敢住催各具利害奏取聖旨

二十萬虎狼可駭可涕然則如之何而救之曰害民者吏也制吏者官也官得其人何患焉否則虎出柙狼入市矣誰之過與

東坡先生全集錄卷六終

宋蘇東坡先生全集錄目次

啓 原第四十七卷

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七

奏議 原第三十五卷

上圓丘合祭六議劄子

元祐八年三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伏見九月二十二日詔書節文俟郊禮畢集官詳議祠皇地祇事及郊祀之歲廟饗典禮聞奏者臣恭覩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饗答實蒙休應然則圓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改更臣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圓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也古者秋分夕月於西郊亦可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帝則以冬至而祀月於南郊議者不以為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圓丘獨以為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略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則并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

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比之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歌於秋可也，歌於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於北郊，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也哉？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說者曰：三望，太山、河、海。或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魯，諸侯也，故郊之細，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則郊之細，獨不及五嶽四瀆乎？嶽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合祭乎？秦燔詩書，經籍散亡，學者各以意推類而已。王、鄭、賈、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真。臣以詩書春秋考之，則天地合祭久矣。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以爲不足法。臣竊謂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洛陽，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

驗也。又按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圓丘東，大魏郊天之所，準漢故事，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羣望皆合於圓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於圓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時褚无量、郭山惲等皆以曾言爲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敕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於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於南郊。自後有事於圓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爲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饗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饗宗廟者四，凡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饗宗廟，並祀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徧饗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親祭如彼其多，而歲行之，不以爲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爲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

（旁注：自此以前皆言其上合典禮，已後乃其下合時宜處也。）

至確至快俗上叟殺刀截公侍

之內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唯以齋祭禮樂爲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爲常至於後世海內爲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億萬倍於古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於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圜丘此何義也

當時周已古非今拘文於後總不切最簡明字

議者必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而宣王薄伐玁狁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爲不可祭乎臣將應之曰舜一歲而巡四岳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後世人上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歲一巡者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而謂今可以行周之禮乎天之寒暑雖同而禮之繁簡則異是以有虞氏之禮夏商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禮周有所不能用時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師驅逐玁狁蓋非得已且吉父爲將王不親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禮爲三歲常行之法豈可以六月出師爲比乎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亦有故事

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則攝位鄭氏注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事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後世人主不能歲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爲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爲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則有風雨之虞陛下自宮入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衛兵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則備事地則

實心在賞軍一節

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爲繁文末節而一切欲省去乎國家養兵異於前世自唐之時未有軍賞猶不能歲歲親祠天子出郊兵衛不可簡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今三年一郊傾竭帑藏猶恐不足郊賚之外豈可復加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祭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爲疏闊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益遠神祇必不顧饗非所以爲禮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

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爲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圜丘何獨不可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尚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燿火天子於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內而不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爲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不之決也夫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

欽宗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圜丘方澤皆親祭之爲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今不能歲徧是故徧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祭而北郊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爲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也三年間郊當行郊地之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議者不過欲於當郊之歲祀天地宗廟分而爲三耳分而爲三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動大衆舉大禮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唯饗此祭累聖相承唯用此禮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輕動動之則有吉凶禍福不可不慮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計之無一可行之理伏請從舊爲便昔西漢之衰元帝納貢禹之言毀宗廟成帝用丞相衡之議改郊位皆有殃咎著於史策往鑒甚明可爲寒心伏望陛下詳覽臣此章則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禮本非權宜不獨初郊之歲所當施行實爲無窮不刊之典願陛下謹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饗以敉寧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異論即須畫一

解破臣所陳六議使皆屈伏上合周禮下不爲當今軍國之患不可固執更不論當今可與不可施行所貴嚴祀大典蚤以時定取進止

篤論辨材彼紛然聚訟者能復出一議否

奏議原第三十六卷

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尙書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彦若范祖禹顧臨劄子奏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効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已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三代已還一人而已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鼂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

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覆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所以進書之意軒豁流露

著眼好字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illegible]

奏議 原第三十七卷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熙寧十年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饑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

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為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匈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強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凌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為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

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有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強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僚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

李憲事凡四
而此處獨出
姓名

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為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為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怨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祐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為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搆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橫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纍老弱困弊

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為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癘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為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凌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

忍點頭

牛羊刳臠魚鱉以為膳饈食者甚美見食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軍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況所在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役之後所在盜賊蠭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為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

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為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

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爲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旣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兵猶火也古來諫用兵書推漢淮南王安爲第一而此書嗚咽悲涼憂深慮遠足繼其後

代滕甫論西夏書

臣素無學術老不讀書每欲披竭愚忠上補聖明萬一而肝肺枯涸卒無可言近者因病求醫偶悟一事推之有政似可施行惟陛下財幸臣近患積聚醫云據病當下一月而愈若不下半年而愈然中年以後一下一衰積衰之患終身之憂也臣私計之終不以一月之快而易終身之憂遂用其言以善藥磨治半年而愈初不傷氣體力益完因悟近日臣僚獻言欲用兵西方皆是醫人欲下一月而愈者也其勢亦未必不成然終非臣子深愛君父欲出萬全之道也以陛下聖明將賢士勇何往不克而臣尚以爲非萬全者俗言彭祖觀井自係大木之上以車輪覆井而後敢觀此言雖鄙而切於事陛下愛民憂國非特如彭祖之愛身而兵者凶器動有存亡其陷人可畏有甚於井故臣願陛下之用兵如彭祖之觀井然後爲得也臣竊觀自古用兵者莫如曹操其破滅袁氏最有巧思請試爲陛下論之袁紹以十倍之衆大敗於官渡僅以身免而操斂兵不追者何也所以緩紹而亂其國也紹歸國益驕忠賢就戮嫡庶並爭不及八年而袁氏無遺種矣向使操急之紹既未可以一舉蕩滅若懼而脩政用田豐而立袁譚則成敗未可知也其後北征烏丸討袁尚袁熙尚熙走遼東或勸操遂平之操曰彼

素畏尙等吾今急之則合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遂引兵還曰吾方使公孫康斬送其首巳而果然若操者可謂巧於滅國矣滅國大事也不可以速譬如小兒之毀齒以漸搖撼之則齒脫而小兒不知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毀齒可以殺兒故臣願陛下之取西夏如曹操之取袁氏也方元昊強時謀臣猛將盡其智力十年而不敢近今者主弱臣強其國內亂陛下使偏師一出斬名王虜僞公主禁蘭會等州此真千載一時天以此賊授陛下之秋也兵法有之同舟而遇風則胡越相救如左右手今秉常雖爲母族所篡以意度之其世家大族亦未肯俯首連臂爲此族用也今乃合而爲一堅壁淸野以抗王師如左右手此正同舟遇風之勢也法當緩之今天威巳震臣願陛下選用大臣宿將素爲賊所畏服者使兼帥五路聚重兵境上號稱百萬蒐乘補卒牛酒日至金皷之聲聞於數百里間外爲必討之勢而實不出境多出金幣遣間使辯士離壞其黨與且下令曰尺土吾不愛一民吾不有也其有能以地與衆降者即以封之有敢攘其地掠其人者皆斬不出一年必有權均力敵內自相疑者人情不遠各欲求全及王師之未出爭爲先降以邀重賞陛下因而分裂之即用其酋豪命以爵秩棊布錯峙務使相仇如漢封呼韓邪通西域故事不過於要害處

築一城屯數千人置一將以護諸部可使數百年而內保境不煩城守餽運豈非萬全之至計哉臣願陛下斷之於中深慮而遠計之夫爲人臣計與爲人主計不同人臣非攘地效首虜無以爲功爲陛下計惟天下安社稷固否耳陛下神聖冠古動容擧意皆是功德但能措太山之安與天地等壽則竹帛不可勝紀而堯舜禹湯不足過也議者不知出此爭欲急於功名履危犯難以勞聖慮臣竊不取古人有言省功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淸心劉洎諫唐太宗曰皇天以不言爲貴聖人以不言爲德老子稱大辯若訥莊子言至道無文且多記則損心多言則耗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爲累須爲社稷自愛人臣愛君未有如洎之深至者也臣竊慕之雖謫守在外不當妄言然自念舊臣譬之老馬雖筋力巳衰不堪致遠而經涉險阻粗識道路惟陛下哀愍其愚而憐其意不勝幸甚

緩急機宜老子兵事之說

代滕甫辯謗乞郡狀

臣聞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痛則呼父窮窘則號天蓋情發於中言無所擇豈以號呼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今臣之所患不止於疾痛而所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趍赴於何人伏望聖慈少加憐察中謝 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有忠義之心生而自許昔季孫有言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臣雖不肖允蹈斯言但信道直前謂人如己既蒙深知於聖主肯復借交於衆人任其惷愚積成仇怨一自離去左右十有二年浸潤之

言何所不有至謂臣陰黨反者故縱罪人若快斯言死未塞責切伏思宣帝漢之英主也以片言而誅楊惲太宗唐之興王也以單詞而殺劉洎自古忠臣烈士遭時得君而不免於禍者何可勝數而臣獨蒙皇帝陛下始終照察愛惜保全則陛下聖度已過於宣帝太宗而臣之遭逢亦古人所未有日月在上更何憂虞但念世之憎臣者多而臣之賦命至薄積毀消骨巧言鑠金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屢至儻因疑似復致人言至時雖欲自明陛下亦難屢赦是以及今無事之日少陳危苦之詞晉王導乃王敦之弟也而不害其為元臣崔造源休之甥也而不廢其為宰相臣與反者

義同路人獨於寬大之朝為臣終身之累亦可悲矣凡今游宦之士稍與貴近之人有葭莩之親半面之舊則所至便蒙異待人亦不敢交攻況臣受知於陛下中興之初效力於衆人未遇之日而乃毀訾不忌踐踏無嚴臣何足言有辱天眷此臣所以涕泣而自傷者也今臣既安善地又忝清班非敢別有僥求更思錄用但患難之後積憂傷心風波之間怖畏成疾敢望陛下憫餘生之無幾究前日之異恩或乞移臣淮浙間一小郡稍近墳墓漸謀歸休異日復得以枯朽之餘仰瞻天日之表然後退伏田野自稱老臣追敘始終之遭逢以託鄉鄰之父老區區志願永畢於斯伏願陛下憐其志察其愚而赦其罪臣無任感恩知罪激切屏營之至

五更鼓角聲悲壯

制勅 原第三十八卷

范純禮可吏部郎中

勑具官范純禮嗚呼維乃顯考克明德秉哲以左右我仁宗俾配德於堯舜天亦維相之使世有人以任我樞機將帥之事今汝獨在外訃朕惟瑚璉不可以褻用驥騄不可以小試命以天官之屬其少進之益觀其能往欽哉可

王安石贈太傅

勑朕式觀古初灼見天意將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異人使其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用能於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具官王安石少學孔孟晚師瞿聃罔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陳迹作新斯人屬熙寧之有爲冠羣賢而首用信任之篤古今所無方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之興浮雲何有脫屣如遺屢爭席於漁樵不亂羣於麋鹿進退之美雍容可觀朕方臨御之初哀疚罔極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觀規模想見風采豈謂告終之問在予諒闇之中胡不百年爲之一涕於戲死生用捨之際孰能違天贈賻哀榮之文豈不在我寵以師臣之位蔚爲儒者之光庶幾有知服我休命可

傳神傳神安石惠卿一贈一責俱使有識旁觀代其入地

除范純仁特授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高平郡開國侯加食邑實封餘如故制 元祐三年四月四日

門下朕惟朝廷之盛衰常以輔相爲輕重若根本彊固則精神折衝故爲呂臣奉已而不在民則管文無復憂色汲長孺直諫而守死節則淮南爲之寢謀朕思得其人付之以政使天下聞風而心服則人主無爲而日尊咨爾在廷咸聽朕命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上柱國高平郡開國伯食邑九伯戸食實封二百戸賜紫金魚袋范純仁器遠任重才周識明進如孟子之敬王退若蕭生之憂國朕覽觀仁祖之遺迹永懷慶曆之元臣强諫不忘喜臧孫之有

後戎公是似命召虎以來宣雖兵政之與聞疑遠猷之未究坐論西省進貳文昌增秩益封兼隆異數於戲時難得而易失民難安而易危予欲守在四夷以汝爲偃兵之姚宋予欲藏於百姓以汝爲惜民之蕭曹勉思古人以稱朕意可特授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高平郡開國公加食邑七百戸實封三百戸餘如故

侖侖皇皇代言極則

制勅 原第三十九卷

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

勅元凶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滔天之罪永爲垂世之規具官呂惠卿以斗筲之才挾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斂爲仁義以法律爲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心姑試伯鯀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謫之輔郡尚疑改過稍畀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碭山之貶反覆

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己共爲欺君喜則摩足以相歡怒則反目以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姦贓狼籍横彼江東至其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至永洛之禍興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踐祚之初首發安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涣汗之文止爲款賊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危之竄國有常典朕不敢私可

食肉寢皮未若此制之快

啓 原第四十六卷

謝館職啓

試言無取錫命過優進貽朋友之譏退有僃靑之畏靦顏就列撫已若驚國家取士之門至多而制舉號爲首冠育才之地非一而冊府處其最高覩其所以待之蓋亦可謂至矣知寳玉璠璵難得而易毁故櫝以養其全知楩楠豫章積歲而後成故封殖以待其長施等天地恩均父師恭惟先帝臨御以來四十二載所擢賢良方正之士十有五人其志莫不欲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其言莫不欲措天下於泰山之固大則欲興禮樂以絶來世小則欲操數

術以馭四夷然而進有後先名有隱顯命有窮達時有重輕或已踐廟堂之崇或已登侍從之列或反流落於遠郡或尚滯留於小官或死生之乖睽已爲陳迹或擯斥於畀炎僅齒平民雖曰功名富貴所由之塗亦爲毁譽得喪必爭之地名重則於實難副論高則與世常疎故雖絶異之資猶有不任之愧猷之內顧豈不自知性任己以直前學師心而無法自始搦筆知不適時會宗伯之選掄疾時文之靡弊擢居異等以風四方不知滿溢之憂復玷艮能之舉負賢者所難之任爭四海欲得之求其爲危懼可爲危慄是以一參賓禁輒蹈危機已嘗名挂於深文不自意全於今日而況

大明繼照百度惟新理財訓兵有鞭笞戎狄之志信賞必罰有追迹祖宗之風凡用人歷試其能苟敗事必誅無赦此太平可待之日豈不肖兼容之時而乃度越賢豪曲收微賤縱不能力辭而就下亦當知非分以自懲此蓋伏遇某官志在斯民仁爲己任欲辦大事務兼尺寸之長將求多聞故引涓埃之助致此忝冒有踰等倫欲報無緣將何望於頑鄙遇寵知懼庶不至於惰媮

徐州謝兩府啟 熙寧十年

移守河中已愧超陞之異改臨泗上仍叨藩鎮之雄既見吏民周覽風俗地形襟要當東南水陸之衝民食艱難正春夏旱蝗之際宜得一時之循吏以安千里之疲民如軾者才不逮人學非適用冒塵策府自知拙直之難安屢乞守符意謂苟全之善計然自往來三郡首尾七年足蹈危機僅脫風波之險心存吏役都忘學術之源既未決於歸耕敢復求於善地伏遇某官權衡萬物高下一心頑獷悍堅實費陶鎔之力散材疎惡徒施封殖之恩謹當策疲駑鐫磨朽鈍上酬天造次荅已知

登州謝兩府啟 元豐八年

右軾啟蒙恩授前件官已於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訖者迂愚之守沒齒不移廢逐之餘歸田已幸豈謂承宣之寄忽爲枯朽之榮眷此東州下臨北徼俗習齊魯之厚迹皆秦漢之陳賓出日於麗譙山川炳煥傳夕烽於海嶠鼓角清閒頗靜樂之難名笑妄庸之竊據此蓋伏遇某官股肱元聖師保萬民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遠謂使功不如使過而觀過足以知仁特借齒牙曲成羽翼軾敢不服勤簿領祇畏簡書策蹇磨鉛少荅非常之遇息黥補劓漸收無用之身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中書舍人啟

右軾啟蒙恩授前件官者起於貶所未及朞年擢置周行遽參法從省躬無有被寵若驚竊惟人材進退之間實爲風俗隆替之漸必欲致治在於積賢雖一薛居州爲言不能移楚而用范武子晉盜可使奔秦雀琰進而廉儉成風楊綰用而淫侈改度誠因是之先定雖民散而可收拔茅茹者以彙而征附馬棧者必先其直用舍既見好惡自明人知所趨勢有必至今朝廷方講當世之務力追前代之隆雖改定法令足以便事而未足以安民寬弛賦役足以安民而未足以成俗是以登進耆老搜求儁良將使士知向方民亦有恥如軾者山林下士軒冕棄材少而學文本聲律雕蟲之技出而從仕有狂狷嬰鱗之愆溝中不願於青黃爨下無心於宮徵誤蒙收拾已出優恩爲履禁嚴殊非素望此蓋伏遇某官德配前哲望隆本朝名重圭璋上助廟堂之用言爲蓍蔡下同卿士之謀餘論所加虛名增重知丹心之尚在憐白首之無歸特借寵光以寬衰病任隆才下恩重報輕直道而行恐非所以安愚不肖之分充位而已又不足以解卿大夫之憂蚤夜以思進退惟谷恐懼戰越不知所裁

杭州謝執政啟 元祐四年

右軾啟小器易盈宜處不爭之地大恩難報終爲有愧之人到郡浹旬汗顏數四湖山如舊魚鳥亦怪其衰殘爭訟稍稀吏民習知其遲鈍雖尚嬰於寵劇庶漸即於安閒顧此惷愚亦蒙假借此蓋伏遇某官輔世以德事君以仁嘉善而矜不能與人不求其備故令狂直得保始終指步武於夷途收桑榆之暮景軾敢不欽承令德推本上心政拙催科自占陽城之考姦容獄市敢師齊相之言庶寡悔尤少償知遇

潁州到任謝執政啟 元祐六年

入參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邦輒爲西湖之長皆緣天幸豈復人謀惟汝水之名邦乃裕陵之故國人醇事簡地沃泉甘豈惟暫養於不才抑亦此生之可老恭惟某官嘉猷經世茂德範時元老廟堂自有權衡之信餘生江海得同品物之安感佩之私筆舌難旣

謝賀朝奉啟

右軾啟自蜀徂京幾四千里攜孥去國垂二十年倒閉松楸已中梁柱過而下馬空瞻董相之陵酹以隻鷄誰副橋公之約宦游歲晚坐念涕流未報不貲之恩敢懷盍歸之意常恐樵牧不禁行有雍門之悲雨露旣濡空引太山之望豈謂通判某官政先慈孝義篤友朋首隆學校之師儒次訪里閭之耆舊自嗟來暮不闕拔薙之規尚意神交特致生芻之奠父老感歎桑梓光華深衣練冠莫克悲淚於墓道昔襦今袴尚能鼓舞於民謠仰佩之深力占難盡

坡公儷句風華員轉天分獨奇除李太白詩顧長康畫無可擬似者余于表啟割愛已多棄其斷不能割者錄如干首

謝惠生日詩啟第二首

伏蒙某官以某生辰特貽佳什允也風人之作燦然華衮之榮自省庸虛惟知愧汗雖大人占斯干之夢喜獲嘉言而弟子廢蓼莪之篇難忘永慕感佩之素敷粲莫周

啟 原第四十七卷

賀韓丞相啟

右軾啟伏審誕膺策命首冠輔臣四方聳觀萬口同慶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自古在昔治少亂多夫天將欲措世於大安必有異人之間出使民莫不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方陋漢唐將追堯舜洪惟上聖之后眷求一德之臣謂莫如公遂授以政付八音於師曠孰敢爭能捐六轡於王良坐將致遠引領以望惟日爲年恭以昭文相公全德難名巨才不器亹亹申伯之望堂堂漢相之風出入三朝險夷一節最爾種羌之叛命慨然當宁以請行威聲所加膻穢自屏淮蔡既定而裴度相徐方不回而召虎歸縱復遣種龍荒遊魂沙海譬之癬疥豈足爬搔必將訓兵擇帥而授之規摹積穀堅城而磨以歲月破斧之惡四國實賴周公之亟還折箠以鞭赤眉無煩鄧禹之久外天下是望豈惟一人即日邊徼苦寒台候何似伏冀爲國善調寢興謹奉啟起居

賀歐陽少師致仕啟

伏審抗章得謝釋位言還天眷雖隆莫奪已行之志士流太息共高難繼之風凡在庇庥共增慶慰伏以懷安天下之公患去就君子之所難世靡不知人更相笑而道不勝欲私於爲身君臣之恩係縻之於前妻子之計推荷之於後（流利頓挫）至於山林之士猶有降志於垂老而況廟堂之舊欲使辭祿於當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愚智共蔽古今一塗是以用捨行藏仲尼獨許於顏子存亡進退周易不及於賢人自非智足以周知仁足以自愛道足以忘物之得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則孰能見幾禍福之先脫屣

塵垢之外常恐茲世不見其人伏惟致政觀文少師全德難名巨材不器事業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躬履艱難而節乃見縱使耄期篤老猶當就見質疑而乃力辭於未及之年退託以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至貴無軒冕而榮至仁不導引而壽較其所得孰與昔多軾受知最深聞道有自雖外爲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之全伏暑向闌台候何似伏冀爲時自重少慰輿情

一氣渾脫

賀趙大資少保致仕啟

伏審抗章得謝奉冊言還搢紳聳觀閭里相慶竊謂富貴不爲至樂功名非有甚難樂莫樂於還故鄉難莫難於全大節歷數當今之卿相或寓他邦究觀自古之忠賢少有完傳錦衣而夜行者多矣狐裘而羔袖者有之至若百行渾圓五福純備當世所美非公而誰恭惟致政大資少保道心精微德望宏遠無施不可尤高臺諫之風所臨有聲最宜吳蜀之政才不究於大用命乃係於生民與時偕行不可則止見故人而一笑綽有餘歡念平生之百爲絕無可恨方將深入不二獨遊無何默追桑可之風坐致喬松之壽

軾荷知有素貪祿忘歸慕鸞鵠之高翔眷樊籠而永歎傾頌之素敷寫莫窮

答丁連州朝奉啟

七年遠謫不知骨肉之存亡萬里生還自笑音容之改易久恬颶霧稍習蛙蛇自疑本儋崖之人難復見魯衛之士而況清時雅望令德高標固以聞名而自慙蓋欲通書而未敢豈謂知郡朝奉仁無擇物義有逆時毎憐遷客之無歸獨振孤風而愈厲固無心於集苑而有力於噓枯遠移一紙之書何啻百朋之錫過情之譽雖知無其實而愧于中起廢之文猶欲借此言以華其老窮途易感永好難忘

答王幼安宣德啟

俯仰十年忽焉如昨間關百罹何所不有頃者海外澹乎益將終焉偶然生還置之勿復道也方將求田問舍爲三百指之養杜門面壁觀六十年之非豈獨江湖之相忘蓋已寂寥而喪我不謂某官講修舊好收錄陳人粲然雲漢之章被此枯朽之質欲其洗濯宿負激昂晚節粗行平生之志少慰朋友之望此意厚矣我心悠哉如焦穀牙如伏櫪馬非吹噓之所及縱鞭策以何加藏之不忘永以爲好

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七 啟

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七 終

宋蘇東坡先生全集錄目次

目畢

東坡先生全集錄卷八

書 原第四十八卷

上富丞相書

軾聞之進說於人者必其人之有間而可入則其說易行戰國之人貪天下之士因其貪而說之危國之人懼天下之士因其懼而說之是故其說易行古之人一說而合至有立談之間而取公相者未嘗不始於戰國危國何則有間而可入也居今之世而欲進說於明公之前不得其間而求入焉則亦可謂天下之至愚無知者矣地方萬里而制於一姓極天下之尊而盡天下之富不可以有加矣而明公爲之宰四夷不作兵革不試是明公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也方西戎之熾也狄人乘間以跨吾北中國之大不畏而畏明公之一詞是明公之勇冠於天下也明公居於山東而傾河朔之流人父棄其子夫棄其妻而自歸於明公者百餘萬明公人人而食之旦旦而撫之此百萬人者出於溝壑之中而免於烏鳶豺狼之患生得以養其父母而祭其祖考死得以使其子孫葬埋祭祀不失其故常是明公之仁及於百世也勇冠於天下而仁及於百世士之生於世如此亦足矣今也處於至足之勢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羨慕於天下之功名也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書莫

不盡讀禮樂刑政之大小兵農財賦之盛衰四海之內地里之遠近山川之險易物土之所宜莫不盡知當世之賢人君子與夫姦僞險詐之徒莫不盡究至於曲學小數㳄眛懞悅而不可知者皆獵其華而咀其英泛其流而涉其源雖自謂當世之辯不能傲之以其所不知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畏憚於天下之博學也名爲天下之賢人而貴爲天子之宰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無羨於功名而無畏於博學是其果無間而可入也天下之士果不可以進說也軾也聞之楚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日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官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朝夕以

交戒我猶以爲未也而作詩以自戒其詩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夫衛武公惟居於至足而日以爲不足故其沒也諡之曰睿聖武公嗟夫明公豈以其至足而無間以拒天下之士則士之進說者亦何必其間之入哉不然軾將誦其所聞而明公試觀之夫天下之小人所爲奔走輻輳於大人之門而爲之用者何也大人得其全小人得其偏大人得其全故能兼受而獨制小人得其偏是以聚而求合於大人之門古之聖人惟其聚天下之偏而各收其用以爲非偏則莫肯聚也是故不以其全而責其偏夫惟全者之不可以多有也故天下之偏者惟全之求今以其全而責其偏夫彼

若能全將亦爲我而已矣又何求焉昔者夫子廉潔而不爲異衆之行勇敢而不爲過物之操孝而不徇其親忠而不犯其君凡此者是夫子之全也原憲廉而至於貧公良孺勇而至於鬬曾子孝而徇其親子路忠而犯其君凡此者是數子之偏也夫子居其全而收天下之偏是以若此巍巍也若夫明公其亦可謂天下之全矣廉而天下不以爲介直而天下不以爲訐剛健而不爲強敦厚而不爲弱此明公之所得之於天而天下之所不可望於明公者也明公居其全天下效其偏其誰曰不可異時士大夫皆喜爲卓越之行而世亦貴狡悍之才自明公執政而朝廷之間習爲中道

而務循於規矩士之矯飾力行爲異者衆必共笑之夫卓越之行非至行也而有取於世狡悍之才非眞才也而有用於天下此古之全人所以坐而收其功也今天下卓越之行狡悍之才舉不敢至於明公之門懼以其不純而獲罪於門下軾之不肖竊以爲天下之未大治兵之未振財之未豐天下之有望於明公而未獲者其或由此也歟昔范公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苟可用者莫不咸在雖其狂猥無行之徒亦自效於下風而范公亦躬爲詭特之操以震之夫范公之取人者是也其自爲者非也伏惟明公以天下之全而自居去其短而襲其長以收功於無窮軾也西南之匹夫

求斗升之祿而至於京師翰林歐陽公不知其不肖使與於制舉之末而發其猖狂之論是以輒進說於左右以爲明公必能容之所進策論五十篇貧不能盡寫而致其半觀其大略幸甚

詩曰采葑采菲用人者節取焉可也奚必全然無弊之道吾必歸之富公何也循規矩蹈繩墨此大中至正之歸而介甫章呂諸人所不能入也以全致偏若是則可矣

上曾丞相書

軾聞之將有求於人而其說不誠則難以望其有合矣世之奇特之士其處也莫不爲異衆之行而其出也莫不爲怪詭之詞比物引類以搖撼當世理不可化則欲以勢劫之將以衒售其身古之君子有韓子者其爲說曰王公大人不可以無貧賤之士居其下風而推其後大其聲名而久其傳雖其貴賤之闊絶而其相須之急不啻若左右手嗚呼果其用是說也則夫世之君子所爲老死而不遇者無足怪矣今夫扣之者急則應之者疑其辭夸則其實必有所不副今吾以爲王公大人不可以一日而無吾也彼將退

而考其實則亦無乃未至於此耶昔者漢高未嘗喜儒而不失爲明君衛霍未嘗薦士而不失爲賢公卿吾將以吾之說而彼將以彼之說彼此相拒而不得其歡心故貴賤之間終不可以合而道終不可以行何者其扣之急而其詞夸也鬻千金之璧者不之於肆而願觀者塞其門觀者欲得而主人無言爲非不能言知言之無加也今也不幸而坐於五達之衢又呶呶焉自以爲希世之珍過者不顧執其裾而強觀之則其所鬻者可知矣王公大人其無意於天下後世者亦安以求爲也苟其不然則士之過於其前而有動於其目者彼將搴裳疾行而搜取之故凡皇皇汲汲者舉非

吾事也昔者嘗聞明公之風矣以大臣之子孫而取天下之高第才足以過人而自視缺然常若不足安於小官而樂於恬淡方其在太學之中衣繒飯糗若將終身至於德發而不可掩名高而不可抑貴為天子之少宰而其自視不加於其舊之錙銖其度量宏達至於如此此其尤不可以夸詞而急扣者也軾不佞自為學至今十有五年以為凡學之難者難於無私無私之難者難於通萬物之理故不通乎萬物之理雖欲無私不可得也已好則好之已惡則惡之以是自信則惑也是故幽居默處而觀萬物之變盡其自然之理而斷之於中其所不然者雖古之所謂賢人之說亦有所不取雖以此自信而亦以此自知其不悅於世也故其言語文章未嘗輒至於公相之門今也天子舉直諫之士而兩制過聽謬以其名聞竊以為與於此者皆有求於吾君吾相者也故輒自獻其文凡十篇而書為之先惟所裁擇幸甚

昌黎先生案容易駁落耶前半尤作者著意之筆

上梅直講書

某官執事軾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為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為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為對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於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寔親試之誠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為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為之先容非親舊為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

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爲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見道之言

應制舉上兩制書

軾聞古者有貴賤之際有聖賢之分二者相勝而不可以相參其勢然也治其貴賤之際則不知聖賢之分治其聖賢之分則不知貴賤之爲差昔者子思孟軻之徒不見諸侯而耕於野比閭小吏一呼於其門則攝衣而從之至於齊魯千乘之君操幣執贄因門人以願交於下風則閉門而不納此非苟以爲異而已將以明乎聖賢之分而不參於貴賤之際故其攝衣而從之也君子不以爲畏而其閉門而拒之也君子不以爲傲何則其分定也士之賢不肖固有之矣子思孟軻不可以人人而求之然而貴賤之際聖

賢之分二者要以不可不知也世衰道喪不能深明于斯二者而錯行之施之不得其處故其道兩亡今夫軾朝生於草茅塵土之中而夕與於州縣之小吏其官爵勢力不足較於世亦明矣而諸公之貴至與人主揖讓周旋而無間大車駟馬至於門者逡巡而不敢入軾也非有公事而輒至於庭求以賓客之禮見於下執事固已獲罪於貴賤之際矣雖然當世之君子不以其愚陋而使與於制舉之末朝廷之上不以其疏賤而使奏其猖狂之論軾亦自忘其不肖而以爲是兩漢之主所孜孜而求之親降色辭而問之政者也其才雖不足以庶幾於聖賢之間而學其道治其言則所

守者其分也是故踽踽然而來仰不知明公之尊而俯不知其身之賤不由紹介不待辭讓而直言當世之故無所委曲者以爲貴賤之際非所以施於此也軾聞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時時者國之所以存亡天下之所最重也周之衰也時人莫不苟媮而不立周雖欲其立而不可得也故周亡秦之衰也時人莫不貪利而不仁秦雖欲其仁而不可得也故秦亡西漢之衰也時人莫不柔懦而謹畏故君臣相蒙而至於危東漢之衰也時人莫不矯激而奮厲故賢不肖不相容以至於亂夫時者豈其所自爲邪王公大人實爲之軾將論其時之病而以爲其權在諸

公諸公之所好天下莫不好諸公之所惡天下莫不惡故軾敢以今之所患二者告於下執事其一曰用法太密而不求情其二曰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此二者時之大患也何謂用法太密而不求情昔者天下未平而法不立則人行其私意仁者遂其仁勇者致其勇君子小人莫不以其意從事而不困於繩墨之間故易以有功而亦易以亂及其治也天下莫不趨於法不敢用其私意而惟法之知故雖賢者所爲要以如法而止不敢於法律之外有所措意夫人勝法則法爲虛器法勝人則人爲備位人與法並行而不相勝則天下安今自一命以上至於宰相皆以奉法循令爲稱其職拱手而任法曰吾豈得自由哉法既大行故人爲備位其成也其敗也其治也其亂也天下皆曰非我也法也法之弊豈不亦甚矣哉昔者漢高之時留侯爲太子少傅位於叔孫之後而周昌亦自御史大夫爲諸侯相天下有緩急則功臣左遷而不怨此亦知其君臣之歡不以法而相持也今天下所以任法者何也任法生於自疑自疑生於多私惟天下之無私則能於法律之外有以效其智何則其自信明也夫唐永泰之間姦臣執政政以賄成德宗發憤而用常袞袞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然天下否塞賢愚不分君子不以爲能也崔祐甫爲相不至朞年而除吏八百多

其親舊或者以爲譏祐甫曰不然非親與舊則安得而知之顧其所用如何爾君子以爲善用法今天下泛泛焉莫有深思遠慮者皆任法之過也何謂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昔者聖人之爲天下使人各效其能以相濟也不一則不專不專則不能自堯舜之時而伯夷后夔稷契之倫皆不過名一藝辦一職以盡其能至於子孫世守其業而不遷夔不敢自與於知禮而契不敢自任於播種至於三代之際亦各輸其才而安其習以不相犯躐凡書傳所載者自非聖人皆止於名一藝辦一職故其藝未嘗不精而其職未嘗不舉後世之所希望而不可及者由此故也下而至於漢其君子

各務其所長以相左右故史之所記武宣之際自公孫魏邴以下皆不過以一能稱於當世夫人各有才才各有小大大者安其大而無忽於小小者樂其小而無慕於大是以各適其用而不喪其所長及至後世上失其道而天下之士皆有侈心恥以一藝自名而欲盡天下之能事是故喪其所長而至於無用今之士大夫其實病此也仕者莫不談王道述禮樂皆欲復三代追堯舜終於不可行而世務因以不舉學者莫不論天人推性命終於不可究而世教因以不明自許太高而措意太廣太高則無用太廣則無功是故賢人君子布於天下而事不立聽其言則侈大而可樂責其

效則汗漫而無當此皆好名之過深惟古之聖賢建功立業興利捍患至於百工小民之事皆有可觀不若今世之因循鹵莽其故出於此二者歟伏惟明公才略之宏偉度量之寬厚學術之廣博聲名之煒燁冠於一時而振於百世百世之所望而正者意有所向則天下奔走而趨之則其憫時憂世之心或有取於斯言也軾將有深於此者而未敢言焉不宣軾再拜

由此二者下以壞天下之人才上以壞朝廷之功業有餘矣危言苦口應制時風采早已卓爾不羣

上文侍中論榷鹽書

留守侍中執事當今天下勳德俱高爲主上所倚信華實兼隆爲士民所責望受恩三世宜與社稷同憂皆無如明公者今雖在外事有關於安危而非職之所憂者猶當盡力爭之而況其事關本職而憂及生民者乎竊意明公必已言之而人不知若猶未也則願效其愚頃者三司使章惇建言乞榷河北京東鹽朝廷遣使案視召周革入覲已有成議矣惇之言曰河北與陝西皆爲邊防而河北獨不榷鹽此祖宗一時之誤恩也軾以爲陝西之鹽與京東河北不同解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既不可捐以予民而官亦易以

籠取青鹽至自虜中有可禁止之道然猶法存而實不行城門之外公食青鹽今東北循海皆鹽也其欲籠而取之正與淮南兩浙無異軾在餘杭時見兩浙之民以犯鹽得罪者一歲至萬七千人而莫能止姦民以兵仗護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數百人爲輩特不爲他盜故上下通知而不以聞耳東北之人悍於淮浙遠甚平居椎剽之姦常甲於他路一旦榷鹽則其禍未易以一二數也由此觀之祖宗以來獨不榷河北鹽者正事之適宜耳何名爲誤哉且榷鹽雖有故事然要以爲非王政也陝西淮浙既未能罷又欲使京東河北隨之此猶患風痺人曰吾左臂既病矣右臂何爲獨

完則以酒色伐之可乎今議者曰吾之法與淮浙不同淮浙之民所以不免於私販而竈戶所以不免於私賣者以官之買價賤而賣價貴耳今吾賤買而賤賣借如每斤官以三錢得之則以四錢出之鹽商私買於竈戶利其賤耳賤不能減三錢竈戶均爲得三錢也寧以予官乎將以予私商而犯法乎此必不犯之道也此無異於兒童之見東海皆鹽也苟民力之所及未有捨而不煎煎而不賣者也而近歲官錢常若窘迫遇其急時百用橫生以有限之錢買無窮之鹽竈戶有朝夕薪米之憂而官錢在朞月之後則其利必歸於私販無疑也食之於鹽非若饑之於五穀也五穀之乏

至於節口并日而況鹽乎故私販法重而官鹽貴則民之貧而懦者或不食鹽往在浙中見山谷之人有數月食無鹽者今將權之東北之俗必不如往日之嗜鹹也而望官課之不虧疏矣且淮浙官鹽本輕而利重雖有積滯官未病也今以三錢爲本一錢爲利則祿吏購賞修築廠庾之外所獲無幾矣一有積滯不行官之所喪可勝計哉失民而得財明者不爲況民財兩失者乎且禍莫大（又撫淩）於作始（患只爲說）作俑之漸至於用人今兩路未有鹽禁也故變之難遣使會議經年而未果自古作事欲速而不取衆議未有如今日者也然猶遲久如此以明作始之難也今既已權之矣則他日國用不

足添價貴賣有司以爲熟事行半紙文書而決矣且明公能必其不添乎非獨明公不能也今之執政能自必乎苟不可必則兩路之禍自今日始夫東北之蠶衣被天下蠶不可無鹽而議者輕欲奪之是病天下也明公可不深哀而速救之歟或者以爲朝廷既有成議矣雖爭之必不從竊以爲不然乃者手實造簿方赫然行法之際軾嘗論其不可以告今太原韓公公時在政府莫之行也而手實卒罷民賴以少安凡今執政所欲必行者青苗助役市易保甲而已其他猶可以庶幾萬一或者又以爲明公將老矣若循有所爭則其請老也難此又軾之所不識也使明公之言幸而聽

屈己少留以全兩路之民何所不可不幸而不聽是議不中意其於退也尤易矣願少留意軾一郡守也猶以爲職之所當憂而冒聞於左右明公其得已乎干瀆威重俯伏待罪而已

折聚斂之計而關其口

上蔡省主論放欠書

軾於門下蹤迹絕疎然私自揆度亦似見知於明公者尋常無因緣固不敢造次致書今既有所欲言而又默默拘於流俗人之議以爲迹疎不當干說則是謂明公亦如凡人拘於疎密之分者竊以爲不然故輒有所言不顧惟少留聽軾於府中實掌理欠負今（當是福昌主簿時）歲麥熟以來日與小民結爲嫌恨鞭笞鏁繫與縣官日得千百錢固不敢憚也彼寔侵盗欺官而不以時償雖日撻無愧然其間有甚足悲者或管押竹木風水之所漂或主持糧斛歲久之所壞或布帛惡弱估剝以爲虧官或糟滓潰爛紐計以爲實欠或未輸之

贓責於當時主典之吏或敗折之課均於保任干繫之家官吏上下舉知其非辜而哀其不幸迫於條憲捗不得釋朝廷亦深知其無告也是以每赦必及焉凡今之所追呼鞭撻日夜不得休息者皆更數赦遠者六七赦矣問其所以不得釋之狀則皆曰吾無錢以與三司之曹吏以爲不信而考諸舊籍則有事同而先釋者矣曰此有錢者也嗟夫天下之人以爲言出而莫敢逆者莫若天子之詔書也今詔書且已許之而三司之曹吏獨不許是猶可忍邪伏惟明公在上必不容此輩故敢以告凡四十六條二百二十五人錢七萬四百五十九千粟米三千八百三十斛其餘炭鐵器用材木冗雜之物甚衆皆經監司選吏詳定灼然可放者軾已具列聞於本府府當以奏奏且下三司議者皆曰必不報雖報必無決然了絕之命軾以爲不然往年韓中丞詳定放欠以爲赦書所放必待其家業蕩盡以至於干繫保人亦無孑遺可償者又當計赦後月日以爲放數如此則所及甚少不稱天子一切寬貸之意自今苟無所隱欺者一切除免不問其他以此知今之所奏者皆可放無疑也伏惟明公獨斷而力行之使此二百二十五家皆得歸安其藜糗養其老幼日晏而起吏不至門以歌詠明公之德亦使赦書不爲空言而無信者干冒威重退增恐悚

卑官爲民請命亦人所難

與章子厚參政書

軾頓首再拜子厚參政諫議執事去歲吳興謂當再獲接奉不意倉卒就逮遂以至今即日不審台候何似軾自得罪以來不敢復與人事雖骨肉至親未肯有一字往來忽蒙賜書存問甚厚憂愛深切感嘆不可言也恭聞拜命與議大政士無賢不肖所共慶快然軾始見公長安則語相識云子厚奇偉絶世自是一代異人至於功名將相乃其餘事方是時應軾者皆憮然今日不獨為足下喜朝之得人亦自喜其言之不妄也軾所以得罪其過惡未易以

一二數也平時惟子厚與子由極口見戒反覆甚苦而軾強很自用不以為然及在囹圄中追悔無路謂必死矣不意聖主寬大復遣視息人間若不改者軾真非人也來書所云若痛自追悔往咎清時終不以一眚見廢此乃有才之人朝廷所惜如軾正復洗濯瑕垢刻磨朽鈍亦當安所施用但深自感悔一日百省庶幾天地之仁不念舊惡使保首領以從先大夫於九原足矣軾昔年粗亦受知於聖主使少循理安分豈有今日追思所犯真無義理與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無異方其病作不自覺知亦窮命所迫似有物使及至狂定之日但有慙耳而公乃疑其再犯豈有此理哉然異時相識但過相稱與以成吾過一旦有患難無復有相哀者惟子厚平居遺我以藥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與世俗異矣黃州僻陋多雨氣象昏昏也魚稻薪炭頗賤甚與窮者相宜然軾平生未嘗作活計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隨手輒盡而子由有七女債負山積賤累皆在渠處未知何日到此見寓僧舍布衣蔬食隨僧一餐差為簡便以此畏其到也窮達得喪粗了其理但祿廩將絶恐年載間遂有飢寒之憂不能不少念然俗所謂水到渠成至時亦必自有處置安能預為之愁煎乎初到一見太守自餘杜門不出閑居未免看書惟佛經以遣日不復近筆硯矣會見無期臨

紙惘然冀千萬以時為國自重

子厚與公趣舍異路而存問勤諫交遊之情不可以不答也看他有受有却有已却而復受之真乃活潑潑地

與謝民師推官書

軾啓近奉違亟辱問訊具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軾受性剛簡學迂材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縉紳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況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可言也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

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楊雄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類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所須惠力法雨堂字軾本不善作大字強作終不佳又舟中局迫難寫未能如教然軾方過臨江當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記錄當作數句留院中慰左右念親之意今日已至峽山寺少留即去愈遠惟萬萬以時自愛不宣

東坡論文所謂見其一耳此事當以韓李書爲主而以坡之說參之詆楊子雲尤過不足據依

與李方叔書

軾頓首方叔先輩足下屢獲來教因循不一裁荅悚息不已比日履茲秋暑起居佳勝錄示子駿行狀及數詩辭意整暇有加於前得之極喜慰累書見責以不相薦引讀之甚愧然其說不可不盡君子之知人務相勉於道不務相引於利也足下之文過人處不少如李氏墓表及子駿行狀之類筆勢翩翩有可以追古作者之道至若前所示兵鑑則讀之終篇莫知所謂意者足下未甚有得於中而張其外者不然則老病昏惑不識其趣也以此私意猶冀足下積學不倦落其華而成其實深願足下爲禮義君子不願足下豐於才而廉於德也若進退之際不甚慎靜則於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矣古之君子貴賤相因先後相援固多矣軾非敢廢此道平生相知心所謂賢者則於稠人中譽之或因其言以考其實實至則名隨之名不可掩其自爲世用理勢固然非力致也陳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傅欽之侍郎孫莘老薦之軾亦挂名其間會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軾孤立言輕未嘗獨薦人也爵祿砥世人主所專宰相猶不敢必而欲責於軾可乎東漢處士私相謚非古也殆似丘明爲素臣當得罪於孔門矣孟生貞曜蓋亦

蹈襲流弊不足法而況近相名字乎甚不願足下此等也軾於足下非愛之深期之遠定不及此猶能察其意否近秦少游有書來亦論足下近文益奇明主求人如不及豈有終汨沒之理足下但信道自守當不求自至若不深自重恐喪失所有言切而盡臨紙悚息未卽會見千萬保愛近夜眼昏不一不一軾頓首

與王庠書

軾啓。遠蒙差人致書問安否，輔以藥物，眷意甚厚。自二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十三日，凡一百三十餘日乃至。水陸蓋萬餘里矣。罪戾遠黜，既爲親友憂，又使此兩人者跋涉萬里，比其還家，幾盡此歲。此君愛我之過，而重其罪也。但喜比來侍奉多暇，起居佳勝。軾罪大責薄，居此固宜，無足言者。瘴癘之邦，僵仆者相屬於前，然亦有以取之，非寒暖失宜，則饑飽過度，苟不犯此者，亦未遽病也。若大期至，固不可逃，又非南北之故矣。以此居之泰然，不煩深念。前後所示著述文字，皆有古作者風力，大略能道意所欲言者。孔子曰：

辭達而已矣。辭至於達，止矣，不可以有加矣。經說一篇，誠哉是言也。西漢以來，以文設科而文始衰。自賈誼、司馬遷，其文已不逮先秦古書，況其下者。文章猶爾，況所謂道德者乎。若所論周勃，則恐不然。平、勃未嘗一日忘漢，陸賈爲之謀至矣。彼視祿、產猶几上肉，但將相和調，則大計自定。若如君言，先事經營，則呂后覺悟，誅兩人而漢亡矣。軾少時好議論古人，既老涉世，更變往往悔其言之過，故樂以此告君也。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實用。賈誼、陸贄之學，殆不傳於世。老病且死，獨欲以此教子弟，豈意姻親中乃有王郎乎。三復來貺，喜抃不已。應舉者志於得而已。今程試文字，千人一律，考官亦厭之，未必得也。如君自信不回，必不爲時所棄也。又況得失有命，決不可移乎。勉守所學，以卒遠業。相見無期，萬萬自重而已。人還，謹奉手啓，少謝萬一。

謝歐陽內翰書

軾竊以天下之事難於改為自昔五代之餘文教衰落風俗靡靡
日以塗地聖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詔天下曉諭
厥旨於是招來雄俊魁偉敦厚朴直之士罷去浮巧輕媚叢錯采
繡之文將以追兩漢之餘而漸復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
之心用意過當求深者或至於迂務奇者怪僻而不可讀餘風未
殄新弊復作大者鏤之金石以傳久遠小者轉相摹寫號稱古文
紛紛肆行莫之或禁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
為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為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伏惟

內翰執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遺文天下之所待以覺悟學
者恭承王命親執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詔軾也遠
方之鄙人家居碌碌無所稱道及來京師久不知名將治行西歸
不意執事擢在第二（此所怪也）惟其素所蓄積無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羣
嘲而聚罵者動滿千百亦惟恃有執事之知與衆君子之議論故
恬然不以動其心猶幸（御試閣係不小）御試不為有司之所排使得搢笏跪起謝
恩于門下聞之古人士無賢愚惟其所遇蓋樂毅去燕不復一戰
而范蠡去越亦終不能有所為軾願長在下風與賓客之末使其
區區之心長有所發夫豈惟軾之幸亦執事將有取一二焉不宜

清古

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

軾頓首再拜。伏蒙再示先人墓表，特載辨姦一篇，恭覽涕泗，不知所云。竊惟先人早歲汨沒，晚乃有聞，雖當時學者知師尊之，然於其言語文章，猶不能盡，而況其中之不可形者乎。所謂知之盡而信其然者，舉世惟公一人。雖若不幸，然知我者希，亦老氏之所貴。辨姦之始作也，自軾與舍弟皆有嘻其甚矣之諫，不論他人。獨明公一見，以爲與我意合。公固已論之先朝，載之史冊，今雖容有不知，後世決不可沒。而先人之言非公表而出之，則人未必信。信何足深計，然使斯人用區區小數以欺天下，天下莫覺莫知，恐後世必有秦無人之嘆。此墓表之所以作，而軾之所以流涕再拜而謝也。黃叔度澹然無作，郭林宗一言，至今以爲顏子。林宗於人材小大畢取，所賢非一人，而叔度之賢無一見於外者，而後世猶信，徒以林宗之重也。今公之重不減林宗，所賢惟先人，而其心迹粗若可見，其信於後世必矣。多言何足爲謝，聊發一二。

一面表章先論一面感激張公情文曲盡

答張文潛縣丞書

軾頓首文潛縣丞張君足下：久別思仰。到京，公私紛然，未暇奉書。忽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惠示文編，三復感歎，甚矣君之似子由也。子由之文實勝僕（未必），而世俗不知，乃以爲不如。其爲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爲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警發憒憒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吾善者機也（不沒其善）。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近見章子厚言，先帝晚年甚患文字之陋，欲稍變取士法，特未暇耳。議者欲稍復詩賦，立春秋學官，甚美。僕老矣，使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者，正賴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陳履常與君等數人耳。如聞君作太學博士，願益勉之。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愛莫助之。此外千萬善愛。偶飲卯酒醉，來人求書，不能覼縷。

答劉沔都曹書

軾頓首都曹劉君足下蒙示書教及編錄拙詩文二十卷軾平生以言語文字見知於世亦以此取疾於人得失相補不如不作之安也以此常欲焚棄筆硯爲瘖默人而習氣宿業未能盡去亦謂隨手雲散鳥沒矣不知足下默隨其後掇拾編綴畧無遺者覽之赧汗可爲多言之戒然世之蓄軾詩文者多矣率眞僞相半又多爲俗子所改竄讀之使人不平然亦不足怪識眞者少蓋從古所病梁蕭統集文選世以爲工以軾觀之拙於文而陋於識者莫統若也宋玉賦高唐神女其初畧陳所夢之因如子虛亡是公相與問答皆賦矣而統謂之敘此與兒童之見何異李陵蘇武贈別長安而詩有江漢之語及陵與武書詞句儇淺正齊梁間小兒所擬作決非西漢文而統不悟劉子玄獨知之范曄作蔡琰傳載其二詩亦非是董卓已死琰乃流落方卓之亂伯喈尚無恙也而其詩乃云以卓亂故流入於胡此豈眞琰語哉其筆勢乃效建安七子者非東漢詩也李太白韓退之白樂天詩文皆爲庸俗所亂可爲太息今足下所示二十卷無一篇僞者又少謬誤及所示書詞淸婉雅奧有作者風氣知足下致力於斯文久矣軾窮困本不求文字之益顧刻形去智而不可得者然幼子過文益奇在海外孤寂無聊過時出一篇見娛則爲數日喜寢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貝未易鄙棄也見足下詞學如此又喜吾同年兄龍圖公之有後也故勉作報書匆匆不宣

東坡先生全集錄卷八　書

答李廌書

軾頓首再拜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爲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闊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卽荅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眞以爲然耶不肖爲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與如人嗜昌歜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爲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爲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爲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譊譊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眞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攙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已何足爲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歲行盡寒苦惟萬萬節哀強食不次

謫黃情狀畧見于此○公知所過矣能知其過必有今圖所以異日卒有元祐之遇

東坡先生全集錄卷八終

宋蘇東坡先生全集錄目次

與程正輔第十三首
尺牘 原第五十五卷
與程秀才
與楊元素第十三首
與楊元素第十七首
尺牘 原第五十六卷
答畢仲舉
與王敏仲第十六首
尺牘 原第五十七卷

答賈耘老第一首
答賈耘老第四首
尺牘 原第五十八卷
與米元章第二十一首
與米元章第二十五首
尺牘 原第五十九卷
與毛維瞻
尺牘 原第六十卷
與蒲傳正

與王庠第五首
與子由弟第四首
與千之姪第二首
與姪孫元老第二首
與鄉人
尺牘 原第六十一卷
與參寥子第五首
祝文 原第六十二卷
謝雪祝文

祭文 原第六十三卷
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韓魏公文
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
雜著 原第六十四卷
日喻
問養生
雜記 原第七十一卷
記承天寺夜遊

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九

尺牘 原第五十卷

與司馬溫公第三首

謫居窮陋，如在井底，杳不知京洛之耗，不審邇日寢食何如。某以愚昧獲罪，咎自己招，無足言者，但波及左右，爲恨殊深。雖高風偉度，非此細故所能塵垢，然某思之，不啻芒背爾。寓居去江無十步，風濤烟雨，曉夕百變，江南諸山在几席下，此幸未始有也。雖有窘乏之憂，顧亦布褐藜藿而已。瞻晤無期，臨書惘然，伏乞以時善加調護。

上韓魏公

軾再拜。近得秦中故人書，報進士董傳三月中病死。軾往歲官岐下，始識傳，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爲人不通曉世事，然酷嗜讀書，其文字蕭然有出塵之姿，至詩與楚詞，則求之於世，可與傳比者不過數人，此固不待軾言，公自知之。然傳嘗望公不爲力致一官，軾私心以爲公非有所愛也，知傳所稟付至薄，不任官耳。今年正月，軾過岐下，而傳居喪二曲，使人問訊其家，而傳徑至長安，見軾於傳舍，道其饑寒窮苦之狀，以爲幾死者數矣，賴公而存，又且薦我於朝。吾平生無妻，近有彭駕部者，聞公薦我，許妹我。其妹若

免喪，得一官，又且有妻，不虛作一世人，皆公之賜。軾既爲傳喜，且私憂之。此二事，生人之常理，而在傳則爲非常之福，恐不能就。今傳果死，悲夫！書生之窮薄，至於如此其極耶！夫傳之才器，固不通於世用，然譬之象犀珠玉，雖無補於饑寒，要不可使在塗泥中，此公所以終薦傳也。今父子暴骨僧寺中，孀母弱弟，自謀口腹不暇，決不能葬。軾與之故舊在京師者數人，相與出錢賻其家，而氣力微薄，不能有所濟，甚可憫矣。公若猶憐之，不敢望其他，度可以葬傳者足矣。陳繹學士嘗往涇州，而宋迪度支在岐下，公若有以賜之，軾且斂衆人之賻，并以予陳，而致之宋，使葬之，有餘以予其家。

傳平生所爲文常使人就其家取之若獲當獻諸公干冒左右無任戰越

儔才之誠董傳死且不朽

與王荆公第二首

某近者經由屢獲請見存撫教誨恩意甚厚別來切計台候萬福某始欲買田金陵庶幾得陪杖屨老於鍾山之下既已不遂今儀眞一住又已二十日日以求田爲事然成否未可知也若幸而成扁舟往來見公不難矣向屢言高郵進士秦觀太虛公亦粗知其人今得其詩文數十首拜呈詞格高下固無以逃於左右獨其行義修飭才敏過人有志於忠義者某請以身任之此外博綜史傳通曉佛書講習醫藥明練法律若此類未易以一二數也才難之歎古今共之如觀等輩實不易得願公少借齒牙使增重於世其他無所望也秋氣日佳微恙頗已失去否伏冀自重不宣

與范子豐第七首

黃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室如丹傳云曹公敗所所謂赤壁者或曰非也時曹公敗歸華容路多泥濘使老弱先行踐之而過曰劉備智過人而見事遲華容夾道皆葭葦使縱火則吾無遺類矣今赤壁少西對岸即華容鎮庶幾是也然岳州復有華容縣竟不知孰是今日李委秀才來相別因以小舟載酒飲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數弄風起水湧大魚皆出上有栖鶻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適會范子豐兄弟來遂書以與之

第八首

臨皐亭下不數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峩眉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閑者便是主人問范子豐新第園池與此孰勝所不如者上無兩稅及助役耳

答范純夫第二首

三辱示諭鄙意不移公休之餽人子之心也不肖之辭夙昔之分也某已領其意而辭其物物有齊量意豈有窮哉昔人已聘還圭璋庶幾此義

與劉貢父第二首

某啓向聞貢父離曹州遞中附問必已轉達卽日不審起居何如聞罷史局佐天府衆人爲公不平某以爲文字議論是非予奪難（昌黎先生）與人合（所見略同）甚於世事南司廨舍甚佳浮沉簿書閒未必不佳也至於進退毀譽固無足言者貢父聰明洞達況更練世故豈待言者耶但區區之心不能不云爾某蒙庇無恙但秋來水患僅免爲魚而明年之憂方未可測或教別乞郡脫去又恐遺患後人爲識者所譏已附詔使奏牘乞以石甃城脚週廻一丈其役甚大且艱但成則百餘年利也此去又須晝夜勞苦半年乃成成後乞一宮觀漸謀歸田耳窮蹇迂拙所值如此奈何奈何何時面言以散蘊結乍寒惟萬萬自重不宣

與曾子固

軾叩頭泣血言軾負罪至大苟生朝夕不自屏竄輒通書問於朋友故舊之門者伏念軾逮事祖父祖父之沒軾年十二矣尚能記憶其爲人又嘗見先君欲求人爲撰墓碣雖不指言所屬然私揣其意欲得子固之文也京師人事擾擾而先君亦不自料止於此嗚呼軾尚忍言之今年四月軾既護喪還家未葬偶與弟轍閱家中舊書見先君子自疏錄祖父事迹數紙似欲爲行狀未成者知其意未嘗不在於此也因自思念恐亦一旦卒然則先君之意永已不遂謹卽其遺書粗加整齊爲行狀以授同年兄鄧君文約以告於下執事伏惟哀憐而幸諾之豈惟罪逆遺孤之幸抑先君有知實寵綏之軾不任哀祈懇切之至

此事不得不讓南豐

與曾子宣第六首

某蒙庇如昨幸與子開同省孤拙當有依賴幸甚幸甚衮衮過日無毫髮之補甚不自安又未敢乞郡何時款奉少盡所懷臨書悵悵寄惠長松椽實天花菜皆珍異之品捧當感怍

尺牘　原第五十一卷

與滕達道第一首

某啓近因使還奉狀必達比日想惟軒旆已達太原鎭撫之餘起居佳勝某此月出都今已達泗上淮山照眼漸聞吳歌楚語此樂公當見羨也吳中有幹幸不外方暑千萬爲時自重

第十五首

某再啓蜀僧遂獲大字以歸不肖增重矣感怍之至蕭相樓詩固見之子由又說樓之雄傑稱公之風烈記文固願掛名豈復以鄙拙爲解但得罪以來未嘗敢作文字經藏記皆迦語想醞釀無由故敢出之若此文當更俟年載間爲之如何仲殊氣訣必得其詳許傳授莫大之賜也此道人久欲游廬山不知有行期未若蒙他一見過又望外之喜也數年來覺衰不免回嚮此道矣不一一

第二十首

某啓知前事尚未已言既非實終當別白但目前紛紛衆所共嘆也然平生學道專以待外物之變非意之來正須理遣耳若緣此得暫休逸乃公之雅意也黃當路過往不絕語言人事人情難免不若稱病不見爲良計二年不知出此今始行之耳西事得其詳乎雖廢棄未忘爲國家慮也的信可示其略否不能盡區區

第二十二首

某啓專使至，遠辱手誨累幅，伏讀感慰，所喜比來起居康勝，不足云也。某凡百如常，杜門謝客已旬日矣。承見教，益務閉藏而已。近得筠州舍弟書，教以省事，若能省之又省，使終日無一語一事，則其中自有至樂，殆不可名。此法奇祕，惟不肖與公共之，不可廣也。畫本亦可摹，爲省事故，亦納去耳。今却付來使，不罪。吳畫謾附去。冬至後齋居四十九日，亦無所行運，聊自反照而已。願公深自愛養，區區難盡言，想識此意也。

第三十二首

某啓，僕買田陽羨，當告聖主哀憐餘生，許於此安置，幸而許者，遂築室荊溪之上而老矣。僕當閉戶不出，君當扁舟過我，醉甚，書不成字。

買田陽羨有志未酬，溪山不幸莫大于此，而子由志公墓會不一及，適足見其疎漏矣

與李公擇第七首

子由近爲棲賢僧作僧堂記，讀之凜然，覺崩崖飛瀑逼人寒冽也。

第十首

某頓首，知治行窘用不易，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爾，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爲之，則不類俗人，眞可謂淡而有味者。又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口體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似此鄙俗，且出於不得已，然自謂長策，不敢獨用，故獻之左右，住京尤宜此策也，一笑一笑。

第十一首

某啓，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本以鐵心石腸待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塡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於邑，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兄造道深，中心不爾，出於相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義，專務規諫，輒以狂言廣兄之意爾。僕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爲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僕豈發此？看訖，便火之，不知者以爲詬病也。

眞鐵漢

第十二首

某啓近領手教極慰想念比日起居何如秋色佳哉想有以爲樂人生唯寒食重九慎不可虛擲四時之美無如此節者矣寄示妙藥刀鞘竝已領近有潮州人寄一物其上云扶劣膏不言所用狀如羊脂而頗堅盛竹筒中公識此物否味其名必佳物也若識之當詳以示可分去或爲問習南海物者料公亦不久有別命如未冬間又得一見孤旅之幸乍冷萬萬自攝

與文與可第三首

近屢於相識處見與可近作墨竹惟劣弟只得一竿未說字說潤筆只到處作記作贊備員火下亦合剩得幾紙專令此人去請幸毋久秘不爾不惟到處亂畫題云與可筆亦當執所惠絕句過狀索二百五十疋也呵呵

絕倒

與王定國第十三首

某啓如聞晉卿已召還都月給百千其女泣訴聖主惻然也恐要知來詩愈奇欲和又不欲頻頻破戒自到此惟以書史爲樂兒從仕廢學少免荒唐近於側左得荒地數十畝買牛一具躬耕其中今歲旱米貴甚近日方得雨日夜墾闢欲種麥雖勞苦却亦有味鄰曲相逢欣欣欲自號鏖糟陂裏陶靖節如何君數書筆法漸逼晉人吾筆法亦少進耶畫不能皆好醉後畫得一二十紙中時有一紙可觀然多爲人持去於君豈復有愛但卒急畫不成也今後當有醉筆嘉者聚之以須的信寄去也

第十七首

某頓首先帝升遐天下所共哀慕而不肖與公蒙恩尤深固宜作挽少陳萬一然有所不敢者爾必深悉此意無狀坐廢衆欲置之死而先帝獨哀之而今而後誰復出我於溝瀆者已矣歸耕沒齒而已

第四十首

某啓遞中忽領三月五日手教喜知尊候佳勝貴眷各康健併解憩情幸甚一官爲貧更無可擇知生計漸有涯可喜可喜某到此八月獨與幼子一人三庖者來凡百不失所風土不甚惡某既緣此絕棄世故身心俱安而小兒亦遂超然物外非此父不生此子也呵呵書中所論甚感至意不替疇昔而加厚也幸甚幸甚子由不住得書極自適道氣有成矣餘無足道者南北去住定有命此心亦不念歸明年買田築室作惠州人矣伏暑中萬萬加愛不宣

人之言曰此東坡得力于禪余曰否否此政公道理爛熟之效義精仁至何止于禪

答黃魯直第一首

軾頓首再拜魯直教授長官足下軾始見足下詩文於孫莘老之坐上聳然異之以爲非今世之人也莘老言此人人知之者尚少子可爲稱揚其名軾笑曰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卽人而人卽之將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稱揚爲然觀其文以求其爲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其後過李公擇於濟南則見足下之詩文愈多而得其爲人益詳意其超逸絕塵獨立萬物之表馭風騎氣以與造物者遊非獨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雖如軾之放浪自棄與世闊疎者亦莫得而友也今者辱書詞累幅執禮恭甚如見所畏者何哉軾方以此求交於足下而懼其不可得豈意得此於足下乎喜愧之懷殆不可勝然自入夏以來家人輩更臥病忽忽至今裁答甚緩想未深訝也古風二首託物引類眞得古詩人之風而軾非其人也聊復次韻以爲一笑秋暑不審起居何如未由會見萬萬以時自重

世有子瞻而魯直太虛諸作者皆宗仰于無窮太史公所以有附驥之嘆也

第二首

某啓晁君騷詞細看甚奇麗信其家多異材耶然有少意欲魯直

以己意微箴之凡人文字當務使平和至足之餘溢爲怪奇蓋出於不得已也晁文奇麗似差早然不可直云爾非謂避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爲朋友講磨之語乃宜不知以爲然否不宣

成人之才用意至到

答秦太虛第四首

軾啓五月末舍弟來得手書勞問甚厚日欲裁謝因循至今遞中復辱教感愧益甚比日履茲初寒起居何如軾寓居粗遣但舍弟初到筠州即喪一女子而軾亦喪一老乳母悼念未衰又得鄉信堂兄中舍九月中逝去異鄉衰病觸目悽感念人命脆弱如此又承見喻中間得疾不輕且喜復健吾儕漸衰不可復作少年調度當速用道書方士之言厚自養鍊謫居無事頗窺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天慶觀道堂三間冬至後當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廢放安得就此太虛他日一爲仕宦所縻欲求四十九日閑豈可復

得耶當及今爲之但擇平時所謂簡要易行者日夜爲之寢食之外不治他事但滿此期根本立矣此後縱復出從人事事已則心返自不能廢矣此書到日恐已不及然亦不須用冬至也寄示詩文皆超然勝絕亹亹焉來逼人矣如我輩亦不勞逼也太虛未免求祿仕方應舉求之應舉不可必竊爲君謀宜多著書如所示論兵及盜賊等數篇但似此得數十首當卓然有可用之實者不須及時事也但旋作此書亦不可廢應舉此書若成聊復相示當有知君者想喻此意也公擇近過此相聚數日說太虛不離口莘老未嘗得書知未暇通問程公闢須其子履中哀詞軾本自求作今

豈可食言但得罪以來不復作文字自持頗嚴若復一作則決壞藩牆今後仍復袞袞多言矣初到黃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爲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畫叉挑取一塊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爲風濤所隔不能即歸則王生能爲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釅柑橘椑柹極多大芋長尺

餘不減蜀中外縣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猪羊麞鹿如土魚蟹不論錢岐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黃州曹官數人皆家善庖饌喜作會太虛視此數事吾事豈不旣濟矣乎欲與太虛言者無窮但紙盡耳展讀至此想見掀髯一笑也子駿固吾所畏其子亦可喜曾與相見否此中有黃岡少府張舜臣者其兄堯臣皆云與太虛相熟兒子每蒙批問適會葬老乳母今勾當作墳未暇拜書歲晚苦寒惟萬萬自重李端叔一書託爲達之夜中微被酒書不成字不罪不罪不宜軾再拜

公豪于文又得酒以壯其氣浩浩落落盡意竭情髣髴司馬子

答李端叔第三首

某六十五矣，體力毛髮正與年相稱，或得復與公相見，亦未可知。已前者皆夢，已後者獨非夢乎，置之不足道也。所喜者，海南了得易書論語傳數十卷，似有益於骨朽後人耳目也。少游遂死於道路，哀哉痛哉，世豈復有斯人乎。端叔亦老矣，迨云鬚髮已皓然，然顏極丹且渥，僕亦如此爾。各宜閟嗇，庶復相見也。兒姪在治下，頻與教有一書，幸送與。醉中不成字，不罪不罪。

第十首

某本以囊裝罄盡，而子由亦久困無餘，故欲就食淮浙。已而深念老境知有幾日，不可復作多處，又得子由書及見教，壽尤切至，已決歸許下矣。但須至少留儀眞，令兒子往宜興刮刷變轉，往還須月餘，約至許下，已七月矣。去歲在廣州，託孫叔靜寄書及小詩，達否。叔靜云，端叔一生坎軻，晚節益牢落，正賴魚軒賢德能委曲相順適，以忘百憂，此豈細事，不爾人生豈復有佳味乎。叔靜姻友，想得其詳，故輒以奉慶忝契，不罪不罪。

尺牘 原第五十三卷

與張嘉父第七首

某啓久不奉書過辱不遺遠枉教尺且審起居佳勝感慰交集著述想日益富示諭治春秋學此儒者本務又何疑焉然此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若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雖丘明識其妙用然不肯盡談微見端兆欲使學者自得之故僕以爲難未敢輕論也凡人爲文至老多有所悔僕嘗悔其少作矣若著成一家之言則不容有所悔當且博觀而約取如富人之築大第儲其材用既足而後成之然後爲得也愚意如此不知是否夜寒筆凍眼昏不罪不罪春首惟千萬自重不宣

是東坡春秋論

與陳季常第十六首

軾啓惠兵還辱得季常手書累幅并知近日尊候安勝擇括等三鳳毛皆安爲學日益喜慰無量軾罪大責薄聖恩不貲知幸念咎之外了無絲髮掛心置之不足復道也自當塗聞命便遣骨肉還陽羨獨與幼子過及老雲并二老婢共吾過嶺到惠將半年風土食物不惡吏民相待甚厚孔子曰雖蠻貊之邦行矣豈欺我哉自數年來頗知內外丹要處冒昧厚顏負荷重寄決無成理自失官後便覺三山跬步雲漢咫尺此未易遽言也所以云云者欲季常安心家居勿輕出入老劣不煩過慮決須幅巾草屨相從於林下也亦莫遣人來彼此鬚髯如戟莫作兒女態也在定日作松醪賦一首今寫寄擇等庶以發後生妙思著鞭一躍當撞破烟樓也長子邁作吏頗有父風二子作詩騷殊勝咄咄皆有跨竈之興想季常讀此捧腹絕倒也今日遊白水佛跡山山上布水懸三十仞雷輥電散未易名狀大略如項羽破章邯時也自山中歸得來書燈下裁答信筆而書紙盡乃已託郡中作皮筒送去想黃人見軾書必不沉墜也子由在筠極安處此者與軾無異也書云老軀極健度去死遠在讀之三復喜可知也吾儕但斷却少年時無狀一事誠是然他未及子由近見人說顏狀如四十歲人信此事不辜負

人也不宣軾再拜

瀨有此耳

答李方叔第十七首

某啓比辱手教遞來所履如何某自恨不以一身塞罪坐累朋友如方叔飄然一布衣亦幾不免純甫少游又安所獲罪於天遂斷棄其命言之何益付之淸議而已憂患雖已過更宜掩口以安脫節也不訝不訝

尺牘 原第五十四卷

與程正輔第十三首

某覩近事已絕北歸之望然中甚安之未說妙理達觀但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憂詩廣和韻喻及已更老手五廢殆難措辭也亦苦痔無憀思爾惠黃雀感愧感愧子由一書告叅入皮筒幸甚幸甚

尺牘 原第五十五卷

與程秀才

某啓去歲僧舍屢會當時不知爲樂今者海外豈復夢見聚散憂樂如反覆手幸而此身尚健得來訊喜侍下清安知有愛子之戚襁褓泡患不須留戀也僕離惠州後大兒房下亦失一男孫亦悲悼久之今則已矣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然亦未易悉數大率皆無耳惟有一幸無甚瘴也近與小兒子結茅數椽居之僅庇風雨然勞費亦不貲矣賴十數學生助工作躬泥水之役愧之不可言也尚有此身付與造物聽其流轉流行坎止無不可者故人知之免憂乍熱萬萬自愛不宜

與楊元素第十三首

奉別忽將二載未嘗定居到闕以來人事衮衮不皇上問愧仰深矣比日切想起居佳勝近聞小人輒鬭左右此何品類也乃敢如此信知困中無種不有想以道眼觀之何啻蚊蝱一笑可也知故舊皆已還朝坐念老兄獨在江湖未免慨歎也更冀順時爲國自重冗迫不詳及

第十七首

某近數章請郡未允數日來杜門待命期於必得耳公必聞其畧葢爲臺諫所不容也昔之君子惟荊是師今之君子惟溫是隨所隨不同其爲隨一也老弟與溫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隨耳致此煩言葢始於此然進退得喪齊之久矣皆不足道老兄相知之深恐願聞之不須爲人言也令子必得信計安

棘棘不隨便是大人物

尺牘 原第五十六卷

答畢仲舉

軾啓奉別忽十餘年愚瞽頓仆不復自比於朋友不謂故人尚爾記錄遠枉手教存問甚厚且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不可言羅山素號善地不應有瘴癘豈歲時適爾既無所失亡而有得於齊寵辱忘得喪者是天相子也僕既以任意直前不用長者所教以觸罪罟然禍福要不可推避初不論巧拙也黃州濵江帶山既適耳目之好而生事百須亦不難致早寢晚起又不知所謂禍福果安在哉偶讀戰國策見處士顔蠋之語晩食以當肉欣然而笑若蠋者可謂巧於居貧者也菜羹菽黍差饑而食其味與八珍等而既飽之餘芻豢滿前惟恐其不持去也美惡在我何與於物所云讀佛書及合藥救人二事以爲閑居之賜甚厚佛書舊亦嘗看但闇塞不能通其妙獨時取其粗淺假說以自洗濯若農夫之去草旋去旋生雖若無益然終愈於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謂超然玄悟者僕不識也往時陳述古好論禪自以爲至矣而鄙僕所言爲淺陋僕嘗語述古公之所談譬之飲食龍肉也而僕之所學猪肉也猪之與龍則有間矣然公終日說龍肉不如僕之食猪肉實美而真飽也不知君所得於佛書者果何耶爲出生死超三乘遂作佛

乎抑尚與僕輩俯仰也學佛老者本期於靜而達靜似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爲無害僕常以此自疑故亦以爲獻來書云處世得安穩無病粗衣飽飯不造寃業乃爲至足三復斯言感歎無窮世人所作舉足動念無非是業不必刑殺無罪取非其有然後爲寃業也無緣面論以當一笑而已

先生學二氏且有懶放之戒不如不學之爲愈也

與王敏仲第十六首

某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昨與長子邁訣已處置後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與諸子死則葬海外庶幾延陵季子嬴博之義父旣可施之子子獨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家死不扶柩此亦東坡之家風也此外宴坐寂照而已所云途中邂逅意謂不如其已所欲言者豈有過此者乎故覼縷此紙以代面別爾

尺牘 原第五十七卷

答賈耘老第一首

久不奉書尚蒙記錄遠枉手教且聞比日動止佳勝感慰兼集寄示石刻足見故人風氣之深且與世異趣也新詩不蒙錄示數篇何也貧固詩人之常齒落目昏當是為雨荷葉所困未可專咎詩也其髮少加白耳餘如故未由一見萬萬自重

第四首

今日舟中無他事十指如懸槌適有人致嘉酒遂獨飲一杯醺然徑醉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乃為作怪石古木一紙每遇饑時輒一開看能飽人否若吳興有好事者能為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斗終君之世者便以贈之不爾者可令雙荷葉收掌須添丁長以付之也

尺牘 原第五十八卷

與米元章第二十一首

某啓兩日疾有增無減雖遷閘外風氣稍清但虛乏不能食口殆不能言也兒子於何處得寶月觀賦琅然誦之老夫臥聽之未半躍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若此賦當過古人不論今世也天下豈常如我輩憒憒耶公不久當自有大名不勞我輩說也願欲與公談則實未能想當後數日耶

第二十五首

某啓嶺海八年親友曠絕亦未嘗關念但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我積年瘴毒耶今真見之矣餘無足言者不一一

與毛維瞻

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間得少佳趣無由持獻獨享爲愧想當一笑也

善領畧人何地不得佳趣

與蒲傳正

千乘姪屢言大舅全不作活計多買書畫奇物常典錢使欲老弟苦勸公卑意亦深以爲然歸老之計不可不及今辦治退居之後決不能食淡衣麄杜門絕客貧親知相干決不能不應副此數事豈可無備不可但言我有好兒子不消與營產業也書畫奇物老弟近年視之不啻如糞土也縱不以鄙言爲然且看公亡甥面少留意也

至言

與王庠第五首

別紙累幅過當老病廢忘豈堪英俊如此責望也少年應科目時記錄名數沿革及題目等大略與近歲應舉者同爾亦有少節目文字才塵忝後便被舉主取去今日皆無有然亦無用也實無捷徑必得之術但如君高材強力積學數年自有可得之道而其實皆命也但卑意欲少年為學者每讀書皆作數過盡之書富如入海百貨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人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故實典章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倣此此雖迂鈍而他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也甚非速化之術可笑可笑

下學上達無以易此

與子由第四首

某近絕少過從賓客知其衰懶不能與人為輕重見顧者漸少殊可自幸昨旦偶見子華歎老弟之遠外久之冢見囑間過必相告近者舉劉太守一事體面極生不免有議論吾弟大節過人而小事或不經意正如作詩高處可以追配古人而失處或受嗤於拙目薄俗正好點檢人小疵不可不留意也

小宛詩人不過如此

與千之姪第二首

獨立不懼者惟司馬君實與叔兄弟耳萬事委命直道而行縱以此竄逐所獲多矣因風寄書此外勤學自愛近來史學凋廢去歲作試官問史傳中事無一兩人詳者可讀史書爲益不少也

與姪孫元老第二首

姪孫近來爲學何如想不免趨時然亦須多讀史務令文字華實相副期於適用乃佳勿令得一第後所學便爲棄物也海外亦粗有書籍六郎亦不廢學雖不解對義然作文極峻壯有家法二郎五郎見說亦長進曾見他文字否姪孫宜熟看前後漢史及韓柳文有便寄近文一兩首來慰海外老人意也

與鄉人

某去鄉十八年老人半去後生皆不識面墳墓手種木已徑尺矣此心豈嘗一日忘歸哉久放山澤乍入朝市張皇失次觸目非所好也但久與子由別乍得一處不無喜幸然此郎君乃作諫官豈敢望久留者相知之深故詳及一二

與參寥子第五首

覽太虛題名皆予昔日游行處閉目想之了然可數始予與辯才別五年乃自徐州遷于湖至高郵見太虛參寥遂載與俱辯才聞予至欲扁舟相過以結夏未果太虛參寥又相與適越云秋盡當還而予倉卒去郡遂不復見明年予謫居黃州辯才參寥遣人致問且以題名相示時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漲水面十里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與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因錄以寄參寥使以示辯才有便至高郵亦可錄以寄太虛也

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七　尺牘

祝文 原第六十二卷

謝雪祝文

天不吝澤神不忘職胡爲水旱吏則不德失政召災莫知自刻雨則號晴旱則謁雪神既不譴又滿其欲四山暮霰萬瓦晨白驅攘疫癘甲拆甦麥牲酒匪報維以告激神食無愧吏則慚慄尚饗

祭文 原第六十三卷

祭歐陽文忠公文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蓍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葢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芘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爲異端而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爲無爲爲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爲得時譬如深淵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鰌鱓而號狐貍昔其未用也天下以爲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爲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溷濁絜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遁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救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嗚呼哀哉

歿引此方公 卜一愧豈非 傳人

祭魏國韓令公文

天生元聖必作之配有神司之不約而會既生堯舜禹稷自至仁宗龍飛公舉進士妙齡秀發秉筆入侍公於是時仲舒賈誼方將登庸盜起西夏四方騷然帝用不赦授公鈇鉞往督西旅公於是時方叔召虎入贊兵政出殿大邦恩威並行春雨秋霜兵練民安四夷屈降公於是時臨淮汾陽帝在明堂欲行王政羣后奏功罔底于成召自北方付之樞衡公於是時蕭曹魏邴二帝山陵天下悸恂呼吸之間有雷有風有存有亡有兵有戎公於是時伊尹周公功成而退三鎮偃息天下敫然曷日而復畢公在外心在王室房公且死征遼是卹嗚呼哀哉六月甲寅人之無祿喪我宗臣我有黎民誰與教之我有子孫誰與保之巍巍堂堂寧復有之公之云亡我無日矣慟哭涕流何嗟及矣昔我先子沒于東京公為二詩以祖其行文追典誥論極皇王公言一出孰敢改評施及不肖待以國士非我自知公實見謂父子昆弟並出公門公不責報我豈懷恩惟此涕泣實哀斯人有肉在俎有酒在樽公歸在天寧聞我言嗚呼哀哉

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九月丙戌朔從表姪具位蘇軾謹以清酌肴果之奠昭告于故太師兗國文忠公安康郡夫人之靈嗚呼軾自齠齔以學為嬉童子何知謂公我師晝誦其文夜夢見之十有五年乃克見公公為拊掌歡笑改容此我輩人餘子莫羣我老將休付子斯文再拜稽首過矣公言雖知其過不敢不勉契闊艱難見公汝陰多士方譁而我獨南公曰子來實獲我心我所謂文必與道俱見利而遷則非我徒又拜稽首有死無易公雖云亡言如皎日元祐之初起自南遷叔季在朝如見公顏入拜夫人羅列諸孫敢以中子請婚叔氏夫人曰然師友之義凡二十年再升公堂深衣廟門垂涕失聲白髮蒼顏復見潁人潁人思公曰此門生雖無以報不辱其門清潁洋洋東注于淮我懷先生豈有涯哉

眞至

日喻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為日也日之與鍾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道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鍾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

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為致也歟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沒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者以經術取士士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今之取科第而不識威烈王為何代人者蓋有之矣儻亦求道而不務學使然與道可致而不可求片言微札

問養生

余問養生於吳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謂和，曰子不見天地之為寒暑乎，寒暑之極，至於折膠流金，而物不以為病，其變者微也。寒暑之變，晝與日俱逝，夜與月並馳，俯仰之間，屢變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極也。使此二極者，相尋而狎至，則人之死久矣。何謂安，曰吾嘗自牢山浮海達于淮，遇大風焉，舟中之人，如附於桔槔，而與之上下，如蹈車輪而行，反逆眩亂不可止，而吾飲食起居如他日。吾非有異術也，惟莫與之爭而聽其所為。故凡病我者，舉非物也。食中有蛆，人之見者必嘔也，其不見而食者，未嘗嘔也。請察其所從生。論八珍者必咽，言糞穢者必唾，二者未嘗與我接也。唾與咽何從生哉，果生於物乎，果生於我乎，知其生於我也，則雖與之接而不變，安之至也。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外輕內順，而生理備矣。吳子古之靜者也，其觀於物也審矣，是以私識其言，以時省觀焉。

身世妙理銜喉而出

雜記 原第七十一卷

記承天夜游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為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于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者耳。

仙筆也讀之覺玉宇瓊樓高寒澄澈

序　　　　　後學儲欣

子由之文曰欒城集者五十卷自嘉祐迄元符所著皆在焉奏議及各體古文蔑弗具又二十四卷曰欒城後集皆元符末載蒙恩北還卜居潁川作也之二集間有放失別列第三集收拾之又進論進策十二卷集最後筆最處先皆少作云題曰應詔凡子由所手訂者如此人之言曰眉山父子兄弟之文逮子由而薄唐宋諸大家魁宏奇怪不可方物之氣逮子由而衰余竊謂子由之文好淡好紆淡似薄而實非薄也紆似衰而實非衰也文章利病唯老於文者辨之章句之徒能乎哉欒城生平立朝本末與東坡頡頏上下學者所共知予是以不論論所弗籍甚人口者欒城篤於風誼事歐陽公如父夫人如母與其子姪相愛如親弟昆性沉靜寡言而於秦黃數公肝膽傾

吐毅然有古人之烈此可謂有道君子矣假令欒城而在予雖爲之奉杖履厠賓客從游之末所忻慕焉

宋史潁濱先生本傳

元脫脫等奉敕撰

蘇轍字子由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科又同策制舉仁宗春秋高轍慮倦勤因極言得失而於禁庭之事尤切老臣胡宿以爲不遜請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去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等授商州軍事推官從大名神宗立之二年轍適除喪上書言事得召對時王安石與陳升之領三司條例命轍爲之屬呂惠卿附安石轍與論多相牾安石出青苗書使轍熟議轍曰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

假貸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是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此常平舊法公誠舉而行之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曰當徐思之既逾月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奏乞度僧牒於陝西漕司私行青苗法與安石意合於是青苗法遂行轍以書抵安石力陳不可觸其怒從他職後坐兄軾以詩得罪謫監筠州鹽酒稅五年不得調移知績溪縣哲宗即位召入元祐元年爲右司諫蔡確韓縝章惇轍皆論去之而呂惠卿亦被論從竄典司馬光欲復差役轍言行之徐緩乃得審詳光又欲改安石新議試士格轍言進士來年秋試日月無幾徐議元祐五年以後格式未晚光皆不能從初神宗以夏國內

亂用兵攻討乃於熙河增蘭州於延安增安疆米脂等五砦二年夏遣使相繼來朝廷知其有請蘭州五砦意大臣議棄守未決轍言一失此機必爲後悔於是朝廷許之夏人遂服遷起居郎中書舍人朝廷議回河故道轍爲公著言河決而北自先帝不能回今乃欲取而回之是謂智勇勢力過先帝也進戶部侍郎轍因轉對言曰財賦之原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善爲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內帑別藏雖積如丘山而委爲朽壤無益於貧也尋又言數十年以來利權分而用度無藝願罷外水監丞舉北河事及諸路都作院河皆歸轉運司至於

都水軍器將作三監皆兼隸戶部從之惟都水仍舊朝議以元豐吏額冗濫命轍量事裁減轍曰此羣吏身計所係乃具以白宰執請據實立額缺者勿補不過十年羨額當盡矣代軾爲翰林學士尋權吏部尚書使契丹還爲御史中丞時元豐舊黨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太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風怨謂之調停宣仁后疑不決轍面斥其非復上疏云云宣仁后命宰執讀於簾前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轍又奏言大臣宜正己平心無生事要功因獎修法以安民靖國六年拜尚書右丞進門下侍郎初夏人相繼求和朝廷許約地

界久之不決夏人乃於疆事多方侵求熙河將佐范育种誼等遂背約西邊騷然轍乞罷育誼別擇老將宣仁后以爲然大臣竟主育誼不從轍又面奏云云會熙河奏夏人十萬騎壓境殺人三日而退乞因其退急移近裏堡砦於界乘利而往不須復守誠信下大臣議轍與呂大防劉摯極辨用兵曲直復上奏曰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臣欲詰責帥臣生事耳後屢因邊兵深入夏地宣仁后遂從轍議時三省除李清臣吏部尚書給事中范祖禹封還詔書三省復除蒲宗孟兵部尚書轍奏前除清臣給諫紛然爭之未定今又用宗孟此與去年用鄧溫伯無異恐朝廷自是不

安靜矣議遂止紹聖初哲宗起李清臣爲中書舍人鄧潤甫爲尚書左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稍復言熙豐事以激怒哲宗會廷試進士清臣撰策題即爲邪說轍諫謂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聖人之孝也且及漢昭變武帝法度事哲宗以爲引漢武方先朝不悅落職知汝州再貶知袁州未至降秩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三年又責化州別駕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即位徙永州岳州已而復大中大夫奉祠蔡京當國又降秩罷祠居許州再復太中大夫致仕築室于許號潁濱遺老自作傳萬餘言不復與人相見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卒年

七十四追復端明殿學士淳熙中謚文定轍性沉靜簡潔爲文汪洋澹泊似其爲人高處殆與軾軌其使契丹也館客能誦其茯苓賦及洵軾文云所著詩傳春秋傳古史老子解居許時乃成編又有欒城文集並行於世既入黨籍詔毀三蘇文三子遲适遜族孫元老

宋蘇欒城先生全集錄目次

賦原正集第十七卷

黄樓賦并序

銘原正集第十八卷

彭城漢祖試劍石銘并序

書原正集第二十一卷

上皇帝書

書原正集第二十二卷

上樞密韓太尉書

答黄庭堅書

上洪州孔大夫論徐常侍墳書

記原正集第二十三卷

齊州閔子祠堂記

記原正集第二十四卷

東軒記

武昌九曲亭記

黄州快哉亭記

序原正集第二十五卷

古今家誡序

祭文原正集第二十六卷

祭歐陽少師文

祭范蜀公景仁文

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欒城先生全集錄卷十　目　二

欒城先生全集錄卷一

後學宜興儲　欣同人錄

受業　吳蔚起豹文參校
程　鳴友聲仝校

賦原正集第十七卷

黃樓賦并序

熙寧十年秋七月乙丑河決於澶淵東流入鉅野北溢於濟南溢於泗八月戊戌水及彭城下余兄子瞻適爲彭城守水未至使民具畚鍤畜土石積芻茭完窒隙穴以爲水備故水至而民不恐自

戊戌至九月戊申水及城下有二丈八尺塞東西北門水皆自城際山雨晝夜不止子瞻衣製履屨廬於城上調急夫發禁卒以從事令民無得竊出避水以身帥之與城存亡故水大至而民不潰方水之淫也汗漫千餘里漂廬舍敗冢墓老弱蔽川而下壯者狂走無所得食槁死於丘陵林木之上子瞻使習水者浮舟楫載糗餌以濟之得脫者無數水旣涸朝廷方塞澶淵未暇及徐子瞻曰澶淵誠塞徐則無害塞不塞天也不可使徐人重被其患乃請增築徐城相水之衝以木堤捍之水雖復至不能以病徐也故水既去而民益親於是即城之東門爲大樓焉堊以黃土曰土實勝水

徐人相勸成之轍方從事於宋將登黃樓覽觀山川弔水之遺迹乃作黃樓之賦其辭曰

子瞻與客遊於黃樓之上客仰而望俯而歎曰噫嘻殆哉在漢元光河決瓠子騰蹙鉅野衍溢淮泗梁楚受害二十餘歲下者爲汙澤上者爲沮洳民爲魚鼈郡縣無所天子封祀太山徜徉東方哀民之無辜流死不藏使公卿負薪以塞宣房瓠子之歌至今傷之嗟惟此邦俯仰千載河東傾而南洩蹈漢世之遺害包原隰而爲一窺吾墉之摧敗呂梁齟齬橫絕乎其前四山連屬合圍乎其外水洄洑而不進環孤城以爲海舞魚龍於隍壑閱帆檣於睥睨方

飄風之迅發震鞞鼓之驚駭誠蟻穴之不救分閭閻之橫潰幸冬日之既迫水泉縮以自退棲流枿於喬木遺枯蚌於水裔聽澶淵之奏功非天意吾誰賴今我與公冠冕裳衣設几布筵斗酒相屬飲酣樂作開口而笑夫豈偶然也哉子瞻曰今夫安於樂者不知樂之爲樂也必涉於害者而後知之吾嘗與子憑茲樓而四顧覽天宇之宏大繚青山以爲城引長河而爲帶平臯衍其如席桑麻蔚乎旆旆畫阡陌之縱橫分園廬之向背放田漁於江浦散牛羊於墟際清風時起微雲霮䨴山川開闔蒼莽十里東望則連山參差與水背馳羣石傾奔絕流而西百步湧波舟楫紛披魚鼈顛沛

没人所嬉聲崩震雷城堞爲危南望則戲馬之臺巨佛之峰巋乎特起下窺城中樓觀翺翔巍峨相重激水旣平渺莽浮空駢洲接蒲下與淮通西望則山斷爲玦傷心極目麥熟禾秀離離滿㕑飛鴻羣往白鳥孤没横烟澹澹俯見落日北望則泗水湠漫古汴入焉滙爲濤淵蛟龍所蟠古木蔽空烏鳥號呼賈客連檣聯絡城隅送夕陽之西盡導明月之東出金鉦涌于青嶂陰氛爲之辟易窺人寰而直上委餘彩於沙磧激飛楹而入戶使人體寒而戰栗息洶洶於羣動聽川流之蕩滴可以起舞相命一飲千石遺棄憂患超然自得且子獨不見夫昔之居此者乎前則項籍劉戊後則光弼建封戰馬成羣猛士成林振臂長嘯風動雲興朱閣青樓舞女歌童勢窮力竭化爲虛空山高水深草生郊墟蓋將問其遺老旣已灰滅而無餘矣故吾將與子弔古人之旣逝閔河決於疇昔知變化之無在付盃酒以終日於是衆客釋然而笑頹然就醉河傾月墮摧扶而出

有秀句

銘 原正集第十八卷

彭城漢祖廟試劍石銘 并敘

漢高皇帝廟有石高三尺■寸中裂如破竹不盡者寸父老曰此帝之試劍石也熙寧十年蜀人蘇軾爲彭城守弟轍寔從入廟觀石而爲之銘曰

維漢之興三代無有提劍一呼豪傑奔走厥初自試山石爲剖夜斷長蛇旦泣神母指揮東西秦項授首歛然三尺一夫之偶大人將之山嶽頹仆用巨物靈不復凡手武庫焚蕩帝命下取歸然斯石不尚有舊

上神宗皇帝書

臣官至疏賤，朝廷之事，非所得言。然竊自惟，雖其勢不當進言，至於報國之義，猶有可得言者。昔仁宗親策直言之士，臣以不識忌諱，得罪於有司。仁宗哀其狂愚，力排羣議，使臣得不遂棄於世。臣之感激，思有以報，爲日久矣。今者陛下以聖德臨御天下，將大有爲以濟斯世，而臣材力駑下，無以自效，竊聽之道路，得其一二，思致之左右。苟懲創前事，不復以聞，則其思報之誠，沒世而不能自達。是以輒發其狂言而不知止。臣聞善爲國者，必有先後之次。自其所當先者爲之，則其後必舉；自其所當後者爲之，則先後並廢。昔臣從升高必自下，欲陟遐必自邇。世未有不自下而能高，不自近而能遠者。然世之人常鄙其下而厭其近，務先從事於高遠，不知其不可得也。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以爲田甫田而力不給，則甫田而不治，不若不田也；思遠人而德不足，則心勞而無獲，不若不思也。欲田甫田，則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啟矣；欲來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既服，而遠人自至矣。苟由其道，其勢可以自得；苟不由其道，雖彊求而不獲也。臣愚不肖，蓋嘗試妄論今世先後之宜，而竊觀陛下設施

之萬一，以爲所當先者失在於不爲，而所當後者失在於太早。然臣非敢以爲信然也，特其所見有近於是者，是以因其近似而爲陛下深言之。伏惟陛下即位以來，躬親庶政，聰明睿智，博達宏辯，文足以經治，武足以制斷，重之以勤勞，加之以恭儉，凡古之帝王曠世而不能有一焉者，陛下一旦兼而有之矣。夫以天縱之姿，濟之以求治之心，施之於事，宜無爲而不成，無欲而不遂。今也爲國歷年於茲，而治不加進，天下之弊日益於前世，天下之人未知所以適治之路。災變橫生，川原震裂，江河湧沸，人民流離，災火繼作，歷月移時，而其變不止。此臣所以日夜思念，而不曉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夫今世之患，莫急於無財而已。財者，爲國之命，而萬事之本。國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敗，常必由之。昔趙充國論備邊之計，以爲湟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觀之，苟無其財，雖有聖賢，不能自致於跬步；苟有其財，雖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陛下頃以西夏不臣，赫然發憤，建用兵之策，招來橫山之民，將奪其險阻，破壞其國而後已。方是之時，夏人殘虐失衆，橫山之民厭苦思漢，而又乘其薦饑，苟加之以兵，此非計之失者也。然而沿邊無數月之糧，關中無終歲之儲，而所興之役有莫大之費，陛下方且

泰然不以爲憂以爲萬舉而有萬全之功既而邊臣失律先事輕
發亦既入踐其國係虜其民矣然而陛下得其地而不敢收獲其
人而不敢臣雖有成功而不能繼也其終卒致於廢黜謀臣而譴
和好夫陛下謀之於朞年之前而罷之於既發之後豈以爲是失
當而悔之哉誠無財以善其後爾且夫財之不足是爲國之先務
也至於鞭笞四夷臣服異類是極治之餘功而太平之粉飾也然
今且先之此臣所以知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今者陛下懲
前事之失出秘府之財徙内郡之租賦督轉漕之吏使備沿邊三
歲之畜臣以此疑陛下之有意乎財矣然猶以爲未也何者秘府

之財不可多取而内郡之民不可重困可以紓目前之患而未可
以爲長久之計此臣所以求效其區區而不能自已也蓋善爲國
者不然知財之最急而萬物賴焉故常使財勝其事而事不勝財
然後財不可盡而事無不濟財者車馬也事者其所載物也載物
者常使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可以涉塗
泥而車不僨登坂險而馬不躓今也四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屈
矣而上用不足平居惴惴僅能以自完而事變之生復不可料譬
如弊車羸馬而引丘山之載幸而無虞猶恐不能勝不幸而有陰
雨之變陵谷之險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極慮以爲方今

之計莫如豐財然臣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
害財者而已矣夫使事之害財者未去雖求財而益之財愈不足
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得也故
臣竊爲陛下言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冗
吏之説曰請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有是民也而後有是官有是
官也而後有是吏量民而置官量官而求吏其本凡以爲民而已
是以古者即其官以取人郡縣之職缺而取之於民府寺之屬缺
而取之於郡縣出以爲守令入以爲卿相出入相受中外相貫一
人去之一人補之其勢不容有冗食之吏近世以來取人不由其

官士之來者無窮而官有限極於是兼守判知之法生而官法始
壞淺深分散不復其倫是以吏多於上而士多於下上下相窒譬
如決水於不流之澤前者未盡而來者已至填咽充滿一陷於其中
而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吏多方以求進下慕
其上後慕其前不愧詐偽不恥爭奪禮義消亡風俗敗壞勢之窮
極遂至於此夫人情紓則樂易樂易則有所不爲窘則濫亂濫亂
則無所不至今使數人相與皆出於隘足履相躡肩肘相逮彷徨
而不得進又將禁其奔走而爭先者苟將禁之則莫如止來者而
闊其隘今也驅市人而納之不勝其多也設險於中塗而艱難之

太平既事反以此爲寵節旨反而觀之使天下爲士者皆舍其舊而爲姦于尚

是以法愈設而爭愈甚惟陛下以時救之下哀痛之書明告天下以吏多之故與之更立三法其一使進士諸科增年而後舉其佩不增累舉多者無推恩其說曰凡今之所以至於不可勝數者以其取之之多也古之人其擇吏也甚精人知吏之不可以妄求故不敢輕爲士爲士者皆其修潔之人也今世之取人誦文書習程課未有不可爲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得之甚樂是以羣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捨其舊而爲士者也爲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舉今世所謂居家不事生產仰不養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擾州縣造作誹謗者農工商賈不與也祖

買轉以爲宰乎亦過論也已

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於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亂創制立法功業卓然見於後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萬一也士之多不及於今世而功則過之無足怪者取之至少則人不敢輕爲士其所取者皆州郡之選人也故爲是法使人知上意之所向十年之後無實之士將不黜而自減且夫設科以待天下之士蓋將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不可得也吾則取之而彼則不能得猶曰雖不能得而累舉多者必取無棄則是以官徇人也且累舉之士類非少年矣耳目昏塞筋力疲劬而後得之數日而計之知其不能有所及也則其爲政無所賴矣今有人畜牛羊而求牧既取其壯者又

但任嫡長子人而其餘無復及焉此貴者所不樂也然所任之人得以世官而世食朝廷之祿澤至渥矣故曰可以無憾矣茅評以爲未盡者非

取其老者取其壯者曰吾取其力也取其老者曰吾憐其老也如憐其老而已則曷爲以累牛羊哉苟誠以爲有遺才焉則今所謂遺逸之書有以牧之矣其二使官至於任子者任其子之爲後者世世祿仕於朝襲簪紱而守祭祀可以無憾矣然而爲是法也則必始於二府法行於賤而屈於貴天下將不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蓋矯失以救患者必有所過而後濟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以齒庶官也其三使百司各損其職掌而多其出職之歲月其說曰百司臣不得而盡詳也請言其尤甚者莫如三司三司之吏世以爲多而不可損何也國計重而簿書衆也臣以爲不

然主大計者必執簡以御繁以簡自處則心不可亂心不可亂則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繁寄人則事有所分事有所分則毫末不遺而情僞必見今則不然舉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會於三司故三司者案牘之委也案牘既積則吏不得不多案牘積而吏多則欺之者衆雖有大利害不能察也夫天下之財下自郡縣而至於轉運轉運相鉤較足以爲不失矣然世常以轉運使爲不可獨信故必至於三司而後已夫苟轉運使之不可獨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則三司未有不責成於吏者豈三司之吏則重於轉運使歟故臣以爲天下之財其詳可分於轉運

使而使三司歲攬其綱目既使之得優游以治財貨之源又可頗
損其吏以絕亂法之弊三司猶可損也而百司可見矣然此三
法者皆世之謂拂世戾俗召怨而速謗者也今且將行之臣非敢
犯衆人之怨而行此危事也以爲有可行之道焉何者自臺省六
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自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此祖宗
百年之法相承而不變者也而仁宗之世則損之三載而考績無
罪者遷其官自唐以來亦未始有變者也而英宗之世則增之此
二者夫豈便於世俗哉然而莫敢怨者以爲吏多而欲損者天下
之公議其不欲者天下之私計也以私計而怨公議其爲怨也不

直矣是以善爲國者循理而不卹怨非不卹怨知其無能爲也且
今此三法者固未嘗行也然而天下亦不免於怨何者士之出身
爲吏者捐其生業棄其田里以盡力於王事而今也以吏多之故
故積勞者久而不得遷大官者久而不得調又多爲條約以沮格
之減罷其舉官破壞其考第使之窮窘無聊求進而不遂此其爲
怨豈減於布衣之士哉均之二怨皆將不免然使新進之士日益
多國力匱竭而不能支十年之後其患必有不可勝言者故臣願
陛下親斷而力行之苟日增之吏漸於衰少則臣又將有以治其
舊吏使諸道職司每歲終任其所部郡守監郡各任其屬曰自今

以前未有以私罪至某贓罪正入已至若干者二者皆自上鈞其
輕重而裁之已而以他事發則與之同罪雖去官與赦不與赦夫
以私罪至某贓罪正入已至若干其爲惡也著矣而上不察則上
之不明亦可知矣故雖與之同罪而不過今世之法任人者任其
終身苟其有罪終身鈞坐之夫任人之終身任其未然之不可知
者也任人之歲終而無過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臣請得以較之
任其未然之不可知雖聖人有所不能任其已然之可知雖衆人
能之今也任之以聖人之所不能既不敢辭矣而況任之以衆人
之所能顧不可哉且按察之吏則亦不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未

宋兵所以冗者有二一建都汴梁無險可守也一太祖以後師出無功也無險而恃兵以爲衛百爲之師僅

必皆按曰是無損於我而徒以爲怨云爾今使其罪及之其勢將
無所不問陛下誠能擇奉公疾惡之臣而使行之陛下厲精而察
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則其以私罪至某贓罪正入已至若
干者非復過誤適陷於深文者也苟遂放歸終身不齒使姦吏有
所懲則冗吏之弊可去矣冗兵之說曰臣聞國朝創業之初四方
割據中國地狹兵革至少其後蕩滅諸國拓地既廣兵亦隨衆
熙之間天下之兵僅三十萬方此之時屯戍征討百役並作而兵
力不屈未嘗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來契丹內侵繼遷叛
逆每有警急將帥不問得失輒請益兵於是召募日增而兵額之

多遂倍前世其後寶元慶曆之間元昊竊發復使諸道點民爲兵而沿邊所屯至七八十萬自是天下遂以百萬爲額雖復近歲併事而關中之兵至於二十八萬舉雍熙天下之衆適以備方今關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於此見矣然臣聞方今宿遷之兵分隸堡障戰兵統於將帥者其實無幾每一見賊賊兵常多我兵常少衆寡不敵每戰輒敗往者將帥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夫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餘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於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而愛爵祿百金不能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重於間間者三軍之司命也臣竊惟祖宗用兵至於以少爲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爲少得失之原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聞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瑀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守琪李謙溥李繼勳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內斌董遵誨王彥升馮繼業等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棄財如棄糞土賙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刺其

陰計而效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爲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綵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綵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爲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採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戶得有緒日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之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也陛下何不權其輕重而計其利害夫關市之征比於茶綵則多而三十萬人之奉比於百萬則約衆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歲月之病平居不忍棄關市之征以與人至於百萬則恬而不知怪昔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願陛下復修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養間諜之士以爲耳目耳目既明雖有强敵而不敢輒近則雖雍熙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陛下誠重難之臣請陳其可減之實何者今世之彊兵莫如沿邊之土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內

效也然非軍市租皆輸幕府亦復何所資以致其逆給是知能釋能厚馭將莫要于此矣間謀特其一端耳

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廩愈厚其廩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邊用兵禁軍不堪其役死者不可勝計羌人每出聞多禁軍輒舉手相賀聞多土兵輒相戒不敢輕犯以實較之土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廩給足以贍土兵三人使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人之畜邊郡之儲比於內郡其價不啻數倍以此權之則土兵可益而禁軍可損雖三尺童子知其無疑也陛下誠聽臣之謀臣請使禁軍之在內郡者勿復以戍邊因其老死與亡而勿復補使足以爲內郡之備而止去之以漸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去矣冗費之說曰世之冗費不

可勝計也請言其大與臣之所知者而陛下以類推之臣聞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窮事至而後謀則害於事恩窮而後遷則傷於仁昔者太祖太宗敦睦九族以先天下方此之時宗室之衆無幾也是以合族於京師久而不別世歷五聖而太平百年矣宗室之盛未有過於此時者也祿廩之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衆宮室不能受無親疏之差無貴賤之等自生齒以上皆養於縣官長而爵之嫁娶喪葬無不仰給於上日引月長未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所必窮者也然而未聞所以謀而遷之古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以人子之愛其親推而上之至於

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宜無所不愛則宜無所不廟苟推其無窮之心則百世之祖皆廟而後爲稱也聖人知其不可故爲之制七廟之外非有功德則迭毀春秋之祭不與莫貴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臣聞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者兩漢之法帝之子爲王王之庶子猶有爲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爲民者有自爲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爲凡今宗室宜以親疏貴賤爲差以次出之使得從仕比於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祿秩之數遷敘之等黜陟之制任子

之令與異姓均臨之以按察持之以寮吏威之以刑禁以時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賢者有以自效而其不任爲吏者則出之於近郡官爲廬舍而廩給之使得占田治生與士庶比今聚而養之厚之以不訾之祿尊之以莫貴之爵使其賢者老死鬱鬱而無所施不賢者居處隘陋戚戚而無以爲樂甚非計之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疑其不便以問大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疏屬王者降爲公夫自王而爲公非人情之所樂也而猶且行之今使之爵祿如故而獲治民雖有內外之異宜無

有怨者然臣觀朝廷之議未嘗敢有及此何者以宗室之親而布之於四方懼其啓姦人之心而生意外之變也臣竊以爲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雖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幽囚禁錮齒於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數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劉氏項氏與司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爲國者苟失其道雖胡越之人皆得謀之苟無其釁雖宗室誰敢覬者惟陛下蕩然與之無疑使得以次居外如漢唐之故此亦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漢唐以來重兵分於四方雖有末大之憂而饋運之勞不至於太甚祖宗受命懲其大患而略其細故歛重兵而聚之京師根本既強天下承命而服（非得已也太祖固曰不出數十年民力殫矣）然而轉漕之費遂倍於古凡今東南之米每歲遡汴而上以石計者至五六百萬山林之木盡於舟楫州郡之卒弊於道路月廩歲給之奉不可勝計往返數千里饑寒困迫每每侵盜雜以他物米之至京師者皆非完物矣由此觀之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計其患非法之良者也臣願更爲之法舉今每歲所運之數而四分之其一即用舊法官出船與兵而漕之凡皆如舊其一募六（此法可用）道之富人使以其船及人漕之而所過免其商稅能以若干至京師而無所欺盜敗失者以今三司軍大將之賞與之方今濱江之民以其船爲官運者不求官直蓋取官之所入而不覈較者得其

羸以自潤而富民之欲仕者往往求爲軍大將以此推之宜有應募者其一官自置場而買之京師京師之兵當得米而不願者計其直以錢償之夫物有常數取之於南則不足於北捨之於東則有餘於西此數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買之其始不免於（官與民市而又以泥論處之可乎）貴貴甚則東南之民傾而赴之赴之者衆則將反於賤致賤必以貴致貴必以賤此亦必然之數也故臣願爲此二者與舊法皆立試其利害而較其可否必將有可用者然後舉而從之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富國有道無所不卹者富之端也不足卹者貧之源也從其可卹而收之無所不收則其所存者廣矣從其無足卹而棄之無所不棄則其所亡者多矣然而世人之議者則不然以爲天下之富而顧區區之用此有司之職而非帝王之事也此說之行於天下數百年於茲矣故天下之費其可已者常多於舊臣不敢遠引前世請言近歲之事自嘉祐以來聖人迭興而天下之吏京秩以上再遷其官天下郡守職司再補其親戚自治平京師之大水與去歲河朔之大震百役並作國有至急之費而郊祀之賞不廢於百官自橫山用兵供億之未定與京西流民勞徠之未息官私之困日不暇給而宗室之喪不俟歲月而葬臣以此觀之知朝廷有無足卹之義臣誠知事之既往無可爲者然苟自今

以必成要之

從其可䘏而救之則無益之費猶可漸減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不勝拳拳私憂過計爲是三冗之說以獻伏惟陛下思深謀遠聽斷詳盡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矚臣之所陳何足言者然臣愚以爲苟三冗未去要之十年之後天下將益衰耗難以復治陛下何不講求其原而定其方略擇任賢俊而授之以成法使皆久於其官而後責其成績方今天下之官泛泛乎皆有欲去不久之心侍從之臣逾年而不得代則皇皇而不樂今雖不能使之盡久然至於諸道之職司三司之官吏沿邊之將佐此皆與天子共成事者也天下之事將責成之而不久其任開其源者不見其流發其謀

者不見其成功此事之所以不得成也陛下誠擇人而用之使與二府皆久於其官人知不得苟免而思長久之計君臣同心上下協力磨之以歲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然而爲此猶有所患何者今世之士大夫惡同而好異疾成而喜敗事苟不出於己小有齟齬不合則羣起而排之借如今使按察之官任其屬吏歲終而無過此其勢必將無所不按得罪者必將多於其舊然則天下之口紛然非之矣不幸而有一不當衆將羣指以罪法一不當不能動不幸而至於再三雖上之人亦將不免於惑衆人非之於下而朝廷疑之於上攻之者衆而持之者不堅則法從此敗矣蓋

又要之

世有耕田而以其耕殺人者或者因以耜田爲可廢夫殺人之可誅與耕田之不可廢此二事也安得以彼而害此哉故夫按人而不以其實者罪之可也而法之是非則不在此苟陛下誠以爲可行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議使良法不廢於中道如此而後三冗之弊可去也三冗既去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百姓充足府庫盈溢陛下所爲而無不成所欲而無不如意舉天下之衆惟所用之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雖有西戎北狄不臣之國宥之則爲漢文帝不宥則爲唐太宗伸縮進退無不在我今陛下不事其本而先舉其末此臣所以大惑也臣不勝憤懣越次言事雷霆之譴無所

逃避臣轍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書

此書當熙寧之初介甫未用事言利之害未著明故子由上書覼縷萬言一切以豐財爲主然介甫務求財而益之雖白日攫人亦所不顧而子由第欲去其事之害財者此即邪正之分君子小人之所以判與

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轍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寛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為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為政太尉苟以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亦疎蕩有奇氣

答黃庭堅書

轍之不肖何足以求交於魯直然家兄子瞻與魯直往還甚久轍與魯直舅氏公擇相知不疎讀君之文誦其詩願一見者久矣性拙且懶終不能奉咫尺之書致慇懃於左右乃使魯直以書先之其為愧恨可量也自廢棄以來頹然自放頑鄙愈甚見者往往嗤笑而魯直猶有以取之觀魯直之書所以見愛者與轍之愛魯直無異也然則書之先後不君則我（術仰白作）未足以為恨也比聞魯直吏事之餘獨居而蔬食陶然自得蓋古之君子不用於世必寄於物以自遣阮籍以酒嵇康以琴阮無酒嵇無琴則其食草木而友麋鹿有不安者矣獨顏氏子飲水啜菽居於陋巷無假於外而不改其樂此孔子所以歎其不可及也今魯直目不求色口不求味此其中所有過人遠矣而猶以問人何也聞魯直喜與禪僧語蓋聊以是探其有無耶漸寒比日起居甚安惟以時自重

有見道語

上洪州孔大夫論徐常侍墳書

轍竊見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墳在公所治郡新建縣西山鸞岡原徐公沒于淳化辛卯迨今九十四年公無子故人奉新胡克順葬之胡氏昔為大家克順慕公高義春秋時祠頃未嘗廢克順死胡氏衰公之墳域荒蕪不治蓋有年矣聞自近歲民間利其林木至訟而爭之公所葬地本其先塋公家既無子孫契券亡失官遂籍沒其地伐其松栢以治屋宇行道知之往往為之掩泣竊惟南唐舊臣如公之比蓋無一二方陳覺馮延魯愚弄其主擅興甲兵喪師蹙國時無一人敢非之者公獨與韓熙載力陳其姦卒致其罪及王師南討李氏危在朝夕公受命兵間不為身計義動中國至今稱之蓋公之大節落落如此雖使千載之後猶當推求遺跡以勸後來今沒未百年弃而不錄仁人君子豈其然哉伏唯明公家本先聖先中丞忠義抗慨氣節凜然公之行已大方直繼前烈如徐公輩人嘗之草木臭味不遠傥蒙矜念使孤墳遺魄不至侵暴祭祀稍存樵采不犯不惟南方士人拭目傾心將天下義士知有所勸轍言非所職干冒高明不勝戰越

公盛德厚道事錄之

齊州閔子廟記

歷城之東五里有丘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不至邦人不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熙寧七年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守濟南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耋老相與來告曰此邦之舊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唯不知苟知之其有不飭公曰噫信其可以緩於是鳩工為祠堂且使春秋修其常事堂成具三獻焉籩豆有列儐相有位百年之廢一日而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有言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

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第亦咸仕於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嘗為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子為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為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歟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洋不知其遐卽之汗漫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僨觸蛟蜃而不讋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灘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夫子之不顧而仕則其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蓋亦有陋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願為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而以為不足為也是以止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吾於三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于石

亦確

記原正集第二十四卷

東軒記

余既以罪謫監筠州鹽酒稅未至大雨筠水泛溢蔑南市登北岸敗刺史府門鹽酒稅治舍俯江之漘水患尤甚既至敝不可處乃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憐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支其欹斜補其圮缺闢聽事堂之東為軒種杉二本竹百箇以為宴休之所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適皆罷去事委于一晝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效莫歸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

於所謂東軒者每旦莫出入其旁顧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余昔少年讀書竊嘗怪以顏子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私以為雖不欲仕然抱關擊柝尚可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困辱貧窶自苦如此及來筠州勤勞鹽米之間無一日之休雖欲弃塵垢解羈縶自放於道德之場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後知顏子之所以甘心貧賤不肎求斗升之祿以自給者良以其害於學故也嗟夫士方其未聞大道沉酣勢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為樂矣及其循理以求道落其華而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為大與死生之為變而況其下者乎故其樂也足以易窮餓而不怨雖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余方區區欲磨洗濁汙睎聖賢之萬一自視缺然而欲庶幾顏氏之福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下高為魯司寇下為乘田委吏惟其所遇無所不可彼蓋達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余既以譴來此雖知桎梏之害而勢不得去獨幸歲月之久世或哀而憐之使得歸復田里治先人之弊廬為環堵之室而居之然後追求顏氏之樂懷思東軒優游以忘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

結頓挫有餘悲

風流在摩詰
樂天之間

武昌九曲亭記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陂陁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櫪蕭然絕俗車馬之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游聞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攜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埽葉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反往往留宿於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栢之間羊腸九曲而獲少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衆客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最樂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爲之悵然移日至其翩然獨往逍遙泉石之上擷林卉拾澗實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爲仙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爲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灑然自笑者也譬之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小品之冠

黃州快哉亭記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卽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涌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爲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馳騖其流風遺迹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爲樂與庶人之所以爲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爲患收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

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覩其爲快哉也哉

反掉佳

古今家誡序

老子曰慈故能勇儉故能廣或曰慈則安能勇曰父母之於子也愛之深故其爲之慮事也精以深愛而行精慮故其爲之避害也速而就利也果此慈之所以能勇也非父母之賢於人勢有所必至矣轍少而讀書見父母之戒其子者諄諄乎惟恐其不盡也惻惻乎惟恐其不入也曰嗚呼此父母之心也哉師之於弟子也爲之規矩以授之賢者引之不賢者不强也君之於臣也爲之號令以戒之能者予之不能者不取也臣之於君也可則諫否則去子之於父也以幾諫不敢顯皆有禮存焉父母則不然子雖不肖豈有棄子者哉是以盡其有以告之無憾而後止詩曰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雖行潦之陋而無所棄猶父母之無棄子也故父母之於子人倫之極也雖其不賢及其爲子言也必忠且盡而況其賢者乎太常少卿長沙孫公景修少孤而教於母母賢能就其業既老而念母之心不忘爲賢母錄以致其意既又集古今家誡得四十九人以示轍曰古有爲是書者而其文不完吾病焉是以爲合衆父母之心以遺天下之人庶幾有益乎轍讀之而歎曰雖有悍子忿鬬於市莫之能止也聞父之聲則斂手而退市人之過之者亦莫不泣也慈孝之心人皆有之特患無以發之耳今是書也要將以發之歟雖廣之天下可也自周公以來至於今父戒四十五母戒四公又將益廣之未止也

後人即未讀孫公書而此序亦足以發之矣

祭文 原正集第二十六卷

祭歐陽少師文

嘉祐之初公在翰林維時先君處于西南世所莫知隱居之深作書號公曰是知予公應嗟然我明予心吾於天下交游如林有如斯文見所未曾先君來東實始識公傾蓋之歡故舊莫陪遍出所爲歎息改容歷告在位莫此敬崇報國以士古人之忠公不妄言其重鼎鐘厥聲四馳靡然向風嗟維此時文律頹毀奇邪譎怪不可告止剽剝珠貝綴飾耳鼻調和椒蘖毒病唇齒咀嚼荊棘斥棄羹胾號茲古文不自愧恥公爲宗伯思復正始狂詞怪論見者投

棄踽踽元昆與轍偕來皆試於庭羽翼病摧有鑒在上無所事媒馳詞數千適當公懷擢之衆中羣疑相阨公恬不驚衆惑徐開滔狂瀾中道而迴匪公之明化爲訴俳公德日隆歷蹈二府轍方在艱撫視逾素納銘幽宅德逆存故終喪而還公以勞去公年未衰屢告遲貸佇毫俎青迄蔡而許來歸汝陰嘯傲環堵轍官在陳於頹則隣拜公門下笑言歡欣杯酒相屬圖史紛紜辯論不衰志氣益振有如斯人而止斯邪書來告衰情懷酸辛報不及至凶訃遄臻嗚呼公之於人雲漢之光昭回洞達無有采章學者所仰以克獨方知者不惑昧者不狂公之在朝以直自遂排斥姦回罔有

安石方張老成之痛彌切

劇易後來相承敢損故事雖庸無知亦或勉勵此風之行逾三十年朝廷尊嚴庶士多賢伊誰云從公導其先自公之歸忽焉變遷又誰使然要歸諸天天之生物各維其時朝暘薰風春夏時宜凍雨急雪匪寒不施時去不返雖強莫違窮惟斯人而不有時時既往矣公亦逝矣老成云亡邦國瘁矣無爲爲善善者廢矣時實使然我誰懟矣哭公於堂維其悲矣嗚呼哀哉

祭范蜀公景仁文

維元祐四年八月十日丁未，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軍州事蘇軾與弟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端明殿學士贈金紫光祿大夫忠文范公之靈。公之少年，初以賦鳴，挾策來東，氣和而平，微見圭角，人人自驚。宋氏叔仲，典司衆盟，見公所爲，屣履以迎，自毁其文，以致公名。士滿太學，莫之敢爭。公之中歲，始以諫遂。堯老將傳，未有立子。羣公欲言，以目相視，公獨發之，自詭以死。帝知其忠，始怒終喜，後有繼者，實蹈公軌。公亦自信，卒老言事。公之末年，終以節聞。國有姦賊，當之以身，力言不從，遂致爲臣。閉門接士，不怨不憤。羣枉既消，衆正當伸，有欲援之，同撫我民。公笑稱病，誓不復振。凡世之人，有一於是，翹然自名，足以爲貴。公有其三，豈不卓偉。位雖顯榮，有不盡志。嵩隗之間，潁濱之側，有廬可安，有田可食。顧惟平生，篤志鍾律，既成既上，疾亦告革。嗚呼，昔我先人，公早知之，白首相歡，事往莫追。軾方在朝，公來諫官，卒以獲罪，而無一言。轍來自東，復館于門，曾患之不卹，而惟義是救。今其云亡，無復斯人。嗚呼哀哉，尚享。

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嗚呼，元豐末命，震驚四方，號令所從，帷幄是望。公來自西，會哭于庭，紛紛咨嗟，復見老成。太姒在位，成王在左，曰予惸惸，誰卹予禍。白髮蒼顏，三世之臣，不留相予，孰左右民。公出於道，民聚而呼，皆曰吾父，歸歟歸歟。公畏莫當，遄返洛師，授之宛丘，實將用之。公之來思，岌然特立，身如槁木，心如金石。時當宅憂，恭默不言，一二卿士，代天斡旋。事棼如絲，衆比如櫛，治亂之幾，間不容髮。公身當之，所恃惟誠，吾民苟安，吾君則寧。以順得天，以信得人，鉏去太甚，復其本原。白叟黃童，織婦耕夫，庶幾休焉，日月以須。公乘安輿，入見延和，裕民之言，之死靡他。將享合宮，百辟咸事，公病于家，臥不時起。明日當齋，公訃暮聞，人以雨泣，都人酸辛。禮成不賀，入識君意，龍袞蟬冠，遂以往襚。公之初來，民執弓矛，逮公永歸，既耕且耰。公雖云亡，其志則存，國有成法，朝有正人。持而守之，有一毋隕，匪以報公，維以報君。天子聖明，神母萬年，民不告勤，公志則然。死者復生，信我此言。嗚呼哀哉。

元祐十年清宴寔司馬公開先結段有識

欒城先生全集錄卷一　終

宋蘇欒城先生全集錄目次

欒城先生全集錄卷二

狀書 原正集第三十五卷

制置三司條例司論事狀

轍頃者誤蒙聖恩得備官屬受命以來於今五月雖勉强從事而才力寡薄無所建明至於措置大方多所未諭每獻狂瞽輒成異同退加考詳未免疑惑是以不虞僭冒聊復一言竊見本司近日奏遣使者八人分行天下按求農田水利與徭役利害以爲方今職司守令無可信用欲有興作當別遣使愚陋不達竊以爲國家養材如林治民之官棊布海內興利除害豈待他人今始有事輒特遣使使者一出人人不安能者嫌使者之侵其官不能者畏使者之議其短客主相忌情有不通利害相加事多失實使者既知朝廷方欲造事必謂功效可以立成人懷此心誰肯徒返爲國生事漸不可知徒使官有送迎供饋之煩民受更張勞擾之弊得不補失將安用之朝廷必欲興事以利民轍以爲職司守令足矣蓋勢有所便衆有所安今以職司治民雖其賢不肖不可知而衆所素服於勢爲順稍加選擇足以有爲是以古之賢君聞遣用職司以責成功未聞遣使以代職司治事者也蓋自近世政失其舊均稅寛郵每事遣使冠蓋相望而卒無絲毫之益謗者至今未息不

知今日之使何以異此至於遣使條目亦所未安何者勸課農桑墾闢田野人存則舉非有成法誠使職司得人守令各舉其事罷非時無益之役去猝暴不急之賦不奪其力不傷其財使人知農之可樂則將不勸而自勸今不治其本而遂遣使將使使者何從施之議者皆謂方今農事不修故經界可與農官可置其觀職司以下勸農之號何異於農官嘉祐以來方田之令何異於經界行之歷年未聞有益此農田之說轍所以未論也天下水利雖有未興然而民之勞佚不同國之貧富不等因民之佚而用國之富以興水利則其利可待因民之勞而乘國之貧以興水利則其害先

見苟誠知生民之勞佚與國用之貧富則水利之廢興可以一言定矣而況事起無漸人不素講未知水利之所在而先遣使使者所至必將求之官吏官吏有不知者有知而不告者有實無可告者不得於官吏必求於民不得於民其勢將求於中野興事至此蓋已甚勞此水利之說轍所以未論也徭役之事議者甚多或欲使鄉戶助錢而官自雇人或欲使城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或欲使品官之家與齊民並事此三者皆見其利不見其害者也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為生故無逃亡之憂朴魯而少詐故無欺謾之患今乃捨此不用而用浮

浪不根之人轍恐掌財者必有盜用之姦捕盜者必有竄逸之弊今國家設捕盜之吏有巡檢有縣尉然較其所獲縣尉常密巡檢常疎非巡檢則愚縣尉則智蓋弓手鄉戶之人與屯駐客軍異耳今將使雇人捕盜則與獨任巡檢不殊盜賊縱橫必自此始轍觀近歲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鄉戶舊法革去無餘雇人之責官所自任且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稅收大曆十四年應于賦歛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舊奈何復欲取庸蓋天下郡縣上戶常少下戶常

多少者徭役頻多者徭役簡是以中下之戶每得休閑今不問戶之高低例使出錢助役上戶則便下戶實難顛倒失宜未見其可然議者皆謂助役之法要使農夫專力於耕轍觀三代之間務農最切而戰陣田獵皆出於農苟以徭役較之則輕重可見矣城郭人戶雖號兼并然而緩急之際郡縣所賴饑饉之歲將勸之分以助民盜賊之歲將借其力以捍敵故財之在城郭者與在官府無異也方今雖天下無事而三路芻粟之費多取京師銀絹之餘配賣之民皆在城郭苟復充役將何以濟故不如稍加寬假使得休息此誠國家之利非民之利也品官之家復役已久議者不究本

末從閭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遂欲使衣冠之人與編戶齊役夫一歲之更不過三日三日之雇不過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下無得免者以三大戶之役而較之三日之更則今世既已重矣安可復加哉蓋自古太平之世國子俊造將用其才者皆復其身胥史賤吏既用其力者皆復其家聖人舊法良有深意以爲責之以學而奪其方用之於公而病其私人所難兼是以不取平備至理奈何至於官戶而又將役之且州縣差役之法并干勢亦行不去皆以丁口爲之高下今已去鄉從官則丁口登降其勢難詳將使差役之際以何爲據必用丁則州縣有不能知必不用丁則官戶之役比民爲重今

朝廷所以條約官戶如租佃田宅斷買坊場廢舉貨財與衆爭利比於平民皆有常禁苟使之與民皆役則昔之所禁皆當廢罷罷之則其弊必甚不罷則不如爲民此徭役之說轍所以未諭也轍又聞發運之職今將改爲均輸常平之法今將變爲青苗愚鄙之人亦所未達昔漢武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力不能支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雖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足然而法術不正吏緣爲姦掊克日深民受其病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與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世此論復興衆口紛然皆謂其患必甚於漢何者方今聚斂之臣才

智方略未見桑羊之比而朝廷破壞規矩解縱繩墨使得馳騁自由惟利是嗜以轍觀之其害必有不可勝言者矣今立法之初其說甚美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苟誠止於此則似亦可爲然而假以財貨許置官吏事體既大人皆疑之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許之以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然至往往敗折亦不可期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祿廩爲費已厚然後使民各輸其所有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

復如前然則商賈之利何緣可得徒使謗議騰沸商旅不行議者不知慮此至欲捐數百萬緡以爲均輸之法但恐此錢一出不可復還且今欲用忠實之人則患其拘滯不通欲用巧智之士則患其出沒難考委任之際尤難得人此均輸之說轍所以未諭也常平條勑纖悉具存患在不行非法之弊必欲修明舊制不過以時斂之以利農以時散之以利末斂散既得物價自平貴賤之間官亦有利今乃改其成法雜以青苗逐路置官號爲提舉別立賞罰以督增虧法度紛紜何至如此而況錢布于外凶荒水旱有不可知斂之則結怨於民捨之則官將何賴此青苗之說轍所以未諭

也凡此數事皆議者之所詳論明公之所深究而輙以才性朴拙學問空疎用意不同動成違忤雖欲勉勵自効其勢無由苟明公見寛諒其不逮特賜敷奏使輙得外任一官苟免罪戾而明公選賢舉能以備僚佐兩獲所欲幸孰厚焉

利害若別黑白後此排新法者總莫能出其範圍○子由此時官居條例身在事中此狀皆商量計較之辭非有水火之爭也疑若可以開介甫之思而破其執然卒無補于事者蓋呂惠卿之狂毒中之深矣欲求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諒哉

陳州爲張安道論時事書

伏以中外臣庶各有職事越職而言國有常憲臣守土陳州非有言責而輙言之計其狂愚茲實有罪然臣伏念頃以老疾不任吏事陛下未忍廢棄親擇便地以遂安養將辭之日面承德音以爲大臣之義皆當爲國謀慮不宜以中外爲嫌有所不盡古人有言雖乃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伏惟聖德廣大無所不容而臣自到任以來于今一歲心目昏眩有加無瘳故嘗乞丐餘生求還閭舍區區之誠久而未獲陛下視臣志氣之衰至此豈復有意別白是非而與世俗爭議也哉是以得失之間久而無所與今者竊有所懷上爲陛下參之官吏下爲陛下驗之百姓而安危之機實在於此自惟受恩累聖邦之休戚身實同之志力雖衰於義不可嘿已然臣之所欲言者非敢遠引前古逆探未然以惑陛下之聽明也凡皆陛下之所嘗試而臣愚之所與聞者耳臣伏見陛下卽位之始計慮深遠凡有所建動合天心始議山陵深恤費用之廣推明先帝薄葬之命以詔有司四方聞之無不感泣其後一年之間誕布號令勸率宗族俾孝悌之行勉勵州郡先農桑之政復轉對以廣言路議徭役以寛民力盛德之事不可具記是時天下雖大變之後而無不翹然想聞德音以忘其憂兩宮歡欣九族親睦群

臣萬民蒙福而安紛紜之議不至於朝廷謗讟之聲不聞於閭里
陛下優游無爲而天下已治矣爲國如此豈不樂哉陛下自今觀
之當日之政其爲可悔恨者凡有幾以臣視之非獨陛下無所悔
恨雖天下之人亦未有以爲失當者也何者政令簡易而人情之
所安耳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
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向使陛下推行此道終始不變則臣以爲可
久可大之功可得而致矣其後求治太切用意過當姦臣緣隙得
進邪說始議開邊以中上旨於是延安有橫山之謀保安有招誘
之計陛下僥之以金帛假之以干戈小人貪功慮害不遠輕發深

入結怨西戎攘奪尺寸無用之土空竭內府累世之積大者疲弊
秦雍小者身死寇讎西鄙騷然不寧而陛下始一悔矣然而陛下
天姿英果有漢武宏遠之量雖復兵吏失律而立功之意未嘗少
衰是以左右大臣測知此心復進財利之說陛下樂聞其利而未
暇深究其害於是衆而從之罷條例司而講求天下之遺利已而
之秋新政始出自是以來凡所變革不可悉數其最大者一出而
爲常平青苗再出而爲揀兵併營三出而爲出錢雇役四出而爲
保甲敎閱四者並行於世官吏疑惑兵民憤怨諫爭者章交於朝
誹謗者肆播於市陛下不勝其煩爲之當宁太息日昃而不食矣

然猶幸其成功力排衆人之議而固守之天下方共厭苦而不知
其所止也而揀兵併營之策其害先見武夫凶悍爲怨最深爲患
最急陛下知其不可於是多支月糧復收退卒以順適其意而陛
下既再悔矣然軍中之口猶復洶洶不靖陛下雖推恩撫之而終
不以爲恩反謂陛下畏之耳不幸邊臣失算再生戎心帷幄之臣
謀之不臧不務安之而務撓之臨遣執政付以疆事多出金幣豫
書誥勅以成其深入之計當此之時天下之心知其必敗矣而陛
下與一二臣者方以爲萬舉而萬全既而出兵無人之境築城不
守之地困弊腹心以求無益之功使秦晉之民父子流離肝腦塗

地戎人徼勸受屈已築之城隨即傾覆救援之兵相繼潰叛四方
震動君臣宵旰而後下罪己之詔投竄元宰以謝二鄙而陛下既
三悔矣夫此三者方其未悔也陛下亦以爲是邪非邪陛下犯逆
衆心力行而不顧其必以爲是不以爲非也然而其終卒至於此
然則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無乃亦類此歟臣聞衆而不可
欺者民也勇而不可犯者兵也險而不可侮者鄰國也今陛下既
已欺民犯兵而侮鄰國矣夫犯兵侮鄰變速而禍小至於欺民則
變遲而禍大變速而禍小者瓦解之憂也變遲而禍大者土崩之
患也今瓦解之憂陛下既知悔矣土崩之患陛下未以爲意此臣

林論痛切洛陽賈生

之所以寒心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事之未敗也陛下不悟其非必俟其敗而後悔如向三者則陛下之復已遠而悔亦大矣且臣觀之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亦有三而已青苗助役保甲三者之弊臣不復言矣何者言事者論其不可非一人也百姓毀壞支體熏灼耳目嫁母分居賤賣田宅以自脫免非一家也陛下其亦知之矣徘徊而不改使民無所告訴加之以水旱繼之以饑饉積憤之民奮爲群盜侵淫蔓延滅而復起英雄乘間而作振臂一呼而千人之衆可得而聚也如此而勝廣之形成此所謂土崩之勢也臣恐陛下至此雖欲復悔而無所及矣故臣願陛下取即位之政與今日之事而試觀之天下擾擾不安孰與今日之甚羣臣交口爭辯孰與今日之衆陛下聽覽疲倦孰與今日之多悔恨自責孰與今日之切陛下誠以此較之則不待臣言之終而得失可以自決矣且夫即位之政陛下之本心也今日之事臣下之過計也陛下棄即位之本心而徇臣下之過計臣竊以爲過也雖然臣竊聽之道路方今陛下則亦悔之矣悔之而不變非陛下之意也迫於建議之臣耳夫人臣進謀於其君苟事之不遂而變以從衆則人主有以測其深淺人主有以測其深淺則其用捨之命在於人主此人臣之所以不便也臣竊痛陛下爲社稷之計欲改

過以安天下而估權固位之臣持之而不釋陛下聰明睿知廢置自我而獨爲此惓惓也漢宣帝與趙克國擊匈奴魏相非之以爲當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此三人者非賢於趙克國也然而與國同憂樂無僥倖功名之心與希望爵賞之意則過於克國遠甚克國猶不可聽而況不如克國者哉陛下將安民保國而與喜功伐好權利者謀之臣不知其可也臣不勝區區忘身憂國之誠是以勢疏而言切惟陛下察之

安石屢以去要君足知三悔之說發于神宗本心之明矣導之以其所明則易動此諫法也前後披拂雲蒸霞起

自齊州回論時事書 書一 狀附

臣自少讀書，好言治亂。方陛下求治之初，上書言事，陛下不廢狂狷，召對便殿，親聞德音，九品賤官，自此始得登對論事。當此之時，陛下好問之聲，震動海內，愚賤之人，篤信寡慮，以為天下之事，可得徐陳遍舉，指顧而定矣。既而誤蒙恩澤，受職條例，抗論得失，與有司不合，得請外補，於今七年，而天下之治安，終未可見。臣竊疑之。伏惟陛下天生聖德，聰明睿智，不學而具，其於謀慮措置，曾何足云。自頃歲以來，每有更張，民率不服，蓋青苗行而農無餘財，保甲行而農無餘力，免役行而公私並困，市易行而商賈皆病。上則官吏勞苦，患其難行；下則衆庶愁歎，願其速改。凡此四者，豈陛下之聖明，有所不知耶？臣以為非也。陛下之聖明，無所不知，何以言之？二年以來，陛下屢發英斷，廢置大吏，數其罪狀，明示臣庶，凡天下之所共疾惡者，陛下無一不知。由此觀之，凡天下之所共怨苦者，陛下何所不察？今者皇天悔禍，啓道聖意，易置輔相，中外踊躍，思覩寬政，而歷日彌月，寂寞無聞，衆心皇皇，如久饑而不得食。臣雖愚陋，竊獨為陛下恨也。陛下自即位以來，求治之心，常若不及，意將以堯舜之隆，平易漢唐之淺陋，不幸左右不明，陵遲以至於此。天下之人，孰不知之？今也既知其不可用而去之，又循其舊而

不改，將遂代之任咎，此臣之所以為陛下恨也。且今天下之安危，智者不再計矣。水旱連年，死者將半，遺民饑困，盜賊滿野，疆場未寧，軍旅在外，府庫空竭，邊餉寡少，事之可憂者，何可勝數。術之不效，斷可見矣。然陛下獨遲遲而不決，意者已為之而已廢之，恐天下有以窺其深淺耶？（意謂之辭，仰據此發論）臣聞人主之德，如天，天之於物也，欻然而旱，赤地千里，草木皆死，可謂虐矣；然至雷雨時作，膏澤洋溢，百穀奮起，民復粒食，鼓舞盛德，而忘旱之虐，何者？度量廣大，改過無疑也。如使密雲不雨，既雨而中止，遲疑猶豫，久而不忍，則天之生物盡矣。傳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陛下誠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湛乎彼我得失莫能嬰也，去惡如棄塵垢，遷善如救饑渴，與民一新，罷此四事，青苗之既散者，要之以三歲而不收息，保甲之既團者，存其舊籍而不任事，復差役以罷免役之條，通商賈以廢市易之令，行之朞年而觀之，苟民不安居，水旱復作，盜賊復起，財用復竭，誠有一事，以憂陛下，臣請伏罔上之誅，以謝左右。陛下誠不信臣數年之後，親受其弊矣。古人有言曰：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惟陛下為社稷籌之。臣謹列四事之害，畫一以獻，不勝愚忠憤懣之誠，干犯天威，伏俟鈇鉞。臣轍誠惶誠恐，昧死上書。

附畫一狀

謹按青苗免役保甲市易四事得失最爲易見上自中外臣寮下至田父野老無有一不知者但以朝廷所行言其是則有功言其非則有罪是以畏避鉗默不敢正言臣今謹采衆議人所共知灼然可見者畫一開坐如後

一議者皆謂富民假貸貧民坐收倍稱之息是以富者日富貧者日貧今官散青苗取息二分收富人并兼之權而濟貧民緩急之求貸不異於民間而息不至於倍稱公私皆利莫便於此然公家之貸其實與私貸不同私家雖取利或多然人情相通別無條法今歲不足而取償於來歲米粟不給而繼之以芻藁雞豚狗彘皆可以還債也無歲月之期無給納之費出入閭里不廢農作欲取即取願還即還非如公家動有違礙故雖或取息過倍而民恬不知今官貸青苗責以見錢催隨二稅隣里相保結狀請錢一家不至九家坐待奔赴城市（一年强半在城中）糜費百端一有逋竄均及同保貧富相迫要以皆斃而後已朝廷雖多設法度以救其失而其實無益也

一議者又謂平時差役破壞民家一夫爲役舉家失業故使逐戶出錢官爲雇人謂之免役出錢雖多而民免於破家之患以此爲說行之不疑然不知三代之民以力事上不專以錢近世因其有無各聽其便有力而無財者使効其力有財而無力者皆得雇人人各致其所有是以不勞而具今也棄其自有之力而一取於錢民雖有餘力不得効也於是賣田宅伐桑柘鬻牛馬以供免役錢天下始大病矣且夫錢者官之所爲米粟布帛者民之所生也古者上出錢以權天下之貨下出米粟布帛以補上之闕上下交易故無不利今青苗免役皆責民出錢是以百物皆賤而惟錢最貴欲民之無貧不可得也至如京師百司郡縣刑法之吏無祿而役爲日久矣周制庶人在官雖曰有祿而事簡吏少勢或易供非如今時員數猥多不可供億況三代兵出於民而今世之兵坐而仰給若又兼舉大役爲力實難然議者以爲給之以祿然後可責之以廉蓋朝廷選吏之精必不如擇官之慎祿吏之厚必不如祿官之[illegible]今慎擇多祿之官猶不免於貪而況於吏人乎且昔之爲法也計贓得罪無祿者減等今用倉法則吏之得罪反重於官顛倒失宜尤爲未可若朝廷誠患吏貪但使官得其人則吏之受賕自有分限若猶未也則雖重祿深法不能禁矣

一議者又謂三代之盛兵出於農故團結伍保以寓軍令朝廷喜其近古亦謂可行然而三代之民受田於官官之所以養之者厚故出身爲兵而無怨今民買田以耕而後得食官之所以養之者薄而欲責其爲兵其勢不可得矣蓋自唐以來民以租庸調與官

而免於爲兵今租庸調變而爲兩稅則兩稅之中兵費已具且又（事之已）
有甚者民之納錢免役也以爲終身不復爲役矣今也旣已免役
（然者已久頻擾失信于民又可慮）
而於捕盜則用爲耆長壯丁於催稅則用爲戶長里正於巡防則
用爲巡兵弓手一人而三役具焉民將何以堪之且其爲巡兵弓
手也一保甲之中丁壯旣出老弱守舍盜賊乘間如入無人之境
而其上番之期又不過旬日坐作進退未能知也代者旣至相率
而反往來道路勞弊何益至使盜賊縱橫官吏蒙貰嘯聚羣黨攻
剽州縣未必不由此也古之循吏使民賣劍買牛今也使之棄其
農具而置兵器小民無知緣以爲惡良民之畏事者一入而終身

不得脫姦民之好權者一補而終身不得免其爲患害有不可勝
言者矣

一議者常患百貨輕重制在富民少則貴賣以取贏多則賤買以
要利利有所壅商賈難通於是置市易之官以平貴賤有司誠守
此議不更別有所營則雖繁碎難行然亦未深害民今自置市易
無物不買無利不籠命官遣人販賣南北放債取利公行不疑杜
絕利源不與民共覩其指趣非復制其有無權其輕重而已也徒
使小民失業商旅不行空取專利之名實失商稅之利國體卑辱
海內離心巍巍盛朝何苦於此況復小民好利類無遠見爭取官
債以救目前欺謾父兄妄引抵當期限旣迫逃竄無所父子離散
行路咨嗟奈何爲此陷穽誘而納之也至於姦民巨賈窺伺間隙
取利則多或輸滯積不售之貨以易見錢或指殘破無用之屋以
賒實貨巧智百出難以具言有司蒙蔽指以爲利泉幣一散汗漫
難收官之所藏徒文具而已竊聞朝廷近日將議窮究然而旣弊
之法施行未已買賣百物猶且如故譬如含茹毒藥喉舌破敗胸
腹脹滿知其非矣然且閉口不吐安坐切脈廣求方書其於速愈
之術疎矣

右臣所陳畫一事件皆是耳目所接衆庶共知朝廷淸明豈有不

察若誠有意改易非復難行但朝出一紙詔書四弊夕去非如前
代積弊或在列國或在四夷欲議改更恐其動搖海內故且維持
含養苟且便安今事在朝廷出命則已衆所係望勢難久留而私
自顧戀遲遲不決以失天下之心臣竊不取也愚惷之人志在憂
國言詞激切干犯典刑區區寸誠甘俟誅戮謹具狀奏聞伏候勅
旨

畫一四條可使瞽者復視瘺者復起然且以石投水者天也天
禍人國賢者將如之何

爲兄軾下獄上書 書一首

臣聞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雖草芥之微而有危迫之懇惟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臣早失怙恃惟兄軾一人相須爲命今者竊聞其得罪逮捕赴獄舉家驚號憂在不測臣竊思念軾居家在官無大過惡惟是賦性愚直好談古今得失前後上章論事其言不一陛下聖德廣大不加譴責軾狂狷寡慮竊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抑畏頃年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託興作爲歌詩語或輕發向者曾經臣寮繳進陛下置而不問軾感荷恩貸自此深自悔咎不敢復有所爲但其舊詩已自傳播臣誠

哀軾愚於自信不知文字輕易迹涉不遜雖改過自新而已陷於刑辟不可救止軾之將就逮也使謂臣曰軾早衰多病必死於牢獄死固分也然所恨者少抱有爲之志而遇不世出之主雖齟齬於當年終欲効尺寸於晩節今遇此禍雖欲改過自新洗心以事明主其道無由況立朝最孤左右親近必無爲言者惟兄弟之親試求哀於陛下而已臣竊哀其志不勝手足之情故爲冒死一言昔漢淳于公得罪其女子緹縈請沒爲官婢以贖其父漢文因之遂罷肉刑今臣螻蟻之誠雖萬萬不及緹縈而陛下聰明仁聖過於漢文遠甚臣欲乞納在身官以贖兄軾非敢望末減其罪但得免下獄死爲幸兄軾所犯若顯有文字必不敢拒抗不承以重得罪若蒙陛下哀憐赦其萬死使得出於牢獄則死而復生宜何以報臣願與兄軾洗心改過粉骨報効惟陛下所使死而後已臣不勝孤危迫切無所告訴歸誠陛下惟寛其狂妄特許所乞臣無任祈天請命激切隕越之至

兄弟急難不可不存序長公所以得罪吐茹宜玩

論臺諫封事留中不行狀

右臣伏見皇帝陛下以至孝純仁承統踐祚太皇太后陛下以聰明睿智親攬庶政二聖協德以幸天下曾未朞歲而敝事稍去寬政復行元元之民免於流離之患蒙更生之福海內釋然無意外之憂不勝幸甚伏惟陛下恭儉祗畏發於天性猶復過於羣臣增廣諫員求直言以自助天下之士聞風相慶臣實何人得於今日備位於此然臣聞帝王之治必先正風俗風俗旣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爲善風俗一敗中人以上皆自棄而爲惡中人自勉於善則人主耳目衆多易與爲治中人自棄於惡則臣下朋黨蕃殖易以爲非蓋邪正盛衰之源未有不始於此者也昔眞宗皇帝臨馭羣下奬用正人一時賢儁爭自託於明王孫奭戚綸田錫王禹偁之徒旣以諫諍顯名則忠良之士相繼而起其後耄期厭事丁謂乘間將竊國命而風俗已成朝多正士謂雖懷姦惡而無與同惡謀未及發旋卽流放仁宗皇帝仁厚淵嘿不自可否是非之論一付臺諫孔道輔范仲淹歐陽修余靖之流以言事相高此風旣行士恥以鉗口失職當時執政大臣豈皆盡賢然畏忌人言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者卽至隨輒屛去故雖人主寬厚而朝廷之間無大過失及先帝嗣位執政大臣變易祖宗法度下至小民皆知其非而卿士大夫從風而靡則風俗之變於此見矣是時惟有呂誨范鎭等明言其失二人旣已得罪臺諫有以一言及之者皆紛然逐去由是風俗大敗無一人復正言者天佑皇室啓迪聖德臨政未幾而以言路爲急天下竦然思見祖宗之俗然臣自至闕廷聞臺諫封事一切留中不出旣不施行又不黜責臣不勝憂疑夫朝廷所以待臺諫者不過二事言當則行不當則黜其所上封事除事干幾密人主所當獨斷須至留中外並須降出行遣上所以正朝廷之紀綱使無廢職業下所以全人臣之名節使無負公議若當而不行不當而不黜則上下苟且廉恥道廢風俗衰陋國將從之臣願陛下永惟邪正盛衰之漸始於臺諫修其官則聽其言言有不當隨事行遣大者可黜小者可罷使風俗一定忠言日至陛下垂拱於上羣臣肅雍於下則太平之治可立而待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天下幸甚

關切治體之言則神宗奏疏如山不一省覽遂致亂亡所謂風俗衰陋國將從之也悲夫

政府至
司馬溫公若
入猶不得
爲御史欲
與人爲伍

乞選用執政狀

右臣聞唐柳伉一太常博士耳猶能上疏乞斬程元振郇謨一布衣耳猶能哭市以論元載今臣備位諫省逢時艱危若隱忍不言實負天下謹冒斧鉞之誅以論其大者惟陛下哀憐財幸今皇帝陛下富于春秋太皇太后陛下以女主稱制四夷未服積弊如麻陛下以爲此何時也賈誼有言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正今時之謂也自先帝以雄才大略躬攬萬幾而西北二虜交趾瀘蠻嘗擾邊境以勞王師京東河北福建等路姦猾巨盜常殺官吏以謀不軌今二聖拱默恭已無爲責成于執

政大臣大臣又皆媮合苟容無足賴者昔淮南王反獨畏衛青汲黯至公孫丞相若發蒙耳臣觀今之大臣尚未及公孫丞相遠甚陛下以爲蠻夷戎狄所服者何事姦猾巨盜所畏者何人萬一有之將何以待謹按左僕射蔡確憸佞刻深以獄吏進右僕射韓縝識闇性暴才疎行汙樞密使章惇雖有應務之才而其人難以獨任門下侍郎司馬光尚書左丞呂公著雖有憂國之志而才不逮心至若張璪李清臣安燾皆斗筲之人持祿固位安能爲有安能爲無陛下必謂此等皆先帝舊臣不欲罷去然不知先帝以絕人之資獨運天下特使此等行文書赴期會而已至于大政事大議論此等何嘗與聞小有罪犯輒罰銅門謝爲天下笑先帝若以股肱待之不應如此今陛下深居帷幄之中不自任事而以天下之大付之此等其爲禍福未可與先帝同日而語也昔漢武帝以車千秋爲丞相至于受遺輔少主則不以屬千秋必得霍光金日磾而後可先帝若自知降年止此豈肯以王珪蔡確之流受顧命之托乎陛下新臨天下人才衰少此數人者未可一朝而去也則願擇其任最重而罪最大者去之臣以爲莫如蔡確韓縝者也陛下即位以來罷市易堆垛場及鹽茶鐵法此蔡確之所贊成也放散修城人夫罷保甲保馬等事此韓縝與宋用臣張誠一等所共建

也先帝之所是確等亦是之陛下之所否確等亦否之隨時翻覆略無愧恥天下嗤笑以爲口寔而朝廷輕矣先帝時有司屢言縝等贓罪有狀先帝隱忍未發不謂陛下即位拔擢至此天下有識所共疑怪近者每發一政三省密院議論紛然至忿爭殿上無所適從皆由大臣才短望輕以至于此所有確縝其餘罪惡臣未敢細陳先論其大體伏願陛下思祖宗付囑之重深察方今事勢爲至艱至危之時早賜免罷確縝二人別擇大臣負天下之重望有過人之高才而忠于社稷有死無二者以代之上以肅正羣臣異同之論下以彈壓四海姦雄之心然後陛下高枕而臥天下無事

矣臣位卑言深罪當萬死若蒙黜降其甘如薺如其未也則當再次奏請伏閤力爭以决去就非獨臣如此凡在臺諫莫不當然必無備禮一言不行而止者此天下公議非臣私意惟陛下裁酌早賜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予由一作司諫臺閣風生而糾擊二相尤風采之最先者昔山有猛獸藜藿不採其斯之謂歟

乞罷左右僕射蔡確韓縝狀

右臣頃論奏蔡確韓縝才不足用及多過惡乞賜罷免至今未見施行確近已上章求退而縝安然未有去意臣恐陛下隱忍不決久失天下之望竊惟先帝在位僅二十年勵精政事變更法度將以力致太平追復三代是以擢任臣庶至有起於小臣十餘年間致位公相用人之速近世無與比者究觀聖意本欲求賢自助以利安生民爲社稷長久之計夫豈欲使左右大臣偷合苟容出入唯唯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竊取利祿以養妻子而已哉然自法行已來民力困敝海內愁怨先帝晚年寢疾彌留照知前事之失親發德音將洗心自新以合天意而此志不遂奄棄萬國天下聞之知前日敝事皆先帝之所欲改思慕聖德繼之以泣是以皇帝踐阼聖母臨政奉承遺旨罷導洛廢市易損青苗止助役寬保甲免買馬放修城池之役復茶鹽鐵之舊黜吳居厚呂孝廉宋用臣賈青王子京張誠一呂嘉問蹇周輔等命令所至細民鼓舞相賀臣愚不知朝廷以爲此數事者誰之過也上則大臣蔽塞聰明逢君於惡下則小臣貪冒榮利奔競無恥二者均皆有罪則大臣以任重責重小臣以任輕責輕雖三尺童子所共知也今朝廷既以罷黜小臣至於大臣則因而任之將復使燮和陰陽陶冶民物臣

七首已刪其附焉

竊哉矣竊惟朝廷之意將以體貌大臣待其愧恥自去以全國體今確鎭自山陵已後猶端然在職不肯引咎辭位以謝天下臣謹案確鎭受恩最深任事最久據位最尊獲罪最重而有靦面目曾不知愧確等誠以昔之所行爲是耶則今日安得不爭以昔之所行爲非耶則昔日安得不言窮究其心所以安而不去者不過以爲是皆先帝所爲而非吾罪也夫爲大臣忘君狥己不以身任罪戾而歸咎先帝不忠不孝寧有過此臣竊不忍千載之後書之簡策大臣旣自處無過之地則先帝獨被惡名此臣所以痛心疾首當食不飽至於涕泗之橫流也確等皆碌碌常才無過人之實朝

廷將取其德則不聞其孝弟可稱將取其才則不聞其功業可紀將取其學則不聞其經術可師徒以悅媚上下堅固寵祿陛下何不正確鎭之罪上以爲先帝分謗下以慰天下之望今獨以法繩治小臣而置確鎭大則無以顯揚聖考之遺意小則無以安反側之心故臣竊謂大臣誠退則小臣非建議造事之人可一切不治使得革面從君竭力自効以洗前惡臣不勝狂愚忘身爲國乞宣示此疏使確鎭自處進退之分臣雖萬死不以爲恨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任重責重卽孟子恥立人本朝之旨不易之論也自處無過使

先帝獨被惡名凜然春秋誅意之筆○較前狀更次骨

乞招河北保甲充役以消盜賊狀

右臣聞薄賦斂散蓄聚若以致貧而民安其生盜賊不作縣官食租衣稅廩有餘粟帑有餘布久而不勝其富也厚賦斂奪民利若以致富而所入有限所害無窮大者亡國小者致寇寇盜一起盡所得之利不償所費之十一久而不勝其貧也臣未敢遠引陳勝吳廣龐勛黃巢之類只如淳化中李順慶曆中張海等熙寧中廖恩此數火盜賊計其燔燒官寺刼略倉庫以至發兵命將轉輸糧食耗失兵械募士賞功之費大率不下數百萬貫但得事了豈敢言費然方其未發有能建言乞捐數十萬貫以消其變則上下爭執如惜支體不肯割截此天下之大迷古今之通患也故臣願於元豐庫或內藏庫乞錢三十萬貫上以為先帝收恩於既往下以為社稷消患於未萌伏願陛下權禍福之重輕較得喪之多少斷而行之毋使有司吝於出納以害大計河北之民喜為剽劫所從來尚矣近歲創為保甲驅之使離南畝教之使習凶器一夫在官一家資送窮苦無聊靡所不至椎埋為姦十人而九號為保甲莫敢誰何若更一年不罷則勝廣之事可立而待也今雖已罷而弓刀之手不可以復執鋤酒肉之口不可以復茹蔬既無所歸勢必為盜今河北寇賊成羣訪聞皆是保甲餘黨若因之以饑饉則變故之作不可復知近歲富弼知青州是時河北流民百萬轉徙京東弼既設方略振活其老幼而招其壯悍者為軍不待朝旨皆刺指揮二字其後皆為勁兵百萬之衆無一人為盜者竊人臣便宜行事猶能若此況陛下富有四海而元豐及內庫錢物山積莫可計數只如近日內降睿思殿金銀一色令別庫收貯者自約及百餘萬貫皆是先帝多方收拾以備緩急之用不取於民聖算深遠非凡所及若積而不用則與東漢西園殘唐之瓊林大盈二庫何異於先帝聖德不為無損故臣願乞三十萬貫為招軍例物選文武臣僚有才幹者一二人分往河北逐路於保甲中招其强勇精悍者為禁軍隨其人才以定軍分本州無闕則自近及遠或押上京不過一二萬人則河北豪傑略盡矣其間武藝絕倫舊日以補班行者押赴闕試驗有實即以補內六班之闕或以補本貫及鄰近闕額軍員但當嚴賜指揮候了日當遣人覆按有不如法重坐官吏臣聞先帝本謂保甲可用故欲隱兵於農以漸消正兵是以禁軍多有闕額今保甲既罷正使無事猶合補塡況如前所陳者惟陛下深察果斷而力行之今冬春大旱二麥不熟事勢如此恐不可緩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亦見經濟

狀　原正集第三十七卷

乞牽復英州別駕鄭俠狀

右臣竊見英州別駕鄭俠，昔以言事獲罪，投竄南荒。俠有父年老，方將獻言，自知必遭屏斥，取決于父，父慨然許俠，誓不以生死爲恨。而流放以來，迨今十年，屢經大赦，終不得牽復。父日益老，而俠無還期。有志之士，爲之涕泣。況自陛下臨御，一新庶政，凡俠所言青苗助役市易保甲等事，更改略盡，而俠以孤遠，終無一人爲言其冤者。臣與俠生平未嘗識面，獨不忍當陛下之世有一夫不獲其所，是以區區爲俠一言。伏望聖慈特賜錄用，使其父子生得相見，以慰天下忠直之望。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耳目之官所以爲君司聰明者，賞善罰惡耳。存此一則，見公當日贊襄不獨用罰也

即此知調停邪正之說斷不可用

眞激

乞責降韓縝第七狀

右臣聞天下治亂，在君子小人進退之間耳。冰炭不可以一器，梟鸞不可以共栖，共鯀皐繇不可以同朝，顏回盜跖不可以並處。傳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夫君子推誠而不疑，故易欺；孤立而不黨，故易危；正言而不諱，故易間；潔廉而不懷，故易去。小人則不然，竊用威福以布私恩，交通左右以結主知，頑鈍無恥，巽話無節，故其合也易，而其去之也難。誠使君子小人同處，則小人必勝，君子必去。如薰之香，一日而已；如蕕之臭，十年而存。此理之必然者也。陛下用司馬光爲相，雖應務之才有所不周，而清德雅望，賢愚同敬。至於韓縝，如屠沽之行，害于而家；以穿窬之才，凶于而國。皆有實狀，可以覆按，行路之人指目非笑，紛紜之論，不可具載。此何等人也，而陛下使與光同列？以臣度之，不過一年，縝之邪計必行，邪黨必勝，光不獲罪而去，則必引疾而避矣。如人服藥，用茯苓烏喙，合而并食之，陛下以爲茯苓長年之功，能勝烏喙殺人之毒乎？臣前後六上章論縝過惡，乞正典刑，至今留中不下。陛下必謂縝先朝舊臣，不可不用，則宜早罷光政事，使縝自引其類，布列于朝，臣等亦當相率而避之，毋使邪正雜處，而君子終被其禍。自古四夷內侮，必於新故更代之際，主少國疑之時，故孝惠高后之世，何

奴桀驁唐太宗初即位突厥奄至渭北今二虜皆誅安危未分折
衝禦侮專在輔弼去歲虜使入朝見縝在位使副相顧反脣微笑
此何意也虜誠見縝無狀舉祖宗七百里之地無故與之今其爲
政我之利也故喜而竊笑耳啓姦辱國必始於是北虜地界之謀
出於耶律用正今以爲相虜以闢國七百里而相用正理固當爾
而朝廷以蹙國七百里而相縝臣愚所未諭也伏乞檢臣前後章
疏下三省兩制雜議正縝之罪以告四方有不如臣言甘伏訕上
之罪謹奏聞伏候敕旨

如彫鶚之逐鳥雀也有高政者以下詳述地界事惜非史材止覺煩瑣節之

欒城先生全集錄卷二終

宋蘇欒城先生全集錄目次

欒城先生全集錄卷三

狀 原正集第三十八卷

論明堂神位狀

右臣聞三代常祀一歲九祭天再祭地皆天子親之故於其祭也或祭昊天或祭五天或獨祭一天或祭皇地祇或祭神州地祇要於一歲而親祭必遍降及近世歲之常祀皆有司攝事三歲而後一親祀親祀之疎數古今之變相遠如此然則其禮之不同亦其勢然也謹按國朝舊典冬至圜丘必兼饗天地從祀百神若其有故不祀圜丘別行他禮或大雩于南郊或大饗于明堂或恭謝于大慶皆用圜丘禮樂神位其意以爲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親祀天地百神故也臣竊見皇祐明堂遵用此法最爲得禮之變自皇祐以後凡祀明堂或用鄭氏說獨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說獨祀昊天上帝雖於古學各有援據而考之國朝之舊則爲失當蓋儒者泥古而不知今以天子每歲親祀之儀而議皇帝三年親祀之禮是以若此其疎也今者皇帝陛下對越天命逾年即位將以九月有事於明堂義當並見天地遍禮百神躬薦誠心以格靈貺臣恐有司不達禮意以古非今執取王鄭偏說以亂本朝大典夫禮沿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順今皇帝陛下始親祀事而天地百神無

不咸秩豈不俯合人情仰符天意臣愚欲乞明詔禮官今秋明堂用皇祐明堂典禮庶幾精誠陟降溥及上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誅竄呂惠卿狀

右臣聞漢武帝世御史大夫張湯挾持巧詐以迎合上意變亂貨幣崇長犴獄使天下重足而立幾至於亂武帝覺悟誅湯而後天下安唐德宗世宰相盧杞妒賢疾能戕害善類力勸征伐助成暴斂使天下相率叛上至於流播德宗覺悟逐杞而後社稷復存蓋小人天賦傾邪安於不義性本陰賊尤喜害人若不死亡終必爲患臣伏見前參知政事呂惠卿懷張湯之辨詐兼盧杞之姦凶詭變多端敢行無度見利忘義黷貨無厭王安石初任執政用之心腹安石山野之人強狠傲誕其於吏事冥無所知惠卿指擿教導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出其手韓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知琦朴忠翻然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當時執政皆聞德音安石亦惶遽自失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方爲小官自知失勢上章乞對力進邪說熒惑聖聽巧回天意身爲館殿攝內侍之職親往傳宣以起安石肆其偽辨以破琦說仍爲安石畫劫持上下之策大率多用刑獄以震動天下自是諍臣吞聲有識喪氣而天下靡然矣至於排擊忠良引用邪黨惠卿之力十居八九其後又建手實簿法尺椽寸土檢括無遺雞豚狗彘抄劄殆遍專用告訐推析毫毛鞭箠交下[illegible]箠朔貫小民怨苦甚于苗役又因保

巳立長給散青苗結甲赴官不遺一戶上下騷動不安其生遂致河北人戶流移雖上等富家有驅領車牛懷挾金銀流入襄鄧者旋又興起大獄以恐脅士人如鄭俠王安國之徒僅保首領而去原其害心本欲株連蔓引塗汙公卿不止如此獨賴先帝天資仁聖每事裁抑故惠卿不得窮極其惡不然安常守道之士無噍類矣既而惠卿自以贓罪被黜於是力陳邊事以中上心其在延安始變軍制雜用蕃漢上與馮京異論下與蔡延慶等力爭惟黨人徐禧助之遂行其說違背物情壞亂邊政至今爲患西戎無變妄奏警急擅領大衆涉入虜境竟不見敵遷延而歸糜費資糧弃捐

戈甲以鉅萬計恣行欺罔坦若無人立石紀功使西戎曉然知朝廷有吞滅靈夏之意自是戎人怨叛邊鄙騷動河隴困竭海內疲勞永樂之敗大將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中保薦擢任始終協議遂付邊政敗辭始聞震動宸極循致不豫初寔由此邊釁一生至今爲梗及其移領河東大發人牛耕葭蘆吳堡兩寨生地托以重兵方敢布種投種而歸不敢復視及至秋成復以重兵防托收刈所得卒皆秕稗雨中收穫即時腐爛惠卿張皇其數牒轉運司交割妄言可罷饋運其實所費不貲而無絲毫之利邊臣畏憚皆不敢言此則惠卿立朝事迹一二雖復肆諸市朝不爲過也若其私行

險薄非人所爲雖閭閻下賤有不食其餘者安石之於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爲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權位既均勢力相軋反眼相噬化爲讐敵始安石罷相以執政薦惠卿既以得位恐安石復用遂起王安國李士寧之獄以促其歸安石覺之被召即起迭相攻擊期致死地安石之黨言惠卿使華亭知縣張若濟借豪民朱華等錢置買田產使舅鄭膺請奪民田使僧文達請奪天竺僧舍朝廷遣蹇周輔推鞫其事獄將具而安石罷去故事不復究案在御史可覆視也惠卿言安石相與爲奸發其私書其一曰無使齊年知齊年者馮京也京安石皆生

於辛酉故謂之齊年先帝猶薄其罪復發其一曰無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肺腑託妻子平居相結唯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見於尺牘不復疑間惠卿方其無事已（奸險小人）一一收錄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抉摘不遺餘力必致之死此犬彘之所不爲而惠卿爲之曾不愧恥天下之士見其在位側目畏之夫人君用人欲其忠信於己必取仁於父兄信於師友然後付之以事故放麑違命也而推其仁則可以託國食子狥君也而推其忍則可以弒君欒布唯不廢彭越之命故高祖知其賢李勣唯不利李密之地故太宗許其義二人終事二主俱爲名臣何者仁心所

存無施不可雖公私有異而忠厚不殊至于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皆逆人理世所共疑故呂布見誅於曹公而牢之見殺於桓氏皆以其平生反覆勢不可存夫曹桓古之姦雄駕馭英豪何所不有然推究利害終畏此人今朝廷選用忠信唯恐不及而置惠卿于其間譬如薰蕕並處梟鸞並棲不惟勢不兩立兼亦惡者必勝況自去歲以來朝廷廢吳居厚呂嘉問蹇周輔宋用臣李憲王中正等或以牟利或以黷兵一事害民皆不得逃譴今惠卿身兼衆惡自知罪大而欲以閑地自免天下公議未肯赦之然近日言

事之官論奏姦邪至於鄧綰李定之徒微細畢舉而不及惠卿者蓋其凶悍猜忍如蝮蠍萬一復用睚眦必報是以言者未肯輕發臣愚蠢寡慮以爲備位言責與元惡同時而畏避隱忍辜負朝廷是以不憚死亡獻此愚直伏乞陛下斷自聖意略正典刑縱未以汙鈇鑕猶當追削官職投畀四裔以禦魑魅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一狀一制相爲表裏宋有二蘇窮奇檮杌應手糜碎

論蘭州等地狀

右臣竊見先帝因夏國內亂用兵攻討於熙河路增置蘭州於鄜延路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寨議者講求利害久而不決其一曰蘭州五寨所在險遠饋運不便若竭力固守坐困中國羌人得以養勇窺伺間隙要之久遠不得不棄危而後棄不如方今無事舉而與之猶足以示國恩惠其二曰此地皆西邊要害朝廷用兵費財僅而得之聚兵積粟爲金湯之固蘭州下臨黃河當西戎咽喉之地土多衍沃累置堡鄣可以招募弓箭手爲耕戰之備自開拓以來平治徑路皆通行大兵若舉而棄之熙河必有晝閉之警所謂

借寇兵資盜糧其勢必爲後患此二議者臣聞之久矣然以夏戎背畔雖屢有信使而未修臣職未請侵地則棄守之議朝廷無因自發今聞遣使來賀登極歸未出境而使者復至講和請地必在茲舉雖廟堂議論已得詳熟而小臣憂國不能嘿已輒嘗聚實其事以爲前件棄守之議皆非妄言然而朝廷當決從一議欲決此議當論時之可否理之曲直算之多寡誠使三者得失皆見於前則棄守之議可一言而決也何謂時之可否方今皇帝陛下富於春秋諒闇不言恭默思道太皇太后陛下覽政簾幃之中舉天下事屬之輔相當此之時安靜則有餘舉動則不足利在綏撫不利

征伐今若固守不與西戎必至於爭甲兵一起呼吸生變緩急之際何所咨決况陝西河東兩路比遭用兵之厄民力困匱瘡痍未復一鬬兵革無不狼顧若使外患不解內變必相因而起此所謂時可棄而不可守一也何謂理之曲直西戎近歲於朝廷本無大罪雖梁氏廢放其子而夷狄外臣本不須治以中國之法先朝必欲弔伐但誅其罪人存立孤弱則雖犬羊之羣猶將伏以聽命今乃割其土地作為城池以自封殖雖吾中國之人猶知其為利而不知其義也曲直之辨不言可見蓋古之論兵者以直為壯以曲為老昔仁祖之世元昊叛命連年入寇邊臣失律敗亡相繼然而

四方士民裹糧奔命唯恐在後雖捐骨中野不以為怨兵民競勸邊守卒固而中國徐亦自定無土崩之勢何者知曲在元昊而用兵之禍朝廷之所不得已也頃自出師西討雖一勝一負而計其所亡失未若康定寶元之多也然而邊人憤怨天下咨嗟土崩之憂企足可待何者知曲在朝廷非不得已之兵也今若固守侵地惜而不與負不直之謗而使關右子弟肝腦塗地臣恐邊人自此有怨叛之志此所謂理可棄而不可守二也何謂算之多寡棄守之議朝廷若舉而行之其勢必有幸有不幸然臣今所論於守則言其幸於棄則言其不幸以効利害之實今夫固守蘭州增築堡

寨招置土兵方其未成而西戎不順求助北虜並出為寇屯戍日益飛輓不繼賊兵乘勝師喪國蹙蘭州不守熙河危急此守之不幸者也割棄蘭州專守熙河倉庾有素兵馬有備戎人懷惠不復作過此棄之幸者也二者臣皆不復言何者利害不待言而決也若夫固守蘭州增築堡寨招置土兵且耕且戰西戎懷怨未能忘爭特出虜畧勝負相半耕者不安餽運難繼耗盡中國民不得休息此守之幸者也割棄蘭州專守熙河西戎據蘭州之堅城道熙河之夷路我師不利復以秦鳳為境修完廢壘復置烽候人力既勞費亦不小此棄之不幸者也夫守之雖幸然兵難一交仇怨不

解屯兵饋糧無有休日熙河因此物價翔貴見今守而不戰歲費已三百餘萬貫矣戰若不止戍兵必倍糧草衣賜隨亦增廣民力不支則土崩之禍或不可測也棄之雖不幸然所棄本界外無用之城秦鳳之間兵民習熟近而易守轉輸所至如枕席之上比之熙蘭難易十倍有守邊之勞而無腹心之患與平日無異也夫以守之幸較棄之不幸利害如此而况守未必幸而棄未必不幸乎且朝廷以天地之量赦其罪惡歸其侵疆復其歲賜通其和市雖豺狼野心能不愧恥縱使酋豪內懷不順而國恩深厚無以激怒其民臣料一二年間其勢必未能舉動萬一不然而使中國之士

知朝廷棄已得之地舍垢爲民西戎背恩彼曲我直人懐此心勇
氣自倍以攻則取以守則固天地且猶順之而況於人乎故臣願
朝廷決計棄此然後愼擇名將以守熙河厚養屬國多置弓箭手
於熙蘭往還要路爲一大城度可屯二三千人以塞其入寇之道
於秦鳳以來多置番休之兵以爲熙河緩急救應之備明敕將佐
繕完守備常若寇至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至庶幾可以無後患
也臣自聞西使復來謹采衆議以三事參較利害反覆詳究理無
可疑是以輒獻狂言惟陛下裁擇幸甚

此議決不出司馬公

狀箚子　原正集第四十卷

申三省請罷青苗狀

右轍等伏見熙寧之初始行青苗士無賢愚皆知其不便是時建
議之臣盡力主張者不過一二人而賢士大夫極言其失者非異
人也蓋今之執政皆論之矣忠言讜論播於天下至今傳誦以爲
口實小民呻吟欲聞更張亦已久矣伏自二聖臨御革去獘政而
青苗之議獨無所變始者但令取民情願不立定額州縣或散或
否事體不一天下固已疑之矣中間脩完本法使夏料納者減半
出息中外喧言朝廷欲依舊放債取利此聲流傳極損聖政轍等
備位諫官不敢黙已遂與臺官前後上言僅數十章皆不蒙施行
傳聞大臣奏對有以國計不足疑誤聖聽者遂致此議久而不決
轍等雖愚竊所未諭也蓋聞古者聖人在上食租衣稅而已凡所
以奉祀郊廟祿養官吏畜兵備邊未嘗有闕也後世鄙陋乃始益
以茶鹽酒稅之征然亦未聞放債取利若此之衰也今玆二聖在
上恭儉無爲度越前世選用執政將致太平轍等與天下士民尚
冀朝廷能寛酒稅之權損茶鹽之入以復三代之故不意今者乃
欲以青苗富國失天下之望也王安石呂惠卿既以此負國使朝
廷被此聲于天下今者又復以此誤二聖此轍等區區所深痛也

近日朝廷責降呂惠卿告命之出首以青苗為罪天下傳誦人人稱慶奈何詔墨未乾復蹈其故轍乎且青苗之法其所以害人者非特抑配之罪也雖使州縣奉承詔令斷除抑配其為害人固亦不少何者小民無知不顧後患聞官中支散青苗競欲請領錢一入手費用橫生酒食浮費取快一時及至納官賤賣米粟浸及田宅以至破家一害也子弟縱恣欺謾父兄鄰里無賴妄託名目歲終催督患及本戶二害也逋欠未納請新蓋舊州縣欲以免責縱而不問三害也常平吏人舊行重法給納之際初不能止今重法既罷賄賂公行民間所請得者無幾四害也四事為害雖復除抑配之弊亦無如之何而況抑配未必除乎轍等職在言責目視弊事默而不言則上負朝廷下負民物若未得請決無中止之義伏乞盡取前後章疏看詳施行以允公議謹狀

作法於貪易惑難去天下事大抵然矣

論西事狀

右臣伏見西夏頃自秉常之禍人心離貳梁氏與人多二族分據東西廂兵馬勢力相敵疑阻日深入寇之謀自此衰息朝廷畧加招納隨卽伏從使介相尋臣禮甚至只自今年春末夏初以來始有桀心出兵數萬掩襲涇原殺虜弓箭手數千人復歸巢穴朝廷方事安眾難於用武接以君臣之禮加以册命之恩特遣使人厚賜金幣戎狄獸心敢為侮慢輒以地界為詞不復入謝至於坤成賀使亦遂不遣中外臣子聞者無不憤怒思食其肉臣忝補侍從主憂臣辱義不辭勞臣擢自小官列於禁近議論幾事旣其本職感激思報宜異常人是以冒昧獻言不避罪戾庶幾聖意由此感悟雖被譴逐臣不恨也臣竊惟當今之務以為必先知致寇之端由審行事之得失然後料虜情之所在定制敵之長算誠使四者畢陳於前羌戎小醜勢亦無能為也董氈本與西夏世為仇讐元昊之亂仁宗賴其牽制梁氏之篡神宗藉其征討世効忠力非諸番之比乃者董氈老病其相阿里骨擅其國事與其妻契丹公主殺其二妻心牟氏其大將鬼章及溫溪心等皆心懷不服阿里骨欺罔朝廷自稱董氈嗣子朝廷不察情偽不原逆順卽以節鉞付

謀國者不當知是耶

之誅之不赦患自此起阿里骨既知失衆虐用威刑衆心日離正鬼章口語與阿里骨比肩一體碩居其下心常不悅夏人乘此間隙折節下之先與阿里骨解仇結懽令轉說鬼章舉兵入寇復誘脇人多保忠令於涇原竊發黨與既立羽翼既成是以敢肆狂言以動朝聽向若阿里骨以董氊之死來告立嗣朝廷因其所請遂問鬼章溫溪心等以誰實當立若衆以阿里骨為可立則既立之後衆必無詞若以為不可則分董氊之舊科以三使額授此三人阿里骨無僥倖之命鬼章無怨望之意則夏人無與為援安能動搖加以數年以來朝廷本厭兵事羌中測知此意亦以自安頃者忽命熙河點集人馬大城西關仍云來年當築龕谷聲實既暴虜心不寧舉兵自強聲亦由此此所謂致寇之端由也先帝昔因梁氏篡逆之禍舉兵誅討侵擴地界為怨至深羌虜之性重於復讐計其思報之心未嘗一日忘也徒以喪亂相繼兵力凋殘陛下臨御之初意切懷納是以連年入貢以休息其民雖有恭順之言蓋亦非其本意矣假令犯順固猶有詞今朝廷因其承襲之後賜之冊命指金錢二十餘萬緡以為之禮彼既與我有君臣之分然後可責以忠順之節朝廷此舉於義甚長而羌虜無謀遂肆桀傲內則其國中士民自知其不直必不為用外則中國兵將皆有鬭志

知彼知己

此事未可云爾

易以立功曲直之幾於此始定雖棄捐金幣以封殖寇讐小人謂之失策而分別曲直以激勵將士智者謂之得計此所謂行事之得失也元昊本懷大志長於用兵亮祚天付凶狂輕用其衆頃為邊患皆歷歲年然而國小力微終以困斃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內自多難而欲外侮中原料其奸謀蓋非元昊亮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澤之深遠近所悉既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鄜延五寨好請不獲勢爲必從以為狂言一聞求無不得今朝廷既已漸為邊備益兵練將則羌虜之心已乖本計不過秋冬寒涼之後小小跳梁以嘗試朝廷而已若朝廷執意不搖守邊無失則款塞請盟本無愧恥若朝廷用心不一惟務求和則求請有端漸不可忍此所謂虜情之所在也凡欲應敵必先正名夏人初起邪謀必有二說其一以為慢詞既達則地界可得無窮之請因以滋彰其二以為雖不得地實亦無損猖狂力屈稍復求和中國厭兵勢無不許方其不遂則張皇事勢夸示諸戎及其柔伏則畧為恭順使中國黽勉而聽今朝廷遣兵積粟地界之請罔已不從然而號令未明逆順未著臣恐夏人未知朝廷（可慮可慮）不憚用兵之意無以折其奸心又恐將來奸窮力屈畧修臣禮便與講和要約不堅必難持久昔趙欲與秦為購其謀臣虞卿以為

從秦爲騁不若從齊爲購於是東結齊人而秦人自至區區之趙尚知出此而况堂堂中國畏避畜縮媮於無事不一分別曲直而反聽命於羌人哉臣願陛下明降詔書榜沿邊諸郡其大意略曰夏國頃自亮祚喪亡先帝舉兵弔伐旣絶歲賜復禁和市羌中窮困一絹之値至十餘千又命沿邊諸將更迭行攻討橫山一帶皆棄不敢耕窮守沙漠衣食併竭老少窮餓不能自存朕統御四海均覆無外閔此一方窮而無告遂勑諸道帥臣禁止侵掠自是近塞之田始復耕墾旣通和市復許入貢使者一至賜予不貲販易而歸獲利無算傳聞羌中得此厚利父子兄弟始有生理朕猶念

孤童幼弱部族攜貳若非本朝賜之策命假以寵靈則何以威伏酋豪保有疆土是時朝士大夫咸謂戎狄反覆心未可知使者將行言猶未已朕有存亡繼絶之志欲修祖宗舊命諸侯之典以爲寧人負我斷而不疑故遣使出疆授以禮命金錢幣帛相屬於道邊人父老觀者太息以爲仁義之厚古所未有而狠子野心飽而背德不遣謝使不賀坤成朕以君道待之而不以臣禮報朕天地所疾將相咸怒朕惟狂謀逆節止其一二姦臣國人何辜當被殺戮是以弭兵安衆未議攻討然而順逆之理不可不明其令沿邊諸將飭勵兵馬廣爲儲峙敢有犯塞卽殺無赦彼旣背逆天理不

有人禍必有鬼誅姑修吾疆以待其變臣料此命一出羌人愧畏雖未卽款伏而姦計沮屈無以號令其下諸路兵民知彼曲我直人思致死勇氣一發邊聲自倍此必然之勢也今朝廷日夕備邊常若寇至而但曲加隱忍不降此命使虜衆一旦犯境終亦不免交鋒若聽臣此言要之亦不出兵坐而待敵初無有異而使士氣感憤以思戰虜情知難而自屈求和之請其至必速此所謂制敵之長算也臣竊聞朝廷近已添屯兵將增廣邊儲議絶和市使熙河帥臣招來阿里骨鬼章溫溪心人多保忠等此兵法所謂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者陛下若能餞之以金錢而寬其繩墨使將帥

得盡其心間諜得盡其力則事無不成而虜漸可制矣然有一事似非臣所得言者但以蒙國厚恩不敢不盡昔熙寧元豐之間所行政令雖未必便民然先帝操之以法濟之以威是以令無不從而事無不舉頃者朝廷削去苛法施行仁政可謂善矣然而刑政不明多行姑息中外觀望靡然有縱弛怠惰之風平居無事姑以媮安可耳今虜方不順勝負之變蓋未可知緩急之際威令無素何以使衆臣謂宜因事正法以明示天下臣前所言去歲大臣承用阿里骨欺罔之奏授以節制致令鬼章懷憤入寇夏人乘釁並命此則當時宰相樞密使副苟簡無謀之罪也近者涇原賊騎至

者數萬殺掠數千斥候不明備禦不及熙河賊退經今累月而殺傷焚蕩之奏至今未止此則將帥弛慢不畏朝廷之罪也陛下恬不為怪畧無責問政之不修孰大於此中外相視以為疑怪朝廷方將使人蹈白刃赴湯火臣有以知其不能矣昔公孫弘為相諸侯有逆謀請歸侯印以塞責諸葛亮為相任馬謖不當請自貶三等以右將軍領事蓋大臣體國不惜身自降黜為衆行法今陛下何不取去歲冊命阿里骨與議大臣不論去位在位皆奪一官至於兩路將帥雖寄任不改而法不可廢皆使隨罪行罰以此號令四方庶幾知所畏憚政修於朝廷之上而敵人恐懼於千里之外

勢之所至不足怪也今陛下未能正羣臣而望西羌之畏威不可得矣臣聞范仲淹守慶州因葛懷敏之敗請以任將非人因兩府遜謝損其勳爵而復其位以激勵諸將感慰邊兵時雖不用而范仲淹之言至今惜之臣雖不敏究觀往事以為可施於今不敢默也小臣狂僭鈇斧之誅無所逃避惟陛下裁察取進止

情事透徹胸中有數萬甲兵

劄子 原正集第四十二卷

論開孫村河劄子

臣為戶部右曹兼領金倉二部任居天下財賦之半適當中外匱竭不繼之時日夜憂惶常慮敗事竊見左藏見緡一月出納之數大抵皆五十餘萬畧無贏餘其他金帛諸物雖小有羨數亦不足賴臣之愚怯常恐天災流行水旱作沴西羌旅距邊鄙繹騷河議失當賦役橫起三事有一大計不支雖使桑羊劉晏復生計無從出矣而況於臣之駑下乎今者幸賴二聖慈仁恭儉天地垂貺諸道秋稼稍復成熟雖京西陝西災旱相接而一方之患未為深憂

羌人困窮旋聞款塞惟有黃河西流議復故道事之經歲役兵二萬人蓄聚梢樁等物三千餘萬方河朔災傷困弊之餘興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竊嘆勞苦已甚而莫大之役尚在來歲天啓聖意灼知民心特召河北轉運司官吏訪以得失近聞回河大議已寢不行臣平日過憂頓然釋去然尚聞議者固執開河分水之策雖權罷大役而兵工小役竟未肯休如此則河北來年之憂亦與今年何異今者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況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哉縱使兩河並行不免各立隄防

其爲費耗，又倍今日矣。臣聞自古聖人不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朝廷舉動，義當如此。今議河失當，知其害人，中道而復本，何所愧。雖使天下知之，亦足以明二聖憂民之深，爲之改過不吝。今乃顧惜前議，未肯曠然更張，果於遂非，難於遷善，臣實爲朝廷惜之。然臣聞議者初建開河分水之策，其說有三：其一曰，御河堙滅，失饋運之利；其二曰，恩冀已北，漲水爲害，公私損耗；其三曰，河徙無常，萬一自北界入海，邊防失備。凡其所以熒惑聖聰，沮難公議，皆以三說藉口。夫河決西流，勢如建瓴，引之復東，勢如登屋。雖使三說可信，亦莫如之何矣。況此三說皆未必然，臣請得具言之。昔大河在東，御河自懷衛經北京，漸歷邊郡，饋運既便，商賈通行。今河既西流，御河堙滅，失此大利，誰則不知？天實使然，人力何及？然議者能復澶淵故道，則御河有可復之理。今河自小吳北行，占壓御河故地，雖使如議者之意，自北京以南折而東行，則御河堙滅已一二百里，亦無由復見矣。此御河之說不足聽，一也。河之所行，利害相半。夏潦漲溢，浸敗秋田，瀕河數十里，爲之破稅，此其害也。漲水既去，淤厚累尺，粟麥之利，比之他田，其收十倍，寄居丘冢，以避淫潦，民習其事，不甚告勞，此其利也。今河水在西，勢亦如此，遠爲隄防，

不與之爭，正得漢賈讓治河之意，比之故道，歲省兵夫稍芟，其數甚廣。而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賦稅完復，爲利不貲，安用逆天地之性，移西流之憂，爲東流之患哉？此恩冀以北漲水爲害之說不足聽，二也。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虜接境，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爲塘水，以捍胡馬之衝。今河既西行，則西山一帶，胡馬可行之地，已無幾矣。其爲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尚恐河復北徙，則海口出虜界中，造舟爲梁，便於南牧。臣聞虜中諸河，自北南注以入於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勢無徙移。臣雖非目見，而習北方之事者爲臣言之，大畧如此，可以遣使按視，圖畫而知。此河入虜界，邊防失備之說不足聽，三也。臣願以此三說質之議者，則開河分水之說，誠不足復爲矣。又臣訪聞今歲四五月間，河上役兵勞苦無告，嘗有數百人持板築之械，訪求都水[illegible][illegible]之卒，極不善，賴防邏之卒擁拒而散。盛夏苦役，病死者相繼，使[illegible][illegible]朝廷知之，皆於垂死放歸本郡，斃於道路者不知其數。若今[illegible][illegible]凍，來歲春暖，復調就役，則意外之患，復當如前。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不罷此役哉？今建議之臣，恥於不效，而堅持之於上；小臣急於利祿，不顧可否，隨而和之於下。上下膠固，以罔朝廷，其間正言不避權要，纔一二人耳。然事非本職，亦不敢盡言。臣以戶部休

戚計在此河若復緘默誰當言者惟斷自聖心盡罷其議則天下
不勝幸甚取進止

不習為吏視已成事

再論回河劄子

臣頃聞朝廷議罷回河來年當用役兵開河分水臣以為天下財賦匱竭河朔災傷之後民力未復未堪此役輒奏言不便既而采察衆議聞河北轉運使謝卿材到闕倡言於朝曰黃河自小吳決口乘高注下水勢奔快上流隄防無復決怒之患而下流湍駛行於地中日益深浚朝廷若以河事付臣臣請不役一夫不費一金十年之間保無河患大臣以其異己罷歸本任而使王孝先俞瓘張景先三人重畫回河之計三人利在回河雖言其便而亦知其難成故於議狀之末復言若將來河勢變移乞免修河官吏責罰都下洶洶傳笑以為口實蓋回河之非斷可知矣然近日復聞內批降付三省如云若河流不復故道終為河朔之患外廷疎遠不知此說信否然衆心憂懼深恐羣臣由此觀望不敢正言得失臣職在財賦憂責至深不敢畏避誅戮願畢陳其說方今回河之策中外講之熟矣雖大臣固執亦心知其非無以藉口矣獨有邊防一說事係安危可以竦動上下伸其曲說陛下深居九重羣言不得盡達是以遲遲不決耳昔真宗皇帝親征澶淵拒破契丹因其敗亡與結歡好自是以來河朔不見兵革幾百年矣陛下試思之此豈獨黃河之功哉昔石晉之敗黃河非不在東而祥符以來非

欒城先生全集錄卷十二　劄子

獨河南無虜憂河北亦自無兵患由此觀之交接夷狄頗德攻何如耳未聞逆天地之性引趨下之河升積高之地與莫大之役冀不可成之功以為設險之計者也昔李垂孫民等號知河事嘗建言乞導河西行復禹舊迹以為河水自西山北流東赴海口河北諸州盡在河南平日契丹之憂遂可無慮今者天祚中國不因人力河自西行正合昔人之策自今以往北岍決溢漸及虜境雖使異日河復北徙則虜地日蹙吾土日紓其為憂患正在契丹耳而大臣過計以為中國之懼遂欲罄竭民力導河東流其為契丹謀則多為朝廷慮則疎矣議者或謂河入虜境彼或造舟為梁長驅

南牧非國之利臣聞契丹長技在鞍馬舟楫之利固非所能且跨河繫橋當先兩岍進築馬頭及伐木為船其功不細契丹物力寡弱勢必不能就使能之今兩界修築城柵比舊小增輒移文詰問必毀而後已豈有坐視大役而不能出力止之乎假設虜中遂成橋黃河上流盡在吾地若沿河州郡多作戰艦養兵聚糧順流而下則長艘巨纜可以一炬而盡形格勢禁彼將自止矣臣竊怪元老大臣久更事任而力陳此說意其謀已出口重於改過而假此不測之憂以取必於朝廷耳不然豈肯于天下困弊河朔災傷之後興數十萬夫費數千萬物料而為萬無一成之功哉夫人役既

興勢不中止預約功料有少無多官不獨辦必行科配官出其一民出數倍公私費耗必有不可勝言者矣苟民力窮竭事變之出不可復知饑餓相逼必為盜賊昔秦築長城以備胡城既成而民叛今欲回大河以設險臣恐河不可回而民勞變生其計又出秦下異日雖欲悔之不可得也陛下數年以來休養民力如恐傷之今河以安流契丹無變而強生瘡痏以擾之非計之得也故臣願陛下斷之於心罷此夫役酉神祭之自河決小異於今九年不為不久矣然虜恭順與事祖宗無異陛下誠重違大臣姑復以三年觀之事久情見大臣之言與天下公議可以坐而察也臣不勝區

區憂國之誠干犯斧鉞死無所避取進止

正而辨

劄子 原正集第四十三卷

再論分別邪正劄子

臣今月二十二日延和殿進呈劄子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朝廷因復口陳其詳以瀆天聽竊觀聖意類不以臣言爲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退伏思念若使邪正並進皆得與聞國事此治亂之幾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謬蒙聖恩典司邦憲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謹復稽之古今考之聖賢之格言莫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則人主尊榮國家安樂疏外君子進任小人則人主憂辱國家危殆此理之必然而非一人之私言也故孔子論爲邦則曰放鄭聲遠佞人子夏論舜之德則曰舉皐陶則不仁者遠論湯之德則曰舉伊尹則不仁者遠諸葛亮戒其君則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前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凡典冊所載如此之類不可勝紀至於周易所論尤爲詳密皆以君子在內小人在外爲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內君子在外爲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爲復二陽在下其卦爲臨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可進之道一陰在下其卦爲姤二陰在下其卦爲遯陰雖未壯而聖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爲象三陽在內三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爲小人莫居于外安而無怨故聖人名之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陵蔑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反覆故泰之九三則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繇惟聖人之戒深切詳盡所以誨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以謂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彼此如一無迹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寘之於內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坰牧天下無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氷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難去君子潔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昔先皇帝以聰明聖智之資疾頹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追迹三代今觀其設意本非漢唐之君所能髣髴也而一時臣佐不能將順聖德造作諸法率皆民所不悅及二聖臨御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欣慰當此之際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徬徨踧踖若無所措朝廷雖不斥逐其勢亦自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不加

若當悖者有諸亮雖竟舜在上早竄伯益使坐在朝一朝其號令放之深日夜思報復翻案決於何有乎皆號

諡責而宥之於外盖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欲以此調停其黨臣謂此人若返豈肎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而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蓋自熙寧以來（原邪說之所由起）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睥睨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貴近脅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不聞其言而槩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遽以爲然豈不過甚矣哉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諸葛亮治蜀廢廖立李嚴爲民徙之邊遠久而不召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駢立嚴三人者皆齊蜀之貴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貴臣而使之無怨者非有它也賞罰必公舉措必當國人皆知其所與之非私而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讎莫不歸心耳今臣竊觀朝廷用捨施設之間其不合人心者尚不爲少彼既中懷不悅則其不服固宜今乃亟欲招而納之以平其隙臣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爲憂惟當久任才性忠良識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臯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遠矣故臣願陛下斷自聖心不爲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既待罪執法若見用人之失理無不言言之不從理不徒止如此則異同之迹益復著明不若陛下早發英斷使彼此泯然無迹可見之爲善也臣受恩深重輒敢先事獻言罪合萬死

【評】茅歸安曰愚竊謂易之內君子而外小人內者進之之詞也外者退之之詞也恐未必如子由所云內卸以之任於朝外卸以之布於州郡也宋時上下並有調停之說故子由亦不敢不附此爲言子由與章蔡相讐者猶爲此言然則彼之私相黨者安得不橫爲煽亂動搖之術乎

君子小人立心不同其迹自異迹者心之見于事者也有是心斯有是事矣有是事斯有是迹矣子由欲使無迹可指此與行日中而畏影者何以異耶大抵宋之小人其險狠過於共驩而宋之君子其畏首畏尾瞻前顧後之狀幾幾乎與婦人孺子同詬矣嗟乎

謝除中書舍人表第二首

臣轍言伏奉誥命除臣試中書舍人改賜章服者越從左史擢置西垣口出命書身叅法從深念山林之迹本無富貴之心開命若驚固辭不獲臣轍誠感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生本西蜀家世寒儒學以父兄爲師資無公卿之助私有求於祿養輒自力於文詞慨然東遊無以上達際會仁祖訪求直言策語猖狂恃聖神之不諱考官怪怒惡悻直之非宜孰知犢俗之言特被愛君之詔感激恩遇遂忘死生莫酬國士之知適有私門之禍未填溝壑重迫飢

寒時於道途望見神考一封朝奏夕聞召對之音衆口交攻終致南遷之患生雖不遇貽辱顧於二宗時不見容勢殆濱於九死厄窮自致亟勉何言敢云衰病之餘尚被寵光之幸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母慈均覆坤德無私欲以任姒之明躬行堯舜之道肆求多士以道成王者老畢命於朝廷耕築不遺於草莽遂令拔擢猥及踈遠馮唐已衰猶願雲中之往貢禹雖老未忘封事之勤臂如木之在山生則荷恩而死無所怨水之在地行則潤下而止不敢辭臣之事君義亦如此欲報之意非言所殫臣無任

謝除尚書右丞表二首

臣轍言伏奉制命除臣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累具辭免蒙降詔不允仍斷來章者待罪南臺閱時空久承恩右轄量分實逾雖循牆而固辭媿同天之無力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衰遲晚節遭遇聖時還朝首擢於諫垣求言終置於臺長蓋古人事君之難事惟忠言拂意之易危迫切至於引裾顛危有或折檻大則死亡之不䘏小則投竄而莫留雖伏節之心沒而後已而保身之義明者非之臣今不然事出至幸蓋上方有道常導之使言故下獲安心知言之無罪非徒無益而不譴抑又與進而超遷才不逮於

欒城先生全集卷三　表　三

中流幸則過於前輩出入數歲叅陪大猷昔所罕聞衆或驚嘆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奉身有禮體天無心均覆中外無疎戚之殊惠養黔黎有恭儉之實德則可紀過寧復聞遂使諫諍之臣不知激訐之懼因緣寵遇復享尊榮不貲之恩沒齒何報方今兵革既息年穀稍登惟當上體仁心治而弗擾旁求哲士守之愈堅庶羣后比義以致功則孤臣因人而成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臣無任

二

渙汗之恩已行而不反傴僂之志雖勤而莫伸上愧鴻私下慙公

議臣轍中謝恭惟皇帝陛下接堯舜之統蹈成康之仁體貌先正耆老之人揀拔後來翹秀之士俛仰六載前後幾人坦然公明故不私賢否之實穆然淵靜故坐照情偽之眞臨御久則鑒愈明得失分則下無隱如臣者西南賤士章句小儒早歲猖狂偶竊方聞之選中年流落旣安縣尹之卑遭時乏人致位近侍跌宕文墨之囿囁嚅議論之場畢皆空言安有實效顧惟省轄之重實參國論之餘豈無遺賢遽及微品地寒資淺何以望三事之餘光才短力罷安能裁六聯之滯論雖復黽勉就職愧歎何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地之仁曲成草木之陋父母之愛不錄子弟之非將建大廈以覆羣生故收衆材而無棄物然臣負過其力受非所容惟有潔己無私或不孤於託付引類自助幸得免於顛隮不渝始終少荅恩造臣無任

啟 原正集第五十卷

除中書舍人謝執政啓

某啓近蒙聖恩除前件官仍改賜章服者謫宦江湖歲月已久置身臺省志氣未安纔登翰墨之場勉出絲綸之語辭而不獲處之益驚凡物之生小大異稱惟人所處閑劇有宜狙猿無事於冠裳爰居不樂於鐘鼓擾之則慄舍之則安是以造物者聽其自然而用人者貴於因任然後才得其適性無所傷某少而讀書中頗喜事旣挾策以干世誠妄意於濟時奏牘之多旣比狂於方朔流涕之切亦効直於賈生比困幽憂始聞大道汎若虛舟之獨往寂如死灰之不然久於索居遂以無用以謂良冶之砥石不能發無刃之金大匠之斧斤不能器不才之木自放而已蓋將終焉豈意大明之繼升廣取諸賢以自助驥騄之乘而罷駑與焉楩柟之林而樗櫟在是横蒙見錄漫不自知此蓋伏遇某官道大難名才高不器深念格天之業本由得士之功致二老於幽遐辭九官之汲引下迨微陋或蒙甄收舍是放棄之餘輒叅侍從之列朝衣肉食雖懷歸而未由濡足纓冠顧所居之當爾冀斯民之大定幸四國之無虞碌碌何功猶或一書於竹帛堂堂偉績尚能悉載於聲詩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欒城先生全集錄卷三 終

宋蘇欒城先生全集錄目次

歷代論 原後集第七卷

三宗

漢文帝

漢景帝

歷代論 原後集第八卷

隗囂

李固

歷代論 原後集第九卷

荀彧

賈詡

羊祜

祖逖

宋武帝

唐太宗

狄仁傑

歷代論 原後集第十一卷

陸贄

序 原後集第十五卷

元祐會計錄序

表 原後集第十八卷

復官宮觀謝表

謝復官表一

謝復官表二

祭文 原後集第二十卷

祭亡兄端明文

再祭亡兄端明文

歷代論　原後集第七卷

三宗

黄帝堯舜壽皆百年、享國皆數十年、周公作無逸、言商中宗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文王受命中身、享國五十年、自漢以來、賢君在位之久、皆不及此、西漢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昭帝十二年、東漢明帝十八年、章帝十三年、和帝十二年、唐太宗二十三年、此皆近世之明主、然與無逸所謂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者、無以大相過也、至其享國長久、如秦始皇帝、漢武帝、梁武帝、隋文帝、唐玄宗、皆以臨御久遠、循致大亂、或以失國、或僅能免其身、其故何也、人君之富、其倍於人者千萬也、膳服之厚、聲色之靡、所以賊其躬者多矣、朝夕於其間、而無以御之、至於夭死者、勢也、幸而壽考、用物多而害民久、矜己自聖、輕蔑臣下、至於失國宜矣、古之賢君必志於學、達性命之本、而知道德之貴、其視子女玉帛與糞土無異、其所以自養、乃與山林學道者比、是以久於其位而無害也、傅說之詔高宗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於茲、道積於厥躬、惟斅學半、念終始典於學、厥德脩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嗚呼、傅說其知此矣、

正而不迂

欒城先生全集錄卷四　論　二

漢文帝

老子曰柔勝剛弱勝彊漢文帝以柔御天下剛彊者皆乘風而靡尉佗稱號南越帝復其墳墓召貴其兄弟佗去帝號俯伏稱臣匈奴桀敖陵駕中國帝屈體遣書厚以繒絮雖未能調伏然兵革之禍比武帝世十一二耳吳王濞包藏禍心稱病不朝帝賜之几杖濞無所發怒亂以不作使文帝尚在不出十年濞亦已老死則東南之亂無由起矣至景帝不能忍用鼂錯之計削諸侯地濞因之號召七國西向入關漢遣三十六將軍竭天下之力僅乃破之錯言諸侯彊大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世皆以其言爲信吾以爲不然誠如文帝忍而不削濞必未反遷延數歲之後變故不一徐因其變而爲之備所以制之者固多術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幸則虎斃不幸則人死其爲害亟矣鼂錯之計何以異此若能高其垣牆深其陷穽時伺而謹防之虎安能必爲害此則文帝之所以備吳也嗚呼爲天下慮患而使好名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爲鼂錯者鮮矣

此論所心服

恨安石王雱之開邊而歷數漢文帝之柔勝爲萬世法

漢景帝

漢之賢君皆曰文景文帝寬仁大度有高帝之風景帝忌刻少恩無人君之量其實非文帝比也帝之爲太子也吳王濞世子來朝與帝博而爭道帝怒以博局提殺之濞之叛逆勢激於此張釋之文帝之名臣也以劾奏之恨斥死淮南鄧通文帝之倖臣也以吮癰之怨困迫至死鼂錯始與帝謀削諸侯帝違衆而用之及七國反袁盎一說譎而斬之東市曾不之鄭周亞夫爲大將折吳楚之鋭鋒不數月而平大難及其爲相守正不阿惡其悻悻不屈遂以無罪殺之梁王武母弟也驕而從之幾致其死臨江王榮太子也以母失愛至使酷吏殺之其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際背理而傷道者一至於此原其所以能全身保國與文帝俱稱賢君者惟不改其恭儉故耳春秋之法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然陳侯平國蔡侯般皆以無道弑而弑皆稱臣以爲罪不及民故也如景帝之失道非一也而猶稱賢君豈非躬行恭儉罪不及民故耶此可以爲不恭儉者戒也

子奪供稚

隗囂

智者爲國知所去就大義既定雖有得失不爲害也隗囂初據隴坻亷恭下士豪傑歸之刑政修舉兵甲富盛一時竊據之中有賢將之風矣然聖公乘王莽之敗擁衆入關君臣貪縱不改盜賊之舊敗亡之勢匹夫匹婦皆知之矣而囂舉大衆束手稱臣遠方望之言陷諸父於死地僅以身免及光武自河北入洛政修民附賢士滿朝羣盜十去六七而囂懲既往之禍方擁兵自固爲六國之計謀臣去之義士笑之而囂與王元王捷一二人以死守之始從聖公而不吝終背光武而不悔去就之計無一得者至於殺身亡

國蓋不足怪也劉表專制荆州土廣民衆勢重於天下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二人皆求助於表表方晏然自守一無所與韓嵩説表曰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果欲有爲起乘其弊可也如其不然則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救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表猶豫不能用卒爲曹公所幷隗囂劉表雍容風議皆得長者之譽然其敗也皆以去就不明失之不如張魯之庸敗亡之餘知所歸往猶能保其後嗣兵法有之知彼知已百戰不殆知彼而不知已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已每戰輒殆夫惟知彼知已而後知所去就哉

李固

孔子謂顔子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用而不行則何以利人舍而不藏則何以保身聖人之于天下理極于是而已陳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宣淫于朝泄冶强諫以死春秋書之曰陳殺其大夫泄冶君雖無道而泄冶亦名以爲無益于事而害其身君子不爲也李固立于順桓之間內無愧于心外無負于人東漢名臣如固一二人耳然事有可恨者冲帝之亡也固欲立清河王蒜梁冀不從而立質帝質帝之亡也固復以淸河爲請與胡廣趙戒同謀廣戒懼而中變固獨與杜喬爭之冀積怨憤發策

免固而立桓帝其後歲餘劉文劉鮪謀立清河冀遂誣固與文鮪通謀殺之吾竊怪固爲三公再欲立蒜而不克冀如豺狼疾之如仇讎獨一梁太后知其賢欲宥之而不能固雖貪立賢君存漢社稷勢必無成矣一舉不中奉身而去得免于禍斯已幸矣再更大變固守前議遲遲不去以陷于大戮則固之死僅自取也不然如固之賢吾何間然哉

荀彧

荀文若之于曹公則高帝之子房也董昭建九錫之議文若不欲曹公心不能平以致其死若予惜之或以爲文若先識之未究或以爲文若欲終致節于漢氏二者皆非文若之心也文若始從曹公于東都致其算略以推滅羣雄固以帝王之業許之矣豈其晚節復疑而不予哉方是時中原略定中外之望屬于曹氏矣雖不加九錫天下不歸曹氏而將安往文若之意以爲劫而取之則我有力爭之嫌人懷不忍之志徐而俟之我則無嫌而人亦無憾之必得而免爭奪之累此文若之本心也惜乎曹公志于速得不忍數年之頃以致文若之死九錫雖至而禪代之事至子乃遂此則曹公之陋而非文若之過也

論文若心事高出東坡文亦有蒼然之色

公瑾在彼猶棊何公

賈詡上

曹公入荆州降劉琮欲順江東下以取孫氏賈詡言於公曰公昔破袁氏今收江南威名遠聞兵勢盛矣若因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江東可以不勞衆而定也公不用其計以兵入吳境遂敗於赤壁夫詡之所以說曹公則李左車之所以說淮陰侯使乘破趙之勢傳檄以下燕者也方是時孫氏之據江東已三世矣國險而民附賢才爲用諸葛孔明以爲可與爲援而不可圖而曹公以劉琮待之欲一舉而下之難哉使公誠用詡言端坐荆州使辨士持尺書結好於吳吳知公無并吞之心雖未即降而其不以干戈相向者可必也方是時劉玄德方以窮客借兵於吳吳既修好於公其勢必不助劉而玄德困可蹙矣惜乎謀之不善荆州既不能守而孫劉皆奮孰謂曹公之智而不如淮陰侯哉其後公既降張魯下漢中劉曄勸公乘勝取蜀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舉漢中蜀人震駭因其震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善治國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人既定據險守要不可犯也公不從而反天下皆惜曄計之不用夫玄德之賢過於仲謀賈詡欲以文告懷仲謀而曄欲以虛聲下玄德其愚智蓋以遠矣彼曹公不用曄計豈非以詡言爲戒也哉

春秋之際楚子重伐鄭晉欒武子救之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人以申息之師救蔡晉羣帥皆欲戰智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謂武子曰吾來救鄭楚師不戰吾遂至於此既遷戮矣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若不能克爲辱已甚不如還也遂全師而歸夫兵久於外狃於一勝而輕與敵遇我怠彼奮敗常十九古之習於兵者蓋知之矣

魏之謀主有如孔明公琰者乎知難而退孟德智處正在此

羊祜

善爲國者必度其君可與共患難可與同安樂而後有爲故功成而無後憂晉厲公與楚共王爭鄭晉人知楚有可乘之隙欒武子爲政欲出兵擊之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范文子不欲請釋楚以爲外懼武子不能用夫文子非苟自安者也厲公侈而多嬖寵諸大夫富而凌上國有大功則君臣不相安亂之所自生也既謀之不從出而遇楚猶欲避楚而歸既勝反國曰亂將作矣吾不可以侯使其祝宗祈死逾年而厲公殺三郤立胥童欒書殺胥童弒厲公文子雖死而免於大難子孫與晉國相終始范蠡事越王勾踐反自會稽撫人民厲甲兵七年而殺吳王夫差歸未及國知越王之難與同安樂也扁舟去之卒免文種之戮若二子者可謂有先見之明矣范文子至於自殺范蠡至於逃亡而不顧何則所全者大也晉武帝既受魏禪中原富貴羣臣用命吳孫皓以淫虐失衆有亡國之釁晉人習於長江之險以爲未可取也羊祜爲襄陽守知其不能久陳可取之計武帝納之祜又進王濬杜預以成滅吳之功後世皆稱其賢吾嘗論祜巧於策吳而拙於謀晉何以言之武帝之爲人好善而不擇人苟安而無遠慮雖賢人滿朝而賈充荀勗之流以爲腹心使吳尚在相持而不敢肆雖爲賢君可

也吳亡之後荒於女色敝於鼎于疎賢臣近小人去武備崇藩國所以兆亡國之禍者不可勝數此則滅吳之所從致也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故人常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祜不慮此而銳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或曰吳滅而晉亂此天命非人事也而羊祜何罪焉吾應之曰爲國當論人事使祜不爲滅吳之計孫晧窮凶而死吳更立君則長江未可越也吳旣不亡則晉之君臣厲精不懈是吳不滅而晉不亂也不猶愈於吳滅而晉亂乎祜之將死也武帝欲使臥護諸將祜曰滅吳不須臣自行但吳平之後當勞聖慮耳推祜此言蓋亦憂在平吳矣憂在平吳而勇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

釋吳以爲外懼山公訟言之矣然吾謂晉之亡在疏衛瓘而用賈充使反其道雖內外無患可也晉以充興亦以充滅雖曰人事豈非天哉

歷代論 原後集第十卷

祖逖

敵國相圖必審于彼已將強敵弱則利于進取將弱敵強則利於自守違此二者而求成功難矣東晉渡江以江淮爲境中原雖屢有變而南兵不出出亦無功皆夷狄自相屠滅而已石勒之死也庾亮爲北伐之計石虎之老也庾翼爲從鎮之役皆無成而死及符堅之敗謝安父子乘戰勝之威有席捲之意終以兵將弃潰無尺寸之得其後宋文自謂富強以兵挑元魏梁武志于并吞失信于高氏陳宣乘高氏之衰攘取淮南皆繼之以敗亡何者東南地薄兵脆將非命世之雄其勢固如此也方石虎之斃中原大亂晉人皆謂北方不足復平而蔡謨獨以爲憂或問其故謨曰夫能順天本時濟六合於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今諸人皆不辦此必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逞才不副意徒使財單力竭終將何所至哉吾見韓盧東郭俱斃而已矣至哉此言實當時好事者之病也自江南建國惟桓溫東討慕容西征符健兵鋒所及敵人震動及宋武破廣固陷長安所至蕩定有弔伐之風此二人者誠非常將也然桓溫終以敗衂不能成大功宋武志在禪代未能定秦狼狽而返而况其下者乎惟晉元帝初定江南未遑北伐逖言于帝曰

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釁毒流中原耳今遺黎既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誠能奮威命將使若逖等爲之統主郡國豪傑必有應者沉溺之士喜于來蘇庶幾國恥可雪也帝以逖爲豫州刺史使進屯淮陰逖兵力甚弱乃鑄造兵器招合離散稍誅鋤叛渙復進據譙然未嘗爲深入計也石勒遣兵攻逖逖輒破其衆每於兵間勤身節用禮下賢俊懷撫初附專以恩信接人不尚詐力故人爭爲之用自黃河以南盡爲晉土雖石勒之強不敢以兵窺其境逖毋葬成皋勒使人脩其墓復遣使通好且求互市逖不答其使而許其市通南北之貨多獲其利方將經畧河北而帝使戴若思擁節直據其上逖怏怏不得志死蓋敵強將弱能知自守之爲利者唯逖一人夫惟知自守之爲進取而後可以言進取也哉

宋武帝

東漢之衰曹公始踐五伯之迹挾天子以令諸侯其志本欲盡掃羣雄而後取漢耳既滅二袁呂布劉表欲遂取江東而不克既破馬超韓遂欲并巢巴蜀而不果再屈於吳蜀而公亦老矣於是董昭進九錫之議翻然聽之而桓文之業至此盡矣然方是時公在河朔而漢都許昌雖使主盟諸夏而不廢舊君上可以爲周文王下亦不失爲桓文公不能忍而甘心王莽九錫之事此荀文若之所以爲恨也至司馬仲達父子其勢蓋與公異矣擁兵天子之側固已不順既殺王凌害諸葛誕非人臣矣又降劉禪服曹氏之所不能服非貪其土地而利其人民也志亦在九錫耳雖欲復爲桓文尚可得乎宋武既誅桓氏收遺晉而封植之又克譙縱執慕容超逐盧循擒姚泓立四大功天下莫能抗然其志不在桓文而在九錫亦已卑矣方帝之克長安也中原震恐元魏雖姚氏之昏姻而不敢救羌氏雖關中之唇齒而不敢爭此其智力有餘足以有爲之時也若能因其兵勢據秦隴之形勝引吳越之饒富以經畧中夏成曹公河朔之勢則王伯之功可冀顧所以用之何如耳然其兵未入秦而使傅亮南走建業發九錫之議劉穆之死南方無復可託雖已入秦而無留秦之意舉千里之地付一孺子而去赫

連勃勃乘之兵將死者過半狼狽而反僅乃得脫以帝之明非不知諸將之不足以保秦而志有所在不暇它慮矣悲夫以目前之利而弃百世之功有曹公削平之業而俯從司馬父子攘竊之陋此君子之所追恨也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古之爲國必具此四者而後能成大功如武帝之用兵無敵於天下可以言智矣至其弃秦而歸以求九錫之淫名尚可以爲仁乎惟其仁智不具故其功業止於是也

唐太宗

唐太宗之賢自西漢以來一人而已任賢使能將相莫非其人恭儉節用天下幾至刑措自三代以下未見其比也然傳子至孫遭武氏之亂子孫爲戮不絶如綫後世推原其故而不得以吾觀之惜夫其未聞大道也哉昔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淮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及將死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王使問周史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亦弗禜孔子聞之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吾觀太宗所爲其不知道者衆矣其能免乎貞觀之間天下既平征伐四夷滅突厥夷高昌殘吐谷渾兵出四克務勝而不知止最後親征高麗大臣力爭不從僅而克之其賢於隋氏者幸一勝耳而帝安爲之原其意亦欲夸當世而高後世耳太子承乾既立十餘年復寵魏王泰使兄弟相傾承乾既廢晉王嫡子也欲立泰而使異日傳位晉王疑不能決至引佩刀自刺大臣救之而止父子之間以愛故輕予奪至於如此帝嘗得祕讖言唐後必中微有女武代王以問李淳風欲求而殺之淳風曰其兆

既已成在宮中矣天之所命不可去也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自今以往四十年其人已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必不能絕李氏若殺之復生壯者多殺而逞則子孫無遺類矣帝用其言而止然猶以疑似殺李君羡夫天命之不可易惟脩德或能已之而帝欲以殺人弭之難哉帝之老也將擇大臣以輔少主李勣起於布衣忠力勁果有節俠之氣嘗事李密及單雄信密敗不忍以其地求利密死不廢舊君之禮雄信將戮以股肉啗之使與俱死帝以是爲可用疾革謂高宗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即授以僕射高宗從之及廢皇后立武昭儀召勣與長孫無忌褚遂良計之

勣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於絕嗣將廢之遂良等不可他日勣見帝曰將立昭儀而顧命大臣皆以爲不可今止矣勣曰此陛下家事不須問外人由此廢立之議遂定勣匹夫之俠也以死狥人不以爲難至於禮義之重社稷所由安危勣不知也而帝以爲可以屬幼孤寄天下過矣且使勣信賢託國於父竭忠力以報其子可矣何至父逐之子復之而後可哉挾數以待臣下於義既已薄矣凡此皆不知道之過也苟不知道則凡所施於世必有逆天理失人心而不自知者故楚昭王惟知大道雖失國而必復

○收○許○諫○戮

太宗惟不知道雖天下既安且治而幾至於絕滅孔子之所以觀

國者如此

後集史論得失相參有落實取材老成典型之美亦有英華退謝禿屑苟簡之失學者擇取焉可也

狄仁傑論

母后臨朝據人君之地而私其親有志之士將欲正之常患不克
漢呂后欲王諸呂王陵以高帝舊約爭之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
擊之背之不可言雖直不見省陵幸而不死亦廢不用唐武后廢
廬陵王立豫王豫王雖在位未嘗省天下事徐敬業爲之起兵於
外裴炎爭之於內皆不旋踵爲戮何者位尊權重臣下無所奈何
勢必至此也惠帝之亡也陳平聽張辟彊計封王諸呂呂后安之
故平與周勃得執將相之柄以伺其間後復聽陸賈交歡周勃將
相之權不分故周勃得入北軍左袒一呼而呂氏以亡豫王既立

武后革命稱帝追尊祖考封王子弟戕殺天下豪俊志得氣滿以
爲武氏有泰山之安矣狄仁傑雖爲宰相而未嘗一言及后欲以
三思爲太子訪之大臣仁傑乃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頃匈奴犯
邊陛下使三思募士逾月不及千人及使廬陵王不浹旬得五萬
人今欲立嗣非廬陵不可后怒罷議久之復召問曰朕數夢雙陸
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意者天以此儆陛下耶文皇帝
身蹈鋒刃百戰以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
掩神器而取之十餘年矣又欲以三思爲後且母子與姑姪孰親
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血食於太廟三思立廟無祔姑之禮（疑有脫在此）

后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而立之蓋王陵裴炎迎
禍亂之鋒欲以一言折之故不廢則死陳平狄仁傑待其已衰而
徐正之故身與國俱全惟呂后無子親止於姪故沒身而後變武
后有子母子之愛人情之所同故老而自復由此觀之陳狄之所
以成功者皆以緩得之也然廬陵既立而張易之昌宗未去仁傑
猶置之不問復授之張柬之俟其惡稔而後取之以禍亂之根生
於母子之間不如是則必至於毀傷故耶老氏有言將欲歙之必
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彊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
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以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
以示人二公得之矣

漢宣帝曰亂我家者太子也欲易太子賴史高諸人力爭以免
此又以急而得之者緩急何常惟在隨時制宜耳

歷代論 原後集第十一卷

陸贄論

昔吾先君博觀古今議論而以陸贄爲賢吾幼而讀其書其賢比漢賈誼而詳練過之贄始以從官事唐德宗老而爲宰相從之出奔而與之反國彌縫其闕而濟其危亡比其老也功業定矣而卒斃於裴延齡之手其故何也孔子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常其德或承之羞贄以有常之德而事德宗之無常以巫醫之明而治無常之疾是以承其羞耳帝即位之初好名而貪功河朔三叛父子相襲三十年矣帝將以天下之力勝之田悅驚疑而

起朱滔王武俊和之帝使馬燧李抱真李芃三將往迎其鋒勝負之勢未決也帝急於成功復使李晟出禁衞之兵李懷光舉朔方之衆五將萃於魏郊而淮西李希烈乘間而起兵連禍結常賦所不能贍於是爲之抽貫算間假貸商賈空內以事外關中已亂而帝不知也贄曰今兩河淮西爲禍亂之首者獨四五凶人而已臣料其間必有旁遭詿誤內畜危疑而計不能止者未必能處心積慮果於僭逆也而況脅從之黨乎陛下若能招懷以禮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人知獲免則誰願復爲惡者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從化者必過半矣帝猶意西師可以必克忽其言不用未

幾而涇原叛卒之變起倉皇避寇半年而歸帝亦老而厭兵矣於是行一切之政專以姑息涵養藩鎮凡節度使死將佐之得士心者皆就命留後雖以篡奪請命者亦如之宣武劉士寧以暴慢失衆其將李萬榮因其出畋閉門逐之帝將命以其位贄曰如士寧之惡萬榮棄而逐之可也討而逐之可也惟伺隙而篡取其位則不可何者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無辭者若使傾奪之徒輒得其處則四方諸將無復安者矣且萬榮構亂之日諸郡守將固非其同謀也一城士衆亦未必皆其黨也方成敗逆順之勢交戰於中其有捐軀與之同惡乎今若選命賢將降詔軍中獎萬

榮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士輯睦之義例賜恩賞使衆知保安則誰有復助其亂萬榮縱欲跋扈勢亦無所至矣帝方苟安無事竟亦不許由此觀之帝常持無常之心故前勇而後怯贄常持有常之心故勇怯各得其當然其君臣之間異同至此雖欲上下相保不可得矣會昌中盧龍諸將連害帥臣最後張絳殺陳行泰宰相李德裕以爲河朔請帥皆報下太速故君得以安若稍緩之必且有變既而回鶻烏介可汗擾天德以軍使張仲武請以本軍擊之德裕問知仲武可用言之武宗舉以爲帥張絳既爲其下所殺而仲武遂以功名終德裕之謀則贄之故智也然帝之出也以陳

京趙贊而贊之逐也以程异裴延齡其禍皆出於聚歛之臣贊之賢非不知也帝歸自興元贊因事言曰齊威公自莒入齊伯業既成而管仲以不忘在莒爲戒衞獻公自齊還衞諸大夫逆諸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逆於門者頷之而已戒心之易忘而驕心之易生齊衞之君陛下之著龜也贊言雖切而帝終不改吾以爲使贊反國而爲鴟夷子皮浮舟而去則其君臣之間超然無後患然後可以言智也哉

序　原後集第十五卷

元祐會計錄序

臣聞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彊弱之實漢祖賴之以并天下丙吉爲相匈奴嘗入雲中代郡吉使東曹考案邊瑣條其兵食之有無與將吏之才否逡巡進對指揮遂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功也蓋事之在官必見於書其始無不具者獨患多而易忘久而易滅數十歲之後人亡而書散其不可考者多矣唐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計幷包巨細無所不具國朝三司使丁謂等因之爲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綱羅一時出內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豐之餘業親覩二聖之新政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可得而言也謹按藝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內分裂租賦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尚鮮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備官士卒精練常以少克衆用此三者故能奮於不足之中而綽然常若有餘及其列國欵附琛貢相屬於道府庫充塞創景福內庫入畜金幣爲貉虜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眞宗繼之懷服契丹二患既弭天下安樂日登富庶故咸平景

德之間號稱太平羣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於是請封泰
山祀汾陰禮亳社屬車所至費以鉅萬而上淸昭應崇禧景靈之
宮相繼而起累世之積糜耗多矣其後昭應之災臣下復以營繕
爲言大臣出爭章獻感悟沛然遂與天下休息仁宗仁聖淸心省
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復其舊而夏賊竊發邊久無備遂
命益兵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間出內藏之積以求紓民而四方
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西戎既平而已益之兵不復遂汰加以
宗子蕃衍充牣宮邸官吏冗積員溢於位財之不贍爲日久矣英
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羣臣竦觀幾見日新之政而大業未遂

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積閔財力之傷耗覽政之初爲富國彊兵
之計有司奉承違失本旨始爲青苗助役以病農民繼爲市易鹽
鐵以困商賈利孔百出不專於三司於是經入竭於上民力屈於
下繼以南征交趾西討拓䟦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內帑別藏時
有以助之而國亦憊矣今二聖臨御方恭默無爲求民之疾苦而
療之令之不便無不釋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賓水旱繼作凡
國之用度大率多於前世當此之時而不思所以濟之豈不殆哉
臣歷觀前世持盈守成艱於創業之君蓋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毀
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間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

昔秦隋之盛非無法也內建百官外列郡縣至於漢唐因而行之
卒不能救然皆二世而亡何者無德以爲安也漢文帝恭儉寡欲
專務以德化民民富而國治後世莫及然身沒之後七國作難幾
於亂亡晉武帝剗平吳蜀任賢使能容受直言有明主之風然而
亡不旋踵子弟內叛羌胡外亂遂以失國此二帝者皆無法以爲
久也今二聖之治安而靜仁而恕德積於世秦隋之憂臣無所措
心矣然而空匱之極法度不立雖無漢晉強臣敵國之患而數年
之後國用曠竭臣恐未可安枕而臥也故臣願得終言之凡會計
之實取元豐之八年而其爲別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

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五者既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
而天下之大計可以盡地而談也若夫內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分
椿之實并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以備觀覽焉臣
謹序

百餘年國計盈縮指次如話文氣雍容頓挫尤跨建武而上之

復官宮觀謝表

臣轍言昨於虔州准告授臣濠州團練副使岳州居住臣尋乘船至鄂州復准告授臣大中大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外州軍任便居住臣已望闕祗受訖者謫從南方自分必死恩移近地已若再生復茲舊職之還仍領真祠之秘居從私欲感極涕零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稟生甚微處世多難反身自省本欲忠孝于君親報國何功粗免愧畏于俯仰徒以氷炭難于同器仇怨因而滿前被以惡名指為私黨將杜其生還之路遂立為不赦

之文前後三遷奔馳萬里瘴癘纏擾骨肉喪亡聞者為臣傷心見者為臣隕涕雖百夫所聚公議自明而衆楚相咻有口誰訴此者伏遇皇帝陛下體天地之造坦然無私奮堯舜之明斷然有作自初踐阼即聞德音內推聖母之慈仁外照羣臣之情偽薦垂恩宥至于再三春雷發聲蟄戶咸震臣得以遲暮復覩盛明頃嘗卜居嵩潁之間粗有伏臘之備杜門可以卒歲蔬食可以終身生當擊壤以詠聖功死當結草以效誠節至於陰陽之施草木何酬臣無任

謝復官表一

屏居田里忽捧絲綸恩旨非常驚喜交至臣中謝 伏念臣向者叨塵名位自取顛隮亟蒙召歸即還舊物之厚中雖貶奪不失便地之安衰老之餘退藏為幸閉門念咎既久謝於交遊沒齒無言蓋僅同於木石雖未即死豈復干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德日新仁心天縱躬受八寶推恩萬方朝陽一升雖幽咸照時雨既至靡物不蒙遂使死灰再然朽骨重肉顧臣筋力已憊不任鞭策之施耳目俱昏絕望清明之化論報無日荷恩則深臣無任

謝復官表二

誕膺八寶，承天地之休，連錫二階，均雷雨之施，恩深難報，感極何言。臣中謝 伏念臣憂患餘生，老病兼至，廢黜雖久，尚霑品秩之餘奉，養雖微，更獲耕耘之助，一毫以上，皆出於君恩，屢歲偷安，有慚於公議。復叨寵數，深屬無名，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造曲成，聖功獨運，深憐枯槁，重許發生，示人以無私之心，施德於不報之地。臣雖頑鄙，粗識恩私，筋力已衰，莫展馳驅之用，忠誠尚在，豈以死生而移。臣無任

祭文原後集第二十卷

祭亡兄端明文

維建中靖國元年，歲次辛巳，九月己未朔，初五日癸亥，弟具官轍謹遣男遠以家饌酒菓之奠，致祭于亡兄端明子瞻之靈。嗚呼，手足之愛，平生一人，幼學無師，受業先君，兄敏我愚，賴以有聞。寒暑相從，逮壯而分，涉世多艱，竟奚所爲，如鴻風飛，流落四維，渡嶺涉海，前後七朞，瘴氣所烝，颶風所吹，有來中原，人鮮克還，義氣外強，道心內全，百折不摧，如有待然，眞人龍翔，雷雨浹天，自儋而廉，自廉而永，道路數千，亦未出嶺，終止毗陵，有田數頃，逝將歸休，築室鑿井，嗚呼，天之難忱，命不可期，秋暑涉江，宿瘴乘之，上燥下寒，氣不能支，啓手無言，時惟我思，念我伯仲，我處其季，零落盡矣，形影槃槃，嗟乎不淑，不見而逝，號呼不聞，泣血至地。兄之文章，今世第一，忠言嘉謨，古之遺直，名冠多士，義動蠻貊，流竄雖久，此聲不沒，遺文粲然，四海所傳，易書之秘，古所未聞，時無孔子，孰知其賢，以俟聖人，後則當然，喪來自東，病不能迎，卜葬嵩陽，旣有治命，三子孝敬，罔晝于行，陟岡望之，涕泗雨零，尚享

再祭亡兄端明文

維崇寧元年歲次壬午五月乙卯朔日弟具官轍與新婦德陽郡夫人史氏謹以家饌酒菓之奠致祭於亡兄子瞻端明尚書之靈嗚呼惟我與兄出處昔同幼學無師先君是從游戲圖書寤寐其中曰予二人要如是終後迫寒飢出仕於時鄉舉制策並驅而馳猖狂妄行誤為世羈始以是得終以失之兄還於黃我斥於筠流落空山友其野人命不自知還服簪紳俛仰幾何寵祿遄遒欲去未遑禍來盈門大庾之東漲海之南黎蜒雜居非人所堪瘴起襲帷颶來掀簷臥不得寐食何暇甘如是七年雷雨一覃兄歸晉陵我還潁川欲一見之乃有不然瘴暑相尋醫不能痊嗟兄與我再起再顛未嘗不同今乃獨先嗚呼我兄而止斯耶昔始宦游誦韋氏詩夜雨對床後勿有違進不知退踐此禍機欲復斯言而天奪之先壟在西老泉之山歸骨其旁自昔有言勢不克從夫豈不懷地雖郟鄏山曰峨嵋天實命之豈人也哉我寓此邦有田一廛子孫安之殆不復遷兄來自西於是磐桓卜告孟秋歸于其阡潁川有蘇肇有兄先嗚呼尚饗

痛甚前篇

宋蘇欒城先生全集錄目次

欒城先生全集録卷五

雜文 原後集第二十一卷

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

東坡先生謫居儋耳寘家羅浮之下獨與幼子過負擔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啗茶芋而華屋玉食之念不存於胸中平生無所嗜好以圖史爲園囿文章爲鼓吹至此亦皆罷去獨喜爲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是時轍亦遷海康書來告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數十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今將集而幷録之以遺後之君子子爲我志之然吾於淵明豈特好其詩也哉如其爲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貧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已必貽俗患黽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淵明此語蓋實録也吾今眞有此病而不蚤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淵明欲以晩節師範其萬一也嗟夫淵明不肎爲五斗米一束帶見郷里小人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爲獄吏所折困終不能悛以陷于大難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託於淵明其誰

質拙入妙

有信之雖然子瞻之仕其出入進退猶可考也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區區之迹蓋未足以論士也轍少而無師子瞻既冠而學成先君命轍師焉子瞻嘗稱轍詩有古人之風自以爲不若也然自其斥居東坡其學日進沛然如川之方至其詩比杜子美李太白爲有餘遂與淵明比轍雖馳驟從之常出其後其和淵明轍繼之者亦一二焉紹聖四年二月二十九日海康城南東齋引

記　原三集第十卷

遺老齋記

庚辰之冬予蒙恩歸自南荒客於潁川思歸而不能諸子憂之曰父母老矣而居室未完吾儕之責也則相與卜築五年而有成其南脩竹古栢蕭然如野人之家乃闢其四楹加明窗曲檻爲燕居之齋齋成求所以名之予曰予潁濱遺老也盍以遺老名之汝曹志之予幼從事於詩書凡世人之所能茫然不知也年二十有三朝廷方求直言有以予應詔者予采道路之言論宮掖之秘自謂必以此獲罪而有司果以爲不遜上獨不許曰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自是流落凡二十餘年及宣后臨朝擢爲右司諫凡有所言多聽納者不五年而與聞國政蓋予之遭遇者再皆古人所希有然其間與世俗相從事之不如意者十常六七雖號爲得志而實不然予聞之樂莫善於如意而憂莫慘於不如意今予退居一室之間杜門却掃不與物接心之所可未嘗不行心所不可未嘗不止行止未嘗少不如意則予平生之樂未有善於今日者也汝曹志之學道而求寡過如予今日之處遺老齋可也

墳院記

旌善廣福禪院者先公文安府君贈司徒墳側精舍也先公既壯而力學晚而以德行文學名於世太夫人程氏追封蜀國太夫人生而志節不群好讀書通古今知其治亂得失之故有二子長曰軾季則轍也方其少時先公先夫人皆曰吾嘗有志斯世今老矣二子其尚成吾志乎轍兄弟雖少而仕亦流落不偶年幾五十乃始得還朝兄氣剛寡合已入復出轍碌碌無能輕重五年而至尚書右丞與聞國政以故事得于墳側建剎度僧以薦先福墳之東南四里許有故伽藍陵阜相拱揖松竹深茂相傳唐中和中任氏兄弟所捨也轍以請於朝改賜今膀時元祐六年也既三年兄弟皆以罪廢斥遷海上又六年蒙恩北歸兄至毘陵以病沒轍中止潁川不能歸又五年前執政以黜去者皆奪去墳上剎又二年上哀矜舊臣手詔復還畀之墳之西南十餘步有泉焉廣深不及尋晝夜瀵湧淸冽而甘冬不涸夏不溢自轍南遷而水日耗至奪剎遂竭父老來告轍惕焉懼獲譴于幽明彷徨不知所爲而手詔適至泉亦滃然而復山中人皆曰詔書乃與天通耶轍聞之遡闕而拜以膺上賜久之乃爲之記使世世子孫知茲剎廢興所自以無忘朝廷之德政和二年九月六日記

得體

進論原應詔集第一卷

夏論

聖人之道苟可以安於天下不求夫爲異也堯舜傳之賢而禹傳之子天下以爲禹無聖人而傳之而後授之其子孫也夫聖人之於天下不從其所安而爲之而求異夫天下之人何其用心之淺耶昔者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湯之太甲武之成王皆可以爲天下而湯不以予其臣武王不以予其弟誠以爲其子之才不至於亂天下者則無事乎授之他人而以爲異也而天下之人何獨疑夫禹哉今夫人之愛其子是天下

之通義也有得焉而思以予其子孫人情之所皆然也聖人以是爲不可易故從而聽之使之父子相繼而無相亂以至於堯堯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舉天下而授之人此聖人之所以大過人而天下後世之所不能也天下後世之所不能而聖人獨爲之豈以爲異哉天下之人不能皆賢而有異人焉爲異而喜之則天下皆將喜其名而失其實故夫堯舜之傳賢者是不得已而然也使堯之丹朱舜之商均僅可以守天下而堯肯傳之舜舜肯傳之禹以爲異而疑天下哉然則禹之不以天下授益非以益爲不足受也使天下復有禹予知禹之不以天下授之矣何者啟足以爲天下故也啟爲天下而益爲之佐是益不失爲伊尹周公其功猶可以及天下也聖人之不喜異也如此昔者嘗聞之魯人之法贖人者受金於府子貢贖人而不受賞夫子嘆曰嗟夫使魯之不復贖人者賜也夫贖人而不以爲功此君子之所以異於衆人者而其弊乃至於不贖是故聖人不喜夫異以其有時而窮也閔子終三年之喪見於夫子援琴而歌戚戚而不樂作而曰先生制禮弗敢過也子夏終三年之喪見於夫子取琴而鼓之其樂侃侃然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而夫子皆以爲賢由此觀之聖人之行豈求勝夫天下之人哉亦有所守而已矣

郊祀無確見直是蛇足照公應制集删之

商論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于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天下剛強之民，故其道本于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勇果之政，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爲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之道，可以爲久，而不可以爲強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爲天下者，不可復見矣。竊常求之於詩書之間，見夫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爲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于衰微，然至于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故夫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且此非聖人之罪也，物莫不有所短，方其盛也，長用而短伏，及其衰也，長伏而短見。夫聖人惟能就其所長而用之也。是故當其盛時，天下惟其長之知，而不知其短之所在，及其後世用之不當其長，日以消亡，而短日出。故夫能久者常不能強，能以自奮者常不能久，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於天下，亦有所就而已，蓋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以自奮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也。故太公封於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寖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於強，親親尊尊則近於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強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

日由非聖人之罪也一句提起由旋轉入到興轉處務須著眼

總評　唐荊川曰：子由謂商之治尚嚴，故其享國不及周之八百子竊疑商書曰「代虐以寬」，則商之政未必一于猛也。按禮記雖有商人先刑罰而後爵祿之言，要之多雜于漢儒附會之談，而未必聖人之至者。且周自平王以後，一變而爲春秋，再變而爲戰國，而周天子特懸空名于上者五百餘年，蓋其列國各擅土地甲兵而不能相一，而其所以不敢圖周者，則文武禮教之遺澤存焉耳。商之六百，未嘗不以天子臨諸侯也，故商之曆雖不及周，而其實過之。然以齊魯譬之，其迹若近，而其情不可考矣。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湯誥以強立國哉？若周之不振，非失之

弱直失之弛耳穆王觀兵而荒服者不至矣厲王監謗道路以目流彘之禍作焉幽王烽火戲諸侯諸侯莫敢不至以博褒姒之一笑于是申侯入而西周亡子由熟于老氏舌以柔久存齒以剛速斃蓋老氏之旨也而舉以論商周之聖人不亦陋矣乎

周論

傳云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質周之政尚文而仲尼亦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子讀詩書歷觀唐虞至於夏商蓋皆以為自生民以來天下未嘗一日而不趨於文也文之為言猶曰萬物各得其理云爾父子君臣之間兄弟夫婦之際此文之所由起也昔者生民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兄弟不相愛夫婦不相保天下紛然而淆亂忿鬬而相苦文理不著而人倫不明生不相養死不相葬天下之人舉皆戚然有所不寧於其心然後反而求其所安屬其父子而列其君臣聯其兄弟而正其夫婦至於虞夏之世乃益去其鄙野之制然猶以天子之尊而飯土塯啜土鉶土階三尺茅茨而不翦至於周而後大備其粗始於父子之際而其精布於天下其用甚廣而無窮蓋其當時莫不自以為文於前世而其後之人乃更以為質也是故祭祀之禮陳其籩豆列其鼎俎備其醪醴俯伏以薦思其飲食醉飽之樂而不可見也於是灌用鬱鬯藉用白茅既沃而莫之見以為神之縮之也體魄降於地魂氣升於天恍惚誕漫而不知其所由處聲音氣臭之類恐不能得當也於是終祭於屋漏繹祭於祊以為人子之心無所不至也薦之以滋味重之以膾炙恐鬼神之不屑也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

恐父祖之不吾安也於是先黍稷而飯稻粱先大羹而飽庶羞以為不敢忘禮亦不敢忘愛也丁寧反復優游而不忍去以為可以盡人子之心而人子之心亦可以少安矣故凡世之所謂文者皆所以安夫人之所不安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當然也仲尼區區於衰周之末收先王之遺文而與曾子推論禮之所難處至於毫釐纖悉盡以為王道之盛其文理當極於此焉耳及周之亡天下大壞強凌弱衆暴寡而後世乃以為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於商漸而入於文至周而文極於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蓋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所未至非有所謂質與忠也自周而下天下習於

文非文則無以安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勢然也今夫冠婚喪祭而不為之禮墓祭而不廟室祭而無所仁人君子有所不安於其中而曰不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夫唐虞夏商之質蓋將以求周之文而未至者非所以為法也

天下日趨于文其論生民以來至于周家最確然天下常大亂之後經綸草昧則其勢有不能遽文者叔孫通之綿蕞猶不如周禮周官此太史公三統循環之說亦未可厚非也

六國論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常為之深思遠慮以為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疏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為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以見矣秦

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邪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強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為天下出身以當秦兵

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爲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埸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老泉論六國之弊在賂秦蓋借以規宋也故其言激切而淋漓穎濱論天下之勢在韓魏直設身處地爲六國謀矣故其言篤實而明著兩作未易議優劣也

三國論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蠭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捽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爲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爲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

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唯智短而勇不足故
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
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
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
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
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
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爲椎魯而不能
純欲爲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爲而
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

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
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
於呂布而狼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
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漢高帝爲不可及也夫

名論名論但其責劉備有過當處當是時天下大勢粗定先主
無容足之地所可規取獨荊益耳荊爲孫氏必爭之地不入巴
蜀將安歸乎孔明謀主也定計于中而五虎臣飛揚角逐于外
蜀自有將今以用孔明爲將非其人者亦過也獨忿忿自將之
失爲無所逃其責耳

汪洋澹蕩神理俱足

隋論

人之於物聽其自附而信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人重而物輕則
物之附人也堅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
輕也古之聖人其取天下非其驅而來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劫而
留之也使天下自附不得已而爲之長吾不役天下之利而天下
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權在君而不在民是之謂人重而物輕且夫
吾之於人已求而得之則不若使之求我而後從之已守而固之
則不若使之不忍去我而後與之故夫智者或可與取天下矣而
不可與守天下守天下則必有大度者也何者非有大度之人則

常恐天下之去我而以術留天下以術留天下而天下始去之矣
昔者三代之君享國長遠後世莫能及然而亡國之暴未有如秦
隋之速二世而亡者也夫秦隋之亡其弊果安在哉自周失其政
諸侯用事而秦獨得山西之地不過千里韓魏壓其衝楚扼其肩
燕趙伺其北而齊掉其東秦人被甲持兵七世而不得解寸攘尺
取至始皇然後合而爲一秦見其取天下若此其難也而以爲不
急持之則後世且復割裂以爲敵國是以銷名城殺豪傑鑄鋒鏑
以絶天下之望其所以備慮而固守之者甚密如此然而海內愁
苦無聊莫有不忍去之意是以陳勝項籍因民之不服長呼起兵

而山澤皆應由此觀之豈非其重失天下而防之太過之弊歟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見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葢自東晉以來劉聰石勒慕容垂苻堅姚興赫連之徒紛紛而起者不可勝數至於元氏并吞滅取略已盡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分而爲周齊周并齊而授之隋隋文取梁滅陳而後天下爲一彼亦見天下之久不定也是以既得天下之衆而恐其失之享天下之樂而懼其不久立於萬民之上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爲舉世之人皆有異者英雄割據之懷制爲嚴法峻令以杜天下之變謀臣舊將誅滅略盡而獨死於楊素之手以及於大故終於煬帝之際天下大

亂塗地而莫之救由此觀之則夫隋之所以亡者無以異於秦也悲夫古之聖人修德以來天下天下之所爲去就者莫不在我故其視失天下甚輕夫惟視失天下甚輕是故其心舒緩而其爲政也寬寬者生於無憂而慘急者生於無聊耳昔嘗聞之周之興太王避狄於岐豳之人民扶老攜幼而歸之岐山之下累累而不絕喪失其舊國而卒以大興及觀秦隋唯不忍失之而至於亡然後知聖人之爲是寬緩不速之行者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也

借秦立隋之案以慘急二字斷秦隋之所以速亡持論醇正

進論　原應詔集第三卷

唐論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爲內憂外重則爲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強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姦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

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綿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頤指如意雖李斯爲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

爲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
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
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爲亂而朝廷之權臣
山林之匹夫常爲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
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爲內
憂在外則爲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
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于平說中獨贊一）
（段言內重之害豈以爲末戒與東坡亦云以古擇今則似內重）
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
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

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
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
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
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
旣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爲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
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
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
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
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間釁以邀大利者

（往復詳明論事到此殺暢）

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
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
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
飭莫敢爲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
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
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
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爲變而外之不敢爲亂未有如唐制之得
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
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強兵悍將皆爲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

制爲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
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
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
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
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爲
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爲之一言而震慴自斂不敢復肆其後崔昌
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
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
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光明俊偉復而不厭

進論　原應詔集第五卷

燕趙論

昔者三代之法使天下立學校而教民行鄉射飲酒之禮於歲之終田事既畢而會其鄉黨之耆老設其籩豆酒食之薦而天子之大夫親爲之行禮蓋以爲田野之民祼程其股肱而勞苦其筋力長幼雜作以趨一時之利習於鄙野之俗而不知孝悌之節頑嚚無恥不可告語而易與爲亂是以因其休息而教之以禮使之有所不忘於其心故三代之民雖畊田荷任之賤其所爲者甚鄙而其中必有所守其心甚朴而亦不至於無知以犯非義何者其上之人不以爲鄙而不足教而其民亦喜於爲善也至於後世之衰天下之民愚者不知君臣父子之義而天下之風俗日已敗亂今夫輕揚而剽悍好利而多變者吳楚之俗也勁勇而沉靜椎鈍而少文者燕趙之俗也以輕揚剽悍之人而有好利多變之心無三代王者之化宜其起而爲亂矣若夫北方燕趙之國其勁勇沉靜者可以義勅而椎鈍少文者可以信結也然而燕趙之間其民常至於自負其勇以爲盜賊無以異於吳楚者何也其勁勇近於好亂而其椎魯近於無知上失其道而燕趙之良民不復見於當世而其暴戾之夫每每亂天子之治仲尼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

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故古之聖人止亂以義止盜以義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義而誰與爲亂哉昔者唐室之衰燕趙之人八十年之間百戰以奉賊臣竭力致死不顧敗亡以抗天下之兵而以爲忠臣義士之所當然當此之時燕趙之士惟無義也故舉其忠誠專一之心而用之天下之至逆以拒天下之至順而不知其非也孟子曰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常產因無常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已故夫燕趙之地常苦夫士大夫之寡也

擴唐天寶以後之燕趙而爲說眼光只及數十年

進策 原應詔集第六卷

君術策

第二道

將求御天下之術必先明於天下之情不先明於天下之情則與無術何異夫天下之術臣固已略言之矣而又將竊言其情今使天子皆得賢人而任之雖可以無憂乎其爲姦然猶有情焉而不可以不知蓋臣聞之人有好爲名高者臨財推之以讓其親見位去之以讓其下進而天子禮焉則以爲歡進而不禮焉則雖逼之而不食其祿力爲廉恥之節以高天下若是而天子不知焉而豢之以厚利則其心赧然有所不平人有好爲厚利者見祿而就之以優其身見利而取之以豐其家良田大屋惟其與之則可以致其才如是而天子不知焉而強之以名高則其心缺然有所不悅於其中人惟無好自勝也好自勝而不少柔之則忿鬬而不知人惟無所相惡也有所相惡而不爲少避之則事其私怒而不求成功柔闇則無折之也柔畏則無強之也強之則將不勝而折之則將不振凡此數者皆所以求用其才而不傷其心也然猶非所以馭天下之姦雄蓋臣聞之天下之姦雄其爲心也甚深而其爲迹也甚微將發其東而形之於西將取其右而擊之於左古之人有

欲得其君之權者不求之其君也優游翱翔而聽其君之所欲爲使之得其所欲而油然自放以釋天下之權天下之權既去其君而無所歸然後徐起而收之故能取其權而其君不之知古之人有爲之者李林甫是也夫人既獲此權也則思專而有之專而有之則常恐天下之人從而傾之夫人惟能自固其身而後可以謀人自固之不暇而欲謀人也實難故古之權臣常合天下之爭天下且相與爭而不解則其勢無暇及我是故可以久居而不可去古之人有爲之者亦李林甫是也世之人君苟無好善之心幸而有好善之心則天下之小人皆將賣之以爲姦何者有好善之名

而不察爲善之實天下之善固有可以謂之惡而天下之惡固有可以謂之善者彼知吾之欲爲善也則或先之以善而終之以惡或有指天下之惡而飾之以善古之人有爲之者石顯是也人之將欲爲此變也將欲建此事也必先得於其君欲成事而君有所不悅則事不可以成故古之姦雄劫之以其所必不能其所必不能者不可爲也則將反而從吾之所欲爲古之人有爲之者驪姬之說獻公使之老而避禍是也此數者天下之至情故聖人見其初而求其終開其聲而推其形蓋惟能察人於無故之中故天下莫能欺何者無故者必有其故也古者明王在上天下之小人伏而不見夫小人者豈其能無意於天下也舉而見其情發而中其病是以愧恥退縮而不敢進臣欲天子明知君子之情以養當世之賢公名卿而深察小人之病以絕其自進之漸此亦天下之至明也

格法整齊最利時策

詞嚴不發使氣之適然不[illegible]

第五道

事有若緩而其變甚急者天下之勢是也天下之人幼而習之長而成之相咻而成風相比而成俗縱橫顛倒紛紛而不知以自定當此之時其上之人刑之則懼驅之則聽其勢若無能爲者然及其爲變常至於破壞而不可禦故夫天子者觀天下之勢而制其所向以定其所歸者也夫天下之人弛而縱之拱手而視其所爲則其勢無所不至其狀如長江大河日夜渾渾趨於下而不能止抵曲則激激而無所洩則咆勃潰亂蕩然而四出壞隄防包陵谷汗漫而無所制故善治水者因其所入而導之則其勢不至於激

怒坌湧而不可收旣激矣又能徐徐而洩之則其勢不至於破決蕩溢而不可止然天下之人常狎其安流無事之不足畏也而不爲去其所激觀其激作相蹙潰亂未發之際而以爲不至於大懼不能徐洩其怒是以遂至橫流於中原而不可卒治昔者天下旣安其人皆欲安坐而守之循循以爲敦厚默默以爲忠信忠臣義士之氣憤悶而不得發豪俊之士不忍其鬱鬱之心起而振之而世之士大夫好勇而輕進喜氣而不懾者皆樂從而群和之直言忤世而不顧直行犯君而不忌今之君子累累而從事於此矣然天下猶有所不從其餘風故俗猶衆而未去相與抗拒而勝負之數未有所定邪正相搏曲直相犯二者潰潰而不知其所終極蓋天下之勢已少激矣而上之人不從而遂決其壅臣恐天下之賢人不勝其忿而自決之也夫惟天子之尊有所欲爲而天下從之今不爲決之於上而聽其自決則天下之不同者將悖然而不服而天下之豪俊亦將奮踊不顧而力決之發而不中故大者傷小者死橫潰而不可救譬如東漢之士李膺杜密范滂張儉之徒慷慨議論本以矯拂世俗之弊而當時之君不爲分別天下之邪正以決其氣而使天下之士發憤而自決之而天下遂以大亂由此觀之則夫英雄之士不可以不少遂其意也是以治水者惟能使

之日夜流注而不息則雖有蛟龍鯨鯢之患亦將順流奔走奮迅悅豫而不暇及於爲變苟其瀦畜渾亂壅閉而不決則水之百怪皆將勃然放肆求以自快其意而不可禦故夫天下亦不可不爲少決以順適其意也

策似作於嘉祐時而百怪潰決之患乃見于熙寧元豐之世蓋士大夫風聲氣習所由來者尚矣

欒城先生全集錄卷五　終

宋蘇欒城先生全集錄目次

開門見山不似他篇迂緩幾有[illegible]賈誼之論

欒城先生全集錄卷六

進策 原應詔集第七卷

臣事策上

第一道

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爲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爲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己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爲不可以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爲之踧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爲己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

歸重人主極是

妙語確論

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爲己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羣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爲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己而爲權臣者亦無所事天子之畏己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爲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爲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讙譁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爲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爲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爲凡爲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

奇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爲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爲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爲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爲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爲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爲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爲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當時如韓富數公可謂重臣矣子由生其時目視其事而見其效故言之親切

第二道

仲尼之稱管仲曰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又讀蜀志其言諸葛孔明遷李平廢廖立及孔明既死而此二人皆哭泣有至死者臣每讀其書至此未嘗不嗟嘆古人之不可及而竊慼今世之不能也夫爲天下國家惟剛者能守其法而公者能以剛服天下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天下者天子之天下也賞罰之柄予奪之權其出於天子本無敢言者惟其不公故有一人焉受戮而去雖其當罪而亦勃然有不服之心而上之人雖其甚公於此而亦畏其不服而不敢顯然明斥其罪故夫天下之不公足以敗天下之至剛而天下之不剛亦足以破天下之至公二者相與並行然後可以深服天下之衆臣嘗竊悲唐季五代之亂外有跳梁強悍之臣威蓋天下而以其力內脅天子天子不敢輒忤其意意有所不悅則其上下不能自保當此之時人主務爲安身之政不敢以其剛心而守其公事此其勢不得不然耳方今海內治安外無諸侯之虞而內無執政之患然臣切觀之於政令刑賞之際常若有所畏而不敢自必者此其故何也夫朝廷之臣無罪而罰有罪而黜此爲臣之常也故其有罪以爲當黜則官必削以爲不當黜則無故而置之外地猶爲不可也今有罪而推

之於外反從而增其爵秩是將以爲賞耶爲刑耶是不可得而知也蓋曰姑以鎭撫其耿耿之意彼其失爲近臣而去也雖賜之千金而猶有所慊然於其心且天下之罪人而皆欲滿其所懷則爲天子安可以有所刑戮哉然而事之所不平者又非特如此也黜之者一人則必有排而辨之者一人以爲黜者之有所不悅乎其辨之者也而使與之皆黜夫此二人其罪果誰在乎以其言而黜人亦以其言而黜之是爲黜者報仇耳是以天下雖無強臣之災而臣下竊揣天子之心皆有所持而邀之此其弊始於執之不剛而成於守之不公夫朝廷之事臣安得知其有所不公者然竊怪

每有所除吏民閒莫不切切口語以爲此誰人之親戚故舊而得之者每有所措置亦莫不以爲此誰人之所欲而行之者使上之人凡果如此則宜乎人之受罪而不服而吾亦不敢以加於人也詩云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唯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夫人惟能不侮鰥寡也而後能不畏強禦臣故曰惟公者能以剛服天下此其勢然也且夫古之爲君者有所大樂而今世不知也人君之樂非樂夫有天下而樂得與天下去惡而獎善以快吾志今使天下有不義之臣誅之不獲又從而尊之尊之不足以爲悅而又從而黜其所怨以慰其盛怒此三事者夫豈爲君之樂哉蓋事有所不可並從而欲不可以皆得今夫人之有所私愛而不公者是亦人之所樂焉耳然其爲樂有所害於爲君之樂是以不若棄彼而全此也且事之利害有知之而患不可爲者有患不知之而知之則可行者今欲潔然無私而行吾法之所至有罪而黜黜而無所姑息使天下皆知賞之爲賞罰之爲罰此非有所勤苦而難成者而顧患不肯爲夫管仲孔明惟其爲之而已矣

此亦曲體人情之過一經指摘可發笑端

何必說到此

第三道

天下有無窮之才不叩則不鳴不觸則不發是以古之聖人迎其好善之端而作其勉強之氣洗濯磨淬日夜不息凡此將以求盡天下之無窮也夫天下譬如大器焉有器不用而寘諸牖下久則蟲生其中故善用器者提攜不去時濯而溉之使之日親於人而獲盡其力以無速敗有小丈夫徒知愛其器而不知所以為愛也知措諸地之安而不知不釋吾手之為不壞也是以事不得成而其器速朽且夫天下之物人則皆用其形而不求其神也神者何也物之精華果銳之氣也精華果銳之氣其在物也爗然而有光

確然而能堅是氣也亡則物皆枵然無所用之夫是氣也時叩而存之則日長而不衰惰而不知求則脫去而不居是氣也物莫不有也而人為甚孟子有言曰人之日夜之所息與平旦之氣晝日之所為有以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夫夜氣者所謂精華果銳之氣也天下亂則君子有以自養而全之而天下治則天子養之以求其用今夫朝廷之精明戰陣之勇力獄訟之所以能盡其情而錢穀之所以能治其要處天下之紛紜而物莫能亂者皆是氣之所為也蓋古者英雄之君惟能叩天下之才而存之是以所求而必從所欲而必得漢武帝唐太宗國富而兵強

纔見端倪

所欲如意而天下之才用之不見其盡當其季年元臣宿將死者大半而新進之士亦有足以辨天下由此觀之則天下固有無窮之才而獨患乎上之不叩不觸而使其神弛放而不張也臣竊觀當今之人治文章習議論明會計聽獄訟所以為治者其類莫不備具而天下之所少者獨將帥武力之臣往者天下既安先世老將已死而西寇作難當此之時天子忿然反顧思得奇才良將以屬之兵而終莫可得其後數年邊鄙日蹙兵勢日急士大夫始漸習兵而西夏臣服以至於今又將十有餘年而曩之所謂西邊之良將者亦已略盡矣而天下之人未知誰可任以為將此甚可慮

已上泛指

也夫天下之事莫難於用兵而今世之所畏莫甚於為將責之以難事強之以其所甚畏而不作其氣是以將帥之士若此不可得也蓋嘗聞之善用兵者雖匹夫之賤亦莫不養其氣而後求其用方其未戰也使之投石超距以致其勇故其後遇敵而不懼見難而效死何者氣盛故也今天下有大弊二以天下之治安而薄天下之武臣以天下之冗官而廢天下之武舉彼其見天下之方然則摧沮退縮而無自喜之意今之武臣其子孫之家往往轉而從進士矣故臣欲復武舉重武臣而天子時亦親試之以騎射以觀其能否而為之賞罰如唐正觀之故事雖未足以盡天下之奇才

要以使之知上意之所悅有以自重而爭盡其力則夫將帥之士
可以漸見矣

重武宋朝一大事也非利害明著辭氣激昂不足動人主之聽
子由此策人皆其紆餘百折吾政病其紆餘之過寬平汗漫不
著痛癢耳

第四道

天下之患無常處也惟見天下之患而去之就其所安而從之則
可久而無憂有淺丈夫見其生於東也而盡力於東以忘其西見
其起於外也而銳意於外以忘其中是以禍生於無常而變起於
不測莫能救也昔者西漢之禍當文景之世天下莫不以為必起
於諸侯之太強也然至武帝之時七國之餘日以漸衰天下坦然
四顧以為無虞而陵夷至於元成之間朝廷之強臣實制其命而
漢以不祀世祖顯宗既平天下以為世之所患莫不在乎朝廷之
強臣矣而東漢之亡其禍乃起於宦官由此觀之則天下之患安

句如發商而叶

在其防之哉人之將死也或病於太勞或病於飲酒天下之人見
其死於此也而曰必無勞力與飲酒則是不亦拘而害事哉彼其
死也必有以啓之是以勞力而能為災飲酒而能為病而天下之
人豈必皆死於此昔唐季五代之亂果何在也海內之兵各隸其
將大者數十萬人而小者不下數萬撫循鞠養美衣豐食同其甘
苦而順其好惡甚者養以為子而授之以其姓故當是時軍旅之
士各知其將而不識天子之恩君有所令不從而聽其將而將之
所為雖有大姦不義而無所違拒故其亂也姦臣擅命擁兵而不
可制而方其不為亂也所攻而必降所守而必固良將勁兵徧於

天下其所摧敗破滅足以上快天子鬱鬱之心而外抗敵國竊發之難何者兵安其將而樂爲用命也然今世之人遂以其亂爲戒而不收其功聚天下之兵數百萬人而不立素將將兵者無腹心親愛之兵而士卒亦無附著而欲爲之效命者故命將之日士卒不知其何人皆莫敢仰視其面夫莫敢仰視是禍之本也此其爲禍非有脅從騈起之變緩則畏而怨之而有急則無不忍之意此二者用兵之深忌而當今之人蓋亦已知之矣然而不敢改者畏唐季五代之禍也而臣竊以爲不然天下之事有此利也則必有此害天下之無全利是聖人之所不能如之何也而聖人之所能

要在不究其利利未究而變其方使其害未至而事已遷故能享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昔唐季五代之法豈不大利於世惟其利已盡而不知變是以其害隨之而生故我太祖太宗以爲不可以長久而改易其政以便一時之安爲將者去其兵權而爲兵者使不知將凡此皆所以杜天下之私恩而破其私計其意以爲足以變五代家將之風而非以爲後世之可長用也故臣以爲當今之勢不變其法無以求成功且夫邀天下之大利則必有所犯天下之危欲享大利而顧其全安則事不可成而方今之弊在乎不欲有所搖撼而徒得天下之利不欲有所勞苦而遂致天下之安今

夫欲人之成功必先捐兵以與人欲先捐兵以與人則先事於擇將擇將而得將苟誠知其忠雖捐天下以與之而無憂而況數萬之兵哉昔唐之亂其爲變者非其所命之將也而皆其盜賊之人所不得已而以爲將者故夫將帥豈必盡疑其爲姦要以無畏其擇之之勞而遂以破天下之大利蓋天下之患夫豈必在此也

變不立素將之法尤必擇之得其人而後捐兵以與之救時良策但恐不可行耳杯酒釋兵祖宗深計後人習爲美談而一旦變之誰敢哉存其說以示後世則善矣

第五道

天下之勇士可使用兵而不可使主兵天下之智士可使主兵而不可使養兵養兵者君子之事也故用兵之難而養兵爲尤難何者士氣之難伏也舉兵而征行三軍之士其心在號令而其氣在戰息兵而爲營三軍之士其心在壘壁而其氣在禦陣兵而遇敵三軍之士其心在白刃而其氣在勝氣之所在者勢之所向也故兵在外士氣在敵而不在其上不在其上是故撫之而易悅予之而易足誅之而易定動之而易使其上之人御之以勇而驅之以智則百萬之衆可以無足憂者及夫天下既安三軍之士各反其家美衣甘食優游無爲投石超距不足以洩其怒而各求其上之所短當此之時軍中之士環視四顧而始不可忍矣是故久於不用則其意不欲復戰久於不使則其意不欲復役夫惟不欲而強使之與之出戰則不樂而與之從役則爲亂此必然之勢也夫古者兵出於農其欲動之尤難然當周之季諸侯之强天下之民日起而操兵齊晉秦楚以其兵車徜徉天下萬里而後反而天下之民不敢言病至於後世平居無事常竭天下以養士卒一旦有急當得其力乃反傲睨邀賞不肯即去夫其平時衣食其上有難而起起而鬭死有事而役役而盡力此其勢宜若愈於三代之農夫矣而當今方病其不然此豈非其養之之過歟臣觀天下之兵其數莫如京師之多而士卒之趑趄難制亦莫如京師之甚何者天子在位以仁御兵士不知戰而狃於賞令之稍急則瞋目攘臂而言不遜此甚可惡也且京師宗廟禁闈之所在而使不義之徒周環布列於其左右而尚何以爲安臣聞養兵而兵驕戾其責在將方今京師之將所任者誰乎匹夫小人以次當遷而爲之什百之長此其爲名尚未離乎卒伍也而其上之所統獨有三太尉推而上之則至於樞密使如此四大臣者非在什伍部曲之間以日夕訓練之者也且夫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今使大臣獨制其上恩意不交而德澤不洽上下不相信特以勢相從而無以義附者則是未可以法治也使朝廷大臣而曲躬傴僂親問疾苦如異時出兵行陣之間此則其勢有所不給矣古者南北軍有監軍御史有護軍諸校各有軍正正丞是以任安胡建之徒恩信等飭之士得以出入軍中獲其歡心而後訓之以禮繩之以法有所誅滅而士卒皆服如此而後兵可用也今奈何獨使狠戾之人自相臨御而天子獨以貪暴無知之匹夫爲左右之衛哉臣愚以爲略如漢制設爲諸校使常處軍中既以撫之且漸誅戮其豪橫而訓之知禮傳曰晉悼公知欒糾之能御以和于政也以爲

戎御使訓諸御知義知肴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以爲戎右使訓勇
力之士時使故軍中之吏非其近之則不能得其歡心不得其心
則雖有法而不能用有法不能用則士不可以勞苦而兵不可以
應卒有兵不可以應卒而有將不能以使衆此最天下之大患也
宋京師之兵驕欲倣漢設軍正正丞擇忠信守節之士爲之使
常處軍中以訓軍士知禮此法可行且雖萬世通行亦無不可

進策　原應詔集第八卷

臣事策下

第二道

聖人之於人不恃其必然而恃吾有以使之不恃其皆賢而恃吾有以驅之夫使天下之人皆有忠信正直之心則爲天下安佚乎聖人惟其不然是以使之有方驅之有術不可一日而去也今夫天下之官莫不以爲可任而後任之矣上自兩府之大臣而下至於九品之賤吏近自朝廷之中而遠至於千里之外上下相伺而左右相覺不爲不密也然又內爲之御史而外爲之漕刑使督察天下之姦人而糾其不法如此則天下何恃其皆賢而期之以必然哉然尚有所未盡者蓋天下之事任人不若任勢而變吏不如變法法行而勢立則天下之吏雖其非賢而皆欲勉強以求成功故天子可以不勞而得忠良之臣今世之弊任弊法而用不便之勢勞苦於求賢而不知爲法之弊是以天下幸而得賢則可以僥倖於治安不幸而無賢焉則遂靡靡而無振且御史漕刑天子之所恃以知百官之能否者也今不爲之立法而望其皆賢故臣所謂有所未盡者謂此事也夫此二官雖其內外之不同而其於擊摶羣下權勢輕重本無以相遠也而自近歲以來爲御史者莫不

洗濯磨淬以自見其圭角慷慨論列不顧天下之怨是以朝廷之中上無容姦而下無宿詐正直之人莫不相慶以爲庶幾可以大治然臣愚以謂方今內肅而外不振千里之外貪吏晝日取人之金而莫之或禁遠人咨嗟無所告訴莫不飲泣太息仰而呼天者深惟國家所以設漕刑之意正以天下有此等不平之故耳今海內幸無變而遠方之民戚然皆苦貪吏之禍則所謂漕刑者尚何以爲然人之性不甚相遠豈其爲御史則皆有嫉惡之心而至於漕刑則皆得鹵莽苟容之人蓋上之所以使之者未至也臣觀御史之職雖其屬官之中苟有能出身盡命排擊天下之姦邪則數

年之間可以至於兩制而無難而其不能者退斥罷免不免爲碌碌之吏是以御史皆務爲訐直之行而漕刑之官雖端坐默默無所發摘其終亦不失爲兩制而其抗直不撓者亦不過如此而徒取天下之怨是以皆好爲寛仁以收敦厚之名意國家知用之御史而不知用之漕刑哉臣欲使兩府大臣詳察天下漕刑之官唯其有所舉按不畏强禦者而後使得至於兩制而其不然者不免爲常吏變法而任勢與之更新使天下之官吏各從其勢之所使而爲之而其上之人得賢而任之則固已大善如其不幸而無賢則亦不至於紛亂而不可治雖夫庸人亦可使之自力而爲政如此則天下將內嚴而外明姦吏求以自伏而不得其處天下庶乎可以爲治矣

第三道

天下惟其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衆權者天下之所爲去就也利者天下之所爲奔走也能是非可否者之謂權能貧富貴賤者之謂利天子者收天下之權而自執之斂天下之利而親用之者也故天下之人上自公卿大夫之尊而下至於閭閻匹夫之賤府史胥徒僮僕奴妾以次相屬而相役至於疲弊勞苦老死而不去緩急可以使之相救危難可以使之相死蹈白刃赴深谷可使用命而不敢辭何者彼利於人者固役於人也千金之家持其贏餘以匄貸鄉里之貧民薄息緩取而可以豪横於鄉黨刺客

武士爲之效死而莫之能制此權利之所致也臣聞天子者執天下之權而擅四海九州之利爵祿慶賞金玉錢幣此其富非特千金之利也予奪可否刑戮誅滅此其勢非特千金之權也古之人君得天下之權利而專之是故所爲而成所欲而就謀臣猛將爲之盡力有死而無二社稷之臣可使死宗廟郡縣之臣可使死封疆文吏可使死其職武吏可使死其兵天下之人其存心積慮皆以爲當然是以寇至而不懼難生而無變方其平居無事之際天子衣食而養之以待天下之事故有事而死亦其勢然也然當今天下之人食天子之祿被天子之爵衣青紫佩印綬從吏卒縱横

赫奕者常徧天下一旦有急皆莫肯死者此甚可怪也往年廣南之亂大吏據城擁兵賊至而莫敢擊逃遁奔竄伏於草莽之間以避兵革之禍至使蠻夷之人得以横行於中原人民流離方數千里幾爲丘墟而無一死戰之吏國家每歲收天下之士士之發於饑寒取官而去者動以數百爲輩六年之間考足而無過則又爲之改爵而增其祿秩幸而有超羣拔類之才則公卿大臣又得薦之於天子而特寵貴之翺翔朝廷之間不出十年可以安坐談笑而爲兩制此其爲法尚何所負於天下而士大夫終莫肯奮而爲之用何也夫明哲之君以其法邀天下今天下之人反以其法邀

之故邀在我則奔走者人也邀在人則奔走者我也今世之法夫豈不欲以邀人哉涖官六七考求舉者五六人凡此皆備具而無所過失然後爲之改爵而增其祿秩夫此豈誠足以邀人哉爲法而不足以邀人則人將反以吾法而相邀今之官吏考足而無過且有舉者則天子寧有以抑之耶是不得不從而予之矣如此則是天子之爵祿非天子之惠而天下之勢也士大夫以勢取爵祿是以舉皆不德其上凡今天子之權反而入於下而天子之利變而爲輕取易得之物矣蓋臣聞天下有二弊有法亂之弊有法弊之弊法亂則使人紛紛而無所執法弊則使人牽制而不自得古

之聖人法亂則以立法救之而法弊則受之以無法夫無法者非縱橫放肆之謂也上之人投棄規矩而使天下無所執以邀其君是之謂無法今夫官吏之法其亦無自舉者與考而已使一二大臣得詳其才與不才舉者具而考足才者與之而不才者罷之雖有考不足而舉者不具其可與者則亦與之也凡皆務與天下爲所不可測使吏無所執吾法以邀我收天子之權利而歸之於上如此則議者將以爲蕩然無法則大吏易以爲姦臣聞人惟不爲姦也而後任以爲大吏苟天下之廣而無一二大臣可信者則國非其國矣且自唐季以來世之設法者始皆務以防其大臣蓋唐之盛時其所以試天下之士與調天下之選人者皆無一定之法而惟有司之爲聽夫是以下不得邀其上而上有以役其下臣故曰惟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衆此不可不深察也

廣南之亂由于方數千里無兵無將大小吏嬉遊太平而智高猝起如入無人之境假設文武中有一扞患禦侮者禍不至此子由責其不死吾尤責其不才然此策欲以詳核屬大臣而使天下不得有所執以邀其君固知子由所重尤在才也

第四道

聖人之爲天下不務逆人之心人心之所向因而順之人心之所去因而廢之故天下樂從其所爲惟其一人之所欲不可以施於天下不得已而後有所矯拂而不用蓋非以爲天下之人皆不可以順適其意也昔生民之初生而有饑寒牝牡之患飲食男女之際天下之所同欲也而聖人不求絶其情又從而爲之節文教之炮燔烹飪嫁娶生養之道使皆得其志是以天下安其法而不怨後世有小丈夫不達其意之本末而以爲禮義之教皆聖人之所作爲以制天下之非僻徒見天下邪放之民皆不便於禮義之法乃欲務矯天下之情置其所好而施其所惡此何其不思之甚也且雖聖人不能有所特設以驅天下蓋因天下之所安而遂成其法如此而已如使聖人而不與天下同心違衆矯世以自立其說則天下幾何其不叛而去也今之說者則不然以爲天下之私欲必有害於國之公事而國之公事亦必有所拂於天下之私欲分而異之使天下公私之際譬如胡越之不可以相通不恤人情之所不安而獨求見其所以爲至公而無私者蓋事之不遂莫不由此之故今夫人之情非其所樂而強使爲之則皆有怏怏不快之心是故所爲而無成所任而不稱其職臣聞方今之制吏之生於

南者必置於北生於東者必投於西蜀南吳越之人而必使冒苦寒踐霜雪以治燕趙之事秦隴蜀漢之士而必使涉江湖衝霧露以守揚越之地雖其上之人逼而行之無所不從而行者莫其所之怨嘆咨嗟不能以自安吏卒送迎於道路遠者涉數千里財用殫竭困弊於外既至而好惡不相通風俗不相習耳目之所見飲食之所便皆不得其當譬如僑居於他鄉其心常屑屑而不舒數日求去而不肯慮長久之計民不喜其吏而吏不喜其俗二者相與齟齬而不合以不暇有所施設而吏之生於其地者莫不自以爲天下之所不若而今之法爲吏者不得還處其鄉里雖數百里

辨設十又一辨

之外亦輒不可而又以京師之所在而定天下遠近之次凡京師之人所謂近者皆四方之所謂至遠而京師之所謂遠者或四方之所謂近也今欲以近優邊勞之吏而不知其有不樂者爲此之故也且夫人生於鄉閭之中其親戚墳墓不過百里之間至於千里之內則譬如道路之人亦何所施其私而又風俗相安上下相信知其利害而詳其好惡近者安處其近而遠者樂得其遠二者各獲其所求而無有求去之心耳目開明而心不亂可以容有所立凡此數者蓋亦無損於國矣而特守此區區無益之公此豈王者之意哉且三代之時九州之中建國千有八百大者不過百里

確証明辨

而小者數十里數十里之間民之爲士者有之爲大夫者有之凡所以治其國人者亦其國人也安得異國之人而後用哉臣愚以謂如此之類可一切革去以順天下之欲今使天下之吏皆同爲姦則雖非其鄉里而亦不可有所優容苟以爲可任則雖其父母之國豈必多置節目以防其弊而況處之數百千里之間哉

較曾序加暢無益之公四字尤妙

第五道

大人之道行之而可名名之而可言布之天下而無疑施之後世而無愧堂堂乎立於四海雖一介之士而無所不安此其所以爲大人之道歟今夫天下之人天子誰不役其力者而天下皆不敢以爲非此誠得其可役之名而役之是以天子安坐於上而士大夫爲之奔走於下大者爲之運籌畫策治百官以濟其大事而小者爲之按米鹽視鞭箠以奉其小職文吏爲之簿書會計詳其出內取予之數而使天下不敢欺武吏爲之擐金被革習其戰陣攻鬭之事而使天下不敢犯勞苦其筋力而罄竭其思慮甚者捐首領暴骨肉於原野而不知避何者食其祿也至於田野之民耕田而食或生而不任市井然及其有稅而可役趨走於縣吏之前恭謹有禮不教而自得而其尤難者至使之斬捕盜賊挽弓巡徼疲弊而不敢求免此豈非食其地之故歟故夫天下之人凡天子之所得而使令者皆可得而名也而臣切怪府史胥徒古者皆有祿以食其家而其不足者皆得計口而受田以補其不給夫是以能使之盡力於公事而不卹其私計蓋周之所謂官田者府史胥徒之田也而今世之法收市人而補以爲吏無祿以養其身而無田以畜其妻子又有鞭朴戮辱之患而天下之人皆喜爲之其所以

責之者甚煩且難而其所以使之者無名而可言而其甚者又使之反入錢而後補雖得復役而其所免不足以償其終身之勞此獨何也天子以無名使之而天下之人亦有以無名而爲之此豈可不求其情哉夫天子舉四海而寄之其臣郡縣之官又舉而寄之其郡縣之小吏刑法之輕重財用之多少無所不在是以掌倉庫者得以爲盜而治獄訟者得以爲姦爲姦之利上足以養父母而下足以畜妻子其所以無故而安爲之者爲此之故也是以雖無爵祿之勸而可得而使雖有刑戮恥辱之患而不肯捨而去而其上之人驅其無祿之身而遇之以有祿之法恬不爲怪此乃公使之爲姦以嘗其所當得之祿而遂以爲可得而使也如此則尚何以示天下臣愚以爲凡人之在官不可以無故而用其力或使以其稅而或使以其祿故夫府史胥吏不可以無祿使也然臣觀之方今天下常患財用之不給而用度有所不足其勢必無以及此而古者周官之法民之爲訟者入束矢爲獄者入鈞金觀其不直者而納其所入蓋自秦漢以來其法始廢而不用今臣亦欲使天下之至於獄者皆有所入於官以自見其直而其不直者亦皆沒其所入以爲胥吏之俸祿辨其等差而別其多少以時給之以足其衣食之用其所以取之於民者不苛而其所以爲利者甚博蓋

上之於民常患其好訟而不直以身試法而無所畏忌刑之而又使之有入於官此所以深懲其心而又其所得止以厚吏此有以見乎非貪民之財也而為吏者可以無俟為姦而有以自養名正而言順雖其為姦從而戮之則亦無愧乎吾心嗚呼古之所謂正名者猶此類也夫

進策 原應詔集第九卷

民政策上

第一道

王道之至於民也其亦深矣賢人君子自潔於上而民不免為小人朝廷之間揖讓如禮而民不免為盜賊禮行於上而淫僻邪放之風起於下而不能止此猶未免為王道之未成也王道之本始於民之自喜而成於民之相愛而王者之所以求之於民者其粗始於力田而其精極於孝悌廉恥之際力田者民之最勞而孝悌廉恥者匹夫匹婦之所不悅強所最勞而使之有自喜之心勸所不悅而使之有相愛之意故夫王道之成而及其至於民其亦深矣古者天下之災水旱相仍而上下不相保此其禍起於民之不自喜於力田天下之亂盜賊放恣兵革不息而民不樂業此其禍起於民之不相愛而棄其孝悌廉恥之節夫自喜則雖有太勞而其事不遷相愛則雖有強狠之心而顧其親戚之樂以不忍自棄於不義此二者王道之大權也方今天下之人狃於工商之利而不喜於農惟其最愚下之人自知其無能然後安於田畝而不去山林饑餓之民皆有盜跖趦趄之心而閨門之內父子交忿而不知反朝廷之上雖有賢人而其教不逮於下是故士大夫之間莫

不以爲王道之遠而難成也然臣竊觀三代之遺文至於詩而以
爲王道之成有所易而不難者夫人之不喜乎此是未得爲此之
味也故聖人之爲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勤而述其歲終倉廩豐實
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故曰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
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
薅荼蓼當此時也民既勞矣故爲之言其室家來饁而慰勞之者
以勉卒其事而其終章曰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
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
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當此之時歲功既畢民之勞者得

以與其婦子皆樂於此休息閒暇飲酒食肉以自快於一歲則夫
勤者有以自忘其勤盡力者有以輕用其力而狠戾無親之人有
所慕悅而自改其操此非獨於詩云爾導之使獲其利而教之使
知其樂亦如是也且民之性固安於所樂而悅於所利此臣所以
爲王道之無難者也蓋臣聞之誘民之勢遠莫如近而近莫如其
所與競今行於朝廷之中而田野之民無遷善之心此豈非其遠
而難至者哉明擇郡縣之吏而謹法律之禁刑者布市而頑民不
悛夫鄉黨之民其視郡縣之吏自以爲非其比肩之人徒能畏其
用法而袒背受笞於其前不爲之愧此其勢可以及民之明罪而

不可以及其隱慝此豈非其近而無所與競者耶惟其里巷親戚
之間幼之所與同戲而壯之所與共事此其所與競者也臣愚以
謂古者郡縣有三老嗇夫今可使推擇民之孝悌無過力田不惰
爲民之素所服者爲之無使治事而使譏誚教誨其民之怠惰而
無良者而歲時伏臘郡縣頗置禮焉以風天下使慕悅其事使民
皆有愧恥勉強不服之心令不從民之所與競而教之而從其所
素畏夫其所素畏者彼不自以爲伍而何敢求望其萬一故教天
下自所與競者始而王道可以漸至於下矣

蔚然漢氣

第三道

三代之盛時天下之人自匹夫以上莫不務自修潔以求爲君子父子相愛兄弟相悅孝悌忠信之美發於士大夫之間而下至於田畝朝夕從事終身而不厭至於戰國王道衰息秦人驅其民而納之於耕耘戰鬬之中天下翕然而從之南畝之民而皆爭爲干戈旗鼓之事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進則有死於戰退則有死於將其患無所不至夫周秦之間其相去不數十百年周之小民皆有好善之心而秦人獨喜於戰攻雖其死亡而不肯以自存此二者臣竊知其故也夫天下之人不能盡知禮義之美而亦不能奮不

顧身以陷於死傷之地其所以能至於此者上之人實使之然也然閭閻巷之民劫而從之則可以與之僥倖於一時之功而不可以望其久遠而周秦之風俗皆累世而不變此不可不察其術也蓋周之制使天下之士孝悌忠信聞於鄉黨而達於國人者皆得以登於有司而秦之法使其武健壯勇能斬捕甲首者得以自復其役上者優之以爵祿而下者皆得役屬其鄉里天下之人知其利之所在則皆爭爲之而尚安知其他然周以之興而秦以之亡天下遂皆尤秦之不能而不知秦之所以使天下者亦無以異於周之所以使天下何者至便之勢所以奔走天下萬世之所不易

也而特論其所以使之者何如爲耳今者天下之患實在於民昏而不知教然臣以謂其罪不在於民而上之所以使之者或未至也且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何也天下之人在家欲得其孝而在國欲得其忠兄弟欲其相與爲愛而朋友欲其相與爲信臨財欲其思廉而患難欲其思義此誠天子之所欲於天下者古之聖人所欲而遂求之求之以勢而使之自至是以天下爭爲其所求以求稱其意今有人使人爲之牧其牛羊將責之以其牛羊之肥則因其肥瘠而制其利害使夫牧者趨其所利而從之則可以不勞而坐得其所欲今求之以牛羊之肥瘠而乃使之盡力於樵蘇之

事以其薪之多少而制其賞罰之輕重則夫牧人將爲牧耶將爲樵耶爲樵則失牛羊之肥而爲牧則無以得賞故其人舉皆爲樵而無事於牧吾之所欲者牧也而反樵之爲得此無足怪也今夫天下之人所以求利於上者果安在哉士大夫爲聲病剽畧之文而治苟且記問之學曳裾束帶俯仰周旋而皆有意於天子之爵祿夫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豈在是也然天子之所以求之者惟此而人之所由以有得者亦惟此是以若此不可却也嗟夫欲求天下忠信孝悌之人而求之於一日之試天下尚誰知忠信孝悌之可喜而一日之試之可恥而不爲者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與前篇三老嗇夫俱欲復古者官以振起當時之風俗

臣以爲欲得其所求宜遂以其所欲而求之開之以利而作其怠則天下必有應者今間歲而取天下之才奇人善士固宜有起而入於其中然天下之人不能深明天子之意而以爲所爲求之者止於其目之所見是以盡力於科舉而不知自反於仁義臣欲復古者孝悌之科使州縣得以與今之進士同舉而皆進使天下之人時獲孝悌忠信之利而明知天子之所欲如此則天下宜可漸化以副上之所求然臣非謂孝悌之科必多得天下之賢才而要以使天下知上意之所在而各趨於其利則庶乎不待教而忠信之俗可以漸復此亦周秦之所以使人之術歟

進策 原應詔集第十卷 秘閣試論一首附

民政策下

第一道

三代之時無兵役之憂降及近世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至於今而養兵興役之事皆不得其當而可爲之深憂蓋古者兵出於農而役出於民有農則不憂無兵而有民則不憂無役五口之家當有一人之兵而二十歲之男子歲有三日之役故其兵強而費不增役起而人素具雖有大兵大役而不變事之不集至於兵罷役休而無日夜不息之費其後周衰井田破壞陵夷至於末世天下無復天子之田皆民之所自有天下之民不食天子之田是故獨責其財富而不任之以死傷戰鬭之患天子有養兵之憂而天下無攻守勉勞之民以爲大優故調其財以爲養兵之用而天下之役凡其所以轉輸漕運營建興築之事又皆出於民當此之時民之所以供上之令者三曰租曰調曰庸租者地之所當出調者民之所當費庸者歲之所當役也故使之納粟於官以爲田之租人人布帛以爲兵之調歲役其力不役則出其力之所直以爲役之庸此三者農夫皆兼爲之而游惰末作之民亦不免於庸調運重漕遠天子不知其費而一出於民民歲役二旬而不役者當帛

六十乃民亦不至於太苦故隋唐之間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此其爲法雖不若三代之兵不待天子之養然天下之役猶有可賴者皆民爲之也及其後世又不能守乃始變法而爲兩稅以至於今天下非有田者不可得而使而有田者之役亦不過奔走之用而不與天子之大事天下有大興築有大漕運則常患無以爲使故廣募冗兵以供力役之急不知擊刺戰陳之法而坐食天子之俸由是國有武備之兵而又有力役之兵此二者其所以奉養之具皆出於農也而四海之游民無尺寸之庸調爲農者常使隱田占者游民之所入而天子亦常兼任養兵興役之大患故夫

兵役之弊當今之世可謂極矣臣愚以爲天子平日無事而養兵不足責其事出於不得已惟其干戈旗鼓之攻而後可使任其責至於力役之際挽車艤築宮室造城郭此非有死亡陷敗之危天下之民識所當任而不辭不至以累兵革之人以重費天子之廪然當今之所謂可役者不過曰農也而農已甚困蓋常使盡出天下之費矣而工商技巧之民與夫游閑無職之徒常徧天下優游終日而無所役竊蓋周官之法民之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今可使盡爲近世之法皆出庸調之賦庸以養力役之兵而調以助農夫養武備之士而力役之兵可因其老疾死亡遂勿復補而使游民之丁代任其役如期而止以除其庸之所當入而其不役者則亦收其庸不使一日而闕蓋聖人之於天下不惟重乎苟廉而無所求惟其能緩天下之所不給而節其太幸則雖有取而不害於爲義今者雖能使游民無勞苦嗟嘆之聲而常使農夫獨任其困天下之人皆知爲農之不便則相率而事於末末衆而農衰則天子之所獨任者愈少而不足於用故臣欲收游民之庸調使天下無僥倖苟免之人而且以紓農夫之困苟天下之游民自知不免於庸調之勞其勢不耕則無以供億其上此又可驅而歸之於南畝要之十歲之後必將使農夫衆多而工商之類漸以衰息知

此而後使天下舉皆從租庸調之制而去夫所謂兩稅者而兵役之憂可以稍緩矣

宋朝廷之上天子大臣以婦孺自處而於其田野匹夫亦以婦人孺子待之不然何至于一工築之勞而亦養兵以代乎可笑可笑子由欲收游民之庸調以紓目前之急而其役以漸去之良策也

史官助賞罰

域中有三權曰天曰君曰史官聖人以此三權者制天下之是非而使之更相助夫惟天之權而後能壽夭禍福天下之人而使賢者無天橫窮困之災不賢者無以享其富貴壽考之福然而季路原憲古所謂賢人者也伏於窮閻之下布衣饘粥之不給盜跖莊蹻橫行於天下食人之肝以爲糧而老死於牖下不見兵革之禍如此則是天之權有時而有所不及也故人君用其賞罰之權於天道所不及之間以助天爲治然而賞罰者又豈能盡天下之是非而賞罰之於一時猶懼其不能明著暴見於萬世之下故君舉

而屬之於其臣而名之曰史官蓋史官之權與天與君之權均大抵三者更相助以無道天下之是非故荀悅曰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夫史官之興其來尚矣其最著者在周曰佚在魯曰克在齊曰南氏在晉曰董狐在楚曰倚相觀其爲人以度其當時之所書必有以助賞罰者然而不獲見其筆墨之所存以不能盡其助治之意獨仲尼因魯之史官左丘明而得其載籍以作爲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雖其名爲經而其實史之尤大彰明者也故齊威晉文有功於王室王賞之以侯伯之爵征伐四國之權而春秋又從而屢進之此所以助乎賞之當於其功也吳楚徐越之僭皆得罪於其君者也而春秋又從而加之以斥絕擯棄不齒之辭此所以助乎罰之當於其罪也若夫當時賞罰之所不能及則又爲之明言其狀而使後世嗟嘆痛惜之不已嗚呼賢人君子之功烈與夫亂臣賊子罪惡之狀於此皆可以無憂其無聞焉是故古者聖人重史官當漢之時號曰太史令而其權在丞相之上郡國計吏上計於太史而後以其副上於丞相御史夫惟知其權之可以助賞罰也故從而尊顯之然則後之史官其可以忽哉

近人已甚以經爲史理亦未安

欒城先生全集錄卷六終

序

後

按曾子固先生文曰元豐類藁者五十卷續元豐類藁四十卷外集十卷見於弟肇行狀及神道碑章章矣今世流傳止五十卷豈其有遺逸與抑會萃原編卷約而文自備與余既卒業討所繕錄如干篇而為之序曰世謂曾文開濂洛之先或又謂其開南宋文迂冗之弊斯二說皆非也譽之者過其實毀之者失其眞蓋文章流弊凡由不善學者致然非作者之過而自子雲後昌黎韓氏復言聖人之道嗣是豪傑之士相與探原於六經積思於孔孟流覽於百氏而著見於文章甚衆矣先後接迹何獨南豐吾故曰斯二說皆非也予惟先生擁萬卷書過目成誦然猶貪多務得俯拾仰取故其文沈雄典博郁郁乎西京之遺其至者固已發皇俊偉卒然貸制作於賈太傅劉校尉韓吏部之間餘亦稱引故實無失體裁雖非其至然不可廢也學者於其至而深探之非其至者亦時觀而有得焉庶乎善取益者矣

宋史南豐先生本傳

元脫脫等奉敕撰

曾鞏字子固南豐人幼警敏能文甫冠名聞四方登嘉祐二年進士第歷集賢校理爲實錄檢討官出通判越州知齊襄洪三州皆有異政加直龍圖閣知福州福無職田歲鬻園蔬自入常三四十萬鞏謂太守不宜與民爭利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也徙明亳滄三州鞏久外徙世頗謂偃蹇不偶一時後生輩鋒出鞏視之泊如也過闕神宗召見勞問甚寵留判三班院疏議經費以節用爲理財之要帝稱善帝欲合累朝國史爲一書加鞏史館修撰專典不以大臣監總既而不克成會官制行拜中書舍人尋掌延安郡王牋奏居母憂卒年六十五鞏性孝友父亡奉繼母益至撫四弟九妹於委廢單弱中宦學婚嫁一出其力爲文章上下馳騁太原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時鮮能過也少與王安石游安石聲譽未振鞏導之於歐陽修及安石得志遂與之異神宗嘗問安石何如人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揚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曰勇於有爲吝於改過耳呂公著嘗告神宗以鞏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故不大用云

宋曾南豐先生全集錄目次

南豐先生全集錄卷一

受業　吳蔚起豹文叅校

後學宜興儲　欣同人錄

蔣錫震豈潛　沈鳳觀德暉　仝校

論 原第九卷

唐論

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于亂以至于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于漢漢之爲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意非倣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倣于三代漢之亡而强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于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爲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于太宗之爲君也詘己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衆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于善行離于末作使之操于上者要而不煩取于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𦤺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

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恥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以其法修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致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閫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里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為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為政于天下者得失如此（已下大發議論）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為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于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于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于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于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于唐八元八凱之于舜伊尹之于湯太公之于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于文武之後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子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為君而未可以必得志于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于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

失之迹非獨為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于道而欲仕于上者可以鑒矣

較唐太宗之得失而歎三代以後人生不復遇極治之時雖然自漢而來井田不可復畫封建不可復行先王所為禮樂之具不可復講信如太宗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才有治天下之效雖法不古若亦所謂千載一時也說到孔子之聖孟子之賢而不可以得志于太宗之時為慨然太息者久之

為人後議

禮大宗無子則族人以支子為之後為之後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禮之所以如此者何也以諸人之所知者近則知親愛其父母而已所知者遠則知有嚴父之義知有嚴父之義則知尊祖知尊祖則知大宗者上以繼祖下以收族不可以絕故有以支子為之後者為之後者以受重于斯人故不得不以尊服服之以尊服服之而不為之降已親之服則尤恐未足以明所後者之重也以尊服服之又為之降已親之服然後以謂可以明所後者之重而繼祖之道盡此聖人制禮之意也夫所謂收族者記稱與族人合食序以昭穆別以禮義之類是特諸侯別子之大宗而嚴之如此況如禮所稱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者此天子之大宗是為天地宗廟百神祭祀之主族人萬世之所依歸而可以不明其至尊至重哉故前世人主有以支子繼立而崇其本親加以號位立廟奉祀者皆見非于古今誠由所知者近不能割棄私愛節之以禮故失所以奉承正統尊無二上之意也若于所後者以尊服服之又為之降已親之服而退于已親號位不敢以非禮有加也廟祀不敢以非禮有奉也則為至恩大義固已備矣而或謂又當易其父母之名從所後者為屬是未知考于禮也禮為人

新○此段尤足以助歐陽之議

後者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者此其服為所後者而非其為已也為其父母期為其昆弟大功為其姊妹適人者小功皆降本服一等者此其服為已而非為所後者也使于其父母服則為已名為所後者是則名與實相違服與恩相戾矣聖人制禮不如是之舛也且自古為人後者不必皆親昆弟之子族人之同宗者皆可為之則有以大功小功昆弟之子而為之者矣有以緦麻袒免無服昆弟之子而為之者矣若當從所後者為屬則亦當從所後者為服從所後者為服則于其父母有宜為大功為小功為緦麻為袒免為無服者矣而聖人制禮皆為其父母期使足以明所後者重而已非遂以謂當變其親也親非變則名固不得而易矣（又引禮以折之）戴德王肅喪記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一等服齊衰期其服之節居倚廬言語飲食與父在為母同其異者不祥不禫（節節漸）雖除服心喪三年故至于今著于服令未之有改也豈有製服之重如此而其名遂可以絕乎又崔凱喪服駁曰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則足以明所後者為重無緣廼絕之矣夫未嘗以謂可以絕其親而輒謂可以絕其名是亦惑矣且支子所以後大宗者為推其嚴父之心以尊祖也顧以尊祖之故而不父其父豈本其恩之所由生而先王教天下之意哉又禮適子不可為

前按情據理又引經而議每段輒結猶兵家一伐二伐以及五六伐也至此束盡

人後者以其傳重也支子可以爲人後者以非傳重也使傳重者後已宗非傳重者後大宗其意可謂卽乎人心而使之兩義俱安也今若使爲人後者以降其父母之服一等而遂變革其名不以爲父母則非使之兩義俱安而不卽乎人心莫大乎如是也夫人道之于大宗至尊至重不可以絶尊尊也人子之于父母亦至尊至重不可以絶親親也尊尊親親其義一也未有可廢其一者故爲人之後者爲降其父母之服禮則有之矣爲之絶其父母之名則禮未之有也或以謂欲絶其名者蓋惡其爲二而欲使之爲一所以使爲人後者之道盡也夫迹其實則有謂之所後有謂之所

此段辨惡其爲二之失

生制其服則有爲已而非爲所後者有爲所後而非爲已者皆知不可以惡其爲二而强使之爲一也至于名者蓋生于實也迺不知其不可以惡其爲二而欲强使之爲一是亦過矣藉使其名可以强使之爲一而迹其實之非一制其服之非一者終不可以易則惡在乎欲絶其名也故古之聖人知不可以惡其爲二而强使之爲一而能使其屬之踈者相與爲重親之厚者相與爲輕則以禮義而已矣何則使爲人後者于其所後非已親也而爲之服斬衰三年爲其祭主是以義引之也于其所生實已親也而降服齊衰期不得與其祭是以禮厭之也以義引之則屬之疏者相與爲重以禮厭之則親之厚者相與爲輕而爲人後之道盡矣然則欲爲人後之道盡者在以禮義明其内而不在于惡其爲二而强易其名于外也故禮喪服齊衰不杖期章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此見于經爲人後者于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漢祭義以謂宣帝親謚宜曰悼魏相以謂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後世議者皆以其稱皇立廟爲非至于稱親稱考則未嘗有以爲非者也其後魏明帝尤惡爲人後者厚其本親故非漢宣加悼考以皇號又謂後嗣有由諸侯入繼正統者皆不得謂考爲皇稱妣爲后蓋亦但禁其猥加非正之號而未嘗廢其考妣之稱此見于前世議論爲人後者于其本親稱考妣之明文也又晉王坦之喪服議曰罔極之重非制敎之所裁昔日之名非一朝之所去此出後之身所以有服本親也又曰情不可奪名不可廢崇本敘恩所以爲降則知爲人後者未有去其所出父母之名此古人之常理故坦之引以爲制服之證此又見于前世議論爲人後者于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是則爲人後者之親見于經見于前世議論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者其大義如此明文如此至見于他書及史官之記亦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謂之私考妣謂之本親謂之親者則不可一二數

卽大程皇伯父之說亦載籍未有

而以爲世父叔父者則不特禮未之有載籍以來固未之有也今

王荊石曰禮之所謂皇考通稱之文不必人辯以其無所事辯也然在當日中書與廷臣所爭正在此二字一以爲父歿之通稱一以爲尊崇之隆典似亦不可不辨

欲使從所後者爲屬而革變其父母之名此非常異義也不從經文與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亦非常異義也而無所考據以持其說將何以示天下乎且中國之所以爲貴者以有父子之道又有六經與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以治之故也今忽欲棄之而伸其無所考據之說豈非誤哉或謂爲人後者于其本親稱父母則爲兩統二父其可乎夫兩統二父者謂加考以皇號立廟奉祀是不一于正統懷二于所後所以著其非而非謂不變革其父母之名也然則加考以皇號與禮及古之稱皇考者有異乎曰皇考一名而爲說有三禮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是則以皇考爲曾祖之廟號也魏相謂漢宣帝父宜稱尊號曰皇考既非禮之曾祖之稱又有尊號之文故魏明帝非其加悼考以皇號至于光武亦于南頓君稱皇考廟義出于此是以加皇號爲事考之尊稱也屈原稱朕皇考曰伯庸又晉司馬機爲燕王告禰廟文稱敢昭告于皇考清惠亭侯是又達于羣下以皇考爲父歿之通稱也以爲曾祖之廟號者于古用之以爲事考之尊稱者于漢用之以爲父歿之通稱者至今用之然則稱之亦有可有不可者乎曰以加皇號爲事考之尊稱者施于爲人後之義是干正統此求之于禮而不可者也達于羣下以皇考爲父歿之通稱者施于爲

人後之義非干正統此求之于禮而可者也然則以爲父歿之通稱者其不可如何曰若漢哀帝之親稱尊號曰恭皇安帝之親稱尊號曰孝德皇是又求之于禮而不可者也且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前世失禮之君崇本親以位號者豈獨失爲人後奉祀正統尊無二上之意哉是以子爵父以卑命尊亦非所以尊厚其親也前世崇飾非正之號者其失如此而後世又謂宜如期親故事增官廣國者亦可謂皆不合于禮矣夫考者父歿之稱然施于禮者有朝廷典册之文有宗廟祝祭之辭而已若不加位號則無典册之文不立廟奉祀則無祝祭之辭則雖正其名豈有施于事者顧言之不可不順而已此前世未嘗以爲可疑者以禮甚明也今世議者紛紛至于曠日累時不知所決者蓋由不考于禮而率其私見也故采于經列其旨意庶得以商確焉

詳核更參歐陽濮議觀之則中書之受誣益明○明世宗繼孝宗者也以非禮尊所生以所生躋列祖戮逐天下士大夫以恣其欲爲雖朝署一空弗顧也凡此皆小人張璁所逢長而茅鹿門文鈔尚稱道之然則尊祖敬宗之義至明而絶矣

公族議

天子之適子繼世以爲天子其別子皆爲諸侯諸侯之適子繼世以爲諸侯其別子各爲其國之卿大夫皆有采地別子之適子繼世以食其采地其族人百世宗之此之謂大宗其別子亦各仕於其國爲卿大夫其適子兄弟宗之五世而止此之謂小宗蓋天子之適子繼世以爲天子其別子世爲諸侯諸侯之適子繼世以爲諸侯其別子各爲其國之卿大夫世世食采地皆傳于無窮夫豈有服盡而絶其祿位衣食嫁娶使之自謀者乎非特如此也昔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四國姬姓居五十三人蓋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其可見者則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邗晉應韓凡蔣邢茅胙祭之屬是也（本例）其稱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則周之近屬其稱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則周之同姓而已其爵命之使傳國至於無窮夫豈以服爲斷乎至于宗廟之數天子七諸侯五而祭法虞夏商周禘郊祖宗遠或至于數十（比例）世之上亦皆未嘗以服爲斷也其推而上之報本于祖宗至不可爲數推而下之廣骨肉之恩至于無窮蓋其積厚者其流澤遠有天下之功者受天下之報其理勢次序固然也是豈可拘于常見議于錙銖之內乎故服盡而戚單者所以節人之常情而爲大宗小宗之數安可以論帝者之功德而爲廣親親之法乎昔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唐虞之後下車而封夏商之後（旁例）其在異代尚特顯之其急如此況受重于祖宗推原功德之所自出其可以天下之大而儉于骨肉之恩以不滿足海內之望乎孟子曰仁人之于兄弟也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先王推是心以及于同姓之間故有土分之有民分之有寶玉分之有寶器分之成王康王之言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是皆無所不盡其厚未有從夫略者也蓋詩裳裳者華刺時棄賢者之類絶功臣之世而傳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隷叔向亦以爲晉國之憂況于帝者之功德與天地等而可使七八世之子孫夷于閭巷之凡民乎後世公族無封國采地之制而有列于朝有賜于府是亦親而貴之愛而富之之意也其名書于宗籍者繁衍盛大實國家慶有司雖費非多于天下之國七十有四而姬姓獨居者五十三人其亦求中以節之而已矣頓令袒免以外毋與官衣食嫁娶使之自謀是亦不考于古矣何其野于禮也以世莫能辨故作公族議使好學者得詳焉

闢時人以服爲斷之說而引古采地之傳及于無窮者以折之

當時減省宗祿之議賢者不免獨先生所議能如此賢于人遠

矣○薄骨肉之恩者謂服盡則祿位當絶敎親愛之誼者服雖盡而恩澤必至于無窮然不得古者世食采地一節爲案據何以服澆薄者之心而杜其口耶經術之貴即此具見

講官議

孔子之語教人曰不憤悱不啓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告也孟子之語教人曰有答問者荀子之語教人曰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囋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響故禮無往教而有待問則師之道有問而告之者爾世之挾書而講者終日言而非有問之者也廼不自知其強聒而欲以師自任何其妄也古之教世子之法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則示之以道者以審喻之爲淺故不爲也況于師者何爲也哉正已而使觀之者化爾故得其行者或不得其所以行得其言者或不得其所以言也仰之而彌高鑽之而彌堅德如是然後師之道盡故天子不得而召也諸侯不得而友也又況得而臣之乎此伊尹太公子思孟子之徒所以忘人之勢而唐虞三代大有爲之君所以忘其勢也世之挾書而講于禁中者官以侍爲名則其任故可知矣廼自以謂吾師道也宜坐而講以爲請于上其爲說曰必如是然後合于古之所謂坐而論道者也夫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卿大夫語其任之無爲與有爲非以是爲尊師之道也且禮于朝王及羣臣皆立無獨坐者于燕皆坐無獨立者故坐未嘗以爲尊師之禮也昔晉平公之于

不近人情之人未有不入于姦

坐云則坐曾子之侍仲尼子曰參復坐則坐云者蓋師之所以命學者未畀有師道也顧僕僕然以坐自請者也則世之為此者非妄歟故為此議以解其惑

備考 師道坐講 王安石既執政士大夫多以為得人御史中丞呂誨將入對學士司馬光相遇並行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為是言耶上疏曰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安石驕蹇陰賊今畧疏其十事初托疾及除知江寧乃從命一也小官則避重任不辭二也侍講侍讀請坐自尊三也

藥石之言未審當日見之怒耶喜耶拒耶受耶爾時介甫位未高曾王之交方密必子固力阻不從而著議以解其惑者○文鈔評此議為伊川發余按伊川爭坐講在元祐朝南豐以元豐六年不及見元祐之治以辛弗合明矣豈一坐也介甫爭之于前伊川又爭之于後乎要當以南豐此議為[illegible]

待粟而食則四民失業而縣官又有難繼之憂利害瞭若指掌其文即難之兒蓋閒無以辨也

救災議

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拊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于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于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于上使者旁午于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于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于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為是農不復得脩其畎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閒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于待升合之食以偷為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為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于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十萬戶計之中戶以

不惟失業抑又失居

慮患無已

上及非灾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為十萬戶食之不遍則為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遍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辦此又非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也至于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厝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于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于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頹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

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盖流亡者亦已衆矣如是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鬬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鬬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于無聊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鉏梃于草茅之中以扞游徼之吏強者既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

能晏然而已乎況夫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防之于未然銷之于未萌也然則為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為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貲平日未及有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脩其畎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閒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于上而勢不暇乎他為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為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為粟一百萬石

況貸之于今而收之于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于儲偫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頹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况于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為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為盜矣夫饑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于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聞詔令

愷切

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于畎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于流亡轉死之禍則戴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巳哉天下之民聞國家厝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于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洽于下天意悅于上然後玉輅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陬奉幣來享疆內安輯里無囂聲豈不適變于可爲之時消患于無形之內乎此所謂審計終始見于衆人之所未見也不早出此或至于一有枹鼓之警則雖欲爲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藏之于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

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餓殍而國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畜足以備水旱之災然後謂之王政之成唐水湯旱而民無損瘠者以是故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爲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爲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于救災補敗尚不可以已况今倉庫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夫民之死乎古人有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先王之于救災髮膚尚無所愛况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所

被十餘州軍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于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于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爲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荈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捐茶荈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其費已足茶荈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爲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捐茶荈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爲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進太祖皇帝總敘 并進狀

臣誤被聖恩付以史事今月三日延和殿伏蒙面諭所以任屬臣者臣愚不肖不知所處是以蚤夜一心極慮惟祖宗積累功德非可形容矧臣之鄙豈能擬議髣髴將無以使列聖巍巍之偉跡焜燿昭徹布在方冊此臣之所以惴惴也竊惟前世原本推功必始于受命之君以明王迹之所自故商頌所紀繇湯上至于契周詩生民清廟本于后稷文王宋興太祖開建鴻業更立三材爲帝者首陛下所以命臣顯揚褒大之意固以謂太祖雄才大略千載以來特起之主國家所由興無前之烈宜明白暴見以覺悟萬世傳之無窮臣竊考舊聞伏念旬月次輯太祖行事揆其指意所出終始之際論著于篇敢繕寫上陳臣內自省大懼智不足以窺測高遠文不足以推闡精微使先帝成功盛德晦昧不彰不能滿足陛下仁孝繼述之心仰負恩待無以自贖伏惟陛下聰明睿智不世之姿非羣臣所能望如賜裁定使臣獲受成法更去紕繆存其可采繫于太祖本紀篇末以爲國史書首以稱明詔萬分之一臣不勝大願惟陛下留意爲幸臣未敢請對謹具狀以所論著隨狀上進以聞伏候敕旨

蓋唐之敝自天寶以後紀綱寖壞不能自振以至于失天下五代興起五十餘年之間更八姓十有四君危亡之變數矣其尤甚也契丹遂入中國擅立名號當是時天地五行人事之理反易謬亂不同夷狄者亡幾耳太祖爲天下所戴踐尊位以生民爲任故勸農桑薄賦斂緩刑罰除舊政之不便民者詔令勉戒相屬推其心無一日不在百姓也知方鎭之病民也故設通判之員使斂以繩墨憂吏之不良也故數使在位舉其所知患吏或受賕或不奉法也故罪至死徙一無所貸原其意蓋以謂遭世大衰不如是吏不知禁不能救民于焚溺之中也征伐既下諸國必先已逋欠滌煩苛賙乏絕雪冤滯惠農民拔人材申命郡邑反復不倦或遇水旱輒蔬食請禱欲移災于己其羣臣有恩舊有勞能待之各盡其分以位貴之以財富之有男使尚主有女使嫁宗室其于人之周也如此即材可用雖讎不廢不可用雖光顯矣不處以勢其有罪多縱貸之或賜之使自媿及至堅明約束以整齊天下者亦使之不能踰也强僭之國皆接以恩禮商賈往來不禁有出境犯其令者迺爲之罷市邊邑使兩利有所乏少常賑助之征伐所加必其罪暴著師出未嘗不以義也其君長已降及就俘執道路勞問迎致使者相望既至罪不數廢之優假秩祿及其宗親吏屬賜以田宅使子孫世守擁護保全皆得以壽考終自晉既覆滅契丹寖大中

狀勝序尉然西京之簡茂

次第鋪張不立間架最近古

愛民第一條

體臣第一

優待諸國

國慉畏不敢當太祖拔用折武護西北邊寵以非常之恩任屬專聽信明常遣戍卒戒之曰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有訟進者謂曰進軍政嚴此必犯進法送進使殺之關市租賦諸將得恣用不問出入以其故士附關者盡力諜者盡情邊臣可委者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然位不過巡檢使衆不過三五千人蓋任專則勢便位不極則士勵兵少則用約御將亦多術矣總其所長能兼用之故能省費息民振新集之衆屈憑陵之虜也蓋太祖篤于孝友有天下之行聰明智勇有天下之材仁心愛人有天下之志包含徧覆有天下之量守之以勤儉恭愼虛心納諫鑒于粵蜀以奢侈爲戒思

天下之重不復遊畋封拜諸子務自約損不盡循故典收納學士大夫用之不求其備或守難進之節亦不奪也晚喜讀書勸諸將以學曰欲使之知治道也兼覆夷夏從容以德江南平覽捷書而泣曰師征不義而顧令吾民死兵彼何負哉泰州已入尚波于之地却而不受錢俶來朝復歸之越契丹願聽盟約邊巡退抑不自矜伐天下大勢連數十城之鎮削其故地以小其力易動難宥之兵斂首懷服以消其難任丁舉賢良崇孝弟綴禮樂明考課雖宇內初輯然庶政大體彌綸備具遺文故事施于後世皆可爲法民于是時從死更生室家相保士農工賈各還其職鳥獸草木亦莫

不遂前世舊臣備將相處心腹爪牙之任者一旦回心奉令北鄰如素委質天下廣都通邑兼地千里懷德二三之臣負衆自用令之不從召之不至者尚數十皆束袵來庭代易奔走如水湊下粵蜀吳楚甌閩之君分天下爲八九曰帝與王傳子及孫更數十歲者編名囚虜並聚闕下四海之內混齊爲一海東之國高麗極南交阯西戎吐蕃回紇北狄契丹皆請吏奉貢天地所養通途之屬莫不內附當是時更立天下與民爲始天地五行人事之理亂而復正蓋太祖之于受命非如前世之君圖衆以智圖柄以力其處心積慮非一夕一日在于取天下也其在天者曆數在人者羣臣

天與人歸結斷不易更干

萬民三軍之士不歸周歸太祖未有知其所以然者所謂天也及其傳天下也舍子屬弟是則太祖之受天下與舜受之堯禹受之舜其揆一也其傳天下與堯傳之舜舜傳之禹其揆一也受天下及傳天下視天與人而已非其心未嘗有天下豈能如是哉世以謂太祖不世出之主與漢高祖同蓋太祖爲人有大度豁如也知人善任使與漢高祖同固然也太祖承自天寶以後更五代二百餘年極敝之天下漢祖承全盛之秦二世之末天下始亂所因之勢既殊太祖開建帝業作則垂憲後常可行漢祖粗定海內而已不及一太祖立折杖法脫民榜笞死禍定著常刑一本寬大漢

祖雖約法三章然肉刑三族之誅至孝文始去不及二太祖功臣皆故等夷及位定上下相安始終一意漢祖疑間諸將夷滅其家不及三太祖削大弱彊藩臣遵職漢祖封國過制反者更起累世乃定不及四太祖征伐必克漢祖數戰輒北不及五太祖文武自出羣臣莫及漢祖非得三傑之助不得無失不及六開寶之初南海先下趙佗分越而帝漢祖不能禁不及七太祖不用兵契丹自附漢祖折阨白登身僅免禍不及八太祖後宮二百問願歸者復去四之一漢祖溺于衽席女禍及宗不及九太祖明于大計以屬天下漢祖擇嗣不審幾墜厥世不及十也漢祖所不能及其大者

如此是自三代以來撥亂之主未有及太祖也三代盛矣然禹之孫太康失國湯之孫太甲放廢文武之後三世傳昭王不返于楚繇漢以下變故之寄蓋不可勝道也太祖經始大基流風遺澤所被者遠五聖遵業至今百有二十餘年上下和樂無變容動色之慮接于耳目治安久長自三代以來所未有也維太祖創始傳後比迹堯舜綱理天下軼于漢祖太平之業施于無窮三代所不及成功盛德其至矣哉蓋唐天寶十四年天下戶八百九十一萬太祖元年戶九十六萬末年天下既定戶三百九萬今上元豐二年戶一千三百九十一萬六聖之德澤覆露生養斯其所以盛也本原事定其所繇致此有自也哉

宋太祖天錫智勇盛德大度于此序亦見一班然雄渾深厚稍遜漢人而末與漢祖絜長較短處尤似不必

序 原第十一卷

新序目錄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錄一篇隋唐之世尚爲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爲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于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蠭起于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況至于秦爲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于斷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于中國一切不異于周之末世其弊至于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于

斷制陛下

操縱

聖人而能純于道德之美者楊雄氏或可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爲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于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于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于今爲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于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豈好辯哉臣之所不得已也編校書籍臣曾鞏上

諸序稍健曾文上腴○董江都謂今天下戶異說人殊論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者勿使並進云云此序全做其意

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敘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爲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于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敘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讎其八篇及其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皆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

人之義歸于反身二南之業本于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所以然者蓋本于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兎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于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家室既不見可法故競于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于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已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于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于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于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敘論以發其端云編校館閣書籍臣曾鞏序

輯評 王遵巖曰此類文皆一一有法無一字苟 唐荆川曰此文一意翻作兩段說 茅鹿門曰予固所論經術及典禮之大往往非韓柳歐所及見

深探經術懸爲日月不刊之書

南豐先生全集錄卷一　序　三

禮閣新儀目錄序

禮閣新儀三十篇韋公肅撰記開元以後至元和之變禮史館秘閣及臣書皆三十篇集賢院書二十篇以參相校讎史館秘閣及臣書多複重其篇少者八集賢院書獨具然臣書有目錄一篇以考其次序蓋此書本三十篇則集賢院書雖具然其篇次亦亂既正其脫謬因定著從目錄而禮閣新儀三十篇復完夫禮者其本在于養人之性而其用在于言動視聽之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于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于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窮于外物則禍亂可息而財用可充其立意微其爲法遠矣故設其器制其

物爲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度數其久而不能無獘者勢固然也故爲禮者其始莫不宜于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羲農以來至于三代禮未嘗同也後世去三代蓋千有餘歲其所遭之變所習之便不同固已遠矣而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爲設其器制其物爲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爲其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一以追先王之迹然後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于人不

之所壞也固宜

合于用則寧至于漠然而不敢為使人之言動視聽之間蕩然莫之為節至患夫為罪者之不止則繁于為法以禦之故法至于不勝其繁而犯者亦至于不勝其衆豈不惑哉蓋上世聖人有為未耜者或不為宮室為舟車者或不為棺槨豈其智不足為哉以謂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于後聖有為宮室者不以土處為不可變也為棺槨者不以葛藟為不可易也豈好為相反哉以為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于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椽之質攻文桴而易瓦棺之素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能為之節而不能變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一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于養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故瓦樽之尚而薄酒之用大羹之先而庶羞之飽一以為貴本一以為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為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由易更革不至于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羲農以來至于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如此者未嘗異也後世不惟其如此而或至于不敢為或為之者特出于其勢之不可得已故苟簡而不能備希闊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之于上而

有所開導如鄉飲酒讀法之類而百姓且為其文有所告切如服飾僭侈之類而有司又不加督察如禮何

未有加之于民者也故其禮本在于養人之性而其用在于言動視聽之間者歷千餘歲民未嘗得接于耳目況于服習而安之者乎至其陷于罪戾則繁于為法以禦之其亦不仁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記禮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于告朔愛其禮之存況于一代之典籍哉故其書不得不貴故為之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擇焉

禮時為上屢變其法而不必一一以追先王之迹真名言也荀卿曰法後王而司馬氏釋之曰謂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居今而談行井田行封建議非不高亦嘗計及可行否乎知不可行而言之不如無言也不知其不可行而言之且將作而行之其僨潰決裂吾不能測其所至矣此序得之蓋皆留王平日往復講究而卓卓有見者○梁書序視昌黎原道何如十不及一徒為南宋婆舌開先刪之

迎開而入

鐵判

戰國策目錄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敘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于流俗而不篤于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强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于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于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于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于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于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校編史館書籍臣曾鞏序

戰國策說周史也是以當存即其文亦不得而廢也 [illegible] 且猶不可廢何況戰國策

以孔孟抑子政子政固矙然受之而不辭而論戰國游士之害尤切中

陳書目錄序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察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書又未就而察死察之將死屬思廉以繼其業唐興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至宋二百餘歲世統數更史事放逸乃詔論次而思廉遂受詔爲陳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譔于秘書內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觀察等之爲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然及其既成與宋魏梁等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于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詳之也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秘府所藏往往脫誤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讎使可鏤版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爲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損益特各疏于篇末其書舊無目列傳名氏多闕謬因別爲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夫陳之爲陳蓋偷爲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俗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尚計明于任使恭儉愛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惑于邪臣溺于嬖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興亡之端莫非自己致者至于有所因造以爲號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各施于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當時之士爭奪詐僞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不列以爲世戒而況于壞亂之中倉皇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去就不爲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于其間若此人乎可謂篤于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爲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見于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蓋此書成之既難其後又久不顯及宋興已百年古文遺事靡不畢講而始得盛行于天下列于學者其傳之之難又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序陳書而概想其安貧樂義之士取人之周也尚友之廣也學者所當法也

南豐先生元豐類稿卷十一 序

南齊書目録序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譔始江淹已爲十志沈約又爲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别爲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敘其篇目曰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爲法戒則必得其所託而後能傳于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託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伏司馬遷已下）雖殊功韙德非常之迹將闇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檮杌嵬瑣姦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伏二代史臣）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爲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爲治天下之具而爲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也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旨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知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爲史者去之遠

何人若二典所操筆必載能之徒是又出史佚上矣

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沒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己意以爲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爲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雋偉拔出之材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純達其情而見之于後者矣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况其他耶至于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爲也子顯之于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繢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應而）不可以强而有耶數世之史既然故其事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偷奪傾危悖理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于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耶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

史自陳壽以降求一才如宋子京者不可得況遷固耶予固序
南齊書直以二典責蕭子顯雖至迂至愚亦不出此要以發其
胸中史學而已讀者不可不知

徐幹中論目錄序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于此及觀貞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闕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于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于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淡寡慾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為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于道德之要而不牽于俗至于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于理者固希矣況至于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于道者少矣其所得于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為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于世而識之者少蓋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謬而序其大略蓋所以致臣之意焉

讀其書考其節偉長固曹魏之鳳鸞而子固亦可謂知古人于

千百年以下者矣

說苑目錄序

劉向所著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三篇與舊爲十有八篇正其脫謬疑者闕之而敘其篇目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爲此書奏之欲以爲法戒然其所取往往有不當于理故不得而不論也夫學者之于道非知其大略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謂無好學者而回亦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于其間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豈虛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爲于世至其枉已而爲之者有矣何其徇物者多而自爲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爲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而子貢以謂非夫子之求之也豈不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豈不得之有命哉令向知出此安于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孔子稱古之學者爲已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豈汲汲于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

抑按忽揚

見之敘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也然向數困于詭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之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編校書籍臣曾鞏上

枉已而爲之得非斥其淮南秘術一事乎然此是中壘少年事若其他出處不合乎道者少矣一結餘波翻屬正論要非曾文之至者

先大夫集後序

公所爲書號僊鳧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爲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于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爲十卷藏于家方五代之際儒學既擯焉後生小子治術業于閒者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爲文閎深雋美而長于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于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奸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治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始公尤見奇于太宗自光祿寺丞越州監酒稅召見以爲直史館遂爲兩浙轉運使未久而眞宗即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爲自陝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常激切論大臣當時皆不悅故不果用然眞宗終感其言故爲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爲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于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齟齬終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既集天子方脩法度而用事者

詳

歸美天子最得體頓挫沉鬱千古復生

尚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筦榷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諍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絀姦臣脩人事反復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修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藉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其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于名實之論可覈矣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致堯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鞏也至和元年十二月二日謹序

勇言得失是主句先衆大意後列條件而仕路齟齬悉歸咎于大臣能受盡言獨歸美于天子精思極搆曾序第一

范貫之奏議集序

尚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為十卷而屬予序之蓋自至和已後十餘年間公常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于羣下自掖庭至于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于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為上力言或矯拂情欲或切劘計慮或辨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于十餘上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常虛心采納為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踰時或至于其後卒從聽用蓋當是時仁宗在位歲久熟于人事之情僞與羣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休養元元至于是非與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為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于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于奇衺恣睢有為之者亦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闕失羣臣奉法遵職海內乂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于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由是而已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將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于無窮也公為人溫

民慈恕其從政寬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有今資政殿學士趙公抃爲公之墓誌銘云

宋至熙寧而公議廢斥無一足存揚厲神宗義猶魚藻

序　原第十三卷

序越州鑑湖圖

鑑湖一曰南湖南並山北屬州城漕渠東西距江漢順帝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之所爲也至今九百七十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凡水之出于東南者皆委之州之東自城至于東江其北隄石楗二陰溝十有九通民田田之南屬漕渠北東西屬江者皆溉之州之東六十里自東城至于東江其南隄陰溝十有四通民田田之北抵漕渠南並山西並隄東屬江者皆溉之州之西三十里曰柯山斗門通民田田之東並城南並隄北濵漕渠西屬江者皆溉之總之溉山陰會稽兩縣十四鄉之田九千頃非湖能溉田九千頃而已蓋田之至江者盡于九千頃也其東曰曹娥斗門曰蒿口斗門水之循南隄而東者由之以入于東江其西曰廣陵斗門曰新逕斗門水之循北隄而西者由之以入于西江其北曰朱儲斗門去湖最遠蓋因三江之上兩山之間疏爲二門而以時視田中之水小溢則縱其一大溢則盡縱之使入于三江之口所謂湖高于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水少則泄湖溉田水多則泄田中水入海故無荒廢之田水旱之歲者也繇漢以來幾千載其利未嘗廢也宋興民始有盜湖爲田者祥符之間二十七戶慶曆

之間二戶爲田四頃當是時三司轉運司猶下書切責州縣使復田爲湖然自此吏益慢法而奸民浸起至于治平之間盜湖爲田者凡八千餘戶爲田七百餘頃而湖廢幾盡矣其僅存者東爲漕渠自州至于東城六十里南通若耶溪自樵風涇至于桐塢十里皆水廣不能十餘丈每歲少雨田未病而湖蓋已先涸矣自此以來人爭爲計說蔣堂則謂宜有罰以禁侵耕有賞以開告者杜杞則謂盜湖爲田者利在縱湖水一雨則放聲以動州縣而斗門輒發故爲之立石則水一在五雲橋水深八尺有五寸會稽主之一在跨湖橋橋水深四尺有五寸山陰主之而斗門之鑰使皆納于

州水溢則遣官視則而謹其閉縱又以謂宜益理隄防斗門其敢田者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猶以爲未也又以謂宜加兩縣之長以提舉之名課其督察而爲之殿賞吳奎則謂每歲農隙當僦人濬湖積其泥塗以爲丘阜使縣主役而州與轉運使提點刑獄督攝賞罰之張次山則謂湖廢僅有存者難卒復宜益廣漕路及他便利處使可漕及注民田里置柱石以識之柱之內禁敢田者刁約則謂宜斥湖三之一與民爲田而益隄使高一丈則湖可不開而其利自復范師道施元長則謂重侵耕之禁猶不能使民無犯而斥湖與民則侵者孰禦又以湖水較之高于城中之

水或三尺有六寸或二尺有六寸而益隄壅水使高則水壞城郭廬舍可必也張伯玉則謂日役五千人濬湖使至五尺當十五歲畢至三尺當九歲畢然恐工起之日浮議外搖役夫內潰則雖有智者猶不能必其成若日役五千人益隄使高八尺當一歲畢其竹木費凡九十二萬有三千計越之戶二十萬有六千賦之而復其租其勢易足如此則利可坐收而人不煩弊陳宗言趙誠復以水勢高下難之又以謂宜從吳奎之議以歲月復湖當是時都水善其言又以謂宜增賞罰之令其爲說如此可謂博矣朝廷未嘗不聽用著之于法故罰有自錢三百至于千又至于五萬刑有杖

百至于徒二年其文可謂密矣（結斷其所由然）然而田者不止而日愈多湖不加濬而日愈廢其故何哉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也昔謝靈運從宋文帝求會稽回踵湖爲田太守孟顗不聽又求休崲湖爲田顗又不聽靈運至以語詆之則利于請湖爲田越之風俗舊矣然南湖繇漢歷吳晉以來接于唐又接于錢鏐父子之有此州其利未嘗廢者彼或以區區之地當天下或以數州爲鎮或以一國自王內有供養祿廩之需外有貢輸問遺之奉非得晏然而已也故强水土之政以力本利農亦皆有數而錢鏐之法最詳至今尚多傳于人者則其利之不廢有以也近世則不然天下爲一而安于承

平之故在位者重舉事而樂因循而請湖爲田者其語言氣力往往足以動人至于修水土之利則又費材動衆從古所難故鄭國之役以謂足以疲秦而西門豹之治鄴渠人亦以爲煩苦其故如此則吾之吏孰肯任難當之怨來易至之責以待未然之功乎故說雖博而未嘗行法雖密而未嘗舉田者之所以日多湖之所以日廢繇是而已故以爲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者豈非然哉夫千歲之湖廢興利害較然易見然自慶曆以來三十餘年遭吏治之因循至于既廢而世猶莫寤其所以然況於事之隱微難得而考者繇苟簡之故而弛壞于冥冥之中又何知其所以然乎今謂

湖不必復者曰湖田之入既饒矣此游談之士爲利于侵耕者言之也夫湖未盡廢則湖下之田旱此方今之害而衆人之所覩也使湖盡廢則湖之爲田亦旱矣此將來之害而衆人之所未覩者也故曰此游談之士爲利于侵耕者言之而非實知利害者也謂湖不必浚者曰益隄壅水而已此好辨之士爲樂聞苟簡者言之也夫以地勢較之壅水使高必敗城郭此議者之所已言也以地勢較之浚湖使下然後不失其舊不失其舊然後不失其宜此議者之所未言也又山陰之石則爲四尺有五寸會稽之石則幾倍之壅水使高則會稽得尺山陰得半地之窪隆不並則益隄未爲有

又破二說然後收衆說而兼用之

世間本無奇策善用衆策斯奇策矣不特復湖一事爲然也

補也故曰此好辨之士爲樂聞苟簡者言之而又非實知利害者也二者既不可用而欲禁侵耕開告者則有賞罰之法矣欲謹水之畜泄則有閉縱之法矣欲痛絶敢田者則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又有法矣或欲任其責于州縣與轉運使提點刑獄或欲以每歲農隙浚湖或欲禁田石柱之內者又皆有法矣欲知浚湖之淺深用工若干爲日幾何欲知增隄竹木之費幾何使之安出欲知浚湖之泥塗積之何所又已計之矣欲知工起之日或浮議外搖役夫內潰則不可以必其成又已論之矣誠能收衆說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以在我者潤澤之令言必行法必舉則何功之不可成何利之不可復哉鞏初蒙恩通判此州問湖之廢興于人求有能言利害之實者及到官然後問圖于兩縣問書于州與河渠司至于參覈之而圖成熟究之而書具然後利害之實明故爲論次庶夫計議者有考焉熙寧二年冬臥龍齋

備考　越州今紹興府　鄭國韓欲疲秦無令東伐使鄭國說秦開渠三百里溉田　西門豹魏賢臣引漳水溉鄴

盜湖爲田一强力太守能禁之譊譊乃爾信乎議論多成功少也序章法筆力極可玩

宋人直以別後篇爲章

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

熙寧三年三月尚書司封員外郎秘閣校理錢君純老出爲婺州三館秘閣同舍之士相與飲餞于城東佛舍之觀音院會者凡二十人純老亦重僚友之好而欲慰處者之思也乃爲詩二十言以示坐者于是在席人各取其一言爲韻賦詩以送之純老至州將刻之石而以書來曰爲我序之蓋朝廷常引天下儒學之士聚之館閣所以長養其材而待上之用有出使于外者則其僚必相告語擇都城之中廣宇豐堂游觀之勝約日皆會飲酒賦詩以序去處之情而致綢繆之意歷世寖久以爲故常其從容道義之樂蓋

他司所無而其賦詩之所稱引況論莫不道去者之義祝其歸仕于王朝而欲其不久于外所以見士君子之風流習尚篤于相先非世俗之所能及又將待上之考信于此而以其褒進非空文而已也純老以明經進士制策入等歷教國子生入館閣爲編校書籍校理檢討其文章學問有過人者宜在天子左右與訪問任獻納而顧請一州欲自試于川窮山阻僻絶之地其志節之高又非凡才所及此賦詩者所以推其賢惜其去殷勤反復而不能已予故爲之序其大旨以發明士大夫之公論而與同舍視之使知純老之非久于外也十月日序

士大夫仕于宋可謂幸矣其在館閣之選者尤幸且榮此序亦可想見大都矣

齊州雜詩序

齊故為文學之國，然亦以朋比誇詐見于習俗。今其地富饒，而介于河岱之間，故又多獄訟，而豪猾羣黨亦往往喜相攻剽賊殺，于時號難治。予之疲駑，來為是州，除其姦強而振其弛墮，去其疾苦而撫其善良，未期囹圄多空，而枹鼓幾熄，歲又連熟，州以無事。故得與其士大夫及四方之賓客，以其暇日時遊後園，或長軒遶榭登覽之觀，屬思千里；或芙蕖芰荷湖波渺然，從舟上下。雖病不飲酒，而間為小詩以娛情寫物，亦拙者之適也。通儒大人或與予有舊，欲取而視之，亦不能隱。而青鄆二學士又從而和之，士之喜文辭者亦繼為此作。總之凡若干篇，豈得以予文之陋，而使夫宗工秀人雄放瑰絕可喜之辭不大傳于此邦也？故刻之石，而并序之，使覽者得詳焉。熙寧六年二月己丑序。

足見公吏治之優，誰謂政事不如文學耶

贈黎安二生序

趙郡蘇軾，予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予，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攜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予。讀其文，誠閎壯雋偉，善反復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予言以為贈。予曰：予之知生，既得之於心矣，迺將以言相求于外邪？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為迂闊。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惑于里人。予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甚于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予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闊，孰有甚于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為笑于里之人。若予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罪，庸詎止于笑乎？然則若予之于生，將何言哉？謂予之迂為善，則其患若此；謂為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于解里人之惑，則于是焉必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生，并示蘇君以為何如也。

辭若發攄憤懣，要其歸莫非垂世立教之言，升韓吏部之堂而入于室，亦曾文之至者

序　原第十四卷

送江任序

（二○句○四○起○）均之爲吏或中州之人用于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間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荆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于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則風霜氷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蛟龍虺蜴虎豹之羣之所抵觸衝波急湍隤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羸糧舉藥選舟易馬力兵曹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衣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謠俗語言習尚之務其變難遵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

宋州縣遷除大迪异率天下之吏而路也

惕處歎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安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修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爲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于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士不必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邑都坐其堂奥道途所次升降之倦衝冒之虞無有接于其形動于其慮至于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謠習俗辭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長之所遊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如此能專

此容工妙備寫遊關之樂

慮致職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爲先後不待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于胷中矣豈類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臨川江君任爲洪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穀之壟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于其土者孰近于此既已得其所處之樂而厭聞飫聽其人民之事而江君又有聰明敏急之材廉潔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書講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爲有餘矣蓋縣之治則民自得于大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爲于上吾將見江西之幕府無南嚮而慮者矣于其行遂書以送之南豐曾鞏序

前面直是兩扇文字○吏治莫盛于漢而漢法尤合乎人情以郡人典郡守者不可勝數也唐宋亦然至明始竊竊焉以私疑之越省命官猜防愈深吏治愈不古若矣奚益耶

送趙宏序

荊民與蠻合爲寇，潭旁數州被其害。天子宰相以潭重鎮，守臣不勝任，爲改用人，又不勝，復改之。守至，上書乞益兵，詔與撫兵三百。殿直天水趙君希道實護以往。希道雅與予接，間過予道潭之事，予曰：潭山川甲兵如何，食幾何，賊衆寡強弱如何，予不能知。能知書，書之載若潭事多矣。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絕山谷而進，其勢非不衆且健也，然而卒殲焉者多矣。或單車獨行，然而以克者相踵焉，顧其義信如何耳。致吾義信，雖單車獨行，寇可以爲無事，龔遂、張綱、祝良之類是也。義信不足以致之，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卒殲焉，適重寇耳，況致平邪，楊旻、裴行立之類是也。則兵不能致平，致平者在太守身耳明也。前之守者果能此，天子宰相烏用易之，必易之爲。前之守者不能此也，今往者復曰乞益兵，何其與書之云者異邪。予憂潭民之重困也，寇之益張也。往時潭吏與旁近郡，斬力勝賊者，暴骸者，戮降者，有之。今之往者，將特不爲是而已邪，抑猶不免乎爲是也。天子宰相任之之意，其然邪。潭守近侍臣，使撫覘潭者郎吏、御史、博士，相望爲我論其賢者曰：今之言古書，往往曰迂，然書之事乃已試者也，書已試而施諸治，與時人之自用，孰爲得失邪。愚言倘可以平潭之患，今雖細，然太中咸通之間，南方之憂常劇矣，夫豈階于大哉。爲近臣郎吏御史博士者，獨得而不思也。希道固喜事者，因其行，遂次第其語以送之。慶曆六年五月日，曾鞏序。

稱書以論，亦猶良醫之用古方也。民蠻變擾，只有撫法，先生見此至明。

南豐先生全集錄卷一　終

書原第十五卷

上歐陽學士第二書

上蔡學士書

與孫司封書

書原第十六卷

答范資政書

謝杜相公書

寄歐陽舍人書

與王介甫第二書

福州上執政書

記原第十七卷

墨池記

記原第十八卷

擬峴臺記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歸老橋記

記原第十九卷

齊州二堂記

越州趙公救災記

制誥原第二十卷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除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制

勑監司考覈州縣治迹詔

制原第二十二卷

相制二

節相制

左右正言制

劄子原第三十卷

移滄州過闕上殿劄子

議經費劄子

狀原第三十一卷

明州擬辭高麗送遺狀

祭文原第三十八卷

祭王平甫文

哀詞原第四十一卷

蘇明允哀詞

誌銘 原第四十三卷

都官員外郎胥君墓誌銘

贈職方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南豐先生全集錄卷二

書 原第十五卷

上歐陽學士第二書

學士先生執事伏以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于道德以輔時及物爲事方今海內未有倫比其文章智謀材力之雄偉挺特信韓文公以來一人而已某之獲幸于左右非有一日之素賓客之談卒然自進于門下而執事不以衆人待之坐而與之言未嘗不以前古聖人之至德要道可行于當今之世者使鞏薰蒸漸漬忽不自知其益而及于中廟之門戶受賜甚大且感且喜重念鞏無似見棄于有司環視其中所有頗識涯分故報罷之初釋然不自動豈好大哉誠其材資召取之如此故也道中來見行有操瓢囊負任挽車挈攜老弱而東者曰某土之民避旱暵饑饉與征賦徭役之事將徙占他郡覬得水藥蒸㮼竊活旦暮行且戚戚懼不克如願鞏則奔走在道夜則無所容寄焉若是者所見殆不減百千人因竊自感幸生長四方無事時與此民均被朝廷德澤涵養而獨不識撥禳耜耒辛苦之事旦暮有衣食之給及一日有文移發召之警則又承藉世德不蒙矢石備戰守馭車僕馬數千里饋餉自少至于長業乃以詩書文史其蚤暮思念皆道德之事前世當今之得

失誠不能盡解亦庶幾識其一二遠者大者焉今雖羣進于有司與衆人偕下名字不列于薦書不得比數于下士以望主上之休光而尚獲收齒于大賢之門道中來又有鞍馬僕使代其勞以執事于道路至則可力求簞食瓢飲以支旦暮之飢餓比此民綽綽有餘裕是亦足以自慰矣此事屑屑不足爲長者言然辱愛幸之深不敢自外于門下故復陳説覬執事知鞏居之何如所深念者執事每日過吾門者百千人獨于得生爲喜及行之日又贈序別不以規而以賞識其愚又嘆嗟其去此鞏得之于衆人尚宜感知己之深懇惻不忘況大賢長者海内所師表其言一出四方以卜

其人之輕重某乃得是是宜感戴欣幸倍萬于尋常可知也然此實皆聖賢之志業非自知其材能與力能當之者不宜受此此鞏侻畜祿幸知少之所學有分寸合于聖賢之道既而又敢不自力于進修哉日夜憩苦不敢有媿于古人之道是亦爲報之心也然恨資性短缺學出己意無有師法覬南方之行李時枉筆墨特賜教誨不惟增疎賤之光明抑實得以刻心思銘肌骨而佩服矜式焉想惟循誘之方無所不至曲借恩力使終成人材無所愛惜窮陋之迹故不敢望于衆人而獨注心于大賢也徒恨身奔甘旨不得旦夕于几杖之側稟教誨埃講畫不勝馳戀懷仰之至不宣鞏再拜

此子固已受知歐陽公復辱於有司因寓歸途所見所感以表其義命自安者如此

上蔡學士書

慶曆四年五月日南豐曾鞏謹再拜上書諫院學士執事朝廷自更兩府諫官來言事者皆為天下賀得人而已賀之誠當也顧不賀則不可乎鞏嘗靜思天下之事矣以天下而行聖賢之道不古聖賢然者否也然而古今難之者豈無異焉邪人以不已利也則怨庸人以己不及也則忌怨且忌則造飾以行其間人主不寤其然則賢者必疏而殆矣故聖賢之道往往而不行也東漢之末是已今主上至聖雖有庸人邪人將不入其間然今日兩府諫官之所陳上已盡白而信邪抑未然邪其已盡白而信也尚懼其造之未深臨事而差也其未盡白而信也則當屢進而陳之待其盡白而信造之深臨事而不差而後已也成此美者其不在于諫官乎且古之制善矣夫天子所與而聽者宰相也然接之有時不得數且久矣惟諫官隨宰相入奏事奏已宰相退歸中書蓋常然矣至于諫官出入言動相綴接蚤暮相親未聞其當退也如此則事之失得蚤思之不待暮而以言可也暮思之不待越宿而以言可也不諭則極辨之可也屢進而陳之宜莫若此之詳且實也雖有邪人庸人不得而間焉故曰成此美者其不在于諫官乎今諫官之見也有間矣其不能朝夕上下議亦明矣禁中之與居女婦而已爾

捨是則寺人而已爾庸者邪者而已爾其于冥冥之間議論之際豈不易行其間哉如此則鞏見今日兩府諫官之危而未見國家天下之安也度執事亦已念之矣苟念之則在使諫官侍臣復其職而已安有不得其職而在其位者歟噫自漢降戾後世士之盛未有若唐也自唐太宗降戾後世士之盛亦未有若今也唐太宗有士之盛而能成治功今有士之盛能行其道則前數百年之弊毋不除也否則後數百年之患將又興也可不為深念乎鞏生于遠陋于無衣食以事親今又將集于鄉學當聖賢之時不得抵京師而一言故敢布于執事并書所作通論雜文一編以獻伏惟執事莊士也不拒人之言者也願賜覽觀以其意少施焉鞏幸甚

兩制不公只用此二字契樂

與諫官朝夕相親卽說命朝夕納誨之旨萬世所當法者○君德成就尤在諫官信如此書所云不待暮而以言不待越宿而以言獻可替否惟日不足而君德成矣經筵大率具文終日言而非有問之者也惡能成就君德

先言與死節兩路夾翻以見旌典之必及

與孫司封書

運使司封閣下竊聞儂智高未反時已奪邕邑地而有之為吏者不能禦因不以告皇祐三年邕有白氣起廷中江水橫溢司戶孔宗旦以為兵象策智高必反以書告其將陳拱拱不聽宗旦言不已拱怒詆之曰司戶狂耶四年智高出橫山略其寨人因其倉庫而大賑之宗旦又告曰事急矣不可以不戒拱又不從凡宗旦之于拱以書告者七以口告者多至不可數度拱終不可得意即載其家走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吾親毋為與死此既行之二日智高果反城中皆應之宗旦猶力守南門為書召鄰兵欲拒之城亡智高得宗旦喜用之宗旦怒曰賊汝今立死吾豈可汙耶罵不絕口智高度終不可下乃殺之當其初使宗旦言不廢則邕之禍必不發發而吾有以待之則必無事使獨有此一善固不可不旌況其死節堂堂如是而其事未白于天下比見朝廷所寵贈南兵以來仗節死難之臣宗旦乃獨不與此非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邪使宗旦初無一言但賊至而能死不去固不可以無賞蓋先事以為備全城而保民者宜責之陳拱非宗旦事也今猥令與陳拱同戮既遺其言又負其節為天下者賞善而罰惡為君子者樂道人之善樂成人之美豈當如是耶凡南方之事

已下反覆先言蓋死節必旌斥語而決不鮮可也所重在無與先言之人以力開言者之路

卒至于破十餘州覆軍殺將喪元元之命竭山海之材者非其變發于隱伏而起于倉卒也內外上下有職事者初莫不知或隱而不言或忽而不備苟且偷託以至于不可禦耳有一人先能言者又為世所侵蔽令與罪人同罰則天下之事其誰復言耶聞宗旦非獨以書告陳拱當時為使者于廣東西者宗旦皆歷告之今彼既不能用懼重為己累必不肯復言宗旦嘗告我也為天下者使萬事已理天下已安猶須力開言者之路以防未至之患況天下之事其可憂者甚衆而當世之患莫大于人不能言與不肯言而甚者或不敢言也則宗旦之事豈可不汲汲載之天下視聽發揚褒大其人以警動當世耶宗旦喜學易所為注有可采者家不能有書而人或質問以易則貫穿馳騁至數十家皆能言其意事祖母盡心貧賤不能自存好議論喜功名鞏嘗與之接故頗知之則其所立亦非一時偶然發也世多非其在京東時不能自重至為世所指目此固一眚今其所立亦可贖矣鞏初聞其死之事未敢決然信也而後得言者甚衆又得其弟自言而聞祖袁州在廣東亦為之言然後知其事使雖有小差要其大槩不誣也況陳拱以下皆覆其家而宗旦獨先以其親遁則其有先知之效可知也以其性之喜事則其有先言之效亦可知也以閣下好古力學志樂

連而及之

天下之善又方使南方以賞罰善惡爲職故敢以告其亦何惜須臾之聽尺紙之議博問而極陳之使其事白固有補于天下不獨一時爲宗旦發也伏惟少留意焉如有未合願賜還答不宣鞏頓首

總收

爲孔宗旦訟寃而所陳者皆天下治亂得失之理可謂言近而指緬矣

答范資政書

鞏啟王寺丞至蒙賜手書及絹等伏以閤下賢德之盛而所施爲在于天下鞏雖不熟于門然于閤下之事或可以知若鞏之鄙竊伏草茅閤下於覊旅之中一見而已今鞏有所自得者尚未可以致閤下之知況鞏學不足以明先聖之意識古今之變材不足以任中人之事行不足以無媿悔于心而流落寄寓無田疇屋廬匹夫之業有奉養嫁送百事之役非可責思慮之精詔道德之進也是皆無以致閤下之知者而拜別朞年之間相去數千里之遠不意閤下猶記其人而不爲年輩爵德之間有以存之此蓋閤下樂

得天下之英材異于世俗之常見而如鞏者亦不欲棄之故以及此幸甚幸甚夫古之人以王公之勢而下貧賤之士者蓋惟其常而今之布衣之交及其窮達毫髪之殊然相棄者有之則士之愚且賤無積素之義而爲當世有大賢德大名位君子先之以禮是豈不于衰薄之中爲有激于天下哉則其感服固宜如何仰望門下不任區區之至

深慨

感謝書問不一語及天下事

謝杜相公書

伏念昔者方鞏之得禍罰于河濱去其家四千里之遠南嚮而望迅河大淮埭堰湖江天下之險爲其阻阨而以孤獨之身抱不測之疾兇兇路隅無攀緣之親一見之舊以爲之託又無至行上之可以感人利勢下之可以動俗惟先人之醫藥與凡喪之所急不知所以爲賴而旅櫬之重大懼無以歸者明公獨于此時閔閔勤勤營救護眎親屆車騎臨于河上使其方先人之病得一意于左右而醫藥之有與謀至其旣孤無外事之奪其哀而毫髮之私無有不如其欲莫大之喪得以卒致而南其爲存全之恩過越之義如此竊惟明公相天下之道吟誦推說者窮萬世非如曲士汲汲一節之善而位之極年之高天子不敢煩以政豈鄉閭新學危苦之情蕞細之事宜以徹于眎聽而蒙省察然明公存先人之故而所以盡于鞏之德如此蓋明公雖不可起而寄天下之政而愛育天下之人材不忍一夫失其所之道出于自然推而行之不以進退而鞏獨幸遭明公于此時也在喪之日不敢以世俗淺意越禮進謝喪除又惟大恩之不可名空言之不足陳徘徊迄今一書之未進顧其慚生于心無須臾廢也伏惟明公終賜亮察夫明公存天下之義而無有所私則鞏之所以報于明公者亦惟天下之義而已誓心則然未敢謂能也

施者期于當阨感者莫可名言然其誓心圖報總以天下之義爲歸何等光明俊偉

寄歐陽舍人書

鞏頓首載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譔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慚并夫銘誌之著于世義近于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于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于廟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于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于見傳則勇于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媿而懼至于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于篇則足爲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

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爲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爲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蓋有道德者之于惡人則不受而銘之于衆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寔指有寔大于名有名侈于寔猶之用人非

人如韓吏部亦得李皇甫之銘而益彰辭之工尚矣

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于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豈非然哉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鞏也哉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繇則知先生推一賜于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

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蹷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于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于世善誰不爲而惡誰不愧以懼爲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爲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于先生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諭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宜鞏再拜

層次如累丸相生不絕如抽繭絲渾涵光鋩其議論也溫柔敦厚其情文也曾文至此豈後人所能沿襲擬議

介甫作相時其失大段亦不出此

與王介甫第二書

鞏頓首介甫足下比辱書以謂時時小有案舉而謗議已紛然矣足下無怪其如此也夫我之得行其志而有爲于世則必先之以敎化而待之以久然後乃可以爲治此不易之道也蓋先之以敎化則人不知其所以然而至于遷善而遠罪雖有不肖不能違也待之以久則人之功罪善惡之實自見雖有幽隱不能掩也故有漸磨陶冶之易而無按致操切之難有愷悌忠篤之純而無偏聽擿抉之苛己之用力也簡而人之從化也博雖有不從而俟之以刑者固少矣古之人有行此者人皆悅而恐不得歸之其政已熄而人皆思而恨不得見之而豈至于謗且怒哉今爲吏于此欲遵古人之治守不易之道先之以敎化而待之以久誠有所不得爲也以吾之無所于歸而不得不有負冒于此則姑汲汲乎于其厚者徐徐乎于其薄者其亦庶幾乎其可也顧反不然不先之以敎化而遽欲責善于人不待之于久而遽欲人之功罪善惡之必見故按致操切之法用而怨忿違倍之情生偏聽擿抉之勢行而譖訴告訐之害集己之用力也愈煩而人之違己也愈甚況今之士非有素厲之行而爲吏者又非素擇之材也一日卒然梗化遂欲齊之以法豈非左右者之誤而不爲無害也哉則謗怒之來誠有以召之故曰足下無怪其如此也雖然致此者豈有他哉思之不審而已矣顧吾之職而急于奉法則志在于去惡務于達人言而廣視聽以謂爲治者當如此故事至于己察曾不思夫志于去惡者俟之之道已盡矣則爲惡者不得不去也務于達人言而廣視聽者己之治亂得失則吾將于此而觀之人之短長之私則吾無所任意于此也故曰思之不審而已矣足下于今最能取于人以爲善而比聞有相曉者足下皆不受之必其理未有以奪足下之見也鞏比懶作書旣離南康相見尚遠故因書及此足下以爲何如不宜鞏再拜

折繫審時度勢

子固之于介甫有因其使歸而諍之者此書是也有因其請坐講而著論以解之者講官議是也其後介甫大用飾六藝以文奸言子固知其不可化誨者早矣不比焉以嚴舜跖之分亦不激焉以傷夙昔之雅其後自以史學受知裕陵擢官兩制視介甫若漠不相識然者子固可謂有道之士矣

訓詁風雅之設

漸次着題

福州上執政書

鞏頓首再拜上書某官竊以先王之迹去今遠矣其可槩見者尚存于詩詩存先王養士之法所以撫循待遇之者恩意可謂備矣故其長育天下之材使之成就則如蘿蒿之在大陵無有不遂其賓而接之出于懇誠則如鹿鳴之相呼召其聲音非自外至也其燕之則有飲食之具樂之則有琴瑟之音將其厚意則有幣帛筐篚之贈要其大旨則未嘗不在於得其歡心其人材既衆列于庶位則如棫樸之盛得而薪之其以爲使臣則寵其往也必以禮樂使其光華皇皇于遠近勞其來也則既知其功又本其情而敘其勤其以爲將率則于其行也既送遣之又識薇蕨之始生而恐其歸時之晚及其還也既休息之又追念其悄悄之憂而及于僕夫之瘁當此之時后妃之于內助又知臣下之勤勞其憂思之深至于山脊石砠僕馬之間而志意之一至于雖采卷耳而心不在焉蓋先王之世待天下士其勤且詳如此故稱周之士也貴又稱周之士也肆而天保亦稱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其君臣上下相與之際如此可謂至矣所謂必本其情而敘其勤者在四牡之三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四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而其卒章則曰豈不懷歸是用作謌將母來諗釋者以謂諗告也君勞使臣敘述其情曰豈不誠思歸乎故作此詩之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其君也既休息之而又追敘其情如此繇是觀之上之所以接下未嘗不恐失其養父母之心下之所以事上有養父母之心未嘗不以告也其勞使臣之辭則然而推至于戍役之人亦勞之以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則先王之政卽人之心莫大于此也及其後世或任使不均或苦于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則有北山之感鴇羽之嗟或行役不已而父母兄弟離散則有陟岵之思詩人皆推其意見于國風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伏惟吾君有出乎數千載之大志方與先王之治以上繼三代吾相于時皆同德合謀則所以待天下之士者豈異于古士之出于是時者豈有不得盡其志邪鞏獨何人幸遇茲日鞏少之時尚不敢飾其固陋之質以干當世之用今髮齒日衰聰明日耗令其至愚固不敢有徼進之心況其少有知耶轉走五郡蓋十年矣未嘗敢有半言片辭求去邦域之任而冀倍朝廷之義此鞏之所以自處竊計已在聽察之日久矣今輒以其區區之腹心敢布于下執事者誠以鞏年六十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師而鞏守閩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遠處也于著令有一人仕于此二邦者同居之親當遠仕者皆得不行鞏固不敢爲不肖之身求自比于是

于官之勤
遂其乞養
私

也顧以道里之阻既不可御老母而南則非獨省晨昏承顏色不得効其犬馬之愚至于書問往還蓋以萬里非累月踰時不通此白首之母子所以義不可以苟安恩不可以苟止者也方去歲之春有此邦之命蓋敢以情告于朝而詔報不許屬閩有盜賊之事因不敢繼請及去秋到職閩之餘盜或數十百爲曹伍者往往蟻聚于山谷桀黠能動衆爲魁首者又以十數相望于州縣閭之室閭莫能寧而遠近鬪者亦莫不疑且駭也州屬邑又有出于饑旱之後鞏于此時又不敢以私計自陳其于寇孽屬前日之屢敗士氣既奪而吏亦無可屬者其于經營既不敢以輕動迫之又不敢以少縱玩之一則諭以招納一則戒以剪除既而其悔悟者自相執拘以歸其不變者亦爲士吏之所係獲其魁首則或縻而致之或殲而去之自冬至春遠近皆定亭無枹鼓之警里有室家之樂士氣始奮而人和始洽至于風雨時若田出自倍今野行海涉不待朋儔市粟麵米價減什七此皆吾君吾相至仁元澤覆冒所及故寇旱之餘曾未期歲既安且富至于如此鞏與斯民與蒙其幸方地數千里既無一事鞏官于此又已彌年則可以將母之心告于吾君吾相未有易于此時也伏惟推古之所以待士之詳思勞歸之詩本士大夫之情而及于其親逮之以卹乎人心之安或還之闕下或處以閒曹或引之近畿屬以一郡使得諧其就養之心慰其高年之母則仁治之行豈獨鞏愚得蒙賜于今日其流風餘法傳之永久後世之士且將賴此其無北山之怨鴇羽之譏陟岵之歎蓋行之甚易爲德于士類者甚廣惟留意而圖之不宜鞏頓首

較劉子政引經乃更精采煥發後來居上矣

此……而……見深

墨池記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為其故跡豈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于山水之間豈有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于此邪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以少哉況欲深造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為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彰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于楹間以揭之又告于鞏曰願有記推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況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于來世者何如哉慶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鞏記

緜邈

造句不及唐人非材不逮風尚然也

擬峴臺記

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之東隅作臺以游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游而間獨求記于予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閎廓怪奇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隳潦毀蓋藏棄委于榛叢茀草之間未有即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甓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艸發其亢爽繚以橫檻覆以高甍因而為臺以脫埃氛絕煩鬱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至于高桅勁櫓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沉者皆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蒼顏秀壁巔崖拔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于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蹊叢落樹陰晻曖遊人行旅隱見而繼續者皆出乎衽席之內若夫雲烟開斂日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靚觀微步旁皇徙倚則得于耳目與得之于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富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

之畜少其民樂于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于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于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鼓之警發召之役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故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于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遊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爲之記其成之年月日嘉祐二年之九月九日也

骨力雄剛溪山如畫宋記特勍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眞卿事唐爲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爲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爲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爲之備祿山既舉兵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闚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爲御史唐旻所搆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爲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慚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爲之唱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繇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于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于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于再三忤于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于起且仆以至于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于神仙浮圖之說不皆

淋漓透快可作顏魯公傳贊

合于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于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于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況公之自信也歟維歷忤大奸顛跌撼頓至于七八而終始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于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于古之任者矣乃欲睠顧回隱以市于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至和三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厚載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慥相與慕公之

烈以公之嘗爲此邦也遂爲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盡者固不繫于祠之有無蓋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志也聞其烈足以感人況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爲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不以一死重公而重公之每起輒仆卒不自悔可爲定論柳河東狀段太尉亦然不以奮起笏擊賢太尉而賢太尉之素所樹立皆具眼也皆定論也

歸老橋記

武陵柳侯圖其青陵之居屬予而叙以書曰武陵之西北有湖屬于梁山者白馬湖也梁山之西南有田屬于湖上者吾之先人青陵之田也吾築廬于是而將老焉青陵之西二百步有泉出于兩崖之間而東注于湖者曰采陵之澗吾爲橋于其上而爲屋以覆之武陵之往來有事于吾廬者與吾異日得老而歸皆出于此也故題之曰歸老之橋維吾先人遺吾此土者宅有桑麻田有秫稌而渚有蒲蓮弋于高而追鳧鴈之下上緡于深而逐鱣鮪之潛泳吾所以衣食其力而無愧于心也息有喬木之繁陰藉有豐草之

幽香登山而凌雲覽天地之奇變弄泉而乘月遺氛埃之溷濁此吾所以處其怠倦而樂于自遂也吾少而安焉及壯而從事于四方累乎萬物之自外至者未嘗不思休于此也今又獲位于朝而榮于寵祿以爲觀遊于此而吾亦將老矣得無志于歸哉又曰世之老于官者或不樂于歸幸而有樂之者或無以爲歸今吾有是以成吾樂也其爲我記之使吾後之人有考以承吾志也予以謂先王之養老者備矣士大夫之致其位者曰不敢煩以政蓋尊之也而士亦皆明于進退之節無留祿之人可謂兩得之也後世養老之具既不備士大夫之老于位者或擯而去之也然士猶有冒

而不知止者可謂兩失之也今柳侯年六十齒髮未衰方爲天子致其材力以惠澤元元之時雖欲遺章紱之榮從湖山之樂于知未能遂其好也然其志于退也如此聞其風者亦可以興起矣乃爲之記

借柳侯以諷當時貪位之人前段序景可入畫圖惜詞遜韓柳

記 原第十九卷

齊州二堂記

齊濱濼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客至則常發民調材木爲舍以寓去則徹之旣費且陋乃爲從官之廢屋爲二堂于濼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按史記五帝紀謂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于壽丘就時于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負夏衞地皇甫謐釋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以予考之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宜同時則其地不宜相遠二家所釋雷澤河濱壽丘負夏皆在魯衞之間地相望則歷山不宜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衞耕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于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稱雷首山在河東嬀水出焉而此山有九號歷山其一號也予觀虞書及五帝紀盖舜娶堯之二女乃居嬀汭則耕歷山盖不同時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適因嬀水出于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爲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矣由是言之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爲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歷城爲信然也今濼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滙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柏崖之灣而

南豐先生全集錄卷三 記

至于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致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于黑水之灣者而見之于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溫泉其注而北則謂之濼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濟者皆于是乎出也齊多甘泉冠于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予驗之蓋皆濼水之旁出者也濼水嘗見于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于濼杜預釋在歷城西北入濟濟水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濼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蓋失之今濼上之南堂其西南則濼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濼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辨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爲之識使此邦之人尚有考也熙寧六年二月己丑記

考山川圖記分別是非如淄澠涇渭文定公之長技

井井若畫棊局

詳晰蒼古

越州趙公救菑記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爲書問屬縣菑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于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僦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于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斂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于城市郊野爲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爲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于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爲之告富人無得閉糶又爲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爲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糴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爲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

瘞之法。廪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于此時，蚤夜憊心力不少懈，事細鉅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于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皆公力也。是時旱疫被吳越，民饑饉疾癘，死者殆半，菑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爲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終始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于一時，其法足以傳後世。蓋菑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爲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爲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爲，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予故采于越，得公所推行，樂爲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于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菑，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于衢。其直道正行在于朝廷，豈弟之實在于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爲越州趙公救菑記云。

備考 趙公 抃也。熙寧三年以參政出，元豐二年致仕。

此政非趙公不能行，亦非子固不能記。做所記而力行之，天下雖有堯湯之厄，吾民之委于溝壑者少矣。

後中有戒先生制詰似勝歐王

制詔 原第二十卷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除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制 試中書舍人制詔一道

門下：錫之列壤，顓師寵于藩維；申以榮名，視官儀于宰路。所以褒隆耆哲，優異宗工。維今古之通規，寔邦家之盛典。宜兼禮秩，屬在耆英。播告治朝，用揚孚號。具官某，莊毅足以任重，肅哲足以視身。有能斷大事之明，有克勤小物之愼。以察微之智，練達人情；以經遠之謀，彌綸國體。中外宣力，左右納忠。今方內靖嘉，百揆攸叙，助朕致此，時乃之庸。位特次于上公，職仍通于秘殿。閱時已久，加命宜殊。是用處以名城，分建庬之寄；屬均於台衮，極備物之恩。榮於一戲，顯有功尊有德，朕于崇奬近輔之心，可謂至矣。親百姓，撫四夷，爾于將順朕美之義，可不懋哉。尚體眷懷，往祇厥服。

勑監司考覈州縣治迹詔 試中書舍人三道

朕惟天之所以視聽者在民故朕之所以承天者以夫民事爲尤重夫能使吾民足於衣食安於作息無愁怨歎苦之聲有廉恥自重之誼者在夫州縣之吏而已朕既擇人付以玆任而尚憂夫方域之廣生齒之衆吏或不明不良不能究宣恩德使達於下開導群情使通於上是以置使分部屬之剌督而考覈幽明甄別淑慝罕能務稱其職朕方憲於先王以正百官之任使處其名必效其寔夫比群吏之治而謹其勸創固朕之所孜孜而不敢怠也廉按之臣其體朕意於夫治人之官審加察焉使純明修潔慈祥仁篤之吏無壅於上聞而昏庸汙慢苛薄媮僞之人不能自匿庶夫事擧刑清和樂交於內外風移俗易忠厚格於神明方虛朕心以覲汝效賞罰有典誼無敢私其尚欽承朕言不食

俗[illegible][illegible]其于此然亦介甫之唾餘

相制二

有爲之君擧賢以自助有志之士遇主而後伸兩常相須而相濟者少兩常相求而相値者寡朕觀前代君臣之際聖賢相與之盛慨然忻慕願比迹焉今得其人詔于爾衆其行無淄磷學有本原材諝智謀淑問惟舊納忠左右匪懈夙宵敬自朕心命爾予翼刻子右相進貳西臺嗚呼自道術不明而世敝滋久法度多缺而紀綱浸微圖治者以古爲迂錯事者以苟爲得兵安于坐食而不合于農士習于空言而不知爲吏禮義廉恥闕而不思朋黨比周靡然成俗任之以學數而敗官以墨者方輿起之以赴功而便文自營者滋出伊欲黜漢唐之淺陋追堯舜之高明尚懋相予予恍不貳使千載之墜振于一朝上下之間配于前烈以揚我先后之光訓亦纘爾舊服之顯庸

兵農分合可感

節相制

古者出軍之法如于一井之間遣將之常肅在六官之內師田共務文武同方蓋丁發召之期則士就戎行而卿行于外已征誅之事則衆遵農畔而帥旋于朝歷世雖殊茲致惟一逮後王之更造開阡陌以居民隸伍符者身不受于一廛仗齊鉞者位不連於九棘其于荷戈執鋭爲王之爪牙立纛設旄爲國之屏翰上下之任古今則同予得異能詔于在列某性資强毅識慮精通束髮脩身有恕己及人之志歷官行事有承流宣化之勤踐揚要極之司更閱歲時之久嘉謀徽論簡在朕心廣譽善聲洽于輿論有國之典以爵詔功宜疇厥庸爰啟爾宇建大將之旗鼓尸我一方賜諸侯之土田保茲東夏以董齊于軍旅以撫和于士民忝帝傅之寵名益戶封之眞食兼隆異數獎勵茂勳於戲昔吉甫典兵萬邦爲憲申伯作邑四國于蕃宜悉意于壯猷庶俾忠于前烈答揚祖宗之訓予冀爲衆得人夾輔邦家之基爾尚爲時宣力

左右正言制

左右之臣以言爲職事有得失關于理體利害繫于人情或方兆于幾微或已施于命令論皆可及誼無不從選用特殊寄屬惟重正官之始得士尤艱某綽有時材通于世用獻替之位宜服寵名夫上之求乎下者患乎難知下之求乎上者患乎難達使耳目之任無蔽藥石之規必聞尚惟汝能以助予治

艱窘者臣所知者公藏而已旹及勸助可謂體者

戶部侍郎制

田疇生齒之籍，穀帛貨泉之計，下以制民之產，上以經國之用。地官之貳，寔忝總焉。朕方因能以用人，正名以授職，俾服乃事，必惟其材。某頃以通敏之姿，久更要劇之任，往副民部，孰如爾宜。夫知農之艱難而有以勸助，視財之豐匱而有以均節，使公藏贍足而私蓄羨盈。朕將觀爾之能，爾其無懈于位。

煌煌天語

刑部侍郎制

刑者，所以禁人爲非，而聖王之所尤慎。中臺總領之任，秩貳秋官之崇。朕方正名以稽群吏之治，法古而修制度之文，必惟其人，俾服乃采。某慈恕忠篤，明習法令，參執邦典，莫如汝宜。夫能使民無冤亦已善矣，推之可以至于使民無訟。爾尚勉哉，以承予綱紀四方之志。

劄子 原第三十卷

移滄州過闕上殿劄子

史筆奇才尤在此段時時吟誦可換凡胎然文字用簡處難以二百字括數千年前此未有也 大排場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爲奕繁衍久而彌昌者蓋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來能躋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眞從此說起）夫禹之績大矣而其孫太康乃隆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既立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于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于南狩昭王之子穆王殆于荒服至于幽厲陵夷盡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建武中

興然冲質以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爲三晉宋之患天下爲南北隋文始一海內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于正觀開元之際而女禍世出天寶以還綱紀徹矣至于五代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宋興太祖皇帝爲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粵蜀吳楚五國之君生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跡內輯師旅而齊以節制外卑藩服而納以繩墨所以安百姓禦四夷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彌綸已悉莫貴于爲天子莫富于有天下而舍子傳弟爲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爲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太宗皇帝遹求厥寧既定晉疆錢俶自歸作則垂憲

鏗然而韶鈞鳴平庸中不可無此振厲

克紹克類保世靖民丕丕之烈爲帝太宗德未有高焉者也眞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生養蕃息齊民以并容徧覆擾服異類蓋自天寶之末宇內板蕩及眞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虜猶間入闕邊至於景德一百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鋒灌燧無雞鳴犬吠之警（警一作驚）以迄于今故于是時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所以爲帝眞宗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虛心納諫愼注措謹規矩早朝晏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于羣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並觀以周知其情僞其用舍之際一稽于衆故任事者亦皆

警懼否輒罷免世以謂得馭臣之體春秋未高援立有德傳付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豈弟之行足以拊衆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棄羣臣之日天下聞之皆路祭巷哭人人感動欷歔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繇然者故皇祖之廟爲宋仁宗英宗皇帝聰明睿知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大命所集而稱疾遜避至于累月自踐東朝淵默恭愼無所言議施爲而天下傳頌稱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省決萬幾必咨詢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在有爲雖早遺天

論宋治切中

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畧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爲宋英宗陛下神聖文武可謂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之大德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率皆不能獨見于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近因于世俗而已于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絶之跡脩列先王法度之政爲其任在已可謂有出于數千載之大志變易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內觀聽莫不奮起羣下遹職以後爲羞可謂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損益革弊興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繼一祖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蓋前世或不能拊其民者

刑與賦役之政暴也宋興以來所用者鞭朴之刑然猶詳審反復至于緩故縱之誅重誤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而稅一然歲時省察數議寬減之宜下蠲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役然猶憂憐惻怛常謹復除之科急擅興之禁蓋未嘗輿一暴役也所以拊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勢或在于外戚或在于近習或在于大臣宋興以來戚里宦臣曰將曰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者如此而況輯師旅于內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卑藩服于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勢如此至于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

嘗有須臾懈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蓋不能拊其民而至于失其操柄又怠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于下操柄謹于上處勢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渙而萬里奔走山巖窟穴之氓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籠齎橐負以致其贄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縱馬相與祗服而戲豫東南之夷正冠束衽相與挾冊而吟誦至于六府順敘百嘉鬯遂凡在天地之內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莫懿于三代近莫盛于漢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

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于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于其心無援枹擊柝之戒接于耳目臣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也竊觀于詩其在風雅陳太王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由與武王之所以繼代而成王之興則美有假樂鳧鷖戒有公劉泂酌其所言者蓋農夫女工築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于兔罝之武夫行脩于隱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覺寤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謌俾勿壞蓋歌其善者所以興其

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于聽而成之于心其于勸帝者之功美昭法戒于將來聖人之所以列之于經垂爲世教也今大宋祖宗典造功業猶太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羣臣之于考次論撰列之簡冊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戒者闕而不啚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蓋周之德盛于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于陛下臣誠不自揆輒冒言其大體至于尋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莫不究悉則今文學之臣充于列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爲最盛之時而洞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爲成王之戒蓋履極盛之勢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智之盡也

如此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飭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祇愼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饗有道之意而奉之以寅畏俯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兢兢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閎遠崇侈循之無窮至于萬世永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愛君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之所擇

王遵巖曰體意雖出于封禪美新諸家及韓柳進唐雅序等門戶中來然原本經訓別出機軸不爲諛悅淺制而忠蓋進戒之義昭然與周雅比盛矣眞作者之法也

遵巖又常曰氣厚質醇曾遠不逮董劉若此篇恐未可一概而論也余竊作者之意直欲點竄二典塗改雅頌岸然與韓碑頡頏轉以醇厚遜韓奇崛耳

議經費劄子

臣聞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使有九年之蓄而制國用者必于歲杪蓋量入而爲出國之所不可儉者祭祀也然不過用數之仂則先王養財之意可知矣蓋用之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漢唐之始天下之用甞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財有節故公私有餘所謂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之無節則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漢唐之盛時天下之用甞裕矣武帝明皇不能節以制度故公私耗竭所謂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宋興承五代之敝六聖相繼與民休息故生齒既庶而財用有餘且以景德皇祐治平校

之景德戶七百二十萬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戶一千九十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治平戶一千二百九十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并幕職州縣官三千三百餘員總二萬四千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百萬以二者校之官之衆一倍于景德郊之費亦一倍于景德官之數不同如此則皇祐治平入官之門多于景德也郊之費用財之端多于景德也誠詔有司按尋載籍而講求其故使官之數入者之多門可考而知郊之費用財之多端可考而知然後

各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天下之入如皇祐治平之盛而天下之用官之數郊之費皆同于景德二者所省者蓋半矣則又以類而推之天下之費有約于舊而浮于今者有浮于今而約于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以歲入一億萬以上計之所省者十之一則歲有餘財一萬萬驅致不已至于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十年之通計之當有餘財九萬萬可以爲十五年之蓄自古國家之富未有及此也古者言九年之蓄者計每歲之入存十之三耳蓋約而言之也今臣之所陳亦約而言之今其

數不能盡同然要其大致必不遠也前世于彫敝之時猶能易貧而爲富今吾以全盛之勢用財有節其所省者一則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則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難吾之所易可不論而知也伏惟陛下沖靜質約天性自然乘輿器服尚方所造未嘗用一奇巧嬪嬙左右掖廷之間位號多闕躬履節儉爲天下先所以憂憫元元更張庶事之意誠至惻怛格于上下其于明法度以養天下之財又非陛下之所難也臣誠不自揆敢獻其區區之愚惟陛下裁擇取進止元豐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垂拱殿進呈

名言碩畫說安石進用之初朝廷大臣有進此議于天子者天

子灼然知國家之富足以計三十年之通而用之不窮則新法之行亦可不必矣惟無以釋天子患貧之心而力攻執政求富之策所以百諫而百不入歟公此議上神宗曰節用爲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也余是以歎神宗之可與爲善而惜前此諸君子進說之疏也

狀 原第三十五卷

明州擬辭高麗送遺狀

竊見接送高麗使副儀內一項高麗國進奉使副經過州軍送知州通判土物並無答謝書候進奉使回日依例估價以係官生帛就整數量加回答檢會熙寧六年高麗國進奉有使副送明州知州通判土物共估價二百貫以上九十九陌熙寧五年及九年有進奉使無副使送明州知州通判土物共估計價錢一百貫以上九十九陌其土物奉聖旨並依例令收估價回答臣今有愚見合具奏聞者右謹如前竊以高麗在蠻夷中爲通于文學頗有知識可以德懷難以力服也故以隋之全盛煬帝之世大兵三出天下騷然而不能朝其君及至唐室以太宗之英武李勣之善將至于君臣皆東嚮以身督戰而不能拔其一城此臣之所謂難以力服也宋興自建隆以來其王王昭以降六王繼脩貢職使者相望其中間厭于強虜自天聖以後始不能自通于中國陛下即祚聲教四塞其國聞風不敢寧息不忌強胡之難不虞大海之阻效其土實五歲三至如東西州唯恐在後其所以致之者不以兵威此臣之所謂可以德懷也陛下亦憐其萬里惓惓歸心有德收而撫之恩禮甚厚州郡當其道途所出近勞燕餞所以宣達陛下寵錫待

意義亦本
原經術

遇之意此守臣之職分也其使者所歷之州贄其所有以爲好于邦域之臣陛下加恩皆許受之而資以官用爲其酬幣其使一再至之間許其如此不爲常制可也今其使數來邦域之臣受其贄遺著于科條以爲常制則臣竊有疑焉蓋古者相聘贄有珪璋及其卒事則皆還之以明輕財重禮之義今蠻夷使來邦域之臣與之相接示之以輕財重禮之義使知中國之所以爲貴此人事之所宜先則當還其贄如古之聘禮還其珪璋此誼之所不可已也又古之以贄見君者國君于其臣則受之非其臣則還之今蠻夷嚮化來獻其方物以致其爲臣之義天子受之以明天下一尊有

臣而畜之之義此不易之制也邦域之臣與其使接以非其臣之義還其贄以明守禮而不敢踰亦不易之制也以此相厲以明天子之尊中國之貴所重者禮義所輕者貨財其于待遇蠻夷之道未有當先于此者也且彼贄其所有以明州一州計之知州通判所受爲錢二三十萬受之者既于義未安其使自明而西以達京師歷者尚十餘州皆當有贄以彼之力度之蠻夷小國其于貨財恐未必有餘也使其有親附中國之心而或憂于貨財之不足臣竊恐有傷中國之義而非陛下所以畜之幸之之意也臣愚竊欲自今高麗使來贄其所有以爲好于邦域之臣者許皆以詔旨還之其資于官用以爲酬幣已有故事者許皆以詔旨與之如故惟陛下詳擇之如可推行願更著于令蓋復其贄以及于恐其力之不足厚其與以及于察其來之不易所謂尚之以義綏之以仁中國之所以待蠻夷未有可以易此者也其國粗爲有知歸相告語必皆心服誠悅慕義于無窮此不論而可知也臣愚非敢以是爲廉誠以拊接蠻夷示之以輕財重禮之義不可不先庶幾萬分之一無累于陛下以德懷遠人之體是以不敢不言

一高麗使也東坡欲絕其來子固欲優恤之惟恐其力之不足以不繼其來兩先生各有所見未易議優劣也質諸先王柔遠之經則曾議殊勝

祭王平甫文

嗚呼平甫決江河不足以爲子之高談雄辨呑雲夢不足以爲子之博聞彊記至若操紙爲文落筆千字倘徉恣肆如不可窮秘怪恍惚亦莫之係皆足以高視古今傑出倫類而况好學不倦垂老愈專自信獨立在約彌厲而志屈于不申材窮于不試人皆待子以將昌神胡速子于長逝嗚呼平甫念昔相逢我壯子稚間託婚姻相期道義每心服于超軼亦情親于樂易何堂堂而山立忽泯泯而飈馳訐皎皎而猶疑淚洗洗而莫制聊寓薦于一觴寫斯言而見意

王平甫名安國介甫少弟也爲秘閣校理見上上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耳上默然不悅平甫溺于聲色介甫移書戒曰宜放鄭聲平甫復書曰亦願兄遠佞人指呂惠卿也惠卿卿之奪官放歸田里卒年四十七

文定公論臨川王氏一門無出其右

能言老蘇先生之文者曾公也深知老蘇先生之學者歐陽公也

哀詞 原第四十一卷

蘇明允哀詞

明允姓蘇氏諱洵眉州眉山人也始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歸焚其所爲文閉戶讀書居五六年所有既富矣乃始復爲文蓋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託諭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其畧如是以余之所言于余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明允每于其窮達得喪憂歎哀樂念有所屬必發之于此于古今治亂興壞是非可否之際意有所擇亦必發之于此于應接酬酢萬事之變者雖錯出于外而用心于內者未嘗不在此也嘉祐初始與其二子軾轍復去蜀遊京師今參知政事歐陽公脩爲翰林學士得其文而異之以獻于上既而歐陽公爲禮部又得其二子之文擢之高等于是三人之文章盛傳于世得而讀之者皆爲之驚或歎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師至于海隅障徼學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書既而明允召試舍人院不至特用爲秘書省校書郎頃之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禮書而軾轍又以賢良方正策入等于是三人者表見于當時而其名益重于天下治平三年春明允上其

禮書未報四月戊午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自天子輔臣至閭巷之士皆閔而哀之明允所爲文集有二十卷行于世所集太常因革禮有一百卷更定謚法二卷藏于有司又爲易傳未成讀其書者則其人之所存可知也明允爲人聰明辨智過人氣和而色溫而好爲策謀務一出已見不肯躡故迹頗喜言兵慨然有志于功名者也二子軾爲殿中丞直史館轍爲大名府推官其年以明允之喪歸葬于蜀地既請歐陽公爲其銘又請予爲辭以哀之曰銘將納之于壙中而辭將刻之于冢上也余辭不得已乃爲其文曰嗟明允兮邦之良氣甚夷兮志則彊閱今古兮辨興亡驚一世兮擅文章御六馬兮馳無疆決大河兮嚙扶桑粲星斗兮射精光衆伏玩兮雕肺腸自京師兮泊幽荒矧二子兮與翺翔唱律呂兮和宮商羽衮衮兮勢方颺孰云命兮變不常奄忽逝兮汴之陽維自著兮暐煌煌在後人兮慶彌長嗟明允兮庸何傷

雄駿○辭如其文

公誌銘凡五六卷未爲後學所表章余選擇數首以見公非不足于此者

誌銘 原第四十三卷

都官員外郎胥君墓誌銘

君姓胥氏諱元衡字平叔長沙人皇考諱某王考諱某考諱某王考贈尚書工部郎中考爲翰林學士尚書工部郎中贈尚書吏部侍郎君少以蔭爲將作監主簿六遷爲殿中丞賜緋魚袋鎖廳應進士舉得出身又三遷爲尚書都官員外郎歷監在京染院內衣庫皮角庫簽書河南府判官公事通判湖州又通判海州治平三年四月壬寅以疾卒于泗州其年八月庚寅葬于許州陽翟縣三封原翰林君之塋初娶李氏太子少傅若谷之女再娶韓氏封成安縣君尚書刑部員外郎知制誥綜之女子男二人曰茂諶太廟室長次尚幼女二人長早夭君少孤能自奮勵力學問工爲文章又謹畏廉潔慕善而不自放居官雖小法未嘗不慎而不爲察察于人有所能容其大意如此故所至士大夫愛其脩而百姓歸其恕其在染院二庫雖尚少已有能名及爲通判判官而能益顯蓋所試者大將豈可勝數哉始大臣薦其文章宜在館閣近臣又薦其修潔宜任御史朝廷方嚮用之以爲江西轉運判官命始下而君蓋已死矣死時年三十有九聞其喪者識與不識皆哀之蓋天聖之間翰林君方處顯好收獎天下之士而名能知人士之出於

盛衰之際可爲歎吁兩世交游論之亦可以少槩矣

其時有盛名於天下者多翰林君發之及其後君既壯大所與遊士大夫亦皆一時之儁然自天聖至于今纔四十年翰林君之門下士多至大官富貴尊寵君所與遊士大夫亦多重於時而翰林君弃賓客已久君又蚤世獨翰林君之夫人建康郡太君田氏年七十與君之孥羇旅於閭巷君之喪合衆人之賻乃克葬其盛衰之際如此固所謂命者非耶君之葬秘閣校理裴煜以茂諶之疏來請銘予與君皆嘉祐二年進士故不得辭銘曰

維艱而勤以斂其繼維平而畏以篤其義考已無遺在人有賜我志之艮孰曰非遂我材之亢誰曰非試不申其期不擴其施有命則然其又何悲尚告後世知者之辭

詳略輕重有史筆者豈竟不同以老蘇家傳校之自見

贈職方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熙寧元年春余之同年友趙郡蘇軾自蜀以書至京師謂余曰軾之大父行甚高而不爲世用故不能自見於天下然古之人亦不必皆能自見而卒有傳於後者以世有發明之者耳故軾之先人嘗疏其事蓋將屬銘於子而不幸不得就其志軾何敢廢焉子其爲我銘之余爲之記其說曰君諱序字仲先眉州眉山人其先蓋趙郡欒城人也曾大父欽大父祜父杲三世皆不仕而行義聞於鄉里祜生於唐季而卒於周顯德之間嘗以事至成都遇道士異之屛人謂曰吾術能變化百物將以授子祜辭不願道士笑曰是果有以過人矣而杲始以好施顯名君讀書務知大義爲詩務達其志而已詩多至千餘篇爲人疎達自信持之以謙輕財好施急人之病孜孜若不及歲凶賣田以賑其鄰里鄉黨至熟人將償之君辭不受以是至數破其業厄於饑寒然未嘗以爲悔而好施益甚遇人無疎密一與之傾盡無疑礙或欺而侮之君亦不變人莫測其意也李順叛攻眉州君居圍中守禦會其父病歿君治喪執禮盡哀退慰安其母皆不失所宜慶曆初詔州縣立學取士爭欲執事學中君獨戒其子孫退避人皆服其行蜀自五代之亂學者衰少又安其鄉里皆不願出仕君獨教其子渙受學所以成就之

者甚備至渙以進士起家蜀人榮之意始大變皆喜受學及其後眉之學者至千餘人蓋自蘇氏始而君之季子洵壯猶不知書君亦不强之謂人曰是非憂其不學者也既而洵果奮發力學與其子軾轍皆以文學名天下爲學者所宗蓋雖不用於世而見於家稱於鄉里者如此是不可以無傳也已君始以子恩爲大理評事後累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享年七十有五慶曆五年五月十一日終於家八年二月某日葬於眉山縣修文鄉安道里先塋之側夫人史氏蓬萊縣太君二子曰渙尚書都官郎中提點利州路刑獄公事有能名曰洵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禮書贈光祿寺丞孫七人位佾不欺不疑不危軾轍軾殿中丞直史館轍商州軍事推官銘曰

蘇氏徂西值蜀崩分三世高遯以篤吾仁君始不羈勞躬以畢孝於父母施及窮嫠維見之卓教其子孫終化鄉邦學者詵詵維子若孫同時三人擅名文章震動四方邇本厥初考祖之自刻詩墓石以昇厥裔

南豐先生全集錄卷二終

序

後學儲欣

介甫之人勿具論論其文世之品王文者吾聞其說矣曰幽以遐曰峭以刻此見其委耳彼其所以致此有源焉始介甫與子固相砥以經術之學取諸心書諸策瓌瑋琳瑯望而欽爲圖史之華者子固也介甫渾渾泯然無復圖史之迹馳騁自道而經術尤明其諸熟而化矣乎蓋介甫有高於千古之才有博於千古之學又有奇於千古之癖面垢不洗衣垢不澣致志并力以肆其學而成其才是以能化也此所謂源也由是抑之而悄然以幽舒之而邈然以遐激發之而峭固存之而刻施之議論紀載大篇短章無不可者所謂左右逢源也其委也見其委不溯其源世之品王文者非惑與余所錄若干首在縣令以前者過半焉熙寧後至少且諗門弟子曰王文非無可取也

在慎取之而已亦足以見余之迂爲不可解也然終不敢斥諸宋大家之外排擯弗登亦徒以其文也然則使介甫不大用學者宗仰臨川氏之遺策誦法祖豆又當何如余故論其文而深慨之

宋史臨川先生本傳

元脫脫等撰

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人父益都官員外郎安石少好讀書[illegible]終身不忘屬文動筆如飛見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鞏攜以示歐陽修修爲延譽登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舊制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再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與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彥博爲相薦其恬退乞召試館職不就修薦爲諫官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言於朝用爲羣牧判官請知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入爲度支判官時嘉祐三年也安石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乃

上萬言書後安石當國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俄直集賢院先是安石屢辭館閣之命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辭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自是不復辭官矣有少年得鬬鶉其儕求之不與恃與之暱輒持去少年追殺之開封當此人死安石駮曰不與而持去是盜也追而殺之是捕盜也遂劾府司失入事下審刑大理皆以府斷爲是詔放安石罪安石不謝御史舉奏之帝亦不問以母憂去終英宗世召不起安石本楚士未知名於中朝以韓呂二族爲巨室欲藉以取重乃深與韓絳絳弟維及呂公

著交三人更稱揚之名始盛神宗在潁邸維爲記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維之友王安石之說也及爲太子庶子又薦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甫即位命知江寧府數月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元年進朝帝問爲治所先對曰擇術爲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一日講席羣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論議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爲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則必有皐夔稷禹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者何足道哉二年拜參知政事帝謂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爲

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爾帝問卿施設何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命與樞密陳升之向領之安石令其黨呂惠卿任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竝興號爲新法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青苗法者以常平糴本散與人戶出息二分春散秋斂均輸法者以發運之職改爲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保甲之法籍民二丁取一十家爲保保丁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免役之法據家貲高下出錢僱役單丁女戶

原無役者一槩輸錢謂之助役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官財貨出息二分過期不輸者加罰錢保馬之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若干步爲一方歲計量其地驗其肥瘠定其色號分五等以定稅數又有免行錢者約京師百物諸行利入厚薄皆令納錢與免行戶祗應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又增茶鹽之額又設措置河北糴便司廣積糧穀于臨流州縣以備饋運由是賦斂愈重天下騷然云云帝亦疑之遂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陵

府自禮部侍郎超九轉爲吏部尚書始呂惠卿遭喪去安石未知所托得曾布信任之亞於惠卿及惠卿服闋安石朝夕汲引至是白爲參知政事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雱死尤悲傷不堪請益力帝益厭之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明年改集禧觀使封舒國公元豐三年復拜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換特進改封荊哲宗立加司空未幾卒年六十八贈太傅紹聖中諡曰文配享神宗崇寧中配食孔廟列顏孟之次追封舒王楊時言於欽宗降從祀高宗復停宗廟配享削王封理宗復停孔廟從祀

宋王臨川先生全集錄目次

後學宜興儲　欣同人錄　　受業　吳蔚起豹文參校
男　芝五采仝校

銘 原第三十八卷

伍子胥廟銘

直起嶙峋

予觀子胥出死亡逋竄之中以客寄之一身卒以說吳折不測之楚仇報恥雪名振天下豈不壯哉及其危疑之際能自慷慨不顧萬死畢諫於所事此其志與夫自恕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論古之士大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屬苟志于善而有補于當世者咸不廢也然則子胥之義又曷可少耶康定二年予過所謂胥山者周行廟庭嘆吳亡千有餘年事之興壞廢革者不可勝數獨子胥之祠不徙不絕何其盛也豈獨神之事吳之所興蓋亦子胥之節有以動後世而愛尤在於吳也後九年樂安蔣公爲杭使其州人力而新之余與爲銘也烈烈子胥發節窮逋遂爲冊臣奮不圖軀諫合謀行隆隆之吳厥廢不遂邑都俄墟以智死昏忠則有餘胥山之顏殿屋渠渠千載之祠如祠之初孰作新之民勸而趨維忠肆懷維孝肆孚我銘祠庭示後不誣

論子胥確乎其不拔也太史公贊徒借怨毒以自况季平之[illegible]與子胥猶若未盡爲荊公直欲冒出其上而風骨則在伯仲間矣

書疏 原第三十九卷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伏氣）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游玩好之事無纖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為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從法度引入人才作三昧法門）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為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

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為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方出人才不足）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

乏於上則有沉廢伏匿在下而不為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又出陶冶非其道）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為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

直接直起大段陶冶非其道自此以後總以陶冶人才立說而舉生平學問議論俱納入其中

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短句收）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

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兔罝之人猶莫不好德兔罝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

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一篇關鍵）成之者也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

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為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為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為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為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

倦乎手

至誠懇惻其制公幹旋迴護以自掩其刑名法術之

紙勿爲所欺

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爲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爲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于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屬於一

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爲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于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爲后稷知工者以爲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爲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爲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僇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尚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皋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

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爲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爲有司之事而非己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爲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材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畎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

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爲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爲公卿大夫有可以爲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爲六官之卿出則爲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伍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爲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爲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強也至於射則爲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爲可以習揖讓

深切事宜

之儀而已乎固以爲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姦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諰諰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爲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爲安哉顧以爲天下學士以執兵爲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

祖宗制祿惟京師無僥倖往往

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爲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廝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爲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爲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爲小人泰則爲君子計天下

竹溪敖有身成饑則以貪求補外者至于大俟亦可謂位高職卑矣若外官雖州縣之吏有常祿又有職田然猶以薄爲慨況世念近祿食非千士祇不毀廉恥不侵卒百姓中人以上矜飾之況中人耶

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爲小人泰而爲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爲衆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已而以中人爲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爲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產以負貪汙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爲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爲之

節而天下以奢爲榮以儉爲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爲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爲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爲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絀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羣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爲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

插入此段是此老極得志處

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於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識者以爲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畧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人致已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爲患者殆以理財

度世之宜而通其變是斷法要領

末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爲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爲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況能一一避之而無犯者乎

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畧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畧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爲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爲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

道而驅天下之才士悉使爲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爲公卿者固宜爲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爲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於巖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

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爲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

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耻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爲季氏吏蓋雖爲吏而亦不害其爲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耻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爲姦況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

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耻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辟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有其人才之難爲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爲則人之能爲者少矣人之能爲者少則相率而不爲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爲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

爲耻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爲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

天下大禍坐此只一相準不爲所以如此

一一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爲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爲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卽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爲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

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況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閒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閒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

危言劫持

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弈棊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爲陛下長慮後顧爲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爲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爲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內大

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爲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期爲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爲誠然及見與愼子論齊魯之地以爲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爲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

主父之謀可行于戰國之世否

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强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强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强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爲過。又況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爲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其爲甚易也。然先王之爲天下，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爲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爲，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

卽熙曰□人若子以數遂已見于此此種議論在仁宗爲未□之投而黙□如魚水之合□矣

倚子乎

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爲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熟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創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以其創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悅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創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爲，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爲之，以爲不若是，不可以有爲也。及至孔子，以匹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强所劣，憧憧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爲之變，以爲不如是不可以有爲。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爲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創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衆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爲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

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爲當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羣聚而笑之以爲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覩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正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爲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爲天下能思先王之

事開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爾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畧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駑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所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

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不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汙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義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言事書　嘉祐三年安石自知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入爲度支判官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上萬言書

茅歸安曰此書幾萬餘言而其絲牽繩連如提百萬之兵鈎考部曲無一不貫

公所欲興皆秦漢以來積久之痼疾是以言之最足動人而行之必至駭俗因其駭俗而欲以申韓操切之術雜之以期其必行此所以失之愈甚也然其

文則絕矣○昌黎原道論之絕也平淮西碑碑之絕也老泉審勢策之絕也介甫言事書萬言書之絕也

吳蔚起曰眼前有如許看不過事胸中有如許遏不住話滾滾萬言慷慨恣肆固不可以相業之狠愎而議及上書之忠切敷奏明試正當別論耳

上時政疏

臣某昧死再拜上疏尊號皇帝陛下臣竊觀自古人主享國日久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雖無暴政虐刑加於百姓而天下未嘗不亂自秦已下享國日久者有晉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皆聰明智畧有功之主也享國日久內外無患因循苟且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趨過目前而不爲久遠之計自以禍災可以無及其身往往身遇災禍而悔無所及雖或僅得身免而宗廟固已毀辱而妻子固已困窮天下之民固已膏血塗草野而生者不能自脫於困餓劫束之患矣夫爲人子孫使其宗廟毀辱爲人父母使其比屋死亡此豈仁孝之主所宜忍者乎然而晉梁唐之三帝以晏然致此者自以爲其禍災可以不至於此而不自知忽然已至也蓋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維持非衆建賢才不足以保守苟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則不能詢考賢才講求法度賢才不用法度不修偷假歲月則幸或可以無他曠日持久則未嘗不終於大亂伏惟皇帝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然享國日久矣此誠當惻怛憂天下而以晉梁唐三帝爲戒之時以臣所見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謂能得賢才政事所施未可謂能合法度官亂於上民貧於下風俗日以薄財力日以困窮而陛下高居深拱未嘗有詢考講求之意此臣所以竊爲陛下計而不能無慨然者也夫因循苟且逸豫而無爲可以徼倖一時而不可以曠日持久晉梁唐三帝者不知慮此故災稔禍變生於一時則雖欲復詢考講求以自救而已無所及矣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爲有爲之時莫急於今日過今日則臣恐亦有無所及之悔矣然則以至誠詢考而衆建賢才以至誠講求而大明法度陛下今日其可以不汲汲乎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臣願陛下以終身之狠疾爲憂而不以一日之瞑眩爲苦臣既蒙陛下採擢使備從官朝廷治亂安危臣實預其榮辱此臣所以不敢避進越之罪而忘盡規之義伏惟陛下深思臣言以自警戒則天下幸甚

恫疑恐喝闕仁宗享國日久而入之借此以警怠荒于末路可也

進戒疏

臣某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竊以爲陛下既終亮陰考之於經則羣臣進戒之時而臣待罪近司職當先事有言者也竊聞孔子論爲邦先放鄭聲而後曰遠佞人仲虺稱湯之德先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後曰用人惟己蓋以謂不淫耳目於聲色玩好之物然後能精於用志能精於用志然後能明於見理能明於見理然後能知人能知人然後佞人可得而遠忠臣良士與有道之君子類進於時有以自竭則法度之行風俗之成甚易也若夫人主雖有過人之材而不能早自戒於耳目之欲至於過差以亂其心之所思則用志不精用志不精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邪說詖行必窺間乘殆而作則其至於危亂也豈難哉伏惟陛下即位以來未有聲色玩好之過聞於外然孔子聖人之盛尚自以爲七十而後敢縱心所欲也今陛下以鼎盛之春秋而享天下之大奉所以惑移耳目者爲不少矣則臣之所豫慮而陛下之所深戒宜在於此天之生聖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值聖人之時甚難天既以聖人之材付陛下則人亦將望聖人之澤於此時伏惟陛下自愛以成德而自強以赴功使後世不失聖人之名而天下皆蒙陛下之澤則豈非可願之事哉臣愚不勝惓惓唯陛下恕其狂妄而幸賜省察

聽其言也雖皐禹陳謨亦復何別

劄子 原第四十一卷

論館職劄子

臣伏見今館職一除乃至十人此本所以儲公卿之材也然陛下試求以爲講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以爲諫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以爲監司則必不知其誰可此患在於不親考試以實故也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今所除館職特一二大臣以爲賢而已非國人皆曰賢國人皆曰賢尚未可信用必躬察見其可賢而後用況於一二大臣以爲賢而已何可遽信而用也臣願陛下察擧衆人所謂材良而行美可以爲公卿者

召令三館祗候雖已帶館職亦可令兼祗候事有當論議者召至中書或召至禁中令具條奏是非利害及所當設施之方及察其才可以備任使者有四方之事則令往相視問察而又或令參覆其所言是非利害其所言是非利害雖不盡中義理可施用然其於相視問察能詳盡而不爲蔽欺者卽皆可以備任使之才也其有經術者又令講說如此至於數四則材否略見然後罷其否者而召其材者更親訪問以事訪問以事非一事而後可以知其人之實也必至於期年所訪一二十事則其人之賢不肖審矣然後隨其材之所宜任使其尤材良行美可與謀者雖嘗令備訪問可

也此與用一二大臣薦擧不考試以實而加以職固萬萬不侔然此說在他時或難行今陛下有堯舜之明洞見天下之理臣度無實之人不能蔽也則推行此事甚易既因考試可以出材實又因訪問可以知事情所謂敷納以言明試以功用人惟已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者蓋如此而已以今在位之人上下壅隔之時恐行此不宜在衆事之後也然巧言令色孔壬之人能伺人主意所在而爲傾邪者此堯舜之所畏而孔子之所欲遠也如此人當知而遠之使不得親近然如此人亦有數陛下博訪於忠臣良士知其人如此則遠而弗見諛而見之以陛下之仁聖以道揆之以人參

之亦必知其如此知其如此則宜有所懲如此則巧言令色孔壬之徒消而正論不蔽於上今欲廣聞見而使巧言令色孔壬之徒得志乃所以自蔽畏巧言令色孔壬之徒爲害而一切疏遠羣臣亦所以自蔽蓋人主之患在不窮理不窮理則不足以知言不知言則不足以知人不知人則不能官人不能官人則治道何從而興乎陛下堯舜之主也其所明見秦漢以來欲治之主未有能彷彿者固非羣臣所能窺望然自堯舜文武皆好問以窮理擇人而官之以自助其意以爲王者之職在於論道而不在於任事在於擇人而官之而不在於自用願陛下以堯舜文武爲法則聖人之

功必見於天下至於有司叢脞之務恐不足以棄日力勞聖慮也
以方今所急爲在於此敢不盡愚臣愚才薄然蒙拔擢使備聞天
下之事聖旨宣諭富弼等欲於講筵召對輔臣討論時事顧如臣
者才薄不足以望陛下之清光然陛下及此言也實天下幸甚自
備位政府每得進見所論皆有司叢脞之事至於大體粗有所及
則迫於日晷已復旅退而方今之事非博論詳說令所改更施設
本末先後小大詳略之方已熟於聖心然後以次奉行則治道終
無由興起然則如臣者非蒙陛下賜之從容則所懷何能自竭蓋
自古大有爲之君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今陛下仁聖之

質秦漢以來人主未有企及者也於天下事又非不憂勤然所操
或非其要所施或未得其方則恐未能終於逸樂無爲而治也則
於博論詳說豈宜緩然陛下欲賜之從容使兩府並進則論議者
衆而不一有所懷者或不得自竭謂宜使中書密院迭進則人各
得盡其所懷而陛下聽覽亦不至於煩陛下即以臣言爲可乞明
喻大臣使各舉所知無限人數皆實封以聞然後陛下推擇召置
以爲三館祗候其不足取者旋即罷去則所置雖多亦無所害也
論館職必歷試而後用甚當周書所稱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
有俊心者亦由此而精之

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以淺陋
誤承聖問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惟念聖問
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
冒昧而粗有所陳伏惟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
僞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設施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
士卒外以扞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强橫之藩
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爲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
安利元元爲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眞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

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仁宗在位歷年最
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爲本末臣所親見嘗試爲陛下陳其一二
而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鑒於方今伏惟仁宗之爲君也仰畏
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慤終始如一未嘗妄興
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
財於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
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任衆人耳目拔舉疏遠而隨之以
相坐之法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
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

上發天下亂切中累世弊人亂亦在其中

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於夷狄而不忍加兵之効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敢强橫犯法其自重愼或甚於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効也募天下驍雄橫猾以爲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鉤考而斷盜者輒發凶年飢歲流者塡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得此賞重而信之効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賂一有姦慝隨輒上聞貪邪橫猾雖間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

効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陞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見收擧者此因任衆人之耳目拔擧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効也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慤終始如一之効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羣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

汎刺中弊之放

天之所助者順也宋忠厚開國累世相仍可謂順矣順乎下而助于上雖曰天助亦人事也

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民之法以科名資歷敘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眞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爲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敕訓練又不爲之擇將而久其疆埸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敎訓選擧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疏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强賴非

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慤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爲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諱忌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取進止

一祖四宗之治儘意排駁開人主非薄先世之心以自售其狂悉悖刻之學聖人惡利口之覆邦家職是故也而其文特工

內制 原第四十七卷

勅牓交趾

勅交趾管內溪峒軍民官吏等眷惟安南世受王爵撫納之厚實自先朝含容厥愆以至今日而乃攻犯城邑殺傷吏民干國之紀刑茲無赦致天之討師則有名已差吏部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趙卨充安南道行營馬步軍都總管經畧安撫招討使兼廣南安撫使入內內侍省都押班李憲充副使順時與師水陸兼進天示助順已兆布新之祥人知侮亡咸懷敵愾之氣然王師所至弗迓克奔（懸交人也）咨爾士庶久淪塗炭如能諭王內附率衆自歸爵祿賞賜當倍常科舊惡宿負一皆原滌乾德幼穉（盜賊出沒之地之衆）政非已出造廷之日待遇如初朕言不渝衆聽無惑比聞編戶極困誅求已戒使人具宣恩旨暴征橫賦到即蠲除與我一方永爲樂土

備考 安南 交趾陷廣東欽廉州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用兵欲相拯濟安石大怒命卨往討自草勅牓諭之

按是師以熙寧八年出九年交趾陷邕州知州蘇緘死之交人盡屠其民五萬八千餘口十二月郭逵敗交趾兵李乾德降詔赦其罪時官兵八萬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恐謂交趾露布即等之檄券兵諫可也當國者曾不自反震怒興師是百萬軍民

性命又斷送于杓相一怒中矣可嘆

百寮賀復熙河路表

臣某等言伏覩修復熙河洮岷疊宕等州幅員二千餘里斬獲不順蕃部一萬九千餘人招撫大小蕃族三十餘萬各降附者舊張天兵開斥王土旌旃所指燕及氐羌樸樐相望誕彌河隴 中賀 竊以三年鬼方之伐高宗所以濟將六月獫狁之征宣王所以復古政由人與道與世升伏惟皇帝陛下溫恭而文睿知以武講周唐之百度拔方虎於一言我陵我阿旣飭膺揚之旅實墉實壑遂平鳥鼠之戎用夏變夷以今準古是基新命厥邁往圖臣等均被明恩具膺榮祿接千歲之統適遭令於斯時上萬年之觴敢循忘於故事

備考 復熙河路 西羌唃氏子孫瞎征最盛王韶旣經畧西事熙寧五年破諸羌焚其廬帳洮西大震瞎征渡洮援之韶擊走瞎征降其部落二萬取洮州明年取河州連拔宕岷疊等州于是更洮爲熙州以熙河爲一路

我陵一聯雅健似柳○王韶粗負胆智鑿空開邊驟副樞密宰相力也後復以事忤介甫落職去作福作威前此未有

觀文殿學士知江寧府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授臣觀文殿學士吏部尚書知江寧軍府事臣已於六月十五日到任訖入妨賢路上負聖時苟逃放殛之刑更濫褒揚之典逸其犬馬將盡之力寵以丘墓所寄之邦仰荷恩私皆踰分願 中謝 臣操行不足以悅衆學術不足以趣時獨知義命之安敢望功名之會值遭興運總領繁機惟睿廣之日躋顧卑凡而坐困秋水方至因知海若之難窮大明旣升豈宜爝火之弗熄加以精力耗於事爲之衆罪戾積於歲月之多雖恃含垢之寬終懷覆餗之懼伏蒙陛下志存善貸爲在曲成記其事國之微誠閔其饗天之至懇撓黜幽之常法示從欲之至仁經體贊元廢任莫追於旣往承流宣化收功尙冀於方來

備考 秋水 秋水方至百川灌河見莊子 爝火 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亦出莊子書 知江寧府 熙寧七年天旱曹太后高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奈何帝亦疑之遂罷知江寧府

亦覺懇款

辭免使相判江寧府表

臣某言近具表辭免恩命伏蒙聖慈批荅不允者寵私未愍更加襃勉之恩分義所存敢冒叨貪之耻中謝伏念臣江湖一介特荷聖知帷幄七年再陪國論久居亢滿所以湙懼災危積致衰疲所以懇辭機要若猶尸將相之厚祿且復殿方面之大邦則是於惡盈之時欲富而弗止以宣力之地養痾而自營聖慈雖或優容官謗何由解免伏望皇帝陛下俯垂愈聽特賜矜從使盛世無虛授之譏孤臣有少安之幸

[illegible]判江寧　安石再相屢謝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帝益厭之出判江寧

機杼流走言盡由中

表原第五十八卷

朱炎傳聖旨令視府事謝表

臣某言三月二日提舉江南路太常丞朱炎傳聖旨令臣便視府事者使指遄臻訓詞俯逮敢冈衰疾尙謀脊存中謝伏念臣曲荷搜揚久孤付屬有能必獻未容擇事而辭難無力可陳乃始顧天而求佚然方焦思有爲之日以此懷恩報之身苟營燕安豈免懸悖伏蒙陛下仁惟求舊義不忘遐乃因乘軺將命之臣更喻推轂授方之意䠞履無用誠弗忍於弃捐朽株匪材尙矣勝於器使承惟[illegible]厲[illegible]誓靡捐

音節淒楚並再罷後表章故錄之也備

差弟安上傳旨令授勑命不須辭免謝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差弟安上提點江南東路刑獄以臣衰疾就令照管仍傳聖旨令臣便授勑命更不須辭免者江海衰殘雲天悠遠恩言䘏至感涕交流中謝伏念臣積荷知憐初無報稱豈圖賤質上簡聖心數遣中人問因外使喻以眷懷之至意慰其憂苦之餘生惠焉既久而彌加告矣雖頑而未捨乃至召見同産馳賜十行之書使營私門就捐一路之寄訪逮纖悉矜及隱微追千載之遭逢殆無前比顧百身之糜殞安可仰酬唯當祗聖訓之鴻私豈敢固愚衷之小諒重念無傷於國體乃為不負於天慈欲以里居之安而尸官廩之厚固已犯明義而累食功之實況復干隆名而長昧利之風至於詞窮雖莼愧於屢瀆可以理奪終冀幸於矜從

流走擅場

賀南郊禮畢肆赦表

臣某言伏覩今月初五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者精明條達神聰顧而依憑膏澤川流人歡呼而蹈厲中賀臣聞語孝之至莫大於配天議禮而輕不足以享帝能舉曠事實歸聖時恭惟皇帝陛下鴻化已昭康年屢應奔走籩豆有董正之治官潔豐粢盛有底慎之財賦禮成穀旦恩浹縣區雖洛邑之休明尚難讐稱豈兒寬之淺訥能盡揄揚臣夙荷慈憐方嬰衰瘵望九賓之紳笏獨遠句傳抑百獸於山林猶知率舞

當家

表 原第五十九卷

賀正表

馭正夏時更端周曆體一元而敷惠適與春浮歛諸福以代新方倅川至 中賀 恭惟皇帝陛下誕昭明德祇燕孫謀齊七政以當天順五辰而凝績用求協氣以阜嘉生閱千古之上儀肆三朝之盛會仰同星拱竦百辟以在庭追效嵩呼極萬年而蔵壽臣桑榆晚景麋鹿並遊進莫與於臚傳退但知於率舞

春浮川至奕入風騷○四六自呂黎先生排剏初盛唐偶儷一以氣行臨川宗法河東尒之韓氏流利古雅一聯半聯天施地設學者所當誦也

中使撫問謝表

臣某言孤臣疲曳自阻進趨上主慈憐猶加撫諭 中謝 伏念臣晚陪休運特荷異恩橫草無功每恨棄軀之晚負薪有疾乃懸制祿之優豈謂陛下所總萬機不忘一物迺因輶軒之出俯逮騎廄之遺仰荷眷私唯知感涕

乞罷政事表一

臣某言竊以使陪國論惟亮天工必用強明乃能協濟豈容昏耆可以叨居進冒聰明罄陳危悃中謝 伏念臣逮侍先帝列官外朝晚以喪歸因爲病廢伏遇皇帝陛下召還辭禁擢豫經筵收於衆惡之中諉以萬機之事構讒誣而並至輒賜辨明推孤拙以直前每蒙開納陛下所以遇臣者可謂厚矣臣之所以報國者終於缺然豈理勢之獨難抑才能之素薄方懼過尤之積乃罹疢疾之加比欲外乞州藩冀以就營醫藥重念采薪之弗給尚何守土之敢謀輒緣不能者止之言庶免貪以敗官之悔伏望皇帝陛下曲垂仁惻俯記愚忠賜以分司一官許於江寧居止則天地之德實有施於餘年犬馬之勤冀或輸於異日

用成語若臆出

乞罷政事表二

臣某言近具表乞罷政事分司伏奉手詔封還不允所乞者私懷懇至已具布聞聖訓丁寧未蒙開納敢冒崇高之聽再輸悃愊之情中謝 臣聞任賢之方要其有用陳力之義止於不能苟弗集於事功且重罹於疢疾豈容叨據以累明揚伏念臣猥以孤生親逢盛世昧於量己志欲補於休明失在信書事浸成於迂闊每煩衆論上恩聖聰久知素願之難諧繼以積痾而自劾辭而去位庶逃竊食之誅勉以就工重荷包荒之德雖貪順命終懼妨功伏望皇帝陛下闊度并容大明俯燭特垂矜允俾遂退藏如此則孤進之身獲全生於末路具瞻之地得改命於時材臣無任

失在信書一語頗有自知之明然渠所信何書恐不出史記商君列傳一篇也悲夫

乞退表二

臣某言。近具表乞解機務。伏奉手詔。未賜俞允者。聖恩所及。有隆天重地之施。私義未安。有淺淵薄冰之懼。中謝 竊惟成湯高宗之世。有若伊尹傅說之臣。其道則格于帝而無疑。其政則加乎民而有變。后惟時乂。相亦有終。迨乎中世之陵夷。非復古人之髣髴。忠或不足以取信。而事事至於自明。義或不足以勝姦。而人人與之爲敵。以此乘權而久處。孰能持祿以少安。此臣之慮危於居寵之時。而昧死有均勞之乞。況於抱病。浸以瘝官。伏惟陛下。道與日躋。德侔乾覆。哀一夫之失所。樂萬物之皆昌。矧夫眷遇之優。旣已勤劬之久。宜蒙寵貸。使獲曲全。賜其疲賤之身。假以安閑之地。則敝車無用。猶可具於勞薪。棄席未忘。或再施於華幄。

一氣轉旋似韓吏部

手詔令視事謝表

臣某言。伏蒙宣示言者所奏。輒具劄子。乞博延公議。改用賢人。伏奉詔獎勵。令視事如故者。謗議升聞。已賴舜聰之豁達。懇誠上訴。更煩[illegible]之丁寧。竊以作威者主之權。待察者臣之禮。然雖蒙非常之厚遇。亦將避可畏之煩言。臣志尙非高。才能無異。舊惟所學之迂闊。難以趨時。因欲自屛於寬閑。庶幾求志。惟聖人之時不可失。而君子之義必有行。故當陛下卽政之初。輒慕昔賢際可之仕。越從郡邑。歸直禁林。或因勸講而賜留。或以論思而請對。懇忠偶合。卽知素願之獲申。曆聖日躋。更懼淺聞之難副。重叨殊獎。忝秉洪鈞。所宜引分以固辭。乃敢圖恩而輕就。實恃明主知臣之有素。故以孤身許國而無疑。人習玩於久安。吏循緣於積弊。[illegible]言不忌。誠行無懟。論善俗之方。始欲徐徐而變革。思愛日之義。又將汲汲於施爲。以物役已則神志有變。戰之勞以道徇衆則事功無必成之望。恐上辜於眷屬。誠竊幸於退藏。猶貪仰附於末光。亦冀粗成於薄效。比聞獨斷。謂合僉言。但輸承命之忠。[illegible]之毁。因請避衆賢之路。庶以厭異議之人。伏蒙皇帝[illegible]大[illegible]容[illegible]明旁燭。賜之神翰。諭以至懷。君臣之時。特[illegible]之[illegible]。豈一身之可酬。敢不自忘形迹之嫌。庶協[illegible]

妣嶬一世流俗衆賢此表直自寫供狀

[illegible]後可惜得非自作之辭

依所乞私田充蔣山太平興國寺常住謝表

臣某言緣愚昧圖方虞罔上之誅加意昇矜遂竊終天之幸伏念臣少嘗陋阨晚忝褒崇榮祿雖多不逮養親之日餘年向盡更爲哭子之人追營香火之緣仰賴金繒之賜倘復祈恩而不已乃將徼福於無窮伏蒙陛下眷遇一於初終愛恤兼夫存沒特撓常法俯成私求雖老矣無能莫稱漏泉之施若死而未泯豈忘結草之酬

臨川先生全集錄卷一終

宋王臨川先生全集錄目次

論議 原第六十三卷

諫官論

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古之道也所謂貴者何也公卿大夫是也所謂賤者何也士庶人是也同是人也或爲公卿或爲士何也爲其不能公卿也故使之爲士爲其賢於士也故使之爲公卿此所謂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也今之諫官者天子之所謂士也其貴則天子之三公也惟三公以安危治亂存亡之故無所不任其責至於一官之廢一事之不得無所不當言故其位在卿大夫之上所以貴之也其道德必稱其位所謂以賢也至士則不然修一官而百官之廢不可以預也守一事而百事之失可以毋言也稱其德副其材而命之以位也循其名傃其分以事其上而不敢過也此君臣之分也上下之道也今命之以士而責之以三公士之位而受三公之責非古之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也者所以正分也然且爲之非所謂正名也身不能正名而可以正天下之名者未之有也蚳鼃爲士師孟子曰似也爲其可以言也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有官守者莫不有言責有言責者莫不有官守士師之諫於王是也其諫也蓋以其官而已矣是古之道也

[illegible]士賤不宜任諫[illegible]是儒論[illegible]百工皆失職而諫官亦無能爲是[illegible]

古者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能諫謂之不恭則有常刑蓋自公卿至於百工各以其職諫則君孰與爲不善自公卿至於百工皆失其職以阿上之所好則諫官者乃天下之所謂士耳吾未見其能爲也待之以輕而要之以重非所以使臣之道也其待已也輕而取重任焉非所以事君之道也不得已若唐之太宗庶乎其或可也雖然有道而知命者果以爲可乎未之能處也唐太宗之時所謂諫官者與丞弼俱進於前故一言之謬一事之失可救之於將然不使其命已布於天下然後從而爭之也君不失其所以爲君臣不失其所以爲臣其亦庶乎其近古也今也上之所欲爲丞弼所以言於上皆不得而知也及其命之已出然後從而爭之上聽之而改則是士制命而君聽也不聽而遂行則是臣不得其言而君恥過也臣不得其言士制命而君聽二者上下所以相悖而否亂之勢也然且爲之其亦不知其道矣及其諄諄而不用然後知道之不行其亦辨之晚矣或曰周官之師氏保氏司徒之屬而大夫之秩也曰嘗聞周公爲師而名公爲保矣周公則未之學也

又一波

[illegible]人爲弼之說[illegible]士制命亦[illegible]備論

伯夷論

事有出於千世之前，聖賢辯之甚詳而明，然後世不深考之，因以偏見獨識，遂以爲說，旣失其本，而學士大夫共守之不爲變者，蓋有之矣。伯夷是已。夫伯夷古之論，有孔子孟子焉，以孔孟之可信而又辯之反復不一，是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念舊惡，求仁而得仁，餓於首陽之下，逸民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惡人之朝，避紂居北海之濱，目不視惡色，不事不肖，百世之師也。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紂之惡，不念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餓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淸，而號爲聖人耳。然則司馬遷以爲武王伐紂，伯夷叩馬而諫，天下宗周而恥之，義不食周粟，而爲采薇之歌。韓子因之，亦爲之頌，以爲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是大不然也。夫商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孰不病紂，而尤者伯夷也。嘗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則往歸焉。當是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心豈有異邪。及武王一奮，太公相之，遂出元元於塗炭之中，伯夷乃不與，何哉。蓋二老所謂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餘，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濱而趨文王之都，計亦數千里之遠。文王之興以至武王之世，歲亦不下十數，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海邪，抑來而死於道路邪，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邪。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且武王倡大義於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獨以爲非，豈伯夷乎。天下之道二，仁與不仁也。紂之爲君，不仁也。武王之爲君，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紂，以待仁而後出。武王之仁焉，又不事之，則伯夷何處乎。余故曰，聖賢辯之甚明，而後世偏見獨識者之失其本也。嗚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時，其烈豈獨太公哉。

鑿空之談其理較正

老奇而力足以達其說

論議 原第六十四卷

三聖人論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之爲名道之極德之至也非禮勿動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此大賢者之事也賢者之事如此則可謂備矣而猶未足以鑽聖人之堅仰聖人之高以聖人觀之猶太山之於岡陵河海之於波澤然則聖人之事可知其大矣易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吉凶此蓋聖人之事也德苟不足以合於天地明苟不足以合於日月吉凶苟不足

以合於鬼神則非所謂聖人矣孟子論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聖人也而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夫動言視聽苟有不合於禮者則不足以爲大賢人而聖人之名非大賢人之所得擬也豈隘與不恭者所得僭哉蓋聞聖人之言行不苟而已將以爲天下法也昔者伊尹制其行於天下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之心者由是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此其流風末俗之弊也聖人患其弊於是伯夷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治則進亂則退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由是多退而寡

進過廉而復刻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聖人又患其弊於是柳下惠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由是多汙而寡潔惡異而尚同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於天下矣故孔子集其行而制成法於天下曰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然後聖人之道大具而無一偏之弊矣其所以大具而無弊者豈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爲終始也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弊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

伯夷之弊聖人之所以能大過人者蓋能以身救弊於天下耳如皆欲爲孔子之行而忘天下之弊則惡在其爲聖人哉是故使三人者當孔子之時則皆足以爲孔子也然其所以爲之淸爲之任爲之和者時耳豈滯於此一端而已乎苟在於一端而已則不足以爲賢人也豈孟子所謂聖人哉孟子之所謂隘與不恭君子不由者亦言其時爾且夏之道豈不美哉而殷人以爲野殷之道豈不美哉而周人以爲鬼所謂隘與不恭者何以異於是乎當孟子之時有教孟子枉尺直尋者有教孟子權以援天下者蓋其俗有似於伊尹之弊時也是以孟子論是三人者必先伯夷亦所以矯

天下之弊耳故曰聖人之言行豈苟而已將以爲天下法也

論古須有此曠識臨文須有此發膽忿矯弊二字誤盡介甫一生

周公論

荀卿起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千有餘人是誠周公之所爲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爲政於天下也初若無爲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爲養賢教士之法是士（說得大以破荀卿之小）之賢雖未及用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爲周公乎且聖（說待士此又以士言之各有宗有斷）世之士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足豈暇遊公卿之門哉彼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奸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總斷踢斷荀卿）荀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於亂世之俗遂以爲聖世之事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又展一波）與則周公豈唯執贄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爲禮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蓋君子之爲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爲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唯力

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也或曰仰祿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闇室不敢自慢豈爲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荀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荀卿以爲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信矣

摠前人者多矣東坡引李斯之罪罪荀卿雖聰明絕世平心而論未免深文失入之過未若此論之明允也

論議 原第六十六卷

禮論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僞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爲僞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僞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僞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謂聖人之化性爲起僞則是不知天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爲禮者必詘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欲之性莫不欲逸而爲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爲長者讓擎跽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於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之惡已而隨之以刑也故荀卿以爲特劫之法度之威而爲之於外爾此亦不思之過也夫斲木而爲之器服馬而爲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而方之以矩束聯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焉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焉由是觀之莫不劫之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捨木而不爲器捨馬而不爲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爲之制焉故其制雖有以强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爲之

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爲僞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爲眞乎此荀卿之所以爲不思也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於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邪以謂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僞耶則狙猿亦可使爲禮矣故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爲之者舉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

禮始於天自宋以前未有見及此者曰樂由天作耳曰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耳荊公推其所始而後儒之言禮者益精士生宋後未爲不幸也

論議 原第六十七卷

性情

性情一也世有論者曰性善情惡（斷彼說而辨之）是徒識性情之名而不知性情之實也喜怒哀樂好惡欲未發於外而存於心性也喜怒哀樂好惡欲發於外而見於行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彼曰性善無他是嘗讀孟子之書而未嘗求孟子之意耳彼曰情惡無他是有見於天下之以此七者而入於惡而不知七者之出於性耳故此七者人生而有之接於物而後動焉動而當於理則聖也賢也不當於理則小人也彼徒有見於情之發於外者爲外物之所累而遂入於惡也因曰情惡也害性者情也是曾不察於情之發於外而爲外物之所感而遂入於善者乎蓋君子（已下中明已意）養性之善故情亦善小人養性之惡故情亦惡故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莫非情也小人之所以爲小人莫非情也彼論之失者以其求性於君子求情於小人耳是其所謂情者莫非喜怒哀樂好惡欲也舜之聖也象喜亦喜使舜當喜而不喜豈足以爲舜乎文王之聖也王赫斯怒當怒而不怒則豈足以爲文王乎舉此二者而明之則其餘可知矣如其廢情則性雖善何以自明哉誠如今論（喻）者之說無情者善則是若木石者尚矣是以知性情之相須猶弓

矣之相待而用若夫善惡則猶中與不中也曰然則性有惡乎曰
孟子曰養其大體爲大人養其小體爲小人楊子曰人之性善惡
混是知性可以爲惡也

李習之復性書曰人之所以爲聖人者性也其所以爲惡則情
也夫其尊性善矣抑情以尊性不大謬乎有習之之談不可無
介甫之闢性學大明介甫與有功焉耳

論議 原第六十八卷

莊周論上

世之論莊子者不一而學儒者曰莊子之書務詆孔子以信其邪說要焚其書廢其徒而後可其曲直固不足論也學儒者之言如此而好莊子之道者曰莊子之德不以萬物干其慮而能信其道者也彼非不知仁義也以爲仁義小而不足行已彼非不知禮樂也以爲禮樂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後德德失後仁仁失後義義失後禮是知莊子非不達於仁義禮樂之意也彼以爲仁義禮樂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爾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嘗求莊子之意也好莊子之言者固知讀莊子之書也然亦未嘗求莊子之意也昔先王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譎詐大作質朴並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已賤物之道者也於是棄絕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趨利而不以爲辱殞身而不以爲怨漸漬陷溺以至乎不可救已莊子病之思其說以矯天下之弊而歸之於正也其心過慮以爲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則以足乎心爲得此其所以矯天下之弊者也既以其說矯弊矣又懼來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於是又傷其心於卒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詩以道志書

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而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者哉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是以明聖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書於宋鈃愼到墨翟老聃之徒俱爲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蓋欲明吾之言有爲而作非大道之全云爾然則莊子豈非有意於天下之弊而存聖人之道乎伯夷之淸柳下惠之和皆有矯於天下者也莊子用其心亦二聖人之徒矣然而莊子之言不得不爲邪說比者蓋其矯之過矣夫矯枉者欲其直也矯之過則歸於枉矣莊子亦曰墨子之心則是也墨子之行則非也推莊子之心以求其行則獨何異於墨子哉後之讀莊子者善其爲書之心非其爲書之說則可謂善讀矣此亦莊子之所願於後世之讀其書者也今之讀者挾莊以謾吾儒曰莊子之道大哉非儒之所能及知也不知求其意而以異於儒者爲貴悲夫

按莊子爲一家亦是介甫偏處特取其說之新奇可喜耳篇中云矯枉者欲其直也矯之過則歸于枉矣行新法時何不思此數言

性說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吾是以與孔子也韓子之言性也吾不有取焉然則孔子所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何說也曰習於善而已矣所謂上智者習於惡而已矣所謂下愚者一習於善一習於惡所謂中人者上智也下愚也中人也其卒也命之而已矣有人於此未始爲不善也謂之上智可也其卒也去而爲不善然後謂之中人可也有人於此未始爲善也謂之下愚可也其卒也去而爲善然後謂之中人可也惟其不移然後謂之上智惟其不移然後謂之下愚皆於其卒也命之夫非生而不可移也且韓子之言弗顧矣曰性之品三而其所以爲性五夫仁義禮智信孰而可謂不善也又曰上焉者之於五主於一而行之四下焉者之於五反於一而悖於四是其於性也不一失焉而後謂之上焉者不得一焉而後謂之下焉者是果性善而不善者習也然則堯之朱舜之均瞽瞍之舜鯀之禹后稷越椒叔魚之事後所引者皆不可信邪曰堯之朱舜之均固吾所謂習於惡而已者瞽瞍之舜鯀之禹固吾所謂習於善而已者后稷之詩以異云而吾之所論者常也詩之言至以爲人子而無父人子而無父猶可以推其質常乎夫言性亦常而已矣無

論不倫耶都 辰正○辨

以常乎則狂者蹈火而入河亦可以爲性也越椒叔魚之事從聞之左丘明丘明固不可信也以言取人孔子失之宰我以貌失之子羽此兩人者其成人也孔子朝夕與之居以言貌取之而失彼其始生也婦人以聲與貌定而卒得之婦人者獨有過孔子者耶

於韓與入室之文入其室操其戈文人往往如此然韓子三品其折衷孔子最明白優長近遠者自近遠不移者自不移今必牽而合之毋乃得其一遺其二耶然宋人已祖述其說并爲一談牢不可破

論議　原第六十九卷

原過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鬭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常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揚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已固不若性之爲已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何○若○誅○）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刻甚醒甚得韓最深

可感可悲

好朋友

可發可慨

進說

古之時士之在下者無求於上上之人日汲汲惟恐一士之失也古者士之進有以德有以才有以言有以曲藝今徒不然自茂才等而下之至於明法其進退之皆有法度古之所謂德者才者無以爲也古之所謂言者又未必應今之法度也誠有豪傑不世出之士不自進乎此上之人弗舉也誠進乎此而不應今之法度有司弗取也夫自進乎此皆所謂枉己者也孟子曰未有枉己能正人者也然而今之士不自進乎此者未見也豈皆不如古之士自重以有恥乎古者井天下之地而授之氓士之未命也則授一廛而爲氓其父母妻子裕如也自家達有塾有序有庠有學觀游止處師師友友絃歌堯舜之道自樂也磨礱鐫切沉浸灌養行完而才備則曰上之人其舍我哉上之人其亦莫之能舍也今也地不井國不學黨不庠遂不序家不塾士之未命也則或無以裕父母妻子無以處行完而才備上之人亦莫之舉也士安得而不自進嗚呼使今之士不若古非人則然勢也勢之異聖賢之所以不得同也孟子不見王公而孔子爲季氏吏夫不以勢乎哉（上言士之勢不得不自進下言士之勢有可不自進者○斷不宜自進）士之進退不惟其德與才而惟今之法度而有司之好惡未必今之法度也是士之進不惟今之法度而幾在有司之好惡耳今之有司非昔之有司也後之有司又非今之有司也有司之好惡豈常哉是士之進退果卒無所必而已矣噫以言取人未之失也取焉而又不得其所謂言是失之失也況又重以有司好惡之不可常哉古之道其卒不可以見乎士也有得已之勢其得不已乎得已而不已未見其爲有道也楊叔明之兄弟以父任皆京官其勢非吾所謂無以處無以裕父母妻子而有不得已焉者也自枉而爲進士而又枉於有司而又若不釋然二君固常自任以道而且朋友我矣懼其猶未寤也爲進說與之

朱何時乎而作此說宋以後之法度之好惡不日甚乎而可不讀公此說有得已之勢其可不已乎有萬不得已之勢其可不已乎即使不已其進又可必乎可必而進矣其又何爲乎予所以三歎于斯文

論議原第七十卷

復讎解

或問復讎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諸侯以至於有司各修其職其能殺不辜者少矣不幸而有焉則其子弟以告於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於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於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於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者而爲之施刑於其讎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書說紂曰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蓋讎之所以興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獲也方是時有父兄之讎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恕其情

而與之可也故復讎之義見於春秋傳見於禮記爲亂世之爲子弟者言之也春秋傳以爲父受誅子復讎不可也此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爲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絶之義廢不可絶之恩也周官之說曰凡復讎者書於士殺者無罪疑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復讎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不能聽也有士矣不能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而使爲人之子弟者讎之然則何取於士而祿之也古之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矣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書於士則殺之無罪則所謂復讎者果所謂可讎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可言者乎就當

聽其罪矣則不殺於士師而使讎者殺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或曰世亂而有復讎之禁則寧殺身以復讎乎將無復讎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復讎而不復非孝也復讎而殄祀亦非孝也以讎未復之恥居之終身焉蓋可也讎之不復者天也不忘復讎者己也克己以畏天心不忘其親不亦可矣

議至正韓柳後不可無此一篇

臨川先生文集卷七十　論議

雜著 原第七十一卷

傷仲永

金谿民方仲永世隷耕仲永生五年未嘗識書具忽啼求之父異焉借旁近與之即書詩四句并自爲其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爲意傳一鄉秀才觀之自是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邑人奇之稍稍賓客其父或以錢幣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謁於邑人不使學余聞之也久明道中從先人還家於舅家見之十二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還自揚州復到舅家問焉曰泯然衆人矣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賢於材人遠矣卒之爲衆人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且爲衆人今夫不受之天固衆人又不受之人得爲衆人而已耶

子弟有志者宜各書一通當韋弦之佩

同學一首別子固

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接也其師若友豈盡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矣學聖人則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相似也適然予在淮南爲正之道子固正之不予疑也還江南爲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爲然予又知所謂賢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子固作懷友一首遺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後已正之蓋亦嘗云爾夫安驅徐行轥中庸之庭而造於其堂舍二賢人者而誰哉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左右焉爾輔而進之其可也噫官有守私有繫會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

求友之切如此

讀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荊公短製並駕河東希風史記論贊奇美特絕

讀柳宗元傳

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爲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爲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無所用於世往往能自强以求列於後世而其名卒不磨焉而所謂欲爲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别於小人者少耳復何議彼哉

平恕之論尤使雌黃刻薄者愧心

讀江南錄

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奉太宗命撰江南錄至李氏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歷數存亡論之雖有愧於實錄其於春秋之義箕子之說徐氏錄爲得焉然吾聞國之將亡必有大惡惡者無大於殺忠臣國君無道不殺忠臣雖不至於治亦不至於亡紂爲君至暴矣武王觀兵於孟津諸侯請伐紂武王曰未可及聞其殺王子比干然後知其將亡也一舉而勝焉季梁在隨隨人雖亂楚人不敢加兵虞以不用宮之奇之言晉人始有納璧假道之謀然則忠臣國之與也存與之存亡與之亡予自爲兒童時已聞金陵臣潘

佑以直言見殺當時京師因舉兵來伐數以殺忠臣之辠及得佑所上諫李氏表觀之詞意質直忠臣之言予諸父中舊多爲江南官者其言金陵事頗詳聞佑所以死則信然則李氏之亡不徒然也今覩徐氏錄言佑死頗以妖妄與予舊所聞者甚不類不止於佑其他所誅者皆以罪戾何也予甚怪焉若以商紂及隋虞二君論之則李氏亡國之君必有濫誅吾知佑之死信爲無罪是乃徐氏匿之耳何以知其然吾以情得之大凡毀生於嫉嫉生於不勝此人之情也吾聞鉉與佑皆李氏臣而俱稱有文學十餘年爭名於朝廷間當李氏之危也佑能切諫鉉獨無一說以佑見誅鉉又不能力諍卒使其君有殺忠臣之名踐亡國之禍皆鉉之由也鉉懼此過而又恥其善不及於佑故匿其忠而汙以他罪此人情之常也以佑觀之其他所誅者又可知矣噫若果有此吾謂鉉不唯厚誣忠臣其欺吾君不亦甚乎

鉉較韓熙載差愈耳其實皆亡國之大夫也此文攻擊若鷹鸇之鷙

書李文公集後

文公非董子作仕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以余觀之詩三百發憤於不遇者甚衆而孔子亦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歎不遇也文公論高如此及觀於史一不得職則詆宰相以自快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言不可獨信久矣雖然彼宰相名實固有辯彼誠小人也則文公之發爲不忍於小人可也爲史者獨安取其怒之以失職耶世之淺者固好以其利心量君子以爲觸宰相以近禍非以其私則莫爲也夫文公之好惡蓋所謂皆過其分者耳方其不信於天下更以推賢進善爲急一士之不顯至寢食爲之不甘蓋奔走有力成其名而後已士之廢興彼各有命身非王公大人之位取其任而私之又自以爲賢僕僕然忘其身之勞也豈所謂知命者耶記曰道之不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文公之過也抑其所以爲賢歟

抑揚予奪無銖兩之差

超遒

書刺客傳後

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荊軻豢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汙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讀孔子世家

太史公叙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爲世家，奚其進退無所據邪？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爲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其教化之盛，舄奕萬世，故爲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牴牾者也。

俊而嚴

傳注之害經如此自宋及今則又甚矣

書洪範傳後

王某曰：古之學者，雖問以口，而其傳以心；雖聽以耳，而其受以意。故爲師者不煩，而學者有得也。孔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夫孔子豈敢愛其道，驁天下之學者，而不使其蚤有知乎？以謂其問之不切，則其聽之不專；其思之不深，則其取之不固。不專不固，而可以入者，口耳而已矣，吾所以教者非將善其口耳也。孔子沒，道日以衰熄，浸淫至於漢，而傳注之家作。爲師則有講而無應，爲弟子則有讀而無問，非不欲問也，以經之意爲盡於此矣，吾可無問而得也。豈特無問，又將無思。非不欲思也，以經之意爲盡於此矣，吾可以無思而得也。夫如此，使其傳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學者之口耳，不足善其心，況其有不善乎？宜其歷年以千數，而聖人之經卒於不明，而學者莫能資其言以施於世也。予悲夫洪範者，武王之所以虛心而問，與箕子之所以悉意而言，爲傳注者汨之，以至於今冥冥也，於是爲作傳以通其意。嗚呼！學者不知古之所以教，而蔽於傳注之學也久矣。當其時，欲其思之深，問之切，而後復焉，則吾將孰待而言邪？孔子曰：予欲無言。然未嘗無言也，其言也蓋有不得已焉。孟子則天下固以爲好辯，蓋邪說暴行作，而孔子之道幾於熄焉，孟子者不如是，不

足以有明也故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夫子豈樂反古之所以教而重爲此譊譊哉其亦不得已焉者也

欲讀書者不可不聞此言有講無應有說無問雖施之羣書亦有白首茫然之歎況聖經乎

書 原第七十二卷

與王深甫書

某拘於此鬱鬱不樂日夜望深甫之來以豁吾心而得書乃不知所冀況自京師去潁良不遠深甫家事會當有暇時豈宜愛數日之勞而不一顧我乎朋友道喪久矣此吾於深甫不能無望也向說天民與深甫不同雖蒙丁寧相教意尚未能與深甫相合也深甫曰事君者以容於吾君爲悅安社稷者以安吾之社稷爲悅天民者以行之天下而澤被於民爲達三者皆執其志之所殖而成善者也而未及乎知命大人則知命矣某則以謂善者所以繼道而行之可善者也孔子曰智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又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孔子之所謂善者如此則以容於吾君爲悅者未可謂能成善者也亦曰容而已矣以容於吾君爲悅者則以不容爲戚安吾社稷爲悅則以不安爲戚吾身之不容與社稷之不安亦有命也而以爲吾戚此乃所謂不知命也夫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彼非以達可行於天下爲悅者也則其窮而不行也豈以爲戚哉視吾之窮達而無悅戚於吾心不知命者其何能如此且深甫謂以民聚天者明其性命莫不稟於天也有匹夫求達其志於天下以養全其類是能順天

者敢取其號亦曰天民安有能順天而不知命者乎深甫曰安有能視天以去就而德顧服於大人者乎某則以謂古之能視天以去就其德服於大人者有矣即深甫所謂管仲是也管仲不能正已者也然而至於不死子糾而從小白其去就可謂知天矣天之意固常甚重其民故孔子善其去就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此乃吾所謂德不如大人而尚能視天以去就者深甫曰正已以事君者其道足以致容而已不容則命也何悅於吾心哉正已而安社稷者其道足以致安而已不安則命也何悅於吾心哉正已以正天下者其道足以行天下而已不

行則命也何窮達於吾心哉某則以謂大人之窮達能無悅戚於吾心不能毋欲達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又曰何爲不豫哉然而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夫孟子可謂大人矣而其言如此然則所謂無窮達於吾心者殆非也亦曰無悅戚而已矣深甫曰惟其正已而不期於正物是以使萬物之正焉某以謂期於正已而不期於正物而使萬物自正焉是無治人之道也無治人之道者是老莊之爲也所謂大人者豈老莊之爲哉正已不期於正物者非也正已而期於正物者亦非也正已而不期於正物是無義也正已而期於正物是無命也是謂大人者豈顧無義命哉楊子曰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楊子所謂大器者蓋孟子之謂大人也物正焉者使物取正乎我而後能正非使之自正也武王曰四方有學無學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恥之孟子所謂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不期於正物而使物自正則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無爲怒也孟子沒能言大人而不放於老莊者楊子而已深甫嘗試以某之言與常君論之二君猶以爲未也願以教我

荆公說書之文往往精深而潔無浮囂氣亦無訓詁氣

答李資深書

某啓辱書勤勤教我以義命之說此乃足下忠愛於故舊不忍捐棄而欲誘之以善也不敢忘不敢忘雖然天下之變故多矣而古之君子辭受取舍之方不一彼皆內得於己有以待物而非有待乎物者也非有待乎物故其迹時若可疑有以待物故其心未嘗有悔也若是者豈以夫世之毀譽者槩其心哉若某者不足以望此然私有志焉顧非與足下久相從而熟講之不足以盡也多病無聊未知何時得復晤語書不能一一千萬自愛

約言可味

答韶州張殿丞書

某啓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誦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疢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尚少不得備聞爲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尚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爲身羞大者既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尚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儁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爲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尚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饜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既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

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述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爲己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史乎

確極快極近世郡縣志猶以私行之甚顛倒不足憑而況國

意見如此那得不誤國

精深之言荆公所行豈知是者

答曾公立書

某啓示及青苗事治道之興邪人不利一興異論羣聾和之意不在於法也孟子所言利者爲利吾國利吾身耳至狗彘食人食則檢之野有餓莩則發之是所謂政事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爲利哉姦人者因名實之近而欲亂之以眩上下其如民心之願何始以爲不請而請者不可遏終以爲不納而納者不可却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得不然也然二分不及一分一分不及不利而貸之貸之不若與之然不與之而必至於二分者何也爲其來日之不可繼也不可繼則是惠而不知爲政非惠而不費之道也故必貸然而有官吏之俸輦運之費水旱之逋鼠雀之耗而必欲廣之以待其饑不足而直與之也則無二分之息可乎則二分者亦常平之中正也豈可易哉公立更與深於道者論之則某之所論無一字不合於法而世之譊譊者不足言也因書示及以爲如何

未必

即不貸不與亦何病於民乎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豈必貸之與之乎又曰春省耕補不足秋省斂助不給是直與之而已何以不憂不可繼而不責之償責之利乎豈彼亦惠而不知爲政耶

與王子醇書

某啓得書喻以禦寇之方上固欲公毋涉難冒險以百全取勝如所喻甚善甚善方今熙河所急在修守備嚴戒諸將勿輕舉動武人多欲以討殺取功爲事誠如此而不禁則一方憂未艾也竊謂公厚以恩信撫屬羌察其材者收之爲用今多以錢粟養戍卒乃適足備屬羌爲變而未有以事秉常董氊也誠能使屬羌爲我用則非特無內患亦宜賴其力以乘外寇矣自古以好坑殺人致畔以能撫養收其用皆公所覽見且王師以仁義爲本豈宜以多殺斂怨耶喻及青唐既與諸族作怨後無復合理固然也然則近董氊諸族事定之後以兵威臨之而宥其罪使討賊自贖隨加厚賞彼亦宜遂爲我用無復與賊合矣與討而驅之使堅附賊爲我患利害不侔也事固有攻彼而取此者服誠能挫董氊則諸羌自服安所事討哉又聞屬羌經討者既亾蓄積又廢耕作後無以自存安得不屯聚爲寇以梗商旅往來如募之力役及伐材之類因以活之宜有可爲幸留意念恤邊事難遙度想公自有定計意所及嘗試言之春暄爲國自愛不宜

[備考]熙寧元年命王韶行邊韶上平戎三策言西夏可取欲平西夏當復河湟升有熙河蘭部斷夏人右臂帝異其言安石以爲奇策故有是命作與之書以約束之

與與趙尚書具見方略

與趙禼書 禼音屑

某啓議者多言遂欲開納西人則示之以弱彼更倔強以事情料之殆不如此以我衆大當彼寡小我尚疲弊厭兵卽彼偷欲得和可知我深閉固距使彼不得安息則彼上下忿懼幷力一心致死於我此彼所以能倔強也我明示開納則彼孰敢遂衆首議欲爲倔強者就令有敢如此則彼舉國皆將德我而怨彼孰肯爲之致死此所以怒我而怠寇也老子曰抗兵相加愛者勝矣此之謂也至於開納之後與之約和乃不可遽遽則彼將驕而易我蓋明示開納所以怠其衆而紓吾患徐與之議所以示之難而堅其約

聖上恐龍圖未喻此指故令以書具道前降指揮如西人有文字詞理恭順卽與收接聞奏宜卽明示界上使我吏民與彼舉國皆知朝廷之意

絕似漢人指揮檄宜文字

回蘇子瞻簡

某啓承誨諭累幅知尚盤桓江北俯仰踰月豈勝感悵得秦君詩手不能捨蓋致遠適見亦以爲淸新嫵麗與鮑謝似不知公意如何餘卷正冒眩尚妨細讀嘗鼎一臠旨可知也公奇秦君數口之不置吾又獲詩手之不捨然聞秦君嘗學至言妙道無乃笑我與公嗜好過乎未相見跋涉自愛書不宜悉

韻趣似東坡尺牘○介甫與司馬溫公書辨言亂正予恐其壞人心術也削之凡如此類者集不錄大較此君文字美不勝取亦在愼取之而已

訓竹語當時事寔亦如是

與叅政王禹玉書 王珪

某啓繆蒙賜臨傳喻聖訓彷徨跼蹐無所容措某羇孤無助遭値大聖獨排衆毀付以宰事苟利於國豈辭糜殞顧自念行不足以悅衆而怨怒實積於親貴之尤智不足以知人而險詖常出於交游之厚且據勢重而任事久有盈滿之釁意氣衰而精力弊有曠失之懼歷觀前世大臣如此而不知自弛乃能終不累國者蓋未有也此某所以不敢逃逋慢之誅欲及皋戾未積得優游里閭爲聖時知止不殆之臣庶幾天下後世於上拔擢任使無所譏議伏惟明公方佐佑大政上爲朝廷公論下及僚友私計謂宜少垂念慮特賜敷陳某既不獲通章表所恃在明公一言而已心之精微書不能傳惟加憫察幸甚不宣

此老當時重若負山危如騎虎矣此書實是傾出肺腑

答曾子固書

某啓久以疾病不爲問豈勝鄉往前書疑子固於讀經有所不暇故語及之連得書疑其所謂經者佛經也而教之以佛經之亂俗某但言讀經則何以別於中國聖人之經子固讀吾書每如此亦某所以疑子固於讀經有所不暇也然世之不見全經久矣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故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然後於經爲能知其大體而無疑蓋後世學者與先王之時異矣不如是不足以盡聖人故也楊雄雖爲不好非聖人之書然於墨晏鄒莊申韓亦何所不讀彼致其知而後讀以有所去取故異學不能亂也惟其不能亂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子固視吾所知爲尚可以異學亂之者乎非知我也方今亂俗不在於佛乃在於學士大夫沈沒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治而已子固以爲如何苦寒比日侍奉萬福自愛

引楊子雲明己之識非書籍所能亂

又辨佛經之本不亂俗所見與柳子厚同

介甫勸子固未必不欲其讀佛經因亂俗之訛而遷就爲之詞耳然徒讀經不足以知經是千古篤論

上相府書

某聞古者極治之時君臣施道以業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其澤者爲之焦然恥而憂之瞽聾侏儒亦各得以其材食之有司其誠心之所化至於牛羊之踐不忍不仁於草木今行葦之詩是也況於所得士大夫也哉此其所以上下輯睦而稱極治之時也伏惟閣下方以古之道施天下而某之不肖幸以此時竊官於朝受命佐州宜竭罷駑之力畢思慮治百姓以副吾君吾相於設官任材休息元元之意不宜以私恩上而自近於不敏之誅抑其勢

有可言則亦閣下之所宜憐者某少失先人今大母春秋高宜就養於家之日久矣徙以內外六十口無田園以託一日之命而取食不贍之祿以至於今不能也今去而野處念自廢於苟賤不廉之地然後有以共裘葛具魚菽而免於事親之憂則恐內傷先人之明而外以累君子養完人材之德濡忍以不去又義之所不敢出也故輒上書閣下願殯先人之丘冢自託於筦庫以終犬馬之養焉伏惟閣下觀古之所以材瞽聾侏儒之道覽行葦之仁憐士有好修之意者不窮之於無所據以傷其操使老者得養而養者雖愚無能無報盛德於以廣仁孝之政而曲成士大夫爲子孫之道是亦君子不宜得已者也黷冒威尊不任皇恐之至

附考 相府 宋史安石文人曾鞏攜安石文示歐陽修爲延譽於朝擢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書當於此時上

委婉中有崛強意

其以之衆於設矣因由在君子之道以相天下故並而無嫌

上曾參政書

某聞古之君子立而相天下必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而役使之故人得盡其材而樂出乎其時今也某材不足以任劇而又多病不敢自蔽而數以聞執事矣而閣下必欲使之察一道之吏而寄之以刑獄之事非所謂因其材力之所宜也某親老矣有上氣之疾日久比年加之風眩勢不可以去左右閣下必欲使之奔走跛涉不常乎親之側非所謂因其形勢之所安也伏惟閣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故某得布其私焉論者或以為事君使之左則左使之右則右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人臣之義也某竊以為不然上之使人也既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則使之左而左使之右而右可也上之使人也不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上將無以報吾君下將無以慰吾親然且左右惟所使則是無義無命而苟悅之為可也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者義無所避之也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義無所辭之也今天下之吏其才可以備一道之使而無不可為之勢其志又欲得此以有為者蓋不可勝數則某之事非所謂不可辭之地而不可避之時也論者又以為人臣之事其君與人子之事其親其勢不可得而兼也其才不足以任事而勢不可以去親之左右則致為臣而養可也某又竊以為不然古之民或有行役矣然而事親者猶將輕其志重其祿所以為養今也仕則有常祿而居則無常產而特將輕去其所以為養非所謂為人子事親之義也且某之才固不足以任使事矣然尚有可任者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固不可以去親之左右矣然任豈有不便於養者乎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然以某之賤未嘗得比於門牆之側而慨然以鄙樸之辭自通於閣下之前欲得其所求自常人觀之宜其終齟齬而無所合也自君子觀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則宜不為遠近易慮而不以親疏改施如天之無不燾而施之各以其命之所宜如地之無不載而生之各以其性之所有彼常人之情區區好伎而自私不恕己以及物者豈足以量之邪伏惟閣下垂聽而念焉使天下士無復思古之君子而樂出乎閣下之時而又使常人之觀閣下者不能量也豈非君子所願而樂者乎冒瀆威尊不任惶恐之至

備考 曾參政 嘉祐初年曾公亮參知政事安石自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

設為問答以詰辨體為書然提刑之任卒不改非逆其請乃所以曲成之也熙寧初曾忌韓魏公力薦安石俾與聞政事則提刑正大用之漸翰林學士之階其為曲成無疑矣

肯耳俗目卽如此聞爲猶不悟而鹿門以太促訊之過矣

答錢公輔學士書

比蒙以銘文見屬。足下於世爲聞人，力足以得顯者銘父母，以屬於不腆之文，似其意非苟然，故輒爲之而不辭。不圖乃猶未副所欲，欲有所增損。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而求能如足下意者爲之耳。家廟以今法準之，恐足下未得立也。足下雖多聞，要與識者講之。如得甲科爲通判，通判之署有池臺竹林之勝，此何足以爲太夫人之榮，而必欲書之乎？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苟不能行道，適足以爲父母之羞。況一甲科通判，苟粗知爲辭賦，雖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故銘以謂閭巷之士以爲太夫人榮，明天下有識者不以置悲歡榮辱於其心也。太夫人能異於閭巷之士，而與天下有識同，此其所以爲賢而宜銘者也。至於諸孫，亦不足列。就有五子而無七孫者乎？七孫業之有可道，固不宜略；若皆兒童，賢不肖未可知，列之於義何當也？諸不具道。計足下當與有識者講之。爾去愈遠，君子惟順愛自重。

讀此與歐陽公自解尹師魯墓誌銘，知古人文字用意精到，不得胡亂讀去。

邕懋米

書 原第七十五卷

與王逢原書

某頓首逢原足下：比得足下於客食中，窘窘相造謝，不能取一日之閒以與足下極所欲語者，而舟即東矣。間閱足下之詩，竊有疑焉，不敢不以告足下。詩有歎蒼生淚垂之說。夫君子之於學也，固有志於天下矣，然先吾身而後吾人。吾身治矣，而人之治不治，係吾得志與否耳。身猶屬於命，天下之治，其可以不屬於命乎？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又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孔子之說如此，而或以爲君子之學汲汲以憂世者，歟也歟？於此而進退之，行不得於孔子者有之矣。故有孔不暇暖席之說。吾獨以聖人之心未始有憂。有難予者曰：然則聖人忘天下矣？曰：是不忘天下也。否之象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初六曰：拔茅茹以其彙，貞吉。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在君者，不忘天下者也。不可榮以祿者，知命也。吾雖不忘天下，而命不可必合，憂之其能合乎？易曰：遯世無悶，樂天知命，是也。詩三百，如柏舟、北門之類，有憂也。然仕於其時而不得其志，不得以不憂也。仕不在於天下國家，與夫不仕者，未始有憂。君子陽陽、考槃之類是也。借有憂者，不能奪聖人不憂之說。孟子曰：伊尹視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

其辯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可謂憂天下也然湯聘之猶囂囂然曰我處畎畝之間以樂堯舜之道豈如彼所謂憂天下者僕僕自枉而幸售其道哉又論禹稷顏回同道曰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救之則惑也今窮於下而曰我憂天下至於慟哭者無乃近救鄉鄰之事乎孔子所以極其說於知命不憂者欲人知治亂有命而進不可以苟則先王之道得伸也世有能論知命之說而不能重進退者有矣由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也始得足下文特愛足下之才耳既而見足下衣刓屨缺坐而語未嘗及已之窮退而詢足下終歲食不葷不以絲忽妄售於人世之自立如足下者有幾吾以謂知及之仁又能守之故以某之所學報足下

亦潔引詩陡得勝觀

上杜學士言開河書

十月十日謹再拜奉書運使學士閣下某愚不更事物之變備官節下以身得察於左右事可施設不敢因循苟簡以孤大君子推引之意亦其職宜也鄞之地邑跨負江海水有所去故人無水憂（撤去水患）而深山長谷之水四面而出溝渠澮川十百相通長老言錢氏時置營田吏卒歲浚治之人無旱憂恃以豐足營田之廢六七十年吏者因循而民力不能自并向之渠川稍稍淺塞山谷之水轉以入海而無所瀦幸而雨澤時至田猶不足於水方夏歷旬不雨則衆川之涸可立而須故今之邑民最獨畏旱而旱輒連年是皆人力不至而非歲之咎也某為縣於此幸歲大穰以為宜乘人之有餘及其暇時大浚治川渠使有所瀦可以無不足水之患而無老壯稚少亦皆懲旱之數而幸今之有餘力聞之翕然皆勸趨之無敢愛力夫小人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誠有大利猶將強之況其所願欲哉竊以為此亦執事之所欲聞也伏惟執事聰明辨智天下之事悉已講而明之矣而又導利去害汲汲若不足夫此最長民之吏當致意者故輒具以聞州州既具以聞執事矣顧其厝事之詳尚不得徹輒復條件以聞唯執事少留聰明有所未安教而勿誅幸甚

長民者固不宜非歲

備考 開河 鄞邑河也介甫知鄞縣時杜衍爲河東轉運使故上書

肯如此留心民事大是良吏

與馬運判書

運判閣下比奉書即蒙寵答以感以怍且承訪以所聞何閣下逮下之周也嘗以謂方今之所以窮空不獨費出之無節又失所以生財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資之國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蓋爲家者不爲其子生財有父之嚴而子富焉則何求而不得今闔門而與其子市而門之外莫入焉雖盡得子之財猶不富也蓋近世之言利雖善矣皆有國者資天下之術耳直相市於門之內而已此其所以困與在閣下之明宜已盡知當患不得爲耳不得爲則尚何賴於不肖者之言耶今歲東南饑饉如此汴水又絕其經畫固勞心私竊度之京師兵食宜窘薪芻百穀之價亦必踴以謂宜料畿兵之駑怯者就食諸郡可以舒漕輓之急古人論天下之兵以爲猶人之血脈不及則枯聚則疽分使就食亦血脈流通之勢也儻可上聞行之否

理財是其癖好而此時尚置身局外故其言無郛

答段縫書

段君足下某在京師時嘗爲足下道曾鞏善屬文未嘗及其爲人也還江南始熟而慕焉友之又作文粗道其行惠書以所聞詆鞏行無纖完其居家親友惴畏焉怪某無文字規鞏見謂有黨果哉足下之言也鞏固不然鞏文學論議在某交游中不見可敵其心勇於適道殆不可以刑禍利祿動也父在困厄中左右就養無虧行家事銖髮以上皆親之父亦愛之甚嘗曰吾宗敝所賴者此兒耳此某之所見也若足下所聞非某之所見也鞏在京師避兄而舍此雖某亦學之也宜足下深攻之也於學之中有足矜者顧不可以書傳也事固有迹然而情不至是者如不循其情而誅焉則誰不可誅邪鞏之迹固然邪然鞏爲人弟於此不得無過但在京師時未深接之還江南又既往不可咎未嘗以此規之也鞏果於從事少許可時時出於中道此則還江南時嘗規之矣鞏聞之輒矍然鞏固有以教某也其作懷友書兩通一自藏一納某家皇皇焉求相切劘以免於悔者略見矣嘗謂友朋過差未可以絕固且規之規之從則已固且爲文字自著見然後已邪則未嘗也凡鞏之行如前之云其既往之過亦如前之云而已豈不得爲賢者哉天下愚者衆而賢者希愚者固忌賢者賢者又自守不與愚者合愚者加怨焉挾忌怨之心則無之焉而不謗君子之過於聽者又傳而廣之故賢者嘗多謗其困於下者尤甚勢不足以動俗名實未加於民愚者易以謗謗易以傳也凡道鞏之云云者固忌固怨固過於聽者也足下乃欲引忌者怨者過於聽者之言縣斷賢者之是非甚不然也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未可也見可殺焉然後殺之匡章通國以爲不孝孟子獨禮貌之孔孟所以爲孔孟者爲其善自守不惑於衆人也如惑於衆人亦衆人耳烏在其爲孔孟也足下姑自重毋輕議鞏

聞流言不信庶幾古人之交天下愚者衆已下聲色嚴厲段縫有知無地可入

答李參書

李君足下留書獎引甚渥卒曰教之育之在執事耳某材德薄不能堪足下望之又何過也夫教之育之某之所以望於人也足下曾某之望乎豈欲享尼人以壯者之食而強之負重乎然足下自言不樂雷同不喜趨競審如是某誠愛焉誠慕焉誠欲告足下以所聞焉曰其人誠甚貴有他長稍近於諛則疾之若斃世之譽審如是亦過矣天下靡靡然足下之譽豈少耶君子不爲已甚者求中焉其可也

介甫性固好諛然以規少年負氣之士則如臨師保矣

二解獨截決路

書　原第七十六卷

上田正言書

正言執事某五月還家八月抵官每欲介西北之郵布一書道區區之懷輒以事廢揚東南之吭也舟輿至自汴者日十百數因得問汴事與執事息耗甚詳其間薦紳道執事介然立朝無所跛倚甚盛甚盛顧猶有疑執事者雖某亦然某之學也執事誨之進也執事獎之執事知某不爲淺矣有疑焉不以聞何以償執事之知哉初執事坐殿廡下對方正策指斥天下利害奮不諱忌且曰願陛下行之無使天下謂制科爲進取一塗耳方此時窺執事意豈若今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哉蓋曰行其志云爾今聯諫官朝夕耳目天子行事即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欲行其志宜莫若此時國之疵民之病亦多矣執事亦抵職之日久矣向之所謂疵者今或痤然若不可治矣向之所謂病者今或痼然若不可起矣曾未聞執事建一言寤王上也何向者指斥之切而今之疏也豈向之利於言而今之言不利耶豈不免若今之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邪人之疑執事者以此爲執事解者或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疏賤之人奚遽知其微哉是不然矣傳所謂造辟而言者遁其言則不可得而聞也其言之效則天下斯見之矣今國之

兆民之病有滋而無損焉烏所謂言之效邪復有爲執事解者曰蓋造辟而言之矣如不用何是又不然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去之禮也執事對策時常用是著於篇今言之而不從亦當不翅三矣雖惓惓之義未能自去孟子不云乎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盍亦辭其言責邪執事不能自免於疑也必矣雖堅強之辯不能爲執事解也廼如某之愚則願執事不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爲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國之疵蹇蹇一心如對策時則人之疑不解自判矣惟執事念之如其不然願賜教答不宣

備考 田正言 田況對賢良方正策第一嘗爲諫官仕至太傅樞密使集中有碑銘

昌黎因孟子譏蚳鼃而有爭臣論廬陵半山又因爭臣論而有上范司諫書上田正言書此文字淵源也半山舉對方正爲案亦猶孟子舉辭靈丘請士師爲案耳然筆力矯悍窺其意中直欲揜盡前人

上杜學士書

竊聞受命改使河北伏惟慶慰國家東西南北地各萬里統而維之止十八道道數千里而轉運使獨一二人其在部中吏無崇卑皆得按舉雖將相大臣氣勢烜赫上所尊寵文書指麾勢不得恣一有罪過糾詰按治遂行不請政令有大施舍常咨而後定生民有大利害得以罷而行之金錢粟帛倉庾庫府舟車漕引凡上之人皆須我主出信乎是任之重也而河北又天下之重處左河右山強國之與鄰列而爲藩者皆將相大臣所屯無非天下之勁兵悍卒以惠則恣以威則搖幸時無事廟堂之上猶北顧而不敢忽有事雖天子其憂未嘗不在河北也今執事按臨東南無幾何時浙河東西十有五州之吏士民未盡受察便宜當行而害之可除去者猶未畢也而卒然舉河北以付執事豈主上與一二股肱之臣不惟付予必久而後可要以效哉且以爲世之士大夫無足[illegible]以重獨執事爲能當之耳伏惟執事名行於天下而材信於朝廷而處之宜必有補於當世故雖某蒙恩德最厚一日失所依據而釋然於心不敢恨望唯公義之存而忘所私焉

備考 杜學士 杜爲河東轉運使未幾拜天章閣待制知荊南府未行改河北轉運使

得韓十八九自韓以後得韓十八九者惟荊公耳

上郎侍郎書

某啓昔者幸以先人之故得望步趨伏蒙撫存教道如親子姪而去離門墻凡五六年一介之使一書之問不徹於隷人之聽誠以苛禮不足報盛德空言不能輙欲報之實顧不知執事察不察也去年得邑海上塗當出越而問聽之繆謂執事在焉比至越而後知車馬在杭行自念父黨之尊而德施之厚去五六年而一書之不達又望門不造雖其心之勤企而欲報者猶在而執事之見察其可必也且慚且恐不知所云輙試陳不敏之罪於左右顧猶不敢必左右之察也不圖執事遽然貶損手教重之蜀牋兎毫之賜文辭反復意指勤過然後知大人君子仁恩溥博度量之廓大如此小人無狀不善隱度妄自悔恐而不知所以裁之也一官自縶勢不得去欲趨而前其路無由唯其思報心尚不怠

健折○三層極俯仰之趣

上運使孫司諫書

[illegible]大害此段說盡

巳下言令吏民出錢之害

購事乃[illegible]新法之行[illegible]而[illegible]為[illegible]令[illegible]人[illegible]人[illegible]天禍人陰似有物爲祟之非小山罪也

伏見閣下令吏民出錢購人捕鹽竊以為過矣海旁之鹽雖日殺人而禁之勢不止也今重誘之使相捕告則州縣之獄必蕃而民之陷刑者將衆無賴姦人將乘此勢於海旁漁業之地搔動艚戶使不得成其業艚戶失業則必有合而為盜賊殺以相仇者此不可不以為慮也鄞於州為大邑某為縣於此兩年見所謂大戶者其田多不過百畝少者至不滿百畝百畝之直為錢百千其尤良田乃直二百千而已大抵數口之家養生送死皆自田出州縣百須又出於其家方今田桑之家尤不可時得者錢也今責購而不可得則其間必有鬻田以應責者夫使良民鬻田以賞無賴告訐之人非所以為政也又其間必有扞州縣之令而不時出錢者州縣不得不鞭械以督之鞭械吏民使之出錢以應捕鹽之購又非所以為政也且吏治宜何所師法也必曰古之君子重告訐之利以敗俗廣誅求之害急較固之法以失百姓之心因國家不得已之禁而又重之古之君子蓋未有然者也犯者不休告者不止糶鹽之額不復於舊則購之勢未見其止也購將安出哉出於吏之家而已吏固多貧而無有也出於大戶之家而已大家將有由此而破產失職者安有仁人在上而令下有失職之民乎在上之仁

二師又推其流弊

名論彼此諸公論新法者何不即以其矛反攻之

人有所爲則世輒指以爲師故不可不慎也使世之在上者指閣下之爲此而師之獨不害閣下之義乎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閣下之爲方爾而有司或以謂將請於閣下求增購賞以勵告者故某竊以謂閣下之欲有爲不可不慎也天下之吏不由先王之道而主於利其所謂利者又非所以爲利也非一日之積也公家日以窘而民日以窮而怨常恐天下之勢積而不已以至於此雖力排之已若無奈何又從而爲之辭其與抱薪救火何異竊獨爲閣下惜此也在閣下之勢必欲變今之法令如古之爲固未能也非不能也勢不可也循今之法而無所變有何不可而必欲重之乎

伏惟閣下常立天子之側而論古今所以存亾治亂將大有爲於世而復之乎二帝三代之隆顧欲爲而不得者也如此等事豈待講說而明今退而當財利責益迫於公家用調之不足其勢不得不權事勢而爲此以紓一切之急也雖然閣下亦過矣非所以得財利而救一切之道閣下於古書無所不覩覩之於書以古已然之事驗之其易知較然不待某辯說也枉尺直尋而利古人尚不肯爲安有此而可爲者乎今之時士之在下者浸漬成俗苟以順從爲得而上之人亦往往憎人之言言有忤已者輒怒而不聽之故下情不得自言於上而上不得聞其過恣所欲爲上可以使下之人自言者惟閣下其職不得不自言者某也伏惟覃思而幸聽之文書雖已施行追而改之若猶愈於遂行而不反也干犯云云

反覆曉暢論事之家

書 原第七十七卷

上凌屯田書 代人作

俞跗疾毉之良者也其足之所經耳目之所接有人於此狠疾焉而不治則必欲然以為已病也雖人也不以病俞跗焉則少矣隱而度俞跗之心其族婣舊故有狠疾焉則何如也未如之何其已未有可以治焉而忍者也今有人於此弱而孤壯而屯蹷困塞先大父棄館舍於前而先人從之兩世之柩窆而不能葬也嘗觀傳記至春秋過時而不葬與子思所論未葬不變服則戚然不知涕之流落也竊悲夫古之孝子慈孫嚴親之終如此其甚也今也乃獨以窶故犯春秋之義拂子思之說鬱其為子孫之心而不得伸猶人之狠疾也奚有間哉伏惟執事性仁而躬義憫窮而悼厄窮人之俞跗也而又有先人一日之雅某之疾庶幾可以治焉者也是敢不謀於龜不介於人跋千里之途犯不測之川而造執事之門自以為得所歸也執事其忍之歟

刻峭之筆能寫哀酸之情

與祖擇之書

治教政令聖人之所謂文也書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聖人之於道也蓋心得之作而為治教政令也則有本末先後權勢制義而一之於極其書之策也則道其然而已矣彼陋者不然一適焉一否焉非流焉則泥非過焉則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當後者反先之無一焉不悖於極彼其於道也非心得之也其書之策也獨能不悖耶故書之策而善引而被之天下之民反不善焉無矣二帝三王引而被之天下之民而善者也孔子孟子書之策而善者也皆聖人也易地則皆然某生十二年而學學十四年矣聖人之所謂文者私有意焉書之策則未也間或悱然動於事而出於詞以警戒其躬若施於友朋褊迫陋庳非敢謂之文也乃者執事欲收而教之使獻焉雖自知明敢自蓋邪謹書所為書序原說若干篇因敘所聞與所志獻左右惟賜覽觀焉

通經之言

荆公少作便爾峭折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

人之生久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其倫也孰持其倫禮樂刑政文物數制事爲其具也其具孰持之爲之君臣所以持之也君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君臣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臣爲之師所以并持之也君不知所以爲君臣不知所以爲臣人之類其不相賊殺以至於澌者非幸歟信乎其爲師之重也古之君子尊其身耻在舜下雖然有鄙夫問焉而不敢忽斂然後其身似不及者有歸之以師之重而不辭曰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而我先得之得之而不推餘於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某得縣於此踰年矣方因孔子廟爲學以教養縣子弟願先生留聽而賜臨之以爲之師某與有聞焉伏惟先生不與古之君子者異意也幸甚

從絕大處起議妙在簡遒不似後人蕪鈍

兩破法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二

惠書何推褒之隆而辭讓之過也仁人君子有以教人義不辭讓固已爲先生道之今先生過引孟子柳宗元之說以自辭孟子謂人之患在好爲人師者謂無諸中而爲有之者豈先生謂哉彼宗元惡知道韓退之毋爲師其孰能爲師天下士將惡乎師哉夫謗與譽非君子所卹也適於義而已矣不曰適於義而唯謗之卹是薄世終無君子唯先生圖之示詩質而無邪亦足見仁人之所存甚善甚善

短章獨步

答孫元規大資書 沔字元規

某不學無術，少孤以賤，材行無可道，而名聲不聞於當世。巨公貴人之門無可進之路，而亦不敢輒有意於求通，以故聞閣下之名於天下之日久，而獨未嘗得望履舄於門。比者得邑海上，而聞左右之別業實在敝境，猶不敢因是以求聞名於從者。卒然蒙賜教督，讀之惄然不知其爲媿，且恐也。伏惟閣下危言讜論，流風善政，簡在天子之心，而諷於士大夫之口，名聲之盛，位勢之尊，不宜以細故苟自貶損。今咳唾之餘，先加於新進之小生，疑左右者之誤，而非閣下之本意也。以是不敢即時報謝，以忤眡聽，以累左右，而自得不敏之誅。顧未嘗一日而忘拜賜也。今茲使來，又拜教之辱，然後知閣下眞有意其存之也。夫禮之有施報，自敵以下不可廢，況王公大人而先加禮新進之小生，而其報謝之禮缺然者久之，其爲非也大矣。雖聰明寬閎，其有以容而察於此，而獨區區之心，不知所以裁焉。

荊公未達時實能自持其身不苟奔競讀此等書自見

答張幾書

張君足下：某常以今之仕進爲皆詘道而信身者，顧有不得已焉者。舍爲仕進則無以自生，舍爲仕進而求其所以自生，其詘道有甚焉，此固某之亦不得已焉者。獨嘗爲進說以勸得已之士焉，得已而已焉者，未見其人也。不圖今此而得足下焉。足下恥爲進士，貴其身而以自娛於文，而貧無以自存，此尤所以爲難者。凡今於此不可毋進謁也，（觀此幾當爲鄭人）況如某少知義道之所存乎？今者足下乃先貶損而存之，賜之書詞盛指過，不收受而有也。惟是不敏之罪，不知所以辭，敢布左右，惟幸察之而已。

得已而已信乎難得然人之不爲進士而不已者其途多矣鴻飛冥冥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見是則乾之所謂潛龍也

答陳柅書

某啓伏蒙不遺不肖而身辱先之示之文章使得窺究其所蘊又取某所以應見問者序而存之以寵其行足下之賜過矣不敢當也某檽陋淺薄學未成而仕其言行往往背戾於聖人之道擯而後復者非一事也自度尚不足與庸人爲師況如足下之材良俊明安能一有所補邪雖然足下過聽所序而存者或非某所聞於師友之本指也則義不得默而已莊生之書其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禍福累其心此其近聖人也自非明智不能及此明智矣讀聖人之說亦足以及此不足以及此而陷溺於周之說則其爲亂大矣墨翟非亢然詆聖人而立其說於世蓋學聖人之道而失之耳雖周亦然韓氏作讀墨而又謂子夏之後流而爲莊周則莊墨皆學聖人而失其源者也老莊之書具在其說未嘗及神仙唯葛洪爲二人作傳以爲仙而足下謂老莊潛心於神仙疑非老莊之實故嘗爲足下道此老莊雖不及神仙而其說亦不皆合於經蓋有志於道者聖人之說博大而閎深要當不遺餘力以求之是二書雖欲讀抑有所不暇某之所聞如此其離合於道惟足下自擇之

正論

啓 原第七十九卷

賀韓魏公啓

伏審判府司徒侍中寵辭上宰歸榮故鄉兼兩鎮之節麾備三公之典策貴極富溢而無充滿之累名遂身退而有褒加之榮在於觀聽孰不慶美伏惟某官受天間氣爲世元龜誠節表於當時德望冠乎近代典司密命總攬中樞毀譽幾至於萬端夷險常持於一意故四海以公之用捨一時爲國之安危越執鴻樞遂躋元輔以人才未用爲大耻以國本不建爲深憂言衆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及臻變故果有成功英宗以哀疚荒迷慈聖以謙冲退託內揆百官之衆外當萬事之微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政理而未嘗遭變記在舊史號爲元功未有獨運廟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救寧四方巋然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之懿若夫進退之當於義出處之適其時以彼相方又爲特美某久叨庇賴實預甄收職在近臣欲致盡規之義世當大有更懷下比之嫌用自絕於高閎非敢忘於舊德逖聞新命竊仰遐風瞻望門闌不任鄉往之至

臨川先生全集錄卷之終

宋王臨川先生全集錄目次

記 原第八十二卷

度支使廳壁題名記

桂州新城記

芝閣記

信州興造記

記 原第八十三卷

鄞縣經遊記

慈溪縣學記

揚州龍興講院記

揚州新園亭記

撫州符祥觀三清殿記

序 原第八十四卷

周禮義序

詩義序

書義序

老杜詩後集序

靈谷詩序

老杜詩後集序

靈谷詩序

送陳興之序

送李著作之官高郵序

送陳升之序

祭文 原第八十五卷

祭范潁州文

祭周幾道文

祭曾博士易占文

祭文 原第八十六卷

祭歐陽文忠公文

神道碑 原第八十八卷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神道碑

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墓碑 原第八十九卷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行狀墓表 原第九十卷

彰武軍節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狀

原缺

記原第八十二卷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三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尚書戶部員外郎呂君沖之始稽之衆史而自李紘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楊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勸已下又得其在事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鑱之東壁夫合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爲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爲先急而況於後世之紛紛乎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寄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勢皆得以議於上而改爲之非特當守成法吝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人以其在事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

坐而得矣此蓋呂君之志也

談及理財直搔著痒處議論宏大顧盼偉如較晁家令倍爲入理此雖遇主如漢文猶不能不爲之傾倒而況宋神乎

桂州新城記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甲兵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以勝一日之變也唯天子亦以爲任其罪者不獨守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爲能者付之經略而今尚書戶部侍郎余公靖當廣西焉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桂州其方六里其木甓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一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具無一求而有不給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

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爲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材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爲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爲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橫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毀頓陷滅而不救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而爲存也及至喟然覺悟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嘗不敢以爲後蓋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無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未之聞也故文王之興也有四夷之難則城於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於東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協於其君於爲國之本末與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赫赫之名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明明之功卒所以攘戎狄而中國以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鎭撫一方修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有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刻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至和二年九月丙辰羣牧判官太常博士王某記

記一城而揚厲余公君臣最得大體

半山每有此遠想

又是一遠想

芝閣記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狙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即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為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況於行先王之治哉太丘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為芝惜其可玩而莫售也故閣於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

佳處固在感觸即小以見大而行文淘洗潔精皭若江漢

信州興造記

晉陵張公治信之明年皇祐二年也姦彊怗柔隱詘發舒既政大行得以寧息夏六月乙亥大水公徙囚於高獄命百隸戒不共有常誅夜漏半水破城滅府寺苞民廬居公趨譙門坐其下敕吏士以桴收民鰥孤老癃與所徙之囚咸得不死丙子水降公從賓佐按行隱度符縣調富民水之所不至者夫錢戶七百八十六收佛寺之積材一千一百三十有二不足則前此公所命富民出粟以賙貧民者二十三人自言曰食新矣賙可以已願輸粟直以佐材費七月甲午募人城水之所入垣羣府之缺考監軍之室立司理之獄營州之西北亢爽之墟以宅屯駐之師除其故營以時教士刺伐坐作之法故所無也作驛曰饒陽作宅曰迴車築二亭於南門之外左曰仁右曰智山水之所附也梁四十有二舟於兩亭之間以通車徒之道築一亭於州門之左曰宴月吉所以屬賓也凡為梁一為城垣九千尺為屋八以楹數之得五百五十二自七月九日卒九月七日為日五十二為夫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五中家以下見城郭室屋之完而不知材之所出見徒之合散而不見役使之及已凡故之所有必具其所無也適今有之故其經費卒不出縣官之給公所以捄災補敗之政如此其賢於世吏遠矣今州

縣之災相屬民未病災也且有治災之政出焉弛舍之不適衷取之不中元姦宿豪舞手以乘民而民始病病極矣吏乃始瞽然自喜民相與誹且笑之而不知也吏而不知為政其重困民多如此此予所以哀民而閔吏之不學也由是而言則為公之民不幸而遇害災其亦庶乎無憾矣十月二十日臨川王某記

評整似班

記原第八十三卷

鄞縣經游記

慶曆七年十一月丁丑余自縣出屬民使浚渠川至萬靈鄉之左界宿慈福院戊寅升雞山觀碶工鑿石遂入育王山宿廣利寺雨不克東辛巳下靈巖浮石湫之壑以望海而謀作斗門於海濱宿靈巖之旌教院癸未至蘆江臨決渠之口轉以入於瑞巖之開善院遂宿甲申游天童山宿景德寺質明與其長老瑞新上石望玲瓏巖須猿吟者從之而還食寺之西堂遂行至東吳具舟以西質明泊舟堰下食大梅山之保福寺莊過五峰行十里許復具舟以

西至小溪以夜中質明觀新渠及洪水灣還食普寧院日下昃如林村夜未中至資壽院質明戒桃源清道二鄉之民以其事凡東西十有四鄉鄉之民畢已受事而余遂歸云

簡而備河東記柳州山水無以尚之

慈溪縣學記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攷藝選言之政至於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伎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爲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命其學之所自遷徙偪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

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爲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羣居族處爲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爲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斲木摶土如浮屠道士法爲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者或不預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今天子卽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

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溪之士不得有學而爲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今劉君在中言於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爲而去時慶曆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爲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不可以毋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卽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爲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爲之師而興於學噫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爲其幾於此矣林君固賢令而慈溪小邑無珍產淫貨以來四方游販之民田桑之

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游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愼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爲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爲人師者爲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爲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於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前猶大帽子話凡記學皆可施後方切慈谿欲學者教者之久

於其道甚典則然較韓柳廟碑則瞠乎後矣

揚州龍興講院記

予少時客遊金陵浮屠慧禮者從予游予既吏淮南而慧禮得龍興佛舍與其徒日講其師之說嘗出而過焉庳屋數十椽上破而旁穿側出而視後則榛棘出人不見垣端指以語予曰吾將除此而宮之雖然其成也不以私吾後必求時之能行吾道者付之願記以示後之人使不得私焉當是時禮方丐食飲以卒日視其居枵然余特戲曰姑成之吾記無難者後四年來曰昔之所欲爲凡百二十楹賴州人蔣氏之力既皆成盍有述焉噫何其能也蓋慧禮者予知之其行謹潔學博而才敏而又卒之以不私宜成此不難也今夫衣冠而學者必曰自孔氏孔氏之道易行也非有苦身窘形離性禁欲若彼之難也而士之行可一鄉才足一官者常少而浮屠之寺廟被四海則彼其所謂材者寧獨禮耶以彼之材由此之道去至難而就甚易宜其能也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有以也夫

寺廟被四海未必皆浮屠之材而比較感慨文情特妙

揚州新園亭記

諸侯宮室臺榭講軍實容俎豆各有制度揚古今大都方伯所治處制度狹庳軍實不講俎豆無以容不以偪諸侯哉宋公至自丞相府化清事省喟然有意其圖之也今太常刁君實集其意會公去鎮鄆君卽而考之占府乾隅夷茀而基因城而垣竝垣而溝周六百步竹萬箇覆其上故高亭在垣東南循而西三十軏作堂曰愛思道僚吏之不忘宋公也堂南北鄉袤八筵廣六筵直北爲射埒列樹八百本以翼其旁賓至而享吏休而宴於是乎在又循而西十有二軏作亭曰隸武南北鄉袤四筵廣如之埒如堂列樹以鄉歲時教士戰射坐作之法於是乎在始慶曆二年十二月某日凡若干日卒功云初宋公之政務不煩其民是役也力出於兵材資於宮之饒地瞰於公宮之隙成公志也噫揚之物與監東南所規仰天子宰相所垂意而選繼乎宜有若宋公者丞乎宜有若刁君者金石可弊此無廢已

容俎豆

講軍實

偹考 宋公 寶元中宋庠參知政事與宰相呂夷簡論不合凡庠與善者夷簡悉指爲朋黨出之乃以庠知揚州

孝柳

撫州祥符觀三清殿記

臨川之州城橫溪上西出出城之上有宮巋然溪之㳉㳉流過其下東南之山皆在其門戶牕牖之間者曰祥符觀觀之中有屋四注深五十五尺廣七十二尺陛之高居深十八分之一楹二十有四門兩夾牕中象三旁象二十有六者曰三清殿用其師之說以動人而能有此者曰道士黎自新出其力以歸於道士之說而卒成此者曰里之人鄧佺佺之子表故常與予游予之歸表語其父之事而乞予文予不能拒也夫用其師之說以動人者道士也予力顧出道士下復何云哉

簡法結感慨蘊藉可思而不可言

周監二代故法度之詳莫如此

周禮義序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

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為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為難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亹亹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為庶幾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為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莊重古茂氣體頗倣班孟堅

儲在文曰體莊而度遠直得詩書之神

詩義序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既使臣雱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為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於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伏惟皇帝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時恫外行恂達則四方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不足道也微言奧義既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

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爝火焉豈足以廣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棫樸之作人以壽考為言蓋將有來者焉追琢其章續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尚庶幾及見之謹序

抑損處得體

書義序

熙寧二年臣某以尚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實嗣講事有旨爲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焉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亾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之與榮焉然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兹榮也祇所以爲愧也歟謹序

眞名貴

老杜詩後集序

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辭所從出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世所傳已多計尚有遺落思得其完而觀之然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者惟其甫也輒能辨之予之令鄞客有授予古之詩世所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予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實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完見於今者自予得之世之學者至乎甫而後爲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以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

是學杜甫諸詩小敘短篇然甫也拙安石無敵

靈谷詩序

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龍蛇之神，虎豹翬翟之文，章楩柟豫章竹箭之材，皆自山出。而神林鬼冢魑魅之穴，與夫僊人釋子恢譎之觀，咸附託焉。至其淑靈和清之氣，盤礴委積於天地之間，萬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屬之於人，而處士君實生其址。君姓吳氏，家於山址，豪傑之望，臨吾一州者，蓋五六世，而後處士君出焉。其行，孝悌忠信；其能，以文學知名於時。惜乎其老矣，不得與夫虎豹翬翟之文章，楩柟豫章竹箭之材，俱出而為用於天下，顧藏其神奇，而與龍蛇雜此土，以處也。然君浩然有以自養，遨遊於山川之間，嘯歌謳吟，以寓其所好，終身樂之不厭，而有詩數百篇，傳誦於閭里。他日出靈谷三十二篇，以屬其甥曰：為我讀而序之。惟君之所得，蓋有伏而不見者，豈特盡於此詩而已。雖然，觀其鑱刻萬物，而接之以藻繢，非夫詩人之巧者，亦孰能至於此。

恆溪亦復鑱刻

送陳興之序

先人為臨江軍判官，實佐今駕部員外郎陳公。其後二十五年，公之子興之，主泰之如皋簿，某為判官淮南，以事出如皋，過之，相好也。其後二年，歸京師，興之亦以進士得嘉慶院解，復過之，相好加焉。興之試禮部，有日，今宰相其世父也，奏前試罷之，以避嫌。興之嘗遠官，踰數月，乃得泉之晉江主簿去。陳公世大家，仕官四十年，連坐謫，流落不得所欲，其意不能毋望興之貴富世其家也。興之亦誠博學能文辭，有氣節，吾意其為進士宜有得焉，今失所欲，又為所謂主簿者，遠其親三千里，不嘗是其心，獨能毋介然者邪？夫大公之道行，上之人子弟苟賢者，任而進之無嫌也，下之人固亦不以嫌之。今興之去，知者皆憐其才之可以進焉而不得，無以慰其親也。吾於興之又世故，故又為之思所以慰其親，豁其心之介然者，不得其說，而獨以悲大公之道不行焉。

以避嫌相感慨，愈婉愈峭

送李著作之官高郵序

君之才搢紳多聞之初君眡金陵酒政人皆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卑冗君將優爲之曰孔子嘗爲乘田委吏矣會計當而已矣牛羊蕃而已矣旣而又得調高郵關吏人復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卑冗君言如初邑滋蔓書於戲今之公卿大夫據徼乘機鑽隙抵巇僅不盈志則戚戚以悲君乃皦然反之此衆所以高君也抑有術焉古之柄國家者有能發藏采恬處下列拔而致之朝使相謨謀今豈不若古邪奚遂君請而弗拔也

短而悍起結最着意畫鍊字法

送陳升之序

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事者作而任大臣之事則上下一失望何哉人之材有小大而志有遠近也彼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則煦煦然仁而有餘於仁矣孑孑然義而有餘於義矣人見其仁義有餘也則曰是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大任將有大此者然上下旅之云爾然後作而任大臣之事作而任大臣之事宜有大此者焉然則煦煦然而已矣孑孑然而已矣故上下一失望豈惟失望哉後日誠有堪大臣之事其名實蒸然於上上必懲前日之所旅而逆疑焉暴於下下必懲前日之所旅而逆疑焉上下交疑誠有堪大臣之事者而莫之或任幸欲任則左右小人得引前日之所旅懲之矣噫聖人謂知人難君子惡名之溢於實爲此則奈何亦精之而已矣惡之則奈何亦充之而已矣知難而不能精之惡之而不能充之其亦殆哉予在揚州朝之人過焉者多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已矣今去官於宿州予不知復幾何時乃一見之也予知升之作而任大臣之事固有時矣煦煦然仁而已矣孑孑然義而已矣非予所以望於升之也

宋人相業只趙康介一邊所以有守有讓之人多而敢作敢爲之人少煦煦孑孑介甫此時已有蔑視韓范富諸公意在

宋諸君子廉節自好文正實開之

祭范潁州文 仲淹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身危志殖瑤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閉姦與良稚子歌乎赫赫(指呂)之家(夷簡)萬首俯趨獨繩其私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路禍不慄有危其辭謁與俱出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慕者興起儒先會皆以節相侈公之在貶愈勇爲忠稽前引古誼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釃河江以灌尋尺宿贓自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邪講藝絃歌慕來千里溝川障澤田桑有喜戎孽猘狂敢齮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名顯收士至佐維邦之彥聲之所加虜不敢瀕以其餘威走敵完鄰昔也始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完好既其無爲飲酒笑歌百城晏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材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於六七遂參宰相釐我典常扶賢贊傑亂穴除荒官更於朝士變於鄉百治具修偷墮勉強彼閼不遂歸侍帝側卒屏於外身屯道塞謂宜耇老尚有以爲神乎孰忍使至於斯盍公之才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與計自公之貴廄庫逾空和其色辭傲訐以容化於婦妾不靡珠玉翼翼公子弊綈惡粟閔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

孰壎於溪孰鍥乎厓其傳其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亡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萬里不往而留涕洟馳辭以贊醪羞

直可作范公墓銘

祭周幾道文

初我見君皆童而幘意氣豪悍崩山決澤弱冠相視隱憂困窮貌則俾年心頹如翁俛仰悲歎超然一世皓髮蘽馘分當先弊孰知君子赴我稱孤發封涕洟望壁驚呼行與世乖惟君縫綣弔禍問疾責猶在眼序銘於石以報德音設辭雖褊義不愧心君實愛我祭其如歆

短章耳已極盡交游之情

入議論愈實愈悲憤

祭曾博士易占文

嗚呼公以罪廢實以不幸卒困以夭亦惟其命命與才違人實知之名之不幸知者為誰公之閭里宗親黨友知公之名於實無有嗚呼公初公志如何孰云不諧而厄孔多地大天穹有時而毀星日脫敗山傾谷圮人居其間萬物一偶固有窮通世數之然至其壽夭尚何憂喜要之百年一蛻以死方其生時（佛理）窘若囚拘其死以歸混合空虛以生易死死者不祈惟其不見生者之悲公今有子能隆公後惟彼生者可無甚悼嗟理則然其情難忘哭泣馳辭往侑其觴

刻意峻削矯潔哀宕此子固所以心傾也

提綱上文章出處正見公所以悲之實

祭文　原第八十六卷

祭歐陽文忠公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溟溟，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邅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於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為涕泣而歔欷，而況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轉　總

祭文入聖之筆

神道碑　原第八十八卷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神道碑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既以嘉祐七年九月某甲子，葬開封府之祥符縣西韓村，皇考魏公之塋。至十二月，公子世範等乃來求銘以作公碑。蓋公昆弟皆從先人游，而某又嘗得識公父子，故為序其實而繫以銘。序曰：

公諱某，字良器，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衛國公諱嵩者為曾祖，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燕國公諱光嗣者為祖，而尚書左丞、集賢院學士諱恕之子也。左丞當真宗時參知政事，後以其子岐公之貴，而贈至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魏國公。公，岐公之弟也，而於魏公為少子。年六十八，以嘉祐七年六月得疾，分司，而以乙巳棄世於陳州。階至朝散大夫，勳至上柱國，爵至潁川郡開國子，食邑至六百戶，賜紫金魚袋。官終於司農卿，而所更者，祕書省正字、太常寺太祝、大理評事、光祿大理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部員外郎、郎中、司農光祿少卿、少府監。任終於知陳州，而所歷者，監楚州衡州酒稅、知衢州江山縣、知南恩州、通判江揚洪廬滁州、知衡州、監江寧府糧料院、知興化軍、知均州、判登聞鼓院、知曹州、判殿中省、知郢州鄭州，其通判揚州廬州

皆有所避不赴知郢州則未赴而徙凡仕四十三年蓋其行事可記者衆矣而公子所能記者在江州人大饑且疫公爲具饘粥醫藥不足則取廬山諸佛寺餘財以續之所活以萬數有盜刈人之禾而傷其主者當死公曰古之荒政所以恤人者盡矣然尚緩刑況今哉卽奏貸其死洪州大水城之不滅者十五水得城竇以入舉城惶擾不知所爲公豫具薪楚不終日以塞州人德之曰無陳公吾屬如何矣衡州之南山廣袤百餘里與夷接境大木蒙密中國人逋逃其中官稱夷人數出寇常苦諸邑其酋有挾左道者人傳以爲能致風雨官軍尤憚之公誘以恩信則率衆數百來自占

巳而與其甥亡去又將爲寇州人皆恐公設方略以一日捕得殺之天子賜詔書獎諭公因圖上山川形勢攻取之策以爲賊今不除黨附日衆夷人謂中國無能爲必出助之可須農隙發千人使操斧斤隨以強弩斬木除道則賊失所恃不攻而自窮又出其材可以佐經用奏未報轉運使害其事劾公擅擊斷不聽用佐吏又嘗稱病不自祭炎帝公坐此罷州人乞留不得而賊果侵尋不制朝廷出使發兵聲之數年然後定興化多進士就鄉舉者常八九百人而學舍弊小無文籍公至則新而大之爲之購書而國子之所有者皆具均州漢上舟子數溺商旅取貨財而以險爲解公捕

案實法因取近灘數家除其徭使表水險涉者因此得不死曹州多盜亡命之尤凶強者七十餘人公集重購得之幾盡又修律令五家爲保之法故盜往往逃去之他境蓋公施於政者能如此公嘗爲書十二篇上之曰國政要事其說多聽用而中書欲遷職事以獎之公乃自言外祖王氏葬揚州無主後願除淮南所當得之一官以往視其丘墓而已岐公之葬也天子自曹州召公歸襄事特詔許公升殿公謝岐公遭遇始終恩禮之厚因乞御篆岐公之碑首上爲動容賜其首曰褒忠之碑而公終無一言自及旣分司無田園僦官屋以居自爲棺斂葬埋之制趣於儉而已少長好書

以至於老於篆籀尤善有集二十卷其文能世其家者也夫人馮氏江南李氏時宰相延巳之孫子男五人世範前商州洛南縣尉世安前廣州新會縣令世修大理寺丞世永將作監主簿世奕太常寺太祝女四人長適大理評事柳安期次適右班殿直王允懿次尚幼也陳氏漢太丘長諱實之後故其望在潁川而世居洪州之南昌縣當唐末五代之亂無仕者魏公布衣起閭巷明敏諒直稱天下仍父子執國柄而至岐公尤盛公於仕嘗齟齬然尚至九卿以榮祿自終蓋太丘之仁隱阨於一時而紀諶羣泰貴顯者歟世豈魏公之先遭世不治亦有潛德晦行如太丘者乎不然何其

後世之興如此是詎不可以無銘也銘曰

虞賓𡨋商其後爲陳屢絕復封以承聖人至漢太丘棄時就德詒

祿魏晉子孫世食既又困窮乃生魏公魏公之出魁名碩實有公

有卿饋祀其室公則盛矣天子所思繩繩維卿亦顯於時治官牧

民入出具宜胡公之虛太丘之里雨有州國紹榮本始歸葬汝郊

皇考在前峙此銘詩爲告新阡

備考　岐公　陳執中

綱目詳整筆力斬截可以馭煩

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嘉祐八年六月某甲子制曰朕初即位大賚羣臣歷朝者及其父母具官某父具官某率德蹈義不躬榮祿能教厥子竝爲才臣加賜名命序諸卿位所以勸天下之爲人父者豈特以慰孝子之心哉可特贈衛尉卿翌日某甲子中書下其書告第又副其書賜寬等以待墓茂寬等受書茂其副墓上乃撰次衛尉官世行治始卒來請曰先人賴天子慶施賜之官三品矣而墓碑未刻惟德善可以有辭於後世者天子實聞知某曰然衛尉公墓隧宜得銘從矣於是爲序而銘焉序曰

公姓李氏故隴西人七世祖諱某始遷於光山五世祖諱某以其郡人王閩從之始爲建安人曾祖諱某皆不仕考諱某嘗仕江南李氏稍顯矣江南國除又舉進士中等以殿中丞致仕有學行名能知人贈其父大理評事而已亦以子貴贈至吏部尚書遊豫章樂其湖山曰吾必終於此於是又始爲豫章人尚書之子伯曰虛己官至尚書工部侍郎以材能聞天下其季則公也公諱某字公濟少篤學誦書夜不息一以進士舉不中即以兄蔭爲郊社齋郎再選福州閩清洪州靖安縣尉有能名遷饒州餘干縣令至於毀淫祠取其材以爲孔子廟率縣人之秀者與於學豪宗大姓

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事凡再世恬退[illegible]有以守其志也

斂手不敢犯法州將部使者奏乞與京官移之劇縣不報而坐不覺獄卒殺人以免嘗是時侍郎方以分司就第公曰吾兄老矣我得朝夕從之游以灑掃先人廬冢尚何求而仕遂止不復言仕侍郎之卒也天子以公試祕書省校書郎知江州德安縣事辭不就後嘗一至京師大臣交口勸說欲官之終以其不可強也而晏元獻公爲公請乃除太子洗馬致仕初尚書未老棄其官以歸至侍郎公之退也亦皆未老自尚書至公再世皆有[illegible]以嚴治其家如吏治江西士大夫慕其世德稱其家法蓋近世士多外自潘飾爲聲名而內實罕能治其家及老往往頑利冒恥不知休息公獨父子兄弟能如此嗚呼其可謂賢於人也已公事親孝比遭大喪廬墓六年然後已事兄與其寡姊衣食藥物必躬親之及公老矣一子就養如公之爲子弟也寬嘗爲江浙等路提點鑄錢坑冶又嘗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定亦再爲洪州官不去左右者十二年皆以才能爲世聞人以恩遷公官至尚書虞部郎中階至朝奉郎勳至護軍以嘉祐四年七月某甲子卒於豫章之第享年八十九夫人長壽縣君趙氏先公卒八年既葬矣五年某月某甲子以公葬於夫人之墓左曰雷岡在新建縣之桃花鄉新里夫人故衢州人某官湘之女湘有文行尚書與爲友故爲公娶其女子三人寬定實實守祕書省正字早世於公之葬也寬爲尚書司勳員外郎定爲尚書虞部員外郎女子二人已嫁孫二十有一人曾孫十有五人皆率公教無違者公既葬而二子以恩贈公衛尉卿云銘曰

李世大家隴西其先於唐之季再世光山稍遷於閩嶺海之間乃生尚書節行有偉始來江南考室章水繩繩二子隱顯兼榮孰多厚祿其季維卿幼壯躬孝雖君之賤能不盡用止於一縣退以德義養身於家外內肅雝人不疵嗟亦有二子維天子使父曰往矣致而臣身子曰歸哉以寧吾親以率其婦左右恂恂以官就侍天子之仁既具祉祇考終大耋追榮於幽乃賜卿號伐石西山作爲螭龜營之墓上勒此銘詩

贈公碑體稱其家法可以風世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君少學問勤苦寄食浮屠山中步行借書數百里升樓誦之而去其階蓋數年而具衆經後遂博極天下之書屬文操筆布紙謂爲方思而數百千言已就以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補滁州來安縣主簿洪州右司理再舉進士甲科遷大理寺丞知常州晉陵縣移知潯州潯當是時人未趣學乃改作廟學名吏民子弟之秀者親爲據案講說誘勸以文藝居未幾旁州士皆來學學者由此遂多以遷通判耀州兵士有訟財而不直者安撫使以爲直君爭之不得乃奏決於大理大理以君所爭爲是而用君議編於勅慶曆二年擢爲監察御史裏行於是彈奏狄武襄公不當沮敗劉滬永洛城事又因日食言陰盛以後宮爲戒仁宗大獵於城南衛士不及整而歸以夜明日將復出有雉隕於殿中君奏疏即是夜有詔止獵蠻唐和寇湖南以君安撫奏事有所不合因自劾乃知復州又通判金州知漢陽軍吉州稍遷至尚書都官員外郎提點江南西路刑獄有言常平歲凶當稍貴其粟以利糶本者詔從之君言此非常平本意也詔又從之儂智高反君即出兵二千於嶺以助英韶會除廣西轉運使馳至所部而智高方煽天子出大臣部諸將

兵數萬擊之君驅散亡殘敗之吏民轉芻米於惶擾卒急之間又以餘力督守吏治城壁修器械屬州多完而師飽以有功君勞居多以勞遷尚書司封員外郎初君請斬大將之北者發騎軍以討賊及後賊所以破滅皆如君計策軍罷而人重困方恃君綏撫君乘險阻冒瘴毒經理出入啓居無時以皇祐三年三月初七日卒（祀典所謂以死勤事者）於治所年五十四官至尚書工部郎中散官至朝奉郎勳至上騎都尉君所爲州整齊其大體濶略其細故與賓客談說弦歌飲酒往往終日而能聽用佐屬盡其力事以不廢在御史言事計曲直利害如何不顧望大臣以此無助所爲文自少及終以類集之至百卷天德地業人事之治掇拾貫穿無所不言而詩爲多君諱抗字和叔姓孫氏得姓於衛得望於富春其在黟縣自君之高祖棄廣陵以避孫儒之亂而至君曾大父諱師睦善治生以致富歲饑賤出米穀以斗升付糴者得驩心於鄉里大父諱旦始盡棄其產而能招士以教子父諱遂良嘗終時君始十餘歲後以君故贈尚書職方員外郎君初娶張氏又娶吳氏又娶舒氏封太康縣君五男子適邈迪适遘適嘗從余游年十四論議者書足以驚人終永州軍事推官邈今潞州上黨縣令亦好學能文狀君行以求銘者邈也君之卒也天子以适試祕書省校書郎二女子一嫁太廟齋

郎李簡夫一嫁進士鄭安平君以其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縣縣懷遠鄉上林村歎之爲州在山嶺澗谷崎嶇之中自去五代之亂百年名士大夫亦往往而出然不能多也縣尤僻陋中州能人賢士之所罕至君孤童子徒步宦學終以就立爲朝廷顯用論次終始作爲銘詩豈特以顯孫氏而慰其子孫乃亦以詒其鄉里

銘曰

在仁宗世蠻跳不制傀師牧民實有庸使踐艱乘危條變畫奇療毒既除奮嫠以治方遷既隕哀暨山夷維此庸使文優以仕祿則不殖其書滿笥書藏於家銘在墓前以告縣人孫氏之阡

若孫君者可謂賢勞之臣矣升樓去階淬厲克畏

繼遷遂強德明遂弱兩句照應已上爲此狀之綱法虔神采筆子長氏

行狀 原第九十卷

彰武軍節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狀

公諱瑋字寶臣眞定府靈壽縣人少以蔭爲天平武寧二軍牙內都虞候至道中（太宗末年）李繼遷盜據河西銀夏等州後又擊諸部幷其衆李繼隆范廷召等數出無功而朝廷終棄靈武繼遷遂強屢入邊州爲寇當是時公爲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年十九太宗問大臣誰可使當繼遷者武惠王以公應詔太宗以知渭州而欲除諸司使以遣之武惠王爲公固讓乃以本官知渭州眞宗即位改內殿崇班閤門通事舍人西上閤門副使移知鎭戎軍當是時繼遷虜使其衆人多怨者公即移書言朝廷恩信撫納之厚以動之羌人得書往往感泣於是康奴諸族皆內附咸平六年繼遷死其子德明求保塞公上書言繼遷擅中國要害地終身旅拒使謀臣很顧而憂方其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盛強無以息民當是時朝廷欲以恩致德明寢其書不用而河西大族延家妙等遂拔其部人來歸諸將猶豫未知所以應公曰德明野心去就尚疑今不急折其羽翮而長養就之其飛必矣即自將騎士入天都山取之內徙德明由此遂弱而至死不敢窺邊大中祥符元年召還除西上閤門使邠寧環慶路兵馬都鈐轄兼知邠州東封還東上閤門使高

知秦州詩序
羅遵事生色

州刺史再移眞定府定州路都鈐轄已而又以爲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公乃圖涇原環慶兩路山川城郭戰守之要以獻眞宗留其一樞密院而以其一付本路使諸將出兵皆按圖議事祀汾陰還四方館使初章埋驕於武延鹹泊撥臧掘強於平涼公皆誅之而汧渭之間遂無一羌犯塞八年遷英州團練使知秦州秦西南羌唃厮囉宗哥立遵始大遂獻方物求稱贊普公上書言夷狄無厭足其求必輕中國大臣方疑其事會得公書遂不許而猶以爲保順軍節度使公曰我狃遵矣又將爲寇吾治兵以俟爾遵使其舅賞樣丹招熟戶郭厮敦爲鄉導公即誘樣丹捕厮敦而許以

一州樣丹終殺厮敦公遂奏以爲賴州刺史而樣丹亦擧南市城以獻先是張吉知秦州生事熟戶多去爲遵耳目及公誅樣丹即皆惶恐避逃公許之入贖自首還故地而至者數千人後遂帖服皆爲用至明年囉遵果悉衆號十萬寇三都公帥三將破之追北至沙州所俘斬以萬計事聞除客省使康州防禦使其後又破滅馬波叱臘鬼留等諸羌囉遵遂以窮孤逃入磧中而公斥境隴上置弓門威遠凡十寨自是秦人無事矣天禧三年召還除華州觀察使以西人之恃公也復以爲鄜延路馬步軍都部署四年遂除宣徽北院使鎭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簽署樞密院事丁晉公用事

稍除不附已者既貶寇萊公即指公爲黨以宣徽南院使出爲環慶路都署又降容州觀察使知萊州晉公貶乃以公爲華州觀察使知靑州天聖三年除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知天雄軍又移知永興軍而詔使來朝至則除昭武軍節度使而復還之天聖五年以疾病求知孟州得之會言事者以公宿將有威名不當置之閒處乃以爲眞定路馬步軍都部署知定州七年換彰武軍節度使八年正月薨於位年五十八皇帝爲罷朝兩日贈侍中諡曰武穆公爲將幾四十年用兵未嘗敗衄尤有功於西方舊羌殺中國人得以羊馬贖死如羌法公以謂如此非所尊中國而愛吾人奏請

不許其贖又請補內附羌百族以爲上軍主假以勳階爵秩如王官至今皆爲成法陝西歲取邊人爲弓箭手而無所給公以塞上廢地募人爲之若干畝出一卒若干畝出一馬至其重斂發兵戍守至今邊賴以實所募皆爲精兵在渭州取隴外籠竿川築城置兵以守曰後當有用此者及李元昊叛兵數出卒以籠竿川爲德順將軍而自隴以西公所措置人慭以爲便也自三都之戰威震四海唃厮囉聞公姓名即以手加額在天雄契丹使過魏地輒陰勒其從人無得高語疾驅至多憚公不敢仰視契丹既請盟眞宗於兵事尤重愼節有邊手詔詰難至十餘反而公每守一議終無

以奪真宗後愈聽信有論邊事者往往密以付公可否好讀書所如必載書數兩兼通春秋公羊穀梁左氏傳而尤熟於左氏始娶潘氏馮翊郡夫人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國公美之子後娶沈氏安國太夫人故相左僕射倫之孫光祿少卿繼宗之子子男四人偕禮賓使知儀州當元昊叛時以策說大將不能用反罪之遷韶州以死倚終內殿崇班侯供備庫副使拒元昊於瓦亭戰死贈寧州刺史倩右侍禁一女子適四方館使榮州刺史王德基孫五人諒諷東頭供奉官誼右侍禁閤門祇候謂三班奉職諮右班殿直

任曹穆公累世無西顧憂矣然顯允虎臣不以剪西夏而僅堵諸羌此廟算巫和之失而公亦無能徹彼疆土以告成於王也否則曹穆之勳豈出名穆下耶

關挹有情表征君兼及二人亦以此

墓表 原第九十卷

處士征君墓表

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於真州之揚子杜君者寓於醫無貧富貴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受時時窮空幾不能以自存而未嘗有不足之色盡善言性命之理而其心曠然無累於物而予嘗與之語久之而不厭也徐君忠信篤實過人至謹雖疾病名筮不正衣巾不見寓於筮日得百數十錢則止不更筮也能爲詩亦好屬文有集若干卷兩人者以醫筮故多爲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者諱某字某事其母夫人至孝居鄉里恂恂恭謹樂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校曲直好畜書能爲詩有子五人而教其三人爲進士某今爲某官某今爲某官某亦再貢於鄉征君與兩人者相爲友至驩而莫逆也兩人者皆先征君以死而征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終於家年七十七噫古者一鄉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鄉一國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國此道亾也久矣余獨私愛夫三人者而樂爲好事者道之而征君之子又以請於是書以遺之使之鑱諸墓上杜君諱嬰字太和徐君諱仲堅字某

征君墓表大約從史遷孟鄒列傳等脫化來

卷終

宋王臨川先生全集錄目次

臨川先生全集錄卷四

墓誌原第九十一卷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堤勸農同羣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郎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勗之子兗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尚書諱仁玉之孫兗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上御藥羅崇勳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利與士大夫爲市而利用悍強不遜內外憚之嘗爲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閤以爭又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爲天下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厚濟初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兗州仙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欠憑由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兗鄆泰五州留守南京而兗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

開端第二大節龍翔鳳翥春日改觀

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絀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某一言乃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爲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爲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爲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於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爲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爲故特贈公尚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淘今爲尚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爲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於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禨祥事在寧州道士治眞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傳以爲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

宋个

氣調

抹殺衆論又

總結斷公之爲人

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略也銘曰

展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輈權彊所忌讒諂所讐考終厥位寵祿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序行納銘爲識諸幽

臨川墓誌用變格者始佳若歐陽公則無所不可材分所至不可掩也

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祕閣校理新差通判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晉陵丁君卒臨川王某曰噫吾僚也方吾少時輔我以仁義者乃發哭弔其孤祭焉而許以銘越三月君壻以狀至乃敘銘赴其葬敘曰君諱寶臣字元珍少與其兄宗臣皆以文行稱鄉里號爲二丁景祐中皆以進士起家君爲峽州軍事判官與廬陵歐陽公游相好也又爲淮南節度掌書記或誣富人以博州將貴人也猜而專吏莫敢議君獨力爭正其獄又爲杭州觀察判官用舉者兼州學教授又用舉者遷太子中允知越州剡縣蓋其始至流大姓一人而縣遂治卒除弊興利甚衆人至今言之於是再遷爲太常博士移知端州儂智高反攻至其治所君出戰能有所捕斬然卒不勝乃與其州人皆去而避之坐免一官徙黃州會恩除太常丞監湖州酒又以大臣有解舉者還博士就差知越州諸暨縣其治諸暨如剡越人滋以君爲循吏也英宗即位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編校祕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質直自守接上下以恕雖貧困未嘗言利於朋友故舊無所不盡故其不幸廢退則人莫不憐少進也則皆爲之喜居無何御史論君嘗廢矣不當復用遂出通判永州世皆以咎言者謂

為不宜失敵未嘗敎之卒臨不可守之城以戰虎狠百倍之賊議
方操法以責士則君之流離窮困幾至老死尚以得罪於言者亦
今之法則獨可守死爾論古之道則有不去以死有去之以生吏
其理也君以治平三年待闕於常州於是再遷尚書司封員外郎
以四年四月四日卒年五十八有文集四十卷明年二月二十九
日葬於武進縣懷德北鄉郭莊之原君曾祖諱耀祖諱諒皆弗仕
考諱柬之贈尚書工部侍郎夫人饒氏封晉陵縣君前死子男隅
太廟齋郎除隮為進士其季恩兒尚幼女嫁祕書省著作佐郎集
賢校理同縣胡宗愈其季未嫁嫁胡氏者亦又死矣銘曰

文於辭為達行於德為克道於古為可命於今為窮嗚呼已矣卜
此新宮

茅鹿門曰不苛不縱味之果然然丁君亦幸生於宋耳明法乘
城重則辟輕則戍求原情恕罪而復措之衣冠士大夫之列庸
可冀乎

戶部郎中贈諫議大夫曾公墓誌銘

公諱致堯字正臣其先封鄫鄫亾去邑為氏王莽亂都鄉侯據棄
侯之豫章家之蓋豫章之南昌後分為南豐故今為南豐人司徒
為宜州刺史再世生仁旺贈尚書水部員外郎公考也李氏有江
南撫州上公進士第卒不就太平興國八年乃舉進士中第選主
符離簿歲餘授興元府司錄道遷大理評事遷光祿寺丞監越州
酒召見拜著作佐郎知淮陽軍將行天子惜留之直史館賜緋魚
袋使自汴至建安軍行漕詔曰凡三司州郡事有不中理者即驗

之最鉤得匿貨以五百萬計除祕書丞兩浙轉運副使改正使始
諫議大夫知蘇州魏庠侍御史知越州王柄不善於政而喜怒縱
入庠介舊恩以進柄喜持上公到劾之以聞上驚曰曾某乃敢治
魏庠克畏也克畏可畏也語轉而然庠柄皆被絀楊允恭督楊子
運數言事多可人厭苦之公每得詔曰使在外便文全已非吾心
也輒不果行允恭告上上使問公公以所守言上繇此薄允恭不
聽言苛稅一百三十餘條罷之移知壽州壽俗挾貲自豪陳氏范
氏名天下聞公至皆迎自戢公亦盡歲無所罰既代空一城人遮
行至夜乃從二卒騎出城去郡轉太常博士王客員外郎章聖嗣

議論二條

已上多敘知遇之厚已下將敘讒忌之端

位常親決細務公言之又言民憊甚宜弛刑禁是時羌數犯塞大
臣議棄銀夏以解之公奏曰羌虛款屬我我分地王之非計也今
羌席此劫他種以自助不過二三年患必復起矣宜擇人行塞下
先調兵食待其變而已不報二年羌果反圍靈州議臣請去靈州
勿事公議曰羌所以易拒者以靈州綴其後也判三司鹽鐵勾院
天子欲以爲知制誥召試矣大臣或忌之遷戶部員外郎京西轉
運使請限公卿大夫子官京師陳彭年議遣使行諸部減吏員下
其事京西公曰彭年議無賢愚一切置不用邪抑擇愚而廢之邪
擇愚而廢之人材其可以蚤暮驗耶上令趣追使還數論事上感

之遷公既而王均誅命公撫蜀所揔更百餘事李繼遷再圍清遠
靈武以丞相齊賢爲邠寧環慶涇原儀渭經略使丞相引公爲判
官公奏記曰兵數十萬王超既以都部署爲之帥丞相徒領二二
朝士往臨之超肯用吾進退乎吾能以謀付與超而有不能自將
乎不幷將西無補也超能辦此重事願更審計丞相及公以爲言
詔陝西仰經略使追兵皆以時赴公曰將在空虛無人之處事辦
而後追兵如後何遂辭行上怒未有所發會召賜金紫公曰丞相
敗中以非功德進官臣論其不可用今臣受命事未有効不敢以
冒賜固辭上繇此貶公爲黃州團練副使既而超果敗清遠靈武

當時知王欽若輩非姦賊而何公言非妄也然獨入

王欽若可回爲大臣所忌而擿自是一挫不復支矣乎

蹤以會南郊恩復官知泰州丁母夫人陳氏憂外除授吏部員外
郎知泉州公常謂選舉舊制非是請得論改之陳省華子堯咨請
託殿上爲叙以第昇舉人敗省華堯咨有邪巧材朝廷皆患惡而
方幸無敢斥之者公八十餘疏辯之移知蘇州至五日移知揚州
揚州守職田歲常得千斛然遣吏督貧民耕民苦之公不使耕天
子方崇符瑞與昭應諸宮且出幸祠公疏言昔周成王既卜世三
十卜年七百然觀於周禮其經緯國體人事微細無不具則知王
者受命必修人事以稱天所以命之之意不舉厲之天以怠人事
也終曰陛下始即位以爵祿待君子近年以來以爵祿畜盜賊大

臣愈不懌移知鄂州封泰山恩遷禮部郎中始解揚州受涤支差
多一月公壽自言惡公者因復絀公監江寧鹽酒西祀恩遷戶部
郎中以祥符五年五月丁亥疾不起年六十六階至朝請郎勳至
騎都尉遺戒曰毋陷於俗媚佛夷鬼以汙我家人之行所著仙鬼
羽翼三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西陲要記十卷
爲臣要記三卷直言集五卷文集六十卷傳於世尤長於歌詩云
以其年十一月歸葬南豐之東園水濱墓天聖元年改葬龍池鄉
之源頭始公娶黃氏生子男三人易占嘗爲太常博士以能文稱
公以博士故贈至右諫議大夫公歿八年而博士子鞏生生三十

適轉至此

通篇只一節字

五年翠以博士命交公生平事使來曰爲我誌而銘之某視公猶大父也其少也則得公之詳如其孫之云始公自任以當世之重也雖人望公則亦然及遭太宗自謂志可行卒之閑於奸邪彼誠有命焉悲夫亦正之難合也雖其難合其可少枉乎雖其少枉合乎未可必也彼誠有命焉雖然其難合也秪所以見正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於戲公之節非庶幾所謂大臣者歟銘曰

旣墓而圮乃升宅原誰來求銘公子與孫公初泊終惟義之事維才之完而薄於施乃其後人有克厥家天啓于公非在茲邪

總論數轉每轉益遒出歐陽碑之上餘似不及

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慶曆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都歐陽修以言事切直爲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姦利事天子使三司戶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蘇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外諸怨惡修者爲惡言欲傾修銳甚天下洶洶必修不能自脫蘇君卒白上曰修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誣君以不直絀使爲殿中丞泰州監稅然天子遂寤言者不得意而修等皆無恙蘇君以此名聞天下嗟乎以忠爲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古之陷此者相隨屬以有左右之讒而無如蘇君之救是以卒至於敗亾而不寤然則蘇君一動其功於天下豈小也哉蘇君旣出逐權貴人更用事凡五年之間再赦而君六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輒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強果未嘗少屈蓋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矣蘇君之仁與智又有足稱者嘗通判陝府當葛懷敏之敗邊告急樞密使使取道路戍還之卒再戍儀渭於是延州還者千人至陝聞再戍大怨即譁聚謀爲變吏白閉城城中無一人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卒間諭慰止之而以便宜還使者戍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陝人亦曰微蘇君吾其掠死矣有令剽陝西之民以爲兵敢亾者死旣而亾者得有司治之以死

君輒縱去而言上曰令民以死者爲事不集也事集矣而亾者猶不救恐其衆相聚而爲盜惟朝廷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爲然而三十州之亾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稅賦之無歸者里正代爲之輸歲弊大家數十君悉鉤治使歸其主坊人不憂爲里正自蘇君始也蘇君諱安世字夢得其先武功人後徙蜀蜀亾歸冢於京師今爲開封人也曾大考諱進之率府副率大考諱繼殿直考諱咸熙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家三十二年其卒年五十九爲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求磨勘也君娶南陽郭氏又娶清河張氏爲清河縣君子四人台

文永州推官祥文太廟齋郎炳文試將作監主簿彥文未仕女子五人適進士會稽江淞眞州魚臺縣尉江山趙揚三人尚幼君既卒之三年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其子葬君揚州之江都東興寧鄉馬坊村而太常博士知常州軍州事臨川王某爲銘曰

皋有四極周綴以蘇使維蘇君奠我南服元元蘇君不圜其方不揜其明君子之剛其枉在人我得吾直誰懟誰慍祇天之役日月有丘其下冥冥昭君無疵安石之銘

精神傾注起一段敘事議論頓挫入神

葛興祖墓誌銘

許州長社縣主簿葛君諱良嗣字興祖其先處州之麗水人而興祖之父徙居明州之鄞興祖葬其父潤州之丹徒故今又爲丹徒人矣曾大父諱遇不仕大父諱玕贈尚書都官郎中父諱源以尚書度支郎中終仁宗時度支君三子當天聖景祐之間以文有聲赫然進士中先人嘗受其摯閔之終篇而歷歎葛氏之多子也既而三子者伯仲皆蚤死獨其季在即興祖興祖博知多能數舉進士角出其上而刻厲修潔篤於親友慨然欲有所爲以效於世者也年四十餘始以進士出仕州縣餘十年而卒窮於無所遇以死

嗟乎命不可控引而才之難恃以自見蓋久矣然興祖於仕未嘗苟簡人疾苦欲去之如在已其臨視雖細故人不以屬耳目者必皆致其心論者多怪之曰興祖且老矣弊於州縣而服勤如此余曰是乃吾所欲於興祖夫大仕之則奮小仕之則怠忽以不治非知德者也興祖聞之以余之言爲然（如此意說仕好語）興祖娶胡氏又娶鄭氏其卒年五十三實治平二年三月辛巳其葬以胡氏祔在丹徒之長樂鄉顯揚村即其年十一月某甲子也興祖三男子蘗蘊皆有文學蘗許州臨穎縣主簿蘊鄧州穰縣主簿蘋尚幼也四女子皆未嫁云銘曰

寵於仕以爲人尤不懟施以年孰主孰謀無大憾於德又將何求

稱與祖小仕而不息忽是極善樂處

墓誌 原第九十三卷

太常博士曾公墓誌銘

公諱易占字不疑姓曾氏建昌南豐人其世出有公之考贈諫議大夫致堯之碑大夫當太宗眞宗世爲名臣公少以蔭補太廟齋郎爲撫州宜黃臨川二縣尉舉三司法中進士第改鎭東節度推官遷改武勝節度掌書記崇州軍事判官皆不往用舉者監眞州裝卸米倉遷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知泰州之如皋信州之玉山二縣知信州錢仙芝者有所丐於玉山公不與即誣公吏治之得所以誣公者仙芝則請出御史當是時仙芝蓋有所挾故雖坐誣公抵罪而公亦卒失博士歸不仕者十二年復如京師至南京病遂卒娶周氏吳氏最後朱氏封崇安縣君子男六人曅鞏牟宰布肇女九人公以端拱已丑生卒時慶曆丁亥也後卒之二年而葬其墓在南豐之先塋始公以文章有名及試於事又愈以有名臨川之治能不以威而使惡人之豪帥其黨數百人皆不復爲惡在越州其守之合者倚公以治其不合者有所不可公輒正之莊獻太后用道士言作乾明觀匠數百人作數歲不成公語道士曰吾爲汝成之爲之捐其費太半役未幾而罷如皋歲大饑固請於州而越海以糴所活數萬人明年稍已熟州欲收租賦如常公獨不

胥聽歲讁而泰之縣民有復亾者獨如皐爲完既又作孔子廟誘縣人與於學玉山之政既除其大惡而至於橋梁廨驛無所不治蓋公之已試於事者能如此既仕不合即自放爲文章十餘萬言而時議十卷尤行於世時議者懲已事憂來者不以一身之窮而遺天下之憂以爲其志不見於事則欲發之於文其文不施於世則欲以傳於後後世有行吾言者而吾豈窮也哉蓋公之所爲作之意也寶元中李元昊反契丹亦以兵近邊陽爲欲棄約者天子獨憂之詔天下有能言者皆勿諱於是言者翕然論兵以進公獨以爲天下之安危顧吾自治不耳吾已自治夷狄無可憂者不自治憂將在於近而夷狄豈足道哉即上書言數事以爲事不爾後當如此既而皆如其云公之遺誣人以爲冤退而貧人爲之憂也而公所爲十餘萬言皆天下事古今之所以存亾治亂至其冤且困未嘗一以爲言公沒而其家得其遺疏曰劉向有言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捨而善政還此可謂明白之論切於今者夫夷狄動於外百姓窮於下臣以謂尚未足憂也臣之所謂可憂者特在分諸臣之忠邪而已其大略如此而其詳有人之難言者蓋公既病而爲之未及上而終云嗚呼其尤可以見公之志也夫諫者貴言人之難言而傳者

則有所不得言讀其略不失其詳後世其有不明者乎公之事親心意幾微輒逆得之好學不怠而不以求聞於世所見士大夫之喪葬二人逆一人之柩以歸又字其孤又一人者宰相舅嘗爲贊善大夫死三十年猶殯殯壞公爲增修又與宰相書責使葬之此公之行也蓋公之試於事者小而不盡其材而行之所加又近雖其文可以見公之所存而名後世故公之故人子王某取其尤可以銘後世者而爲銘曰

夫辨邪正之實去萬事之倒而歸宰相之責合兵爲農以立天下之本設學校奬名節以材天下之士正名分定考課通財弊以成制度之法古之所以治者不皆出於此乎而時議之言如此讀其書以求其志嗚呼公之志何如也

以文相推餘皆空言無事實然後人讀之如即其人如誦其文

若繁星麗天獨此有芒衆色正之仰

王深甫墓誌銘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為已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為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為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為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為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為勝周易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為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真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尚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為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既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侯官為侯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

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尚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為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為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尚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祔銘曰

嗚呼深父維德之仔肩以迪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尚反歸形此土

悲惜之至深父雖不及著書而聲施至今誌銘之力也

臨川王君墓誌銘

孔子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固有等矣。至其以事親爲始，而能竭吾才，則自聖人至於士，其可以無憾焉一也。余叔父諱師錫，字某，少孤，則致孝於其母，憂悲愉樂，不主於己，以其母而已。學於他州，凡被服飲食玩好之物，苟可以慊吾母而力能有之者，皆聚以歸，雖甚勞窘，終不廢。豐其母以及其昆弟姑姊妹，不敢愛其力之所能得，約其身以及其妻子，不敢慊其意之所欲爲。其外行，則自鄉黨鄰里及其嘗所與遊之人，莫不得其歡心。其不幸而早死也，則莫不爲之悲傷歎息。夫其所以事親能如此，雖有不至，其亦可以無憾矣。自庠序聘舉之法壞，而國論不及乎閨門之隱，士之務本者，嘗詘於浮華淺薄之材。故余叔父之卒，年三十七，數以進士試於有司，而猶不得祿賜以寬一日之養焉，而世之論士也，以苟難爲賢，而余叔父之孝，又未有以過古之中制也，以故世之稱其行者亦少焉。蓋以叔父自爲，則由外至者吾無意於其間可也；自君子之在勢者觀之，使爲善者不得職而無以成名，則中材何以勉焉？悲夫！叔父娶朱氏，子男一人某，女子一人，皆尚幼。其葬也，以至和四年，祔於真州某縣某鄉銅山之原，皇考諫議公之兆。爲銘，銘曰：

天孰爲之窮，孰爲之爲？吾能爲已矣，無悲。

後半真史漢，前半則去史漢遠矣，當分別觀之。

尚書祠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蕭君墓誌銘

茅云叙以廣西山邊本末起案

茅云本智高未反之始而能先事而慮如此

區希範誅廣西困於兵詔以尚書屯田員外郎蕭君知桂州兼廣西都巡檢提舉兵甲溪峒事至則因其故俗治以寬大廣西遂安而君以材選爲荊湖南路提點刑獄未幾以君之信於南方也又以君爲廣西水陸計度轉運使方是時儂智高蒐兵誘聚中國亾命陰以其衆窺邊境而邊吏士尚皆不寤君獨憂此以謂必爲南方之患乃遴遣才辯吏說智高內屬上書言狀請因以一官撫之使扞交阯且可以紓患書下樞密樞密以智高故屬交阯納之生事以詔問君能保交阯不爭智高智高終無爲寇則具以聞君曰蠻夷視利則動必保其往非臣之所能願今中國勢未可以有事於蠻夷則如智高者撫之而已且智高才武強力非交阯所能爭而畜也就其能爭則蠻夷方自相攻吾乃所以間而無事爭議至五六而樞密遂絀君言不報君又奏請擇將吏繕兵械修城郭以待變亦至五六又皆不報而君以名歸智高果反邕州殺其守將出入廣東西十有一州所至殘破吏士多走死樞密乃更歸責於君以知吉州一時士大夫紛紛欲爲君訟君遂絕口無所道世以此稱君長者又因知君智謀果可以任邊事居頃之遂復以爲廣

茅云又能收智高之殘黨如此

東轉運使又以直昭文館知桂州當是時儂宗旦聚兵智高故地無所屬邕州爲之警諸將皆議興師君又獨持招降之議朝廷用君議宗旦遂釋兵服以爲西頭供奉官而邊無事於是君積官至尚書刑部郎中以集賢殿修撰再任會蠻申紹泰反巡檢宋士堯戰死仁宗使中貴人出視君坐士堯死降知江州而提點刑獄因中貴人言君罪狀朝廷爲置獄而君所坐止於贖金諸提點刑獄所言多無之然猶奪兩官以免稍除監撫州鹽酒辭不往以分司南京就第諸公多欲薦起之者君遂告老即以尚書祠部郎中致仕君諱固字幹臣初以進士選桂陽監判官楚州團練推官用舉者二十三人改大理寺丞知開封府陽武永康軍青城兩縣通判虔州以方略擒盜賜書獎諭移知江州所至皆有善狀推賢舉善其爲吏明而不殘於財利尤能開闔斂散故在廣東收銅鹽課皆倍前以十萬數治平二年年六十五以九月十七日卒於家初娶隴西縣君李氏再娶彭城縣君劉氏子男二人洵袁州軍事推官前死洞試秘書省校書郎知鄂州嘉魚縣事女三人嫁江州湖口縣主簿何正臣饒州司戶參軍歐陽成其季尚幼也孫男女十八人蕭氏故長沙人君曾祖諱處鈞嘗湖南馬氏時爲衡州司馬以馬氏方亂棄其官歸李氏江南不願仕有賜田百頃袁州之新

喩新喩後屬臨江軍故今爲臨江新喩人祖諱紹考諱世則皆以儒學不仕而考以君故贈官至光祿卿君之疾革也出其奏議校之其子孫所錄傳尚三百餘篇蓋其言詳密多世務之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葬君新喩安和鄉長宣里佛子岡銘曰

司馬去荆望此南國君賁厥趾肅示以殖致功變方時告厥猶朝爲弗聞疆場用愛受恩不讓退安一州既窮而通終以無偶銘詩幽宮傳載永久

評 茅鹿門曰單提一事

序翊師臣賞用此大力振起

贈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儂智高反廣南攻破諸州州將之以義死者二人而康州趙君余嘗知其爲賢者也君用叔祖蔭試將作監主簿選許州陽翟縣主簿潭州司法參軍數以公事抗轉運使連劾奏君而州將爲君訟於朝以故得無坐用舉者爲溫州樂清縣令又用舉者就除寧海軍節度推官知衢州江山縣斷治出已嘗於民心而吏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上人無敢取者余嘗至衢州而君之去江山蓋已久矣衢人尚思君之所爲而稱說之不容口又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徐州彭城縣祀明堂恩改太子右贊善大夫移知康州至二月

而儂智高來攻君悉其卒三百以戰智高爲之少却至夜君顧夫人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汝留死無爲也明日戰不勝遂抗賊以死於是君年四十二兵馬監押馬貴者與卒三百人亦皆死而無一人亡者初君戰時馬貴惶擾至不能飲食君獨飽如平時至夜貴臥不能著衣君即大鼾比明而後寤夫死生之故亦大矣而君所以處之如此嗚呼其於義與命可謂能安之矣君死之後二日而州司理譚必始爲之棺斂又百日而君弟至遂護其喪歸葬至江山江山之人老幼相攜扶祭哭其迎君喪有數百里者而康州之人亦請於安撫

使而爲君置屋以祠安撫使以君之事聞天子贈君光祿少卿官其一子覲右侍禁官其弟子試將作監主簿又以其弟潤州錄事叅軍師陟爲大理寺丞簽書泰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君諱師旦字潛叔其先單州之成武人曾祖諱晟贈太師祖諱和尚書比部郎中贈光祿少卿考諱應言太常博士贈尚書屯田郎中自君之祖始去成武而葬楚州之山陽故今爲山陽人而君弟以嘉祐五年正月十六日葬君山陽土鄉仁和之原於是夫人王氏亦卒矣遂舉其喪以祔銘曰

可以無禍有功於時玩君安榮相顧莫爲誰其視死高蹈不疑嗚呼康州銘以昭之

從不矜張而赴義之節烈自見所以爲難

筆力在班馬間

左班殿直楊君墓誌銘

東麓楊闢狀其先人曰君諱文誥字巨卿少孤鞠於世父世父戰歿丹於常山君始十七能以兵入得甲馬其後世父爲峽州麻谿寨主合州兵討蠻之叛者君以二十五卒馳前與蠻三千遇蠻傳畏君勇悉還走險其酋據險下射殺君卒幾盡君以兩矢自下顛其酋而後世父軍亦至遂戡其衆以歸天子賞世父一官而以君屬三班爲殿侍君曾祖諱潤祖諱君正父諱德成皆以經術教授鄉里遭五代變擾皆不仕君亦少敏強記通五經刑名書數然負其材武思一有所奮成功名以故爲武吏稍遷借職監睦州酒由借職三遷爲左班殿直由睦州亦三遷爲郃州武岡寨兵馬監押

由武岡歸京師以慶曆七年二月二十九日年七十三而卒初康定中將相欲五路兵攻夏故相陳恭公爲陝西招討使欲君爲用知君者皆曰君嘗有所試今其時也勉之矣君不應而辭以疾頗說恭公曰吾士卒惰久矣而數敗以恐卒然敺之以入不測戰人講勝負之誠恐不知計策見其危而已恭公黙然而其後兵果不得出自是君亦老矣更讀書勸諸子以學無復言兵事方君少壯時嘗兵變以劒士莫敢伍然仁恕愛物遇人謙謹麻谿士卒殺戮無所擇君爲救止全活甚衆其武岡以恩信得諸蠻蠻有嵩叙

上下誠等州刺史至呼君爲父終君去不爲僕稱君夫人杜氏生三男其長子早卒次闕爲大理寺丞次闕三女子皆已嫁其長亦早卒夫人少君十歲以嘉祐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卒於酸棗而壽與君皆七十三六月二日合葬於陳州宛丘縣友于鄉彭陵原臨川王某曰士之以材稱於世而能以義克者少矣子路學孔子者也然恬其勇以不得死君以此其材至白首無所遇而恂恂自克以考厥終克有名子載其行治其可銘銘曰

擐堅挽強可扞四方視時弛張以不悖於常維士之良

文武錯見以傳其眞

墓誌 原第九十五卷

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馬君諱遵字仲塗世家饒州之樂平舉進士自禮部至於廷書其等皆第一守秘書省校書郎知洪州之奉新縣移知康州當是時天子更置大臣欲有所爲求才能之士以察諸路而君自大理寺丞除太子中允福建路轉運判官以憂不赴憂除知開封縣爲江淮荊湖兩浙制置發運判官於是君爲太常博士朝廷方尊寵其使事以監六路乃以君爲監察御史又以爲殿中侍御史遂爲副使已而還之臺以爲言事御史至則彈宰相之爲不法者宰相用此罷而君亦以此出知宣州至宣州一日移京東路轉運使又還臺爲右司諫知諫院又爲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同判流內銓數言時政多聽用始君讀書卽以文辭辯麗稱天下及出仕所至號爲辦治論議條暢人反覆之而不能窮平居頹然若與人無所諧及遇事有所建則必得其所守開封常以權豪請託不可治客至有所請君輒善遇之無所拒客退視其事一斷以法居久之人知君之不可以私屬也縣遂無事及爲諫官御史又能如此於是士大夫歎曰馬君之智蓋能時其柔剛以有爲也嘉祐二年君以疾求罷職以出至五六乃以爲尚書吏部員外郎直龍

圖閣猶不許其出某月某甲子君卒年四十七天子以其子某官某爲某官又官其兄子持國某官夫人某縣君鄭氏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君信州之弋陽縣歸仁鄉褒沙之原君故與予善予常愛其智略以爲今士大夫多不能如惜其不得盡用亦其不幸早世不終於貴富也然世方懲尚賢任智之弊而操成法以一天下之士則君雖壽考且終於富貴其所畜亦豈能盡用哉嗚呼可悲也已既葬夫人與其家人謀而使持國來以請曰願有紀也使君爲死而不朽乃爲之論次而繫之以辭曰

歸以才能兮又予以時投之遠塗兮使驟而馳前無禦者兮後有推之忽稅不駕兮其然奚爲哀哀樊婦兮孰慰其思墓門有石兮書以余辭

結構精警人知其調逸不知其法嚴也

人知後半文字議論抗慨直逼子長不知前半敘事駕馭已得龍門三昧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辨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爲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爲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爲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爲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辯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遇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眞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眞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縣令陶舜元銘曰

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本祭十二郎文而以傳不傳宛轉呻痛

亡兄王常甫墓誌銘

先生七歲好學毅然不苟戲笑讀書二十年當慶曆中天子以書賜州縣大置學先生學完行高江淮間州爭欲以爲師所留輒以詩書禮易春秋授弟子慕聞來者往往千餘里磨礱浮澀成就其器不可勝數而先生始以進士下科補宣州司戶至三月轉運使以監江寧府鹽院又三月卒又七月葬則卒之明年四月也實皇祐四年葬在先君東南五步先君姓王氏諱益官世行治既有銘先生其長子諱安仁字常甫年三十七生兩女嗚呼先生之道德著於身而施於家不博見於天下文章名於世特以應世之須爾大志所欲論著蓋未出也而世之工言能使不朽者又知先生莫能深嗚呼先生之所存其卒於無傳耶始先生常以爲功與名不足懷蓋亦有命焉君子之學盡其性而已然則先生之無憾蓋不憾也雖然先生孝友最隆委百世之重而無所屬以傳有母有弟方壯而奪之使不得相處以久先生尚有知其無窮憂矣嗚呼以往而推存痛其有已邪痛其有已邪先生有文十五卷其弟既次以藏其家又次行治藏於墓嗚呼酷矣極矣銘止矣其能使先生傳邪

胡君墓誌銘

王某之治鄞三月，其故人胡舜元凶服立於門，揖入問弔故。則喪其父五月，留而館意，獨怪其來之早也。居數月，語吾弟曰：吾釋父之殯，跋山浮江，從子之兄於海旁，願有謁也久矣，不敢以言。吾親之生，我學於四方，不得所欲以養，今已不幸卒也。得子之兄誌而銘之藏之墓中，可以顯於今世，以傳於後，雖吾小人與榮焉無悔。焉不知子之兄可不可，吾弟以告予。歎曰：審如是，可以為孝君子。固成人之孝，而吾與之又舊，其何頷而辭。即取吾所素知者，為之誌而銘之。誌曰：君諱某，池之銅陵人，生於丁丑，與國之年也；卒於丁亥，是為慶曆七年，于七人其以十月葬君於谷乖山胡氏。世大家，闔門數百人，君有子舜元，獨招里先生教之為士。其卒也，族分而貲衰，舜元為善士。銘曰：

壽七十一不為不多，吾與之銘千古不磨。

矜貴此等文，非荊公不能作。

誌劉公亦用富范二公生色

墓誌 原第九十七卷

荊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君墓誌銘 并序

治平元年五月六日，荊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君，年五十四，以官卒。三年，十十月某日，葬真州揚子縣蜀岡，而子洙以武寧章望之狀來求銘。噫，余故人也，為序而銘焉。序曰：君諱牧，字先之，其先杭州臨安縣人。君曾大父諱彥琛，為吳越王將，有功，刺衢州，葬西安，於是劉氏又為西安人。當太宗時，嘗求諸有功於吳越者，錄其後，而君大父諱仁祚，辭以疾；及君父諱知禮，又不仕，而鄉人稱為君子。後以君故，贈官至尚書職方郎中。君少則明敏，年十六，求舉進士不中，曰：有司豈枉我哉？乃多買書，閉戶治之。及再舉，遂為舉首。起家饒州軍事推官，與州將爭公事，為所擠，幾不免。及後將范文正公至，君大喜曰：此吾師也。遂以為師。文正公亦數稱君，勉以學。君論議仁恕，急人之窮，於財物無所顧計，凡以慕文正公故也。弋陽富人為客所誣，將抵死，君得實以告文正公，未甚信，然以君故，使吏雜治之，居數日，富人得不死。文正公由此愈知君。仕以事歲終，將舉京官，君以讓其同官有親而老者。文正公為歎息許之，曰：吾不可以不成君之善。及文正公安撫河東，乃始舉君可治劇，於是君為兗州觀察推官，又學春秋於孫復，與石介為

帝見

友州旱蝗奏使宜十餘事其一事請通登萊鹽商至今以爲頼故
大理寺丞知大名府館陶縣中貴人隨契丹使往來多擾縣君視
遇有理人吏以無所苦先是多盜君用其黨推逐有發輒得後遂
無爲盜者詔集強壯刺其手爲義勇多惶怖不知所爲欲走君諭
以詔意爲言利害皆就刺欣然曰劉君不吾欺也留守稱其能雖
府事往往咨君計策用舉者通判廣信軍以親老不行通判建州
當是時今河陽辛相富公以樞密副使使河北奏君掌機宜文字
保州兵士爲亂富公請君撫視君自長垣乘驛至其城下以三日
會富公罷出君乃之建州方升屬縣諸里均其徭役人大喜而遭
職方君喪以去通判青州又以母夫人喪罷又通判廬州朝廷弛
茶榷以君使江西議均其稅益期年而後反客曰平生聞君斂而
敢爲今濡滯若此何故也君笑曰是固君之所能易也而我則不
能且是役也朝廷豈以爲他亦曰愛人而已今不深知其利害而
苟簡以成之君雖以吾爲斂而人必有不勝其弊者及奏事皆聽
人果便之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官於是修險阨募丁壯以減戍卒
徙倉便輸考摘官功次絕其行賕居二年凡利害無所不興廢乃
移荊湖北路至踰月卒家貧無以爲喪自棺槨諸物皆荊南士大
爲具君娶江氏生五男二女男曰洙沂汶爲進士洙以君故試將

作監主簿餘尚幼初君爲范富二公所知一時士大夫爭譽其才
君亦慨然自以當得意已而邅遭流落抑沒於庸人之中幾老矣
乃稍出爲世用若將有以爲也而既死此愛君者所爲恨惜然士
之赫赫爲世所願者可睹矣以君始終得喪相除亦何彼負之有
哉銘曰
嗟乎劉君宜壽而顯何啇之从而施之淺雖或止之亦或使之惟
其有命故止於斯
劉君能吏又受知於兩大賢而仕路不遂以常調終憤惜之至

只指一端使讀人有遺行此立言之善也

墓誌原第九十八卷

右領軍衛將軍致仕王君墓誌銘

君王氏，諱乙，字次公，其望在太原，而實家大名之元城，不知其始所以徙。曾祖諱安，當周世宗時，爲閤門通事舍人。祖諱廷溫，開寶中，泰寧軍節度副使。考諱奉諲，右班殿直，贈左武衛大將軍。君嘗舉進士不中，因獻其所藏書祕閣，而上書言先臣某遂許王，於先皇帝有一日之幸，臣實其子。天子下其問，驗以爲三班借職，累遷至內殿崇班、閤門祗候、淮南東路都巡撿使。皇祐二年，年七十三，以右領軍衛將軍致仕，卒於海州，而以嘉祐二年葬眞州之揚子縣某鄉某原，以後夫人劉氏祔，於是先夫人林氏既葬矣。君強記博聞，剛毅而聰明，好讀書，雖老矣，讀書未嘗少止。於窮人賤士，苟義所在，樂與爲之膠漆，一欲以不直加我，雖嚴貴人，義終不爲受也。數上書言事，皆中世病，而用事者多不聽，聽者兩言耳。又言之小者，然當時蒙其利。言楚州可去堰爲牐，歲省卒二十一萬七千人，錢一百三十萬，米六萬八千石。又言河陰可以茶鹽募人般雨漕之河北，爲十說以排三司之難，三司不能絀其一，此當時衆其利者也。宋興百年，大定於太宗、至眞宗，內外富矣，內外自是遂務以撫爲養息天下，朝廷所尚賢良進士，而蔣相大臣之世用君方

慨然懷古人趨赴功業之意，欲起貧賤，不勞左右，而以其辯智當人主，衆圖獨方，用非其時，卒以不合。嗚呼，甚可悲也。然天下不肖多畏惡君，以其抗直而幸其齟齬不得意，以老，獨賢者哀之耳。君子越石，秦州觀察判官。其次子仁傑，爲進士。女二人，嫁進士林度、陳州項城主簿朱造。余嘗爲君僚，而與其子越石同年進士也，銘其葬曰：

強能吾羸，吾與之爲抗；羸者惴惴，吾與之爲讓。卒羸於強，以窒於行，維其心之享，以實其聲也。

墓誌銘歐王多用感慨取勝，然歐以婉轉，王以峭塹，各足動人

金溪吳君墓誌銘

君和易率言外如其中言未嘗極人過失至論前世善惡其國家存亡治亂成敗所繇甚可聽也嘗所讀書甚衆尤好古而學其辭其辭又能盡其議論年四十三四以進士試於有司而卒困於無所就其葬也以皇祐六年某月日撫州之金溪縣歸德鄉石廩之原在其舍南五里當是時君母夫人既老而子世隆世範皆尚幼三女子其一卒其二未嫁云嗚呼以君之有與夫世之貴富而名聞天下者計焉其獨歉彼耶然而不得祿以行其意以祭以養以遺其子孫以卒此其士友之所以悲也夫學者將以盡其性盡性而命可知也知命矣於君之不得意其又何悲耶銘曰

番君名字彥弼氏吳其先自姬出以儒起家世冕黻獨成之難幽以折厥銘維甥訂君實

一悲一解吳君尚有知也可以無恨

墓誌 原第九十九卷

曾公夫人萬年太君黃氏墓誌銘

夫人江寧黃氏兼侍御史知永安場諱某之子南豐曾氏贈尚書水部員外郎諱某之婦贈諫議大夫諱某之妻凡受縣君封者四蕭山江夏遂昌雒陽受縣太君封者二會稽萬年男子四女子三以慶曆四年某月日卒於撫州壽九十有二明年某月葬於南豐之某地夫人十四歲無母事永安府君至孝修家事有法二十三歲歸曾氏不及舅水部府君之養以事永安之孝事姑陳留縣君以治父母之家治夫家事姑之黨稱其所以事姑之禮事夫與夫之黨若嚴上然眎子慈眎子之黨若子然每自戒不處白人善否有問之曰順爲正婦道也吾勤此而已處白人善否靡靡然爲聰明非婦人宜也以此爲女與婦其傳而至於沒與爲女婦時弗差也故內外親無老幼疏近無智不能尊者皆愛輩者皆附卑者皆慕之爲女婦在其前者多自歎不及後來者皆曰可矜法也其言色在視聽則皆得所欲其離別則涕洟不能捨有淚皆憂及喪來弔哭皆哀有餘於戚夫人之德如是是宜有銘者銘曰

女子之德煦煦愉愉敎讓弗行婦妾乘夫超爲亢厲勵之顓愚猗嗟夫人惟德之經嫺於族姻柔色淑聲其究女初不傾不盈誰疑

不信來監於銘

建陽陳夫人墓誌銘

夫人建陽陳氏嫁同縣人余君爲繼室余君諱㦤有子四人其二人則夫人之子夫人之少子翼生三歲而余君卒余氏世大姓也夫人盡其產以仁先母之子而使翼之四方遊學戒曰往成汝志必力無以吾貧爲恤於是翼年十五益在外十二年而後以進士起家爲吏歸見夫人於鄉里方此時夫人閉門窮窶幾無以自存母子相泣閭巷聚觀歎息曰賢哉是母有子食其祿宜也蓋食其子之祿十四年翼尉宿松而夫人年七十八以某年某月卒於宿松之官舍某年某月某日葬宣州宣城縣鳳林鄉竹塘里夫人之子長曰某死矣翼有文學善議論雖久困無所合然一時文人多知之者其卒能追榮夫人乎於其葬臨川王某銘曰

在句之陰有幽新宅誰筮葬母瘞銘斯石子閩余姓母氏惟陳煢煢其行婉婉其仁善祿有終名則不泯

序母子相泣處哀鬱淒惻使人淚下

僊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臨川王某曰俗之壞久矣自學士大夫多不能終其節況女子乎當是時僊居縣太君魏氏抱數歲之孤專屋而閑居躬爲桑麻以取衣食窮苦困阨久矣而無變志卒就其子以能有家受封於朝而爲里賢母嗚呼其可銘也於其葬爲序而銘焉序曰魏氏其先江寧人太君之曾祖諱某光祿寺卿祖諱某池州刺史考諱某太子諭德皆江南李氏時也李氏國除而諭德易名居中退居於常州以太君爲賢而選所嫁得江陰沈君諱某曰此可以與吾女矣於是時太君年十九歸沈氏歸十年生兩子而沈君以進士甲科爲廣德軍判官以卒太君親以詩論語孝經教兩子兩子就外學時數歲耳則已能誦此三經矣其後子迥爲進士子遵爲殿中丞知連州軍州而太君年六十有四以終於州之正寢時皇祐二年六月庚辰也嘉祐二年十二月庚申兩子葬太君江陰申港之西懷仁里於是遵爲太常博士通判建州軍州事而沈君贈官至太常博士銘曰

山朝於蹊其下惟谷纘我博士夫人之淑其淑維何博士其家二子翼翼蕁尉其華詵詵諸孫其實其葩孰云其昌其始萌芽皇有顯報曰維在後碩大蕃衍封牲以告視銘考施夫人之效

墓誌　原第一百卷

永嘉縣君陳氏墓誌銘

陳氏於蘇州爲大姓夫人者太子中允諱之武之子某官贈太常卿諱郁之孫左贊善大夫諱質之曾孫而太常博士王君諱逵之妻也聰明順善動有禮法以不及養舅姑也故於祭祀尤謹博士祿賜盡之宗族朋友不足則出衣服簪珥助之而不言選飾妾御進之不忌然博士終無子（序無子好）蓋吾聞於博士者如此撫博士之兄子如己子嘗博士三年未嘗如陳氏除喪大貧顯者求以爲妻族人強之不可又強之則涕泣自誓居頃感疾以死蓋吾聞於博士之兄子景元者如此然夫人之行非特出於二人之言凡習陳氏子氏者皆知其爲賢而哀其志其封曰永嘉縣君其卒於蘇州以治平二年十一月九日年三十八其葬以三年十一月某日從博士於閶門之西原銘曰

穀也從於此器也隨以死歸義與命奚傷乎無子

誌飾婦如此可稱大方

鄭公夫人李氏墓誌銘

尚書祠部郎中贈戶部侍郎安陸鄭氏諱紓之夫人追封汝南郡太君李氏者尚書駕部郎中贈衛尉卿文蔚之子也光州僊居縣令贈工部員外郎諱岵之孫以祥符九年嫁至天聖九年年三十二以八月壬辰卒於其夫爲安州應城縣主簿之時後三十七年爲熙寧元年八月庚申祔於其夫安陸太平鄉進賢里之墓於是夫人兩子獮爲祕書丞知潭州攸縣獬爲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一女子嫁郊社齋郎張袠山夫人敏於德詳於禮事皇姑稱孝內諧外附上下裕如鄭公大姓嘗以其富主四方之游士至侍郎則始貧而專於學夫人又故富家盡其貲以助賓祭緡紉澣濯饎爨朝夕人有不任其勞苦夫人歡終日如未嘗貧故侍郎亦以自安於困約之時如未嘗窮鄭氏葢將日顯矣而夫人不及其顯祿嗚呼良可悲也於其葬臨川人王某爲銘曰

於嗟夫人歸孔昭兮矜其爲德婉有儀兮命云如何壯則萎兮烝烝令子悲慕思兮有嚴葬祔祭配祇兮告哀無窮銘此詩兮

整嚴

臨川先生全集錄卷四 終

唐宋十大家全集錄五十一卷 通行本

國朝儲欣編欣有春秋指掌已著錄是編乃仿明茅坤唐宋八家文鈔增李翱孫樵爲十家各爲批評亦間附考註其中標識悉依茅本之舊欣自序謂即茅所評論以窺其所用心大抵爲經義計耳予欲破學者抱匱守殘之見所錄加倍焉至增入習之可之似屬創見然大家豈有定數可以八即可以十云云其說良是然觀其持論仍不離乎經義之計恭讀

御製唐宋文醇序文有曰欣用意良美顧其識之未充而見之未當則所去取與茅坤亦未始逕庭

睿鑒高深物無遁狀斯誠萬古之定論矣